

印鸞章修訂

明鑑綱目

世界書局印行

626.024

313

2

明鑑綱目目次

太祖高皇帝	一
恭閱惠皇帝	七一
成祖文皇帝	九三
仁宗昭皇帝	一二九
宣宗章皇帝	一三三
英宗皇帝	一五三
景皇帝	一八七
英宗皇帝	二二一
憲宗純皇帝	二三一
孝宗敬皇帝	二七三
武宗毅皇帝	三〇一
世宗肅皇帝	三四三
穆宗莊皇帝	四二〇
神宗顯皇帝	四三五



3 0649 2422 2

目次

一

光宗皇帝.....五二五

熹宗哲皇帝.....五三三

莊烈帝.....五七七

明鑑綱目序

編年之書奚啻數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鑑綱目爲準通鑑綱目蓋祖述春秋之義雖取裁於司馬氏之書而明天統正人紀昭監戒著幾微得春秋大居正之義雖司馬氏有不能窺其藩籬者其他蓋不必指數矣嘗謂讀書立言之士論世爲難非如朱子具格致誠正之功明治亂興衰之故其於筆削鮮有不任予奪之私失褒貶之公者自綱目成而義指正大條理精密後儒有所依據踵而續之由宋迄元釐然方策至明代君臣事蹟編緝之難更倍於諸書蓋明史已成於百年之後而世變風漓記載失實若復遲待將何以繼續編而示來許爰亟命儒臣法朱子通鑑綱目義例增損編摩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每一卷成呈覽朕於幾暇亦時御丹鉛爲之參定雖於天人一貫之精微未之能盡而惟是謹嚴之義守而弗失簡正之旨志而必勉書旣成羣臣舉唐太宗之事爲言勉從其請而爲之序云

乾隆十一年夏四月朔日御製并書

明鑑綱目卷一

鹽城印鸞章校訂

太祖高皇帝

帝姓朱氏名元璋字國瑞濠州鍾離人

先世家句容宋

徙居泗州父又徙鍾離

父世珍

道諡仁祖

母陳氏

道諡淳皇后

生四子帝其季也年十

僧二十五起兵滁州初依郭子興後遂渡江克金陵以次平定東南

移師北伐凡十有五載而成帝業

綱戊申

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是歲閏七月元帝出奔

春正月吳相國李善長等尊吳王朱

元璋為皇帝國號明

元璋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

濠之鍾離母陳氏元璋始生室中數有光起比長姿貌雄傑志意廓然年

十七父母相繼歿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僧至正十二年從郭子興於

濠州子興奇其狀貌留為親兵戰輒勝明年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興署

為鎮撫與徐達湯和等略定遠下滁州得李善長與語大悅之留掌書記

十五年子興卒劉福通立韓林兒於亳檄元璋為副元帥不受遂渡江拔

牛渚下太平取集慶路以次略定江左二十四年自立為吳王建百官遂

降陳理執張士誠走方國珍盡有淮南浙東江西荆楚地二十七年命諸

將北定中原善長帥百官勸進乃以是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於南郊即

太祖建

長得李善

武建元洪

立皇后

皇帝位定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祖考為皇帝

綱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 目后郭子興撫女也仁慈有智

鑒好書史帝既定江南吳漢接境戰爭無虛日 后手緝甲士衣履佐軍嘗

言治天下以不殺人為本帝善之既即位欲官后族后謝曰爵祿私外家

非法力辭而止乃追封后父馬公徐王修墓置廟標后長子也

綱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 目善長少習法家言有智計帝

嘗從容問曰四方戰鬪何時定乎對曰漢高祖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

任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

公當受之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帝稱善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言

之帝復為帝布款誠使皆得自安帝深倚之自將征討皆命居守轉調兵

餉無乏嘗請立茶鹽法斟酌元制去其弊政用益饒而民不困帝稱吳王

時拜右相國至是改官制尙左以為左丞相

綱征南將軍湯和克福建元平章陳友定死之 目友定守閩帝命和由

明州海道取福州胡美由江西趨杉關而別遣使至延平招友定友定置

酒會諸將殺使者瀝血酒中與眾酌飲之誓以死守已聞杉關破急分軍

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

湯和克福建

友定死節

閩有三忠

修女誠

廖永忠克廣東

爲二以一軍守福而自帥一軍守延平和舟師抵福之五虎門在福建閩侯縣海中五虎

下山蟻附登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仁宣政使多爾瑪舊作朵爾不屈死僉院

拜特穆爾殺妻女縱火自焚死時胡美已克建甯和遂進攻延平友定欲

以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歎其部將殺一人軍士多

出降者會軍器局災城中礮聲震地明師知有變急攻之友定呼其屬與

訣退入省堂仰藥死所部開門納明師昇友定出水東門未絕也天大雷

雨友定復甦械送京師入見帝詰之友定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尙何言

遂併其子殺之延平既下興化泉州皆望風附獨漳州路達嚕噶齊德爾

密什回回自殺時稱閩有三忠謂友定拜特穆爾德爾密什也

綱三月修女誠 帝謂翰林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以正家爲先正家

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與政事嬪嬙之屬不過備

職事侍巾櫛恩寵或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政由內出鮮不爲禍

惟智者能察之於未然其篡述女誠及古賢后妃事可爲法者使子孫知

所持守

綱夏四月征南將軍廖永忠克廣東 永忠自福州以書諭元行省左

承何真

東字那人

曉譬利害真即奉表迎降永忠至廣州降盧左丞擒海寇

邵宗愚數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馳諭九真日南朱崖詹耳三十餘城皆

納印請吏又遣陸仲亨豫人略定清遠英德連州廣東悉平

綱征虜將軍徐達常遇春大破元兵於洛水北元梁王阿哩哀察罕特穆爾之父以

河南降 目徐達下山東會遇春於濟寧引舟師沂河趨汴梁守將李克

彝走左君弼珠占等降遂自虎牢關入元守將托音特穆爾以兵五萬陣

洛水北遇春單騎突陣元兵二十餘騎攢搦刺之遇春一矢噎其前鋒大

呼馳入元兵大潰追奔五十餘里梁王阿哩哀降嵩陝陳汝諸州次第略

定帝如汴梁改為開封府召徐達至行在命率師北伐諭之曰中原之民

久為羣雄所苦故命將北伐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

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朕實不忍諸

將毋肆焚掠妄殺一人元之宗戚咸俾安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達

頓首受命帝尋還應天

綱都督馮勝克潼關 目既取河南李思齊張良弼明史作張思道今仍從元史合兵駐

潼關會火焚良弼營思齊移軍胡蘆灘在陝西華陰縣明師遂陷潼關思齊奔

徐達常遇春克河南

馮勝克潼關

楊璟克廣西

廣西平

徐達入大都

鳳翔良弼奔鄜城尋共推思齊為總兵諸將皆以兵會之於鳳翔

綱六月平章楊璟克廣州 璟攻永州元將鄧祖勝斂兵固守璟分營

築壘造浮橋西江急攻之祖勝力盡仰藥死遂克永州以次定寶慶全州

道州藍山諸州縣進攻靖江不下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堤

岸破之必矣乃遣將殺守隄兵盡決濠水築土隄五道傅城攻兩月會廖

永忠朱亮祖自廣東陷梧州連破潯桂鬱林亮祖以兵來會總制張榮約

降璟與之白帽為識夜半從寶賢門入執平章額爾吉訥舊作也兒吉尼今改移師彬

州降兩江土官黃英岑巴延等永忠亦陷南寧象州廣西悉平

綱秋七月明師克通州元帝北去八月徐達入大都監國淮王特穆爾布

哈死之元亡 徐達帥師發開封遣裨將分道徇河北地連下衛輝彰

德廣平次臨清使傅友德以輕兵先進開陸路通步騎顧時字時舉濠人浚河

通舟師會常遇春已陷德州合兵陷長蘆扼直沽作浮橋濟師水陸並進

遂陷通州知樞密院事布延特穆爾力戰被執死之元帝于是詔淮王特

穆爾布哈監國以慶同為左丞相同守京師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

子議避兵北行左丞相錫哩瑪勒知樞密院事赫色舊作黑斯今改後仿此宦者趙巴

元帝北去

元亡

以應天為南京

建六部

劉基致

延布哈以為不可。帝不聽。巴延布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諸軍民及諸集賽等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夜半開健德門北去。達陳兵齊化門，將士填濠登城入。淮王及左丞相慶同、平章德爾畢什舊作必迭兒、富森賽音布哈舊作朴賽因不花今並改、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穆辰舊作滿川今改等不降，殺之餘不戮一人。封府庫及圖籍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宦者護視宮人妃主，禁士卒毋侵暴吏民。安堵市肆不移。遣傅友德等分守古北諸隘口。元亡。

綱以應天為南京，開封為北京。先是帝幸汴梁，將營都而未果。及是

既克元都，遂有是命。且下詔將以春秋巡狩。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

朕於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尋又命徒北平軍民於北京。

綱始建六部。中書省初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事。至是定

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尚書侍郎等官，仍屬中書省。各部各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分理庶務。○考洪

武時設官建置不在一時，今據明史百官志舉其要者隨時以書，餘不具載。

綱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初帝北巡，命李善長與基留守中書省都事

李彬犯法，基按之，罪當死。彬素附善長，善長請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殺

徵元故官

陶安卒

詔求賢才

建大本堂

彬方癸至會祈雨善長曰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之天必雨遂斬彬由是善長銜基及帝還善長愬基專恣言基

不壇下會基有妻喪遂告歸冬十一月手召基還

○既至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馬翌對曰元

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

之聞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馴至淪亡其失在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

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九月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 ○安博涉經史帝渡江時首謁軍門陳

王道吳元年徵諸儒議禮命安為總裁官諸禮多所裁定至是卒追封姑

孰郡公

○冬十一月詔使訪求賢才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字七襲封衍

聖公希大世襲曲阜縣知縣元時衍聖公秩三品帝謂禮部曰孔子萬世

師後嗣秩止三品弗稱其授希學秩二品賜銀印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與

邱·奏·差·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學教授·學·錄·學·司·各·一·人·尼山泗水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

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其·官·屬·皆·衍·聖·公·選·舉·

○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上時臨幸商摧古今評論經史

徐達克太原

上嘗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請官一偏之說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為帝又輕聽曲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撓天子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靈君臣之義矣

綱十二月徐達克太原元庫庫特穆爾走甘肅山西平 圖達既定元都

進取山西常遇春先下保定中山真定馮勝湯和下懷慶度太行取澤潞

庫庫特穆爾遣將來禦戰於韓店在山西長治縣南楊璟大敗會元帝自開平注見前

命庫庫特穆爾復大都庫庫特穆爾乃引兵出雁門由居庸以攻北平達

聞之謂諸將曰庫庫特穆爾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時於北平置燕山六衛命都督

批亢擣虛

副使孫興祖會事畢雲龍守之與祖濠人雲龍定遠人足以禦之今乘敵不備直擣太原所謂批亢擣虛

者也彼若還救太原進退失據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乃率師趨太原庫

庫特穆爾至保安元州明廢復置今直隸涿鹿縣聞之果還救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

步卒未至驟與戰必多殺傷若夜襲之可得志達然之會庫庫特穆爾將

呼必勒瑪舊作豁鼻馬今改約降請為內應達夜選精騎襲其營庫庫特穆爾方然

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出跌一足乘驕馬從十八騎遁呼必勒瑪降得甲

十四萬遂克太原進收大同分遣馮勝等徇猗氏平陽降擒其守將榆次

平遙介休以次下山西悉平

山西平

綱已酉武洪二年春正月立功臣廟 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為首

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字通甫馮國用勝之趙德勝濠人

耿再成字德甫華高含山丁德興定遠俞通海字碧泉濠人張德勝字仁輔吳

良定遠人初名吳楨其弟初名曹良臣安豐康茂才字壽卿吳復字伯起茅

成定遠人孫興祖凡二十二人立廟雞鳴山前注見下死者像祀生者虛其位

又以廖永安字彥敬永忠之兄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無為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

七人配享太廟

綱倭寇山東此明倭寇之始

綱二月詔修元史 大都既克得元十三朝實錄乃詔修元史以左丞

相李善長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字子充為總裁徵山林

隱逸之士汪克寬字仲德胡翰字仲海曾魯字德新高啓字季

趙汭字子常等十六人為纂修帝諭善長等曰元初君臣樸厚政務簡略與民休

民命顛危間有賢智之臣忠盡之士而不見信遂至土崩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不賢

書成而元統以後之史未備乃分遣使者十二人往北平山東采遺事明

年續修仍以濂禕總其事先是元都破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趙所居報恩寺將入井寺僧大梓力挽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

倭寇 詔修元史

追史庫。往告鎮撫吳勉。策而出之。元寶錄得無失。及素至京。授翰林侍讀。士年已七十餘。一日。帝御東閣。則室素行簾外。履聲蹶蹶。帝問誰也。對曰。老臣危素。帝晒曰。朕謂是文天祥耳。御史王著。希旨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詔謫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危素字太模。金谿人。

元侵通

單弱。曹良臣守通州。兵不滿千人。伊蘇將萬騎營白河。注見前。良臣曰。吾兵

少。不可與戰。當以計走之。乃於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互十餘里。鉦鼓聲相

聞。伊蘇驚遁。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三月。徐達克奉元。常遇春克鳳翔。元將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

徐常徇

見前注。孔興圖魯卜等駐鹿臺。即鹿苑原。在陝西高陵縣西南。襄以衛奉元。徐達兵

入關。思道遁去。郭子興。此郭子興。名興。漢人。一將輕騎直擣奉元。守將棄城走。御史桑

圖錫里郎中昂克。舊作王。可。檢討阿什克布哈。舊作阿失。不。三原尹朱春俱抗節

死。桑圖錫里力窮不歸。與妻子投崖死。昂克仰藥死。阿什克布哈自經死。朱春遂改奉元路

為西安府。時關中饑。詔戶賑米三石。民大悅。遇春兵至鳳翔。思齊奔臨洮。

夏四月。馮勝徇臨洮。李思齊降。時張思道弟良臣守慶陽。徐達會

諸將議所向。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陽易於臨洮。請先慶陽。

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精。猝未易拔。臨洮西控羌戎。北界河湟。得之其人

臨洮

馮勝徇

章溢卒

常遇春克開平

常遇春卒

足備戰鬪物產足佐軍儲蹙以大軍思齊不西走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

克于旁郡何有遂度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宋嘗改縣今甘肅武山縣入鞏昌遣馮勝偪

臨洮思齊果不戰降初思齊在鳳翔帝以書諭之且言若果能審去就當以漢待賈融之禮相報思齊得書欲降其筮子趙琦本狄道人給思齊奔吐番思齊信之

送奔臨洮琦私竊寶貨婦女逃匿山谷間思齊窮蹙遂降琦尋亦來歸思齊至京帝深慰之授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久之遣往招諭庫庫特穆爾至則待以禮尋使騎士送之還至塞下辭曰主

帥有命請留一物為別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齎騎士曰願得公一臂思齊知不能免遂斷與之還未幾卒

綱五月御史中丞章溢卒 綱溢與劉基並拜御史中丞時廷臣伺帝意

多尙嚴苛溢獨存大體不以搏擊為能受詔赴閩擇鄉兵行至處州遭母

喪乞終制不許鄉兵既集再乞終制許之哀毀卒帝痛惜親撰文祭之

綱六月常遇春克開平元常奔和林 綱先是遇春下鳳翔詔還備北平

以李文忠副之至是遇春文忠帥步騎九萬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州敗伊

蘇於全寧元置全寧路明廢故城在今略喇沁故大寧城西北進攻大興州即興州金未嘗寄治利民鎮俗呼為小興州故名此為大興州注見前

分千騎為八伏守將夜遁盡擒之遂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

宗王齊克慎舊作生今改平章鼎珠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

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綱秋七月征虜副將軍鄂國公常遇春卒於軍諡忠詔李文忠領其衆

遇春師還次柳河川在直隸龍門縣西暴疾卒年僅四十遇春沈鷲果勇善撫士卒摧鋒陷陣示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

兵輒與古合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長于大將軍達二歲聽約束惟謹一時名將稱徐常喪歸帝用宋太宗喪趙普故事

臨於龍江開縣今在江蘇江寧縣西儀鳳門外追封開平王

八月元兵攻大同李文忠擊敗之 文忠會徐達攻慶陽行次太原

聞大同圍急謂左丞趙庸廬州人曰闔外之事苟利於國專之可也遂出雁

門敗元遊兵於馬邑擒其平章劉特穆爾進至白楊門在山西馬邑縣北天雨雪已

駐營文忠引數騎入山察視疑其有伏遽令移前五里阻水以自固元兵

果乘夜來劫文忠下令先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度

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擒其將圖魯卜俘戮萬餘人窮追至孟克

桑方輿紀要在大同府邊外舊作莽哥若今改而還先是元帝北走屯噶爾布令圖魯卜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

知事無濟不復南向矣○按噶爾布舊作蓋里伯今改

定內侍官制 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馭之之道當使畏

法勿令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矣

封王顥為高麗國王 先是顥遣使朝貢且請封遂有是命

徐達克慶陽擒張良臣斬之陝西平 達自臨洮下蘭州襲走元豫

李文忠
擊敗元

定內侍
官制

封高麗
國王

徐達克
慶陽

張良臣
被殺

金興旺
固守

王盡收其部落輜重還出蕭關克平涼張思道懼使其弟良臣守慶陽而
自奔寧夏為庫庫特穆爾所執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蕭顯人受之良臣先
出迎尋復叛襲傷顯達督兵圍之良臣之降也捷奏至京帝成達曰張思道兄弟多謫詐勿墮其計中良臣果叛達謂諸將曰上明見萬里

外今日之事一如上諭然良臣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討之良臣求援於庫庫特穆爾庫庫特穆爾遣將攻

原州陷涇陽為慶陽聲援達遣馮勝拒驛馬關在甘肅慶陽縣西南舊有城敗其將哈扎

噶爾舊作韓扎兒今改等良臣被圍久數出戰不利糧乏絕至煮人汁丸泥嚙之守

者遂開門降良臣父子俱投井引出斬之良臣驍勇軍中呼小平章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金

牌張張思道驍將也良臣自以慶陽城高險且堅有井泉可據守倚寧夏庫庫特穆爾為救援賀宗哲哈扎噶爾為羽翼姚暉葛八為爪牙故降而復叛以圖大功及被圍猶日開門出汲馳騁城

下達進營偪其四門由是不得逞其求援寧夏者又悉被獲將士相繼出降城遂破父子俱死時元賀宗哲攻鳳翔指揮使金興旺

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荆為大箕形如半舫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

入投藁焚之輒颺起乃置鉤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為地道

薄城攻不已會百戶王輅收臨洮降卒還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

輅曰未敗而還誘我也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衆欲走興旺

叱曰天子以城畀我豈可去邪以輅所將皆新附乃括城中貲令曰敵退

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宗哲尋掠蘭州達遣馮勝

率步騎往擊宗哲渡河遇勝乃還

置中都

綱九月置中都。目以臨濠為中都營城郭宮殿如京師制。帝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

言關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之中汴梁為宋舊京或又言北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宮室亦不無更作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建國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朕欲建為中都何如羣臣皆稱善遂營之

詔天下立學

綱冬十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兵北伐。目時元帝尙在近塞。帝再

徐達李文忠分兵北伐

致元帝書而庫庫特穆爾攻蘭州指揮于光。都昌人力戰死。徐達軍還庫庫特穆爾皆不報

城數重于光自擊昌來援猝與敵遇力戰而敗被執使呼城內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大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固庫庫特穆爾尋引去帝

以達為大將軍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二道出兵達自潼關出西

道擣定西。元州明改安定縣今甘肅定西縣取庫庫特穆爾文忠自居庸出東道絕大漠追

元帝二月文忠至興和。注見前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諾爾擒元平章珠占次

駱駝山。在察哈爾張北縣北走平章沙布迪音。舊作沙不丁今改次開平降平章沙達哈。舊作上都罕今改

等

綱二月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目立廟滁州祀之仍以其三子從祀

綱夏四月封子九人為王。目棧。皇帝第二子為秦王。封西綱柁。皇帝第三子為晉王。

封諸子為王

徐達大破元兵

沈兒峪之戰

原。太。棣帝第四子即。為燕王封北。繡帝第五子。為吳王有司諱置諱衛於杭州帝以財賦地不可封後改周王封

封。楨帝第六子。為楚王封武。樽帝第七子。為齊王封青。梓帝第八子。為潭王封長

檀帝第十子。為魯王封兗。從孫守謙帝長兄之子。為靖江王封桂林○帝懲宋元孤立

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而遣就藩服外衛邊陲內資夾輔其制祿親王歲萬石置相傳官屬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籍隸兵部冕服車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禮無與鈞體至崇重惟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與周漢封國稍異焉

綱徐達大破元庫庫特穆爾於沈兒峪在甘肅定西縣北之車道峴南。目達至安定庫庫

特穆爾退屯沈兒峪達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數交戰庫庫特穆爾遣精

兵千餘人由閒道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軍驚擾達親擊卻之

德濟大海子也達械送京師而斬其下趙指揮等數人以徇明日整兵奪

溝殊死戰大破庫庫特穆爾兵擒郟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

千八百餘人士卒八萬庫庫特穆爾僅挾妻子數人遁去至黃河得流木

以渡遂奔和林達自徽州元置今改縣屬渭川道南出一百八渡河名在陝西略陽縣東源出徽縣下流入嘉陵江渡

凡一百八處故名。至略陽俱見下注。克沔州入連雲棧攻興元取之鄧愈亦自臨洮進

克河州德濟至京師帝釋之而以書諭達曰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獲且之待莊賈

母事姑息是役也都督孫興祖戰死五耶口帝深悼惜追封燕山侯

封安南國王

元帝殂

李文忠克應昌

頡平定朔漢詔

綱封陳日燧為安南國王

綱元帝殂於應昌

前注見

目詔諡之曰順帝

國人諡曰顯宗

子阿裕錫哩達喇嗣

綱五月始設科取士

目時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舉三年自後三年

一舉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綱李文忠克應昌獲元密迪哩巴拉

舊作買的里八刺今改後仿此

送京師

目文忠聞元

帝殂督兵兼程進圍應昌克之元嗣君阿裕錫哩達喇北走獲其子密迪

哩巴拉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并獲宋元玉璽金寶玉冊鎮圭大圭玉

斧等駝馬牛羊無算窮追至北慶州

遼置故城在今巴林西北遼史地理志慶州元寧軍有赤山黑水即此

而還道興

州

前注見

擒國公江文清等降三萬七千人至紅螺山

亦作紅羅山一統志今獨石口北有烏蘭哈喇山

即紅螺山也明初李文忠敗元兵於此又降楊思祖之衆萬六千餘人

綱頡平定朔漢詔於天下封密迪哩巴拉為崇禮侯

目李文忠捷奏至

羣臣稱賀帝命朝臣嘗仕元者勿與翌日中書省草詔進帝見有侈大之

詞諭改之

帝責省臣曰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心未必以為是也可更草以進

密迪哩巴拉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對唐太宗

嘗行之帝曰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爾也令以本服朝見賜

立開中
鹽法

徙民政
策

誅楊憲

大封功
臣

冠帶母妃皆朝中宮賜第龍光山蓋即龍舟山一統志覆舟山一名龍舟山在江寧縣東北太平門內

綱立開中鹽法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

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引赴所在繳之帝從其請

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備邊儲

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綱徙蘇松嘉湖杭民無業者田臨濠 凡四千餘戶給牛種車糧資遣

之三年不征稅其後復徙北平山後民散處諸府縣又徙沙漠遺民屯田北平又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又徙山西民於河北又遷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河北平山

東河南終洪武之世徙民最多

綱秋七月中書左丞楊憲有罪誅 憲有才辨裁決明敏然意

刻深有不足於己者輒中傷之在中書欲盡易省中故事凡舊吏皆罷去

更用己所親信者汪廣洋字朝宗人為右丞以憲專決依違不與較猶不能

得憲意憲竟嗾侍御史劉炳劾罷廣洋且請徙之廣南帝不從已復有所

論劾帝覺其誣下炳獄炳吐實遂誅憲

綱冬十一月大封功臣 先是徐達李文忠師還至龍江帝出勞於江

上越二日以武成告於郊廟令大都督府兵部上諸將功績帝自定其次

太祖論
取天下
之略

李善長
罷

第至是遂班爵行賞進李善長韓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已又封汪廣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誠意伯越三日大宴翌日諸臣入謝帝賜坐華蓋殿從容論取天下之略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徒為民害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倨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姑蘇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及北定中原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以庫庫特穆爾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施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庫庫特穆爾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

綱辛亥四年春正月李善長罷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定遠人為右丞
目善長貌寬和而性伎刻比進封大國意稍驕帝頗厭之以疾致仕初

劉基論相

持心如

湯傳伐明昇

元參政以遼陽降

帝嘗以吏事責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害君君乃為之地邪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仆帝又嘗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禮義為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帝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然則無逾先生對曰基疾惡太甚又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及憲惟庸廣洋皆敗如基言

綱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帥師伐明昇 目先是帝

遣平章楊璟招諭明昇令奉國入覲昇牽於羣議不能決昇年幼國事皆決於母彭氏及丞相戴壽

等璟還復以書切諭禍福昇不能從已而帝遣使假道征雲南昇不奉詔其將吳友仁又數寇

興元徐達之克興元也令金興旺守之及達還西安友仁以兵三萬來攻洪濠填壑勢甚張與旺嬰城拒守遣使告急於達達遣傅友德救之友仁乃引去至是乃下

詔伐之命湯和帥副將軍周德興濠人廖永忠等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

友德帥副將軍顧時濠人等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鄧愈督餉給軍

綱二月元參政劉益以遼陽降 目益為元遼陽行省參政籍所部來降

詔立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馬彥翬洪保保殺益

右丞張良佐執彥鞏殺之保保走依納克楚舊作納哈出今改後仿此良佐因權衛事執

彥鞏黨以獻帝授良佐蓋州衛指揮僉事既念遼陽懸絕納克楚未靖乃

設遼東都指揮使司命葉旺六安人馬雲合肥人往鎮之納克楚者元穆呼哩裔孫為太平萬戶府帝拔太平

獲之待之甚厚納克楚常鬱鬱不樂帝召語之曰人臣各為其主況爾有父母妻子邪乃縱之北還其後屢為邊患帝數以書諭之皆不答

綱夏六月湯和下重慶明昇降 帝之遣和友德也諭之曰蜀人聞我

師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

心必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西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

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其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斷白

龍江橋在甘肅武都縣南亦曰南橋童舟為梁跨白龍江上白龍江源出甘肅岷縣經文縣與白水江合白水江注見前友德修橋以渡破五

里關在文縣北遂拔文州進破綿州將渡漢江會水漲不得渡友德命伐木造

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為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

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其丞相戴壽等聞階文綿已破急分兵援漢州未

至友德舟師已偪大破其守將向大亨於城下援師膽落友德迎擊大敗

之遂拔漢州廖永忠兵至瞿塘阻鐵鎖橋先是明昇遣黃仁壽以鐵索橫斷瞿塘峽口鑿兩崖石壁引鐵索為飛橋用木板

敵拒守以師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糗糧水筒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

湯和克重慶

瞿塘鐵鎖橋

夔州之役

明昇降

四川平

方克勤知濟南

流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銳出黑
 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
 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先破其陸寨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並發鼓
 譟而下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上下夾攻大破之入夔州明日和始至乃
 分道進永忠帥舟師直擣重慶昇懼羣下勸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成都
 可到亦僅延旦夕耳不如早降昇乃面縛銜璧輿櫬率官屬降于軍門和
 等承制撫慰之友德進圍成都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突其象陣象
 反走躡藉死者甚衆遂降成都分兵徇州邑蜀地悉平戴壽向大亨既降至夔
 峽皆鑿舟自沈死矣友

仁守保寧城破執至京戮於市丁世傑守文州時友德攻之據險力戰汪與祖死焉文州破遁
 去已復以兵破文州殺朱顯忠友德擊走之明昇既亡復集餘衆攻秦州兵敗為其所殺

綱秋七月以方克勤字去海人知濟寧府今山東濟甯府尋降為州。目克勤為治以
 德化為本不喜近名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時詔民墾荒
 闕三歲乃稅吏不俟期徵民輒棄田去克勤稅如期區田為九等以等徵
 發吏不得為奸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延名士為師弟子繫籍者二
 千人盛夏郡將督民築城克勤曰民方耕奈何以畚鍤重困之請之中書
 省得罷役會天旱遂大澍濟寧人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
 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歸義侯

綱封明昇為歸義侯。昇至京，羣臣請帝御殿受俘，如孟昶降宋故事。

帝曰：昇幼弱，事由臣下，與昶異，免其伏地待罪之儀，授爵歸義侯，賜居第。

設糧長

綱九月設糧長。詔以田多者為之，督其鄉之稅糧，以萬石為率，設長

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其後官軍兌運法行，而糧長

不廢，科斂橫溢，滋為民害。其孱弱者復為勢豪所陵，耽延逋負，率鬻產以

償，遂至隕身喪家云。

逮費震

綱冬十二月逮漢中知府費震。郡陽人尋釋之。震以賢良徵為吉水知

州，寬惠得民，擢知漢中府。歲凶多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盜聞皆來

歸，鄰境民亦爭赴。震令占宅，自為保伍，籍之得數千家。至是坐事被逮，帝

曰：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授寶鈔局提舉。震後以提舉擢戶部尚書，出為湖廣布政使卒。

王禕使雲南

綱壬子五年春正月遣翰林院待制王禕使雲南，被執不屈死。元梁

王巴咱爾幹爾密舊作巴匝刺瓦爾密，今改，後仿此。出鎮雲南，大都不守，順帝北去。王歲遣使

自塞外達元帝行在，執臣節如故。蜀地既平，天下大定，帝以雲南僻遠，難

進兵，而王所遣漠北使者蘇成適為北平守將所獲，乃命禕齎詔偕成往

招諭。王待禕以禮，會元主遣托克托徵餉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有它意。

徙陳理
明昇於
高麗

徐李馮
分道征
庫庫

脅以危語不得已出禱見之托克托欲屈禱禱叱曰天既訖元命燭火餘

燼敢與日月爭明邪我奉使遠來豈為汝屈遂自刎梁王具衣冠斂之

綱徙陳理明昇於高麗 圖或告陳理明昇有怨言帝曰童孺輩言語小

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蠱惑將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隙無自生乃

徙高麗

綱遣徐達李文忠馮勝等分道征庫庫特穆爾達軍敗績文忠勝敗元兵

而還 圖帝以庫庫特穆爾數擾邊命達為征虜大將軍出雁門趣和林

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居庸趣應昌勝為征西將軍出金蘭趣甘肅三月

達先遣都督藍玉人定遠敗庫庫特穆爾於圖拉河源出言爾喀鄂諾諸河西北下流與鄂爾坤河合○按圖拉河舊

作土刺河鄂爾坤河舊作阿魯渾河今並改五月庫庫特穆爾與賀宗哲合兵拒達於嶺北達軍敗

死者數萬人勝至蘭州遣副將軍傅友德前驅再敗元兵拔甘肅下額齊

訥路次畢道山方輿紀要山在涼州邊外舊作別駕山今改元岐王多爾濟巴勒遁去獲其平章昌

駕努舊作長加奴今改等二十七人友德復追至瓜沙州斬獲甚眾文忠至鄂爾坤

河源出外蒙古杭愛山南流數百里圖拉河來入焉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

馬乘之文忠殊死戰遂破敵追奔至青海椎牛饗士而還

鄧愈討
湖南廣
西蠻

安南遣
使入貢

置茶馬
司

綱以鄧愈為征南將軍討湖南廣西蠻。目辰豐諸蠻作亂。慈和土司覃屋糾率諸湖蠻為

寇楊璟討之。屋遁入溪峒。璟還尋復出寇。周德興討之。屋復遁去。帝命愈征討以周德興吳良副之。愈出豐州討

散毛。明今湖北來鳳縣。元時為散毛洞。明設上官宣撫司。隸施州衛。諸洞蠻德興出南寧。本邕州。元改南寧路。明為府。今廣西邕寧縣。討

婪鳳。宋今廣西武鳴縣。元地。安今元來安路。地在後唐置田州。曰橫山郡。明為土府。諸州蠻

良出靖州討會同。宋辰沅道。今五開。明初為五開衛。潭溪宋置。長官司。元明不。古州諸

蠻悉平之。

綱二月安南陳叔明弒其王日燧而自立遣使入貢。卻之。目叔明篡立

懼討遣使入貢以覘朝廷意。主客部。洪武初設六部。部各四屬。俱亦稱部。至二十九

年各部增設所屬始俱定稱清吏司。主客部。禮已受表主事曾魯取副封白尙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燧今何驟更名使

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是。卻其貢。叔明復遣使謝罪。乃

命以前王印視事。

綱置茶馬司。目戶部言陝西四川茶宜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于是

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自礪門。注見黎

雅抵朶甘烏斯藏。卽今西藏。明初置。朶甘烏斯藏二指揮司。行茶之地五千餘里。西方諸部落無不

以馬售者。

高麗遺
子弟入
學

令天下
府州縣
入覲

詔停科
舉

綱三月高麗國王遣子弟入國子學

綱夏六月作鐵榜戒功臣 國帝以功臣不能檢下作鐵榜臚目凡九以申戒之

綱冬十二月詔百官奏事啓皇太子

綱癸丑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府州縣官入覲 國帝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若偽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之

綱汪廣洋能爲廣東行省參政 國時左丞胡惟庸專省中事廣洋無所建白故黜之

綱二月停科舉諭有司察舉賢才 國帝初以官多闕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擇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輝等爲翰林院編修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贊善大夫宋濂爲之師帝政暇親品覽其文日給光祿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歲時賜賚甚厚至是以所取多後生少年有文無實遂罷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

禮送京師不次擢用而各省貢生亦由太學以進於是罷科舉者十年

禮部請增廣國子生帝曰朕觀前代學者皆能出為世用後世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以記誦為能欲其成材也難矣今祭酒乏人可訪才德兼備宜為人師者以障帝又嘗令國子生習騎射論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定安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稱文學亦豈可忘武備邪

綱始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司

綱初設六科給事中先是統設給事中五秩正品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

至是始分為六科六分部各設給事中八改從七品共十一人後每科增都給事中一人

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各一人亦從七品

綱三月命徐達等帥師鎮山西北平先是帝命徐達李文忠練兵山

西北平尋召還至是以元兵窺塞乃命達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等帥師

往鎮以備之初元宗室四大王遁去時元降臣劉元利張時用等知四大王尚在將攻太原謀為內應

桂捕斬之四大王仍侵掠不止已而納克楚侵遼東軍士死者數千人國公魯爾等及遜安縣殺

知縣餘兵復陷雲內州及醇縣至是達駐臨清遣文忠及願時傅友德等統騎兵勝和及俞通源

朱亮祖等統步兵分駐山西北平相機備禦是年元兵復侵武朔保德諸州及雁門白登河曲

寧諸地達俱遣將擊走之又指揮使常守道王約等追元遺兵斬其左丞相瑚圖克擒平章鼎

達又自大同府遣將掩捕武平章等於懷柔縣之三

綱復以魏觀字知蘇州府觀知蘇州府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

然課績為天下最擢四川行省參政以部民乞留命還任初蘇州府舊治張

設六科給事中

徐達鎮北平

魏觀知蘇州

胡惟庸
為右相

定有司
歲報

定大明
律

於部水行司。親以其地。馭。還治舊基。又濟錦帆。涇。與水利。或語觀舉。既滅之基。帝怒。命御史廉其事。以問。遂被誅。帝尋悔之。命致祭歸葬。○錦帆。涇。在江蘇吳縣盤門內。相傳吳王。錦帆。以遊故名。

綱秋七月。以胡惟庸為右丞相。陳寧人。陝為御史大夫。自汪廣洋罷。

惟庸獨專省事。帝以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所為多稱旨。遂至大用。寧

性殘刻。先為蘇州知府。徵賦苛急。督令左右燒以惟庸薦。擢居憲臺。益務威嚴。帝

責之。寧不能改。

綱九月。定有司季報歲報。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

於册。縣達州。州達府。府達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煩碎。而公私多糜費。又有

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

送行省。或州縣受賕。省府弄法。出入輕重。文移駁議。動多淹滯。帝命中書

省御史臺詳議。革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歲報。凡府州縣獄囚。依

律斷決。毋俟轉發。其有違枉。御史按察使糾劾。天下便之。

綱閏十一月。定大明律。先是。帝頒律令。恐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

禎江字。寧文。人。等為之直解。又令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餘條。至是。重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皆準于唐。損益舊律。凡六百有六

條。

遣將屯田西北

遣吳禎備倭

藍玉拔興和

大明日曆

綱甲寅七年春正月遣將屯田西北 目時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雖有屯田然尙未廣乃命都督僉事王簡等分往諸省經理屯務明年又命李善長朱亮祖俞通源撫諭諸屯勸課農事西北田野日闢屯軍三分守城七分耕作人授田五十畝給牛種教樹植復租賦官畝稅一斗民以不困而軍餉益饒

綱遣總兵官吳禎巡海備倭 目倭屢寇瀕海州縣帝遣使往諭其王良

懷良懷遣僧奉表入貢未幾寇掠如故先是帝遣使倭國告以即位且詰其入寇之

論良懷見之曰往者蒙古欺我小邦令其臣趙姓者來諱我今新天子即位使者亦姓趙豈蒙古裔邪日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且殿詞折之良懷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優遣其僧祖來奉表稱

臣且貢方物帝甚嘉之念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誘也遣僧祖闌等送使者還賜良懷大統歷及羅緞等物祖闌等至爲其國演教國人頗崇奉之而良懷傲慢無禮拘之二年始放還乃

以禎充總兵官都督於顯副之總江陰四衛軍出海至琉球大洋獲其兵

船獻俘京師其後屢遣僧奉貢但齋書上中書省而無表且詞多倨慢帝卻勿受命禮部移牒責之并諭以欲征之意自是朝貢不通而海上之警亦漸息

綱夏四月都督藍玉拔興和 目時元將托音特穆爾守興和玉大敗其

衆於白酒泉在故興和城西南擒國公特爾默齊舊作帖里密赤今改及官屬五十九人托音特

穆爾棄城走

綱五月日歷成 目自起兵臨濠至六年冬征伐禮樂政刑及羣臣功過

李文忠拔高州

四夷朝貢皆載焉既成名曰大明日曆藏之金匱

宋濂請仿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凡四十類名曰皇

明實訓自是凡有政事史官日紀錄之檢類增入焉

綱秋七月李文忠拔高州

遼置明廢故城在今喀刺沁故大寧城西北

先是文忠奉命同徐達

以所統將士分布山西北平屯駐因遣兵出塞獲元平章鄧博囉特穆爾

事在是年三月

尋遣裨將至賽音布拉克

州名在甘肅靖遠縣西北黃河外按賽音布拉克舊作三不刺今改

擒陳安禮至

順寧斬其將沁珠克壘

舊作真珠今改

至朔州擒太尉巴延布哈等

事在是年四月至是

文忠復自率兵攻高州拔之斬宗王托克托錫哩

舊作朵朶失里今改

擒承旨伯嘉努

舊作百家奴今改

追奔至氈帽山

在故城北

擊斬魯王獲其妃及司徒達哈勒濟

舊作答海

後今等

定服制

綱冬十一月定服制

貴妃孫氏

陳州人

薨勅禮官定服制禮部尙書牛

諒等奏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庶母則無服帝曰父母之恩一也低昂若是不情甚矣命儒臣考定宋濂等考古人論服母喪者四十二人願服三年

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帝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人情所安即天

理所在乃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

齊衰杖期五服喪制皆有升降書成命之曰孝慈錄頒天下

貴妃無子命吳王權行慈母服

王權行慈母服

高麗內亂

斬衰三年。主喪事。皇太子及諸王皆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總，大夫以上則無服。今陛下貴為天子，臣忝居適長，而為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重繼體也。不敢奉詔。帝大怒，羣臣震懼，不知所出。正字杜彥良言於太子曰：殿下當緣君父之情，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因持衰服之。太子乃服，以拜謝。帝怒始解。○杜彥良名德備，以字行，慈谿人。

綱高麗李仁任弒其王顓。目顓無子，以寵臣辛旽之子禍為嗣。於是仁

任立禍。仁任既弒顓，又殺朝廷使者而遣使來告喪。陽言朝使實盜所殺，今已誅之。帝疑其詐，拘其私，而遣使弔祭。已仁任又為故主請諡。帝曰：是欲假朝命以鎮撫其民，且掩

其弒逆之事，不許釋前使還，自是朝貢皆不納。

詔天下立社學

綱乙卯八年春正月，詔天下立社學。帝以都邑皆有學，而鄉社之民

未沾教化，命有司更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

立鈔法

綱三月立鈔法。目時中外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毀器物輸官，頗

以為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元鈔而不使用錢，乃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

其等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

錢一千銀一兩。餘以是為差。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罪之。稅課錢

鈔兼收錢，什三鈔，什七，百文以下止用錢。

賜廖水忠死

綱賜德慶侯廖永忠死。目初，永忠覆韓林兒之舟於瓜步。事見前。帝咎之

及大封功臣，帝曰：永忠戰鄱陽，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

朕意，邀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永忠又素與楊憲比，憲誅永忠，以功大得

劉基卒

惟庸挾醫往視

遣中官使河州

元庫庫特穆爾卒

天下奇男子

免至是坐僭侈失人臣禮賜死

永忠勇而善謀行師有紀律平廣東四川民懷其惠俱為立祠既死子權嗣侯

綱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

目基佐帝定天下工謀畫料事若神暇則敷

陳王道帝以比張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然性剛疾惡胡惟庸深忌之初

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為鹽盜藪基奏立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合逃

軍為亂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方掌省事

怒使吏訐奏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為墓迫逐居民以致亂基坐奪俸帝初

欲相惟庸基不可既而惟庸相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惟

庸挾醫往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帝遣使護歸居月餘卒初基在元時得天文

書於燕市一夕而誦其言已為高安丞進賢鄧祥甫精象緯學盡以其術授之愈洞其要及病歸將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世傳基事多神奇然帝嘗言基敵以孔子之言導予是知陰陽風角之術基長子所重固不在此○璉字孟藻基長子

綱五月遣中官趙成使河州 目自鈔法行西番馬至者少帝遣成齎羅

綺及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中官奉使自此始成尋為四番多爾濟巴勒所殺

綱八月元庫庫特穆爾卒 目自元時帝遣使通好于庫庫特穆爾庫庫

特穆爾留使者不遣前後七致書皆不答既出塞復遣人招之亦不應帝

益心敬之嘗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帝曰遇春

王保保
乃奇男
子

吳雲使
雲南

都指揮
使司

納克楚
侵遼東

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乃奇男子耳竟册其妹為秦王妃
保保庫庫特穆爾小字也劉基亦嘗言於帝以庫庫特穆爾未可輕及徐
達敗後大兵亦稀出塞庫庫特穆爾從其主徙金山至是卒於哈喇諾海

在和林北舊作
哈拉北海今改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

○九月遣湖廣參政吳雲宜興人使雲南為所殺 ○帝以雲南未下再遣
使招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使漠北為官軍所獲帝釋之命與雲偕
行知院等以已奉使被執且得罪乃誘雲改制書詐為元使者給梁王雲
以死拒知院等殺之

○冬十月改都衛為都司 ○帝初置各都衛指揮使司節制方面至是
詔改為都指揮使司凡都司十有三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
福建湖南遼東廣東廣西河南行都司三西安大同建寧十五年增置貴
州雲南二都司

○十二月納克楚侵遼東都指揮使馬雲葉旺擊敗之 ○帝以納克楚
兵必至勅雲等預為備未幾果至見備禦嚴不敢攻越蓋州徑趨至金州

見前指揮韋富王勝等伏弩城下擒其驍將敵大沮沿柞河

亦曰梓河在今
奉天蓋平縣南

湯和鎮
延安

承宣布
政使司

殺平遊
葉伯巨

入西海流。遁旺先引兵掘河緣河壘冰為牆沃以水經宿凝洳如堅城旁設阬

窄敵至伏四起納克楚急趨連雲島在今平縣西明設關於此遇冰城旁走悉陷窄中

衆大潰雲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畢嚙河即畢列河在蓋平縣東南下流入海唐

名今又譌為畢列河斬獲無算納克楚僅以身免

綱丙辰九年春正月遣湯和帥師鎮延安 目元將巴延特穆爾為邊患

帝以和為征西將軍防延安是秋巴延特穆爾來侵傅友德破擒之降其

衆

綱夏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目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

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行省俱改為承宣布政使司罷行

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設布政使一員秩從二品置左右參政秩從三品各一員

後設左右布政使各一員復又增置左右參議秩從四品其各省按察使司秩正三品副使秩正四品後又設僉事

秩正五品

綱冬十一月平遙訓導葉伯巨字海人應詔言事下獄死 目閏九月詔

求直言至是伯巨上書言三事一曰分封太侈略言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

不連城數十異時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缺望願及諸王未之國之二曰用

先節其郡邑減其兵衛限疆理以待封諸王子孫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莫先於此

刑太繁

略言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今議者曰宋元

刻者多功平反者獲罪雖刑定舊律減宥有差然有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寬宥者誠在工

道如捕重囚比至除官多以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取天下之士網羅一有差跌荷免誅戮則必在也

犯也然竊見數年來為常不少願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大體而不小進

略言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教化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富庶致治之道固不可驟今

下求治之心也臣感謂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風俗知所重

者未散月選入官臣恐其人未諳時務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

多所任各臣不為不重自今數之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逮下獄瘐死

數事行之因命書正會奏對式凡臣下上書言得失者文辭毋得過繁初伯巨之將上書也語

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慮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況

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然是時諸王止建儲監未嘗裂土而封不盡如伯巨所言逾帝末年燕

王奉命屢出塞勢始強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

以伯巨為先見云○曾秉政南昌人茹太素澤州人

綱十二月遣元臣蔡子英人永寧歸和林

綱子英元至正中進士蔡罕特

遣元臣歸和林

穆爾辟為參軍累遷行省參政元亡從庫庫特穆爾走定西庫庫特穆爾

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帝遣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

去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熱火焚其鬚不

為動其妻適在洛子英避弗見至京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

略曰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

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病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知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躍馬食肉十有五

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被獲以來日夜思維告往昔之不死至於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固不敢資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

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南海帝覽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夕大哭不止人舉其餘生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問故曰思舊主耳帝知終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其故主于和林

綱丁巳十年春正月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濂年老帝憫之予告

歸濂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濂素不能飲一日侍飲醉不能成步帝歡甚命侍臣賦醉學士賦曰使後世知吾君臣同樂如此也濂艱於步履帝命選良馬以賜復為作良馬歌命詞臣賦之及歸後每歲一朝至則恩禮加厚

綱夏四月遣鄧愈帥師擊吐蕃平之 初鄧愈克臨洮遣員外郎許允

德招諭吐蕃諸族而以指揮使韋正 子正卿壽州人本姓雷為韋德成養守臨洮

會吐蕃來寇正擊降之 吐蕃屯洮河原正率兵往禦時河水未冰不能進忽有冰如巨屋

降投戈 既而允德還元吐蕃宣慰司何索諾穆溫布 南普今改詣軍門降鎮西

武靖王伯訥 舊作卜納 亦以諸部來降遂移正使守河州 時河州城邑空虛

棄之正不可日夜撫巡 勞徠不數年遂為樂土 其後吐蕃所部往往邀阻蕃藏貢使 於是許允德招降吐蕃

木札勒巴勒藏布及國公納木札勒薩丹巴嘉木傑等皆入朝帝置采甘烏斯藏采南其後數遣使朝貢多被吐蕃侵掠○按納木札勒薩丹巴嘉木傑舊作喃加巴藏卜納木札勒薩丹巴嘉木傑舊作南

宋濂致仕

鄧愈擊吐蕃

胡惟庸
為左相

鄧愈卒

封諸子
為王

楊仲明
平五開
蠻

哥思丹八亦
監藏今並改帝命愈為征西將軍偕都督同知沐英討之分兵三道窮追至

崑崙山俘斬萬計留兵戍諸要害而還

綱秋九月以胡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 惟庸居政府生殺

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關白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

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浮沈守位而已

綱冬十一月衛國公鄧愈卒 愈征吐蕃還卒于壽春追封寧河

王愈沈毅簡重事母孝撫幼弟有
恩敬禮儒士有士君子之行云

綱戊午十一年春正月封子五人為王 椿帝第十一子為蜀王封成柏

帝第十二子 湘王封 桂帝第十三子 豫王帝第十四子 漢王帝第十五子 衛王封

其後桂改封代封大 樸改封肅封甘 植改封遼封廣

綱冬十一月總兵官楊仲明討五開叛蠻平之遣內官呂玉詣其軍 圖

先是五開蠻吳面兒作亂殺靖州衛指揮過興詔以辰州指揮使楊仲明

為總兵官討之既而帝遣內官吳誠往諭仲明且觀兵勢及是仲明討破

諸蠻面兒遠遁帝復遣尙履奉御呂玉詣軍閱勝是役帝兩使內官至軍

云帝嘗讀書至魚朝恩為親軍容使謂侍臣曰當時使此曹掌兵致恣肆如此然代宗一日去
之如孤雛幽鼠小人竊柄人主決意去之亦有何難惟在斷不聽耳又曰漢末宦官雖驕縱尙

僧宗泐
使西域

沐英擊
洮州番

丁玉擊
松州番

無兵權。唐以兵柄授之。馴至劫脅夫子。廢與在其掌。握。朕深鑒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

綱遣僧宗泐字季潭使人使西域。帝以佛經遺佚。遣泐偕其徒往求之。三

年而還。泐還。額增蘇軍民萬戶。府拜哲萬戶。俱遣使。並改。

綱已未十二年春正月。遣征西將軍沐英擊洮州番。大破之。帝洮州十

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琳七站地。在甘肅臨潭縣西。師命英討之。復命李文忠

往籌軍事。英至洮州舊城。在臨潭縣西南。即古洮陽城也。後漢書西羌傳。詭羌退聚洮陽。即此。寇遁去。追擊大破之。

擒三副使等。築城東籠山。在臨潭縣東。番人耕種於此。置洮州衛。舊衛屬臨洮府。清為廳。屬鞏昌府。今甘肅臨潭縣是。文

忠言官軍守洮州。餉艱民勞。帝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

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將復為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

策哉。卒置衛守之。

綱平羌將軍丁玉。初名國珍。河中人。後賜名。擊松州番平之。帝先是四川威茂土司董

貼里叛。以玉為平羌將軍討之。玉至威州。貼里降。時指揮胡淵童勝。擊降汶川。叛會楊者七等。詔置茂州衛。仍命

淵等從玉軍征松州。及是松州平。玉遣指揮高顯城之。遂併潘州。於松州置松潘衛。明

年。帝以松州遠在山谷。屯種不給。命罷之。未幾指揮耿忠經略其地。言松

州為番蜀要害地。軍衛不可罷。乃命復置。

賜汪廣洋死

元吏部侍郎飲鴆卒

胡惟庸謀反

綱秋七月以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

綱冬十二月賜汪廣洋死 廣洋與胡惟庸同相惟庸所為不法廣洋

知而不言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之對曰無有

帝怒責廣洋欺罔貶海南舟次太平賜死

綱徵元吏部侍郎巴延資中 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舊作伯顏子中今改 不至飲鴆卒 巴延

資中初為元建昌教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使守贛州而陳友諒兵已

破贛巴延資中間道走閩陳友定素知之辟為行省員外郎巴延資中出

奇計收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至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真兵

救閩至則真已降於廖永忠巴延資中墮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永忠釋

之乃變姓名浪跡江湖間帝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巴延資中竟不出常

齋鴆自隨誓不復仕至是江西布政使沈立本言於朝以幣聘巴延資中

慨然曰死晚矣為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鴆死

綱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寧涂節等皆伏誅 惟

庸貪賄弄權無所畏忌潛有異謀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平涼

侯費聚奉命招降蒙古無功帝皆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

塗節告
變

五軍都
督府

始南北
更調用
人

令在外收輯軍馬。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驥取衛士劉遇賢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太師善長弟。惟庸壻。李佑父也。惟庸陰令說善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後十餘日。惟庸又令存義告善長。善長不能制。惟庸乃遣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與書稱臣於元。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謀起事。既而節知事不成。遂上變告。帝大怒。命羣臣更訊。復自臨問。乃誅惟庸。寧以節本預謀。並誅之。善長仲亨置不問。

綱罷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帝懲惟庸亂政。罷丞相。以政歸六部。分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府。征調則隸兵部。後復勅諭羣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立法至爲詳善。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請者。實重典。

綱始南北更調用人。 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人。於浙江江西湖廣直隸用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人。於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廣東

廣西福建用之廣西廣東福建人亦於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用之考覈不稱職及以事降謫者不分南北悉於廣東廣西福建汀漳江西龍南安遠湖廣郴州之地選用

沐英征和林

綱沐英襲元將托和齊舊作脫火赤今改後倣此等於額齊訥路擒之 國元國公托和

齊知院按珠舊作愛今改屯和林帝命英擊之英至靈州偵知托和齊等在額

齊訥路遂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北在漢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去敵營

五十里分軍為四乘夜銜枚而進合圍之擒托和齊按珠盡獲其部曲以

歸已而沐英襲元柳城王慶之復獲平章胡圖克特穆爾幽王額琳沁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遂還肅州○按胡圖克特穆爾舊作忽都帖木兒額琳沁舊作亦憐真今並改

減蘇松糧

綱三月減蘇松嘉湖糧 國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

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概徵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初帝平吳怒蘇松嘉湖為張士誠守乃藉諸豪族及

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揚憲為司農卿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賦視它方倍蓰已而詔減四府極重田稅之半然重者每畝猶徵至七斗以上至是命戶

戶部計其數而減之而蘇州一府糧二百七十萬七千餘石額與浙江通省增其重猶如此

燕王棣之國

綱燕王棣之國 國先是秦晉二王俱各之國尋復來朝及是燕王始之

藩北平其後諸王相繼之藩不具書

置四輔官

綱秋七月詔天下學校師生日結廩膳九月置四輔官 國帝以密勿論

宋濂竄死

元兵侵邊

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為號。詔天下舉賢才。戶部尚書范敏薦

耆儒王本不詳等。召至。告于太廟。以本及杜佑安邑人、龔敷鉛山人為春官。杜

敷字致道、趙民望葉城人、吳源莆田人為夏官。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俱兼太

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勅以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既而敷等相繼罷。

本坐事誅。復召安然祥符人、李幹絳州人、何顯周內黃人等代之。然尋卒。幹出為

知府。顯周亦罷。此職遂廢。

綱冬十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道卒。濂孫慎坐胡

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帝怒。欲誅之。皇后以濂親。教授太子。諸王

乞赦其死。帝意解。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濂傳太子十餘年。一言一動。必

政教。及前世興亡事。必拱手曰。富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門人求文者。非其人。不與。日本使嘗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卻不受。帝問之。對曰。天朝侍從而受小夷金。非所

以崇國體也。帝然之。海外諸國朝貢至者。必問濂安否。其卒也。朝野莫不惜之。

綱辛酉十四年春正月。元兵侵邊。命徐達禦之。先是。元平章旺扎勒

布哈、鼐爾布哈舊作乃兒不花。今改。後倣此。犯永平。指揮劉廣戰歿。千戶王輅擊敗之。擒

旺扎勒布哈。至是。命達帥湯和等討鼐爾布哈。達率諸將出塞。傅友德夜

襲灰山。方輿紀要在故大寧城東北。克之。沐英等獲全寧四部。以歸。達仍鎮北平。自是每

定賦役籍

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為常

綱定賦役籍 詔天下編賦役黃冊凡鄉一百十戶為里里有里長十

戶為甲甲有甲首歲以里長一人董一里之事應役一年一周謂之排年

其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字在城曰坊近城曰廂役亦如里里編一冊冊有

丁有田以戶為主冊首為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冊有

四一進戶部面用黃紙故謂黃冊其二用青紙布政司府縣各留一焉每十年有司更定

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其後復命國子生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編類為魚鱗圖冊黃冊以戶為準魚鱗冊以土田為準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事在二十年

傅友德征雲南

綱秋九月命傅友德藍玉沐英等征雲南 帝以雲南自恃險遠遣使

招諭輒為所害乃以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為左副將軍沐英為右副將

軍率步騎三十萬往征之諡曰朕覽輿圖議雲南險塞當先遣騎將軍率一軍自永寧向烏撒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既下曲靖一將軍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趨雲南

夫雲南破分兵徑趨大理可毋顧刃也○永寧元州尋察明復置今貴州關嶺縣辰沅烏撒注俱見前

前善定元路明為府今貴州安順縣曲靖本唐曲州靖州地元并為路明政府今為縣屬滇中道

綱冬十二月傅友德等下曲靖元梁王巴咱爾幹爾密走晉寧唐縣元為州今仍為縣屬

滇中道史作普寧自殺 友德至湖廣遣都督胡海字海洋等由永寧趨烏

今依清一統志改正

傅友德下曲靖

傅友德征雲南

元梁王
自殺

藍玉沐
英克大理

撒平涼侯費聚趨普定友德玉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克普定普安

明為州今為縣屬貴西道梁王遣司徒平章達爾瑪舊作達里麻今改後倣此將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

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

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

在曲靖縣東北下流入南盤江矣頃之霧霽達爾瑪大驚友德欲渡英曰我兵疲恐為所扼

乃帥諸軍嚴陣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陣後張疑幟山谷間人

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縱鐵騎擣之生擒達爾瑪俘獲萬計

友德自率眾擊烏撒分遣玉英趨雲南梁王聞敗度不能支乃走晉寧州

之忽納些在雲南晉寧縣西驅妻子赴滇池死與其左丞托迪舊作達的今改右丞魯爾等

俱自殺玉英師至板橋在雲南昆明縣東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玉等整軍入城戒

輯軍士秋毫無犯友德擊破烏撒蠻遂城之又克七星關在貴州畢節縣四七星山上

星河有城當雲貴川三省之交為喉吭之地以通畢節明衛今為縣屬貴西道于是東川烏蒙芒部水西見前諸

蠻皆望風降附

綱壬戌十五年春閏二月藍玉沐英克大理擒土酋段世雲南平

是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分兵下臨安古句町國元臨安路明為府今雲南建水縣威楚諸路及

是玉英帥師至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在雲南大理縣西山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蒙氏嘗封為中岳西臨

洱河即葉榆水以上下二關為固上曰龍首關在大理縣南當洱河尾皆南詔皮羅閣所築土酋段

世初元憲宗取雲南至大理段智興降乃封為摩和爾禪克舊領八方由是段氏仍世有大理至段實已十傳世實之子也○摩和爾禪克舊領八方由是段氏

至聚衆扼下關英攻之不克乃命王弼等東趨上關自以兵綴下關為倚

角勢別遣胡海夜從閒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緣崖而上立旗幟昧爽軍

在下關者望見之皆謹譟蠻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

士隨之胡海之師亦自山而下遂斬關入拔其城世就擒分兵取鶴慶元路

略麗江元宣撫司明為府今為縣屬騰越道破石門關在麗江縣前於是諸蠻

部皆下雲南平雲南置都指揮司布政司貴州置都指揮司

綱夏四月殺大理寺卿李仕魯字宗孔人帝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

律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賜坐講論時寄以耳目

諸僧怙寵請為釋氏創立職官於是設左右善世闡教等皆高其品秩道

教亦然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意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舍聖

學崇異端章數上不聽仕魯性剛介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遂乞骸骨

置笏帝前帝大怒命武士摔搏之立死階下

雲南平

殺李仕魯

置錦衣衛

綱置錦衣衛

始錦衣衛此

初置拱衛司管領校尉已改為親軍都尉府而

設儀鸞司至是罷儀鸞司改置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

指揮使秩正三品銀撫司

慈馬帝時有所誅戮輒下鎮撫司雜治不由三法司其從校五百人綠秩名號無異京衛軍士而獨不隸大都督府稱為親軍

綱五月帝詣國子監釋奠於先師 帝初以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至是

改學為監親行釋菜禮命祭酒吳頤等進講遂親說尚書大禹皋陶謨洪

範大旨賜宴還

國子監分六堂以館諸生厚給廩餼歲時賜布帛文綺遇諸令節俱賞節錢

綱流廣平府吏王允道於嶺南 允道請開磁洲鐵冶帝曰朕聞治世

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復行科舉

綱秋八月復行科舉 三年一行為定制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

舉人才參用者居多嘗擢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為布政按察使及參政

副使等官或用為御史給事中而薦舉之途尤廣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

曾泰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槩皆起家為尚書其它由布衣登大僚者不

可勝數

皇后馬氏崩

綱皇后馬氏崩 后寢疾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謂帝曰死生命也禱

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藥不效陛下能以妾故而殺諸醫乎疾革帝

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遂崩后勤於內治暇則講求古

訓以未多賢后命女史錄其家法朝夕省覽或言未過仁厚后曰過仁厚不愈於刻薄乎帝前殿

決事或震怒后伺帝還宮輒隨事微諫帝為緩刑戮帝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

人才衆矣諸生有陳食妻子何所仰給帝遂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請將克元都存寶玉至后曰

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斂帝曰后意謂得賢為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崩後宮

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德

德難忘懷德難忘於斯萬年茲彼下泉悠悠若天

綱九月選僧侍諸王 **高后崩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令**

誦經修佛事吳僧道衍即姚廣孝長洲人先以宗泐薦名在燕府籍中見燕王棣即

深相納數以奇謀進棣甚信任之

綱冬十月更定都察院官制 **初吳元年置御史臺設御史大夫**秩從一品

中丞正二品及侍御史從二品等官後罷臺三年設都察院四年都御史秩正

七品分監察御史為十二道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陝西秩正九品至是陞都

御史正二品御史正七品後又設副都御史秩正三品會都御史秩正四品方御史臺

軍旅御史掌糾察朝廷紀綱盡繫於此其後罷中書省政歸六部然部有專司惟都察院總憲綱專糾劾為天子風紀耳目之司其職甚重云

置殿閣大學士

更定官制

選僧侍諸王

綱十一月置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

學士宋訥字仲敏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名祐以字金谿人為武英殿大學

士典籍吳沈字濟為東閣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字仲

字崇人 余詮豐字士城人等為之以輔導太子秩俱正五品當是時以翰林春坊

詳看諸司奏啓兼司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

綱癸亥十六年春二月始令天下學校歲貢士于京師

綱三月傅友德師還命沐英留鎮雲南 目其後沐氏遂世鎮雲南

綱甲子十七年春三月曹國公李文忠卒諡武靖 目文忠疾帝親臨視及

卒御製文祭之追封岐陽王文忠器量沈宏常師事金華范祖幹胡翰通曉經義其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常勸帝少誅戮又諫帝征日本及言寵宦

者過甚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以是積忤旨頗不免請讓云

頒科舉條式

綱頒科舉條式 日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中式者各

布政使司送禮部會試中式者赴殿試凡鄉試會試各三場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

注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沈傳及古注疏春秋主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二場試論一判語五詔語章表各一三場試經史策五其應試者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之學成者儒

徐達卒

綱乙丑十八年春二月太傅魏國公徐達卒諡武學 目初達在北平召還

至是病卒帝為輟朝悲慟不已追封中山王賜葬鍾山之陰御製神道碑

文以紀其功達言簡慮精學為大將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尤臨賊部伍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在上前恭敬若不能言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

功而旋不伶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帛無所取中正砥亮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綱三月始選進士入翰林及為庶吉士 帝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

人等為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等為檢討進士入翰林自此始

綱秋七月遣使封高麗國王禡 先是高麗貢使數至帝皆不納已而

帝諭政府令遣官往視嗣王何如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拘囚

則可許所請否則必討無赦及是禍又上表請襲爵并乞故王諡乃遣使

封之賜故王顯諡曰恭

綱冬十二月平緬占百夷地元置麓川平緬二路明初并為麓川平宣慰使思倫發

叛 先是太兵下金齒平緬壤地相接思倫發懼請降詔以為宣慰使

尋又命兼統麓川之地至是思倫發反率眾十餘萬寇景東南詔銀生府元

景東府今為縣屬普洱道都督馮誠禦之會天大霧官軍失利千戶王昇戰死

綱丙寅十九年夏六月詔有司存問高年 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

五斗酒三斗肉五觔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觔有田產者罷給米

綱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 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

顧問六十以下於六部布按二司用之

明鑑綱目卷一終

始選進士入翰林 遣使封高麗國王

平緬叛

詔有司存問高年

明鑑綱目卷之二

鹽城印鸞章校訂

馮勝征納克楚

◎太祖高皇帝

綱丁卯洪武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克楚

元太尉納克楚擁眾數十餘萬屯金山明史地理志遼東三萬衛西北有金山方輿紀要山東南距衛三百五十里考明三萬衛

今為奉天開原縣金山蓋在縣之西北數侵遼東帝以勝為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副帥師二十

萬征之諭曰納克楚詭詐爾等且駐師通州先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

州遼置後廢故城在今巴林西北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慶州既克全師徑擣金山出彼不意

必成擒矣復遣前所獲之元將魯喇固舊作乃刺魯今改後仿此北還以書諭納克楚等

既而勝至通州聞數騎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

郭勒舊作來今改擒其子布喇奇勝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自

峰口而北一百二十里有故松亭關遼金時戍守處也其相近者曰寬河城自是而東北曰會州城由會州而東曰富峪城又東北為大寧新城俱洪武時築駐兵大寧

綱焚錦衣衛刑具 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

富民繫衛獄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鞠法司事也或令錦衣衛

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邪執用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囚送

刑部既而復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律大小成經三法司○事在二十六年

焚錦衣衛刑具

築大寧四城

納克楚降

天弗使
吾有此
衆

明鑑綱目

五〇

綱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克楚降。目勝自大寧帥師趨金山遣使送

喇固還至松花河注見前納克楚見之大驚相勞問。喇固述帝恩德納

克楚心動遣左丞劉特默齊舊作劉探馬赤今改等來獻馬勝受之而引兵徑踰金山

降全國公和通舊作觀童今改進壓納克楚營而軍初納克楚分兵為三營曰

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伊圖河○龍安即金隆安府注見前伊圖河在龍安城東下流入松花江按伊圖河舊作一禿河今改畜牧蕃盛及是為大

軍所偪又已先入。喇固言意猶豫不決因遣使陽為請降以覘兵勢勝

遣藍玉往受之。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乃仰天

歎曰天弗使吾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

酌玉玉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

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解蒙古語者密告茂。納克楚

將遁矣。茂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都督

耿忠擁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衆在

松花河北。聞納克楚傷驚潰。有欲來追者。勝遣和通諭降之。先後凡二十

餘萬人。所獲輜重馬畜互百餘里。勝之趨金山也。臨江侯陳鏞失道戰歿及師還都督

食不言乘間引佩刀刺腹死初帝聞捷即馳諭勝留兵五萬於大寧防後患啟處降衆潛陽崖頭

間與遼東兵參什耕牧而勝以常茂黠潰敵衆懼不測乃盡俘其衆內徙大寧兵亦悉拔歸時納

收馮勝大將軍印

以藍玉為大將軍

命湯和築瀕海城

克楚潰卒散匿者尚數萬聞之設伏於途謀竄取大軍過不敢發英後至猝為所乘三千人戮焉事聞詔追封英金山侯以米帛給鑄家納克楚至京帝召見慰勞甚至封海西侯爵刺固亦授千戶賜金帛

綱秋八月收馮勝大將軍印召還以藍玉備軍事 勝奏常茂激變狀

茂勝女壻也其在軍以不得任偏裨將意邑邑不樂勝每誚責之械繫至闕會有言勝多茂應之慢勝益怒未有以發也會有納克楚事故多增飾其狀

匿良馬使闈者行酒於納克楚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

降附心茂亦訐奏勝諸不法事且言勝無以自解故委罪於茂帝怒下詔

切責勝收其大將軍印以藍玉代之尋命勝就第鳳陽奉朝請安置茂於

龍州宋置元為萬戶府明仍為州土官趙氏世襲今改下龍上龍二司屬鎮南道

綱九月以藍玉為大將軍帥師北伐 帝以故元特古斯特穆爾尙在

終為邊患乃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與之

副之都督耿忠孫恪與子為左右參將明初設無品級亦無定員多以勳戚充之其後秩在副總兵下遊擊次之率師

十五萬往征之是冬元將托克托等降於玉

綱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防倭 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

福建沿海諸城事在十七年既而又命江夏侯周德興於福建濱海四郡福泉興

化四築城練兵以備之德興往四郡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年四月至是和已請老會

倭寇上海元縣今屬滬海道帝召和謂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

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

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若壘錯置其間則倭不得入入

亦不得傳岸其兵則籍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為然命

和董其事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五萬八

千餘人戍之始和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城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賞給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謫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

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國無備及于戈鋌并里將墟餘何有焉復有謫者齒吾劍踰年而城成海防大飭其後嘉靖間東南苦倭患和所築城堅緻久而不圯民多賴以相保咸歌思之請於朝立廟

沐英討思倫發

綱戊辰二十一年春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先是思倫發誘羣

蠻寇馬龍他郎甸今雲南新平縣西北有故新化州舊之摩沙勒蔡名在故新化州東南其地羣山夾江險

隘如沐英遣將擊敗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復寇定邊明縣屬楚雄府今雲南牟定縣號

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礮勁弩為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槍

銳甚英分軍為三都督馮誠居前都督同知甯正左湯昭右英與將士約

有功者賞退衄者斬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賊殊死鬪左軍少

卻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

藍玉襲破元兵

捕魚兒海之戰

高麗李成桂囚其王禍

突陣大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明年，思倫發遣使入貢。謝罪。龍川平糶遂平。

綱夏四月，藍玉襲破元特古斯特穆爾於捕魚兒海。在今克什克騰西北，周數十里。獲其子

迪保努。舊作地保奴。今改。後仿此。玉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聞特古斯特穆爾在捕

魚兒海，遂間道馳進，至百眼井，不見敵。玉欲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

萬衆，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爨，毋使見煙火，

乘夜馳至捕魚兒海。黎明，去敵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

者，敵不設備，弼為先鋒，大破之，斬太尉曼濟等，降其衆。特古斯特穆爾以

其太子添保努。舊作天保奴。今改。後仿此。等數十騎遁，獲其次子迪保努及妃主以下百

餘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奏捷京師。帝大悅，遣使齎勅

勞玉比之衛青，李靖云。迪保努及妃主至京，帝命有司給策定，稟報。既有言玉私元主

聞之曰：朕嘗與儒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迪保努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於是遣使送

往琉球，仍厚賞道之時。元四大王久匿山中，其下逃散，略盡。四大王窮蹙，詣晉王府降。帝命徒之

雲南，是年納克楚亦卒，以其子察罕為濟陽侯，後坐藍黨死。

綱高麗李成桂囚其王禍而立禍之子昌。目禍欲寇遼東，使成桂繕兵。成桂遣兵屯艾州，以糧不繼而退。禍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之，囚禍

湯和歸
鳳陽

以解縉
為監察
御史

偁使遜位於其子昌。既而又以禍本辛朮子禍之子亦不可為王氏後。乃

廢昌。別求王氏疏屬。定昌國院君瑤立之。事在二十二年。

綱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帝春秋寢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

發也。和以間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始第鳳陽。並為諸公侯治第。至是

第成。和築城海上。還率妻子。陛辭。帝褒諭之。賜賚甚厚。

綱秋七月。以解縉字大紳為監察御史。縉為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

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

即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斂。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

延於世。始終勿替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興而忽敗。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

私意使然。存養之功少。加密耳。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

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隆。太當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為。禁絕倡優。易置閣寺。執戟嫗。非

皆用。後其勿興土木之工。勿貪四裔之地。減細縣。省冗官。痛懲法外。咸刑。永革京城工役。婦女非

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等。近歲臺網不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

寡為勳勞。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過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

趨媚効勞之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陛下遣人不得賢。否授職。不量輕重。推埋。古者

夫。開罪下。愚之輩。朝捐刀鑿。暮擁冠裳。左妻。篋篋。右箱。組符。雖曰立賢。無方。亦盡。忱詢。有德。古者

善。惡。鄉。鄰。必。記。今。互。知。之。法。雖。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臣

聞。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皆。定。額。賦。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奪。民。之。利。

如此。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無前戶之生植。有前日之稅糧。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

而稅反重。此里胥之弊也。欲拯困而革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

敕天下衛所屯田
越州蠻

元弒其
主特古
爾斯穆

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與以禮。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甚非所以勵風節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所奏書奏。帝稱其才。尋改為御史。籍未授御史時。嘗入兵部堂。索卓略無次序。惟陛下垂鑒。先散自恣邪。遂命為御史。既而籍復代耶。中王國用草疏。為李善長申雪。又嘗為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於是大臣皆惡之。會有詔。近臣父皆得入覲。籍父開至。帝召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用未晚也。遂罷歸。

九月。敕天下衛所屯田。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越州本苦麻蠻部。元時內屬。因置越州。明改衛。今裁。故城在雲南曲靖縣。○苦麻。元史作普麻。今依明史。上。司傳。蠻叛。命沐英傅友德討之。

越州土酋阿資故知州龍海子也。沐英南征時。駐兵其地。諭降龍

海。奏以為知州。未幾即叛。英以計擒之。徙遼東。阿資襲父職。益桀驁。至是

反。帝命英友德會兵討之。友德道過平彝。以其山險峻。留兵千人守之。進擊阿資於普安。大破之。蠻眾攀崖縋壁。死者不可勝數。阿資遁還越州。

初阿資之叛也。揚言曰。我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險要。又分兵剿捕。阿資窮蹙。遂請降。○平彝。明衛。今改縣。屬滇中道。馬龍。明初為衛。後屬滇中道。今為縣。

冬十月。元伊遜岱爾舊作也。速迭兒。今改。弒其主特古斯特穆爾。

特古斯特穆爾既遁。將依丞相耀珠。舊作。今改。於和林。行至圖拉河。為其下伊遜岱爾所

襲。眾遂散。獨與十六騎俱。耀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舊作。與前卷係兩人。

會大雪。不得發。伊遜岱爾兵猝至。遂遇害。并殺添保努。自是不復紀年。五傳至。理。特穆爾被弒。有郭勒。

齊者。豎立。稱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法珉特穆爾。舊作坤帖木兒。郭勒齊。舊作鬼力赤。今並改。

安南黎季犛弒其王煒

綱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煒尋弒之。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熾

熾死弟煒代立其相黎季犛竊柄廢煒弒之立叔明子曰焜主國事

夏得忠之亂

綱己巳二十二年春三月湖廣千戶夏得忠作亂靖寧侯葉昇合肥人討之

得忠伏誅。得忠誘九溪即九渡溪。在湖南慈利縣西南。水經注。九渡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溪。亦以九渡為名。洞蠻為寇

昇同胡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掩擊擒得忠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九溪衛。在湖南臨澧縣北。永定故衛。在臨澧縣西。今俱廢。

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

綱夏五月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三衛之地本烏梁海舊作兀良哈。按元史。蘇布特傳。稱為兀良哈氏。是也。今畫一改正。後文俱仿此。所居在元時為大寧路迤北境。洪武初

元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府內附。已數為韃靼所鈔。乃即其地置三衛。曰

泰寧今土默特阿魯科爾沁等部。為泰寧衛故地。曰朶顏今喀喇沁。敖漢奈曼。翁牛特。巴林等部。及熱河五廳。為朶顏衛故地。曰福餘今科爾沁。郭爾羅斯。

俾部長各領其衆。互為聲援。獨朶顏地險而強。綱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櫛。燕王棣帥師北伐。命傅友德等

燕王棣北伐

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王征耀。珠及鼐爾布哈。綱三月燕王棣至伊都山名。舊作迤都。今改。元太尉鼐爾布哈等降。棣出古北口。

杜爾伯特。札賚特等部。為福餘衛故地。

潭王梓
自焚死

賜李善
長死

偵知鼐爾布哈營伊都冒大雪馳進去敵一積先遣指揮和通往和通故
善鼐爾布哈至則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鼐爾布哈及耀珠等驚欲遁
和通止之引見棣賜酒食慰諭遣還鼐爾布哈喜過望遂偕耀珠等來降
既而命元降軍赴北平聽燕王調用棣兵自此益強

綱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 梓英敏好學嘗會府僚設醴賦詩品其高

下而賚予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琥坐胡惟庸黨誅梓不自安帝

遣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梓無子國除先是魯王檀薨檀善詩歌好餌金石藥毒
發而死帝命禮臣議喪禮曰父子天性諡法公諡朕不

得以私恩廢公
議特諡曰荒

綱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先是善長弟存義安置崇明善長不謝

帝銜之至是善長年七十七毫不檢下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假衛卒

三百人和以聞四月京民有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

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

鞫之詞連善長於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坐以大逆遂賜善長死并殺其家

屬七十餘人子祺尙臨安公主免死徙江浦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

宗平涼侯費聚南雍侯趙庸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滎陽

侯鄭遇春等皆同時坐惟庸黨死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既而

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動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不

綱辛未二十四年夏四月河決原武 **目**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在縣北與

接陽武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開封縣今屬太和宋秦和善明改泰為穎

州穎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在安徽壽縣西與穎上縣之西全入於淮而賈魯河故

道遂淤又由曹州鄆城漫東平之安山注見元會通河故道亦淤明年復決

州中牟等十一州縣詔發民丁及十七衛軍士修築河隄會其冬大寒役遂罷

綱封子十人為王 **目**楠帝第十六子為慶王 **夏**封權帝第十七子寧王 **寧**封大榘帝

周岷王岷州尋榑帝第十九子谷王府松帝第二十子韓王原模帝

一潘王州楹帝第二十二子安王涼經帝第二十三子唐王封棟帝第二十四子

出郢王封欒帝第二十五子伊王封陽

綱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目**帝念天下形勢在西北欲徙都關中

以馮堅
為僉都
御史

上書言
九事

皇太子
標卒

先遣太子相宅故有是命秦王煬聞帝欲徙都。有怨言。帝怒。召至京。鋼之。及太子還。始令歸藩。

綱冬十月以馮堅為僉都御史。目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

聖躬。清心省事。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輔導諸王。使正色直言。以圖

匡救。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精選有司。旌別屬吏。使人

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官寺。以防內權。七曰調

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采廉能。以懲貪墨。九曰會關防。以革奸弊。書奏。帝

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

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以

數易為哉。乃擢堅僉都御史。堅在院。頗持大節。尋卒於官。

綱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目太子還上陝西地圖。遂病。病中猶上言經

略建都事。

綱壬申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標卒。文。證。錄。目帝御東角門。召羣臣曰。

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學士劉三

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人。進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歿。孫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

秦晉二王於何地。帝大哭而罷。然以三吾言立孫之意。遂決。太子初師事宋濂。通經史大義。

帝命裁決庶務。寬仁平敏。於刑獄多所減省。天性友愛。秦周諸王。數有過。輒調設之。使歸國。或告晉王有異謀者。太子陝西還。借之至京。為泣涕以請。帝乃感悟。王亦更以恭慎聞。

伊嚕特穆爾叛

綱建昌衛今四川西昌縣等指揮使伊嚕特穆爾叛命藍玉討誅之 **圖**伊

嚕特穆爾合德昌元路明為千戶會川元路明改衛今為等諸番攻建昌轉攻

蘇州元置明改衛今為玉遣四川指揮瞿能合肥討之至雙狼寨一作雙浪寨

西關擒其將賊衆大潰伊嚕特穆爾遁去能督兵追捕進至達崇河又敗

之伊嚕特穆爾乃走柏興州州當作府今四川鹽源縣元為玉遣百戶毛海誘縛

其父子送京師誅之盡降其衆

綱六月西平侯沐英卒諡昭 **圖**英先後鎮雲南十年威惠並著嘗入朝

帝勞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及是卒軍民巷哭遠夷皆為流

涕追封黔寧王英沈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

子春春字景晟晟字景昂昂字景相繼鎮守

綱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 **圖**成桂在國威權日盛瑤雖

為所立慮禍必將及己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逐瑤而自立王氏自五代

百年絕尋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

成桂又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高麗李成桂逐君自立

沐英卒

竄吳從
權張恆
於遠方

立孫允
炆為皇
太孫

詔求精
曉歷數
之士
以方孝
儒為漢
中教授

竄竄崑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恆於遠方 目從權恆給由至

京明史百官志凡內外官給由吏部考功司掌之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並引請九年通考奏請綜其稱職不稱職而黜陟之帝召問民間疾苦從權

恆皆言職在課士民事無所知帝曰宋胡瑗教授蘇湖設經義治事二齋

兵農水利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盛爾二人既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

日所教何事生徒中縱有人材亦為爾輩所壞矣遂命竄之遠方且榜示

天下學校以為鑒戒

綱九月立孫允炆為皇太孫 目允炆太子第二子也繼妃呂氏出既立為太

孫帝命裁決庶務寬厚亦如太子緣其意而有加焉中外莫不頌德帝嘗怒

有所誅譴退朝怒未已太孫從容進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帝意解遲者獲盜七太孫目之言於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其訊之果然帝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此人

眸子瞭然顧視端詳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

綱詔求精曉歷數之士 目其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

綱以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克勤之子為漢中教授 目孝孺少好學恆以明王道

致太平為己任十五年以吳沈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

士當老其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

蜀王椿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藍玉以罪誅

綱癸酉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 玉有勇略數總大軍

多立功帝遇之厚寢驕蹇自恣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

御史按問玉捶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峯關關吏不即納玉縱兵毀關入

帝聞之不樂又以私元主妃事鐫其過於券玉猶不悛及西征歸皇太孫

立以玉兼太子太傅而馮勝傅友德俱兼太子太師玉攘袂大言曰我固

不當為太師邪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語所親曰上疑我矣至是錦衣衛

指揮蔣瓛告玉謀反廷鞫之獄詞云玉與鶴慶侯張翼臨淮人普定侯陳恆

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真之子及吏部尚書詹徽字資善之子

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藉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

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玉常遇春妻弟懿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以故太子遇玉

厚玉初征納克楚還言於太子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謹玉曰殿下遇臣厚故敢布悃忱燕王聞而銜之及太子薨燕王

來朝帝問曰民間近謂朕者何對曰諸公侯縱恣無度不誅將有尾大不掉憂帝由此愈疑忌功臣王歸不數月而玉禍作

綱三月命晉王橐燕王棣節制山西北平軍事 詔二王軍中事大者

方以聞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並受節制 綱秋九月以鄭濟浦江人宋鄭為左庶子王勲浦江人孫為右庶子 綱初東

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

以鄭濟為左庶子

鄭氏家法

天下戶口之數

遣使修天下水利

命禮部議旌表例

宮官屬缺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尚書嚴震直字子敏以浦江鄭氏對

義門鄭氏見前帝曰朕素知鄭更聞其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初浦江王澄慕義門鄭氏家法命其子效之澄

卒子三人能承父志同居無間言可用以勸天下乃徵兩家子弟詣闕濟勲遂並拜官鄭氏自其七世祖綺

至齊兄弟累世同居幾三百年胡惟庸之獄有告鄭氏交通者齊兄澈混爭入獄帝聞特召見立擢混福建參議命舉所知混舉王澄孫應以對亦授參議應勲從兄也及是齊勲又並授東宮官

天下榮之王氏之名遂與鄭氏埒云

綱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圖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

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

綱甲戌二十七年秋八月遣使修天下水利 圖帝諭工部湖堰陂塘可

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徧詣天下督修水利

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綱九月命禮部議旌表例 圖日照縣金置今屬膠東道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

療不愈禱岱嶽祠誓以母病愈當殺子祀神已而母病果愈竟殺其三歲

子山東守臣以聞帝怒曰父子天性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遂逮

伯兒杖之百遣戍海南因下禮官議旌表例議曰臥冰割股前古未聞皆

由愚昧之徒務為詭異希求旌表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

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臥冰割股聽人子所為不在旌表之例制曰可

賜傅友德死

綱冬十一月賜穎國公傅友德死。友德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

戰必先士卒以故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曰祿

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邪及是竟賜死未幾定遠侯

王弼亦賜死

友德與藍玉先後同統兵俱有功及玉誅友德內懼王弼謂曰上春秋高且夕且盡我輩奈何帝聞之故友德與弼皆死

越州蠻復叛

綱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越州蠻復叛西平侯沐春討平之。阿資屢

降屢叛春與都督何福鳳陽人率師營越州城北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

賊悉眾出伏起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詢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已出

不意擣其巢遂擒阿資斬之俘其黨越州平

賜馮勝死

綱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勝自金山歸不復將大兵數以細故失帝

意藍玉誅之月與傅友德自山西召還至是亦賜死

勝嘗築稻場壘其下以碌磚碾之取有鞞鞞聲走

馬其上以為樂邑有樊父者勝兄國用妻家也有所干索於勝勝不予樊父遂告勝家居不法場下悉廢兵器帝召勝賜之酒曰朕不問也勝是夕暴卒

楊文討龍州

綱秋八月命都督楊文等討龍州。龍州土司也洪武初其酋趙貼堅

歸附詔以為知州許世襲貼堅死無子從子宗壽當嗣會常茂以罪戍州

趙宗壽
抗命

湯和卒

頌皇明
祖訓

命燕王
棣帥師
巡邊

貼堅妻黃以愛女子茂為小妻擅州事無何茂病死黃與宗壽相告訐帝

以遠人釋不問宗壽卒得嗣已而或構蜚語言茂匿龍州實不死宗壽知

狀帝怒命宗壽捕茂并諭都督府檄宗壽詣闕宗壽懼遷延不敢出廣西

守臣奏宗壽抗命且言奉議諸蠻李議州宋置明改衛今皆梗化乃以文為征

南將軍指揮使韓觀虹字彥賓人都督僉事宋晟字景遠人為副發江西湖廣諸

衛兵討之復命致仕尚書唐鐸往諭宗壽文等師未至鐸還奏茂實前死

宗壽亦伏罪請朝乃罷征龍州令文等移師討奉議諸蠻平之

綱信國公湯和卒武認 和晚年益為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

當時公侯諸宿將先後麗法稀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卒年七十

追封東甌王

綱九月頌皇明祖訓 初帝命儒臣編祖訓錄其目十有三曰嚴戒持守

入慎國政禮儀法律內令 既成帝自為之序武在洪至是更定名曰皇明祖訓

頒示內外諸司且諭曰後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姦臣論毋赦

綱丙子二十九年春二月命燕王棣帥師巡邊 先是寧王權言近者

騎兵巡塞得北寇縱跡恐有邊警帝乃命燕王棣揀精騎巡大寧全寧沿

殺監察御史王朴

討古州蠻

策試禮部下第舉人

河南北胡敵所在掩擊之既而隸至察察爾山舊作徹敵兒山今改遇敵大敗之擒其

將布琳特穆爾舊作學林帖木兒又追敗哈拉固舊作哈刺兀今並改後仿此於烏梁海城而還

綱秋八月殺監察御史王朴 朴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帝怒命戮之

及市召還諭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

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

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

朴也竟戮死

綱丁丑三十年夏五月命楚王楨湘王柏帥師討古州叛蠻 先是古

州蠻林寬作亂陷龍里今縣中道守將吳得井孚戰死事聞帝以齊讓為

平羌將軍討之既而寬犯新化明初置府後廢清為長官司屬黎平府今廢攻平茶明守黎平縣故

勢益熾乃命楚王楨帥師湘王柏副之由黔陽見辰溪進剿二

王不臨軍而請餉三十萬帝屢詰責之以讓逗遛不進命都督楊文充總

兵官往代文未至讓俘寬以獻帝卒誅讓命文討寬餘黨悉平之時貴州水

宗必登等亦效帝命願成會何福等討之成擊斬數千人必登遠遁成以計擒其黨魁並誅之水西平○水西注見前

綱六月策試禮部下第舉人 是春會試北士多黜落既廷試諸生上

高福興之亂

平緬蠻刀幹孟叛

言考官劉三吾信白蹈皆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讀張信等覆閱下第卷得六十一人以進不稱旨或又言三吾信蹈囑信等故以陋卷呈帝益怒

親試策問擢武城人韓克忠為第一餘皆北士信蹈及信等論死三吾以

老成邊先是會試榜發泰和宋琮為第一琮善易學既登第官檢討恨然語人曰翰苑當有厚吾其虱乎而考官禍作琮亦遣戍

綱秋八月沔縣吏高福興作亂命征西將軍耿炳文討誅之 福興及

縣民田九成等謀為亂教諭王樸知之言於衛衛發兵捕之次陽平關賊

大集逆戰官軍敗賊遂入略陽殺知縣呂昌焚徽州殺學正顏敍彬陝蜀

番民皆響應炳文時練兵陝西帝命移軍討之炳文駐文縣遣將分道追

剿未幾福興就擒并獲其黨悉誅之

綱九月平緬蠻刀幹孟逐其宣慰使思倫發詔沐春討之 平緬部長

刀幹孟叛平緬俗不好佛會有僧自雲南至思倫發尊信之又金德茂幸逃入其境思倫發喜其技能俾繫金帶與僧俱位諸部長上刀幹孟怒故叛攻騰衝

思倫發走雲南沐春送至京師帝憫之命春與何福等討幹孟遣思倫發

還諭春先以兵送之金齒檄幹孟來迎不應乃遣何福等將兵五千踰高

良公山亦曰高黎共山又名處崙岡在雲南騰衝縣東蒙氏時僧封西嶽直擣南甸元路明置府又改州清為宣撫司屬永昌府今廢大破之

斬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在雲南騰衝縣南賊憑高堅守官兵糧且盡福告急

春帥五百騎救之乘夜渡潞江亦曰怒江以波濤洶湧故名出吐蕃西南流經麗江永昌諸府界下流至緬甸入南海蒙氏僭封四濱之一

連破二寨幹孟乞降帝不許既而春卒幹孟竟不降河朔帥兵討之檢斬幹孟思倫殺始歸平緬○事在明年

綱戊寅三十一年夏五月帝不豫閏月帝崩葬孝陵在江蘇江寧縣朝陽門外 遺詔皇太

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

綱太孫允炆即位 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綱六月戶部侍郎卓敬請徙封燕王棣於南昌不聽 敬密疏言燕王

知慮絕人酷類先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

萬一有變亦易控制疏入翌日帝召謂敬曰燕王朕骨肉至親卿何得及

此敬叩頭曰臣所言天下大計願陛下察之帝曰卿休矣事遂寢

綱召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 帝在東宮時素聞孝孺賢及即位自漢

中馳驛召還日侍左右備顧問讀書有疑即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

可否或命孝孺就辰前批答之

綱以齊泰深水人初名德太祖賜名泰 為兵部尚書黃子澄名澄以字行分宜人 為太常寺卿參預國

事 泰習邊事初為兵部侍郎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

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大奇之子澄先以翰林院修撰充東

帝崩

太孫允炆即位

卓敬請徙封燕王棣

召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

齊泰黃子澄

東角門之對

周王櫛廢為庶人

高魏上書言時政

宮伴讀時帝方立為太孫一日坐東角門謂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滅亡順逆之理異也至是遂命泰與子澄同參國政時燕周齊湘代岷諸王相煽動流言聞於朝帝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

鑑秋七月周王櫛有罪廢為庶人 櫛子有勸告櫛謀不軌辭連燕齊

湘三王帝問齊泰黃子澄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

先帝時多不法今告變者已在周矣莫若先取之周燕之母弟削周是剪

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謀定乃命曹國公李景隆文忠子小字九江以備邊為名粹

至開封圍王宮執之以歸帝尋欲釋之泰子澄不可未決出相語曰上婦

人之仁耳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復言之乃廢櫛為庶人竄蒙化諸子

皆別徙

綱冬十月前都督府斷事百官志五軍部督府俱設斷事宜秩從五品高魏遼州人上書言時政

魏在洪武時以孝行旌試都督府斷事尋謫戍貴州及帝即位赦還遼州

知州王欽辟魏應詔時用事者方議削諸藩魏獨上書請加恩略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

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遠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
 異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今盡師其意勿
 施量錯削奪之謀而效法父偃推恩之策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
 禮歲時伏臘使入謁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違制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
 廢處之豈有書奏帝頗嘉之然不能用後燕師起魏請使燕軍說令休兵歸藩代朝廷
 不願服者豈有書奏帝頗嘉之然不能用
 上書燕王陳福且言大張未終毒與師旅其與夷齊秦伯讓國求仁之義不大徑庭乎雖大
 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不無慕尊嫡統之議即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哉書歷上不報遂自
 歸拔南

綱十二月以工部侍郎張昇澤州人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信淮

掌北平都司事人自帝為太孫中外屬望獨燕王棣心不平常懷窺

覲及即位削藩議起僧道衍勸棣為逆棣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

天道安問人心乃進相士袁珙鄞人善相術棣召見珙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

卒皆許以公侯將帥棣及卜者金忠鄞人善自是棣陰事一切與道衍謀棣居

由此益自喜逆謀遂決易久之事益露上變者日甚帝問齊泰黃

宮道衍練兵後苑穴地作重屋周緣厚垣密密子澄子澄曰先發者制人請討之泰曰今方有邊報但當以防邊為名發

軍戍開平護衛精銳悉調出塞羽翼既除雖欲為變不能矣帝然之乃更

置守臣並受密命伺察燕事尋命都督朱中帥兵屯開平以燕護衛
 卒隸之又調北平二衛於彰德諸處

以張昇
 為北平
 布政使

道衍勸
 棣為逆

修太祖實錄

追尊皇考

封弟三人為王更定官制

命采訪使分巡天下

湘王柏自焚死

恭閱惠皇帝

綱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修太祖實錄 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董倫等為總裁官侍講方孝孺副之徵布衣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等充編纂官

綱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 廟號興宗妣常氏為孝康皇后

綱尊母呂氏壽州人太常卿本之女為皇太后立妃馬氏光祿少卿全之女為皇后子文奎皇后出

為皇太子

綱封弟三人為王 允熲吳王允瀝衡王允熙徐王俱不之藩

綱更定官制 用方孝孺等議內外品官階勳悉倣周禮更定殿閣大學士並去大學

字升六部尙書為正一品設左右侍中位侍郎上改都察院為御史府都御史為御史大夫罷十二道為左右兩院通政使司為寺大理寺為司詹事府增置資德院翰林院復設承旨改侍讀侍講學士為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以居侍讀侍講文史以居修撰編修檢討餘內外大小諸司悉有所更定 又撰禮制頒行天下然無

濟實事徒為燕王棣藉口

綱命刑部侍郎暴昭潞州人戶部侍郎夏原吉字維詰其先德與人徙湘陰等充采訪使分

巡天下 使凡二十四人敕獎廉平黜貪墨便宜行事昭至北平得燕

王棣諸不法狀密奏之請預為備

綱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齊王搏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 柏膂力過

人握刀槩弓矢馳馬若飛至是有告其反者帝遣使即訊柏焚其宮室彎弓躍馬投火中死搏累歷塞上以武功自喜時與燕通為府中人所告會代邸亦上變乃廢二王為庶人錮搏京師幽桂大同戶部侍郎郭任以朝廷不先圖燕而徒削奪諸藩乃

上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今日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徒坐自困耳帝不能從○郭任丹徒人

綱遣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還北平 太祖崩時燕王棣遣三

子入臨京師高煦勇悍無賴其舅徐輝祖達之子燕王妃徐氏達女也切戒之不聽至是

棣稱病乞三子歸齊泰欲遂收之黃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因遣還

棣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高煦潛行入輝祖廐盜善馬徑去輝祖追之已渡江矣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於是

朝臣舉以貴燕燕謀益急

綱六月岷王榧有罪廢為庶人 西平侯沐晟奏榧不法廢為庶人徙

漳州

綱秋七月燕王棣舉兵反 棣以僧道衍為謀主護衛張玉字世美人朱

能人為爪牙選將校旬軍卒部署已定問道衍師期對曰未也棣始稱

病既稱病篤或伴狂赴市尊飲食或臥土穢中會燕山衛百戶倪諒告變帝下詔

讓棣遣中官逮王府僚屬北平都指揮使謝貴布政使張昺以軍士列九

遣燕世子高熾等還北

岷王榧廢為庶人

燕王棣舉兵反

門防守都指揮張信叛附於棣以情輸之信與貴昂同受密敕棣信母知之以爲不可信乃三造棣府辭不見於是乘

婦人與入拜牀下棣伴爲病風不言信曰王果有恙邪今朝廷敕臣執王宜早爲計棣聞信言覺其誠呼爲恩張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 棣乃用道衍計令

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及朝使至棣僞縛官校置庭中給

貴昂入執殺之張玉等率勇士奪九門燕府長史葛誠護衛指揮盧振初

皆與貴昂謀誅棣至是並遇害夷其族伴讀余逢辰宣字城彦章人泣諫殺之參

政郭資武安人副使墨麟僉事呂震字克聲人並降棣棣乃上書於朝指齊泰

黃子澄爲奸臣請入清君側遂自署官屬稱其兵曰靖難尋陷薊州奪居

庸關破懷來都督宋忠戰敗死之於是通州遵化永平密雲諸守將皆以

城叛衆至數萬

綱谷王橚自宣府奔京師 宣府地近北平燕兵既破懷來宣府震恐

橚棄其國走還京師

綱詔削棣屬籍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兵討之 棣反書聞帝告太廟削

棣屬籍廢爲庶人詔示天下以炳文太祖時宿將拜征虜大將軍時開國勳臣多已物

故獨炳文尚在朝廷倚重然年已六十五矣 駙馬都尉李堅都尉寧忠副之帥師討燕尋命安陸侯

吳傑江陰侯吳高其子都督耿瓛炳文子都指揮盛庸史系等分道並進設

靖難軍

谷王橚
奔京師

詔削燕
王屬籍

平燕布政於真定以暴昭掌之棣既反齊泰黃子澄益慷慨任事請登其罪以致討或難之泰曰名其為賊敵乃可克名正言順又何疑焉自

是命將與師皆二人主之

耿炳文敗績

綱八月耿炳文及棣戰於滹沱河北敗績 目炳文次真定使先鋒九千

人駐雄縣值中秋不設備燕將張玉夜半疾驅襲陷之又陷鄭州炳文部將張保叛降於棣時大兵號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棣欲與北軍戰懼南軍乘之乃縱保歸揚言燕王率兵且至誘炳文移軍盡北渡河棣率張玉譚淵清流人等循河蹴擊炳文軍不得成列大敗喪師三萬副將李堅寧忠都督顧成皆被執炳文退保真定棣圍之三日以炳文老將未可克乃引去

以李景隆代耿炳文

綱召耿炳文還以李景隆代之 目炳文敗帝商代者黃子澄薦曹國公

李景隆景隆讀書通典故與方孝孺友善有名公稱問故子澄薦之齊泰極言不可帝不聽賜景隆通天犀帶

親為推輪餞之江滄景隆至德州收集炳文將卒并調諸路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當是時帝傾國兵以畀景隆謂燕可旦夕破棣聞之顧大喜曰昔漢高止能將十萬景隆何才乃以五十萬付之是自阬其眾也吾破之必矣會吳高耿瓛楊文方圍永平棣語諸將曰景隆知我在此必不敢至不

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怯不敢戰聞我至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

而破景隆也遂帥師援永平吳高盡棄輜重走退保山海關景隆知燕兵

出果直薄北平城下築壘九門燕世子高熾堅守夜遣勇士縋城出斫營

營中驚擾驟退都督瞿能攻張掖門即今西直門垂克景隆忌能功令止之

燕人夜汲水沃城明日冰凝不得上御史韓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衰則孝康

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無獲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於轉輸民

不聊生日甚一日臣恐陛下之憂方深也諺曰親者割之不斲疏者風之不堅此言深有至理願

持書勸燕罷兵守藩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

冬十月棣誘執寧王權奪其衆及朶顏三衛歸北平 權國大寧大

寧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爲巨鎮所屬朶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燕兵起

朝廷慮權與燕合召權及遼王植歸京師植泛海還權不至坐削護衛棣

聞之喜爲書遺權至是以單騎入大寧詭言窮蹙求救執權手大慟求代

草表謝罪而陰令吏士結三衛部長及諸戍卒及辭去權祖之郊外伏兵

起擁權行三衛曠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力戰死王府

妃妾世子皆隨入松亭關歸北平棣以其衆分隸各軍大寧城爲空

李景隆
敗績

綱十一月李景隆及棣戰於鄭村壩在京光大敗績奔德州 諸軍方圍

北平燕兵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譟出內外夾攻諸軍皆潰喪士卒十餘

萬明年春棣兵陷蔚州注見攻大同使景隆疲於奔命景隆自紫荆關直在

隸易縣西即太行蒲陰陘也地記太行第七陘赴援燕兵已旋居庸官軍多凍餒死

者不見敵而還

綱罷兵部尙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 棣以前所上書不報再上書

請去泰子澄帝爲罷二人以謝燕陰留之京師仍參密議

綱庚辰二年春正月均江浙田賦 初太祖時屢蠲蘇松嘉湖極重田

賦前事見至是帝復下詔減免畝不得過一斗後永樂中蠲革帝

綱夏四月李景隆敗棣於白溝河再戰景隆敗績奔德州 景隆大誓

師於德州會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合軍六十萬進次白溝河列陣

數十里棣先營蘇家橋在京兆霸縣東北已由西北循河而進都督平安人預

伏兵河側棣至伏發安挺矛直前瞿能父子亦奮擊所向披靡戰至暝棣

以三騎遁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是日也棣幾

殆安失馬百餘匹而已明日再戰能及安擣燕將房寬陣敗之景隆揮騎

罷齊泰
黃子澄

均江浙
田賦

白溝河
之戰

李景隆
再敗

燕王陷
德州

濟南之
役

繞出棣後大戰良久景隆軍飛矢如雨棣三易馬矢盡揮劍劍折阻於隄

幾為瞿能所獲力走登隄佯引鞭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會高煦

救至棣乃得免比日晡能復引眾搏戰大呼殺賊指揮俞通淵通海弟滕聚

俱以兵赴之會旋風起折景隆大將旗陣動棣以勁騎驍其後乘風縱火

烟燄漲天能父子及通淵聚皆死安與朱能戰亦敗官軍大亂奔聲如雷

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盡棄其所賜璽書斧鉞走德州

綱五月棣陷德州進攻濟南 圖燕兵乘勝進攻德州未至景隆先奔燕

兵入城得糧儲百餘萬石勢益張參政鐵鉉鄆州人趨濟南特高嶺自燕還與鉉遇臨邑值五日

督酒同盟送借入城臨邑漢縣今屬東臨道與都督盛庸等誓以死守景隆往依之燕兵遂攻濟南

時景隆兵在城下者尚十餘萬棣乘其未陣馳擊之景隆大敗南走帝用

齊泰黃子澄計遣使議和以緩之棣不聽帝命尚寶司丞李得成如棣軍諭罷兵棣不從得成遂附於棣○尚寶司洪武初置

掌符璽御秩正五品少卿從五品丞正六品射書城中諭降不下棣堰水灌之鉉乃佯令守陴者皆

哭撤守具出居民於城外伏地請降預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候

棣入下板擊之別設伏斷城外橋棣聞濟南降大喜以其地當要會得之

斷南北道則江淮可圖也遂下令受降翌日乘馬張蓋鼓吹徐行至城門

軍士失約。棣未入板驟下。傷棣馬首。急易從馬奔。及橋。伏兵起。橋倉卒不

可斷。遂得逸。棣憤甚。築長圍。晝夜攻之。鐵板詐降之說。出明李賢古穉雜錄。國史考異。以為文皇善用兵。不應妄信輕率。若此。明

舊史例。謂深以為然。考賢在天順朝。去革除時未遠。功臣尚有在者。見聞必非無據。考異之說。為成祖諱耳。何足深信。今仍依遜國記諸書采輯。

綱秋八月。都督盛庸參政鐵鉉。擊敗棣兵於濟南。復德州。時平安營

單家橋。在直隸獻縣南。為南北通途。漕河之分流。黑龍港河經其下。謀出御河。奪燕餉舟。又選水卒五千人。

渡河攻德州。鉉與庸乘夜出兵掩擊。燕眾大敗。解圍去。鉉等乘勝復德州。

帝聞擢鉉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尋進兵部尚書。封盛庸歷城侯。拜平燕

將軍。於是庸進駐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屯滄州。相犄角。以因北平。

綱冬十月。詔李景隆還。赦不誅。御史大夫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宗人府經

歷宋徵。御史葉希賢。松陽人。並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黃子澄亦請

正其罪。以謝天下。皆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薦隆景誤國。萬死不足

贖罪。綱十二月。盛庸大敗棣於東昌。斬其將張玉。棣遁還。先是棣襲滄州。

執徐凱。斬萬餘級。降三千人。譚淵一夜盡殺之。棣自長蘆渡河。至德州。遣

人至城下。招盛庸。庸堅壁不出。燕兵掠臨清大名。越汶上。至濟南。庸與鐵

鉉復德

盛庸鐵鉉復德

詔李景隆還

盛庸大敗燕王於東昌

燕軍奪氣

復齊泰黃子澄官

盛庸再敗燕軍

夾河之戰

鉉屯兵東昌以邀之。棣率兵薄營。庸開陣縱棣入圍之。數重斬其驍將張玉已而朱能率番騎來救。殊死鬪。翼棣潰圍出。以百騎出館陶。引還北平。庸軍勢大振。自燕人犯順。轉鬪兩年。鋒銳甚。至是失大將。燕軍奪氣。其後定計南下。皆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

綱辛巳三年春正月。復齊泰黃子澄官。以東昌捷告太廟。命泰子澄任職如故。

綱三月。盛庸敗棣於夾河。在直隸武邑縣南。漳水分流也。又入滹沱。斬其將譚淵。復戰敗績。

棣恥東昌之敗。意殆欲稍休。道衍力趣之。謂棣曰。臣前言師行必克。但費兩日。兩日者。昌字也。自此全勝矣。棣遂

復率衆南出保定。盛庸營夾河。棣將輕騎來覘。掠陣過。庸遣千騎追之。斬

其將譚淵。燕軍大挫。而朱能張武劉陽人等殊死鬪。棣自以鐵騎貫陣。與能

合官軍稍卻。日暮。各斂兵。棣以十餘騎偪庸營野宿。及明起視。已在圍中。

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庸諸將皆以帝有詔。毋使朕負殺叔父名。倉

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明日復戰。棣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至未。勝負

略相當。忽大風東北起。飛埃蔽天。庸軍面迎沙礫。咫尺不辨物。棣兵縱左

右翼橫擊。斬首數萬。庸大敗。走德州。時吳傑平安。自真定引軍來會。聞庸

溥沱河之戰

敗引還棣以計誘之出戰傑安列陣溥沱河南棣率驍騎循河繞出陣後安發強弩射燕兵矢集棣旗如蝟毛死者甚衆亦遇大風拔樹聲如雷安遂敗仍走入真定

唐之新譚淵也其麾下驍將卓旗張楚智亦皆昭沒卓旗張者名張能力援千斤每戰揮卓旗先登輒勝軍中故以卓旗爲之名戰死時猶執

卓旗不仆云智被執棣欲降之不屈而死

貶齊泰黃子澄

○帝聞庸軍敗大懼詔竄泰子

澄於外密令爲募兵計棣聞二人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帝以

問方孝孺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

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度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

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彼將士心懈我謀定勢

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爲然乃遣大理寺少卿薛嵩閩鄉人往報詔赦燕

罪令罷兵歸藩棣不奉詔未幾盛庸吳傑平安分道斷燕餉道棣患之復

遣其指揮使武勝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爲

所惑帝乃誅勝以絕燕

○官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

沛棣遣李遠以輕兵六千詐爲官軍袍鎧由濟寧至沛焚糧艘數萬河水

李遠寇沛縣

平安攻北平

詔梅殷鎮淮安

燕王大舉南犯

盡熱魚鼈皆浮死盛庸遣都督袁宇帥三萬騎追之為遠伏兵所敗

綱秋七月都督僉事平安攻北平不克 目燕兵掠彰德陷林縣安在真

定度北平空虛帥萬騎攻之棣方軍大名遣將馳救安戰不利引還時大

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據易州西水寨以窺北平棣引兵圍之都指

揮花英等往援大敗棣勒兵還北平

綱冬十二月詔駙馬都尉梅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鎮淮安 目殷尙寧國公主

太祖春秋高諸王強盛嘗受密詔輔皇太孫至是命充總兵官鎮淮安

綱棣大舉南犯 目棣稱兵二年親戰陣冒矢石屢瀕於危所陷城邑兵

去旋復為朝廷守故不敢決意南下無何有以中官奉使侵暴為言者詔

所在有司繫治於是中官密遣人赴燕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棣慨然曰

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遂大出兵明年春連陷

東平濟陽諸州縣斷徐州餉道破蕭沛及宿州時州縣官以城陷先後死難者獻縣知縣向樸集民兵與燕將戰被

執懷印死濟陽教諭王省為燕兵所執詞義慷慨衆舍之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

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以頭觸柱死東平州吏日鄭華由行人司貶官燕兵至

長吏皆棄城走華獨固守城破與其妻蕭氏皆死之沛縣知縣伯璋守沛指揮王顯開門降伯

璋冠帶升堂自經死其子有為伯璋先遣歸侍父不忍去亦自刎伯璋旁生簿唐子清典史黃謙

俱被執諭之降皆曰願隨顏公地下俱死之蕭縣知縣鄭恕亦以城破不屈死籍其家二女俱死

鄭恕仙
居人

徐輝祖
禦燕兵
於山東

綱壬午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禦棣兵於山東夏四月官軍

連敗棣兵於淮北尋召輝祖還 棣軍小河即古睢水舊自河南永城縣流逕安徽靈璧縣至宿遷入泗後宿縣

都督何福擊敗之斬其將陳文平安轉戰至北阪幾獲以上已成平陸其在睢寧宿遷者謂之小河

棣番騎王騏躍入陣掖棣去適輝祖來會戰於齊眉山在安徽靈璧縣西南山開八字如列眉然斬

其將李斌時王師再捷燕人大懼會淮土盛暑溼蒸諸將請旋師觀釁棣

不從棣集諸將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皆從左棣怒曰任汝曹所之乃不敢復請而帝聞訛言謂燕兵已北召輝祖還

福軍遂孤

綱五月棣兵渡淮陷揚州 何福移營靈璧欲持久老燕師而糧運為

燕所阻平安分兵往迎棣帥精銳橫擊斷其軍為二福開壁往援俱敗走

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走翌日燕兵猝薄壘亦發礮

三福軍以為己礮也爭趨門出燕兵乘之遂大亂人馬墜壕塹俱滿福單

騎走安及都督陳暉侍郎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等三十七人皆被執棣尋釋性善歸令說

遣使至淮安假道於駙馬都尉梅殷殷劓其使朝臣性善朝服趨馬入於河以死盛庸獨軍而南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南岸棣兵不得渡棣先以進香為名殷答曰進香皇

考有禁不遵者為不孝棣復書言

燕兵渡
淮陷揚
州

徵天下
兵勤王

下罪已
詔

今與兵誅君側惡天命有歸非人力 所龍沮殷乃割其使耳鼻蹤之歸

陽守徐安亦折浮橋絕舟楫以遏燕棣乃令邱福鳳陽人朱能等帥驍勇數

百人潛自上流以漁舟濟猝薄庸軍鳴礮庸軍驚突擊之庸敗走盡獲其

戰艦遂渡淮下泗州出天長進陷揚州都指揮使崇剛巡按御史王彬嬰城固守指

彬見棣皆不屈死○王彬字文質東平人

○帝遣御史大夫練子寧侍郎黃觀字伯淵一字修撰

王叔英字原等分道徵兵蘇州知府姚善字克一首以兵入衛請召還

齊泰黃子澄帝從之時寧波知府王璠蘇州知府陳彥同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

同知榜募勤王義勇斥燕兵飛恩悖道後磔於市○王璠字器之日照人陳彥同字士淵莆田人張彥方龍泉人周縉字伯紳武昌人松江同知或曰周縉瑜然史無可攷

○下罪已詔遣慶成郡主詣燕軍 ○時棣兵往來江上江南北郡縣俱

密已輸款詔下京師內外臣民慟哭而已方孝孺進曰事急矣可遣人許

以割地稽延數日俟募兵漸集然後決戰江上乃遣慶成郡主往燕軍請

割地罷兵郡主棣從姊也見棣述太后及帝意棣曰吾此來欲得好臣不

在土地郡主默然遂辭歸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為守禦計兵部侍郎陳植監戰植傳

○六月棣兵渡江犯京師谷王穗及李景隆迎降京師陷帝不知所終

燕兵渡江犯京

方孝孺請堅守京城

惠帝遜國

燕王自立為帝

盛庸徐輝祖等敗棣兵於浦子口。在江蘇江浦縣東為南北津要有城今設守備駐此會高煦引番騎

來援殊死鬪庸軍退駐高資港。在江蘇丹徒縣西北通大江接儀徵都督僉事陳瑄。字彥純人以

舟師叛附於棣棣率兵自瓜州渡江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率眾降棣進

軍龍潭帝命諸王分守都城遣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衡山人都督王佐詣

燕師講和棣曰吾無罪而削為庶人今救死何以地為景隆等不能發一

語遽還帝復令谷王穗安王楹往棣卒不奉詔左右或勸帝他幸以圖興

復方孝孺請堅守京城待四方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棣尋進兵屯金

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內應帝手劍斬之穗景隆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棣

麾蓋開門迎降御史連楹。襄垣人叩馬欲刺棣被殺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

知所終棣遣中使出后屍於火詭云帝屍越八日用學士王景。字景彰松陽人言

備禮葬之然葬地所在後無聞焉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後滇黔巴蜀間

皆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跡世遂以帝為遜國云。遜國之說明舊史例議力辨其妄且言建文帝闔宮自焚身殉

社稷死之正也後人心惡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連殞於詭言削髮出亡以明帝之不死於火耳此其言誠是但據王鏊陸樹聲薛應旂鄭曉朱國禎等所載諸書皆歷歷可考雖有舛訛或未必悉由附會且史傳稱黃觀募兵未還或謂曰宮中火帝已失後神宗時嘗命閣臣錄帝在滇詩以進似又非盡無稽者第事雖微嚴姑從虛疑今故附錄出亡之略而復辨之如此

綱棣自立為皇帝 棣入京編修楊榮。建字勉人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

削徐輝
祖爵

殺齊泰
黃子澄
方孝孺

天下讀
書種子

燕賊篡
位

陵乎先即位乎。棣遽趨謁陵。畢羣臣備法駕迎謁奉天殿。即皇帝位。入茹

迎謂曰：瑞吾今日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瑞頓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乃大悅。

綱削魏國公徐輝祖爵。輝祖當燕師渡江。猶引兵力戰。京師陷。諸武

臣咸迎附。勸進輝祖獨守父祠。於是下吏命引罪。不屈。削爵幽私第。永樂五年

輝祖卒。帝乃命輝祖長子欽嗣封神宗時。錄建文忠臣。以輝祖為首。追贈太師。諡忠貞。

綱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坐黨死

者數百人。圖初。帝發北平。僧道衍以孝孺為屬。曰：域下之日。彼必不降

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帝領之。及陷京師。即大索孝孺等

五十餘人。鎮撫伍雲縛孝孺至。帝以道衍言。顧左右收之。曰：勿令遽死。及

是召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帝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朕欲法周

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帝曰：

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帝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

於地。哭且罵。復強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帝大怒。命繫獄。會泰子澄亦

至。泰自廣德往他郡收兵。有蓋其馬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執之。子澄至太倉。亦為人所執。械至京。帝親詰之。抗辯不屈。遂命與孝

孺同磔於市。孝孺慷慨就戮。賦絕命詞而死。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

孝孺族友坐死

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其門人廖鏞永忠孫廖銘鏞之弟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

尋被逮與胡子昭字仲常榮縣人刑部侍郎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太常寺卿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御史林嘉猷名昇

以字行寧海人陝西僉事鄭居貞南閩人政俱坐死秦從兄弟俱坐死子澄族人無少長皆

斬孝孺弟孝友亦死妻鄭氏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二女投秦淮河宗

族親友及門下士坐誅者廖鏞等而外復數百人遜國名臣傳云孝孺大書數字投筆於地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帝大怒曰汝焉能避死朕當滅汝十族紀事本末采其說改作文皇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乃收其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孝孺於市舊史例議以

鏞嘉猷逮論在孝孺死後十族之說非實今亦不采附注於此

殺練子寧卓敬

綱殺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夷其族目子寧縛至語不遜磔

死夷其族姻戚俱戍邊敬先建議徙燕帝責以離間骨肉猶憐其才命繫

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一

且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邪僧道衍故與敬有隙

進曰敬言誠見用上寧有今日乃斬之夷三族時殉難者太常少卿廖昇

人襄陽最先死燕師渡江朝廷遣使請割地不許昇聞而慟哭自未幾修撰王良字敬

水飲酖死城陷前一日良與胡廣解縉俱集司業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慨良獨

舍未畢聞廣呼家人謹視縉溥曰一豬尚不舍能舍生乎須臾良都給事中龔泰義烏投

城下死宮中火起。秦馳赴燕軍。被縛。以葉福侯官人。守門死福守金川門。死之。衡府紀善周

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江西副使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後。自經死是修為衡府紀善。王未之藩。留京師。城陷。具衣冠。為發誓。

衣帶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於尊經閣。大理寺丞鄒瑾永豐人。御史魏冕理之

同自殺燕兵至金川門。徐增壽徘徊殿庭。有迎納意。冕帥諸御史。殿之。幾死。忠帝倉皇罷朝。冕

憤激不食卒。皆在帝未即位前。嗣是相繼死者。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宣城人。督運

已即位。召迪。貴問。迪抗聲不屈。與子六人同磔於市。戶部主事巨敬與迪同執。亦不屈死。敬平涼人。刑部尚書暴昭昭自真定。召還。金川門

侯泰字順懷。南和人。督餉淮安。聞京師陷。或告曰。宮已焚。帝失所在。新天子即位三日矣。觀命

禮部侍郎黃觀觀募兵至安慶。京師陷。或告曰。宮已焚。帝失所在。新天子即位三日矣。觀命

觀同官有黃魁者。燕師入。亦不屈死。○羅利。在安。副都御史茅大芳名誦。以字行。泰。與

周璿同被執。人亦死。大理少卿胡閏字松友。鄱陽人。燕師起。晝夜畫軍事。帝即位。召閏。不

功臣家。稍長。識大義。日以墨灰汚面。髮長二寸。即剪之。洪。修撰王叔英叔英募兵至廣德。聞

冠書絕命辭。藏衣。爾間。自縊死。時御史林。左拾遺戴德彝帝即位。召見。不。死。之。官。給事

中陳繼之蕭田人。韓永西安人。京師破。死。御史高翔朝邑人。帝即位。被召。欲用之。翔喪服

極邊高氏產皆加稅。謝昇諸城人。與同官懷寧甘霖。聊城丁志方。皆以被逮。不。死。又有

人府經歷宋徵營疏請削罪。藩。死。刑部主事徐子權新淦人。聞。死。浙江按

察使王良

帝字天性。祥符人。建文中。官刑部侍郎。未減。府人罪。不當上指。出為浙江按察使。自焚。印俱毀。帝以良蘇州知府姚善。善督五府兵。勤王。未及戰。燕師入。索黃子澄。急。子澄匿。毀印。徙其家於邊。

蘇州知府姚善 善所約其航海起兵。善曰。公可去。善守土。與城存亡耳。

漳州教授陳思賢 茂名人。帝即位。詔至。痛哭。不出迎。帥生員伍性原。陳應。子澄去。善為麾下。漳州教授陳思賢。宗林。珏。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建文帝哭臨。

先後死不一時。既而給事中黃鉞 常字叔。人。揚。赴水死。父憂。聞。杜。賢及六生皆死。思先後死不一時。既而給事中黃鉞。常字叔。人。揚。赴水死。父憂。聞。杜。

御史曾鳳韶 廬陵人。自剄死。官不赴。又以侍郎召。鳳韶刺血。門不出。明年。以戶科召。鉞自投。御史曾鳳韶。廬陵人。自剄死。官不赴。又以侍郎召。鳳韶刺血。

王度 字子中。謫戍死。度素與方孝孺善。以逆。谷府長史劉璟。基。次子。命辭自殺。經。王度。字子中。謫戍死。度素與方孝孺善。以逆。谷府長史劉璟。基。次子。

下獄死 燕師起。環隨谷王。歸京師。尋參李景隆軍事。景隆敗。歸青田。帝即位。召之。死皆在。下獄死。燕師起。環隨谷王。歸京師。尋參李景隆軍事。景隆敗。歸青田。帝即位。召之。死皆在。

後他若御史葉希賢 以姦黨被戮。牛景先走死。蕭寺。或又以二人為不死。後他若御史葉希賢。以姦黨被戮。牛景先走死。蕭寺。或又以二人為不死。

並附錄存疑 方燕師入金川門。朝臣棄。和尙。景先。或曰。帝出亡後。往來帝所。號東湖。德夫。並附錄存疑。方燕師入金川門。朝臣棄。

亡。濟。之。莫。知。所。終。河。西。傅。補。鑄。匠。之。國。濟。魯。邑。人。建。文。末。官。編。修。金。川。門。啓。濟。亡。去。或。曰。帝。為。僧。出。亡。濟。之。莫。知。所。終。河。西。傅。補。鑄。匠。之。國。濟。魯。邑。人。建。文。末。官。編。修。金。川。門。啓。濟。亡。去。或。曰。帝。為。僧。出。

之。能。為。死。後。題。為。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二。人。者。後。皆。不。知。所。終。又。有。會。稽。雲。門。寺。僧。若。邪。溪。之。能。為。死。後。題。為。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二。人。者。後。皆。不。知。所。終。又。有。會。稽。雲。門。寺。僧。若。邪。溪。

帝。及。金。華。玉。山。樵。者。或。皆。謂。建。文。遣。臣。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也。他。若。樂。清。臨。海。二。樵。夫。聞。惠。帝。崩。投。水。死。儲。福。為。燕。山。衛。卒。北。平。兵。起。逃。去。後。勾。入。籍。中。不。食。死。醜。翊。為。金。川。門。軍。門。開。慟。哭。帝。及。金。華。玉。山。樵。者。或。皆。謂。建。文。遣。臣。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也。他。若。樂。清。臨。海。二。樵。夫。聞。惠。帝。崩。投。水。死。儲。福。為。燕。山。衛。卒。北。平。兵。起。逃。去。後。勾。入。籍。中。不。食。死。醜。翊。為。金。川。門。軍。門。開。慟。哭。

綱秋七月。革建文年號。 國以是年為洪武三十五年。明年為永樂元年。綱秋七月。革建文年號。國以是年為洪武三十五年。明年為永樂元年。

凡建文中所更政令條格。悉能復舊。 革徐之說。議論紛如。考當時成祖不欲用惠帝。年號。又不欲於季夏改元。故於即位之初。仍以。凡建文中所更政令條格。悉能復舊。革徐之說。議論紛如。考當時成祖不欲用惠帝。年號。又不欲於季夏改元。故於即位之初。仍以。

革建文
年號

遷孝康皇帝主於園陵

召陳瑛為左副都御史

以解縉黃淮入

洪武三十五年為紀說者遂謂止改是年不知詔內所云止就現在而計遂舉是歲六月為例以
便遵循實則前三年皆已並從改革故當時欽天監所進歷日直書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
其後史官修永樂實錄於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以前但書元二三四五年而無號蓋其子孫曲為
就其以掩其非而不知其轉相矛盾夫紀年必有號自漢武帝以來歷代皆然若去其號而但紀其
年則所謂元二三四五年者將於何屬雖欲不謂之革除而不得也從前王世貞申時行輩諱其
祖宗朝事故多飾詞偏護而舊史例議乃據其說而力辨當時並無革除之事又安足為定論乎
取今不

遷孝康皇帝主於園陵 仍稱懿文太子太后呂氏仍稱太子妃徙

居園陵吳衡徐三王俱降封尋廢允燭允燧為庶人錮鳳陽允熙奉太子祀未幾暴卒

召陳瑛人為左副都御史 建文初瑛為北平按察使受燕府金錢

通密謀僉事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人白於朝逮謫廣西至是召為副都御史署院事

瑛天性殘忍受寵任益務深刻言廷臣劾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

周是修王良顏伯瑋輩其心與叛逆等請追戮之帝不聽後瑛閱方孝孺

等獄詞遂簿觀叔英等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

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謂人曰若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為無名

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八月以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字宗稔人入直文淵閣侍讀胡廣修撰楊榮

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名善字人胡儼字若思人同入直預機務

建文中以董倫薦籍先入臨太祖為有司所劾謫翰林待詔秩九品帝即位擢

侍讀與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至

是命七人同入直預機務謂之內閣內閣之名自此始參預機務亦自此

始

殺鐵鉉

綱執兵部尚書鐵鉉至不屈殺之

初燕兵渡江鉉屯淮上師亦潰高

朝臣故不族其父母年皆八十餘安置海南

殺景清夷其族

綱殺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

清獨委蛇班行人怪之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赤色

犯帝座甚急帝故疑清及朝搜得所藏刃詰責之清奮起曰欲為故主報

讎耳遂磔於市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考王鏊守

事云文皇至金川門百官迎拜江次清獨立罵不已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噴上

衣乃命醜之罪及九族久之上畫寢夢清入殿追之上曰清猶能為厲邪乃籍其鄉轉相攀染謂

封邱福等三十

綱九月論邱福等三十人功封爵有差

邱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

之瓜蔓抄其說與國記表忠錄諸書不同然以清死難在成祖未即位之前較之緋衣行刺似為近理今附注於此

人爵

武陽侯等侯者十四人陳珪泰州人封泰寧侯鄭亨合肥人封武安侯孟善海豐人封保定侯李遠封安平侯鄭亮合肥人封成安侯房寬陳州人封永康侯思恩侯王寧封永春侯徐祥大治人封靖安侯王聰蕪水人封武城侯徐忠合肥人封永康侯張信臨淮人封隆平侯

伯安等伯者十四人徐理西平人封武康伯李濬和州人封襄城伯張輔字良弼玉長子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伯房潯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應城伯茹瑄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鄉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成寧人

立徐氏為皇后

重修太祖實錄

綱十一月立妃徐氏為皇后

事族誅

景隆茹瑄監修前纂修官知府葉惠仲臨海人先以知縣充修實錄書成遷南昌知府以直書帝起兵

綱冬十月重修太祖實錄 目以建文中所修是非失實乃重修之命李

明鑑綱目卷二終

明鑑綱目卷之三

鹽城印鸞章校訂

成祖文皇帝

復周齊四王國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復周齊代岷四王國 帝即位初四王俱已

復爵及是並還故封各令之國 谷王橚以開門功賞賜優渥尋徙封長沙遂王植自請改封荊州從之

以北平為北京

○二月以北平為北京 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 尙書二人侍郎四人所因

○遣御史分巡天下 自是遂為定制 至洪熙元年定出巡之期以八月

遣御史分巡天下

○徙封寧王權於南昌 初權之被誘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

徙封寧王權於南昌

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寧殘破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蘇州及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 舊史載王屏從兵與老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即封南昌帝不許之即布政司為邸餽餼規制皆無所更說本姜清說史考寧王素有

智略既被成祖誘執復不許封內地當必圖免禍自全 豈有不俟聖命而徑往南昌之理野史無稽今不取 已而有告權巫蠱誹謗者密探

無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構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患

○三月始以大寧地界烏梁海 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

以大寧地界烏梁海自是北邊失一重鎮 自北平兵起帝既誘執寧王權乃遷烏梁海三千人為奇兵從戰數有功及天下既

定遂割大寧地界之以前勞由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後至天順末大寧遂盡為烏梁海所有遂東宣府聲援因之隔絕

始以大寧地界烏梁海

陳瑄督海運

夏原吉浚吳淞江

遣中官侯顯等

綱命平江伯陳瑄等督海運餉北京遼東。洪武中靜海侯吳禎等先
後督江浙邊海衛軍歲轉遼餉至三十年以遼餉贏羨罷海運及是北方
軍儲不足乃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餉
北京遼東自是歲以為常。

綱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浚吳淞江。即古松江自太湖分流經吳江縣東南下流至嘉定縣入海。時

蘇松嘉湖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

流太湖在其西南綿互幾五百里頃因浦港堙塞湖流漲溢傷害禾稼拯

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而吳淞下流適當潮汐之衝泥沙易致淤壅惟嘉

定劉家港。即劉河口注見前。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今曰白茆浦在江蘇太倉縣東北宋營置於此。徑入大江

皆廣川急流今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安亭在今崑山縣東南今有鎮。引太湖諸水

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首受三茆諸水東流經松江諸縣至上海縣東北會吳淞江入海相傳戰國楚春申

中所鑿故亦名春申浦。○三茆即今泖湖在松江婁縣西有上君下三名北為上泖亦曰圓泖中曰大泖南曰下泖亦曰長泖。乃通吳淞要道其入海

處亦宜浚令深闊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民夫開濬原

吉晝夜經畫布衣徒步以身先之功遂成。

綱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帝聞烏斯藏僧哈里瑪。舊作哈立麻今改後仿此。善幻化

使外域

徙富民
實北京

盛庸自
殺

頒大統
歷於朝
鮮諸國
封胡奩
為安南
國王

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命顯齋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遣

馬彬使瓜哇。即今之爪哇。南洋羣島之一。蘇門答刺。在占城西南海。中為西洋要會。諸國。李興使暹羅。即隋唐分

為暹與羅。斛。二國。元時羅斛并有暹地。遂稱暹羅。尹慶使滿加刺。在占城南海中。或言即頓遜。唐哥羅富沙。柯枝。在西海中。或云即古盤盤國。

諸國。於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矣。

綱秋八月。徙富民實北京。時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又徙直隸蘇州

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之。

綱削歷城侯盛庸爵。尋自殺。帝初命庸鎮淮安。旋移山東。庸常不自

安。陳瑛誣以心懷異謀。遂削其爵。庸自殺。

綱冬十一月。頒大統歷於朝鮮諸國。

綱閏月。封胡奩為安南國王。惠帝時。黎季犛弑國王陳日焜。立其子

頤及弟窳。復弑之。而篡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奩。尋自稱太

上皇。傳位於奩。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奩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

氏嗣絕。臣為眾所推。乞賜封爵。帝遣使齎敕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

嗣有無。及推立誠偽。奩隨遣使還奏。遂詔封奩。未幾。安南舊臣裴伯耆詣

闕告難。既而前國王日燿弟陳天平來奔。請兵復讐。帝始悔封奩之

誤遣使詰責令具篡奪之狀以聞查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
 遂遣都督僉事黃中呂毅項城人以兵納天平於安南事在三年至芹站在安南山
 徑險惡查伏兵邀殺天平中等引兵欲戰橋斷不得前遂還事在四年事聞帝
 大怒決意興師討之

始命內臣出鎮

綱始命內臣出鎮考王世貞史料以中官出鎮自永樂八年遣馬靖始今明史據革除備遺錄以為始於是年特書於本紀因遵之并據備遺錄及明史兵志宦官傳

目

初惠帝御內臣嚴燕兵徧江北多逃入軍中漏朝廷虛實帝深

以為忠於己及即位封賞既行諸宦官言功不已帝患之會鎮遠侯顧成
 都督韓觀劉真何福等出鎮貴州廣西遼東寧夏諸邊乃命宦官中有謀
 者與之偕行賜公侯服位諸將上未幾雲南大同甘肅宣府永平寧波亦
 各相繼遣使已又設京營提督使監軍在八年復建東廠在十年使刺外事大
 權悉以委寄遂為一代厲階

綱甲申二年春三月始選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綱洪武時庶吉士不

專屬翰林前事見及是春廷試進士賜曾棨字子啓等及第出身有差復命

於第二甲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
 院庶吉士於是庶吉士遂為翰林官尋又命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

始選進士為翰林庶吉士

立子高
熾為皇
太子

以道衍
為太子
少師

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庶吉士相等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字水侑。人如。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俞之。時人謂之挨宿。以其在二十八宿之外也。其後或問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所選多寡。亦無定額。其與選者謂之館選。以翰詹官望優資深者一人課之。謂之教習。比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為編修。三甲為檢討。不得留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為州縣官。謂之散館。最後教習以吏禮二部侍郎為之。

綱夏四月立子高熾。與二王俱。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初封雲南。後改樂安。高燧為趙

王。封彰。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為類己。高煦亦以此自

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獨金忠力爭。以為不可。帝

召解縉問之。縉稱皇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

皇孫瞻基也。即宣宗。復問黃淮尹昌隆。昌隆於帝即位初。名列姦黨。將就刑。大呼曰。建

歎曰。火燒頭。若早從所言。朕亦無此勞苦也。乃免昌隆死。使往北京輔導太子。對與縉同。帝意乃決。

綱以僧道衍為太子少師。帝即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及是錄

功以為第一。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為少

師而不名。常居僧寺。退朝仍緇衣。嘗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

綱六月封哈密恩克特穆爾。舊作安克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為忠順王。綱哈密漢伊吾盧

地。元末以威武王納古里。舊作納忽里。今改。後仿此。鎮之。卒弟恩克特穆爾嗣。帝即位遣

使詔諭遂入貢詔封忠順王明年卒命其次子托克托襲封

綱秋九月以胡儼為國子祭酒 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

帝以為祭酒遂不預機務

綱冬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 刑部尚書鄭賜字彥寧人都

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鞞僭妄不道詔籍其家

炳文遂自殺炳文子瑋尚懿文太子長女建文初瑋驕馬都尉炳文北伐瑋勸直搗北平不聽遂敗帝即位瑋稱疾不出坐罪死炳文雖太祖功臣然終以惠帝肺腑戚故

賜等希旨勅之遂及

綱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師授左柱

國朝廷有大事景隆以班首主議諸臣皆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時至邸

受賕事廷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削勳號絕朝請至是李至剛

名綱以字行華亭人復言其居家不道事遂奪爵錮私第籍其家

綱乙酉三年春正月韃靼索和爾內屬 初北平兵起會郭勒齊稱汗

帝遣使賀之遂與通和其國公趙圖魯根舊作脫列干今改後仿此等率眾助戰並厚加

犒賜及帝即位屢使致書郭勒齊賜之銀幣并及其知院阿嚕台舊作阿魯台今改

等至是阿嚕台別部索和爾及察罕達魯噶舊作察罕道魯花今改後仿此等先後來歸

胡儼為國子祭酒

耿炳文自殺

削李景隆爵

韃靼索和爾內屬

趙王高燧守北京

遣中官鄭和使西洋

三保太監下西洋

殺駙馬都尉梅

綱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綱夏六月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 目時命武城侯王聰蕪水人覘虜兵

別遣山壽帥騎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

馳報宦者典兵自此始

綱遣中官鄭和雲南人世謂之三保太監使西洋 目帝疑建文帝亡海外命和及王景

和等蹤跡之多齎金幣率兵三萬七千餘人造大船凡六十有二由蘇州劉家

港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以次徧歷西洋頒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

長不服則以兵懾之諸邦咸聽命比和還皆遣使者隨和朝貢帝大喜未

幾復命和往徧資諸邦由是來朝者益衆和先後凡七奉使三擒番長初使

擒舊港酋陳祖義舊港故三佛齊國也再使擒錫蘭國王亞列苦奈兒及其妻子最後蘇門答刺王子蘇幹利謀弑其王并欲殺和和率兵討擒之為古來宦官所

未有而諸番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故當時有三保太監下

西洋之說而後之奉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然中國前後耗費

亦不貲其隨行軍士或以舟敗漂沒異國有十餘年始得還者什不存一

二云

綱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殷 目初殷守淮安悉力防禦及帝即位殷尙

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為書，招之。殷得書，慟哭。及還京，既入見，帝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既而陳瑛奏殷祝詛，畜養亡命。帝命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殷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揣帝意不悅。殷遂擠殷死橋下，以殷自投水聞。公主牽帝衣大哭，帝歸罪深曦，斬之。官其

二子。有鄒爾和者，降人也。事殷久，以深曦殺殷，請于帝，斷二人手足，剖其腸，祭殷，遂自縊死。○按鄒爾和舊作瓦刺，今改。

綱十二月，沐晟討八百大甸。本八百媳婦國，明初內附，設八百者，乃八百大甸二宣慰使。降之。

綱丙戌四年春正月，初御午朝。令羣臣奏事，得從容陳論。

綱三月，置開原廣寧馬市。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

開原城東，一在廣寧，以待朵顏三衛。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南關市獨

存。

朱能討安南

綱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帝大發兵討安

南，命能為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字文弼，長子副之。帥十八將軍分道進。一出廣西，一出雲南。

詔之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人既

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營北京宮殿

綱閏月，營北京宮殿。以泰寧侯陳珪深州人董其役，宥雜犯死罪以下。

廢齊王
傅為庶人

朱能卒
於軍

張輔大
破安南
兵

令輸作命大臣往川湖各省采大木佐工

至十八年冬郊
廟宮殿始成

綱八月齊王傅有罪廢為庶人

傅性凶暴復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

之不悛五月傅入朝廷臣劾傅罪傅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邪

會盡斬此輩帝聞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及是召其子至並廢為庶

人

綱冬十月朱能卒於軍詔以張輔代之十二月張輔大破安南兵

輔

軍出憑祥

明置縣後改州今
為縣屬鎮南道

進破隘留雞陵二關

並在安南國

抵芹站沐晟亦由蒙

白

元縣今屬
蒙自道

斬木通道奪諸關隘營白鶴

江名在安南國

安南有東西二都

都即古龍編城以清化
府為西都即古九真城

依宣洮沱富良四江

洮江即雲南瀾滄江下流經安南國臨洮府
謂之洮江其北曰宣江亦曰宣化江其南曰

沱江合流處曰三江口
至交州界為富良江

為固賊緣江兩岸樹柵築城於多邦隘

餘里輔軍次富良江遣都督朱榮

字仲華
沂人

破賊於嘉林江

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夜四鼓令軍士人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傅其

城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

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遂循富良進攻東都遣

別將李彬

字質文
定遠人

等取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賊焚其宮室倉庫遁入

海明年春。輔定諒江諸府。賊以舟師入。犯大破之。於木丸江。斬首三萬餘級。

解縉被誦

綱丁亥五年春二月。謫解縉為廣西參議。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庭。高煦深怨之。譖縉洩禁中語。帝怒。遽出縉。

封西僧哈里瑪為大寶法王

綱三月。封西僧哈里瑪為大寶法王。先是侯顯偕哈里瑪至。帝令建齋於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里瑪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張輔擒黎季犛

綱夏五月。張輔擒黎季犛及其子蒼。送京師。官軍自諒江還。至鹹子關。在安南國。自東南海道入者。此為要會之處。賊以海艘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督柳升

人。遠等以舟師橫擊。大破之。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水涸。棄舟走。

官軍至。驟雨水漲數尺。舟畢渡。窮追至奇羅海口。在安南國。獲季犛及其子蒼。

檻送京師。安南平。

置交阯布政司

綱六月。置交阯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黃福字如錫。昌邑人。領之。求陳氏後。不得。乃以安南為交阯。設府十七。曰交州。領州三。北江。領州七。諒山。領州二。

設十二
衛三司

皇后徐
氏崩

罷岷王
榷官屬

諒江領州五。新安領州十。建昌領州六。奉化領州四。建平領州六。鎮蠻領州四。

三江領州三。宣化領州九。太原領州十。清化領州十。又安領州十。新平領州三。

順化領州十。一。升華領州十。二。直隸布政司州五日廣威領州二。宣化領州三。歸化

領州四。嘉興領州三。演州領州三。其他要害設十二衛控制之。置三司以尙書黃

福兼掌布政按察二司事。呂毅掌都司。黃中副之。

綱以丁鈺為刑科給事中。時嚴誹謗之禁。山陽民丁鈺訐其鄉人誹

謗得罪者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給事中。

綱秋七月。皇后徐氏崩。后好讀書。嘗為帝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

遺陛下不宜以新閒舊。又言帝堯施仁。自親九族。始帝輒嘉納。及崩帝大

悲慟。初后弟增壽為惠帝所誅。帝即位。欲贈爵。后力言不可。帝不聽。竟封之。使其子襲。以告后。后曰。非妾意也。終弗謝。

綱戊子六年春正月。岷王榷有罪。罷其官屬。榷在藩與沐晟交惡。于晟

帝以書諭榷。而召戒晟。榷益沈湎廢禮。殺戮吏民。帝怒奪寶冊。尋

念榷建文中久囚繫。復之。削其官屬護衛。洪熙時。徒榷武岡。寄居州治。久之始建王宮。

綱夏六月。張輔沐晟班師還京。論功輔封英國公。晟封黔公。餘爵

賞有差。自唐之亡。交趾淪於蠻服。四百餘年。至是始隸版圖。輔還。帝賦平安南歌以寵之。

交趾復亂

綱秋八月交趾復亂。圖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

京師。復逸去。說羣盜鄧悉等下之。遂僭號稱大越。出沒化州山中。大軍還

卽出攻鹹子關。掘三江府往來孔道。諸州縣皆響應。事聞。帝命沐晟以兵

四萬討之。晟與簡定戰於生厥江。府在交州西。敗績。參贊尙書劉儁。字子陵。江陵人。被

執。罵賊死。呂毅及參政劉昱。武城人。皆死。明年春。復命張輔。王友。荊州人。帥師

與晟協剿。簡定自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帝。賊勢益張。季擴本蠻人。詭言陳氏後。交人不忍陳氏之亡。于是

相率歸季擴。

綱冬十二月。命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率舟師沿海捕倭。圖升遇倭

於靈山。在山東膠縣東南海中。敗之。瑄追至白山島。在山東蓬萊縣海中。百戶唐錠等追至朝鮮義

州界。捷奏。敕還師。

綱己丑七年春正月。申茶禁。圖洪武中以茶易馬。前事見。上馬給茶八十

觔。中下以次減之。帝初年。招徠遠人。遞增其數。至是。碭門茶馬司。至用茶

八萬餘觔。增設茶馬司。後又特遣御史巡督。

綱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圖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

自餘常務。悉啓太子處分。命吏部尙書蹇義。兵部尙書金忠。右春坊大學

柳升陳瑄捕倭

申茶禁

皇太子監國

茹瑺下獄死

平安自殺

封衛拉特三王

韃靼殺那驥

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時御史袁綱覃珩蘇附陳瑛給兵部主事李貞太
械送行在於是人皆服用法之當

綱忠誠伯茹瑺下獄死 瑺以首先勸進封忠誠伯坐不送趙王遣歸

里既復逮至京得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為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

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遂逮瑺下錦衣衛獄瑺知不免服毒死

綱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 初惠帝時安以列將屢挫燕軍已而兵

敗被執事俱見前送北平帝即位累進後軍都督僉事及是帝覽章奏見安名

曰平安尚在邪安聞遂自殺

綱夏五月封衛拉特亦蒙古部落在韃靼西按衛瑪哈木特舊作瑪哈木今改後仿此為順寧

王太平為賢義王巴圖博囉舊作把禿孛羅今改後仿此為安樂王衛拉特始見此 初元臣

孟克特穆爾舊作孟可帖木兒今改後仿此據西陲衛拉特強甚帝自起兵北平即與之通

和已而孟克特穆爾死眾分為三其渠曰瑪哈木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

帝即位後屢遣使諭賜至是遣諾袞達什舊作煖答失今改後仿此等來貢馬仍請封遂

封三人皆金紫光祿大夫加王號自是歲一朝貢

綱遣給事中那驥使韃靼為所殺 韃靼知院阿嚕台殺郭勒齊迎元

裔布尼雅錫哩舊作雅失里今改後仿此於巴什伯里舊作別失今改立為汗帝以書諭之不

聽命至是復遣驥往布尼雅錫哩殺之

綱秋七月以邱福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征鞑靼敗沒 帝以福為大將

軍王聰火真蒙古人封同安侯副之王忠孝感人封靖安侯李遠懷遠人封安平侯為左右參將將精騎

十萬北討時布尼雅錫哩已為衛拉特所襲破與阿嚕台徙居臚胸河福

帥千騎先馳遇游兵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尙書一人詭言布尼雅錫哩聞

大兵至惶恐北走去此僅可三十里福大喜信之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

俟諸軍集偵虛實然後進福不從率眾直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伴敗

引去福銳意乘之敵眾奄至圍之數重聰戰死福等皆被殺全軍盡沒初

將出師帝慮其敢戰輕敵陸辭曰戒之曰兵事宜慎重勿易敵為所給及福遇敵進戰不已李遠諫曰敵誘我深入進必不利始天子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邪王忠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遂敗事聞帝震怒奪福封爵徒其家海南追封李遠王忠為國公念諸將無可任者遂決意親征

綱冬十一月張輔討交趾破之獲簡定 輔進師鹹子關賊以舟蔽江

為營官軍衝擊乘風縱火俘斬無算進至太平海口在鹹子關南賊黨鄧景異

迎戰短兵接擊斬八百餘餘眾皆潰於是季擴自言陳氏後請紹封輔曰

向者徧索陳氏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遣朱榮等以步

張輔討交趾

邱福征鞑靼

自將征
鞑靼

大破鞑
鞑於鄂
諾河

擊敗阿
嚕台

騎先輔舟師繼之自黃江在安南國元和志謂下流入海亦曰神符海會師清化

獲簡定於美良山中美良交其縣及其黨送京師皆伏誅惟陳季擴遁去帝留

沐晟討之召輔還

綱庚寅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鞑靼圖以北征詔天下命戶部尚書夏

原吉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以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合肥人

督左右哨陳懋壽州人劉才字子才督左右掖劉榮宿遷人督前哨衆五十萬

出塞帝次楊林茂勒銘于山至臘胸河更其名曰

綱夏五月大敗鞑靼於鄂諾河注詳前布尼雅錫哩遁遂征阿嚕台圖布

尼雅錫哩聞大軍至懼邀阿嚕台俱西阿嚕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爲

部布尼雅錫哩西奔阿嚕台東奔帝追及布尼雅錫哩於鄂諾河麾兵奮

擊大敗之布尼雅錫哩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詔移師征阿嚕台

綱六月擊阿嚕台敗之圖帝次青楊戍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度漠驛站自庫倫海子回至開平有青楊戍者松峽飛雲

擊淨鹵鎮廣漠戍諸處○方輿紀要庫倫海子在漠北飲馬河東度飛雲壑阿嚕台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陣

以待已而果悉衆來犯阿嚕台帥千騎當中堅帝自將精騎衝擊矢下如

雨阿嚕台墮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至廣漠戍擒攝後者殲之遂班師是年

冬阿魯台遣使來貢馬帝納之

帝還北京 何福自殺

綱秋七月帝還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賀論功行賞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蔬食是日宴養始復常膳

綱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 福在惠帝時與盛庸平安禦燕師於淮北

戰敗奔還前事見 帝即位命鎮寧夏甘肅委寄甚重福在甘肅請以布市馬選其良者別為羣馬大蕃息永昌

苑牧馬自此始 及是從征還陳瑛劾其怨望福懼自縊死

綱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張輔討交陟

綱辛卯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陟 前年冬沐晟追陳季擴

於靈長海口在安南國又安府東 大敗之季擴遣使奉表乞降帝命為交陟布政使不

受命剽掠如故乃以輔為征虜將軍會晟討之交人苦中國拘束又數為吏卒撈往起附賊乍服乍叛將帥益玩

寇輔至申軍令都督黃中違節度詰之不遜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

陳瑛以罪誅

綱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

以搏擊為能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聞其諸不

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宋禮浚會通河

綱命工部尚書宋禮字大本河人浚會通河前注見 河為元轉漕故道岸狹

水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復因河決遂淤及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

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軌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

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

水乃用汶上老人鄉官名洪武中命有司擇民高年而公正可任者聽其白英策築壩

東平之戴村在平縣東遏汶流使南無入洸見北無歸海匯諸泉之水汶

泉派凡五百四十有五盡出南旺湖名在山東汶上縣西南有東西二湖漕中分爲二道以四分南

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

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請疏東平沙河汶水支流逸而西出

河合馬常泊即馬場湖在山東濟寧縣西北與蜀山湖接之流以益汶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

餘冬春不足非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東平東境沙河亦汶水支流通於泊比年淤塞

宜亟挑濬築堰障之禮既得請又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語處立水櫃陡門水櫃有四曰南旺曰

安山曰馬場曰昭陽以蓄水陡門建於各運道以成安山湖注見前昭陽有大小

閘三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謂賈魯自洪武時河決原武事見賈魯

河故道久淤既而決開封在洪武三十年開封城三面受又決溫縣在永樂二年濟

千四丈至是復大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

五百餘頃帝命工部侍郎張信祥符人時有兩張信一於北平兵往視信言祥符

縣魚王口至中灤前注見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宜濬之以殺水勢時尙

書宋禮侍郎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方開會通河帝乃發民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

侍郎蔣廷瓚偕純相治并令禮總其役純引河自開封北復由故道封河自

金龍口下魚蓬場會於汶由徐呂二洪入淮○場口在山東魚臺縣南洪武初徐達開此通餉永樂後為運道所經至嘉靖中河決遂堙廢河南水患稍息

夏六月下交阯右參議解縉於獄 縉初謫廣西復改交阯督餉化

州入奏事會帝北征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觀太子徑歸無人

臣禮帝震怒時縉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

奏至逮下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陽中允李貫

編修朱紘檢討蕭引高等俱繫獄得陽貫紘引高遂瘐死縉在武四年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

酒埋積雪中斃之仍籍其家妻孥徙遼東○紀綱臨邑人

張輔破交阯

秋七月張輔大破交阯賊於月常江在安南 賊據月常江列柵樹椿

設伏山右輔遣將連艦拔椿以進而自率步隊剿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

敗是冬復敗之於生厥江

冬十月封哈密推勒特穆爾舊作兔力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為忠義王 初哈密忠順

王托克托以俘虜得歸襲封帝眷特厚而托克托陵侮朝使且沈湎不恤

國事帝賜敕戒諭未至托克托暴卒乃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

封哈密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

立皇太孫 築海門捍潮隄

詔入觀官言事

削遼王植護衛

敕邊將治壕垣

蘭芳

賜印誥世守哈密自是修貢惟謹

綱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

綱築海門捍潮隄

海溢舊隄圯

隄始自唐時名捍海堰宋范仲淹復修之故又名范公隄後屢築屢圯

自海門

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為捍潮隄萬八十餘丈

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於清浦築土

山立墩表識既成賜名寶山

在江蘇寶山縣南吳淞江口今縣以此名山周四百丈高五十餘丈海洋空闊遙見千里

帝親為文

記之

事在明年

綱壬戌十年春正月詔入觀官言事

時入觀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

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

綱二月削遼王植護衛

植之改封荊州也請止給一衛以備使令而

留其三護衛於廣寧防邊然帝終嫌其起兵時貳於己

建文中植渡海歸朝事見前

至是

并一衛削之

綱秋八月敕邊將治壕垣

自長安嶺

在直隸龍關縣東南

迤西至洗馬林

在直隸萬全縣西北

皆築石垣深壕塹以固防禦

綱九月以蘭芳

夏縣人

為工部侍郎

芳為都水主事河決陽武中鹽隄

楊榮經
略甘肅

殺周新

置貴州
布政使

遣芳按視芳言隄當急流之衝河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椿以資捍禦而
自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芳又以沿河隄埽止用蒲
繩泥草不能持久請編木成大困貫椿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之牽
築隄上為殺水固隄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遵用其法以宋禮薦擢侍郎
綱冬十一月命侍講楊榮經略甘肅 涼州酋婁達哀舊作老的今改叛守將

擊敗之婁達哀走赤斤蒙古衛明置今為玉門縣屬安肅道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至陝

西會豐城侯李彬議方略榮還言隆冬非出兵時彬亦言道遠餉難宜緩

圖之乃賜勅詰責赤斤蒙古明年赤斤蒙古遂縛婁達哀來獻

綱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字志新南海人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

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賂新捕治之綱誣奏新罪帝遽命逮新旗校皆錦

衣私人在道撈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

察院同臣奉詔擒姦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

當作直鬼竟殺之新初為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目為冷面寒鐵及按浙江歷雪冤獄周廉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讒死人咸冤之

綱癸巳十一年春二月置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古羅施鬼國漢西南

夷牂牁武陵諸傍郡地元置八番五季時馬殷遣八帥討溪洞諸蠻遂各分據之號八番今貴州定番縣地 順元注見前

諸宣慰司以羈縻之太祖初平陳友諒兵威振南服思南唐思州元思南宣慰司明永樂後為府今

宣慰田仁智思州唐思州地元分置淞江宣撫司後改宣撫田仁厚先

歸附即以故官授之命世守其地及洪武年貴州宣慰靄翠蜀漢火濟之裔世領水西後為

安同知宋欽宋以後始領水東系見前及普定注見前女總管適邇等先後來歸皆予以原

官世襲賦稅聽自輸納已而思南田宗鼎仁智孫與思州田琛仁厚孫構怨相

仇殺朝廷屢禁之不能止初宗鼎與副使黃禧交惡許奏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官曲宥之

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墓宗鼎訴於朝屢勅琛禧赴闕自辨皆拒命不至至是帝命鎮遠侯顧成帥兵擒之送

京師詔分其地為八府以思南地設思南鎮寧兩府烏羅四府四州鎮遠安順永寧

皆貴州地且建置不在一時設貴州布政使司治貴州宣慰司後成化中分置程蕃府至

而宣慰司如故府所治在城北宣慰司所治在城南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焉貴州為內地自此始初洪

武中設貴州都指揮使司於是貴州二司官與各省同而鄉貢則附於雲南

綱令民牧馬 目洪武初令應天諸府民牧馬初制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令民牧馬

既而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軍五人共養一馬歲課一駒解京尋又以牧監羣馬至是行

悉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月江北五月養馬一免其身役課駒一如三衛軍

之北畿計丁養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其以事編發者七戶養馬一得除罪自後馬益蕃輒責民牧民年十五即養馬復散之

山東河南民漸苦之。山東自宣德四年始。河南自正統十一年始。

皇太子監國

○帝如北京。皇太子孫從命。皇太子監國。○以尙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

楊士奇。洗馬楊溥。字引濟。石首人。輔太子監國。

定死罪納贖例

○夏五月。定死罪納贖例。○命法司定議。死罪情重者殺之。情輕者得

納贖。斬八千貫。絞六千貫。流徒以下。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

封阿嚕台爲王

○秋七月。封阿嚕台爲和寧王。○先是。衛拉特瑪哈木特。累請賞賚。留

敕使不遣。帝遣中官齎敕責之。既而瑪哈木特。弒其主布尼雅錫哩。立塔

爾巴。舊作答里巴。今改。後仿此。爲汗。阿嚕台遣使來告。請發兵討賊。願率所部爲前鋒。故

有是命。

親征衛拉特

○甲午午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衛拉特。○瑪哈木特擁兵飲馬河。將悉

衆南犯。揚言襲阿嚕台。開平守將以聞。帝下詔親征。以柳升領大營。鄭亨

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咸寧人。譚青。淵之子。領左右掖。劉江。即劉榮。初冒父名。江

後始更名。故江與榮五書。朱榮爲前鋒。先遣榮等率師駐興和。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於老撾。蠻名。撾家。在今安南國。○先是。輔與晟會順州。永樂

中置。順化府。敗賊於愛子江。在順州東北。破其象陣。俘斬千餘人。擒僞將軍潘徑阮

張輔平交趾

帝發北
京皇太
孫從

大破衛
拉特兵

瑪哈木
特遁

徐等年事在十至是進師羅蒙江田和縣界道險騎不得進輔與將校徒步行

山箐中夜半抵其巢悉擒鄧景異阮鎔等皆磔以徇又遣別將追斬阮帥

於南靈州永樂中置季擴走老搆輔遣指揮師祐破其三關方與紐要在老搆東

遂縛季擴及其孥遂京師斬之交趾復平

綱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陣俾

知兵法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命學士胡廣等即軍中為

太孫講論經史

綱夏六月至和拉和錫衰方與紐要在漠北故和林東按和大破衛拉特兵追至

圖拉河瑪哈木特遁 圖前鋒都督劉江等遇敵於剛哈拉海漠北地名舊

正今改擒斬數十人帝命諸軍兼程進至和拉和錫衰瑪哈木特等三部掃

境來戰帝升高阜見其衆分三隊乃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懋王通攻其右

李彬譚青馬聚攻其左火器齊發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王子十

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圖拉河瑪哈木特等遁帝欲窮追皇

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還至三峯山阿嚕台復遣使來朝

綱秋八月帝還北京

下大學士黃淮於獄

綱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於獄。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字公素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

廢晉王濟熿為庶人

綱廢晉王濟熿熿子為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熿熿弟為晉王。濟熿少

很戾失愛於父濟熿既嗣位濟熿追憾其父并憾濟熿嗾其弟慶成王濟

炫等日譖濟熿於朝又誘府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熿爵及世子

美圭並為庶人而立濟熿為晉王濟熿既立驕恣暴橫一府咸被其害至進

修五經四書

綱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書

成名曰大全頒行天下大全書全據宋元諸儒成說類聚成編詳所折衷後儒少之類

瑪哈木特遣使來朝

綱乙未十三年春正月瑪哈木特遣使來朝。瑪哈木特遣使謝罪貢

馬詞極卑順帝曰衛拉特不足與校受其獻館其使者。

釋工作囚徒

綱釋工作囚徒。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

帝曰此皆衣食空乏出於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共釋四千九百餘

人

罷海運

綱罷海運。會通河既開黃河與之合流入淮俱見漕道大通遂罷海

張輔鎮
交趾

金忠卒

開清江
浦

衛拉特
獻捷
紀綱伏
誅

運

綱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出鎮交趾

輔班師甫還

在三月

論功賞賚旋

遣出鎮

輔至交趾討餘寇陳月湖等平之

綱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

忠

忠少隨兄戍通州以善卜聞燕兵

既起僧道衍薦為謀臣

前事見

帝即位歷官兵部尚書定建儲議兼詹事帝

北征輔太子監國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勳舊不問而密

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

無廢而宮僚楊溥黃淮等亦獲全至是卒

綱五月開清江浦

在江蘇淮安縣西北運河由此出清口為水陸孔途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達清

河勞費甚鉅陳瑄請自淮安城西管家湖

舊有南北二湖今淤為田鑿渠二十里為清江

浦

宋轉運使喬維岳嘗開此道復濬之

導湖水入淮置四閘以宣洩又緣河十里築隄引漕舟

直達於河漕運稱便

綱丙申十四年春三月阿嚕台敗衛拉特來獻捷

綱秋七月掌錦衣衛事紀綱伏誅

綱便僻詭黠善鉤人意帝愛幸之

令典詔獄綱覘帝旨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帝

以為忠擢都指揮僉事掌錦衣衛綱益恣橫謀不軌內侍警綱者發其罪下都察院按治有狀即日磔於市天下快之

綱九月始命御史巡鹽 冬十月帝還京師

綱十一月召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

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至是召還明年二月命豐城侯李彬鎮交阯

綱丁酉十五年春二月谷王穗有罪廢為庶人 穗自徙封長沙恃前

開門功日益驕恣謀不軌其護衛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之帝未信

會蜀王椿子悅燭得罪逃穗所穗因詭眾曰建文君尚在我將為申大義

椿聞之上變告帝召穗入朝示以蜀王章穗伏地請罪羣臣請誅之又下

諸王議皆以為當死帝曰吾寧生穗乃廢穗及其二子並為庶人

綱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封樂安州 本唐棣州明改樂安後 高煦初封雲

南曰我何罪而斥萬里不肯行 高煦請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 已而改封青州又

託故不欲往私選各衛健士為腹心又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劫

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高煦手鐵爪搗殺野驢眾莫敢言遂僭用乘

輿器物帝還京師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召至切責之褫衣冠繫西華門將

召張輔

廢谷王
穗為庶
人

漢王高
煦徙封
樂安州

交陞復亂

廢為庶人皇太子泣涕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數人徙封樂安州趣

即日行

綱戊戌十六年春正月交陞復亂 目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

大索境內珍寶人情擾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寇李彬遣

將討定之至是俄樂交陞舊縣屬清化府巡檢黎利及父安知府潘僚等復乘機作亂

利初事陳氏為金吾將軍歸命後授巡檢以是常怏怏與其黨放兵四掠

參政侯保贊皇人馮貴武陵人死焉帝以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壽州人為左

參將助彬討之在十年其後羣寇悉破滅惟利竄匿老搗彬檄其酋發所部

兵捕之不獲

綱三月姚廣孝死 目初北平兵起陰謀首發自廣孝及帝轉戰有天下

廣孝決策之功為多論者謂帝躬冒不韙以爭天下惠帝不終諸臣被戮追原禍首皆廣孝始之既拜太子少師至長

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號光人賓亦不見但遙語日和尙誤矣

和尙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至是死追封榮國公王賓不見廣孝舊史例議引錢

謙益列朝詩集以為廣孝出賤蘇湖至長洲徒步訪賓謹若平生賓作賤災記鋪陳其功德考靈澤記開稱寶吳中高士豈漫作詼語頌要人功德且其記安在後人未聞有見之者謙益說不足

據今明史仍采建文遺跡語載入廣孝本傳違之

姚廣孝死

胡廣卒

綱夏五月胡廣卒

謚文

目廣於建文時對策指摘親藩遂擢第一及帝

即位首偕解縉迎附以醕謹見幸時人以方漢胡廣始終恩寵弗衰及卒

特賜諡

殺梁潛周冕

綱秋七月下贊善梁潛

字用之秦和人

司諫周冕

繁昌人

於獄殺之

目時太子監

國宦寺黃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譖太子擅赦罪人帝怒以潛冕輔

導有闕下獄死

倭寇遼東

綱己亥十七年夏六月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擊破之

江後以破倭功封伯改名榮

目

倭數寇海上江度形勢請於望海塢

在奉天興城縣東南其地高可屯兵瞭望為瀕海要地

築城堡以備

之倭入王家山島

在興城縣東南海中

江急引兵赴塢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

步卒迎戰賊敗走江分兩路夾擊盡覆之倭自是不敢復入遼東

唐賽兒作亂

綱庚子十八年春二月蒲臺

隋縣今屬濟南道

妖婦唐賽兒作亂討平之目賽兒

蒲臺縣民林三妻以幻術聚衆

自稱佛母知成敗得石函中寶書

據益都卸石柵

在山東益都縣西南

為亂攻下莒卽墨圍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

往剿升自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忠中流矢死比明升始

覺賽兒已遁別賊攻安邱益急都指揮僉事衛青

字明德

方屯海上聞之

遷都北京

三殿災

殺蕭儀
下李時
勉於獄

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鼇山明衛在山東即墨縣東今裁指

揮王真亦殲賊於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升忌青功摧辱之為刑部

尚書吳中武字思城人所劾詔擢青都指揮使徵升下獄已得釋帝以賽兒未獲

坐縱誅擢刑部郎中段民為左參政時案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及天下尼嫻先後幾萬人所在大擾民力為矜宥人情始安○段民字時舉武進人

綱辛丑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 改京師為南京以北京為京師徙

都之

綱夏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殺主事蕭儀下侍讀李時勉名慰以字於

獄 左庶子兼侍講鄒緝吉字仲熙人應詔上言略曰陛下繼建北京工鉅費繁調

董以供薪割桑皮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土產動科千百小民轉徙他處其值倍

蕞及至進納多不中程往復輾轉重為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

屋宇立摧與突粗完又復重徒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食官

污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小

民所積幾何而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為食而京師聚

僧道萬餘人日耗糜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朝廷歲齋錢幣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

能一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裨漠北降人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

乃使羣居盤殿盛供帳厚賞資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邪夫奉天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

省躬貴己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還都 疏入不省時帝方以定

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僉云遷都不便帝不懌儀與時勉言

尤峻切帝於是發怒殺儀下時勉獄時勉條上十五事極言北京營建之非及入貢

多中時病擲地復取者再率多施行會大臣
希旨詆言者謗訕遂下獄○事在十一月 出給事柯暹州字啓暉池建德人御史鄭維桓慈谿人

等於外五事在五月而緝竟得無罪

綱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 旨以三殿災救廷臣二十六人分巡

天下問軍民疾苦文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綱冬十一月遣使覈天下庫藏

綱下戶部尙書夏原吉等於獄兵部尙書方賓錢塘人自殺 旨帝將大舉

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尙書吳中等議皆以爲兵不當出帝召賓賓力言

軍興費絀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

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視開平

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下原吉及中於獄賓懼自經死遂命侍

郎張本等分往山東山西河南及應天諸府督造糧車發丁夫輓運期以

明年二月集宣府

綱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帝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旨阿嚕台初

爲衛拉特所敗窮蹙南竄帝納而封之數年生聚蕃富浸桀驁拘留朝使

時將兵出沒塞下至是大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瑛帝於是決策親征

遣使覈天下庫藏
下夏原吉於獄

方賓自殺

自將征阿嚕台

沙狐原之役

移師征烏梁海

下詔班師

下大學士楊士奇於獄

綱秋七月帝至沙狐原和在北與阿嚕台懼北遁遂移師征烏梁海 圖大軍

至闕平諜報阿嚕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吾搗巢欲

以此牽制我疾驅之攻萬全者果遁去大軍次沙狐原阿嚕台大懼母妻

皆詈之於是盡棄輜重於庫倫海側遁去命發兵焚之收其牲畜而還帝

謂諸將曰阿嚕台恃有烏梁海部衆敢行悖逆當移師翦之遂簡步騎二

萬五道並進至啓拉爾河方輿紀要在朵顏境內舊作屈裂兒河今改遇其部衆帝麾騎夾擊自率

前鋒衝之皆散走其地背河面左皆山大軍依山而軍帝乘高望之見其

衆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其衆突至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先伏神

機弩於深林中其衆棄輜重走左遇伏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

人別以兵徇河西斬獲甚衆

綱八月詔班師 圖諸將分道捕擊者亦以次獻捷乃下詔班師

綱九月帝還京師

綱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吏部尙書兼詹事蹇義於獄尋釋之 圖太

子屢遭讒搆帝以士奇輔導有闕下錦衣獄禮部尙書呂震堦張鶴朝參

失儀太子宥之帝怒義不匡正命與震並下獄尋皆釋之

孟賢謀逆

復自將征阿嚕台

蒙古額森托於來降

帝還京師

綱冬十月遣使覈天下倉儲

綱癸卯二十一年夏五月趙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 帝有疾多

不視朝賢與宦官黃儼衛士高以正等相結造偽詔謀進毒於帝從中下

詔廢太子而立趙王以正語其甥王瑜瑜上變帝立捕賢等鞫之得實帝

顧高燧曰汝為之耶高燧戰慄不能言太子力解之曰此下人所為高燧

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

綱秋七月釋李時勉於獄復其官

綱八月帝復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嚕台將帥衆

南犯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當先駐塞下待之

綱冬十月帝至上莊堡在直隸萬全縣北蒙古額森托于舊作也先土于今改後仿此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即西洋河在直隸懷安縣西北自山西天鎮縣入桑乾河聞阿嚕台為衛

拉特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命陳懋為前鋒至宿嵬山方輿紀要在與和北亦曰宿嵬口度漠處也

遇王子額森托于率所部來降帝大喜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賞賚甚

厚遂班師

綱十二月帝還京師

復詔北征

皇太子監國

詔班師

帝崩

夏原吉愛我

綱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金忠數請擊阿嚕台願為前鋒。自効。帝初不許。會開平守將言阿嚕台兵在近邊。羣臣勸帝如忠言。帝意遂決。

綱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楊士奇等留京師輔太子大軍至開平獲諜者知阿嚕台遁。帝意亦厭兵乃下詔暴阿嚕台罪而宥其來降者。時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帝命瘞諸道旁。親製文紀之。

綱六月至達蘭納穆爾河。方輿紀要在和林東北或曰即庫庫諾爾海。元太祖初會集部落之地。按達蘭納穆爾舊作答蘭納木兒。庫庫諾爾舊作闊闊

納活兒。今並改。詔班師。前鋒至達蘭納穆爾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

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令陳懋等前覘。懋至白邨山。方輿紀要在漠外。無

所遇以糧盡引還。

綱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在故開平城西北。崩。葬長陵在京兆昌平縣。帝還至清水源。在漠北八年春。帝北

征過此。甘泉溢。出名之曰神應。命楊榮金幼孜刻崖石為銘。遣呂震以旋師諭皇太子。詔告

天下。帝時已不豫。次蒼崖。戍疾甚。顧左右歎曰。夏原吉愛我。至榆木川。疾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制。遂崩。楊榮金幼孜等議以

六師在外祕不發喪。鎔錫為棹，以斂載以龍舉。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榮及御馬少監海壽馳計太子，遣太孫奉迎。次鵬鶚谷。在直隸龍門縣東有鰲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及郊，迎入仁智殿，加殮納梓宮。

綱八月太子高熾即位。仁是宗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綱釋夏原吉黃淮等於獄，復其官。時原吉及吳中楊勉黃淮楊溥金

問皆久繫獄中，遺詔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時事，原吉對以賑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趾采辦，悉從之。既即位，復原吉等官。

綱復置三公三孤官。洪武初置三公官，以李善長等為之。三孤無兼

領者，建文永樂間罷公孤官。至是復設，以公侯伯尚書兼之。

綱加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官，領內閣事如故。初，解縉等入文

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帝即位

以榮士奇等皆東宮舊臣，乃進榮為太常卿，幼孜為戶部侍郎，兼文淵閣

大學士如故。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

殿大學士。已復置謹身殿大學士，改榮為之。未幾榮士奇皆遷尚書，閣職

漸崇。

太子即位
釋夏原吉黃淮
於獄

復置三公三孤
官

詔官用
物悉於
產地市
之

置南京
守備

交趾復
亂

綱九月召黃福於交趾以兵部尙書陳洽字叔遠代之

九年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

一切鎮之以靜上下帖然帝以福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不

忍別福既還交趾賊遂劇訖不能靖

綱詔自今官用物悉於所產地市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强

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概徵郡縣科派病民自

今官所用物必於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宥

綱始置南京守備

以襄城伯李隆字彥平和州人為之兼領中軍都督府

事勳臣守備南京自此始其後復以內臣同守備

綱鎮守交趾中官山壽請受黎利清化知府從之

初利未叛時與壽

相善及竄老撾已為所逐朝廷請責乃率眾求撫而匿俄樂不出尋寇茶籠

言利與已相信今往諭之必來歸帝恐為所給壽叩頭言如利不來臣當

萬死帝領之遣壽齎敕往諭敕甫降利已犯青化指揮同知陳忠臨淮戰

沒明年春利得敕亦無降意賜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時榮昌伯陳智

守智暗懦素無將略又與政積不相能而中官山
壽一毛主撫專進止以故賊益猖獗官軍不能制

賜蹇
等銀章

綱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等銀章 義進少傅楊士奇進少保楊榮

進太子少傅金幼孜進太子少保賜銀章各一 日繩愆糾繆諭以協心贊

務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而未從者用此章密疏以聞 既而進戶部尚書夏原
吉少保賜原吉銀章諭

勉如義
士奇等

復徐欽
爵

綱冬十月復魏國公徐欽爵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 事見 及卒復封

其子欽十九年來朝不辭徑去城祖怒罷為民至是復故爵

綱立皇后張氏 永成人兵馬副
指揮驥之女

立皇后
張氏
子立皇太

綱立子瞻基為皇太子 并封子瞻垓 二帝 子為鄭王 居鳳翔後
徙懷慶 瞻墉 三帝 子

越王 居衢州未
之藩卒 瞻塏 五帝 子襄王 居長沙後
徙襄陽 瞻垞 六帝 子荆王 居建昌後
徙蘇州 瞻塏 七帝 子淮

王 居韶州後
徙饒州 瞻塏 八帝 子滕王 居雲南未
之藩卒 瞻垞 九帝 子梁王 居安
隆 瞻塏 十帝 子衛王 居
懷

慶未之
藩卒

詔舉賢
良

綱詔舉賢才 令於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薦德行惇篤文學優長

者量材擢用舉後犯賊則連坐舉者

命大學
士會法

綱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帝性仁恕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

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自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仁宗昭皇帝

綱乙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建弘文閣 詔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

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字嗣初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以繼為

博士敬為編修澄為給事中直閣中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帝親授榮

卿等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如有建白封識以進

綱三月以權謹字仲常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初為光祿丞事母至孝

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特擢之

綱詔法司慎刑 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也吏或深文傅

會以致冤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若朕過於嫉惡法外用刑法

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人

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為非父子不相謀是以舜罰不嗣文罪不

孥自今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之盛時采民言以資儆戒今奸人往往摭

拾誣為誹謗法吏刻深鍛鍊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

切勿治

綱詔北京都司復稱行在。 旨將遷都南京故有是命。

綱夏四月命皇太子居守南京。

綱五月左遷李時勉羅汝敬名簡以字吉水人為監察御史尋下獄。 旨侍讀李時

勉抗疏言事帝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以金瓜擊之脇折死而復蘇

侍講羅汝敬亦言事並改監察御史頃之下獄。

綱帝崩葬獻陵在京兆昌平縣。 旨先是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及是崩遺

詔皇太子即位。

綱六月太子瞻基至自南京即位宣宗為大赦。 旨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

太子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凶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於道邀太子羣

臣請整兵衛或請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驛道馳還

至良鄉太監楊瑛尙書夏原吉呂震捧遺詔至宣訖太子哭盡哀入宮發

喪越十日即位大赦以明年為宣德元年。

綱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胡氏濟寧人錦衣百戶榮之女為皇后。

綱潤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內閣。 旨罷弘文閣召溥入內閣典機務溥與

皇太子居守南京

帝崩

太子瞻基即位

立胡氏為皇后

更定科
舉法

楊士奇同治內閣王進等以原職隸翰林院帝謂溥曰古君臣更相戒飭用致太平卿將何以輔朕對曰臣受國厚恩安敢忘報帝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非難能受直言為難陛下既以命臣臣敢不盡忠以告

綱更定科舉法 **目**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

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為然帝即位遂詔行之其後復分南北中為

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置巡撫
官

綱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目**以大理寺卿胡概字元節豐城人本姓熊參政葉

春海鹽人巡撫南畿浙江巡撫始此自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

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任漸輕

明鑑綱目卷三終

明鑑綱目卷之四

鹽城印鸞章校訂

宣宗章皇帝

清理天下軍伍

綱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一名屋字厚等清理天下軍伍

目時軍伍頗缺衛所句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興州軍士范濟

詣闕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

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綱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那瑛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目初帝

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沙縣人俱侍講讀至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

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帝亦弗重也陳山於明年正月亦拜謹身殿大學士

綱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 目先是利陷茶籠去年十月陳智方政討

之敗績是年三月時渠魁未平小寇蜂起宣化賊周賊太原賊黃庵芙蓉賊潘可利雲南寧遠州紅衣賊長擊俱叛附利○宣化太原皆

府名芙蓉縣名皆屬交趾布政司今為安南國地 帝降旨切責智政以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

瑛為參將帥師討利尚書陳洽參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明制凡以

戴罪從征者 聽通節制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塞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交趾

稱爲事官 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日臣等以為非是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俱在

王通征黎利

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買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才。彘能布仁行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邪。帝領之。乃下詔。大赦交趾罪人。黎利潘傑。降。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悛心。

始立內書堂

綱秋七月始立內書堂。圖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使為之。又設尙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於內府。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為常。於是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漢王高煦反

綱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圖高煦徙國樂安。永樂中高煦有罪。自雲南徙封樂安。事見前。益怨望。帝即位。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指揮王斌將前軍。章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恆後軍。高煦自將中軍。四哨。指揮章弘。章與千戶王玉。李智領之。部署已定。授王斌太師。朱恆及長史錢巽尙書。盛堅及典仗侯海都督。教授錢常侍郎。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為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濬家居。變姓名詣京。白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真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

楊榮勸
帝親征

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立繫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
 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輕聽
 讒言削去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上舉口談祖制吾安能
 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爾歸報爾
 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對越數日高
 煦所遣百戶陳剛賚奏至多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為罪首帝遣陽
 武侯薛祿膠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實更名祿往討之夜召諸大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死罪帝
 曰卿何為是言彼借卿為兵端耳休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屏左右密
 語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至
 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
 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邪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
 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議
 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墿居守帝在道馬上願謂從臣曰卿等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

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曰彼豈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行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
 下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園在樂安豈肯舍之而南以朕計之高煦外強中怯敢反者以
 朕年少新立眾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自行他將來以甘言厚
 利誘之冀僥倖成事今朕來已瞻落敢出戰乎至即成擒耳

綱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自高煦初聞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

親征始懼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遺高煦書曰張

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

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執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

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諸將

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請即攻

城帝不許復再敕諭高煦又以救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多欲執高

煦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帝許之其夜

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昧爽帝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王

斌固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所擒高煦給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爲

官軍所執帝以廷臣劾章示之令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改樂安州爲武

定州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尙書張本字致中東阿人留鎮焉

綱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 師還次單橋即單家橋注見前陳山迎謁

請乘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敕士奇曰太宗皇帝惟

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

遣使諭高燧

楊士奇
保全趙

廢高煦
為庶人

釋李時
勉於獄

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諍

二人入。闈者不納。帝召蹇義。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帝語

士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下當保

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何如。士奇

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乃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壽州人。尚成祖女永安公主。等奉

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日獻護衛言

者頓息。自是帝待趙王益厚。而薄陳山。山尋入內閣。帝問楊士奇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寡學昧大體。帝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未幾命輟機務。專授小內使。書張瑛亦出為南京禮

部尙書。

廢高煦為庶人。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逍遙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

朱恆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天津山東諸都督指

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

備書其事。後數年。寧王權上書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仰足。帝命

鎔高煦死。諸子亦死。

綱冬十月。釋李時勉於獄。復以為翰林侍讀。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

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又使即斬西市。毋入見。而時勉

已為前校尉縛至帝遙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綱十一月王通兵至交阯遇賊於應平交阯舊縣屬交州府敗績參贊尚書陳洽死之

通未至交阯黎利弟善攻交州府都督陳濬擊卻之參將馬瑛破賊

清威與下石室東關俱交阯舊縣屬交州府至石室會通兵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寧橋臨沙

河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淖

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尚書陳洽陷陣墜

馬左右欲扶還洽叱曰吾為國大臣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剄

死黎利在清化聞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本無將略一敗即氣沮陰

遣人許為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畀賊令官吏軍民盡還東

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打忠櫻城拒守利移兵攻之不下而既

利犯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斬其偽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乘勝急擊通猶豫數日賊得樹柵掘壕塹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前後三十戰力竭自剄死復攻邱温

邱温去廣西憑祥止二宿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事俱在明年昌江城在故諒江府南邱温城在故諒山府北李任永康人

陳洽戰死

王通討交阯敗績

柳升征黎利

廢濟熿為庶人

王通許黎利和

綱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 帝

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汝陽人副之都督崔聚懷遠人

充參將尚書李慶字德順人參贊軍務帥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

伯徐亨新寧伯譚忠從雲南進兵敕通固守以俟又以黃福仍兼交趾布

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綱丁未二年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人 初濟熿既構陷濟熿

前事見幽其父子空室中蔬食不給恭王宮中老媪走訴成祖盡得其構陷

狀乃命釋濟熿封其子美圭為平陽王畀以恭王故田濟熿斬不與仁宗

屢詔諭之不聽帝即位高煦反濟熿與通謀其黨至京自首寧化王濟煥

亦奏其弑母見事亦前帝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為庶人幽之鳳陽同謀者皆伏

誅

綱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 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

之致書請和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眾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

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眾莫敢言遂遣人偕利使至京

進表及方物

綱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合肥人等討之 松潘衛當發軍

成交陟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衆謀詭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

發軍討番宏潛至番寨脅以大軍將致討偪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

大軍且至衆遂驚走約生番爲亂殺指揮陳傑衆至五萬人合攻松潘城

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注見前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遣

懷與指揮將蔣貴江都人合兵討之而梟宏於松潘以徇明年正月官軍連敗賊復疊溪招撫諸番

三十餘寨松潘平命懷鎮其地

綱命都督僉事山雲徐州人鎮廣西 柳慶蠻韋萬黃等糾合猺獞苗種名

劫掠臨桂唐縣今廣西桂林縣是諸縣鎮遠侯顧興祖坐逮以不救交陟命雲佩征蠻將軍印

充總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巔壘石於藤候官軍至輒斷藤下之莫

敢近雲夜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驅向賊賊亟斷藤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

衆譟而登斬首萬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

初土官饋獻帥率受之然卒爲所持雲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

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復湔將軍新潔衣也寧可汚乎雲曰彼且疑

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邪雲曰善盡卻之由

柳升遇
伏死

是土酋皆服

綱九月柳升師次倒馬坡在雞陵遇伏死諸軍盡歿 目升奉命久俟諸

軍集至是始抵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有成言乃偽為國人書詭稱陳氏

有後令其下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啓封遣使奏聞趣進兵連破

關隘數十直抵鎮夷關即雞陵關永樂中更名升意殊輕賊郎中史安字豐城志人主事陳

鏞字叔振人恐賊示弱以誘官軍亟言於李慶請升持重勿輕進時慶及梁

銘皆病甚強起告升都事潘禋鄞人且引寧橋事為戒升不為意前至倒馬

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升陷泥淖中伏發升中鏢死

從者皆歿其夕銘卒明日慶亦卒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鬪賊驅象

大至陣亂聚為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官軍或走或死無一人降者

安鏞禋及主事李宗昉史無系皆死黃福奔還為守關者所獲欲自殺守關者力阻之曰公我父也公不歸我曹豈敢至北利聞鎮白金餘

楹以肩輿送出境福至龍州以賊所遺歸之官

綱冬十月王通棄交趾與黎利盟而還 目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啗利

和教利立陳暲為陳氏後暲言高實先陳王瑱三世孫今訪得之交人欽奉以為後輒立壇集軍民官吏與

利盟誓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為馳上表即引兵還沐晨

王通棄
交趾

詔赦黎利

軍至水尾。聞已議和。遂引退。賊乘之。晟大敗。○水尾。交趾舊縣。屬歸化州。接雲南界。

綱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趾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 鴻臚寺進黎利

與柳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陳暠表亦至。詞略相同。帝覽之心知

其詐。然欲藉此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

之。臣期以一年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為不可許。而楊士奇楊榮知帝厭

兵。且前有欲棄交趾語。前註見因力言許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爭。於

是遣侍郎李琦羅汝敬等齎詔撫諭交趾。赦除其罪。并諭利興滅繼絕意。

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盡撤

軍民北還。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騏山壽由水路

還欽州。後王通陳智等及內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趾罪下獄。論死。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為利所

獲及拘留者不可勝計。交趾內屬二十餘年。屢叛。屢討。及棄地罷兵。歲省軍興。鉅萬。而中國兵威亦稍詘。自是遠夷朝貢多不至者。

綱皇子生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妃。鄒平人。幼育宮中。有美色。帝即位立為

貴妃。乃陰取宮人子為己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

綱戊申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為皇太子。即英宗 皇子生八日。羣臣即

上表請立為太子。皇后亦屢表請早定國本。貴妃佯驚曰。后病痊自有子。

罷交趾兵

皇子生

立祁鎮為皇太子

作帝訓

廢皇后
胡氏

以願佐
為右都
御史

吾子敢先后子邪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綱作帝訓成

目凡二十五篇

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賢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

刑文治武備御夷藥餌帝自為之序復題其後以詔子孫

綱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

目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母以

子貴將廢后而立貴妃召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為不可翌日帝獨召士

奇至武英殿密諭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遜居別宮則進退

有禮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為

皇后胡后既廢張太后常召居清寧宮至正統八年乃殂葬金山在天順間追謚恭讓皇后○金山在京兆宛平縣西北

綱秋七月以願佐

字禮

為右都御史

目都御史劉觀

雄縣人

以貪被黜

楊士奇楊榮薦佐廉公有威尹京師政清弊革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敕

獎勵佐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佐性嚴毅每

且趨朝小憩於外立雙藤戶側百僚皆旋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

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願獨坐云

都察院吏訴佐受隸金私道隸歸帝密示楊士奇曰爾不嘗舉佐廉乎對曰有之朝官俸

薄僕馬薪芻資之隸不得不遣半歸使出資免役宜得資費隸得歸耕永樂以來朝臣皆然即臣亦然帝歎曰朝臣貧乃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輒敢誣之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

召吏更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食汝帝聞謂佐得大體益喜

敗烏梁海於寬河

郭敬鎮守大同

陳瑄經略漕運

賊吏不得贖罪

綱八月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於寬河在今喀喇沁左翼南源出寬山東流會額類河入奉天與城縣界 帝

次石門驛在直隸遵化縣西有鎮 聞烏梁海統率部衆萬餘人已入塞乃留大軍於遵

化遼縣今屬津海道 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口前注見 遇敵於

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

發烏梁海部衆潰敗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

旗悉下馬羅拜請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綱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

撫士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

時內官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敬議事無所撓亨卒敬始縱恣

綱己酉四年夏四月命工部尙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略漕運 大臣

督漕自此始

綱詔賊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翺字九皋鹽山人言官吏害民蠹政賊犯爲甚今

官吏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贖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爲治之道也請

自今賊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

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大法自今文職官

初設鈔關

吏犯贓者悉依律治

綱六月初設鈔關。圖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

行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字用實等亦言之。乃治兩京水道設關收鈔。

於是置濬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在京南。濟墅在蘇州九江金沙州在湖

廣臨濤北新在杭。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為之船料不稅其貨。

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制猗蘭操

綱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圖詞曰蘭生幽谷兮騰騰其芳。賢人在

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又諭蹇

義等曰薦賢為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懷。

夏原吉卒

綱庚戌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諡忠靖。圖原

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俱二十七年時稱蹇夏

及是原吉卒。贈太師。原吉有雅量。嘗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損。皇

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隨行其敬慎如此。

綱夏五月擢郎中況鍾字伯安等九人為知府。賜敕遣之。圖帝以知府

多循資格不稱任。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

擢況鍾九人為知府

鍾州知蘇及郎中趙豫字定素安莫愚知臨桂羅以禮知西陽員外郎陳本

深字有源鄞邵旻知武昌馬儀知杭州二人史御史何文淵字巨川廣昌陳鼎新興

等皆賜敕俾馳驛之任其冬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亦如之後鍾等皆

著聲績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烝烝稱極盛焉

蘇松郡一況鍾在蘇州其為政務錫象強植良弱與利除害不遺餘力民有況太守民父母之歌

追豫在松江一意拊循與民休息在職十五年尤以愷悌稱及去老耆攀轅留一履以誌遺愛時

論謂鍾為能吏而豫為循吏云

綱六月遷開平衛於獨石縣即今獨石城在直隸赤城縣東北獨石 洪武初設開

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寧既棄開平勢孤至

是遂徙開平衛於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見注前之險邊備益虛

綱秋九月以周忱為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

江南尤甚思得才力大臣往釐之乃用大臣薦擢忱巡撫南畿兼督稅糧

許便宜行事忱浮沈郎署幾二十年稍遷越府忱至即召父老訪悉逋稅故設法

以次理之時蘇州逋賦最多積至八而賦額亦較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

二百七十餘萬石而官田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帝屢詔減之

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困獲甦

遷開平
衛於獨
石

周忱巡
撫南畿

考察外
官黎利
命署安
南國事

帝微行

先是胡襲為巡撫川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卿忱笑曰胡卿
敕旨。在驅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及在江南。既久。與吏民相習。若家人
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驕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疾苦。為之商略。處置水利。督濬崑山嘉定諸
浦。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為巡撫也。始與忱同命者。北畿山東曹弘。湖廣吳政。由員外郎。
江西趙新。浙江趙倫。由郎中。河南山西于謙。由御史。皆擢侍郎。為巡撫。而忱與謙任最久。政績亦
最著。○于謙字廷益。錢塘人。

綱冬十月帝巡邊至洗馬林注見前閱武而還

綱辛亥六年春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

綱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三年夏李琦還自交趾黎利遣使

奉表謝恩詭言陳暠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帝

知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使齎敕諭利及其國人

令徧訪陳氏之子孫并盡遷官吏軍民及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

奉表并具頭目耆老奏堅言陳氏無後仍為利乞封帝乃遣禮部侍郎章

做字尚文齎敕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朝命其居國則稱帝紀元順天建交州府為東都清華府為西都分十三道各設承政憲察

及總兵使司其制度多僭擬中國云

綱秋七月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

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帝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耳越

數日帝遣內官問士奇微行有何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徧
洽萬一冤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如士奇言帝語
士奇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官軍兌
運民糧

綱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

既開陳瑄改用官軍支運造淺船三千餘船分遣官軍就近
輪運交淮徐德通四倉名曰支運既而官軍多所調遣

仍用民運道遠數違期會黃福與瑄董理漕事福請復支運法在四
年令江

西湖廣浙江江南北諸郡民轉粟於淮徐臨清各倉為令官軍接運至京

至是瑄上言民運糧諸倉往反經年失誤農業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

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黃福等議行之謂之

兌運又命廷臣議定則例耗米以地遠近為差民有運至淮安兌軍者耗減十之四
如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至倉其不願兌者聽其自運兌

運與支運參行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為洪開謂徐呂二洪及
會通河諸開盤撥費且得

附載他物皆樂從而民亦以遠運為艱由是兌運多而支運者少矣

綱十二月中官袁琦有罪伏誅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

使假采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
僭侈非法遂磔琦併戮其黨十餘人仍命都察院榜琦罪示天下

中官袁
琦伏誅

卒金幼孜

下詔寬卹

修天下府州縣倉

置蘇州府濟農倉

綱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幼孜病革，家人屬請身後恩。

幼孜曰：此君子所恥不聽。及卒，贈少保。諡文靖

綱壬子七年春三月復下詔寬卹。五年二月下詔寬卹。至是帝召楊

士奇諭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

貪吏，薦賢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

中有文學勇略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帝從之。

綱夏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巡察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

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

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澇有資，從之。

綱秋八月置蘇州府濟農倉。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

南京戶部給之，石加米六斗，周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

共四十萬石，并官鈔平糴米。時江南大稔，忱奉詔令諸州縣以官鈔平糴。共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

貯之，又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曰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之，貧

民借貸，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焉。秋成抵數還官，忱與況鍾定條約

以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為濟農。久之歲有餘羨，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

賜曹鼎
等進士
及第

托歡獻
玉璽

巡邊至
洗馬林

方政討
平松潘
番

忱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焉。

綱癸丑八年春三月。賜曹鼎字萬鍾。寧晉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目鼎初由

鄉舉授訓導。願就別職。改泰和縣注見前。典史七年。督工匠至京。疏乞入試。

復中順天鄉試。及是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鼎始。

綱甲寅九年秋八月。衛拉特托歡襲殺韃靼阿嚕台於穆納山。在今高州特旗西。舊作母

今納改。目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嚕台。見王克復世

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

嚕台子諤博爾濟延作景阿卜。只俺。今改。來歸。

綱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還。目諸將言衛拉特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

之。可大克也。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命其近邊獵牧。故感

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敕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

耳。乃止。

綱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目松潘諸族。明史土司傳。松

結等十八族。長官司。及空郎龍溪諸寨。方與紀要。松潘衛南歸化。諸番寨。番叛。帝屢命陳懷討之。寇

如故。乃召懷歸。命政與都督蔣貴討之。政至。榜諭禍福。威茂諸番悉降。惟

如故。乃召懷歸。命政與都督蔣貴討之。政至。榜諭禍福。威茂諸番悉降。惟

帝崩

松潘猶梗化政等連破三十餘寨寇平遂留政鎮守松潘

綱乙卯十年春正月帝崩葬景陵在京兆昌平縣黑山太子祁鎮即位是為英宗遺詔國

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

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宮攜太子泣曰

此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綱減稅鈔 悉如洪武舊額

綱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定忠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及是卒贈

太師義與夏原吉等密相埒朝議推義善謀原吉善斷有古大臣風烈而義尤厚重實

罷鎮守中官 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徐州臨清

巡鹽淮浙者如故

綱加戶部尚書黃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 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

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福以參贊營坐隆制然隆待福禮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福遇事先籌定付隆隆悉從之由是致刑民安遠近悅服

綱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

我祖宗法第罷不急務斥宮中玩好之物時時勗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

羣臣白太后太后令悉送內閣候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太后兄彭城伯

太皇太后

黃福參贊機務

罷鎮守中官

蹇義卒

減稅鈔

景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綱尊皇后為皇太后 封弟祁鈺宣宗次子實為郕王

綱封平陽王美圭為晉王 晉自濟熿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

美圭紹封

綱以禮部尚書楊溥復入內閣預機務 溥自四年秋母喪起復至是

與楊士奇等復同直內閣

綱三月江西盜作亂僉事彭森等討平之 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振

卹大盤山在江西樂安縣西北山延袤數十里跨新淦永豐二縣界賊曾子良等為亂眾至三萬屢撫不服

森與吉安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壯討之本深以計擒斬子良餘眾潰散

綱詔死罪必三覆奏 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綱秋九月釋御史陳祚字永錫吳人主事郭循字應陵初人於獄復其官 宣德

間祚請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祚以朕為未讀大學邪溥朕至此不可不誅

命籍其家逮其親屬同下錦衣獄婦女發浣衣局時拓西內皇城修離宮

別館循為刑部主事極諫帝怒命裹以氈致大內親詰之循對不屈帝益

楊溥預機務

江西盜作亂

復陳祚郭循官

王振掌
司禮監

詔天下
衛所皆
立學

三人同
心輔政

阿爾台
寇甘肅

英宗

怒手射之亦下錦衣獄至是皆赦復職

綱以王振蔚州人掌司禮監明史百官志內官十二監司禮監有提督振狡黠多

智事仁宗於東宮宣德初寢用事帝為太子朝夕侍左右及即位命掌司

禮監寵任之太后嘗遣振至內閣問專楊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慍三日不出太

自是聞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議如何施行令具帖以聞

綱冬十月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綱十一月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目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

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

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已從人

略無繫吝時論賢之號三楊以居第曰士奇曰四楊榮曰東楊溥

綱阿爾台寇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目阿嚕台既死其所立阿爾台

王子及所部多爾濟巴勒等為托克托布哈舊作托都所窘竄額齊訥外為

納款而數寇甘涼至是陳懋連敗之追至蘇武山在甘肅鎮番縣東南而還托

托布哈者元後衛拉特托款既殺阿嚕台欲自立為汗眾不可乃立托克托布哈而奉之實不承其號令也

英宗皇帝

發京軍屯田畿輔

始御經筵

置提督學校官

復聖賢後裔

徵金花銀入承運庫

綱丙辰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今京軍操練外餘卒尚多宜令於北京八府屯田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

綱三月始御經筵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

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及侍講學士王

直字行儉人等為經筵官每十日會講文華殿宣德前儒臣進講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定於文華殿以月之初二十二

日為講期餘日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

綱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 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比來生員學藝

疏淺宜令布政按察二司徧歷考試庶得真才於是兩畿及十三布政司

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僉事著為令

綱秋七月復聖賢後裔 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事具

前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祠墓傾圮者修

之

綱八月始徵金花銀入內承運庫 初州縣歲賦有折銀者俱送南京

供武臣俸祿及北京既建各衛官支俸南京道遠費多所餘無幾至是副

封黎麟
為安南
國王

下王驥
於獄

都御史周銓請於直省不通舟楫之州縣折收白金布絹赴京充俸巡撫

江西侍郎趙新亦為言帝問尚書胡濙字源潔濙言太祖時嘗行之民以

為便洪武中天下稅糧許民以銀鈔代輸於乃倣洪武制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

麥亦如之南畿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共折銀百餘萬兩不送

南京盡解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除給放武臣俸餘專供內用其後槩行

於天下自起運兌軍外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由是諸方賦入

折銀者幾半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綱九月封黎利子麟為安南國王 初利死以其子麟權知國事至是

帝以陳氏宗支既絕麟事朝廷甚恭遂遣使齎敕印往封之

綱冬十二月下兵部尚書王驥字尚德於獄尋釋之 王振初用事欲

令朝臣畏己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教帝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

幼邪遂執驥及右侍郎鄺埜字孟質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

張輔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

是言官承振風指屢摠大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以下無不

被劾或下獄或荷校甚至譴謫殆無虛歲

太皇太后召見大臣於便殿

綱丁巳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於便殿 太后御便殿帝西

面立后傍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五人東面稍下立太后諭

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

歎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始仁宗為太子時被譴官僚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廢顯

于死仁宗每於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太后言之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

萬幾宜與五臣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后頓怒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

今當賜汝死時女官雜佩刀劍侍遂以刃加振頸帝跪為振請五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

不得令干國事也振故心憚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后病遂跋扈不可

制矣

綱夏五月遣王驥經理甘肅邊務 韃靼阿爾台及多爾濟巴勒數寇

甘涼邊將失利帝命驥往許便宜行事先是都督蔣貴追敵魚海子在甘肅今

鎮番縣東北即白亭海古休屠澤也將及之都指揮安敬以前無水草遂引軍還巡撫甘肅都

御史曹翼奏之帝命驥責貴狀并戮敬驥祕之疾馳至軍大會諸將問往

時魚海子先退者為誰僉曰安敬乃即縛敬斬軍門責貴曰汝大將亦當

王驥經理甘肅邊務

以刃加王振頸

阿爾台復入寇

楊洪守備獨石

設大同馬市 遼天下通逃工匠

死姑貸汝立功自贖諸將皆股慄莫敢仰視於是校閱將士分兵畫地使

各自防禦邊境肅然尋還報命會阿爾台復入寇帝命驥帥都督任禮尙字

義臨蔣貴擊之驥遣貴為前鋒而自與禮統大軍繼進戒貴曰不捷無相

見也貴擊敵石城在甘涼道外走之驥及禮復敗之胡桐林與下多喇溝黑泉俱在額齊訥地按胡桐

木名漢書西域傳注胡桐似桐蠹食其葉而沫出下流者俗名胡桐淚可以汗金鏹即此舊訛作梧桐林非是又及之多喇溝舊作刀力溝今改窮追至

黑泉而還是役官軍出漠千餘里諸將左右夾擊殲敵幾盡先後獲其部

長百五十人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皆遠遁尋為托克托布哈所殺

詔旌出穀振荒者為義民復其家

綱秋九月以指揮僉事楊洪字宗道合人守備獨石 洪初副李謙守備赤

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徒殺吾人耳敵

可盡乎御史張鵬劾罷謙遂以洪代洪紀律嚴明烽埃修飭數與烏梁海

戰斬其酋威名聞嶺北稱楊王

綱戊午三年夏四月設大同馬市 與衛拉特互市也

綱冬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四千餘人 宣德閒徵天下軍民工匠

多所興造帝即位悉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

又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人逮至者皆桎梏赴工六年夏以盛暑始脫桎梏

貴始廢為庶人

綱己未四年春三月遼王貴始簡王子植有罪廢為庶人 圖貴始杖殺長

史笞荊州知府為撫按官所劾帝亦聞其內亂召訊具伏廢為庶人已封其弟

貴煖為遼王

黃福卒

綱庚申五年春正月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圖福歷事六朝多所

建白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

安得不識其卒也贈諡不及士論惜之成化初贈太保諡忠宣

曹愉預機務

綱二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曹愉字性胸和人侍講曹鼎入內閣預機務 圖

王振至內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

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

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

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輔政尚可為也士

奇以為然翌日列愉鼎及侍講學士苗衷字秉遠人侍講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名以

內中出紙片

修荒政

進四人皆帝初御經筵士奇等所薦愉稟遂先被擢用

綱秋七月遣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

皇太后專以養民為務每四方水旱賑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

石閭閻安樂雖災不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

改云

楊榮卒

綱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文榮乞歸省墓比還至杭州卒贈

太師授世襲都指揮使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成祖初與釋縉等七人同入閣榮年少最警敏一日寧夏報被圍成祖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

餘十日圍解矣夜半奏至圍果解成祖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發怒榮至輒解威事亦隨決李時勉夏原吉皆以榮言得無死或謂榮處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

綱冬十一月河南僧楊行祥祚稱建文帝下錦衣衛獄尋死有僧年

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皇帝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

兵官柳溥子升之械至京會官鞫之紀事本末云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

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僧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

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帝令錦衣衛錮禁之四踰月死從者十二

人皆戍邊楊行祥事見正統實錄記載家或附會傳訛或不取合失據舊史例詳辨之甚悉今故於諸說皆不取

綱辛酉六年春正月以蔣貴為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討麓川蠻

楊行祥詐稱建文帝

王驥討麓川蠻

洪武中麓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思倫發本平緬酋既內屬太祖命兼統麓川之地為麓川平緬宣慰司事見前為其頭

目刀幹孟所逐赴京陳訴見前太祖仍命為宣慰回居麓川已分其地設

府三曰孟養蠻名香柏城元雲遠路明初為土府後陞宣慰司在今雲南邊外孟

定蠻名景麻甸元孟定隸雲南長官司四曰潞江蠻名怒江甸後陞宣撫司今廢干崖蠻名干賴賧後陞宣撫司

在今雲南騰衝縣四大候蠻名孟祐後陞雲州今為縣屬騰越道甸灣蠻名細賧後陞隸金齒明設金齒衛于永昌今省久之

思倫發死其子思任發襲職桀黠喜兵會孟養木邦與緬甸相仇殺思任

發乘機侵據之遂欲盡復其父故所失地稱兵擾南甸前注見突干崖進陷

騰衝見注亦前屢詔撫諭不受命黔國公沐晟請發兵進剿帝命都督方政會

晟及其弟昂共討之四年在政與晟不協思任發伴言遣使朝貢冀榜師晟遠信之政欲出戰晟不可欲造舟濟師又不許政不勝

獨引兵至上江即龍川江源出騰衝縣全軍皆歿政敗賊高黎共山下乘勝深入援師不至賊出象陳衝擊政死一軍殲焉事聞

朝廷切責晟晟懼罪暴卒敕昂代統其軍久亦無功昂畏賊不敢出久之至世昂前驅遇賊敗還引還已

修貢且請罪帝用楊士奇言降敕許赦其罪侍郎何文淵亦請罷兵遣官

招諭命下廷臣議皆如文淵言而王振方用事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甘

肅總兵官蔣貴等使待命尚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緹廷

王驥力
主用兵

思倫發
擾南甸

而賊據者章察昂進克之賊遁去尋寇如故○事俱在五年

昂畏賊不敢出久之至世昂前驅遇賊敗還引還已

思任發伴言遣使朝貢冀榜師晟遠信之政欲出戰晟不可欲造舟濟師又不許政不勝

前注見

明設金齒衛于永昌今省

後陞宣撫司

在今雲南邊外

元孟定

今廢

後陞宣撫司

今廢

後陞宣撫司

于謙下獄

蘇州知府況鍾進秩

王夔克麓川

議以貴為平蠻將軍都督李安劉聚為副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

十五萬人往討麓川侍講劉球安福人上疏諫不聽球言思任發僻居南徼致動

大兵陛下特降璽書原其罪黜使得自新甚盛德也乃詔旨甫下忽大舉與師今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為憂且備拉特世為邊患近雖稍抑部曲尙強今乃移甘肅守將以事

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爲禦臣望陛下急罷麓川之師專備西北章下兵部以南征已有成命寢之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於獄既而釋之 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

威惠大行每入京無私謁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薦參政王來原字

之慈孫原貞名琦以字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任不還怨望擅

舉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得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

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乃命復原官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謙請以河

南懷慶二府積粟賑之又奏命布政司撫集其衆授田給牛耕種流民以安

冬十月進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 鍾本深治

行為天下最秩滿九載當遷部民乞留詔予正三品仍視府事鍾先以丁憂

綱請留詔許復任及秩滿請留者至二萬餘人鍾雖起刀筆吏然重學校禮文事及卒士民聚哭立祠祀之本深守吉安十八年政化大行民恥爭訟一日升堂聞鼓樂聲問知解前民嫁女本深

笑曰我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尙留此邪遂請老去郡人肖像以祀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思任發走孟養 驥至雲南部署諸將分三

道進取右參將冉保由東路趨孟定驥與蔣貴由中路趨上江副總兵劉

聚自下江夾象石在騰衝縣東龍川江東岸合攻上江賊重地立寨堅守攻之

不克會大風官軍縱火焚柵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寨由夾象石渡下江

通高黎共山道至騰衝長驅抵木籠山在雲南保山縣南連破七寨進搗賊巢即龍

城在山上山陡峻深壑環之其東南一面傍江壁立賊從間道潛師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

揮方瑛政之子突入賊寨斬首數百又誘敗其象陳會冉保亦由東路破諸

蠻寨以兵來集驥令截守西峨渡而分遣諸將四面環攻西風大作復縱

火賊死者不可勝計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驥留兵守之而還捷聞進貴爵

靖遠伯餘選賞有差惟副總兵李安以攻餘賊敗績下獄論死

綱壬戌七年夏五月立皇后錢氏海州人后族單微帝欲封后父貴為

侯后輒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綱六月遣戶部侍郎焦宏備倭倭屢入寇命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

理蘇松福建

綱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諡誠孝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楊士奇

楊溥國家尙有何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曾臨御四

太皇太后崩

焦宏備倭

立皇后錢后

思任發孟養

衛拉特
遣使入貢

王直為
吏部尚書

復遣王
驥征麓
川蠻

年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
宜弛其禁其三未及上而太后已崩遺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
篤王振自太后有疾數年間已
樛恣及太后崩遂益無忌憚

綱十一月衛拉特遣使入貢 故事衛拉特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
廷賞賚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巡撫盧睿戶部侍郎劉
中敷大興等俱以供饋有缺至下獄是年春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
入關其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易
弓藏於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於居庸關詰檢之帝不許鎮守太
監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綱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為吏部尚書 直子為南京國子監博士
考滿至京選司欲改北學以侍直直曰是亂法自我始矣固止之直遇王振
未嘗以降

辭色辰每坐直先居其右曰太監四品晉
尚書二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

綱夏五月復遣王驥蔣貴征麓川蠻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獲
者即以麓川地與之既而思任發自木邦竄緬甸緬人執之挾以求地而
其子思機發復帥餘衆據者藍麓川別寨
地通孟養奏乞入朝謝罪廷議欲因而撫之

王振不可於是命驥等合兵再討麓川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驥至金齒檄緬人獻思任發緬佯諾不遣及大軍偪境緬人以樓船來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思任發遁驥分軍為五進薄之緬人堅執前詔必予地始出思任發驥無如何乃趨者藍搗思機發巢破之思機發遁去俘其妻子部衆立隴川宣慰司在隴川城北地舊名隴把而還後二年緬人始出思任發獻雲南思

綱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院侍講劉球 **圖**球應詔言事略曰自古帝王政目

復規決之故事使政本歸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

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枉桎梏楚之未幾又復其職甚非所以敬大

臣也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今猶貳皆缺宜選習禮儒臣使領其職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禮

官遜者法司所上多奉教增減法司不能執奏或先觀望以為輕重民以多寃至運磚納米元非

古法且使貪者幸免廉者蒙辜宜皆停罷京師營作已五六年日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

子乎今營築多完宜罷工以蘇人力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得賞不可勝計今又遣

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假使得寇以歸不遇獻諸廷梟諸市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本邦分

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並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蹙跌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迨北

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所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督視官軍及時訓練毋使借工各廢服役私家

仍公武學之選以求其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蓄儲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

疏入下廷議惟從其擇太常寺官

一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為奸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

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下球錦衣衛獄屬馬

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

王振殺劉球

下薛瑄
於獄

蒼頭泣
纍下

柳李時
勉

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支解之瘞獄戶下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諡忠愍

綱下大理寺少卿薛瑄字德溫於獄既而釋之 瑄有學行人稱為薛

夫子初為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楊士奇吾鄉有可為京卿者乎士奇以

瑄對召為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

也一旦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知為瑄也先揖之自是

銜瑄會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欲強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辦

其冤三卻之都御史王文字千之承振指劾瑄受賄故出人罪下獄論死

將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纍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兵部侍

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綱秋七月柳祭酒李時勉於國子監門三日釋之 時勉與南京祭酒

陳敬宗字光世並以師道著聞時稱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帝命

王振往視時勉不加禮振銜之廉其過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

遂坐以擅伐官樹柳署門監生石大用豐潤人李貴鳳陽人等三千餘人上疏

救不納適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為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卿

請於忠太后使至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生荷

朱勇擊烏梁海

校不至耳使復奏太后言於帝帝始知振所為即釋之

綱甲子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子能之等分兵四路擊烏梁海

振言於帝曰三衛雖陽為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乃命朱勇出喜峯口都

督馬亮淇縣人出劉家口在直隸遷安縣東北有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在直隸撫

城有關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率兵萬人分剿已而諸將皆奏捷勇奏敗敵于

敗敵于上河關奏敗敵于虎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虎頭山在然俱無大功稍有斬獲

而已諸將遂並加封賞進勇太保封亮招遠伯懷平鄉伯增其後巡邊者多以斬

擊邀功由是三衛積怨遂導衛拉特入寇

綱三月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諡文貞目士奇先以老病請告及是

卒贈太師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毀寒士帝即位初凡所建白無不行及王振用

奇不得聞於是言官交章劾逮下獄士奇方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未幾遂卒後數月稷竟瘞死獄中

綱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字德人入內閣預機務

主之及是榮士奇已卒惟溥在循及曹鼐馬愉遂皆參決

綱秋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場

新交趾人紀事本末浙江參政俞士悅以礦盜日熾言開銀場則利歸於上

楊士奇卒

陳循預機務

復開福建浙江銀場

嚴諸將
邊備

戍李儼
於鐵嶺
衛

而盜無所容。浙江按察使軒輓鹿字惟邑人力持不可。乃止。至是礦盜青田葉宗留麗水陳鑑湖等聚眾至數千。福建參議竺淵奉化人捕之。為盜所殺。於是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質經理之。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官屬供億費較課銀尙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衆。

綱八月。敕諸將嚴邊備。

目衛拉特托歡死。其子額森嗣。

額森母蘇州人。遺夫戍邊。為托歡所擄。遂

生額森。按額森舊作也。先今改。後仿此。

自稱太師。淮王兇狡桀驁。北部皆服屬。惟烏梁海未附。額

森屢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

注見前。

諸衛劫制哈密。巡視陝西都御史陳

鑑

字有戒。吳縣人。

以聞。帝敕諸將嚴為備。

綱冬十月。戍御史李儼於鐵嶺衛。

目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

怒其應對不跪。下錦衣衛獄。謫戍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鎮撫司官。無大

小。悉送順拷訊。戕害甚衆。順大通賄賂。車馬冠蓋其門如市。

綱乙丑十年春正月。磔錦衣衛卒王永。

目王振專恣日甚。朝臣無敢言

者。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為書揭之。通衢又揭於振姪王山家。為緝事者

所獲。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

考取附學生

張需成邊

高穀預機務

柳華討礦盜

綱夏四月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知縣楊瓚人 縣以治行卓異。

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采瓚言，議令

提學官額外增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其後定制，諸生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增廣者謂

之增廣生，俱有定員，以歲科兩試高等者，充補其初入學者，謂之附學生。

綱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於獄，戍之。○需見民遊食者多，每里置簿

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爲設方略。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

罰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官譖於王

振，執下錦衣衛獄。箠楚幾死，詔戍邊。井坐需舉主順天府丞王鐸罷爲民。

綱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務。○衷、穀與

馬愉、曹鼐皆楊士奇所薦。前見及是四人並在內閣，而鼐尤通達政體，閣

務多取決焉。

綱丙寅十一年春正月，予太監王振等錦衣衛世職。○振姪林世襲指

揮僉事曹吉祥人 州等弟姪俱世襲副千戶。

綱三月，遣御史柳華討礦盜。○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衆。葉宗留爲

賊首，自稱大王。帝遣戶部郎中楊謙招撫浙江，參議吳昇言：福建礦盜出

增市稅

七事詳後

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為一其患不小
宜特遣朝臣專董剿捕乃命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
分捕羣盜令村聚皆置望樓編民為甲擇其豪為長使自置兵器督轄巡
夫盜稍戢而葉宗留劫掠如故已而鄧茂七反指揮使不能討歸咎於華謂茂七等俱以甲夫為亂時華已為山東副使聞之遂自殺○鄧茂

○先是于謙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

者悉罷之領其稅於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佐海豐人請增稅課

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

征權漸繁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諡文定溥入內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

餘年及卒亦最在後贈太師溥質廉靜自楊榮楊士奇相繼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恣橫及溥卒中外大權一歸於振矣

○八月下吏部尚書王直等於獄尋釋之○光祿寺卿余亨諂事王振

亨諂稱詔旨日支御膳供振振悅之擢戶部侍郎時工部郎中王祐亦以詔振擢本部侍郎祐無髮亨嘗

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構之詞連尚書王直侍郎曹義趙新並

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論亨斬直義新俱徒帝宥直義奪新亨俸視職如

王直下獄

楊溥卒

故先是駙馬都尉石璟管其家閣振惡其賤已同類下衛環改戍邊於是大理寺丞羅綺參贊寧夏軍務

陳益等為馬順所劾並下獄帝以濂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人尚稱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得貴遠陷囹圄事或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人尚稱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

其職帝頗然之而惑於王振不能改也璣尋授南京御史○石璟昌黎人尚宣宗女順德公主金

濂字宗瀚山陰人行人正洪武中置司正秩正七品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職專奉使

明鑑綱目卷四終

明鑑綱目卷之五

鹽城印鸞章校訂

英宗皇帝

徙沙州
衛於山
東

綱丁卯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徙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格永樂二年沙州會長琨濟榜邁珠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處之尋以琨濟榜舊掌衛事進秩都督同知訥格乃現濟榜之長子襲父職爲都督○按訥格舊作喃哥琨濟榜舊作困即來今

等兄弟乖爭部衆多攜貳甘肅總兵官任禮欲乘其饑窘遷之內地

會訥格不來言請人居甘肅禮遣使偕訥格撫諭其部衆而親帥兵隨其

後比至訥格之意中變其部下多欲奔衛拉特禮進兵迫之收其全部入

塞凡一千二百餘人帝命徙之山東居其頭日於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爲三屯居清平博平二縣自是沙州遂空已爲

罕東明衛受廢地在甘肅燉煌縣東南所據初成祖置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於嘉峪關

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

肅州遂多事

綱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

至是始得命朝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

途商賈爲罷市或遠送登舟俟舟發乃還無不淚下

先是南京祭酒陳敬宗秩滿入都王振慕其名欲置

李時勉
致仕

敬宗書之而返其禮終不往見以故在甯太學十七年不調後致仕歸與時勉先後卒

田奪張輔

綱夏六月奪英國公張輔田 目太監喜寧本降侵輔田宅輔不從寧弟

勝帥閹奴毆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之帝宥寧勝而戍閹奴於邊已而寧

嗾青縣本宋清州明改青縣今屬屬津海道知縣奏輔占民田二十頃帝命以田還民而置輔

不問輔實未嘗占也時王振視勳戚如奴隸諸勳戚亦望塵頓首呼曰翁

父惟輔猶與抗禮振亦致敬於輔及是輔既衰老又數為喜寧所侮亦屈

節以避禍矣

綱冬十一月以宋新為福建左布政使 目新為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

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饋王振又屬安具疏薦之遂遷布政使新抵任

後計所費命縣官驗戶斂錢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

綱戊辰十三年春二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綱三月復遣王驥征麓川蠻 目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入貢謝罪朝

廷亦屢敕招諭許以不死然心疑畏終不敢出詔總兵官沐斌字文輝辰之子辰卒代鍾

討之未幾以糧盡瘴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必欲生致思機發犁其

巢穴意乃慊於是復命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官聚為平蠻將軍統兵十

宋新饋王振

楊時從祀孔廟

復遣王驥征麓川蠻

錢 禁用銅

河決

鄧茂七 作亂

五萬討之

綱夏五月禁用銅錢 目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

從御史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後至天始

弛其

綱秋七月河決 目一自新鄉隋縣今屬河北道漫曹濮抵東昌潰壽張沙灣在東壽

張縣東南永樂初分黃河支流由此至臨清入衛河合大清河入海一自滎澤漫原武經祥符南河舊在城北及是德

于城又由陳留歷睢毫入渦口注見前至懷遠宋軍元改縣今屬淮泗道界入淮淹地二千

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自黃河全入於淮不復由大清河入海及是復自沙灣分流而東不專向徐呂於是二洪

遂膠淺而臨清以南運道亦益艱阻

綱八月福建賊鄧茂七作亂 目茂七江西人亡命入閩為佃人素無賴

其俗佃人輸粟主家例餽少物茂七倡其黨令無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

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躡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

百捕之被殺幾盡巡檢及縣官皆遇害茂七遂大剽掠攻沙縣尤溪二俱唐

建安今屬道進圍延平御史張海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有

司不我直耳乞贖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海以聞帝遣御史丁瑄史傳無里系剿

撫而命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字式人以大軍繼後時福建兵衛久弛

及茂七倡亂村氓聞風畏死又皆苦布政使宋新貪虐於是相率從茂七

為盜眾至數萬茂七據陳山寨在沙縣西南自稱剷平王設官屬攻陷二十

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東南震動帝以聚等兵少復命

寧陽侯陳懋為平夷將軍保定伯梁瑄子銘平江伯陳豫瑄之孫副之尙書

金濂參贊軍務率京營江浙兵會討

綱已巳十四年春二月御史丁瑄擊斬鄧茂七於延平 瑄始至先令

人齎救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沙縣圖之賊渠林宗政等攻後坪瑄與都指揮雍瑩

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賊在陳山寨者聞茂七死復擁其兄子伯

孫聚後洋在陳山之後攻劫州縣瑄擒斬其渠林子得鄭永祖等會陳懋軍至

諸將欲盡殲賊眾懋不可下令招之其黨多降尋進攻賊寨破之伯孫走

餘眾潰散懋遣兵分捕獲伯孫送京師誅之先是劉聚張楷至建寧頓兵

不進日飲酒賦詩為樂及聞瑄破賊則疾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依違

具奏劉福心不平訴陳懋奏之詔責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然

丁瑄斬
鄧茂七
於延平

王驥班師

立石金沙江為界

功亦竟不錄

當是時浙閩盜所在蜂起皆以誅王振為名諸將帥率玩寇而文吏督民兵拒

政後以逐賊被執死之汀州推官王得仁擊擒賊渠陳景政等餘賊驚潰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

斬賊牙于闕谿處州知府張佑擊敗劇賊擒斬千餘人帝數降敕詰讓諸將諸將無以自解乃

籍詞委咎文吏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於是柳華已死猶坐前奉詔捕盜措置失當致賊益熾送

福建賊起匿不奏俱被極刑而宋新以貪虐致變反得長擊尋遇赦謫驛丞天下咸惡振之橫而

咎當時之失刑云○張瑛字彥華浙江建德人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汪澄仁和人柴文顯

浙江建德人闕谿唐縣今屬金華道

綱王驥擊思機發再破之思機發遁遂班師

目驥自騰衝會師直抵金

沙江其上流即大盈江出騰衝縣下流至緬甸入海○考雲南金沙江有二一自東北至四川合大江一自西南至緬甸入南海二江異流而同名賊柵西岸官

軍造浮梁濟師大破之賊又柵鬼哭山方輿紀要一名鬼窟山在孟養西南巔驥連破其十餘

柵墜死者萬計而思機發竟脫去時官軍已踰孟養至孟邨海其地在金

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蠻皆震懼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邪驥慮大軍遠涉餽餉不

繼謀引還而諸蠻復擁思任發少子思陸發蠻稱其長之號時思機發尚在故思陸不稱發據孟養驥

知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

思陸亦懼而聽命遂班師驥凡三討麓川卒不能得思機發議者皆咎驥

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會川衛前注見訓導詹英貴州人抗疏劾驥掩

敗為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思機發至景泰五年為緬人所執送京師誅之

湖降驥招
陳鑑

夏四月。礦盜葉宗留為其黨陳鑑湖所殺。巡撫浙江大理寺少卿張驥

字仲德。安化人。招鑑湖降之。鄧茂七之亂。宗留鑑湖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

福建諸境。參議耿定和州人。僉事王晟鄂城人。敗歿於麗水隋括蒼縣。唐改臨水。今屬甌海道。都

指揮英剛禦之。建陽晉縣。今屬建安道。都督陳榮與戰玉山唐縣。今屬豫章道。皆死。監軍都御

史張楷檄永豐宋縣。今屬廬陵道。知縣鄧頤樂昌人。擊之。被執不屈死。賊勢日熾。遠近

皆震及茂七誅。二人擁眾如故。至是以酒色相角。鑑湖遂殺宗留。稱大王。

建偽號。進圍處州。然是時官軍漸集。鑑湖亦頗懼。驥遣麗水丞丁寧率老

人王世昌等齎榜入其寨。招之。鑑湖遂降。鑑湖至京。帝宥其死。繫錦衣獄。尋充

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

以下左右列坐。九卿抑於內官之下。遂為永制。

綱秋七月。衛拉特分道入寇。按元自順帝北去。阿裕錫哩達喇特古斯特穆爾皆其子孫。承緒國號尚存。故凡南北交兵。以與復為辭。其名甚正。至郭

勒齊布尼雅錫哩等以遠族相繼。莫立。改號韃靼。後倫拉特漸強。諸部相攜。日尋攻擊。如托克托布哈額森及小王子等皆弒。逐吞併。無復君臣之分。自與順帝嫡裔有殊。今自特古斯特穆爾被

弒以前。既改書南侵。以正其義。而於額森大舉。則仍書入寇。以別之。後並仿此。自正統初以來。衛拉特遣使入貢。王

振以藻飾太平為名。賞賚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已而額森以二

千人貢馬。號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計口給餼。虛報者皆不與。而所請又

太監同
法司錄

衛拉特
入寇

額森挾諸部入寇

僅得五之一額森恚怒遂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初額森欲舉兵內犯托克托布哈勤止之額森弗聽

其部衆有來歸者言之帝不報及是額森遂借數減貢使為兵端托克托布哈以烏梁海寇遼東阿拉舊作阿刺今改後仿此

知院寇宣府并圍赤城注見前又遣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衆從大同入至

貓兒莊在山西陽萬縣北有堡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宋瑛晟之子武進伯朱冕榮

子與瑛俱練兵大同與額森戰於陽和明衛今陽高縣是為監軍太監郭敬所制遂敗歿敬伏草

中得免諸邊守將俱逃匿先是熒惑入南斗侍講徐瑛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及是瑛遣其妻子南歸妻重遜有難色瑛怒曰汝欲為衛拉特婦耶妻

遂行○徐瑛字元玉吳人後改名有貞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圖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尙

書鄜縻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尙書王直率百官再三

諫亦不納遂下詔令郕王居守越三日車駕即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

諸公侯伯尙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從行倉卒就道軍中常

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

請留振號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尙書王佐鄜縻忤振意跪

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緯示儆再前恐

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

郕王居守

帝親征

土木之變

豈可輕進振終不從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危懼

綱八月師還潰於土木舊驛有堡在直隸恆來縣西額森以帝北去 圖帝至大同王振

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荆關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

既恐蹂其鄉禾復改道宣府鄺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

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掖出之及發宣府

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本蒙古人其父巴圖特穆爾永樂中降賜姓名吳允誠按巴圖特穆爾舊作把都帖木兒今改及其

弟都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略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本蒙古人

其祖薛台洪武中降賜姓帥師四萬往援次鶴兒嶺在直隸宣化縣東全軍俱覆次日次土木日未

哺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即駐營土木掘

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飢渴敵分道自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

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請和帝詔曹鼐草敕許之敵佯退

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敵大呼四面蹂躪入衆裸袒蹈藉死帝與

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

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孫曾駙馬都尉井源宣宗女嘉民公主都督

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直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既

額森擁帝北行

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字文質江人來侍額森擁帝至宣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廣寧伯劉安子榮之都督郭登字元孫出謁登謀奪駕入城不果額森遂擁帝北行

綱皇太后命鄜王監國

敗報聞

帝入敵營之次日遣千戶梁貴以袁彬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遂至京師以

是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太后遣使齎金寶文綺載以羣臣聚哭於朝議戰守時京師

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情洶洶侍講徐理言驗之天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莫若且幸南京尙書胡濙首言不可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學士陳循是謙言力贊之太監興安厲聲曰若去陵廟將誰與守金英因叱理出之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三日太后遣額森使不得報太后命鄜王總百官大小事俱啓王始行

綱運通州糧入京

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

京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灰燼于謙以爲然王乃令京官及軍有能運通州糧至京者官以腳直給之都御

史陳鎰總其事

綱皇太后立皇子見深英宗長子為皇太子 圖徵兩畿山東河南江北軍

入衛

綱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圖謙上言京營兵械且盡宜亟遣官募義勇繕

兵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輓武臣

如石亨河南人楊洪柳溥皆宜倚任至軍旅之事臣請以身當之不效則治

臣之罪王深納焉亨前戰陽和兵敗奔還降官及是以

綱籍王振家夷其族 圖郕王攝朝羣臣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

退給事中王竑字公度河州人捽順髮罵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爾邪與眾共擊

之立斃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

官允其請眾乃定尋執王山至令縛赴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

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他珍玩無算已而郭

敬自大同逃歸亦籍其家下獄錮之方于謙之止王諭衆也既定謙徐步出掖門吏部

雖百王直何益於

綱封楊洪為昌平伯仍鎮宣府 圖額森以帝命誘洪開門者三洪皆不

封楊洪為昌平

于謙為兵部尚書

籍王振家

聽又令帝為書遺洪洪封上之王遣使報洪曰此書偽也自今有書悉拒毋受於是洪一意堅守

綱以羅通為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 目初通自交趾還通拒守清化事見前

改戶部員外郎尋以事謫廣東河泊所官掌收魚稅未入流及是于謙薦之遂復以

員外郎守備居庸通上言聞敵送駕回京恐因之入寇大小關口宜各增

兵口凡三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人千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

於關外從之通尋進郎中又擢副都御史

綱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以翰林院修撰商輅字安人彭時字純道入內

閣預機務 圖以陳循高穀舉也輅鄉會試及廷試皆第一士子監稱三元明代惟輅一人而已

綱九月廣寧伯劉安以罪下獄 圖安以額森欲與帝結婣啓王王切責

之尋自大同馳至京師言帝已進已為侯廷臣劾安擅離守地自加侯爵

宜正典刑王令禁錮之尋得釋雲南鹽課提舉司走目胡仲綸坐事入都奏言今日之事不可屈者一

也敵假議和使我無備二也和親之後驕尊自大三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為名乘

命大同宣府守將同守城池整肅軍伍使敵不敢輕進果其送駕還京密敕楊洪遣其歸路石亨

據其險阨俟駕至關堅閉勿出則戰無不勝而聖駕得還矣若不戰而和計之得也事下禮部

議行之

綱皇太后命鄭王即位景帝為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

幼冲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羣臣以太

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避歸邸邸羣臣復固請會都指揮岳謙使衛拉特

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以明年為景泰元

年遙尊帝為太上皇帝

綱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字用明江人請罷內官監軍不從 鑑上言竊

見王振亂天下江南寇發俱以誅振為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官官則亂

况今額森詭詐百端往來覘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

鼓勸義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帝雖嘉納不能從也已而山東布政使

裴綸湖廣監利人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內官鎮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為擾

民請下廷議凡內地已有巡撫者鎮守內官悉召還京疏入責綸陳狀綸

服罪乃已時臨洮府同知田賜請選知縣單宇陝西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符鑑俱上言請

上書言宜官十害略曰內官家積金銀珠玉動以萬計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即下陵民膏害一

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勿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為

奸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

不入糧稅寄戶府縣不受征徭阡陌聯互而民無立錫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售他人倍

支鉅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之利錢致內府乏人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害八也置買物料以一科

敢誰何害七也賫放軍匠俾辦月錢致內府乏人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害八也置買物料以一科

郭登鎮大同

楊信民討黃蕭養

額森人紫荆關

上虧官損民。害九也。監工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害十也。爭下禮部。寢不行。

綱以郭登為總兵官鎮大同。時大同壁壘蕭條。城門晝閉。登慷慨奮勵。脩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為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登初至。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為天下最。

綱以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為僉都御史。討廣東賊黃蕭養南海人。平之。蕭養

以行刼被獲。繫都司獄。獄禁不嚴。蕭養潛使人納斧飯中。至夜。與囚百七十人。皆破械出。刼軍器局。收兵仗。嘯聚海濱。旬日間。眾至萬餘人。進圍廣州。總兵官張安敗死。指揮僉事王清被殺。圍三月不解。鄉民避賊至城者。皆不納。歸則盡為賊殺。從賊者益眾。帝以信民為僉都御史。往討。信民先為廣東參議。有惠政。士民聞其來。皆喜。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獎勵士卒。招降脅從者數萬人。賊勢漸衰。蕭養尅期請降。會信民暴卒。賊聞之。曰。楊公死。吾屬何望。遂復大掠。明年四月。都督董興討定之。帝命興充副總兵。督軍討蕭養。與至廣州。賊列

千餘艘。勢甚長。與縱兵奮擊。殺死者無數。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

綱冬十月。額森奉。上皇。至大同。遂入紫荆關。先是。都指揮僉事季鐸

叛閣喜寧

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京師戒嚴

奉皇太后命詣上皇所告帝即位及立皇太子鐸還帝復命鐸奉書上皇

并致書額森言即位之故額森以帝立會衆議欲大舉入寇帝必南遷大

都可有也叛閣喜寧從上皇北狩叛附額森為間諜復盡以中國虛實告之教額森奉上皇

至邊脅諸將開關召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額森以為然乃

詭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遂由陽和進陷白羊口一作白楊

在山西天鎮縣北少西守備通政使謝澤死之澤督兵掘山口會大風揚沙兵潰殺抵紫荆關喜寧與額森

弟大同王夾攻關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青戰死敵遂入關長驅

而東

綱詔諸王遣兵入衛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目詔諸將皆受謙節制都

指揮而下不用命者先斬以徇然後奏聞

綱京師戒嚴 目廷議禦敵之策石亨請毋出師第堅壁以老之于謙曰

敵張甚矣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乃即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陳

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遼東人等陳德勝門當額森悉閉諸城門

絕士卒返顧下令臨陳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

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

額森犯京師

今日止知有軍旅

綱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

綱額森犯京師于謙督諸將擊卻之 額森自紫荆關奉上皇過易州

至良鄉父老進茶果羊酒進次盧溝橋園官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諭

文武羣臣額森列陳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門外是日都督高禮毛福壽

敗敵彰義門北殺數百人奪還所掠千餘民明日額森擁上皇登土城在德勝門西北亦曰土城關即古薊門遺址亦

謂之喜寧喉額森邀大臣迎駕帝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右通政中書舍

人趙榮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後家固縣為太常少卿出城朝見喜寧又喉額森以二人官小

邀于謙石亨胡濙王直出見索金帛萬萬計復榮不得見上皇而還廷臣

日議和遣人至軍中問謙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已額森遣

騎窺德勝門謙亨設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伏兵出范廣

發火器擊之額森弟博囉及平章茂諾海舊作卯那孩今改中礮死敵轉至西直門

都督孫鏜字振遠東勝州人斬其前鋒數人逐之敵益兵圍鏜鏜力戰不解會石亨

分兵至敵引退欲還土城居民皆升屋呼號爭投磚石擊敵囂聲動地王

竑毛福壽亦來援敵遙見旗幟不敢復前額森初輕中國既至相持五日

邀請既不應戰又輒不利其別部攻居庸者復為羅通所敗敵五萬攻居庸會天大寒通汲

水灌城冰堅不得近七日敵遁額森氣大沮喪又聞勤王師且至乃夜拔營由良

鄉而西大掠所過州縣擁上皇出紫荆關去帝以謙亨功大進封亨武清

侯加謙少保謙固辭不允敵之退也焚長嶽景三陵殿而餘寇之未出關者分屯畿

帥孫鑑范廣討捕之遺官修復陵寢旋詔止勤王兵

衛拉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目時衛拉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

最多托克托布哈雖為汗兵較少阿拉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內疏其合

衆南犯利多歸額森而害則均受至是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帝從胡濙

王直等議厚賞賜以間之

綱十一月脩沿邊關隘目上皇至衛拉特額森以上皇至老營惟袁彬

哈銘蒙古人幼隨其父為通事從温彬同上皇寢天寒以脅

綱以左都督朱謙夏邑人鎮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目先是楊洪

奉詔入援宣府人心危懼欲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仗劍軍門諭止之衆

始定至是學士陳循以洪善戰請帥所部留京羅通曉暢兵事請召還參

洪軍務帝從之于謙言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今洪既留京

通復召還宜更選重臣鎮守乃以朱謙鎮宣府紀廣楊俊洪之子副之王竑

衛拉特入貢

修沿邊關隘

朱謙鎮宣府

王驥討
貴州苗

及夏忠魯瑄守居庸

綱十二月以王驥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州諸苗所在蜂起圍平越明衛後置軍民府今清平州諸衛貴州東路閉

驥至民遮道訴驥曰吾受命征麓川不受命討苗也去之軍無紀律苗前

後截擊死亡數萬比至武昌詔還軍討苗會土木難作齎臣劾王振兼及

驥朝議以驥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至是苗益熾命驥佩平蠻將軍

印充總兵官討之

綱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尊生母賢妃吳氏丹徒人為皇太后立妃汪氏

順天人為皇后

額森犯
寧夏

綱額森犯寧夏

喜寧勸額森西犯寧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

京袁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飢且至彼而諸將不

納奈何額森聞之怒欲殺彬上皇力解乃止額森遂自寇寧夏掠人畜期

月始退仍留數千人於河套

時入寧夏為寇

景皇帝

明史地理志大河自寧夏衛東北流過榆林南北至廢勝州東北乃折而南所謂河套也清一志統今為鄂爾多斯地

罷朝賀

給冠帶

郭登敗衛拉特

石亨巡邊

綱庚午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 目以上皇在衛拉特也

綱始令輸納者給冠帶 目戶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罪廢者

輸草於邊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敬議止給冠帶其輸納者或米或粟或豆或草或鞍馬或牛驢或銀始於宣府

大同其後雨歲及諸布政司遼東皆行之而米之輸尤多已而監生郭佑言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念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族稍寧而行之如初是以空乏啓寇心也章下廷

議終不行

綱閏月郭登敗衛拉特于栲栳山在山西北 目寇入大同至沙窩在山西北

即沙楞河口 登奮擊破之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盡奪所掠而還自土

木敗後邊將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一振捷聞封定襄

伯後寇數至登屢擊卻之

綱二月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洪字從文子敬巡邊 目帝用于謙議

遣石亨率京軍三萬巡大同楊能統京軍一萬五千巡宣府時有敵三人

至大同欲朝廷通好參將許貴江字都人以聞事下兵部于謙言前遣指揮

季鐸岳謙往敵而敵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

恃明矣且我與敵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

則坐困不從則速變勢亦不得和貴居邊疆重地恒怯如此何以敵愾移

衛拉特
分道入
寇

喜寧伏
誅

侯璉破
貴州苗

檄切責之。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綱三月衛拉特復分道入寇。

陽和大同偏頭關。

五季北漢崇元改為關。明置偏關所。今為縣。屬雁門道。

野狐嶺。

注見前。

萬全衛皆被寇。時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寧夏慶陽朔州被

敵殺掠甚衆。

綱叛閩喜寧伏誅。

寧數誘額森入邊寇掠。郭登謀知之。聞額森會上

皇以寧欲殺袁彬。

額森嘗謂上皇曰。中朝若遣使夾。皇帝歸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中朝遣使。徒費往返爾。寧聞怒曰。欲急歸者彬也。乃欲殺彬。患之。

言於額森。使寧還京索禮物。而令彬以密書報宣府。寧至獨石。參將楊俊

預伏兵城下。具酒勞寧。酒半伏發。遂擒之。送京師。羣臣雜治磔於市。上皇

誅。曰自此邊境稍寧。吾南歸有日矣。

綱夏五月總督侍郎侯璉

字廷澤。州人。

破貴州苗。

時羣苗至龍里。

明。今為縣。屬黔中。

道。東至沅州。

注見前。

北至武岡。

晉縣。明初為府。後改州。今為縣。屬湘江道。

南至播州。

注亦見前。

不下二十萬。

平越被圍已九月。城中食盡。掘草根煮弩革食之。而王驥頓兵辰沅不進。

巡按御史黃鎬。字叔高。人。置疏竹筒中。募土人乞援於朝。乃更命保定伯梁

瑤都督方瑛會湖廣總督侯璉帥師往討。時副總兵田禮已解平越圍。璉

遣兵攻敗水西諸賊。女土官阿推等作亂。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開畢節。注見前。諸路

而自率兵攻破紫塘蠻寨在貴州平越縣境等數十餘寨至重安江在貴州黃平縣南源出苗境經湖南靖縣界為

對楚與王驥兵會鎮遠道亦通已而璉復檄方瑛攻賞改苗寨名諸寨擒偽

王王阿同及阿趙等而驥亦俘獲剗平王苗富蟲皆送京師伏誅是秋梁瑤亦破湖廣

苗會璉卒以王來代之明年春來與方瑛分兵連破二百餘寨苗衆縛其酋以降

綱朱謙敗衛拉特兵於宣府 目衛拉特二千騎屯賈家營謙與參將紀

廣等力戰卻之封謙撫寧伯額森擾宣府大同意二城可旦夕下而謙與

郭登數以羸師挫其勁騎額森由是氣益沮

綱衛拉特遣使請和 目喜寧既誅額森失間謀所部兵多死傷而托克

托布哈王阿拉知院又皆攜貳於是額森決意欲和又恥自屈乃先令阿

拉知院遣參政旺扎勒托歡舊作完者脫歡今改後仿此等至懷來議和邊將以聞帝用

陳循言賚使令還而以敕諭阿拉未行額森忽擁上皇至大同遣使賈文

書以講和為言而自率衆至城下郭登仍欲謀奪上皇登朝服立月城內潛令人伏城上俟上皇入即

下月城敵覺遂擁上皇去登以使及書奏帝厚賚使令與旺扎勒托歡偕

還廷臣皆言宜遣使往報太監興安出呼羣臣曰公等欲報使孰為富弼

文天祥者詞色交厲尙書王直面折之安始語塞乃以給事中李實字孟誠合

朱謙敗
衛拉特

衛拉特
遣使請和

楊善使
衛拉特

于謙從
容進言

上皇發
衛拉特

人州為禮部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為少卿及指揮馬顯等令齎璽書往諭衛
拉特君臣未幾托克托布哈額森所遣使丕勒瑪尼舊作皮兒馬哈瑪爾舊作黑麻今並改後
此仿等復至言於館伴云昨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今吾等至汗及太師
所命若不報使事必不濟尚書胡濙奏其言廷議請簡四人往帝命侯李
實還議之

綱秋七月遣右都御史楊善

大字思敬人

等使衛拉特

先是阿拉知院使

來吏部尚書王直首疏請迎上皇及衛拉特君臣使相繼至直與廷臣復
交章言之帝不懌曰吾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
所對于謙從容言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
有辭矣帝意始釋會丕勒瑪尼等將還乃命善及侍郎趙榮為正使以都
指揮同知王息錦衣衛千戶湯胤勣字公讓東甌王和之曾孫副之齎金銀書幣往衛拉
特而李實適以額森使至述額森語云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廷議請更遣
大臣帝曰楊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敕諭額森足矣
綱八月上皇發衛拉特 楊善奉使時齎賜額森金幣外餘無他賜善
乃捐已貲揣彼中所需者多市以往既至館伴田氏亦中國人留飲帳中

楊善詰
額森

善與語相得。因以所齎遺之。館伴喜。明日善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資金幣載途。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剪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馬價非削也。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微省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剪裂者。通事爲之。卽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豈太師意邪。貢使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他法。故自亡去。中國留之。何用賞賜。惟據現在。數浮於人。則不與。非減也。額森屢稱善。善見額森辭色和。因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師部曲寧無損。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帛日至。不亦美乎。額森曰。上皇歸。何以處之。善曰。天位已定。難以再移。知院巴延特穆爾勸額森留善。而遣使要復上皇位。額森懼失信不可。乃引善見上皇。設宴奉餞。額森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令善坐。善辭。上皇曰。太師命坐。則坐。善叩頭。少坐。卽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左右曰。有禮。巴延等亦各設宴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臺下。上皇行。額森送數十里。遣知院帥兵衛送。而自下馬伏地。慟哭良久去。

詔議迎上皇禮

禮部尙書胡濙具儀以上

禮部堂上官迎龍虎旗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百官迎土城外

額森自
彈琵琶

詔議迎
上皇禮

諸將迎效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於東北門南面坐。傳旨以一輿二馬迎於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得上皇書。具言迎駕禮宜重。減省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龔遂榮准安人為書投

高穀而匿其名。言奉迎宜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入朝。與王直胡濙等共觀之。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濙

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崑山人已奏之。有詔索書。濙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禮正。可做行。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乃遣太

常少卿許彬字道陽人。至宣府。翰林侍讀商輅至居庸迎上皇。時帝索遂榮書。所從得甚急。遂

榮自縛詣闕。言之。下詔獄。少遣。久之得釋。

綱上皇至京師。入居南宮。敕。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

相持泣。各述授受意。推遜良久。帝遂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入。行朝見禮。

赦天下。詔詞有曰。禮惟有隆。而無替。義則以卑。而奉尊。雖未酬復怨之私。庶稍遂厚倫之願。先是李實使上皇。言於上皇曰。南歸後。當引咎自責。上皇滋不悅。及至宣府。僅命許彬草

敕諭羣臣而已。復將後。負竟斥為民。

綱以刑部侍郎江淵字世津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時苗衷罷。

以淵代之。初。淵與徐理官侍講。理倡議南遷。為太監金英叱出。踉蹌過左掖門。淵適至。迎問之。理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於是淵入。具陳固守之策。遂見知。擢權刑部侍郎。及

上皇至京師

江淵預機務

是參與機務。

御經筵

綱九月御經筵。御史許士達欽縣人言經筵舊典每月不過三日如遇

寒暑又輒停止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願陛下於經筵之外日召儒臣

講論經史驗之於古會之於心以應無方之變帝優詔褒答

綱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字仲房山人致仕。初驥為吏部侍郎端慎勁直王

振方陵虐公卿獨嚴重驥稱先生尋調南京進尚書至是以請老至京大

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間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而

已驥正色曰君為輔臣當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

朝廷事如一己事祇為私謀安得善終竟致仕去驥家居二十年布衣糲食不殖

子弟力田以理學最俊進時載盈田間遇錢塘主簿隸呵之對曰魏驥復叱之曰齋山魏驥簿倉

皇謝驥慰而遣之後至成化中驥年九十有八朝廷以御史梁昉言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未至

而驥已卒賜祭葬如禮諡文靖其子寬以驥遺言詣闕辭營葬乞以其金賑饑民詔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其如所請

綱辛未二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都給事中金達疏諫

不聽其後給事中曹凱字宗元益都人言近輸豆四千石以上得受指揮彼受祿

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

窮也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帝然之命已授者如故未就者悉如凱

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魏驥致仕

李寶上
中興正
本策

孫安守
備獨石

遺書衛
拉特

言

綱二月吏部郎中李寶字原德鄆州人上中興正本策 目其目有十曰勤聖學

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

深嘉納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

綱夏四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 目初額森入犯獨石等八城石獨

馬營雲州鵬鵠赤城龍門李家莊長安嶺凡八城俱殘毀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

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率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堡飭戰

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八城遂完

綱五月遺衛拉特托克托布哈書 目上皇歸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屢

使致貢上皇所亦有獻帝意欲絕衛拉特不復使使額森以為請尚書王

直金濂胡濙等皆言絕之恐啓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釁爾曩入寇

時豈無使邪因敕額森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

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也太師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須少人賞賚乃

得從厚至是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請通好直等復

相繼言之帝曰使臣不遣朕志素定乃享其使而以書報之

楊洪鎮守宣府

綱復以楊洪鎮守宣府。目洪奏言臣一門父子俱握重兵。洪子俊為右都督管三千營兄

子能都督同知信都督會事俱充參將盛滿難居乞賜休致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卒。居宣府御軍

器肅士馬精強為一時透將冠

復午朝

綱秋八月復午朝。目自永樂初舉午朝。前事見後漸罷不行至是復之。制舊

凡常朝內閣五府六部及諸司以次奏事及是定午朝議帝用學士陳循言命翰林院奏事在五府六部之前

徽燧逆

綱冬十二月廣通王徽燧。岷王樞子陽宗王徽焄。樞子謀逆廢為庶人。目

徽燧惑家人段友洪致仕都事于利賓等言。謂徽燧有異相當王天下作偽敕分遣友洪

及蒙能陳添仔等以銀印金幣誘諸苗為亂。封苗曾楊文伯等為侯令發兵來攻武岡文伯不敢受陽宗

王徽焄亦與通謀友洪歸為鎮南王徽燦。樞子所執有司以聞帝廢徽燧

徽焄為庶人幽徽燧京師而錮徽焄於鳳陽蒙能率苗兵二千至武岡聞

事敗叛入廣西稱蒙王糾生苗為亂。久之能始誅事詳後

立團營

綱立團營。目明初京營兵隸五軍都督府成祖北征分中軍左右掖左

右哨既旋師仍之謂之五軍營兼馬步隊專教陳法已又置三千營掌車

輦旗燾扈從出入隊皆騎後征交趾得火器法置神機營隊皆步各提督

以勳臣內臣所謂三大營也。其五都督府亦自名五軍掌府者治常行文書而已非特命不預營事及是于謙以營

王一寧
蕭鑑
預機務

額森弒
主

政久弛兵將不相習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法五十人為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五千人有都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為調法既而謙又請益兵五萬並前五營為十團營都指揮三十把總一百五十管隊官一千五百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內臣劉永成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由是京軍之制一變已而謙繪陳圖上進依古法而變通之其為論甚悉帝然之命依法訓練謙體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石亨雖大將受成已而

○以禮部侍郎王一寧台州仙居人祭酒蕭鑑字孟勤人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預機務 ○鑑先代李時勉為祭酒帝即位初以老疾辭國子生三千人

叩闕請留帝允之至是與一寧並以本官兼學士入內閣

○額森弒其主托克托布哈 ○托克托布哈娶額森姊生子額森欲立

之托克托布哈不從額森亦疑其通中國將害已遂相攻托克托布哈敗

走額森追殺之收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于謙上言額森雖悔過摠誠

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

機臣請統團操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綱壬申三年春二月戶部尚書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 **目**舊制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絲絹者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稅糧三之一濂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舊學士江淵以告帝詰責戶部濂言絲絹銀布詔書未載今國家多用若概免國計何資言官交章劾之遂下都察院獄三月釋之削太子太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

綱三月詔錦衣衛官刺事

綱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目**帝即位後久

欲以見濟代太子而難於發言會廣西土目黃玠以私怨戕其兄思明土

知府瑯并滅其家 玠先以功歷擢都指揮使瑯其庶兄也瑯老子均襲官非玠意陰令子率悍卒夜馳破府城滅瑯家支解瑯父子瑯之後岡即引還明日玠

伴不知走思明驚哭發喪而瑯僕福章于玠子殺瑯時已見之并識其從人脫走訴憲司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治其事捕玠父

子入獄玠急使其黨至京師行賂有教其迎合帝意者乃上疏請易太子

疏曰太祖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寇駕陷北庭寇至部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民臣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養一萌禍亂不息皇上節循

遜讓之美復全天下殺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此一羽翼長養極勢轉移愛子於他人寄望名於大賢階除之下變為寇讐肘腋之間自相殘蹙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

計以一中外之疏入帝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即下廷臣議且令釋玠罪

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

明日禮部尙書胡濙集羣臣會議衆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

聰御史朱英桂字時陽人以為不可尙書王直亦有難色太監興安厲聲曰此

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於

是濙等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珙奏是制

曰可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越九日更封太子為沂王立

見濟為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遠安於四海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子

先是帝有易儲意恐文武大臣不從乃賜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鐵商輅半之以緘其口及太子立又加賜黃金各五十兩并賞諸親王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而東宮

公孤官皆派支二俸

廢皇后汪氏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帝初欲易太子獨汪后不可曰如

監國之稱何帝不從后以太子杭妃所生遂讓焉

綱封上皇子二人為王 見清上皇第二子榮王天順復辟後改封德州復改濟南見淳上皇

封上皇子二人為王

綱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興安用事佞佛甚於王振請帝建大隆

福寺費數十萬踰年始成帝剋期臨幸禮部郎中章綸字大經清人諫河東鹽

運判官楊浩濟南人除官未行亦上章言之帝乃止

綱秋七月殺內使王瑤。御用監阮浪侍上皇於南宮，上皇賜浪鍍金

繡袋及鍍金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而竊之。上變

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帝震怒，下浪瑤詔獄窮治之。忠筮於

術者全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

免。商輅及中官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

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錮浪於獄，而瑤竟磔死。

綱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時閣中已有五人，陳循

最寵任，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彊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

人蕭維禎，穀舉文，文方巡視江淮，以中官王誠助，遂召入閣，二品大臣入

閣，自文始。文既居政府，反與循比而不附，穀人謂穀自生一敵云。

綱遣諸將分鎮大同宣府。孫鏜石彪子從協守大同，衛穎楊能協守

宣府，從于謙請也。謙又議上禦寇安邊十一事，詔悉行之。

綱十一月，于謙辭總督軍務不許。帝知謙深，凡所陳奏無不從，而謙

亦每事抒忠，直陳無隱，由是人多忌之。方敵初退，都御史羅通劾謙上功

不實，且言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於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信苴者，與議

石亨恨于謙

額森遣使賀年

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未足與議也意蓋詆謙與石亨輩謙疏辨且乞罷請通指薦韓信穰苴其人者廷臣共留謙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及設團營謙與石亨同事謙議論斷制亨不能贊一辭銜之亨貪縱自恣謙每事裁抑亨不得逞益恨謙疏辭總兵官不許謙上言祖宗朝本無總督邇因邊事孔棘命臣兼領此一時之宜非經久之法即今敵情未定將任宜專臣見石亨累奏辭職以臣為之軒輊也豈可以臣之駑鈍使亨不得行其志乞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其事帝亦不允通與亨皆謙所薦舉顧前後齟齬之而言者復捃摭不已諸御史屢以深文彈劾賴帝力持之謙略得盡其所施設然謙故性剛負才氣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奕大僚勳臣貴戚意頗輕之故憤怨益衆

德勝之捷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內愧疏薦子冕詔赴京師謙辭不允冕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不得顧私恩且亨為大將不聞事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于公議亦不協臣於軍功立杜微俸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帝嘗賜謙第謙辭每日留宿直廨器具蕭然素病痰疾作帝遣與安舒夏往視還奏謙服用過薄詔尙方製賜至醜榮皆備帝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賜之或言寵議太重與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覓此人○于冕字景華

綱十二月額森使來廷臣請遣使報之不許

圖額森自弒托克托布哈後屢貢馬至是復遣使賀來年正旦尙書王直等請遣使答之詔兵部議

于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帝從謙言遣使議乃罷既而

劉定之言北庭遣使宜敕羣臣公議不當但委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為請猶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藥為言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也詔下羣臣更議給事

中路壁以遣使有五不可帝以壁議為是使卒不遣○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

鳳陽淮徐饑

綱癸酉四年春三月鳳陽淮徐饑巡撫僉都御史王竑賑之 圖鳳陽淮

王竑散賑

安徐州大水道殓相望竑不待報輒開倉賑之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食竑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欲發以賑典守中官不可竑曰民旦夕且為盜若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從其議復命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竑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賑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粥以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而以銀錢絹布參之分給被災之家全活二百一十餘萬賦牛種及招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樁鬻子女者贖而歸之還籍者予道里費民忘其饑頌聲大作歌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初竑奏淮揚饑帝憂甚及得竑自劾疏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於是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頌竑功就進左副都御史時濟寧亦饑帝命南

令生員
納粟入
監

額森自
立為汗

徐有貞
治沙灣
決河

京戶部尚書沈翼。奏帑三萬。往賑。數給僅五千金。餘歸之京庫。茲劾翼。奉使無狀。請以銀易米備賑。從之。

綱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入國子監。先是元年六月命生員納糧倒

馬關者給冠帶至是命輸粟八百石於臨清東昌徐州賑濟者入監讀書

循資出身尋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最盛迨薦舉既廢進

士日重而監生漸輕至是納粟例開封教授黃鑾首言其不可戶部請俟倉庫稍實停之於是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據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以得援生員之

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綱秋八月額森自立為汗。額森以兵力迫脅諸部東踰烏梁海西及

赤斤哈密等遂自立為汗以其次子為太師遣使致書稱大元特克紳汗

舊作田盛可汗。解云田盛猶言天聖也。蓋當時未通音譯以其與天聖相近遂以為解。今改正并訂之。末曰添元元年詔廷臣議報書所

稱或以為但敕諭來使不必賜書給事中林聰或以為宜仍稱太師安遠侯柳溥或以為

可稱衛拉特主耶中章綸而府部大臣則僉言宜從北俗稱為汗帝從大臣議

書稱衛拉特汗賜之。

綱冬十月以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有貞即徐瑛以倡

議南遷為太監興安金英所叱久不得遷因諂事陳循以玉帶遺之且用

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會太子立因引為右諭德尋

復薦為國子監祭酒。帝曰：是議南遷者邪？為人傾邪，將壞諸生心術。他大臣亦屢薦理，輒不用。循具以告理曰：若第更名，無為內家習知也。理從之。遂改名有貞。時河決沙灣已七年矣，隨築隨決。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僉都御史治之。

皇太子見濟卒

綱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諡懷

綱甲戌五年春正月命平江侯陳豫以平賊功進封侯學士江淵撫輯山東河南兩

命陳豫江淵撫輯軍民

淮軍民。時山東河南兩淮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竑以為

言故有是命。故言頃冬春之交，淮河冰抵海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強者肆劫，敗民困若此，陛下端居九重，大臣身處廊廡，何由見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

太息流涕者也。陛下即位以來，非不敬天畏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恐聖德雖修而未至，人倫雖正而未篤，賢才用而未收其效，邪佞去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未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作停而匠役未息，法制頹而倫有更張，賦稅免而或仍率制，坐是干和，遂召災變。臣願陛下修厥德，以圖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廣仁愛，釋猜疑，修德必致其誠，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稅，節財用，戒聚斂，卻貢獻，罷工役，圖治必盡其實。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因敕內外臣工同加修省，陳弭災之道。

減國子生額

綱三月減國子生額。生監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廩，以戶部侍郎孟鑑

言留年深者千餘人，餘放歸。

綱令學士王文撫恤揚州及蘇常諸府。尚書儀銘字子新，高密人，智之子以江南

令王文撫恤揚州及蘇常諸府

北積雪，互寒死亡，載道。奏請賑恤，帝得奏，即馳敕江淵、王竑賑淮北，而命

下章繪
鍾同於
獄

修德弭
災十四
事

文賑揚州及蘇常諸府先是正統以來蘇松常鎮四府糧自兌運外每四石折白金一兩事即金花銀民以為便後戶部仍徵米輸淮徐凡一百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多有破家文以便宜停之又發廩賑饑民三百六十餘萬

綱夏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字世京人於錦衣衛獄 曰先是懷

獻太子既卒綸與同偕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會定州獲北謀言額森使偵京師將以秋初大舉深入同聞之上疏抗論時政因及復儲事曰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今皇儲未建國本猶虛臣竊以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具儀復還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疏入帝不懌然猶下廷臣集議雖銜同甚未發也越三日綸復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言悖孝弟云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願陛下於朔望或節日一幸南宮率羣臣朝見

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又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於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帝得疏遂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繫詔獄未幾并及同偪引主使拷掠備至

綱烏梁海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 圖額森虐使三衛偪徙其部落於黃

烏梁海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

河穆納地穆納山名注見前三衛不能堪其酋奇里瑪舊作乞兒蠻格根特穆爾舊作革干帖木兒今並改

後仿此等亡歸請得近邊屯駐因乞居大寧廢城于謙以為不可乃止

減兩京課鈔

綱秋八月減兩京課鈔 圖時以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

戶部按月征之商民以為病或閉戶不敢市易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

事中陳嘉猷餘姚人言兩京根本重地軍民尤宜加恤豈可當歲歉之時興

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而民已不聊生矣詔蔬果等暫免納鈔

綱冬十月額森為阿拉所殺 圖額森恃強日益驕恣荒於酒色阿拉求

為太師不許且殺其二子阿拉怒遂率眾攻額森因數其三罪曰漢兒血

在汝身托克托布哈王血在汝身烏梁海血亦在汝身天道好還今日汝

當死額森無以應遂殺之未幾韃靼部保喇舊作字來今改後仿此復殺阿拉奪額森

母妻并其玉璽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舊作麻兒可兒今改後仿此立之號小王子

額森為阿拉所殺

小王子

貶林聰
為國子
監學正

江淵好
議論

韃靼遣
使入貢

自是衛拉特遠衰。額森弟。又諸子。往依哈密。部衆分散。而保喇與其屬瑪拉噶。舊作毛里孩。今改。後仿此。等皆雄視部中。韃靼勢復熾。額森本托歡太師子。額森既亡。數傳至博汗。其世次不可考。博汗生子曰烏林台。巴丹太師。遂統部落。是為準噶爾之始。

○按博汗。舊作李汗。烏林台。巴丹。舊作烏林台。巴。今並改正。

○十二月。貶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目聰遇事敢言。為執政大

臣所疾。王文尤惡之。會聰甥陳和為教官。欲得近地便養。文嗾御史黃溥劾聰。下廷訊。坐專擅選法。當斬。胡濙不肯署。稱疾不朝者數日。帝遣興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寧耳。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所以悸也。安入告。高穀亦力言之。聰遂得釋。貶國子監學正。

○乙亥六年春正月。改工部尚書石璞。字仲玉。人。為兵部。以學士江淵為工

部尚書。淵在內閣。好議論。每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于謙以病

在告。詔推一尚書協理部事。衆佯推淵。淵欣然不辭。屬商輅草奏。陳循王

文密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淵大失望。

○夏四月。韃靼遣使入貢。目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

舊給之。以慰其心。

以朱挺程克仁周冕為五經博士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

綱六月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尋復以宋儒程頤後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世襲為五經博士

綱秋七月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 有貞至張秋鎮名在山東東阿縣西南運

界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門略言水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壅塞故漢武埋瓠子終弗成功漢

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趨海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矣 一開支河略言凡水

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勢大故恆衝決運河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水入

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河一道使水大不至泛溢為害小亦不至乾

淺以阻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請急塞決口

帝勅有貞如竑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

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

詔從其言有貞乃治渠起張秋金隄注見前之首引而西南百里經濮陽濼博

之沙河及東西影塘白嶺灣李學凡五十里由 踰范賢濮又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

李學而上至竹口蓮花池抵大濬潭又五十里 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

什之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凡五百五十餘日而工成賜其渠名廣

濟由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北出濟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建

築九堰 廣濟渠

杖廖莊
於闕下

杖章綸
鍾同於
獄

聞於東昌者八水道以平先是有貞始興工有謂河決宜塞不宜疏者帝遣中使即問有貞出二壺而穿其一為五竅注水其中五竅者先澗中使還報乃決用其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蓋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而決口始塞阿鄧曹濮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山東河患少息然亦會黃河南趨徐呂東流漸殺故有貞得奏厥功云有貞初築決口下木石則皆若無者有貞思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邪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下之不移

時而決口塞有貞事竣還帝厚勞之尋復命巡視漕河明年秋山東大水河隄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隄決口自臨清至濟寧水患悉平遠朝帝召見獎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

綱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吉安人於闕下謫為驛丞復杖禮部郎中

章綸御史鍾同於獄同死綸仍錮獄 目先一年莊在南京疏言臣曩見

上皇遣使册封陛下每遇慶節必命羣臣朝謁東廡今上皇在南宮願陛下時時朝見或講論家法或商推治道歲時令節命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諸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督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入不報及是莊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憶前疏大怒命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左

右言事皆由鍾同倡實罪魁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同及綸各百同竟死

綸死而復甦繫如故是年刑科給事中徐正請聞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營

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愕大怒立叱出之命謫遠任已復得其淫穢事遂謫戍鐵嶺衛又御史

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學上皇常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至天順復

皆伏誅正平 冬十一月以方瑛為平蠻將軍討湖廣叛苗 初庶人徽煤既廢其

家人蒙能竄入苗中為亂前事具 詐作妖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前注見 新

化明守禦 銅鼓明衛今為錦屏 諸城官軍屢剿不能克至是帝命瑛為平蠻

將軍尚書石璞總督軍務率京軍討之時諸苗酋多與能相應合眾攻平

溪衛明置今為玉屏 都指揮鄭泰以火鎗擊能能被創走泰追斬之事在明

餘賊流劫武岡分陷藕塘諸寨勢尚熾已而瑛進駐沅州分三道一自清

浪明衛今為清溪 一自平溪一自鎮遠會於賊境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寨

在明年 十二月蒙能餘黨以次平

丙子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諡肅

秋七月以工人蒯祥陸祥為工部侍郎 蒯祥以木工陸祥以石工

俱累擢太僕寺少卿至侍郎仍督工匠時稱為匠官 卷五終

方瑛討湖廣苗

皇后崩以工人蒯祥陸祥為工部侍郎

明鑑綱目卷之六

鹽城印鸞章校訂

景皇帝

帝有疾

綱丁丑景泰八年

英宗皇帝天順元年。○考是年正月壬午。英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今依朱子綱目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

其下春正月。帝有疾。羣臣請立太子。不許。

帝不豫。百官問安。左順門太

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

衆嘿然。都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退語諸御史曰。若皆知安意否。

僉曰。安謂早請建儲耳。維禎有貞曰。然。乃謀請復沂王為太子。議於朝。大

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宮。焉知上意。誰屬。學士蕭鎡曰。沂王既退。不可

再也。乃共請建元良為太子。維禎舉筆曰。我欲更一字。因更建為擇。笑曰。

吾帶亦欲更也。越四日。上之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

綱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於南宮。遂復位。以有

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於獄。先是

帝輿疾宿南郊齋宮。十三日戊寅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

都督張軏。玉次及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軏吉祥然之。

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盍圖之。徐元玉。有貞

上皇復位

毀垣壞門而入

翌日亨軌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軌曰已陰達之矣
 有貞曰必審報乃可越二日亨軌與吉祥矯太后制夜復會有貞所軌曰
 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會明日帝
 將視朝門早啓有貞以三鼓卽至朝房亨軌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
 禦官軍並入明舊史云有貞令軌等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亨掌門鎗夜四鼓開門納之既入復閉以遏外兵考明制皇城門鎗內監掌之石亨乃總兵官不應掌門鎗

且是日早朝百官咸集若門啓復閉何由得待漏闕下邪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

行軌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見上皇
 於燭下上皇問故衆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舉兵士惶遽不能舉有貞等助
 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
 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
 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
 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事

本末云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邪既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

務命陳循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卽位于謙甫聽宣諭畢卽
 班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

許彬薛瑄預機務

大赦

錄奪門功

殺于謙王文

綱以許彬薛瑄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目彬以石亨薦瑄楊善所薦也

綱改元大赦
目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
詔辭曰：倫拉特之變，乘與被遮，文未久而亡，矧失德之頁多，致沈疾之難瘳。徐有貞所撰也。

國之人，遮擴當守之位，又曰：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矧失德之頁多，致沈疾之難瘳。徐有貞所撰也。

綱錄奪門功
目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輓文安伯，楊善興濟伯，進

徐有貞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意未慊，數請於亨

曰：願得冠側注也。
目從兄後亨入言之，尋封武功伯。
太監輓安見有貞等俱邀封賞，言於帝曰：當日者附

和南還，不知置陛下於何地，又安有奪門功邪？帝不應。後數日，言官爭劾安黨逆，宜斬。帝宥之，第罷其司禮監而已。

綱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淵於鐵嶺衛，斥蕭鎡商輅為民
目先

是徐有貞石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於次日詭辭以激亨

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於十七日早朝執

君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外

藩，入繼大統，命鞫於廷。文抗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

內府兵部可驗也。辭色俱壯。謙曰：亨等意如此，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

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以謀逆律定讞，坐極刑。奏上，帝猶豫

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乃棄謙等於市籍其家

家屬戍邊以千戶白琦言榜謙等罪示天下於是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

謙為口實云徐性忠孝才略開敏自遭寇變忘身憂國敵先後入犯卒不得逞皆謙功也為

籍也家無餘貲惟正室錫鑰甚同啓之則皆上賜物也都督同知陳達收謙遺骸瘞之踰年始歸

葬杭州達放舉將材出李時勉門下者也多刺舊作朵兒今改

罷巡撫提督軍務 **石亨惡文臣節制武臣言於帝罷之**時王竑巡撫江北改浙江

參政石亨等追論其罪殺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後帝於宮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為朕也命還河州勅有司善視之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未幾郕王薨曰 **以太后制**

廢之政制曰庶次子郕王祁銍性本梟雄過據天位神人共怒既絕其子又殃其身疾病纏留朝

有貞所撰也 **送歸西內皇太后吳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肅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

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欽天監監正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初正統

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者當復辟也及是果驗

罷團營 **從石亨言也**都督范廣素驍勇為于謙信任石亨嫉之張軌尤不相能乃

奉帝還時後不開闕迎納也後軌入朝於路得恭疾與歸痛楚不堪而死時皆以范廣為崇云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賢入閣位許彬薛**

李賢預機務

罷團營

罷巡撫提督軍務 廢景泰帝仍為郕王

袁彬

復立沂王為皇太子

韃靼保喇寇邊

襄王瞻塘來朝

瑄上與徐有貞共事帝深眷之未幾進吏部尚書

綱三月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同知 帝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一年

之內帝視彬猶骨肉也南還後景泰帝授錦衣試百戶至是進彬指揮同知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

綱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 帝封子四人為王見潏即見清德王景泰

榮王是改封後之藩德州又徙濟南 見澍帝第五子與下二王俱在南宮時所生 秀王後之藩汝寧 見澤帝第六子 崇王後秀王薨無子即就

藩汝寧 見浚帝第七子長沙 吉王後之藩長沙

綱韃靼保喇寇邊 帝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

爾妻金幣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遮政等執之而使

使入賀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真即真亦秦不祥物獻否由爾第

毋留我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都督李懋 犯寧夏參將 又遣

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為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已

保喇勢益熾邊警迭至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諶在當不令敵至此帝嘿然乃復命安遠侯柳溥禦之溥戰輒敗而飾小捷以聞○吳瑾克勤之子

綱夏四月襄王瞻塘來朝 帝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塘最長且賢衆

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而瞻塘上書太后請立太子命

郟王監國書至景泰帝已立數日矣及帝還京師居南內瞻墀復上書景泰帝宜朝夕省問率羣臣朝朔望毋忘恭順帝既復辟石亨等誣戮于謙王文以迎立外藩帝頗疑瞻墀尋於宮中得瞻墀所上二書而金符固在太后閣中乃賜書召瞻墀比二書於金滕比至宴便殿特命百官朝王於館尋請還帝親送至午門外瞻墀伏地不起帝問叔父欲何言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敬受教

綱五月下御史張鵬字騰水人楊瑄字廷豐城人等於獄并逮繫都御史耿九疇

字禹範人羅綺 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

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閣臣徐有貞李賢曰真御史也遂遣官往覆而令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而大懼訴於帝請罪之不許未幾石

亨自延綏還掌道御史張鵬周斌字昌黎人等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給事

中王鉉聞之洩於亨亨乃相與吉祥泣訴於帝誣鵬為已誅內監張永從

子結黨排陷欲為報仇明日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

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曰彼率將士

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冒何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

下張鵬
楊瑄等
於獄

下徐有
貞李賢
於獄

呂原預
機務

薛瑄致
仕

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
及諸御史於獄榜掠備至且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九疇綺主謀并
逮繫之

綱六月下大學士徐有貞及學士李賢於獄尋釋之 目有貞為曹石

曹吉祥攬機恣肆時謂曹石

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窺帝意亦微厭二人乃稍稍裁抑

之亨吉祥不能平數毀有貞於帝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祥令小

豎竊聽故洩之於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有貞且曰外間無弗聞帝由是

始疏有貞及楊瑄張鵬獄起亨吉祥疑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因并疑

賢二人遂同至帝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

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帝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

排斥勳舊遂並下獄 旋以風電之變出有貞賢綺為參政九疇布政使御史周斌等十二人為知縣楊瑄張鵬皮邊賢未行以尙書王翱薦留為吏部侍郎

綱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讀呂原 字逢水原人入內閣預機務 目原內端外和

石亨曹吉祥皆敬之每大議事有不可據理爭未嘗諛言媚色徇人

綱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 目瑄在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歎曰

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至仕去

岳正預
機務

綱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字季方入內閣預機務。薛瑄既去，帝謀代者。

尚書王翱以正薦，帝亦素知正名，召對文華殿，稱旨。正長身美鬚，帝遙見色喜，既登陛，問年幾，何家安在，何

年進士，正具以對，帝連稱善曰：爾年正強仕，幾縣人，朕所取士，正可輔朕。遂命入內閣，以官小欲擢為吏部侍郎兼

學士，會石亨進見，帝語之，亨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乃即以原

官入閣。

綱秋七月，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內閣預機務。石亨知

帝嚮賢，雖恨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

賢，顧問無虛日。一時帝亦厭亨吉祥驕橫，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朕今

忌不敢盡言，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

綱改許彬為南京禮部侍郎。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浮蕩士多

出其門，及參大政，欲杜門謝客，舊游惡之，競相騰謗，遂不安其位而出。

綱謫岳正為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正負氣敢言，既為帝親拔，

益感激，思自効，或為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令撰

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

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鎮大

岳正杖
戍肅州

李賢預
機務

責正漏言

放徐有貞於金齒

同遣使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正按

地圖語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於帝

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請以計間之帝曰即可以朕意告二人正出見

吉祥曰聞忠國公欲伺公所為使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兵柄又詣亨

諭令自戢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二人揣知正意因詣帝前免冠請死帝

內媿慰諭之而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恩故

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正草罪已詔因歷數弊政

無所避亨吉祥遂構蜚語謂正賣直訕上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

十八日耳既行道漸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尙書陳汝言漢人所劾汝言

正嘗言其不宜為尙書逮繫詔獄杖戍肅州方正被謫時或有讓正以未信而諫者正曰上顯我厚

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為像贊述帝前語而未云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醉

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然意廣才疏欲以縱橫之術離間權倖反為所噬人皆迂而惜之

綱放徐有貞於金齒 **目**有貞既出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

名書指斥乘輿因奏云此有貞怨望所為追執之德州下詔獄榜治無驗

會肆赦亨等慮有貞見釋乃言於帝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纘禹成

功禹受禪為帝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示法司法司言罪

當棄市帝以犯在赦前免死發金齒爲民

彭時預機務

綱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景泰初時

入閣前事具尋丁繼母憂力辭不允明年兵事稍息得請終制及除服景泰

帝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至是帝特召見仍命入閣閣臣爲帝親擢

者時與岳正二人而已然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而賢雅推重時退

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眞君子也

綱冬十月詔爲故太監王振立祠 帝憫念振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

爲故太監王振立祠

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維綺赴廣西過家未行會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

輩自應降黜怨家謂而告之帝大怒立捕綺下獄籍其家化初始釋爲民

綱釋建庶人文奎 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爲建庶人帝

憐其無罪久繫釋之帝先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幾葬用心卽鳳陽賜室宇奴婢月

給薪米聽婚娶出入文奎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

識未幾卒

綱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爲昭武伯

釋建庶人文奎

陳汝言
有罪下
獄

上皇太
后尊號

左春坊

復設巡
撫官

英宗皇帝

綱戊寅天順二年春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由郎中驟進尚書陰險貪墨邊將皆出其門得賄無算始善徐有貞尋與
曹石共擠之既而又欲去曹石以自固亟於帝前陳二人過惡二人聞之
大怒嗾言官劾之遂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召大臣入視曰于謙終
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何多耶因連稱好于謙者
三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綱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燦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
事乃止已而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奉太后詔誰敢提兵入禁今
論功行賞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寧非闕典汝言以聞帝大悅會汝言
敗未及行至是帝問李賢賢曰此莫大之孝也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
太后明代宮闈徽
號自此始

綱夏四月太子始講學於文華殿
自後日在殿之東廂即所謂左春
坊也帝退朝御文華殿閱章奏故令太子居此

綱復設巡撫官
時廷議復設巡撫乃命戶部侍郎年富字大有
巡撫

山東僉都御史程信

字彥質其先休寧人家河間

葉盛李秉

字執曹縣人

巡撫遼東兩廣大同

秉持法公正總兵官不樂以其專擅帝召還尋以譖下獄斥為民

徵處士吳與弼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引賢者為己重謀於李賢賢盛稱與弼學行亨即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齎璽書加束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賢曰宜以宮僚

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莽賤士本

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

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闊

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乃請以白衣假讀祕閣書帝曰欲觀祕書且

勉受職居二月與弼遂稱病篤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

之賜勅慰勞賚銀幣遣行人送還

初與弼在正統景泰朝累薦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平難矣及是以勅書崇重意當大用而宮

條無事慮不得即行其志故卒辭歸方與弼之至也李賢以賓師禮事之推之上座編修尹直至

令坐于側直大慍出即謗與弼作瑣錄言與弼嘗為其弟所訟又言與弼為石亨敗族譜自稱

門下士由是士大夫多訾與弼而亨諸世固未有見之者後儒為辨其誣云○尹直字正言泰和人

綱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李賢等為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詔修一統志

綱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

錦衣官
校刺事

保喇犯
安邊營

方瑛大
破東苗

石彪有
罪下獄

倚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指揮使門達人豐潤僉事遼杲人安平俱得幸。而杲

更強鷙。帝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

以祈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

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於是其勢益張。

綱已卯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在陝西定邊縣東北。有新舊二營。相去六十里。今以新營併入舊營。設都司駐守。石彪

及楊信擊敗之。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舊作把禿。今改。率其旗封定

遠伯。既而充總兵官。禦寇寧夏。至是保喇以二萬騎犯安邊營。彪與楊信

擊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追出塞。復大敗之。斬馘數百。獲馬駝牛

羊二萬餘。捷聞。進彪為侯。彪既屢立戰功。與亨並討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馴至於敗。

綱夏四月。方瑛大破東苗。即白苗。在貴州貴筑龍里諸縣界。東苗于把諸等攻都勻。諸衛

命瑛率川湖雲貴軍。分四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于把諸。送京師。磔之。瑛

前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莫與比

者。

綱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彪自陝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

柄。令千戶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詔獄。令門

達鞠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

黨治之

彪事既發言官將於朝班劾之有泄於彪者帝聞之大怒乃勅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太祖嚴榜例治罪

石亨以罪罷

綱冬十月石亨以罪罷

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

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不許至是法司再鞫彪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

行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宜寘重典乃罷亨閑住絕其朝參

詔章奏勿用奪門字

綱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

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

事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彼

時亦幸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

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升賞以何為功老成耆舊

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至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

氣象豈不益盛今為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用奪

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黜四千餘人朝署為清

綱詔霜降後錄囚著為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錄重囚

謂之朝審遂為永制

綱庚辰四年春二月石亨及其從子彪皆伏誅

遠杲奏亨怨望愈甚

誅石亨石彪

詔霜降後錄囚

與從孫俊等日造妖言且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亦

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沒其家貲未幾亨瘐死彪僂於

市帝初緣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即不召必假事以進出則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

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語謂郎中龍文朱銓輩俱以賄被顯擢也久之干請愈甚帝不能堪以

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因勅左順門非宜召毋納總兵官亨燕見遂稱所請亦漸有不從者而

亨猶不悟恣橫如故遂果本亨所擢密授帝旨伺亨所為以報而亨亦不知彪本以戰功起家不

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又謀鎮大同為天下精

韃靼分道入寇

綱八月韃靼分道入寇 目保喇阿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

衆南行總兵官李文西番人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諸州肆掠帝

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荆關馮宗至倒馬關禦之寇稍引去

綱冬十二月釋徐有貞還里 目有貞在金齒三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

有貞何大罪為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既歸猶冀復召時仰觀天象

數起舞及聞韓雍平兩廣有功乃投鞭太息曰儲子亦應天象邪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死○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綱辛巳五年夏五月殺弋陽王奠璫寧獻王構之孫 目遂臬誣奠璫母子亂帝遣

官往勘事已白帝怒責臬臬執如初帝竟賜奠璫母子死焚其尸方昇尸

出大雷雨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為冤

殺弋陽王奠璫

釋徐有貞還里

殺劉實

遣馬昂
孫鏜擊
保喇

反曹吉祥

綱下南雄知府劉實字嘉安 秀人於獄殺之。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

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中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罪逮下詔獄瘐死郡民哀而祠之。

綱六月遣尙書馬昂懷寧伯孫鏜擊保喇。保喇衆萬餘屯莊浪攻涼

州諸衛副總兵仇廉禦之敗績敵渡河剽掠官軍莫敢攖其鋒關中震恐帝以昂總督軍務鏜充總兵官率軍擊之。

綱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鏜討之欽敗死吉祥伏誅。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達官善騎射者隸帳下師還畜於家

故家多藏甲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結爲死黨千戶馮益客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益曰

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會言官劾欽不法事帝命遂杲按之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反謀遂決會孫鏜西征師

未發欽令其黨欽天監正湯序擇庚子昧爽臨朝遣將謀以是時擁兵入廢帝而吉祥以禁兵應之計定召諸達官夜飲時孫鏜及恭順侯吳瑾俱

宿朝房指揮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鏜鏜由門隙投疏入帝卽

孫鏜召
西征軍
擊賊

罷孫鏜
西征

顏彪擊
破廣西
獠

收吉祥敕皇城及京師諸門俱勿啓欽知事泄夜馳往杲家殺杲斫傷李賢於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偪草奏釋已罪賢佯諾乃獲免欽遂率衆攻長安門不得入賊往來叫呼門外鏜急召西征軍二千人擊之欽走攻東安門殺吳瑾天漸曙其黨稍稍散欽率數騎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於市諸從逆者皆伏誅進孫鏜爲侯

罷孫鏜西征遣都督馮宗充總兵官代之

急因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副都御史王竑於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字宗南

人參贊軍務八月保喇三上書乞和帝遣指揮使唐昇齎敕諭之自是每

歲入貢而寇掠如故明年白圭王竑巡邊遇敵皆敗之時穆爾格爾與保喇相仇殺未幾麻里格爾死衆共立蒙古勒克時青吉斯亦號小王子自是隄阻部

長益各專擅○蒙古勒克時青吉斯舊作馬固可見吉思今改後仿此

綱壬午六年夏五月都督僉事顏彪擊廣西獠破之

自元年春大藤峽在廣西桂平縣西北四山環繞綿互數百甲跨潯柳二府之間爲獠窟穴獠爲亂兩廣苗獠起廣西殘燬殆徧

前年帝命彪爲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

擊龍山在廣西貴縣北爲藤峽左臂直抵潯梧所向皆捷而彪多濫殺冒功剿捕不能盡

賊故不久即發

明年賊夜入梧州城劫官庫放罪囚執副使周琦殺家居布政使宋欽魁兵

帝降旨切責而已

廣錦衣衛獄

綱秋九月廣錦衣衛獄

初逢杲給事門達左右達倚為腹心及杲得

志達反為之用至是杲已死達欲踵其所為益布旗校於四方告訐者日

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呂原罷

綱冬十一月呂原罷

原丁母憂詔葬畢即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及

抵家寢苦哀毀甫襄事而卒

原佐李賢秉政賢通達遇事立斷原守正濟以持重會彭時亦入三人相得甚歡庶政稱理原卒年止五十五人皆

惜之

陳文預機務

綱癸未七年春二月以陳文

字安簡人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 文自廣東左布政使丁母憂特召為詹事侍東宮講讀呂原卒

帝問李賢誰可代者對曰柯潛

字孟田人可出告王翱翱曰陳文年資皆深

舉潛置文何地明日賢入見固請用文帝乃許之文既入閣每事與賢爭

曰吾非若所舉也

殺李蕃

綱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

豐南河人

蕃巡按宣大錦衣衛偵事者言其

擅撻軍職逮治之又遼東巡按御史楊璉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並以中官

下袁彬
於獄

楊墳訟
冤

命太子
視事文
華殿

帝崩

誣奏相次被逮蕃與祺並荷校死

綱冬十一月下錦衣衛指揮同知袁彬於獄尋釋之 目彬與門達同掌

錦衣衛事彬恃帝舊恩不為達下達深銜之乃誣彬罪且言其嘗受曹石

賄奏下彬於獄軍匠楊墳擊登聞鼓為彬訟冤語侵達詔并下達治時大

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恨次骨欲并去之乃撈墳究主使墳知

達意即謬曰此李學士導我也達大喜即奏聞請法司會鞠於門外帝遣

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與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墳仰曰吾小

人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教我言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

狀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絞輸贖墳斬帝命彬贖畢調南京錦衣而禁錮

墳 綱甲申八年春二月帝不豫命太子視事文華殿 目有間太子於帝者

帝臥文華殿密召李賢告之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

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

令謝太子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綱帝崩 葬裕陵在京兆 遺詔罷宮妃殉葬 目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

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罷之

綱太子見深即位是為憲宗 目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綱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目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

英宗疾篤綸私詣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英宗崩李賢當

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

部侍郎韓雍代尙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帝惡之因

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景泰中置縣今屬粵海道知縣降雍為浙江

參政

綱二月指揮簽事門達有罪下獄戍邊 目達先以王綸必柄用預為結

納及綸敗調貴州都勻衛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逮繫論斬後貸死謫戍

廣西南丹衛

綱始以內批授官 目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

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以千數

綱三月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目貴妃帝生母也

太子即位錢溥貶官

門達戍邊

始以內批授官

復立團營

綱復立團營

明年正月復罷。又明年復立。

綱秋七月立皇后吳氏

順天

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

上元

為皇后

綱帝居東宮時萬貴妃

諸城

已擅寵吳后既立摘其過杖之帝怒廢居別

宮乃册王氏為后貴妃寵冠後宮

妃時年三十有

王后處之澹如也以是得

安

綱致仕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

諡文

瑄告歸凡七年及得疾危坐

正寢而逝贈禮部尚書

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已教人以復性為主嘗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皆自言其所得學

者宗之隆慶中從祀孔廟

始置皇莊

綱始置皇莊

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官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

給事

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弗報自是戚畹及中貴家多奪民地為莊田矣

綱立武舉法

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其策略弓馬分別

甲乙武舉廢已久至是復立之指揮以下子弟皆令入學

憲宗純皇帝

綱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

字良

人

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徭

綱守臣奏廣西徭獍流剽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乞選將征討

遣趙輔韓雍討廣西徭

立武舉法

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薦雍統兵乃命輔為征夷將軍召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綱開納粟例 **圖**以備兩廣軍餉

綱二月詔雪于謙冤 **圖**御史趙敵武進人言于謙等為石亨輩誣陷榜示

天下竊思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收回前榜死

者卹贈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時即聞謙冤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

之慘所司其急如敵言施行釋子冕還家明年八月復冕官冕先授副千月遣行

人往祭謙墓制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

綱三月荆襄盜起 **圖**荆襄上游為隕陽古麋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

聚此為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剿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隕塞林箐蒙昧中有草木可采掘以

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守臣以

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為饑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往撫輯謫戍數

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因循不

治至是有劉通者河南西華人有臂力縣治門有石糾其黨石龍號和劉長子等

開納粟例

詔雪于謙冤

荆襄盜起

劉通

聚眾數萬為亂偽稱漢王寇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已而朝廷

命朱永字景之子白圭討之至南漳隋縣今屬襄陽道連敗賊年冬偵知賊巢在豆沙

河在湖北保康縣西萬山之中列為七屯諸軍分道進賊據險下木石如雨官

軍四面仰攻蟻附而登遂擒通送京師俘斬無算在明春石龍劉長子逸去

轉掠四川燬巫山前見太昌後周縣故城在今四川巫山縣北圭分兵蹙之賊被圍食盡長

子縛龍以降賊小熄在明年冬

奪張瑾楊宗襲爵

綱夏六月奪張瑾楊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軌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

門功封時以迎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董源等援例

乞復遂并革瑾宗

兩畿湖廣浙江饑

綱秋八月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

術老弱轉死丁壯流移南陽荆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

絕收乞勒官司賑濟於是命王恕字宗貫原人及浙豫撫按各賑其屬旋遣工

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繁昌人往淮揚內外諸臣請緩征鹽鈔

逋賦等皆從之義琛無它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綱冬十一月韃靼瑪拉噶寇延綏 敵眾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

韃靼寇延綏

總兵李杲陝西巡撫項忠字水蘊人等率所部兵禦之官軍力戰乃引去初

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

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勒楚爾舊作阿羅者率

屬潛居河套遂徧近西邊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

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至二千里饒水草外為東勝衛即古東勝

至是保喇與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為嚮導抄掠延綏無

虛時矣

綱韓雍破獠於大藤峽 目初國子監生封登奏潯州夾江諸山險峻中

有大藤如斗延亙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度號大藤峽登峽巔數百里顧

盼可盡諸蠻倚為奧區中產獠人藍胡侯槃四姓為渠魁又有獯人善傅

毒弩矢中人無不立斃四姓獠亦憚之自景泰以來嘯聚為亂隳城殺吏

所至邱墟乞調兵剿滅報聞及朝議用兵編修邱濬字仲深上書李賢言

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賢善之獻於朝詔錄示諸將諸將多主

其說欲分兵兩廣韓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敗也

阿勒楚爾
河套

韓雍破
獠

大藤峽

四姓獠

斷藤峽

李震討靖州苗

李賢以父喪起

大藤峽賊之巢穴我以全師搗之心腹既潰餘迎刃解耳趙輔知雍才足辨賊軍謀一聽於雍雍乃倍道馳全州注見前破陽洞叛苗又自桂林破修

仁唐縣今屬桂林道荔浦漢縣今亦屬桂林道諸賊尋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伏道左願為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給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

皆愕既縛袖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列賜雍督諸軍水陸並進連破山南石

門林峒古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追躡至九層崖在大藤峽北等山先

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擒賊渠侯大狗及其黨七百餘人斬首三千二

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紀先是峽中大藤晝沈夜見賊以為神及是雍

用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帝賜勅嘉勞召輔還封武靖

伯雍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明年餘賊鄭昂等攻陷洛容北流諸縣流劫至廣東境雍發兵撲滅之洛容唐縣今屬柳江

道北流隋縣今屬蒼梧道

綱丙戌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南陽人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

銅鼓五開武岡注俱前等苗為患巡撫王儉不能討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

銅鼓天柱明守禦所後改縣今屬辰鎮遠道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猺獠於桂陽

威名著西南苗獠畏躡呼為金牌李

綱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修撰羅倫字彝正吉水人疏諫貶福建市舶司副提

舉百官志市舶司掌海外諸番朝貢市易之事提舉秩從五品副提舉從六品

賢丁父憂令馳驛歸葬即還視事

賢再疏乞終制不許及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臣聞

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

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且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而口實可言或降溫旨使賢於天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而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

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疏入黜為福建市舶副提舉王翱以文

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何可效之竟不從後賢

輅復入閣以為請倫始復官尋乞歸以金牛山人跡罕至築室讀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眾稱為一時先生久之卒嘉靖中贈左諭德謚文毅○金牛山在江西萬安縣南

綱秋七月封弟見治英宗第八子為忻王未之見沛英宗第九子徽王後之藩

綱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諡文閣臣得君自三楊以

後無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帝震悼贈太師

賢常言內帑餘財不以贖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淫色以故類請發帑賑貸恤邊前後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大臣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缺舉二人

請帝節用也推之例始此當時翦然稱爲賢相然自郎署受知景泰帝超擢侍郎而所著書詆帝荒淫多過其實而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尤爲世所惜云

綱以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

綱李賢既卒故

有是命定之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卻立以俟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人咸服其敏捷云

綱鎮守開原太監韋朗有罪赦不問

綱時內侍梁芳韋興諂事萬貴妃

復

羅倫疏

李賢卒

劉定之入閣

韋朗失律

瑪拉噶上書求賞

御經筵

商輅復入閣
李瑾程信討四

日進美珠珍寶錢能韋眷王敬鄭忠等爭假采辦名先後出監大鎮皆縱恣帝以妃故不問也朗鎮開原坐失律當逮治其同官鎮守太監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西夏兵家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朗請戴罪立功兵部議勿許內批允之

綱丁亥三年春二月瑪拉噶三上書求貢許之 時韃靼諸部內爭保

喇弒蒙古勒克喀青吉斯瑪拉噶殺保喇更立它汗史無名阿勒楚爾復與

瑪拉噶仇殺瑪拉噶殺所立汗逐阿勒楚爾使使入貢尋渡河掠大同帝

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會瑪拉噶再乞通貢而別部長頗羅鼐舊作李魯乃今改後仿此

亦遣人入京帝許之詔永等駐軍塞上給事中程萬里上言瑪拉噶窺伺邊疆其情叵測然臣度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止二

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非諸部馳驅不良既驕且疲二也此來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二萬統以驍將使探瑪拉噶所在潛師擣之破可必也帝壯其言而不能不用

綱御經筵 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官並承旨

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自是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時

咸以定之巽順為過云

綱三月召商輅復入內閣 驛召至京以故官入閣

綱六月遣襄城伯李瑾隆之子尚書程信等討四川山都掌蠻今四川與地名本西南蠻地

大壩元置或明降為縣後又改縣曰興文即今縣是也

通志蠻有山都六鄉水都四鄉而山都尤為強悍叛服不常

等九縣朝議大發兵討之以瑾佩將軍印充總兵官信進尙書信先

部侍郎提督軍務師至永寧明宣撫司今四川敘永縣分道進所向克捷先後焚賊寨二千

斬首三千有奇獲鎧仗孳畜無算又討平九姓苗明史地理志永寧有九姓之

不奉化者改大壩為太平川長官司今在敘永縣西北分都掌地設官建治山都水都

控制之師還瑾進為侯信亦進秩兼大理卿與白圭同涖兵部

綱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巡按御史趙啟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征不

力逋負者多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參政一南昌吉

安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綱冬十二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字德人懋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檢討莊景字孔

以明年上元張鐙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景同疏進諫略

今川廣未靖遠左多虞三楚豫章赤地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至翰林以論

思為職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鐙豈堯舜之道詩

詞非仁義之言乞停止燼火移此視聽明目達帝以元夕張鐙祖宗故事責懋等妄

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景通判時以懋等與羅倫同稱翰林四諫懋等在

官論救懋仲昭改南京大理評事景改南京行人司副

杖章懋
黃仲昭
莊景

增江西
督賦官

禁勳戚
請民田

綱戊子四年春三月禁勳戚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昌平人周太后弟求涿州

田許之圖先是番僧扎實巴勒舊作割實今改乞靜海地為常住田嘉善公主

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餘頃皆予之給事中邱弘

英宗女下嫁王增等言洪武永樂年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民開墾永不科稅

上字寬人等言洪武永樂年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民開墾永不科稅

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為閒田奏乞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恆

產也豈可循一人之私而奪百家恆產哉帝然之詔自今請乞皆不許扎

實巴勒等所乞還之於民未幾壽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餘頃帝

不得已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壽弟彘求武

彘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字茂時人疏諫不省

綱加番僧封號圖西僧扎巴宜勒木燦舊作割巴今改以祕密教進封萬行莊

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

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師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

出入乘轎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它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

而佞倖由茲進矣綱陳文卒圖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及居宮端行事鄙猥既參

加番僧
封號

陳文卒

慈懿皇太后崩

大政無所建明子弟家人大通賄賂羅倫論李賢奪情文內媿文為廢事時方丁母憂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所鄙

綱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皇諡孝莊九月葬孝莊皇后 日初英宗大漸遺

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方英宗北狩后傾中宮贊佐迎駕夜哀泣顯天倦即臥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及在南宮

英宗不自得后曲慰解故遺命如是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册及營裕陵賢請營二壙中旨不

可事遂寢至是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召大臣議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祔

廟定禮也翌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它日妨母后耳時與商

輅劉定之合辭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為心今若安厝於左而虛右

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帝領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生母薄太

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

若陵廟之制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下禮官及羣臣集議皆請如時

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卜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

諫又明日禮部尚書姚夔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

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弘字士廣倡

言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門外帝命退衆叩頭曰不得

羣臣伏哭文華門

劉玉項
忠討滿
俊

萬安入
閣預機
務

旨不敢退。自巳至申。帝與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羣臣呼萬歲出。

綱冬十一月。都督劉玉字仲璽。州人。副都御史項忠討開城。今甘肅開原縣。明初為開城縣。叛酋

滿俊平之。 圖滿俊亦名滿四。其祖自洪武初。即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戶

畜牧為雄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原里。俊素獷悍。藏匿奸盜。

會有獄辭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要索。遂激眾為亂。據石城。在開原縣西北。石

城。即唐吐番石堡城。在山巔。四壁削立。惟一徑可緣而上。最稱險固。官軍

討之。屢為所敗。不數月。眾至數萬。關中震動。乃以玉為平虜副將軍。忠總

督軍務。討之。既抵石城。前軍已屢敗。賊乘勝逐之。玉中流矢被圍。眾欲退。

忠斬一千戶以徇。親當矢石。不少避。玉得出。復連戰數十。賊大衄。會天寒

甚。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寇合。乃督兵直薄城下。列圍困之。有賊夜出。汲

被獲。忠貫其死。賜之金帶鉤。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擒焉。賊盡殲。於是毀

石城。送俊京師。伏誅。

綱己丑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字循。吉州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

務。 圖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寬而深中。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

永昌養子也。齒少於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

議簡閣臣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閹為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使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自媿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通安家兩家婦日相往來通妻著籍禁中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綱秋八月下刑部郎中彭韶字鳳人監察御史季琮於獄 太后弟周

彘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為閒田或已乞二縣地六百頃此又欲於其外籍民田也帝遣

官按視皆民所墾闢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為閒田得七十餘頃彘不滿復言於帝改命韶琮覆視韶琮往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為恆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戚休豈當與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琮方命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

綱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於東

西各設巡撫帝可之而命雍總理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

彭韶季琮下獄

韓雍總督兩廣

遣使分
巡州郡

朱永禦
敵延綏

自強人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

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劫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
事權一而責有所歸乃起雍為總督開府梧州

綱庚寅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 圖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

寇掠川廣盜攘未息疫癘行於閩越災異見於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

二麥槁死荆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相度興革

於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浙江安人侍郎曾鞏字泰和原傑字英黃琮副都

御史滕昭巡視畿南大名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賜勅遣之奏斥貪殘吏甚

衆其南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兩廣貴州有巡按者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者及雲南多土官皆不遣使責所在官司恤民察吏

綱三月命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字世昌等禦敵延綏 圖先是瑪拉

噶雖求貢而屢犯延綏守將許寧字志道擊退之事在四年尋復糾三衛入寇榆

林大擾大同巡撫王越遣寧及楊信等連敗之事在五年至是破羅鼐與阿勒

楚爾合別部伽嘉色凌舊作札蘭博勒呼舊作李羅忽亦入據河套伽嘉色凌

舊居士魯番今新疆土天順間嘗遣使朝貢朝廷使往撫諭之已乃稍引而

東與諸部相雄長遂竊入套中為久居計延綏告急帝命永為將軍以越

參贊軍務往禦之永至數以捷聞越等皆論功升賞而敵據套自如既而帝以

兵部尚書白圭言命廷議大發兵搜套乃以武靖侯趙輔為將軍節制諸路王越仍督師敵大入延綏輔不能禦未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亦未有功而瑪拉噶爾羅罷爾衰敗伽嘉色凌擊殺阿勒楚爾結元裔們都塔居套中稱汗伽嘉色凌為大師事在八年按們都塔舊作滿魯今改後仿此

綱秋七月皇子即孝宗生於西內 **目皇子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

俘入掖庭警敏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既寵而妒後宮有娠者皆墮

之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妃知而恚甚命婢鉤治

之婢謬報曰病瘡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同安人溺焉敏

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它室貴妃日伺無所得時吳

后廢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帝與妃不知也

綱辛卯七年春正月以余子俊字士英巡撫延綏 **目時虜數入邊兵部**

尚書白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銳遼安人推陝西布政余子俊代之先是延綏

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宋崇元為縣今屬榆林道吳堡亦宋崇元為縣今亦屬榆林道孤懸鎮外寇以輕騎

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既至乃徙鎮榆林增益兵

衛攻守器畢具榆林遂為重鎮寇鈔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綱始立漕粟長運法 **目初宣德間**從平江伯陳瑄請立兌運法事具前至

皇子生於西內

余子俊巡撫延綏

始立漕粟長運法

王恕總督河道

立皇太子

見閣臣於文華殿

是應天巡撫滕昭又變為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曰改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綱二月增設蕪湖荊州杭州鈔關 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後易以銀

綱冬十月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督河道 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寧南

北為二侍郎鄭辰字文樞浙江西安人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字子信嶧縣人治其北至是河

道淤塞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三道各委曹郎及監

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一人總理其事於是始命恕為總河

綱十一月立子祐極和賢出為皇太子 祐極以五年四月生至是立為

太子明年二月卒諡悼恭傳者謂萬貴妃害之也

綱十二月見閣臣於文華殿 慧星久見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

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情

未洽勿多言姑俟它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

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缺望乞如舊便

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

預征明年賦

占城遣使告難

土魯番據哈密

若輩嘗言不見召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

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邪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榜面對多矣

○壬辰八年春二月預征山西河南陝西明年賦 ○時議發兵搜套見事

於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字廷醇英人言山西預征艸豆每夫科銀

或至二十兩歲旱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有三百八十餘家

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蘇民困事下戶部議格不行

○夏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奉表入貢代著恭

順前年安南國王黎瀨攻破占城虜其王盤羅茶全王弟盤羅茶悅逃山

中遣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并吞與國若不為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

亦恐啓安南跋扈之志宜遣官齎敕宣諭還其國王及家屬帝慮安南逆

命欲俟其貢使至賜敕責之至是以盤羅茶悅請封命遣給事中陳俊明俊

等齎詔往而占城已為黎瀨所據不克入

○癸巳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舊作卜列

卒無子王母主國事伽嘉色凌見哈密無主乘隙侵掠謀據其地成化二

年其頭目奏請以都督同知巴圖穆爾舊作把塔木兒今改後仿此襲封王爵詞極哀切

史作峻按同時有兩陳俊一為戶部侍郎一即此

帝乃擢巴圖穆爾為都督攝行國王事又卒其子哈商舊作罕慎今改後仿此請襲都

督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時土魯番酋阿里舊作阿力今改後仿此自

稱蘇勒坦舊作速今改乘機襲破哈密城虜王母及金印去留其妹婿伊蘭舊作

牙蘭今改鎮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苦峪城名今在

甘肅安西縣東南沙州等亦為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套寇不

退關中供億愈難矣乃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四川樂縣人往甘肅經略

文等檄哈商及赤斤罕東默克垓番部名在哈密今舊作七克力今改後仿此諸部集兵進討

綱夏四月閱武臣騎射 **目**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黜指

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已而重閱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登之子等四人

綱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 **目**義至寧波指揮馬

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於朝上命義自陳言因公事

杖璋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

綱總督延綏軍務王越襲寇於紅鹽池在榆林道境與寧夏道接界破之 **目**自成化初

以來邊患日熾至是們都塔博勒呼伽嘉色凌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

諸邑總督延綏軍務王越策寇盡銳西出而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寧

閱武臣
騎射

李義殺
馬璋

王越破
寇

紅鹽池之戰

遊擊將軍周玉

字廷璧除人

各將兵四千六百人從榆林紅兒山

在榆林道北

出境

晝夜兼行涉白鹽灘

即白鹽池在陝西定邊縣西北

北又百餘里探知賊老弱俱在紅鹽池

乃分兵爲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西陲得息肩者數年

明鑑綱目卷之七

鹽城印鸞章校訂

憲宗純皇帝

王越總制三邊

韓雍罷

築邊牆

綱甲午成化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刑部主事張鼎河南信陽人言延綏甘肅寧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詔從其請因設制府於固原卽以越爲之巡撫總兵而下並聽節制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綱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 中官黃沁鎮守廣西雍不爲禮

又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布政使何宜福清人副使張敷皆銜之會柳

潯蠻陷懷集注見前兵部劾雍失機沁亦訐雍濫賞費財帝遣官往勘宜敷

因釀成其罪帝命致仕去雍用兵兩廣射視矢石軍門設銅鼓十儀節詳密裨將以下緝

肆既去粵人念其功立祠祀焉准歸五年卒於家正德中追謚護毅

綱夏閏月築邊牆 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

入犯獲邊人爲導徑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牆

置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城邊牆於事爲便

時尙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其役既而寇入孤山堡在陝西府復犯榆林

千七百七十里

李文討土魯番

彭時卒

據河套歲發兵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曰今征套土馬屯延綏者

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五萬

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

夫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帝從之會王越襲虜紅鹽池前事具患少息子俊

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縣在府東北西抵花馬池注見前延袤千七百七十里

鑿崖築牆樹壑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巒備巡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

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地悉分屯墾歲

得糧六萬餘石

○冬十月都督同知李文等進兵討土魯番不克引還 ○李文等引兵

至布隆吉爾川在今甘肅安西縣西北按布隆吉兒川今改謀報阿里集衆抗拒且結別部謀

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令二衛還守本土哈商及默克里輝和爾

之衆明史哈密傳哈密種落有三一曰回回一曰輝和爾一曰退居苦峪前注見文等亦

引還肅州土魯番知中國不足憚遂久據哈密朝廷因令邊臣築苦峪城

移哈密衛於其地給米布賜穀種命哈商主國事焉事在十三年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 ○時與萬安

劉翊劉吉入閣

召見皇子於西內

同在閣帝怠於政大臣希得見安結中官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每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不見用時悒悒不得志屢請疾在告至是力懇放還不許加少保未幾卒贈太師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綱以吏部左侍郎劉翊

字叔溫壽州人

禮部右侍郎劉吉

字祐野

並兼翰林學士

入內閣預機務

翊先以舊宮僚晉官直經筵日講每進講反覆開導

詞氣侃侃劉定之稱爲講官第一帝亦愛重之入閣後每呼東劉先生翊性疏直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綱夏五月始召見皇子於西內

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

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歎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

愕然曰安在敏叩頭對曰奴言卽死萬歲當爲皇子主於是太監懷恩高

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卽日幸

西內遣使迎皇子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卽

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時胎髮猶未剪走投帝懷帝置之

膝撫視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

大喜懷恩並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勅禮部以定名爲辭於是

紀妃暴卒

廷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既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領之遂定名祐樞頒詔中外

綱六月皇子母紀氏暴卒 先是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

內大學士商輅恐有它患而難以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己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

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於貴妃宗社幸甚紀妃遂移居永壽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給我至是妃暴薨或曰萬貴

紀使使賜死或曰自縊太監張敏懼亦吞金死

綱秋八月浚通惠河 通惠河即元大通河郭守敬所鑿前事具亦名潞

河洪武時廢永樂中修治復湮前五年漕運總兵明史職官志漕運總兵官楊

茂言自張家灣在北京兆通縣南為南北水陸要道舍舟車轉至都下僱值不貲通州至京舊

有通惠河道石牐尚存修牐潴水用小舟剝運便帝遣尚書楊鼎字宗

西人相度上言舊牐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入城今

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濬玉泉注見龍泉及月兒柳沙諸

浚通惠河

伽嘉色
凌人貢

立皇太
子

朱英總
督兩廣
軍務

泉水使入西湖在京兆宛平縣玉山山下水經注西湖閉分水青龍牐引諸水從

高粱河前注見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

通橋牐河隨旱澇啓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以災異工未及舉

至是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疏浚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牐四漕舟

稍通是時於元所引昌平白浮諸泉俱過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淺塞如故

綱們都埒伽嘉色凌遣使入朝 目初伽嘉色凌以女妻們都埒故立為

汗及是俱遣使入貢已而伽嘉色凌專恣日甚們都埒部陀羅該舊作脫羅于伊

斯瑪音舊作亦思馬因今並改後仿此等謀殺之未幾們都埒亦死諸強酋相繼略盡邊人

稍得息肩

綱冬十一月立子祐樞為皇太子 目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

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

貴妃治食曰已飯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即如是它日魚肉我

矣因恚成疾

綱以朱英字時傑總督兩廣軍務 目自韓雍大征諸蠻以來將帥喜邀

功利俘掠名為鵬剿英至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

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編戶給復三年於是馬平隋縣今屬柳江道陽朔亦隋縣以陽朔山得名今屬桂

道林蒼梧前注見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今屬桂林道賊李公主有衆數萬

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爲置永安州本唐蒙州今屬西蒙山縣處之俾其子孫世爲吏目自

是歸附日衆凡爲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綱十二月改諡郟戾王爲景皇帝 圖初荆門州訓導高瑤字庭堅上言

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郟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

亂何由平變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不小迨先帝復辟貪天

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躋祀未稱典禮望勅禮官追加廟號

以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左庶子黎淳湖廣岳州人言昌邑既廢不聞

復爲漢某帝更始既廢不聞復爲漢某王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爲

不明一陷陛下於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疏遠安敢妄言

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淳又欲獻媚希恩邪切責之議亦遂寢其後

御史楊守隨字維貞亦言郟王有功社稷請改諡帝下廷議大學士輅極

言當復至是乃下詔曰朕叔郟王踐阼戡亂保邦奸臣讒構請去帝號先

帝旋知其枉深懷悔恨以次抵諸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念親

改諡郟
戾王

原傑撫
治荆襄
流民

李賓善
其說

親用成先志。郟王可仍舊皇帝號。尋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綱丙申十二年夏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圖初白圭既

平劉通。荆襄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原等寇掠南漳內鄉。見注前諸縣。帝命

項忠討之。忠遣人入山招諭流民。先後來歸者九十萬。原等亦以次就擒。

思戶選一丁充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有司一切驅迫。不前。即殺之。其發戍者舟行多疫死。言官劾忠妄殺。尚書白圭亦言流民宜隨在著籍。帝皆不聽。至

是流民復聚。朝廷以為憂。祭酒周洪謨。字堯寧人著流民說。略言東晉時廬

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南。舊唐書地理志。荊州松滋。本漢縣名。屬廬江郡。晉時松滋人避亂至此。乃僑立松滋

縣。因而不改。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西。其後松滋遂隸於

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今宜陽道南北。南雍州。今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

襄鄧戶口。都御史李賓善。順義人其說聞於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徧歷

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

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頑梗不

率者。驅還其鄉。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

縣。舊曰鄖鄉。元改鄖縣。今屬襄陽道。居竹。即竹山。明初房。即房縣。前上津。西魏縣。前商。即商縣。前洛南。洛

關。今屬中道。諸縣中道路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到。猝有盜賊。難

遙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析竹山置鄖

西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於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

伊陽各隸其州府制既定鄖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縣皆擇繁境良吏為之流入得所四

境又安○洵陽漢縣今與白河俱屬漢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

御史吳道宏宜賓人自代詔即擢道宏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

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有撫治自此始傑以功進右都御史

綱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目**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

內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太監汪直故大藤峽猺種初給事萬

妃於昭德宮遷御馬監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

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歡

綱冬十一月四川巡撫張瓚字宗器人討灣溪蠻寨名地在貴州黃平縣蠻破之尋命瓚兼

督松潘等諸軍務討叛番 **目**先是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天壩干

蠻寨名地在今貴州遵義縣地及重安長官司所轄灣溪等寨屢被生苗竊據請王師進

討詔瓚親至播州諭還侵地不服即征之事在十年至是瓚督兵攻敗諸苗奏

設安寧宣撫司即以輝子友為之詔從其請會松潘番寇邊西鄙繹騷令

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諸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令副總兵堯叟軍松潘

令太監汪直刺事

張瓚大破灣溪蠻

商輅進
續資治
通鑑綱
目

王恕巡
撫雲南

錢能貪
暴不法

參將孫嵩軍威疊為夾攻計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軍

獲安行轉餉無阻既而瓚自率兵攻白草壩唐番寨在四川平武縣西南等數大

寨斬獲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賊魁皆殲先後破滅五十二砦其它

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乃班師在十四年

綱大學士商輅等進續資治通鑑綱目 初景泰中詔纂宋元綱目會

英宗復辟事遂寢及帝即位復命商輅等修之至是書成輅等奉表以進

凡二十七卷帝為之序

綱以戶部侍郎王恕巡撫雲南 目大學士商輅先已請設雲南巡撫又

以鎮守中官錢能縱恣不法議遣大臣有威望者往鎮壓之乃以恕為右

都御史以行先是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詐言安南捕盜兵入境帝即

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能因遺安南

王玉帶綵繪珍奇諸物給其貢使改道雲南邊吏格之不得入能又遣景

交通千崖注見孟密亦曰猛密本錄木邦土司後為思柄所竊據詳後諸土官納其金寶至是恕皆廉

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及諸貪暴不法狀帝宥能而

致其黨九人於法恕上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

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恕遂改掌

南京都察院。

明事在能事立解。恕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公沐琮以下。成惕息。奉命疏凡二十上。直聲聞天下。○沐琮字廷芳。昂之孫。

綱丁酉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目初成。祖置東廠。令

宦官訪緝逆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尚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時南京鎮監覃力明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武城典史詰之力明擊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帝謂直能摘奸。益幸直。直乃任錦衣百戶。韋瑛為心腹。屢興大獄。冤死者相屬。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鬪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虐良善。陛下若謂摘奸禁亂為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遂杲刺事激成。可為懲鑒。自直用事。卿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覃吉至閣。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

置西廠

汪直屢興大獄

斥項忠
為民

商輅罷
歸

張文質
下獄

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侍在帝
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無有
先後兵部尙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韋瑛邊
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眷直不衰仍令密出外刺事御史戴
縉南海人者性險躁干進深知帝意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遂詔復開西
廠於是直燄愈熾

綱夏六月斥兵部尙書項忠為民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引疾歸 圖初忠

倡九卿劾汪直既為奏令郎中姚璧浙江桐廬人持詣諸尙書署名先詣吏部尹

旻山東歷城人卻曰奏出項尙書兵部宜為首璧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

日乃知六卿長邪既署名即遣報直直銜之搆忠下獄初錦衣千戶吳綬從忠討荆襄盜思劾其罪綬

深恨之及是西廠復設直以綬為腹心綬遂挾前憾誣忠受太監黃賜請賜用遂斥為民直

又譖輅納指揮楊總金輅乞罷聽歸戴縉乞令兩京大臣自陳欲以傾直

所不悅者於是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綱秋八月錦衣衛執工部尙書張文質昌黎人下獄 圖東廠官校發雲南

百戶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工部尙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

皇太子出閣就學

知也左通政何琮浙江仁和人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

綱戊戌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 目太子雖出閣老奄覃吉朝

夕侍左右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

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曰老伴來矣急手孝經時太

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復開遼東馬市

綱三月復開遼東馬市 目遼東巡撫陳鉞河南獻縣人請開三衛馬市通事

劉海姚安肆侵牟朶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市尙書王越請令參將

布政司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尅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朶顏三

衛入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

汪直行邊

綱夏六月汪直行遼東邊 目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直欲自

往定之而帝命馬文升字負圖人往安撫直不悅文升馳至鎮宣璽書撫慰

無不聽撫者事定直欲攘其功請於帝挾其私黨王英日馳數百里箠撻

守令各邊都御史服囊韉迎謁供帳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

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直內慚

心益不喜而陳鉞益諂事直日夜譖文升思有以中之

河決開封

綱秋九月河決開封。壞護城隄五十丈。河南巡撫李衍直隸真定人上言。

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新城隄。下抵梁家淺。舊

河口。以洩杏花營注見前。上流又自八角河口即八字溝。在河南淮陽縣東南。直抵南頓注亦見前。

分導散漫。以免祥符鄆陵睢陳歸德之災。乃勅衍酌行之。明年正月。遷滎

澤縣城於河北。以避水患。而開封隄不久即塞。

綱己亥十五年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南昌人為太常寺丞。孜省以江

以方士李孜省為太常寺丞

西吏。就選京師。賊事發。匿不歸。時帝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

梁芳。錢義以符籙進。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劾孜省。賊吏不宜典

祭祀。帝改為上林苑監丞。然寵幸日盛。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方術。與梁

芳等表裏為奸。干亂政事。

馬文升下獄

綱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於獄。謫戍。汪直勘事遼東。還劾文升。行

事乖方。逮下獄。謫戍重慶衛。并詰責諸言官。容隱不劾。奏廷杖李俊字英。岐

人。等五十六人。

王越襲擊韃靼

綱庚子十六年春二月。王越襲韃靼於威寧海子。在今正黃旗察哈爾南。一統志其西。南舊有威寧城。金時故縣。

也。破之。時汪直怙恩用事。思以邊功自樹。王越朱永附之。會延綏守

威寧海子之戰

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

罷西廠阿丑演劇

臣奏寇渡河入靖虜前注見越勸直奏請出師詔以永為平虜將軍直監軍

越提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至

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闕名在山西西北潛

行至貓兒莊見注前亦分數道進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威寧寇猶不覺掩擊

破之斬首四百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永所出道迂不見敵無功由是越

封威寧伯直增祿三百石

綱辛丑十七年夏四月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命太監懷恩同三法

司錄囚自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為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

初成祖定熱審之例仁宗命閣臣會審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至

帝罷不行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倍於熱審於大理寺為三尺壇中

坐齋敕張蓋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

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

綱壬寅十八年春二月罷西廠 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為

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

也又為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

哈商復
哈密城

韃靼寇
延綏

韃靼寇
大同

也。帝欣然而笑。稍稍悟。會東廠尙銘獲賊得厚賞。直怒其不先告。已銘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祕語。奏之。且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惡。直時直越方在宣府。以敵退。請班師。不許。陳鉞居兵部。代為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至是。悉召還京。營將士移直越鎮大同。寵日衰。言者交章請罷西廠。許之。請罷陳鉞。調王越鎮延綏。降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中外欣然。

夏四月。哈商復哈密城。目哈商寄居苦峪十年。至是。率所部兵萬人。

糾罕東赤斤二衛。夜襲哈密城。破之。伊蘭遁。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故土。

帝喜。進哈商左都督。

六月。韃靼寇延綏。官軍擊敗之。圖伊斯瑪音入寇。延綏指揮劉寧世字

安。人。敗之於塔兒山。在陝西葭縣西北。上有小塔。因名。巡撫何喬新字廷秀。文淵之子。指揮同知支玉。

山西人。敗之於天窰梁中。背在山西曲縣西北。千戶白道山。敗之於木瓜園。在陝西府谷縣北。總

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在陝西榆林縣北。參將董升。周璽字廷安。延玉人。敗之於黑石崖。在山

西保德縣。南。下。臨。黃。河。時寇扼於邊牆。不得出。遂大敗。

癸卯十九年。夏六月。韃靼寇大同。官軍敗績。目小王子伊斯瑪音既死。其入寇者。復稱。

子小王 率兵三萬寇大同連營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總兵許寧知敵勢盛

欲持重俟隙乃斂兵守而遣別將劉寧董升與周璽相犄角寇大掠焚代

王別堡王趨戰使衆哭於轅門寧憤與巡撫郭鏜恩縣人等營城外寇以十

餘人爲誘太監蔡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會

璽等援至寇乃退尋復入寧等掩其敗以捷聞敵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禦卻之已而

巡按程春震發寧敗狀寧與鏜新俱下獄鏜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寧降指揮同知開住○順聖川在直隸陽原縣東秦紘字世纓單人周玉字廷璧滁人程春震雲夢人

汪直以罪貶

綱秋八月汪直以罪貶王越免 言官交劾汪直王越交結罪詔從末

減直降奉御越奪誥券編管安陸州三子以功蔭得官者皆削籍並斥直

黨右都御史戴縉爲民後韋瑛亦坐它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良死

綱九月召陳獻章字公甫會人爲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獻章以舉人家居

讀書晝夜不輟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章薦乞以禮徵聘吏部尙

書尹旻謂獻章向聽選京師非隱士比安用聘檄召至京令就試吏部獻

章稱疾不試乞歸奉母乃授檢討以歸自是屢薦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

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其所居曰白沙村學者因稱白沙先生

綱甲辰二十年夏六月以思柄爲孟密宣慰使 孟密雲南土司木邦

陳獻章乞歸

思柄爲孟密宣

慰使

天娘子

林俊下獄

部內地也。初木邦宣慰使罕揲法死，其孫罕落法襲職。罕揲法有女曰曩罕弄，自以分尊，不受節制。曩據公署，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使。竊據孟密，與木邦貳分兵，侵掠黔國公沐琮。以聞，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陟，偪脅木邦八百諸部。琮等奏聞，兵部尚書張鵬鵬于成化初復官累進尚書主用兵。下廷臣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並未侵犯邊境，宜撫。因遣御史程宗常熟人往撫。事在十年曩罕弄畏鄰境不平，遣人從間道至京，進金寶，乞別立孟密安撫司。開設治所，直隸布政司。下內閣議，萬安欲許之。劉翊、劉吉曰：孟密乃木邦之叛屬，若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也。土官誰不解體？安曰：不從，則當伐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不戒。翊對曰：何以伐為？但令守臣嚴邊備，而勅鄰境土官合兵蹙之，彼奚能為？事將寢，而程宗受安風旨，復奏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再合，乞如前請。遂設孟密安撫司，以思柄為宣慰使。思柄先後奪據木邦地二十七所。自是諸部擾攘，侵奪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綱冬十月，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及都督府經歷張黻吉水人於獄，尋釋之。並謫官。俊上疏請斬妖僧繼曉，并劾太監梁芳罪。帝大怒，下俊

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帝欲誅二人司禮太監懷恩力爭

帝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誅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出恩遣人告鎮撫司

曰汝曹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遂稱疾不起帝亦尋悟獄遂解俊謫

雲南姚州前注見判官黻師宗本蠻地元置州今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

後門出府

綱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星隕有聲詔羣臣言闕失圖於是吏

部尙書尹旻等論傳奉官過多吏科給事中李俊率科臣上疏略曰今之弊

者曰近倖千紀也大臣不職也每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

由於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數十餘人一事而參六七輩或分布落郡學王

殺人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援引儉邪投獻奇巧司寇穀則法外取財實方物則多端責賂

悉為召還用事於內者嚴加省法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資緣內臣則不得進其

尚書張瑄張鵬侍郎耶艾福杜銘南京尙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懦尙書張鑿入理瀾田景暘南京

以待有德更賞以待有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

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租稅民之脂膏不以養賢才乃以飽姦蠹誠可惜也如李致省

矣郡城佛利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境假衛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

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

為名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畫圖製簪珥所費不里屍骸枕藉流亡日多府庫之財為軍國之

詔羣臣言闕失

李俊上疏

書六十
人姓名
於屏

劉翊罷

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黜課暫假。造寺資財。移賑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
意可回矣。○殷謙。字文揭。涿州人。杜銘。成都金堂人。李本。四川富順人。劉俊。河南新鄉人。張瑩。華

亭人。田景。賜保定人。奏入。帝優詔答之。降左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常卿鄧常恩。本寺

丞。繼曉。革國師為民。斥罷傳奉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兩京諸臣爭應

詔。陳言給事中盧瑀。鄧人。御史汪奎。字文傑。源人。主事張吉。字克修。餘干人。南京員外郎

彭剛。清字。江性。仁人。等言。尤愷直。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忌之。密令尹旻出俊瑀

等。且書六十人姓名於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未幾。俊瑀等相繼貶斥。或

以它事下吏。孜省常恩等仍復官。有寵愈甚。

綱夏四月。以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為禮部右侍郎。○永韶故為御史。有直聲。

謫知縣。中旨召還。進太常少卿。掌欽天監。時陝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

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悅。擢禮部右侍郎。

綱秋九月。劉翊罷。○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翊及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為

黨。互相傾軋。翊自以宮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林俊下獄。翊於帝前解之。

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翊密疏諫。帝皆不悅。翊常斥安負國無

恥。安忿。日夜思中翊。汪直寵衰。安揣知西廠可能邀翊。同奏。翊辭不與。安

遂獨奏之。陰使人訐翊。與直有連。帝疑未發。會翊子鉉縱誕。日邀妓狎飲。

安乃使人為劉公子曲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帝怒遣中官持手封書一函詣閣乃人訐翊書安與劉吉佯驚救且言當令乞休以全始終翌日翊遂具疏乞休其實排翊使去者安吉兩人也

馬文升
為兵部
尙書

綱冬十一月召馬文升為兵部尙書 汪直敗後文升復官都御史巡撫遼東尋總督漕運及是召長兵部李孜省方怙寵文升時有所言孜省

深嫉之

彭華
閣

綱十二月以彭華時安族福人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華深刻多計數善伺人短與萬安李孜省相結得入閣素嫉尹旻與安

等伺得旻子侍講龍諸陰事下龍詔獄執訊午門多所株連侍郎李裕黎濟皆得罪康永韶

亦斥為民○李裕字資德豐城人旻致仕去龍除名由是人皆畏華而惡之踰年以風疾罷

王恕罷

綱丙午二十二年秋九月罷南京兵部尙書王恕出馬文升代之 恕

先後應詔陳言凡五十餘奏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時為謠曰兩京

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是年起用傳奉官

恕諫尤切帝愈不悅令恕致仕調文升南京以李孜省語也朝野大駭

綱逮廣東布政使陳選字士賢海人道卒 選於天順中巡按江西盡斥貪

陳選被
逮

士民數
萬號泣
遮留

何喬新
勘播州
土司訟

殘吏成化初督學河南汪直出巡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久之進按

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為空治尚簡易獨於賊吏無

所假歷廣東左右布政時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肆橫奏乞均徭

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

稱蘇門答刺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賂將許之選聞立逐之番禺

令高瑤發眷通番事沒其資巨萬入官都御史宋旻淳安人不敢詰選移檄

獎之且聞於朝眷恨選益甚遂誣奏選瑤朋比為貪墨遣刑部郎中李行

新喻人及巡按御史徐同愛常山人勘之眷賄選所黜吏張娶令誣證娶堅不

從拷掠無異辭行等畏眷竟以誣獄上與瑤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

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疾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張娶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

中獨立衆僧之地太監章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勸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

郡御史宋旻及同愛納賄養奸致眷橫行胸臆穢滅清流勘官李行頓指燬鍊竟無左證臣本小

吏註誤觸法被選黜罷由臣自取眷謂臣憾選厚賂噉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行等逮臣致理拷

掠百端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文致其罪選故剛直不堪屈辱憤懣旬日身嬰重疾行等

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帝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致於此臣憤黜罪人

乘未田野百無所圖誠痛思良銜屈而為聖朝累也不報選後追諡忠愍

遣刑部侍郎何喬新勘播州土司訟

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子友為嗣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等諫乃止輝致仕嫡子愛嗣輝與淵

楊氏主
播五百
餘年

萬貴妃
卒

李孜省
復用

封子五
人為王

謀割地授友。巡撫張瓚受輝賂。為奏設安寧宣撫司。以友為之。前事具至是輝死。友誣愛謀逆。聞於朝。遣喬新往勘。將行。請曰。楊氏主播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但宣二人面質。真偽無令驚疑。喬新至。盡得其始末。白愛誣奪友官。安置它府。斬張淵。播州遂安。

綱以尹直為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直官南京八年。鬱鬱不得志。以李孜省力。召為兵部侍郎。至是。取中旨入閣。

綱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皇貴妃萬氏卒。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中官佞倖。錢能覃勤。汪直梁芳。章興輩皆假貢獻。苛斂民財。傾竭府庫。以結妃歡。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性嫉妒。掖庭御幸有身。飲藥傷墜者無數。至是卒。帝震悼。輟朝七日。諡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

綱二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孜省中廢復用。益作威福。縉紳進退多出其口。前年冬。擢通政使。至是。進禮部。掌通政如故。

綱秋七月。封子五人為王。目祐。杭興王。前已見祐楠。帝第五子岐王。後之藩祐檉。

帝崩

孝宗

貶謫太監梁芳都督萬喜等

罷傳奉官奪僧道封號

立皇后張氏

第六子。益王後之藩。祐樞帝第七子。衡王後之藩。祐標帝第八子。雍王後之藩。

八月帝崩葬茂陵在京兆昌平縣寶山。先是帝不豫命皇太子視朝於文華殿及

是崩。

九月太子祐樞即位是為孝宗。以明年為弘治元年。

太監梁芳都督萬喜萬貴妃弟及李孜省有罪減死謫戍。言官劾孜省

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番人交結太監芳外戚喜等諸不法事論死上以

宅憂謫芳南京少監喜指揮使孜省常恩玉芝等戍陝西邊。

冬十月罷傳奉官奪僧道封號。帝用科道言降黜傳奉官通政任

傑侍郎蒯剛指揮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罷遣禪師真人等二百四十餘

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追誥敕印仗遣歸本土。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后立皇后張氏興濟人。先是孝穆

太后薨即紀妃內廷藉藉指萬貴妃帝即位魚臺丞徐瑱疏請上母妃尊諡

遷葬並追究薨故廷臣議逮萬氏親下錦衣鞫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我

久與萬家不往來劉吉亦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帝仁厚恐傷先

帝意不問安吉得無事帝生西宮時吳后往來保抱惟謹帝命服膳皆如

太后禮

萬安罷
此豈大
臣所為

追諡生
母

徐溥入
閣

○帝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未署曰臣安進帝命

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邪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庶吉士鄒智

字汝愚合州人御史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文貴字湘鄉人交章列安罪狀復令恩就安讀之安

數跪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遽歸第乞休去安

時年七十餘尚於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云

○帝悲念太后遣人求太后家先是太

后在宮中嘗自言家賀縣姓紀幼不能知親族也於是有妄冒太后戚畹

以希寵貴者十數輩後訪得實皆謫戍而太后家終不可得其後禮臣上

言可做太祖封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致祭帝詔曰孝

穆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怒焉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旁求寧受百欺冀

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母之靈皇祖既有故

事朕心雖不忍又奚敢違遂封后父慶元伯后母伯夫人立廟桂林府有

司歲時祀焉大學士尹直撰冊文有云親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櫛帝燕開念誦輒歎泣下也

○尋進禮部
綱以禮部侍郎徐溥字宜興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王恕起用

李孜省下獄死

邱濬進大學衍義補

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溥在閣務守成法鎮以安靜嘗言國家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但患不能守耳

綱十一月召王恕為吏部尚書以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圖時恕致仕家

居言官論萬安者輒薦恕司禮監懷恩亦素重之力勸帝故即家起用之

綱以劉健洛字希賢人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圖健自為

編修即練習典故有經濟志入閣後正色無所依違獨以身任天下之重

綱逮梁芳李孜省下獄十二月孜省死於獄 圖芳等既謫戍遇赦當還

印綬監太監蔣琮大與人言芳等罪大不當赦復逮下獄孜省不勝撈掠死

常恩玉芝坐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詔免死仍徙邊芳卒廢死

綱禮部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 圖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止述修身

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采羣書以補之至是表上其書帝稱善

進濬尚書賚金幣下詔刊行以書中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

◎孝宗敬皇帝

綱戊申弘治元年春正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圖喬新以剛正為萬

安劉吉所忌帝嗣位初由刑部侍郎晉南京刑部尚書借升秩以遠之中

官懷恩詣閣正色曰新君宜用正人胡爲出何公安等默然會刑部尙書杜銘罷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爲首輔終忌之久不補帝以王恕薦召用之

封哈密王爲忠順

綱二月封哈密衛左都督哈密爲忠順王 目從其國人請也

綱三月揭文武大臣等姓名於文華殿壁 目兩京文武大臣外官知府

守備以上吏兵二部並疏其姓名揭於殿壁如有遷罷卽以新除者易之

韃靼求貢

綱夏四月韃靼求貢 目小王子上書求貢自稱大元汗時朝廷方務優

容許之自是與巴延蒙克王舊作伯顏猛可王今改等屢入貢漸往來套中出沒爲寇

綱冬十月土魯番殺忠順王哈密復據哈密 目土魯番阿里死子阿哈

土魯番殺哈密

瑪特舊作阿黑麻今改後仿此嗣爲蘇勒坦聞哈密封忠順王怒曰哈密非忠順族安得

封乃僞與結婚誘而殺之仍令伊蘭據其地 已而哈密都指揮阿穆呼期見伊蘭單弱請援於邊城調赤斤罕東兵夜

毀破其城伊蘭遁去以力薄不能守引還

綱已酉二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湯鼐字用州於獄戍之 目帝卽位後

更新庶政言路大開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交章論劾當路智疏論萬安持祿怙寵劉

吉安石持此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鼐意

湯鼐下獄

劉槩遺
書餽金

馬文升
兼提督
團營

河決開
封入沁

氣尤銳其所抨擊間及人望王恕以盛暑請暫報經筵第三疏論大臣多畏惡之

劉吉尤刺骨使人啗御史魏璋人曰君能去彛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曰

夜伺彛短會壽州知州劉槩濟寧人嘗餽彛白金遺之書云夢一人騎牛幾

墜君手挽之引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國姓意者國將傾君扶之引君當

道也彛喜以書示客璋得間適帝遣官賑四川中書舍人吉人長安人薦彛

及劉槩可任璋遂嗾同官陳景隆長樂人劾吉人私立朋黨因及槩貽書狀

劉吉從中主之并竄入智與文祥等名悉下詔獄欲盡置之死何喬新彭

韶力持之王恕亦上疏申救於是彛槩戍邊吉人削籍鄒智李文祥貶官

璋遂擢大理丞

綱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 目時承平久兵政廢弛西北部

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黜貪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俟

其門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十二人衛出

入文升因乞休慰諭之

綱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沁河 目河決自原武由開封東北入沁河舊時

交會於武陟正統中河決滎澤而南不與沁合其後鑿渠引之時疏時塞至是河自開封東北壅冢口決掃頭五處入于沁 溢流為二一自于家店

在河南陽武縣東經蘭陽縣南東至歸德由徐邳入淮一自封邱縣之荊隆口在縣東亦

龍口漫祥符潰儀封縣之黃陵岡前注見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郡邑多被

害汴梁尤甚議者請遷開封城以避其害布政使徐恪字公熱力持不可

乃止命所司役夫五萬人治之已而命戶部侍郎白昂武進人總理其事昂

築陽武長隄濬宿州古汴河即古濬蕩渠注已見前其故道在安徽宿縣者於河南永城縣流入又東南經靈璧入泗縣界今河已湮塞有故隄

尚存又濬歸德睢河前注見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水患

稍寧

綱冬十二月賜故少保于謙諡加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諡忠愍立祠

墓所賜額曰旌功後萬歷中改諡忠肅

綱庚戌三年春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每十里預積粟萬石及數為

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升黜

綱辛亥四年春三月逮兩廣總督秦鉉尋免歸初鉉泣鎮劾總兵官

安遠侯柳景孫博之貪暴不法景逮下獄法司論當死以連姻周太后家有

奧援反訐鉉不已命逮鉉并鞫詔宥景死鉉亦罷歸鉉被逮時方議討後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南

驕從不貶損既論嶺因服就繫謂宜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遠就拘執恐損國威既論嶺真囚矣人服其得體

賜于謙

逮秦鉉尋免歸

封弟五
人爲王

罷何喬
新

邱濬兼
文淵閣
大學士

綱秋八月封弟五人爲王

○祐楛憲宗第九子

壽王

初封保寧後以岐王世絕之藩德安

祐棹憲宗

第一子汝王

之藩輝

祐樛

憲宗第十二子

涇王

之藩沂州

祐桓

憲宗第十三子

榮王

正德中始藩常德

祐楷

憲宗

第四子申王未之

綱罷刑部尙書何喬新

○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恕輕劉吉吉銜之會

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御史鄒魯

當塗人

劾奏喬新受賄曲庇吉取中旨下諸

人詔獄喬新乃拜疏乞歸先是魯覬遷大理丞喬新薦郎中魏紳曲阜人補

之魯挾怨故有是奏頃之窮治無驗魯停俸喬新亦遂致仕

吉每因事傾異已御史姜洪出

按湖廣與總漕御史爭文移吉奏貶洪官又與中官蔣璠比誣南京給事中方向私壅後湖田并御史姜綰等俱逮繫論罪洪等皆營劾吉者也故中之中外側目○方向字與義桐城人姜綰

字玉癩弋陽人後湖即南北朝玄武湖在江蘇江寧縣北宋以後多淤爲田明時置黃册庫其中以官守之

綱九月以彭韶爲刑部尙書

○先是韶由刑部侍郎遷吏部與王恕甄

人才覈功實仕路爲清及是何喬新既罷帝以韶代之

綱冬十月以禮部尙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景泰中王文以尙書入閣至是濬復繼之初內閣職任雖重敍官仍以尙書爲尊濬

在禮部時王恕亦在吏部雖同爲尙書而位居恕下既入閣恕以己長六

卿弗讓也濬不悅既而內宴

在六年二月

濬徑居恕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

土魯番
獻還哈
密城

戶部奏
天下戶
口之數

御史彭
程下獄

者班皆列六部尙書上矣

綱十二月土魯番獻還哈密城。目阿哈瑪特既破哈密殺哈商而貢使

頻至帝仍善待之。阿哈瑪特遣使留賽瑪爾堪貢獅子甘肅鎮守中官傅喜先圖形進帝納

中國事遂寢○賽瑪爾堪古屬賓國注見前按賽瑪爾堪舊作撒馬兒罕今改由是阿哈瑪特以中國易與益桀傲已而

帝用馬文升耿裕九字好暗子言拘留使臣卻貢物敕責令悔罪阿哈瑪特警

懼遣使叩關願獻還哈密及前阿里所掠金印前事見邊臣以聞許之至是

果以城印獻還乃釋所拘使臣而還之

綱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目戶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

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二百五十八

綱壬子五年春三月立子厚照帝長子出為皇太子

綱夏六月下御史彭程字萬里陽人於獄尋遣戍。目程巡視光祿寺見造皇

壇祭器皇壇者憲宗修齋行法之所也程疏言光祿金錢皆民膏血用之

得當猶恐病民況投無益之地先帝篤信李孜省繼曉輩意在求福今二

人已伏辜不能自保焉能福人陛下如有此舉宜遏之將萌如無此舉論

臣下逢迎之罪帝得疏以程暴揚先帝過失下錦衣獄令刑部定罪詰責

劉吉罷

光祿卿停其俸已而刑部擬程贖杖帝不許命與家屬並戍邊

綱秋八月劉吉罷 **目**帝即位初吉與萬安尹直並為言路所劾未幾安

直皆去而吉獨留柄政既久權勢烜赫帝初頗加委任後眷亦漸衰而吉

終無去志及是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二太后家子

弟方可帝不懌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賜驛歸 憲宗末有紙糊三閣幸泥塑

項司在內閣升晏股謙周洪謨張鑑劉昭等長六部于君德切失政事汚濁俱無一語故以此譏之及吉為首輔言者攻之不已而吉自如人因呼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言出下第

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羣集都下禮部為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命亦不行吉輕踰年卒

綱冬十月更中鹽法 **目**洪武時於各邊開中令商人募民墾種築臺堡

自相保聚邊儲以充成化中始以銀易米然未嘗著為令至是戶部尙書

葉淇 字本清召商納銀令運司類解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

差視國初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數百萬然赴邊開

中之法廢商屯徹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綱十一月停納粟例 **目**初成化末開納米事例賑陝西河南諸省饑及

是尙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

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既以

更中鹽法

停納粟例

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

綱癸丑六年春二月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世襲指揮使

綱河決張秋以劉大夏字華容人為副都御史治之 目河決張秋戴家廟

在東平縣西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遣工部侍郎陳政新昌人督治政尋卒命廷

臣會薦才識堪任者時大夏為浙江左布政使以王恕薦賜勅遣之時河

流湍悍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於是

即決西南口開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通漕乃濬黃陵岡南賈魯舊河

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在河南梁澤縣東南正統中河嘗決此別鑿新河導使南行

由中牟潁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一由

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俱會於淮然後沿張秋兩岸築臺立表貫索

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

隨塞連晝夜不息功乃成帝遣行人往勞改張秋名安平鎮大夏又言安

平決口既塞下流已治黃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荆隆

等口又居黃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黃河至此寬漫奔放必築

塞諸口導河上流使南下徐淮庶可為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如其言大夏

河決張秋

劉大夏治河

乃興工在八月築塞黃陵岡及荆隆等口七處五旬而畢於是上流河勢復

歸蘭陽考城逕歸德徐州入運河會淮水東注於海南流故道以復又築

長隄凡一百一十里起于家店歷

銅瓦箱在河南開封縣西北初名大小二隄相翼潰決之患始息水大治乃召

大夏還黃河自金明昌中南北分流其後南流盛而北流漸微明正統景泰間嘗東決大清河入海雖時即修治而支渠猶有存者至黃陵岡既塞於是黃河始全入於淮而北

流送絕

綱夏四月土魯番復據哈密 國初土魯番既獻還哈密城馬文升言番

人重種類且素服蒙古非蒙古後裔鎮之不可乃求故忠順王託克託從

孫善巴舊作陝巴今改後仿此襲封為王以恩克保喇哈商之弟舊作奄克為都督同知阿

穆呼朗為都督僉事輔之已而諸番索善巴財幣不得皆怨阿穆呼朗又

引默克埒人掠土魯番牛馬阿哈瑪特怒至是潛兵夜襲哈密執善巴支

解阿穆呼朗仍令伊蘭據其地事聞命兵部侍郎張海德州人都督同知縉

謙前往經略先是哈密變聞邱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西域嗜利自古未有能為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為言文升請行廷臣食言北寇方強本

兵不宜遠出乃推海謙往二人皆庸才但遣土魯番人歸諭其主令還侵地身居塞內待之已而

阿哈瑪特遣使叩闕求貢詭言願還善巴及哈密廷議以番人語詐欲棄善巴閉嘉峪關不通貢

使海等聞之大喜不俟命遽逐土魯番使者

綱閏五月吏部尙書王恕罷。目邱濬與恕不相能。恕考察天下庶官。已

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院判

劉文泰者求遷官。爲恕阻銜之。文泰故往來濬家。知濬伎恕。因劾恕變亂

選法。且言恕里居時屬人作傳。鏤版行之。歷數先帝之失。無人臣禮。恕知

文泰受旨於濬。乃奏辨。乞賜廷鞫。於是下文泰錦衣獄。訊狀詞果。連濬。

疏中有云。沽直。謗君。濬筆也。濬亦疏辨。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令焚所鏤

版。置濬不問。恕遂連章求去。聽馳驛歸。恕數歷中外五十餘年。天下稱名臣。必首推恕。濬顯尼之。由是衆論大不直濬。

綱秋八月刑部尙書彭韶罷。目韶昌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老。然

每爲貴戚近臣所疾。故致仕去。

綱甲寅七年春三月巡撫貴州都御史鄧廷讚。字宗器。巴陵人。討平都勻苗。目

都勻苗也。富架長脚等作亂。命廷讚提督軍務討之。廷讚與兵備副使吳

倬。淳安人。遣熟苗詐降。富架誘入寇。伏兵擒之。乘勝抵其巢。連破百餘寨。生

擒長脚以歸。初成化中設程番府。即貴州貴陽縣。注詳前。廷讚知府事。政平。令苗蠻

悅服。及是復平苗亂。乃上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見社前。九長官司。日都勻。日邦

水。日平州。陸洞。日九名。九姓。日豐寧。日樂平。日平定。日陳蒙。綱土。其人皆世祿。恣虐激變。致亂垂數十年。今始克

鄧廷讚
討平都
勻苗

定請於二衛改設流官與土官兼治於是設府一曰都勻即衛城治州二曰獨

山即九名九姓長官司及是麻哈元麻峽縣明初為麻哈長官司及縣一曰清平即衛城

苗患始息

綱秋七月命工部侍郎徐貫字源安人經理蘇湖水利 圖時三吳大水命

貫疏濬水道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

時以吳淞江灩沙浮蕩未克施工前事逮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督官

相度地勢濬吳江長橋即垂虹橋在縣東凡七十二洞蘇舜欽詩長橋跨空古未有俗因名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在

蘇青浦縣西與崑山縣接界 陽城在江蘇吳縣東北崑承在常熟縣東等湖又開大石

縣在崑山南 趙屯在青浦西北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

在吳淞江上游也 等處洩崑承湖水由白茆港注見入海開斜堰在崑山縣西北

七浦在常熟縣北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一名七鴉浦七浦諸塘下流也入海下流

既通於是開湖州之漉涇在浙江吳興縣西南洩天目安吉注見前諸山水自西南入太

湖吳興志郡有七十二漉在烏程者三十八開常州之百瀆在江蘇宜興縣通志昔人

名後多堙塞其在縣西北者曰下瀆 洩溧陽鎮江練湖在江蘇丹陽縣西北即古之水自西

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不復堙

塞

初貫奉命。奏以主事祝萃自隨。及事竣。凡修。潘河。涇。港。液。湖。塘。斗。門。隄。岸。百。三。十。五。所。役。夫。二。十。餘。萬。萃。之。功。居。多。○祝。萃。字。維。貞。海。寧。人。

李東陽
典誥勅

綱八月以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居。京。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典誥勅

陽官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甚負文名及是大學士徐溥等以誥勅繁請

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入閣典之

綱乙卯八年春正月甘肅總兵官劉寧敗寇於涼州

喇伊木王舊。作。亦。卜。刺。因。王。今。改。後。仿。此。等入套駐牧於是小王子及陀羅該子和碩舊。作。火。篩。

數日禽其長一人寇乃遁去今。改。後。仿。此。居賀蘭山注。見。前。後與之相倚數為邊患及是入犯涼州寧與戰相持

數日禽其長一人寇乃遁去

邱濬卒

綱二月武英殿大學士邱濬卒諡。文。莊。濬先以目疾免朝參及是卒贈

太傅濬。在。位。時。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願。性。福。隘。著。書。議。論。亦。多。偏。激。嘗。譏。范。仲。淹。多。事。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聞。者。無。不。駭。其。言。

李東陽
入閣

綱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東陽與遷同日並用遷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東陽工古文辭閣中疏

草必屬之疏出多為人傳誦

綱秋七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定國子監生分撥歷事期

洪武中國子監設六堂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以課諸生行積分法司。業。二。員。分。為。左。右。各。提。調。三。

楊時從
祀孔子
廟廷

劉寧敗
寇於涼
州

馬文升
請復哈
密

堂凡通四書未通五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一年半以上文理調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積分其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語表

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經優文劣者與半分批駁者無分歲內積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

及者仍坐堂肄業又命諸生於各司分習吏事六部九卿皆有之謂之歷事又謂之

撥歷其期以入監年月為先後送吏部選用其超異者奏請上裁多擢顯官其常調者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已

而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雖積分歷事不改初法而監生漸多淹滯撥歷或

至十餘年之久景泰以後乃頻減撥歷歲月以疏通之每歲揀選優者輒

與撥歷坐監有未及一年者及是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選至萬餘人

又不得官禮部尚書倪岳乃定議監生諸司歷事一依舊制必須日月滿

後方許分撥由是諸生在監稍久而選人亦不至壅塞時林瀚為祭酒以監生不數撥歷請增貢額岳

亦議行之翰典國學垂十年饒銀歲以百數計悉社之官以次營立署舍師儒免傲居自瀚始瀚少子廷機廷機子嫌三世俱官祭酒有學行為時所稱○林瀚字亨大閩人廷機字利仁嫌字貞恆

綱冬十二月復哈密 阿哈瑪特既據哈密僭稱汗侵沙州迫罕東諸

部附己馬文升言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

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方略翥備陳哈密可取狀文升請於帝勅發罕

東赤斤苦峪兵命副將彭清字源林將之潔人隸巡撫許進字寶人往討進令

清統精騎出嘉峪關前行總兵官劉寧繼之越八日諸軍俱會伊濟穆爾

川舊作羽集夜半大雨雪及明冒雪倍道進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拔之伊

蘭已先遁去乃斬其遺卒撫降餘衆而還先是張海等既開嘉峪關永絕貢道諸番咸歸阿哈瑪特至是許進等復潛師

直持哈密阿哈瑪特益懼乃於十年冬途還善巴款

周經

綱丙辰九年夏四月以周經字伯常爲戶部尙書

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案祖宗成

憲略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虛冒苛切之風少衰

下龐泮
劉紳等
於獄

綱下給事中龐泮字元化御史劉紳拔縣等於獄

州劉遜安福命錦衣官校逮之泮等率科道官上言錦衣不宜輕遣遜所

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請勅撫按官體勘帝以親王劾一州

官輒交章奏沮下泮等給事中四十二人紳等御史二十人於獄六科署

空吏部尙書屠瀟鄞縣請命尙寶司及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讀學士楊

守陟字維立貽書責瀟瀟乃率九卿申救泮等得釋遜亦無事

綱冬十二月刑部吏徐珪應縣請革東廠黜爲民

員外郎王爵安福斷獄忤東廠法司承太監楊鵬指擬哲等罪徒先戶

吳能以女付媒者於樂婦張後轉樂工袁璘能殺妻藉訪得之女怨母讒已說言非己母璘與子劫女歸璘往贖不從訟於刑部哲與爵同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答璘數日死御史已驗瘞東

黜徐珪
爲民

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遂致琇妻訟寃於鵬且令前媒者證非女母鎮撫司論
擬奏下法司廷訊女及媒者具吐實法司奏哲等因公杖人死罪當徒而女止于杖 珪不平

抗疏曰臣在刑部三年每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或校尉挾私
誣陷或為人報讎或受首惡賊令旁人抵罪刑官洞見其情莫敢改正以
致多枉殺人臣願陛下革去東廠以絕禍原則太平可致臣一介微軀自
知不免與其死於虎口孰若死於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言雖死無恨
帝以其狂誕發原籍為民哲等放歸已而觀政進士孫磐遼陽人上疏曰近
者言官劾人率乘勢敗而排觸奸倖反出胥吏議者羞之請定建言為四
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國家皆分別擢
敘其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時不能用

內臣不從累官
至河南僉事

後珪以薦累擢知州有平盜
功磐為主事請盡徹還鎮守

明鑑綱目卷七終

召閣臣
議政文
華殿

小王子
寇潮河
川

劉大夏
督理宣
大軍餉

王越總
制三邊

明鑑綱目卷之八

鹽城印鸞章校訂

孝宗敬皇帝

綱丁巳弘治十年春三月召閣臣議政文華殿 帝御經筵罷召徐溥

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卿輩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

改定無疑滯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

自成化中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其後宣召顧問遂以為常

綱夏五月小王子寇潮河川 明置潮河川堡以地近潮河故名潮河源出古北口外舊自京兆密雲縣至順義縣牛欄山與白河合今自密雲縣

東南即入白河水流湍悍其聲如潮 指揮劉振等戰死

綱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

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

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方許告納以故中官武

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

不兩月邊儲充積 先是李敏巡撫大同見北方諸省轉餉至者道遠耗費及為戶部尚書會計歲支奏令糧一石徵銀一兩輸邊民樂輕齎一時稱便然軍儲由是全

資市糴始則利歸勢家後乃空乏時告云李敏字公勉襄城人

綱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即位初越自安陸赦還屢疏頌

冤下廷議列上其功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仕時越年已七十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言官交章論奏乃寢及是小王子和碩諸部屢犯邊遼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殘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吏部尙書屠滹以越名上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

簡閱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以腹心我太祖法古制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爲禁兵卽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卽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敕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官爲鈐束出入從之

皇太子出閣讀書

○戊午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讀 ○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讀詹事吳寬字源博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卽居宿於外欲令離近

王越破
小王子
於賀蘭
山

大學士
徐溥致
仕

太監李
廣自殺

習親正人庶民且然况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綱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破之 圖小王子居山後久熟知路

巡累招野默克埒等侵擾邊地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回別

伏道旁敵來襲復追殺至柳溝在甘肅平羅縣西北獲駝馬牛羊器仗千數論功進越

少保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未報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

越越聞憂恚卒

綱九月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 圖溥居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

協心輔治天下並稱賢相至是以目眚三疏乞休始許之恩賚視常典有

加溥性凝重度量宏遠既為首輔事有不可輒與同列共言之值帝方向治於所言亦皆聽從

一開未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遂收旨還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國相侵

使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辨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說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

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尤甚乃止中官李廣以燒煉寶礪被寵溥等力

言其妖妄引唐憲宗宋徽宗為戒帝深感其言溥歸

後踰年卒附太師諡文靖 〇張璠與濟人皇后父

綱冬十月太監李廣有罪自殺 圖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

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清寧宮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

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

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千石帝曰廣食幾何其家亦甚隘豈能容是米哉左右曰隱語耳黃米者金白米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案問諸臣皆懼昏夜赴壽寧侯張鶴齡子之求解事得

寢時方以宮災求直言編修羅玘上言曰今日之事如癘疔割之去易而身危消之去遲而身安寢見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其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夷方以爲丙魏魏宋方

召衛霍今一旦暴自恐生慢易雖實有丙魏方召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愈衰乞密諭賄廣者引退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羅玘字景鳴

南城人

楊循吉請復建文位號

綱己未十二年夏六月前禮部主事楊循吉字君諱人縣人請復建文位號不從

循吉言建文君乃高皇帝嫡孫躬受神器其後太宗入繼大統削建

文位號百餘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

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裨益先聖有光大孝下禮部議

格不行

更定律例

綱庚申十三年夏四月更定律例 初洪永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

擬議毋許妄引條例英憲以後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借便己私條例由

此日繁及是帝命刑部尙書白昂刪定之給事中楊廉字方震人疏請刪例

從簡略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更得彙錄爲奸聖祖重律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

和碩寇大同

召閣臣面議軍政

法司詳議革其繁瑣臣以為非深於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於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為主一切近代冗雜悉為革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庶刑官有所遵守帝嘉納之已而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

餘條與律並行詔如所請頒之中外帝前後所任刑官何喬新彭韶而外

昂與閔珪字朝英人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翕然稱頌焉

綱和碩寇大同遊擊將軍王果禦之敗績 國敵騎七千餘入威遠衛正統

中置今省故城在山西平魯縣北果及都指揮鄧洪等與戰大敗官軍九百餘人皆死命平江

伯陳銳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侍郎許進提督軍務往禦之

綱五月召閣臣面議軍政 國大同之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

將帝召劉健及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英國公張懋輔之子等自陳疏面議

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志曾孫等三人而召鎮遠侯顧溥與祖孫督團營其後和碩

屢犯大同帝復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法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

綱秋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於獄貶其官 國和碩諸部屢寇大同朝

廷以陳銳等無功召還遣保國公朱暉永之子侍郎史琳代之太監苗達為

監軍雄上言克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北虜入寇廷臣首推

陳銳以國之死生衆之存亡試之謀勇未聞之人虜益猖獗今斥陳銳用

朱暉素不更事固不多於銳也願陛下罷暉責前日推舉銳之罪然後從公拔其尤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今之監督即唐觀軍容使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然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九節度皆潰相州況其下乎帝以雄妄言下獄謫縣丞比暉至寇已退乃還

綱辛酉十四年夏四月和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復命朱暉帥師禦之

先是小王子及和碩等復居河套至是以敵八千騎東駐遼塞下入長

勝堡在錦州界既而西歸復進掠延綏寧夏往來數千里所至殺掠殆盡命暉

佩大將軍印統都督劉寧等五將往禦及秋暉等至寧夏敵已飽掠去乃

以五路之師夜襲敵巢於河套僅斬三級以捷聞未幾小王子和碩以十

萬騎分道入散掠固原寧夏境戕殺慘酷齕骼徧野關中震動

綱秋七月普安前注見苗婦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字用敬安人督師

討之 初普安土司隆暢既老子禮聽營長阿保讒構相仇怨暢有妾

曰米魯以罪見逐依禮同居禮阿保皆與亂暢聞誅禮阿保懼禍助米魯

率眾攻暢破百餘寨暢逃雲南鎮巡官召阿保與暢盟息兵米魯潛令人

殺暢與阿保亂益甚鎮巡官發兵捕斬阿保米魯亡入霑益州元置今為縣

和碩小王子連兵入寇

苗婦米魯作亂

秦紘總制三邊軍務

馬文升劉大夏

和碩等出河套

至是復歸故營攻刦諸寨鎮守太監楊友等討之大敗賊乘勝刦掠普安

幾陷命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軾未至米魯擁萬騎刦營擄友去

綱九月召秦紘總制三邊軍務 旨言官劾史琳等喪師瀆職召琳還起

秦紘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代之紘至錄死事者功效敗將楊琳等四人

罪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綱冬十月以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旨文升在班列

中最為耆碩帝推心委任特敬禮之 嘗召見煖閣議考察事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及出命左右掖之下階其他歲時賜資語

大臣莫敢望也大夏時為兩廣總督召命至再以疾固辭帝不允仍趣之入見既

至帝問曰朕召卿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

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綱十二月和碩等出河套詔朱暉還 旨留京兵三千防禦以參將楊玉

領之明年正月朱暉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 字引之疏劾暉等西討無功

班師甫命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

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

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馘一渠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

王軾破米魯

瓊州黎亂

召見劉大夏於便殿

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暉等宜論罪置重典不聽。

綱王戊十五年秋七月王軾破米魯斬之。目軾調官土兵分道進擊連

破賊賊遁走僉事王懋中土知府鳳英追及之馬尾籠在貴州南籠縣境官軍四面

急攻米魯突圍出戰英臨陣格殺之餘黨平。

綱冬十一月瓊州黎亂。目前知府張桓貪殘私斂繼以余濬賊虐尤甚

黎人苦之符南蛇等遂聚眾為亂鎮兵討之不下戶部主事馮頤上言瓊

州在大海中週三千里其五指山在廣東定安縣西南五峯高大亦名黎母山黎人環居山下外為熱黎內為生黎山水亦分五派

林箐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眾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

之則侵掠不已乞旬考熟知夷情者令各集土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禽

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見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

已也帝從之明年七月斬符南蛇賊遂平。

綱癸亥十六年夏五月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於便殿。目帝問大夏曰

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征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

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天下軍

若何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剋且

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

下詔嚴禁帝察知大夏方嚴委寄益重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每有

宣召或專及大夏或兼及珊諸大臣不能與也既而寇犯大同中官苗達

貪武功勸帝出師帝惑其言將從之閣臣劉健等委曲勸阻帝意猶未回

召問大夏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大夏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

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謂事見前舉十萬衆悉委沙漠

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時珊亦同召從旁贊決帝遽曰微二卿朕

幾誤由是師不果出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不敢帝問何故對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皆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德不能敵一鎮守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已久安能遽革尋自今必擇其廉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一日大夏與戴珊同侍帝曰時當速議

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客何害袖出白金資之曰少佐爾廉且屬勿廷謝恐爲他人忌也珊以老病乞骸骨優詔慰留已大夏宴見復代珊請帝曰彼風癩言邪主人留客堅密且爲強

留珊獨不能爲朕留邪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

太不未兆何忍言歸大夏出以告珊珊感泣曰臣死是宜矣

綱秋九月詔戶部嚴議鹽法 **目**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

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李東陽極言鹽法弊壞由陳乞者衆因

而私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

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

覈利弊具議以聞當是時健等三人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從屏間竊聽但聞帝

數數辭善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帝寵任健等特甚三人皆賜蟒衣閣臣賜蟒衣自健等始

太皇太后崩

綱甲子十七年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皇諡后定祔廟制先是慈懿錢

太后崩雖合葬裕陵而異隧距英宗立堂數丈許窒之虛右墻以待隧獨

通至是周太后崩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大學士曰陵有二隧一窒一通

此皆先朝內臣所為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輅等章奏先朝大臣忠

厚為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因與劉健等議欲通隧欽天監奏恐動

地脈乃止後問祔廟禮健言漢以前一帝一后祔二后自唐始祔三后自

宋始曩者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引唐宋故事

為證臣等以此不敢復論帝曰事須師古末世不足效太皇太后鞠育朕

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是壞禮自朕始也

乃援孝穆別祭奉慈殿為言謂下廷臣議英國公張懋等言春秋考仲

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所以此觀之祖廟無二

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立別廟

命京官
六年一
考察

置東西
衛軍

復置起
居注

享之亦得闕宮之義宜做故事於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為宜帝然之將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廷議請暫祀太皇太后於奉慈殿正中徙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綱夏六月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著為令 圓 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至五品以下十年始一行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或除服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字闕請京官六年一考察大僚令自陳簡覈之命從所請

綱秋八月置東西衛軍 圓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為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為東衛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行

綱九月復置起居注 圓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懽言古者立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係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莫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乞敕廷臣曾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聖君言

貶大理寺丞吳一貫

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綱冬十一月貶大理寺丞吳一貫海道夫人為嵩明州元置今為縣同知

先是泰寧衛部落射傷海西貢使指揮張天祥出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

指為射貢使者巡撫張鼎歷字城和人以捷聞會指揮張茂與天祥有卻發其

事命一貫往勘得實論天祥死斃獄中天祥叔父洪屢訟冤帝密令東廠

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因逮一貫帝御午門親鞫之盡反前讞置一貫死

閔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令更擬珪終以

原擬上謫一貫嵩明州同知茂擬死洪反得論功帝晚年委任大臣中官

勢稍絀而天祥事發自東廠廷議猶為所撓焉

綱乙丑十八年春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慶字陽人於獄即釋之

帝頗優禮外家皇后弟壽寧侯鶴齡建昌伯延齡並驕縱多犯法夢陽上書

陳二病三害六漸累數千言末云壽寧侯鶴齡括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

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寵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為張氏罪當斬后

母金夫人復泣懇帝帝不得已下夢陽獄尋即內批宥出僅奪俸三月金

夫人懇不已帝弗聽左右知帝護夢陽請釋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

下李夢陽於獄

帝崩

京師淫雨

正德

帝亦不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朕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帝遊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及金夫人起更衣，因出遊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也。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

綱夏五月，帝崩。葬泰陵，在京兆昌平縣筆架山。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

手曰：卿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欬歔受命。翌日，召東宮，諭以法祖用賢，遂崩。

綱太子厚照即位。是為武宗。以明年為正德元年。

綱秋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綱京師淫雨。自六月至於八月，時東宮舊豎劉瑾等。瑾與平人，本談氏子，幼自宮，投中官劉姓。日導帝遊戲，由是怠於政

事。遺詔中所當興罷，悉廢格不行。閣臣劉健等因久雨，上疏言之。帝雖溫

旨褒答，而狎昵羣小，詔書廢格如故。

旨褒答而狎昵羣小，詔書廢格如故。

武宗毅皇帝

綱丙寅，正德元年春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乞罷，不許。日吏戶兵三部及

都察院各有疏言事，為宦官所撓，傳示帝意，令閣臣調旨，健等不奉命，別

擬以奏帝不聽健等力諫謂奸商壞亂鹽政武臣負罪玩法北征將士無功授官御用監書篆濫用匪人皆宜痛抑今陛下不信大臣而信羣小欲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舊制臣等豈敢苟從所擬四疏僅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比為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奉玉音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非邪亦當明加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居乎其位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數日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章乞骸骨帝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綱三月兵部尚書劉大夏罷 旨大夏承旨請徹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凡

數十人劉健等以孝宗遺命入帝登極詔中行之又列上傳奉官當汰者六百八十餘人帝不盡從

復劾廢閣韋興不當起用帝不聽大夏自知言不見用遂連疏乞歸許之

綱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泌陽人代之 旨時朝政已移於中

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道字汝明人可任繡不欲

立皇后
夏氏

劉瑾掌
司禮監

八黨用
事

出外頗快。快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粗鄙無學識。好嫚罵人。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諺云：無錢揀故紙。今天下多逋租匿稅。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為尚書。

綱秋八月立皇后夏氏。上元

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同罷。瑾以內官監兼督團營。帝漸信用。瑾與

成等。日遊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又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奏置皇莊。增至二百餘所。畿內大困。健等謀去之。會言官交章論劾。

給事中。謝諫。御史趙佑等。○諸字。世和。會稽人。佑字汝翼。雙流人。章下閣議。健等持之甚力。欽天監五官監候楊

源。字本清。豐城人。瑄之子。亦因星變陳言。乞親元老。斥寵倖。帝意頗動。而不能斷也。先

是戶部尚書韓文。字質道。洪洞人。宋宰。栢琦之後。以八黨用事。每朝退。與僚屬言。輒泣下。郎

中李夢陽進曰：公泣何為。比諫官疏劾諸閹。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

大臣固爭去。八人易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

不足報國。即令夢陽草疏。既具。文讀而刪之。遂率諸大臣伏闕。以上伏略曰。親

近。日朝政益非。號令失。震中外。皆言大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偽。淫蕩上心。駭。趨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媒。無復

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此輩細人惟知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下一身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齏粉若輩何補於事竊觀前古閣宜誤國為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

疏入帝驚泣不食乃遣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閣議一日三反欲安

置之南京遷欲遂誅之以為處之未盡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

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健遷聲色

俱厲惟李東陽語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邪慨然曰閣議是具以健等言

白帝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健迎謂曰事垂濟公等第堅持

尚書許進曰過激恐生變健不應有頃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

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

顧莫言韓文乃抗聲數八人罪侍郎王鏊字濟之吳人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

不除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頸

有鐵裹邪敢壞國事遂退健約文及諸九卿詰朝伏闕面爭王岳從中應

之因誅瑾等焦芳聞之馳告瑾瑾乃率永成等夜伏帝前環泣以首觸地

曰微上恩奴儕磔餒狗矣帝色動瑾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也帝曰何故瑾

曰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

健遷聲色俱厲

東陽語少緩

焦芳馳告瑾

殺王岳

焦芳王
鑿入閣

杖斥劉

人左班官安敢如此帝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廠

各分據要地及旦諸臣入朝將伏闕知事已中變於是健東陽遷俱上章

求去瑾矯旨聽健遷歸而獨留東陽岳充南京淨軍追殺之於途於是中

外大權悉歸於瑾矣健遷瀕行東陽祖錢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為若當日多出一語與我輩同去矣東陽默然

以焦芳為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鑿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

務 劉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鑿瑾迫公論令鑿與芳同入閣芳在閣裁

阿瑾意鑿雖持正不能與抗事有不可與李東陽彌縫其間多所補救東陽雖為首輔皆委蛇避禍芳嫉其位在上日夕構之于瑾會通鑑纂要成瑾以謄寫不謹欲因是為東陽罪東陽大嘗

屬芳為解乃止除謄錄官數人名東陽得無辜是書修於孝宗時芳未嘗為總裁官至是命文華殿改謄芳送列名其間及進呈書辦官張駁等皆擢顯秩裝潢匠役亦悉授官

給事中劉蒞字淮人呂狔字永人請留劉健謝遷不報尋與南京給事

中戴銑字寶源人御史薄彥徽字曲人等並杖斥除名 健遷既去位蒞狔

抗章請留帝不聽其疏傳至南京為協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子輔所得

應天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於是銑彥徽率諸科

道官合疏言元老不可去宦豎不可任劉瑾等激帝怒盡逮之并蒞狔俱

予杖削籍詞連承慶瀚珩亦皆得譴時南京御史蔣欽與銑等同被罪出獄甫三日

心寄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為悖逆之徒蠶國之賊竊柄弄權萬民失望欽等下親以腹地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請殺瑾且

削韓文

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

言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言尤激切。既入。復杖三十。方缺。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必撥奇禍。此必先人之靈。欲寢此矣。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盡屬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欽歎曰。業已委身。義不得緘。默負國。為先人羞。遂奮筆曰。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聲遂止。杖後三日。卒於獄。又兵部主事王守仁。以論救銜等。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瑾使人追之急。守仁賦詩。真衣冠。江岸側。若自洗者。乃潛附。廣舟抵福建。故所識道士貴之曰。若有父在。倘瑾逮若父。誣若走異域。何以自明。守仁父華。前為南京吏部尚書。以忤瑾歸。故道士以為言。守仁悟。遂之驛。○蔣欽。字子修。常熟人。王華。字德輝。餘姚人。守仁。字伯安。龍場驛在貴州。修文縣治。今廢。

十一月。削戶部尚書韓文職。劉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過。不得及。

是有以偽銀輸內庫者。遂以為文罪。詔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疏救中。

旨責其黨護。遂落文職。并除昂名。文出都門。乘一羸宿野店而去。瑾又憾李

草疏。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勤致仕。既而瑾復據他事。下夢陽獄。將殺之。夢陽與修撰康海。素以詩文相倡和。獄中書片紙。出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與瑾同鄉。瑾前招致之。海不肯往。因夢陽故。遂謫瑾。瑾大喜。為倒屣迎。海因詭詞說之。夢陽遂得釋。後瑾敗。海坐黨落職。而夢陽起為江西提學副使。復以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奏罷官。久之。乃卒。夢陽才思雄鷲。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與海及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以詩名。當世。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云。○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邊貢。字廷實。歷城人。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敬夫。鄂人。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李攀龍。字子鱗。歷城人。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

丁卯二年春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劉健謝遷雖去。瑾憾

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

并詞臣。檢討。劉瑞。字德符。內江人。臺諫。陶諧。趙部曹。李夢。等。凡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

堂。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戒之。已而更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復寧王
宸濠護
衛

逮楊一
清下獄

作豹房

劉瑾矯
旨杖成
楊源

綱夏五月復寧王宸濠獻王孫護衛。目初宸濠祖奠培犯法革護衛至

是宸濠請復劉瑾受賂遂許之。

綱六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下獄尋釋之。目先

是一清巡撫陝西請特遣大臣總制三邊自王越後總制罷不設。劉大夏以一清才請

卽任之一清乃建議防邊以花馬池至靈州地勢平衍寇每從此毀牆入

固原平涼不能耕牧請修濬牆塹增設衛所以安內附以遏外侵帝可其

議爲特發帑金數十萬工方興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尋

以一清破冒邊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已而瑾託言邊會劉

各省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

綱秋八月作豹房。目帝爲羣閹盡惑於西華門作豹房朝夕處其中。

綱冬十月劉瑾矯旨杖成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道死。目源以霾霧時

作言此衆邪之氣陰冒干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

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源又言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

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豫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

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矯旨又杖六十謫成肅州在道

楊廷和
入閣

大計外
吏

劉瑾黜
吳儼楊
南金

劉瑾執
朝官三
百餘人
下獄

以創卒初源父瑄在天順初以忠諫名天下前見及是源以小臣抗節尤為士論所重云

綱以楊廷和字介夫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廷和先

為詹事直講筵附經義指斥近倖劉瑾惡之傳旨改南京吏部侍郎尋遷

南京戶部尚書及是帝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南京戶部對乃召入閣

綱戊辰三年春正月大計外吏內批黜翰林學士吳儼字克溫御史楊南

金 儼家素饒劉瑾遣人求金啗以美官儼峻拒瑾怒南金為都御史

劉字字大所構瑾亦怒之時方考察朝覲官瑾忽批奏尾落儼南金職

初瑾每奏事必伺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揮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

此大小事瑾皆專決不復白帝及是奏出中外莫不駭異瑾不學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

部司務孫聰松江市僧張文冕相參決聰文冕不能文辭事鄙冗焦芳為潤色之已而瑾威權日甚內外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章本奉行若朝制然

綱夏六月劉瑾執朝官三百餘人下獄 午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

數瑾罪者瑾矯詔召百官悉跪奉天門外詰責之日暮執五品官以下三

百餘人悉下獄時酷暑曝死者三人喝而病者無算明日李東陽等力救

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眾獲免凶暴日甚嘗以尙寶司詹崔濬副使姚祥郎中張璋

之其他庶官以荷校死者甚衆。

立內廠

綱秋八月立內廠。時東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劉瑾復立內廠

自領之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萬姓洶洶

劉瑾創罰米法

綱劉瑾創罰米法。凡朝官忤瑾者悉誣以舊事罰米輸邊刻期完納

違者罪之。韓文已落職瑾憾不已首逮之下錦衣獄數月罰米千石輸大同尋又羅織他事罰至再家業蕩然。

逮劉大夏下獄

綱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初孝宗時大夏在兵部

劉宇為大同巡撫宇私市善馬賂遺權要大夏於宴見時為孝宗言之宇

聞深憾大夏及是與焦芳譖於劉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假田

田州岑猛

州岑猛事逮繫詔獄。岑猛者田州土官也弘治中與思恩土官岑濬相仇殺濬尋伏誅猛下猛逗遛不肯行及是納賄于瑾求後故地瑾許之遂與是獄。瑾欲坐大夏激變論死閣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

名激變都御史屠浦亦言劉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成邪瑾

亦謂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

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大夏至戍所遇團操

輒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瑾猶撫他事。罰米輸邊下者再後遇赦歸及瑾誅復原官致仕。

綱己巳四年春二月黜前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初健遷在內閣時

謝劉健謝謙為

謝謙為

浙江應詔舉懷才抱德之士餘姚周禮字德恭著有續綱目發明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凡四人未錄也及是劉瑾焦芳日偵察健遷過無所得乃摭其事以禮等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為罪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處士之多邪遂下禮等詔獄屬主者詞連健遷瑾持至閣欲逮二人籍其家賴李東陽力解瑾意少釋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既而旨下果如芳言并榜禁自今餘姚人不得授京官

王鏊罷

綱夏四月王鏊罷 目劉瑾橫彌甚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既而漸不能

救遂力求去疏三上許之鏊博學有識鑒少善制舉藝為當世所宗後數典鄉試程文冠一時取士尚經術陰說者一切屏去文體為一變明代舉

子業最擅名者前則鏊與唐順之後則歸有光胡友信天下並稱為大家鏊歸後家居十五年屢薦不起及卒贈太傅諡文恪○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胡友信字成之德

清人

吳一鵬 顧清

綱五月改翰林官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官侍讀 顧清字士廉華亭人官編修 等於南京六部 目

劉瑾素惡翰林官不下己焦芳亦銜之及是孝宗實錄成翰林預纂修者

當進秩芳說瑾曰翰林官當擴充政事於是一鵬清等十六人俱調南京

六部為員外郎主事等官

劉字入

綱六月以劉字兼文淵閣大學士字乞歸遂以張綵安定人為吏部尚書

張綵長吏部

湖廣江西盜起

始字介於焦芳以結瑾得入為都御史瑾好挫折臺諫字輒以小過笞

御史瑾以為賢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字首以萬金贄瑾瑾大喜曰劉

先生何厚我遂由兵部尚書晉吏部字在兵部賄賂狼藉及為吏部儒歸選張綵

吏部也至是瑾欲用張綵代字乃令字入閣字宴瑾閣中極驩明日將入

閣任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容再入字不得已乃乞省墓去遂以綵

長吏部綵先為選郎移疾家居瑾以同鄉起用原官大悅之一歲之中由

郎署長六卿變亂選格賄賂肆行金帛奇貨相望塗巷綵注尤漁色蘇州知府劉介娶妾美綵升劉介

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公何以報我介惶恐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與載歸其肆橫如此

綱秋小王子寇延綏尋犯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字汝安人率師禦之

頗有斬獲敵伏兵突出寬中流矢死

綱湖廣江西四川盜起時連歲饑饉四方盜賊並起湖廣則沔陽府元

明為州今為縣屬江漢道賊楊清邱仁等王偕稱天軍出沒湖湘間江西則東鄉明縣今屬豫章道賊王

鈺五徐仰山等桃源山洞名在江蘇年縣東賊汪澄二王浩八等華林山名在江西高安縣西北上有雲棚城

賊羅先權陳福一等各據山寨而贛州大帽山在江西尋鄔縣東南路通閩廣賊何積欽等

復蔓延福建廣東之境四川則保寧注見前賊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鄔本恕自稱地

王廖惠白稱掃地王等擁衆至數萬官軍討之不能克羣盜遂日熾

曹元入閣

綱庚午五年春二月以曹元字以貞大寧前衛人爲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與劉瑾有連遂攀援入閣其在閣中日飲酒諧謔道里巷鄙語而已

綱三月以洪鐘字宣之錢塘人總制湖廣川陝河南軍務

楊清邱仁等圍岳州陷臨湘宋縣今屬武陵道鐘檄布政使陳鎬應天人及都指揮潘勳擊破之湖湘底

寧鐘遂移師入蜀時藍廷瑞與廖惠謀據保寧鄢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

自荆襄東下已而惠陷通江宋縣今屬嘉陵道尋復遁去四川巡撫林俊發羅徇兵

蹙之龍灘河亦曰龍灘渡在四川昭化縣西嘉陵江津濟處也賊墜崖溺水者無算遂禽惠廷瑞本恕

東奔越漢中至大巴山在四川南江縣北與陝西漢中諸山相連俊復追敗之會鐘至與俊議不合

俊別擊瀘州賊曹甫廷瑞等乘間收集散亡勢復振鐘率兵分道進勦而

俊亦平曹甫還與鐘會賊依山結營陽言就撫以計緩師官軍爲七壘守

之賊不得逸其黨漸潰鐘令永順注見前土司彭世麟以計禽廷瑞本恕本恕

以所掠女子詳爲己女結婚於世麟冀得聞逸去世麟密白鐘鐘令許其請因遂圖之及期廷瑞本恕及其黨咸來會伏勢悉就禽送鐘斬之餘衆悉平在

年六有廖麻子者獨逸去轉掠兩川官軍不敢擊躡賊後馘良民爲功土兵

洪鐘總制湖廣川陝河南軍務

安化王
寘鐠反

仇越討
擒寘鐠

焦芳罷

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髮

綱夏四月安化王寘鐠變靖王反遊擊將軍仇鉞字廷威討禽之

鐠素狂誕術者言寘鐠當大貴遂覬望非分與其黨指揮周昂等潛畜逆

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以五十畝為一頃苛斂騰怨而巡撫安

惟學素殘虐將士銜次骨寘鐠使人激之咸願從寘鐠遂反殺東惟學及

總兵官鎮守太監都指揮等傳檄遠近以誅劉瑾為名詔起右都御史楊

一清總制軍務討之以太監張永為監軍先是仇鉞以邊警屯玉泉營在

縣南聞變即入城謬以兵隸賊營自稱疾堅臥而陰結壯士伺間圖之

及一清將至寘鐠令昂就鉞問計鉞方臥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乃披甲

橫刀提昂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寘鐠第縛之其眾皆潰寘鐠叛

十有八日而敗檻送京師賜死黨皆伏誅鉞論功封咸寧伯

綱五月焦芳罷

劉瑾濁亂朝政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

千歲自稱曰門下四方賂瑾者先賂芳始張綵為郎時芳力薦以悅瑾比

綵為尙書芳納賄薦人無虛日綵時異同遂有隙檢討段昊故芳黨見瑾

大愧沮遂乞歸

綱六月前吏部尙書馬文升卒

目文升歸後劉瑾坐以朋黨除名及是

卒文升有文武才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卒後未幾瑾誅復官贈太傅諡端肅

綱帝自稱大慶法王 目帝於佛經梵語無不通曉自稱大慶法王西天

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鑄金印以進

綱秋八月劉瑾伏誅 目先是張永監軍西征楊一清深與相結知永與

瑾有隙因密與畫策請誅瑾初八黨中瑾尤狡猾為七人所推及專政七人有所請瑾俱不應戚怨之瑾又嘗欲逐永永以語免一清知之因乘

間扼腕言曰今反側雖除如內患何因促席書掌作瑾字永難之一清懷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

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問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恐變生心腹上英

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弊政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

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搜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為公苟

得請即行事 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意遂決及將至京永請

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時京師籍籍謂瑾將於是日為亂瑾信

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鑼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

酒俛首曰奴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齎粉陛下安所歸乎馬永

成等亦助之遂縛瑾菜廠明日帝出永奏示內閣下瑾獄帝親籍其家得

張永請誅劉瑾

劉瑾伏誅

馬文升卒

言謂其從孫二漢當大貴遂謀不軌會其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遂作亂

曹元以罪免

劉忠梁儲入閣

降盜劉六劉七叛

金銀數百萬珠玉寶玩無數并袞衣玉帶甲杖弓弩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鞠午門獄具詔磔於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二漢及張文冕等俱就戮張綵戲斃其屍魚芳止除名二漢臨刑曰我固當死第吾家所為皆魚芳與張綵耳今我與綵皆處極刑而

芳獨晏然豈非冤哉芳後竟良死

綱曹元以罪免 劉瑾敗元即日上疏請哀詔許致仕言官交劾黜為

民諸附瑾者竄逐以差朝署為清

綱以劉忠字司直梁儲字叔厚並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國忠先與楊廷和同侍講筵為劉瑾所嫉出為南京禮部侍郎尋進尚

書焦芳薦之召還瑾見忠頗負氣岸甚悔乃傳旨以書尚專典誥敕儲為

學士時嘗修會典及為吏部尚書瑾坐以小疵降侍郎孝宗實錄成當復

尚書調南京吏部至是瑾敗二人遂同召入閣

綱冬十月霸州降盜劉六名龍霸州文安人劉七名宸龍之弟叛 劉六劉七並驍悍

善騎射初與楊虎齊彥名等從有司捕盜時畿輔多盜皆騎馬鳴箭號曰響馬頻有功會劉瑾

家人梁洪徵賄不得誣為盜令捕之六等乃投大盜張茂茂素招納亡命

為逋逃主家與太監張忠鄰茂與忠皆文安人結為兄弟資緣馬永成谷大用輩得

趙鏐為盜

陳金總制江西軍務

出入豹房侍帝蹋鞠而乘間出劫如故已茂為捕盜御史甯杲遼東海州人所

禽六等詣官首伏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效六等憚要束及是叛去聚

眾剽掠旬日間至數千畿南大擾有趙鏐者亦曰風子本霸州文安諸生六等

亂起挈家匿水渚中賊至驅之登陸將汚其妻女鏐故有膂力格殺二賊

賊聚執之遂入其黨與六等俱為盜魁明年賊眾益多遂分為二劉六劉

七齊彥名等乃轉掠山東自山東河南至湖廣江西仍由故道還抵霸州復走山東楊虎趙鏐等擾河南由

詔以惠安伯張偉昭皇后兄都御史馬中錫字天祿帥京營銳卒往討中錫

書生不習兵事偉執袴子畏怯不敢戰遂議招撫中錫至桑園單車入賊壘開

召還下獄論死而賊橫愈甚虎不得下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能踐其言乎徑去○桑園鎮名在山東德縣北賊終不降於是廷臣交章劾偉中錫玩寇

綱辛未六年春二月起左都御史陳金字汝驥應城人徙居武昌總制江西軍務

西盜起連年官軍屢失利金時丁母憂在籍詔起原官提督軍務討之金

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土兵久之兵至乃先擊東鄉賊平之以下事俱

遂移師以次悉定桃源華林及大帽山諸賊半歲間俘斬二萬七千

在明

年

劉忠罷

陸完督
賊兵討

餘人立東鄉前注見萬年洞即桃源二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金方倚其力不為禁士民深怨焉

綱夏四月劉忠罷 劉瑾既誅張永魏彬輩猶用事永嘗遣廖鵬謁忠

忠僕隸遇之又卻其餽永大恨是年忠典會試帝摘試錄中外誤示李東

陽忠知為中官所齟乞省墓歸忠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

綱秋八月以兵部侍郎陸完字全洲人督邊兵討賊 張偉馬中錫既論

罪兵部尚書何鑑字世光浙江新昌人以京軍不能制賊請發宣府延綏二鎮兵助討

詔完統之邊將許泰字寧之卻永馮禎字總人等俱聽調遣師行至涿州忽傳

賊犯固安且偪京師帝御左順門召閣臣及鑑諭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

緩不及事因命鑑召完入衛完遂趨信安鎮名注見前檄泰永擊賊霸州敗之京

師乃解嚴已而邊兵連破賊完請益發大同遼東兵濟之內官谷大用張

忠意賊且暮且平乃自請督師冀邀封賞詔以大用提督軍務伏羌伯毛

銳子忠之為總兵官忠監神鎗帥京軍五千會完是時賊益南方圍濟寧焚

糧艘大用等駐師臨清觀望不敢進會明年正月帝將有事南郊賊遂謀

以十二月朔伺帝省牲乘間犯駕乃疾馳而北先一日至霸州鑑立奏聞

費宏入閣

彭澤仇鉞討平河南賊

卽夜嚴設守備。迨明，帝召問：「駕可出否？」鑑請早出安人心。帝成禮而還。賊

知有備，西掠保定以去。明年正月，劉六復突霸州，帝召大用、銳回禦近畿，大用、銳遇賊於長垣，大敗，廷議召二人還。

綱冬十二月，以禮部尙書費宏鉛字子充山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目先

是宏以帝耽宴樂，早朝日講俱罷，上疏切諫。報聞，及是，劉忠致仕，遂以宏

代。

綱壬申七年夏，閏五月，都御史彭澤字濟州人、咸寧伯仇鉞討平河南賊。

目先是，賊渠楊虎溺死宿州。虎為邊兵所追，至小黃河，在安徽宿縣北，與河南夏邑縣接界，遂溺死。○小黃河在安

餘衆悉奔河南，推劉惠爲首，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鏐副之，分其衆十三

萬爲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以牽制官軍。繼於羣盜中，稍有計智，專事淫掠，鏐獨勸其黨無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

東賊委陸完而命澤與鉞專辦河南賊。時參將馮禎戰死，賊方張。及聞澤

等且至，素憚威名，奔迸四出。永順宣慰彭明輔敗之。潁州諸將神周壽州人、英

子時源等又敗之光山。湖廣軍亦敗其別部於羅田。屬江漢道，今屬江漢道。賊沿途潰散，

分其衆爲二，惠北走商城，鏐南出潁州。澤與鉞定計，使周追鏐，源追惠，連

戰皆捷。鏐轉至應山。隋縣，今屬江漢道。衆略盡，薙髮懷度牒，潛至江夏，爲軍校所執。

戰皆捷。鏐轉至應山。隋縣，今屬江漢道。衆略盡，薙髮懷度牒，潛至江夏，爲軍校所執。

堵由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營攻鈞州，以馬文升案在舍之去，及入泌陽，燬魚芬家，掘其先塚，芳遠匿，束草爲芳像，寸裂之，曰：吾爲天下誅此賊。朝議以畿輔山

東賊委陸完而命澤與鉞專辦河南賊。時參將馮禎戰死，賊方張。及聞澤

等且至，素憚威名，奔迸四出。永順宣慰彭明輔敗之。潁州諸將神周壽州人、英

子時源等又敗之光山。湖廣軍亦敗其別部於羅田。屬江漢道，今屬江漢道。賊沿途潰散，

分其衆爲二，惠北走商城，鏐南出潁州。澤與鉞定計，使周追鏐，源追惠，連

戰皆捷。鏐轉至應山。隋縣，今屬江漢道。衆略盡，薙髮懷度牒，潛至江夏，爲軍校所執。

陸完敗
賊於狼
山

召洪鐘
還

調四鎮
兵入京

送京師伏誅。追及於南召。明縣。成化中置。今屬汝陽道。官軍射中其目。自縊死。餘黨先
後剿捕悉平。

綱秋八月。陸完追賊於狼山。在南山。平之。○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出沒畿

輔山東之境。沿及淮北。官軍雖屢敗之。而賊招聚散亡。旋即復振。會河南

賊已平。其勢始衰。遂走湖廣。奪舟至夏口。遇督漕都御史馬炳然。殺之。復

登陸焚漢口。指揮滿弼追及劉六中流。矢赴水死。劉七齊彥名率舟東下。

由黃州至鎮江。完疾趨而南。帝命彭澤仇鉞會完並剿。大兵盡集江南北。

賊猶乘潮上下肆掠。已而賊治舟孟瀆。在江蘇武進縣西北。南通運河北。達大江。唐刺史孟簡所開。因名。尋抵通

州。颶風大作。棄舟走保狼山。完以兵夜蹙之。山南彥名中槍死。七中矢亦

赴水死。餘賊盡平。

綱九月。召洪鐘還。以彭澤代之。○四川餘賊廖麻子喻思俸連陷州縣。

勢日猖獗。言官劾鐘。乃召還。以澤往代。澤與總兵官時源數敗賊。廖麻子

喻思俸皆就禽。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隋縣。今屬永寧道。榮昌。明縣。洪武初置。今屬東川。

賊復熾。澤旋軍討平之。詔澤暫留保寧鎮撫。

綱冬十一月。調宣府大同遼東延綏四鎮兵入京營。○初。大同遊擊江

江彬因
用寧進
錢

李東陽
罷

召陳金
還

彬宣府人領邊兵討賊及賊平還過京師因結義子帝所悅中官奴錢寧太監

家以進未幾大得幸寵在寧上寧心忌之彬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

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言官交諫大學士李東陽疏陳十不便皆不聽

於是調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家軍彬兼統之帝別令羣閣善射者為一

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又作東四官廳于禁中視團營命內官義子分領之帝時

臨閱名曰過錦

綱十二月李東陽罷 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之東

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以文章領袖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獎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率粲然有所成就初與劉健謝遷請誅劉瑾及健還去而東陽獨留氣節之士多非之

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然方逆瑾肆虐時滄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亦陰受其庇云致仕四年卒贈太師謚文正

綱癸酉八年春正月召陳金還以俞諫桐廬人代之 初陳金破東鄉

賊土兵邀賞千金金靳不予乃縱賊使逸黠桀者多不死金急欲成功遂

下令招撫及破桃源賊金與諸將置酒高會賊賂目兵乘間遁去轉掠徽

衢間餘衆復集攻剽如故至是言官劾奏乃召還以諫為都御史往代賊

渠王浩八屯貴溪唐縣今屬豫章道之裴源山勢甚盛諫潛軍夜破之禽浩八又進

剿桃源東鄉餘賊悉平之

土魯番
據哈密

乾清宮
災

斬貴入
閣

費宏罷

○初哈密善巴卒其子巴雅濟舊作拜牙即襲今改後仿此

封忠順王淫虐不親政事嘗恐其屬部害已土魯番酋莽蘇爾阿哈瑪特子嗣為蘇勒坦

數以甘言誘之莽蘇按籍適于其父時有吞復哈密之意至是巴雅濟遂棄其國

奔土魯番莽蘇爾奪其印即遣和卓塔濟迪音舊作火者他只丁今改後仿此據守哈密

○甲戌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帝每歲張燈費浮數萬及是宸濠別

為奇巧以獻令所遣人入宮懸掛皆附著柱壁復依簷以貯火藥遂延燒

宮殿皆盡火盛時帝猶往豹房回顯光燄燭天謂左右曰好一棚大煙火也楊廷和等請帝避殿下詔罪已又疏

請早朝宴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

邊兵革宮市罷皇店江彬毀京城名居為皇店酒肆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語皆切至帝不

省 ○二月以禮部尚書斬貴丹字充道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貴以宮

僚舊恩貴先侍帝東宮故有是命貴在開三年無所建白致仕歸後帝至江南會貴卒親臨其喪命詞臣撰文皆不稱旨帝乃自為文祭之

○夏五月費宏罷 ○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餽宏綵幣珍玩拒卻之

寧慚且恚初宸濠行賄劉瑾得復護衛事具及瑾誅仍論奪至是宸濠

令人臧賢輦白金數萬徧賂朝貴奏請復還所奪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

之。完前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濂善。中官持奏詣閣宏力持不可諸嬖人乘宏讀廷試卷取中

旨予之於是宸濠與寧合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嘗劾宏弟寀不當留

翰林即指為宏罪中旨責宏令自陳狀宏即日乞休命并寀致仕。安甫致京師寧遣騎

尾之至臨清焚其舟資裝盡燬。

綱遣右都御史彭澤提督甘肅軍務經理哈密。目土魯番既據哈密復

遣使赴甘肅投謾書索犒賜邊臣以聞請遣大臣經理大學士楊廷和等

交薦澤再辭不許澤至甘州土魯番方攻掠赤斤苦峪諸衛聲言與我金

帛萬數即歸城印澤謂番人嗜利可因而款也遣都督沙呼實。哈密回回都督先以國禮

徒居肅州按沙呼實舊作寫亦虎仙今改後仿此。以幣二千銀酒鎗一往賂番酋莽蘇爾令還城印莽

蘇爾偽許之澤輒奏番酋悔過效順事已平帝即召澤還巡按御史馮時

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初沙呼實陰與莽蘇爾通為之耳目據城

奪印皆其謀澤不知而遣之及澤還巴雅濟在土魯番迄不返和卓塔濟

迪音據哈密亦不退久之莽蘇爾復要重賞始以城獻還。事在十一年。而巴雅濟

仍留如故。既而沙呼實復通莽蘇爾謂肅州可得莽蘇爾遂復取哈密以萬騎寇嘉峪關遊擊芮寧戰歿詔澤提督三邊軍務禦之會副使陳九疇禁繫沙呼實及沙布塔絕

其內應莽蘇爾乃還瓜州為副總兵鄭廉所敗因復求和遷兵遂罷時十二年四月也初澤與兵部尚書王瓊有隙又時時謾罵錢寧由是瓊與寧相比欲傾澤會澤乞歸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

彭澤經
理哈密

講王思
為三河
驛丞

廢當
為庶人

詰增幣者主名寧從中下其事而沙布塔之子以其父為九疇禁繫捶死詣闕訟冤瓊欲因此與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甘肅勘狀明年勸至彭澤無所坐瓊怒劾譯誣妄辱國斥為民坐九疇激變特下吏削籍澤材武知兵然性疏闊負氣其經略哈密事頗不當瓊與寧因交讎之遂得罪時沙呼實已逮赴刑部九疇既論罪遂得釋資緣發寧與沙布塔之子俱得侍帝左右帝悅之授錦衣指揮並賜國姓○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沙布塔舊作失拜恆待今改後仿此

綱秋九月謫編修王思

字宜學直隸孫為三河驛在廣東大埔縣西今有巡司為縣巨鎮丞

時帝狎

虎被傷踰月不視朝思疏言孝宗皇帝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其身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疏留中謫三河驛丞

綱冬十一月廢歸善王當

王陽子為庶人當自殺

當以勇健

聞初流賊攻兗州當率家衆乘城取數與卒袁質舍人趙巖校射質巖家東平

與吏部主事梁穀同里會有怨質巖者誑穀云質巖且為亂穀遂告變於

楊一清兵部議以大兵駐濟南伺變而魯王陽鑄入長史馬魁譖亦奏當

汪欲反帝遣司禮太監溫祥大理少卿王純等往按問圍當第搜其兵械則前所射賊弓弩半渝斃

祥等讞穀所指皆平人於是御史李翰臣劾穀魁誣罔宜即訊詔下翰

臣獄謫其官而釋穀不問廷臣議當汪罪無所得乃坐以違祖制廢護衛

為庶人質等戍邊魁坐斬中官送當汪之高牆當汪大慟曰冤乎即日觸

牆死聞者傷之

遠暮成禮

楊一清入閣

太監劉允使烏斯藏

劉大夏卒

綱乙亥十年春正月帝有事於南郊逮暮成禮 是日漏下二鼓帝始

還宮楊廷和等疏諫不報楊一清等又言比歲視朝太稀又復太晚入春

以來漸至昏夜日月之光既遠上下之情不通侍衛被執鎧仗自朝至暮

飢餒困疲四夷貢使見此能無駭異歸而傳語必啓戎心疏入不報

綱三月楊廷和罷 廷和丁父憂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之

綱夏閏四月以吏部尙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

清再推內閣不用及是楊廷和去遂以一清代之

綱冬十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斯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遂命

允往迎以珠璣爲幡幢黃金爲供具餽賜鉅萬所損鹽茶至數十萬允至

臨清漕艘爲之阻截入峽江舟人雜沓馬駝舳舻淺船也相連二百里至成

都又治入番器物具茶鹽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

劉允誘以貨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綱丙子十一年夏五月前兵部尙書劉大夏卒宣忠 大夏復官後清

軍御史王相見其居貧請給廩隸中官用事者終嫌之不許及是卒贈太

保大夏忠勤懇篤過知孝宗忘身殉國於僭倖多所裁抑故深見嫉於小人嘗言居官以正已爲先不廢常利亦當遠名又言士大夫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自爲曠誌

楊一清
罷

王守仁
巡撫南贛汀漳

毛紀入
閣

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

○**綱**秋八月楊一清罷。○錢寧素善一清會有構之者因蓄怨一清以災

異陳時政譏切近倖寧與江彬等皆大怒使優人於帝前為蜚語譏刺一

清而武學生朱大周亦許一清陰事以寧為內主一清乃力請骸骨歸

○**綱**以禮部尚書蔣冕字敬之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冕清謹有器

識雅負時望及是入閣

○**綱**以王守仁為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南贛地連閩廣山谷深阻

盜賊易為巢穴陳金俞諫先後討之未盡不數年嘯聚復起橫水隘名在江西

東其南為十八面嶺左溪即汀水亦曰鄞江在福建長汀縣東入海桶岡在崇義縣西北與湖南彬縣接界則有謝志山

等泖頭山名在廣東和平縣西北接江西龍南縣界有上中下三泖則有池仲容亦曰

等皆稱王攻剽府縣而大庾唐縣以大庾嶺名今屬贛南道陳日能大帽山詹師富諸賊復

與之相應於是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千餘里皆亂巡撫文森長洲人託

疾避去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才遂特用之初守仁既謫龍場驛丞地在萬山之

服相率伐木為屋以居之瑾誅後量移廬陵知縣累遷巡撫廬廂遂攝巡撫

○**綱**丁丑十二年夏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字維之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微行至宣府

張欽閉關不奉詔

家裏

目紀前在禮部以帝遣使使烏斯藏迎胡僧再疏切諫不納及入閣同列皆倚重之

綱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目江彬欲攘權數導帝遠遊使諸倖臣不得

近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何鬱鬱居大內為廷臣所制帝

然之至是急裝微服出德勝門幸昌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

河前注見請回蹕不聽至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字敬之順州人閉關不奉詔乃還

先是帝將出關欽再上疏諫詞極切至不報帝既至昌平傳報出關甚急欽令指揮孫璽納門鎗

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關不開重駕不得出遠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萬

一有如水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頃之帝召璽璽辭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

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關門下曰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言臣聞天子將親征必先期下詔其

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今寂然不一聞託言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旬賊者臣

請捕其人明正典刑奏未達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會廷臣亦多諫者帝

不得已而還京師盛傳越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

因度關幸宣府彬先為帝建鎮國府第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

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未幾幸陽和韃靼五萬騎

入寇大同總兵官王勛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五季唐澄今為縣屬雁門道帝率太

監張永等自陽和往援寇引去是役也斬首十六級官軍死者數百人乘

輿幾陷勛等以捷聞於朝

帝自稱
威武大
將軍

帝還京
師

復如宣
府

綱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目復命戶部發銀一百

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時凡調發軍馬錢糧槩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行之

綱冬十一月召楊廷和復入閣 目廷和既至與將冕馳至居庸欲身出

塞請帝迴鑾帝令谷大用扼關門乃歸

綱戊寅十三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留十四日復如宣府 目帝至德勝門

外百官具綵帳羊酒郊迎 先是帝將至京命羣臣各置旗帳迎及是羣臣具綵帳數十
綵聯千數皆金織字序詞爾威武大將軍不敵及尊號衆官

列名亦不 帝御帳殿閣臣奉觴稱賀 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奉果棹毛紀奉金花
帝飲畢云朕在榆河親斬敵首一級廷和等皆稱

人東華門宿豹房 既還宮於奉天門陳應州所獲刀械衣器令羣臣縱觀 當時

南郊以初至不及致齋 送行禮既畢還南海子 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及楊廷

和等諫不聽

綱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諡孝貞 皇后 目帝還京師

綱秋七月帝復如宣府 目帝從江彬言將徧遊塞上託言邊關多警令

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草敕閣臣不可

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衆皆泣諫而帝意不可回竟不聽遂復北幸由

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尋駐蹕宣府令兵戶工三部各遣侍

帝自加封鎮國公

王守仁平江西賊

郎一人率司屬以往彬又導帝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州幸德兵官

其還由西安歷偏頭關抵太原大徵女樂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善謳帝悅之載以俱

綱九月帝自加封鎮國公 目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

統領六師掃除邊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五千石吏部如敕

奉行楊廷和梁儲等極諫以為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一至於此古今所未

有也不聽又錄應州功升賞內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封江彬許泰皆

為伯

綱王守仁平江西賊 目守仁既至贛州知左右多賊耳目呼老隸詰之

隸不敢隱因貫其罪令誦賊動靜無弗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

帽山賊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伴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復進討大庾生繁賊首陳橫

水左溪諸賊令部指揮許清等各一軍會橫水南安知府季敷等各一軍會左溪守仁自駐

賊大驚遂潰乘勝克橫水賊首皆平之贛州知府邢珣嘗途吉安知府伍文定時

滋人等亦破滅桶岡賊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乞降而

六十有四俘斬守仁乃還贛州誘斬泃頭賊首池仲容弟仲安初橫水破仲容遣弟

守備守仁伴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守仁賜仲容節物誘入謝仲容率其眾營教場而自以數

人入謁守仁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益自安守仁留仲容

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 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 遂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泚斬馘二千有奇

賊奔九連山 在廣東連平縣周數 山陡絕不可攻守仁簡壯士衣賊衣奔崖

下賊下招之遂上據其險官軍進攻禽斬無遺因於橫水設崇義縣 今隸江西

道 於泐頭設和平縣 今隸廣東 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守仁所將皆文

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為神

明鑑綱目卷八終

明鑑綱目卷之九

鹽城印鸞章校訂

武宗皇帝

綱已卯正德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帝遊幸邊塞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羣臣奉迎如前儀。

帝自加太師

綱帝自加太師救諭南巡郎中黃鞏。帝田人。修撰舒芬。進賢人。等百四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十一人。帝降手敕諭吏部曰鎮國公朱

救諭南巡

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黃鞏與員外郎陸震。字汝亨。人。具疏連署以進。略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

安倖。又再壞於邊帥。蓋蕩太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修撰舒芬亦邀其

同官崔桐。字陽州。鳳人。等七人上疏極諫。略言陛下兩巡西化。四民告病。今復聞南幸。盛

宜鑑博。溷。吏部員外郎夏良勝。字于城。人。及禮部主事萬潮。字汝信。人。太常博士

陳九州。字臨川。人。復連疏入。於是吏部郎中張衍瑞。字元承。人。等十四人刑部

郎中陸俸。字人。縣。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字人。會。等十六人兵部郎

中孫鳳洛陽人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整嘉定人本高氏子少依舅京師冒其姓亦以其術諫

帝與諸倖臣皆大怒下鞏震良勝潮九州整詔獄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

門外五日已而大理寺正周敍九人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鄆陽人等二

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莆田人等三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

俄令與鞏震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拳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纍

纍著重囚道旁觀者無不太息泣下廷臣自內閣及尙書石玠字邦秀人疏

救外莫有言者諸倖揚揚得意得士民憤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詆

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

疏諸臣跪既畢仍杖之於廷死者十一人陸震余廷瓚及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

整于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紹賢孟陽詹軾劉概李惠○運字孟循江寧人校鄆城人廷汲縣人餘除名貶黜有差成

綱夏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字德成按察司副使許達

危懼遂日夕覬覦宸濠賄錢寧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于帝用異色龍履報賜異色

帝宸濠交通肘腋因帝無儲嗣遊幸不時人情

巡撫都御史

下黃鞏舒芬百於獄十人

杖廷臣死者十人

寧王宸濠反

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欲傾寧及臧賢令太監張忠乘間為帝言曰貴稱寧王

孫燧許
達罵賊
死節

孫燧七上章言之皆為所邀阻宸濠益與其黨李士實致仕都御史劉養正舉人謀遣姦人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倖匿不以聞會御史蕭淮盡發其不軌狀大學士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勳戚大臣宣諭帝乃命駙馬都尉崔元代州人尚憲宗女永康公主都御史顏頤壽巴陵人等持諭往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乃決計反以己生辰日宴諸守士官詰旦皆入謝宸濠命甲士環之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民間子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眾相顧愕眙孫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達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達二人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達同曳出殺之惠民門外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以下咸稽首呼萬歲宸濠以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王綸為兵部尚書集兵號十萬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起兵命其承奉徐欽與素所蓄羣盜閔念四等略九江南康皆陷之

王守仁
起兵討
宸濠

合兵直
搗南昌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 守仁方奉

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注見前而宸濠反知縣顧必以告守仁急趨吉安

與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

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

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率京軍四萬南贛王守

仁湖廣秦金字錫國兩廣楊旦字安晉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搗南昌所

至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敍其歸國之誠令

愆患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

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調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

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樞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出大江攻安慶都督僉事

楊銳字進之知府張文錦安邱人等固守不能克安慶被圍十有八日銳等以寡敵衆

下曰安慶且不可安望金陵哉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在江道通豐城爲南北津要

臨江知府戴德孺臨海人袁州知府徐璉朝邑人等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或

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

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

伍文定
率兵先登

王守仁
擒宸濠

帝自將
擊宸濠

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先鋒庚戌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緇登縛拱樵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

綱王守仁敗宸濠於樵舍鎮名在江西建縣西北禽之 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

伍文定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

待宸濠果解安慶圍還救南昌遇於黃家渡在江西南昌縣東通餘干縣文定當其前鋒

賊趨利邢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乘之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

腦在江西鄱陽縣西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陳盡

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

焚其副舟妃婁氏上饒人以下皆投水死宸濠欲謀逆婁氏營苦諫不聽及是歎曰昔紂用婦言亡吾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

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

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綱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禽宸

濠之策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卽令總

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邊兵征剿所下璽書改稱軍門
檄江彬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梁儲蔣冕扈從次涿
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帝至保定宴於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為藏園戲符採得園帝
不悅飲符至醉乃大笑方帝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約以玉
簪召帝過盧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濟遣使召姬姬以無信
約不肯行帝乘輿柯長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從官無知者

綱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 目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

因請黜姦諛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相與媚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

與通謀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

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至錢塘遇太監張永守仁夜見

永頌其賢永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故守仁稱之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

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

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守仁乃還南昌忠

泰已先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窘辱備至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

守仁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會冬至守

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遍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

下思歸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

張忠許泰率禁軍往江

帝如南

綱冬十二月帝如南京。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通判胡際

懼死至揚州即民居為提督府。遍刷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劉儼諫稍止。

及是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輒沮。

乃止。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成國公朱輔為長跪。魏國公徐鵬舉。達七世孫及

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參贊尙書喬宇。字希大山人應天府丞寇天敘。字子

次挺身與抗。彬氣稍折。

受江西

綱庚辰十五年秋閏八月受江西俘。江西俘宸濠至。帝令設廣場樹

大纛。環以諸軍。釋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禽之。然後置械受俘。時張璠許

召王守仁守仁不起。思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守仁知出帝意。立馳至。思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規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

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或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髮。俸名江彬等。乃無言。

綱帝發南京。先是梁儲蔣冕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至是儲冕

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諭旨。

不敢起。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訛言將為變。帝心

疑欲歸。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是夕祭龍江。駐蹕儀真。次日至瓜洲。避雨民家。復

製詩十章賜之。還至揚州。太監邸得索賄不得。以鐵絛繫。知府蔣瑤。聲呼備至。數日乃得釋。○蔣瑤字粹卿。臨安人。

下詔班

宸濠伏誅

帝崩於豹房

綱九月漁於積水池遂有疾。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自

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

綱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帝至通州江彬矯旨召勳

戚大臣赴行在議宸濠獄時帝久駐於外京師洵洵人情危懼大學士楊

廷和毛紀等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召廷和等至通

州受事遂賜宸濠自盡仍焚棄其屍。帝之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意甚防

請如先年處置高煦寬緡例祭告天地宗廟仍勅天下諸王議罪然越三日帝還京師大

耀軍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亦皆裸體反接

帝去年南征江彬發犒罪狀即命譴之臨濠陸完素與宸濠比太監張永在江揭白幟標其

姓名死者梟於竿凡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綱辛巳十六年春三月帝崩於豹房。葬康陵在京兆昌平縣八寶蓮花山帝疾甚謂太監

陳敬蘇進曰朕疾殆不可為可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與入閣輔臣議

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於豹房太監谷大用

張永等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

綱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熹。熹王祐杭子時獻王堯厚熹以世子赴國事入嗣皇帝位。

楊廷和
出祖訓

罷威武
團營

執江彬
等下獄

先是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

萬金購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

及帝崩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於袖中示之曰兄終弟

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

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啓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部吏

尙書王瓊率九卿入左掖門厲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長願不與邪衆不答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

一如廷和請乃議遣官奉迎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勳戚禮官偕往

廷和恐蔣冕去則己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佯惜儲憊阻其行儲奮

曰事孰有大於迎天子者乎敢以憊辭遂與太監谷大用等奉遺詔以行

罷威武團營 楊廷和請於皇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團練諸營邊軍

俱重賚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縱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

放還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

大悅

執江彬等下獄 彬知天下惡己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其黨都督

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

世宗即位

詔赦天下

召費宏入閣

慰以溫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

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而逮旨

下彬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

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拔其髮且盡有頃神周李琮亦縛至並下詔獄籍

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彬既敗張忠許

綱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師入即位世宗為**目**世子至京師止於郊外禮官

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王顧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

子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

上賤勸進乃即郊外受賤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言

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綱詔赦天下除一切弊政**目**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

倚以為安及帝即位廷和草登極詔凡正德中蠶政釐抉且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

萬其中費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皆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

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

綱遣使迎母妃蔣氏大興於安陸

目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於是起宏為少保入

輔政並復其弟宋編修

綱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時帝即位甫六日即詔議興獻王主祀及

尊稱禮部尚書毛澄崑山清人請於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

之曰是足為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而

以楚王孫景後定陶共王師丹以為恩禮備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

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獻王故事

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愠曰父

母若是互易邪其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

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采而行之可為萬世法

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

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

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澄亦會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不下

綱五月梁儲罷王瓊以罪戍邊 初瓊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

是給事中張九敘劾瓊濫鬻將官依阿權倖併劾梁儲持祿固寵儲三疏

求去賜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鞠治論死瓊疏辨乃減死戍邊儲後卒於家帝念先朝舊

臣附太師
諡文康

袁宗皋
入閣

江彬伏
誅

張璠上
疏請尊
崇所生

綱以袁宗皋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宗皋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帝即位擢吏部侍郎尋入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錄用宗皋以疾辭不允未幾卒

綱六月江彬伏誅 綱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磔於市人心大快沙呼實亦非伏誅惟

張忠許泰資緣
貴近減死從邊

綱秋七月進士張璠字乘人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於京師

璠時以進士觀政見廷議追崇興獻王禮三上三卻璠揣知帝意乃遂上

疏略言陛下制登大寶即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欲考孝宗叔與獻王夫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為儲嗣其為人後

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借繼統之美非為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為人後與獻王子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將毋自絕其父

母乎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帝方掇

廷議得璠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蔣冕毛紀欲

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

還手詔於是給事中朱鴻湯史于光御史王溱盧瓊字獻人交章劾璠帝

不聽初璠以舉人八上會試始得第有胡鐸者與璠同舉於鄉先璠舉進士及大禮講起鐸已官湖廣參政在京師意亦主考獻王與璠合璠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

追尊父
帝為興獻

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入廟則當有祔。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尊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不肯畧。禮疏。遊獨上。其後諸臣爭以講禮干進。宗入廟。果如錄言。○胡鐸。字時振。餘姚人。

綱冬十月追尊父興獻王為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母妃

蔣氏為興獻后。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

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為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啓慈壽太后。願避

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謀於內閣。請稱興獻王為興獻帝。王妃蔣氏為

興獻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為

皇太后。張璫知帝意嚮己。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

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

為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字渭南。海人。給事中熊浹字悅南。昌人。揣璫言必用附和

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璫出為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為衆論所斲。引疾歸。

世宗肅皇帝

綱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定皇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楊廷和等言

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給事中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亦以為言。帝

勉從衆議。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不

本生父
母稱號

稱皇

亂甘州軍

綱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自甘肅總兵官李隆與銘不相能會

支月糧喉部卒請增值銘不許遂圍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

擢陳九疇為僉都御史帝登極初九疇復原巡撫甘肅案驗銘事誅隆及亂卒

首事者九疇抵鎮後言願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

綱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

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

綱秋九月立皇后陳氏元城人

綱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初太后為憲宗妃興王之藩例

從及是崩別祀奉慈殿

綱癸未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目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今山東博山縣舊為顏神鎮地以齊孝婦顏文姜居此因名○本朝雍正十二年始置縣流劫東昌

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

將吏於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以下注間突至曹

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

東河俞諫討賊

崩皇太后

毛澄罷

以朱野
為五經
博士

帝始修
醮於宮
中

抵徐州廷議以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乃令諫與都督魯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戰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麾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諫等連營而進賊始滅

綱禮部尚書毛澄罷道卒

諡文

澄以議禮不合帝意抗疏引疾至五

六上不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

宋縣明屬河間府今省為鎮

而卒

澄端亮有學行論事

不為媿姻大禮義起帝屢遣中官諭意澄奮然曰老臣悖謬不能禦典禮惟有

綱夏四月以宋儒朱熹裔孫墅

朱子孫

為五經博士

正德間給事中

戴銑汪元錫

字天啓婺源人

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

曲阜西安朱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

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授墅翰林院五經

博士尋令世襲

綱閏月帝始修醮於宮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

事中劉最

字振仁廷人

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謫廣德州

晉廣德縣宋為軍元改路明降為州今為縣屬蘇州

判

官文憾不已嗾其黨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帝益怒逮

最下獄成邵武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字公謹充監禮使

湛若水字元城人顧鼎臣字九山人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

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之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綱甲申三年春正月南京刑部事主桂萼字安仁人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

下廷臣議 國孝宗與獻帝稱號定已二年尊崇議且寢萼在南京與張

璉同官日夜私詆朝議萼遂上疏希帝指請改稱孝宗曰皇伯考與獻帝

曰皇考興國太后曰聖母并錄侍郎席書字文同人員外郎方獻夫字叔賢人

二疏以聞萼疏略言禮官失考典章納陛下於與為人後之非而減武宗之統尊皇帝之宗且

后概與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與獻帝皇考別

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受

神宗詔為之子封爵悉用皇子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甚明考與獻帝母與國太后

又何疑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

等面質初書與獻夫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尊所生帝后定號曰皇考皇母既具聞朝中詆張

以爲邪說懼不敢上而密帝得疏心動手詔下廷臣集議於是禮部尚書汪俊

弋抑人之會文武羣臣二百五十餘人並排萼議後議言祖訓兄弟及指同產皆

武中與猶考孝元孰為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所言蓋善恩義尤篤益當不顧私

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為之子安得復為

桂萼請
改稱孝
宗皇伯
考

楊廷和
罷

汪俊罷

追尊興
獻帝

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成宗為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議上留中而特旨召璉萼及書於南京越

十數日復降手諭令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與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帝又留之十餘日始可報

二月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罷 自帝即位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

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

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專恣無人臣禮帝意遂內

移最後以諫阻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大忤帝旨累疏乞休及是更議大禮

求去益力許之言官交章請留不報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帝諭建室奉先殿側名觀德

殿祀獻帝主俊上疏力爭帝不聽趣建室益急俊遂乞休帝怒責以肆慢

允其去召席書代之書未至命侍郎吳一鵬署部事 既而命一鵬與中官顧養

鵬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且安陸為先帝啓封之疆神靈所憑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伏乞俯納羣言改題神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宜別設神位香

几以慰孝思奏入不納一鵬乃行及秋迎主至奉安於觀德殿

夏四月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

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目擇日祭告郊廟大赦天下。

時編修鄒守益疏言陛下推崇木生業已尊為太后。

今復加稱皇考去其始封之號直與正統無別不可以示後世又言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熲之徒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帝得疏大怒下詔獄拷掠謫資德州判官已而修撰呂楫亦言大禮未正

御史段熲陳相請正席書桂萼罪吏部員外郎薛憲上為人後解鴻臚寺少卿胡侍言張璠等議

蔣冕罷

五月謹身殿大學士蔣冕罷以石瑄字邦彥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預機務。目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遂汪俊用席書召張璠

桂萼悉由中旨追尊建室親自裁決不關閣臣冕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臣備員內閣於朝廷事無所匡救溺職甚矣因連疏求罷帝以瑄為

廷和所不悅瑄先為吏部尚書楊廷和有欲引以贊大禮乃聽冕致仕命瑄入閣

瑄據力爭持論堅確大失帝意

綱六月以張璠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目先是萼疏既

上廷臣方具議璠復疏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又

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己私為不道使陛下終身為無父人

逆倫悖義若此猶可使與斯議哉二人疏同上帝故趣召之初議禮諸臣無力

斥為悖道且欲不使議其既而獻帝已追尊本生皇考閣臣請停召命帝不

以張璠
桂萼為
翰林學
士

恣肆無忌朝士九疾之

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斃之於廷。尊懼不敢出，璫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世英孫家勛大喜，約爲內助。時給事中張翀，字習之，川人。等連章劾璫，尊及方獻夫席書諸人章下所司。翀彙送刑部，尙書趙鑑卽列璫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兪旨，便撲殺之。帝廉得之，特命璫爲學士，獻夫爲侍講學士，切責翀、鑑。學士豐熙，字懷學，鄞人。修撰舒芬、楊慎，字用修，廷和子。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璫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璫以議禮驟貴，於是閒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指，抗論廟謨矣。

喬宇罷
綱秋七月，罷吏部尙書喬宇。 帝卽位初，求治甚銳，以宇長吏部。宇自

耶卽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新。起用林俊。起刑部尙書，後時年已七十。彭澤，起工部尙書。孫交，字志同，安陸人，素爲獻皇

帝愛重，帝久開其名。皆海內重望，頗委任之。然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

聽其議。大禮尤切，積忤帝。及是，張璫、桂尊並爲學士，宇言內降恩澤先朝

率施於佞倖小人，士大夫一預其間，卽不爲清議所齒。況學士最清華，而

俾尊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字遂乞休許之

林俊彭澤在部所執持俊以言不

納澤為言路所攻但乞休惟交始終恩禮以年老致仕

綱詔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字羣臣伏闕諫成學士豐熙等於邊杖員

外郎馬理三字原伯等于廷 目帝召見羣臣左順門示以手勅言章聖皇

太后命去本生字羣臣駭愕而張璫桂萼復列上禮官欺罔十三事且斥

為朋黨於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

皆留中不下尚書金獻民字繡州少卿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倡言曰諸疏留中

必改稱孝宗為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

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杖

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字整屋給事中張翀曰萬世瞻仰在此一

舉有不力爭者共擊之遂會羣僚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入戶部三十六人

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

方齋居文華殿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怒遣錦衣先執為首者豐熙張翀

及御史余鞠郎中余寬海人黃待顯田人陶滋相世芳安邑人大理寺正母

德純南充人八人下獄楊慎等乃撼門大哭眾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盡

成學士豐熙等於邊

百官伏哭文華門

繫馬理等一百九十八人於獄

毛紀罷

大同軍亂

擒斬郭鑑

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以不預義舉為嫌多為代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八人於獄孟春等

待罪越數日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予杖編修王相字懋都

等十有六人杖死自是衣冠喪氣璫等勢益張

綱武英殿大學士毛紀罷 綱紀請宥伏闕諸臣罪帝怒傳旨責紀要結

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疏乞骸骨帝銜紀亢直允其去

綱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綱初文錦以大同無險可恃

乃度地築五堡參將賈鑑督役嚴卒皆怨堡成議徙卒戍之衆憚行鑑復

趣之急遂為亂殺鑑并及文錦裂其屍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脇為帥事聞

以蔡天祐字成州人為僉都御史往撫之衆稍戢已而金獻民杭雄師過大

同叛卒疑見討復亂命侍郎胡瓚字伯平人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叛

卒洵洵拒守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脅王奏乞赦王微服夜走宣府天

祐請止京軍勿遣而瓚等已至陽和頃之總兵官桂勇令千戶苗登擒斬

首惡郭鑑等天祐函封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肆焚掠詔切

責天祐召勇還京即以朱振代之疤子逃匿塞外明年春復潛入城天祐

閉門索獲之及其黨三十餘人皆斬以徇衆始定自甘州軍亂朝廷處輕諸邊卒頗無忌故復有變

書以朱振不宜用。詆政府皆中材。無能定亂濟時。因力薦穆一清王守仁入閣。

綱以賈詠臨穎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目**詠先為吏部

侍郎及是遂晉尚書入閣

綱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獻皇帝為皇

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 **目**尊稱由是遂定

綱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目**故相行邊自一清始

一清自是凡三為總制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綱乙酉四年夏五月復傳陞官 **目**初王邦奇在武宗朝黃綠入錦衣構

害甚衆帝即位悉革傳陞官至是邦奇詭詞求復遂授錦衣衛試百戶同

時復官者九十餘人兵部尚書金獻民固爭不聽邦奇素憚楊廷和彭澤亦幾連構大獄事詳後

綱作世廟 **目**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廟廷臣惡之出為平涼主簿屢

被上官撈笞求內改帝擢為光祿寺署丞於是復申前議併請祀獻皇帝

於太廟章下廷議席書率羣臣言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

世室於三昭三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號未為天子淵妄為諛詞乞寢其

奏不報張璵奏曰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臣

更定大禮

起楊一清總制三邊

復傳陞官

作世廟

岑猛叛

昧死勸陛下為之入於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為書復三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為百世之室何不可而卿乃怯眾飾奸邪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於皇城内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為獻皇帝廟

綱秋八月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鏞字英之討誅之

氏自洪武以來世為土知府思州弘治中猛與思明岑濬構兵濬攻陷田

州猛遁走總督潘蕃字廷芳討誅濬朝議田州思明俱改設流官降猛千

戶徙福建劉大夏所議已見前正德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撫輯遺眾覲復祖職

後從征江西流賊所至剽掠為民害尋以賊平論功進指揮同知非猛本

意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字思江上猛反

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鏞往代鏞調永順保靖兵令都指揮沈希儀

統之進討用希儀計結猛婦翁岑璋為內應璋因其女失愛藉以報猛斬猛長子

邦彥復誘猛殺之以其首獻田州平後遂改為流官

綱冬十二月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綱丙戌五年春二月定有司久任法

目吏部尚書廖紀字時乘言邇者

定有司久任法

召楊一清入閣

守令遷轉太頻政多苟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夏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 目席書與費宏有隙張璫桂萼亦力排宏

先是御史吉棠請召還一清以消朋比帝因議禮故欲藉一清以箝衆口

命以吏部尙書入閣 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璫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語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聞席書禮部之命數書早起召以定大議璫等既

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恩禮加渥焉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於太廟世廟 目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

皇太后有事於太廟世廟

見帝詢張璫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

爭之不得石璫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

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况乃后妃璫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

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何至今日忽倡爲異議且陰陽有定位

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

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目小王子寇宣府水地莊再入太

綱丁亥六年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目小王子寇宣府水地莊再入太

白陽堡 在直隸龍關縣西北 參將王經開山戰死所部殺傷殆盡 時小王子最富

小王子寇宣府

多審貨具其後稍厭兵徒幕東方號土獸特所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其從父行濟農語達二部最稱有河套時入寇邊○小王子徒幕在十一年案濟農舊作吉囊今改

費宏石
瑤罷

○張璫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望為經筵講官

典兩京鄉試教習庶吉士宏每示裁抑璫萼大恨毀宏於帝及璫居兵部

宏欲用新寧伯譚綸字子孫掌奮武營璫遂劾宏刦制府部宏連疏乞休

帝雖慰留然終不以譚璫萼於是奸人王邦奇承璫萼指上書訐故大學

士楊廷和邦奇指廷和次子主事惇及增修撰金助鄉人侍并誣宏及瑤為奸黨

將與大獄給事中楊言抗章曰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勳閣臣宏瑤乃百察之表邦奇心懷怨望文
飾奸言誦辱大臣癸惑聖聽宜罪帝大怒逮言親鞫午門備極五毒卒無撓詞已而言諸官獄亦

尋解○瑤言宏瑤求去益力帝許宏馳驛而責瑤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

恩典皆不予歸裝襍被車一兩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未有若

瑤者瑤清介端亮繼楊廷和蔣冕毛紀後以謫諫罷政自是迄嘉
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瑤歸後論年卒諡文隱

○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璫亦力舉遷帝遣

行人齋手敕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不得已拜命

○劉健自劉瑾誅後復原官

致仕聞武宗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存問比之

司馬光文彥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健器局峻整字問深遂在閣時同列
李東陽以詞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

掌談文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
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劉健卒

翟鑾入閣

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綱以翟鑾字仲明其先諸城人後家京師為史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帝意欲相張璠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璠不與會中官多譽鑾遂用

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羅欽順字九升人吳一鵬不聽

綱夏五月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辭不拜

欽順見張璠桂萼用事屢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召不起家居杜門潛心格物致知之學所著有困知記至是卒

綱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盧蘇王受等糾眾為亂陷州城姚鏌不能定詔起守仁兵部尚書

督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趾獠獠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為屏蔽遂與巡按御史石金黃海人定計招撫散遣諸軍祇留永順保靖兵一千

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率眾乞降守仁諭以朝廷威德蘇受及其眾皆踊躍羅拜乃囚首自縛赴軍門請命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

入營撫定其眾因上言岑氏世效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

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設巡檢司十九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綱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時京察拾遺桂萼為南御史所論乃上

糾劾

李福達之獄

郭勛馬錄

言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於拾遺後互相糾劾。請舉行如制。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圖報復不可信。帝終用萼言，趣速舉孟春。以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材，而特旨斥鄭自璧。詳字采東人等數人。自璧素敢言，權倖側目。或中以蜚語，故被斥。已而良材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為奸黨。萼奏復其官。

綱秋八月，覆治妖賊李福達獄。罷謫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四十六人。目

福達，山西崞縣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明置今為縣屬甘涼道。逃還更名

午，為清軍御史所劾，再戍山海衛。明置今為臨榆縣屬津海道。復逃居洛川。姚秦縣今屬榆林道。以彌

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為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

張寅，挾重貲往來徐溝。金縣今屬冀寧道。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干武定

侯郭勛，勛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巡按御史馬錄。字君卿人錄問得實，檄洛

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為移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

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覆如錄奏。詔責勛對狀。勳懼，乞恩。因為福達代

辨。帝置不問。會給事御史等交章劾勳，勳再自訴。以議禮觸眾怒，為言。帝

心動，勳復乞張璫、桂萼為援。璫、萼素惡廷臣，攻已亦欲借是舒宿憤。乃合

欽明大獄錄

謀騰蜚語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愈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顧壽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乃反前獄抵薛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總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尙書顧壽左都御史聶賢長壽大理卿湯沐字新之等於獄嚴刑推問總萼等復請逮給事御史前劾勛者亦并繫獄於是大肆撈掠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總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搆成冤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成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山西布政使李璋謫戍邊衛者七人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革職閒住者十人字廷珍洛陽人啓充爲民者十一人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王科等科亦七人尙書顧頤壽巡撫江潮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卿余才等元錫余才于廷逮問者又五人副使周宣等錄以故入人死擬重辟獻夫力爭乃減死永戍烟瘴地遇赦不宥薛良抵死衆證皆成張寅還職帝以總萼等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方璵等反福達之獄奉朝

名錯五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擒自言學妖術於山西李同所司徵山西捕同下獄同供李午之孫其父曰大禮世習白蓮對惑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由是編

賈詠罷

獄始明

綱賈詠罷。目馬錄之被逮也。詠遺書相慰。璉等搜錄篋得之。帝責詠

詠引罪致仕去。

綱九月以桂萼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目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

萼始。

綱冬十月以張璉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目璉自釋褐

至入閣僅六年時楊一清為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璉嘗諭璉朕

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璉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從其

言賜之。璉深恨諸翰林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璉請自講讀以下量材外補於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餘人非罷選庶吉士翰苑為空。

綱戊子七年春正月逮前都御史陳九疇於獄謫戍極邊削奪前尚書金

獻民彭澤職。目初土魯番敗退都指揮王輔與莽蘇爾及伊蘭俱死礮

下九疇以聞其實兩人未死帝固疑之獻民至蘭州時寇退已久獻民再

復奏捷帝亦頗知其事。事皆在三年然皆未發也會百戶王邦奇計楊廷和彭澤

言哈密失國番賊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沙呼實所致詞連九疇

獻民部議猶未覆桂萼知帝方怒邊臣欺罔因請追論前事意欲并坐廷

陳九疇
謫戍極邊

張璉入閣

和帝降手詔數百言遣官逮九疇及獻民下獄必欲置九疇於死刑部尙書胡世寧言九疇誤信都校之言妄報賊死罪固難免然奮身破賊保全肅州孤城功亦足抵帝意稍回乃減死戍極邊獻民澤皆落職廷和得免

九疇等既反李福達定案復搆與封疆之獄摺紳無不側目而當時又有陳洗一事洗湖陽人素無行以給事中奉使還回籍家居踰二年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訐元翰譴戍元翰抵洗罪及惟薄事刊布之名辨寃錄由是洗不齒於清議已而洗赴京復命方在道聞已外補食事大患先是洗嘗言獻帝不可稱皇及是見瓊輩驟顯乃以舊官上疏言瓊等議是亟宜去本生之稱侍耶何孟春言洗已外補猶冒舊銜宜究問帝不聽復洗故官洗遂劾大學士費宏尙書吳一鵬等爲邪黨瓊大喜遂引以擊異己於是御史藍田特疏論洗且封上元翰辨寃錄都察院請解洗任回籍聽勸帝不得已從之遣刑部郎中葉應驄及錦衣千戶李經偕往應驄恐經受賄身焚香誓天會巡按御史熊蘭等雜治具上洗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柱絞洗懼亡詣門求救於帝方持應驄疏未下夢要瓊共奏謂洗議禮臣爲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爲民尋并原其妻子獄定已久會馬錄等得罪洗意乘此故案可翻也上言許應驄等夢因爲洗訟察遂應驄抄事不實律斥爲民洗復冠帶猶憾應驄不已越數年又令人誣奏應驄勸獄時酷殺無辜二十餘人案驗無實帝特滴應驄戍遼東是獄始終八年凡攻洗及治洗獄者無不得罪遠捕至數百人天下益惡瓊輩恣橫善言議禮臣矣

王瓊總制三邊

二月起王瓊爲兵部尙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瓊前攻

楊廷和故羣臣爭起排之今邊陲急人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

王憲字維綱總制三邊

三月大學士謝遷罷 遷之赴召也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數月力求

謝遷罷

削楊廷
和等籍

王守仁
平斷藤
峽

去帝待之愈厚。天寒免朝參。除夕賜詩。及是以病告歸。選學術純正。兼節直諫。始終如一。歸後三年卒於家。贈太傅。諡文正。

綱夏六月。頒明倫大典於天下。削前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籍。目初

大禮集議成。張璁請彙為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譴謫。以志明

斷。至是帝自製序文。名曰明倫大典。刊布天下。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

和籍。蔣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為民。時毛

俊已前卒。蔣冕及汪俊。為字何孟春。後俱卒於家。毛紀里居久之。以恩詔敘復。帝亦忘其議禮時。事再遺官存問。卒贈太保。諡文簡。夏良勝嘗輯其在吏部時章奏。名曰銓司存彙。凡議禮諸疏。具在。後為仇家所發。再下獄。謫戍遼東。卒。隆慶初。諸臣皆復官。追贈蔣冕。諡文定。林俊。諡貞肅。汪俊。諡文莊。喬宇。諡莊簡。何孟春。諡文簡。

綱秋七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目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獠復熾。上連

八寨。今廣西上林縣北。有周安嶺。明時為八寨之一。八寨者。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古鉢。都者。羅黑。利丁。後又益龍。哈喃。咳為十寨。獠獠占據於此。下通仙臺花

相諸峒。在廣西平南縣北。廻環相屬。盤據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平田州。還

兩江。江左也。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留南寧。故為

罷遣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潛軍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在藤峽西。循橫

石江。亦曰橫水江。在廣西武宣縣東南。柳州右。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賊。復令蘇受

搗平八寨。於是藤峽復寧。初。守仁赴廣西。桂萼諷令乘機取交阯。守仁辭

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土魯番
寇肅州

詔棄哈
密

王守仁
卒

綱冬十月皇后陳氏崩後改諡孝潔十一月立妃張氏為皇后

綱土魯番寇肅州王瓊請令入貢詔許之遂棄哈密

肅力言土魯番不可撫宜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帝可之因拘其前後使數

十輩及九疇得罪瓊督三邊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番酋益驕會其黨伊

蘭本庫森人幼為番所掠長而黠健阿里妻以獲罪內附遂引衛拉特犯肅州為遊

擊彭濬所敗乃復遣使求貢請以哈密城易伊蘭瓊疏請許之兵部尚書

胡世寧言番酋變詐多端請勅瓊毋輕許通貢以弛邊備至哈密三立三

絕不必興復伊蘭反正歸順不可遣還帝深然其言命瓊熟計詳處瓊再

疏申前請張璁等皆主瓊議遂從之而獨留伊蘭不遣自是土魯番許通

貢而哈密城印及巴雅濟存亡遂置不問已而蘇爾察其勢漸孤河西稍獲休息

哈密後為沙布塔子穆爾瑪哈穆特所有服屬土魯番比歲進貢迄隆慶
萬歷朝不絕非忠順王苗裔矣○穆爾瑪哈穆特舊作米兒馬黑木今改

綱己丑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隆慶初道
謚文成

目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莆田人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

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

俱不予守仁天姿英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講生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汎濫二
氏學數年所得及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

事物。嗚然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法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求最著者。餘姚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婁諒。字克貞。錢德洪名寬。以字行。王畿字汝中。

○二月以桂萼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萼素與張璫比及同居政府遂復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太原人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賑時廣東僉事林希元晉江人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餽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募瘞遺棄孩穉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為書以上詔有司舉行

楊廷和卒

○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隆慶初道
○廷和卒後帝問

李時字宗易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

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廷和性沈靜詳審初選翰林不好為聲律華

張璫桂萼罷

○秋八月張璫桂萼罷九月召璫還楊一清罷
○璫與楊一清積不

言然負公輔望入閣後李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為知言

相能給事中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疏論一清及璫萼優劣乞鑒三臣賢否以定

去留其同官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陸粲字長洲人復相繼劾璫萼引用私人日圖

報復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為社稷患帝感悟立罷璫萼霍韜

攘臂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乃疏詆一清力為璫萼辨雪謂陸粲之劾實

一清嗾之臣與璫萼俱以議禮進璫萼去臣不得獨留帝即召璫萼還貶準

典史察驛丞霍韜再疏詆一清帝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尚書許讚字廷

美進之子請削一清籍璫萼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寬假實以堅帝意俾

速去帝果令一清致仕

綱冬十月除外戚世封著為令 目從方獻夫請也由是外戚永絕世封

綱十一月復召桂萼入閣 目張璫既召還儒士蔡抗知帝必復萼因疏

頌萼功請召之帝乃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萼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參機

務

綱庚寅九年夏四月楊一清卒 目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

許永曾盜庫金及歿永弟容多與楊一清求作墓誌詔法司推問張璫從

中主之坐一清受賂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疽發背死清一

罷楊一清

卒楊一清

講學善權變尤曉邊事羽書旁午嘗親占十筮悉中機宜晚
寫瓊夢所札不復以恩禮終沒後數年始復故官尋追謚文襄

五月作四郊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以天地合祭為

非禮 洪武初李善長等建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闕丘以大明夜明星
辰太歲從夏至則祀皇地祇於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太祖如其議行之十年春

太祖感齋居陽雨警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父母分祭異處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於南
郊每歲孟春合祀天地列朝遵之至是帝以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非古禮與張璠言之 欲

分建二郊并日月為四張璠不敢決會夏言請舉親蠶禮 是歲二月皇后 帝

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二郊義合因令璠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以為國

家合祀天地舉行不於長至而於孟春俱不合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

禮經所載及漢宋諸儒之定論太祖國初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

中興大業也詹事霍韜謂分祀說見周禮王莽偽書不足據言復上疏以

為周禮一書於祭祀為詳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為據

朱子亦以是書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何可誣以為偽因遂劾韜帝

大怒下韜獄於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鉉 婺源人 等八

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璠等八十四

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八人主合祭而不以

分祭為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 懋之 等九

夏言上
疏論祀
典

十八人帝特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議分建園丘方丘於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於東西郊以春秋分祭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言又贊成二郊配享議洪武時郊祀以仁祖配建文即位改奉太祖洪熙

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我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以為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帝降敕諭欲於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言再疏自是言大蒙帝眷時帝又議

孟夏行大雩禮議太社太稷以句龍后稷配議祀帝社帝稷於西苑議祀高祿之神於皇城東野皆命下禮官多以獨斷行之

綱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圖張璠上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後別立一堂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之帝以為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洪武舊制籩豆用十成化中牲用犢全同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諡號章服洪武仍元之舊稱大成至聖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悉宜改正璠緣帝意言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祀字宜稱廟不稱殿宜用木主其塑像應毀塑像始於唐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去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申黨即申根後禮官議去黨存根不在十二人之數其類何荀況或寧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俱罷林

放遷瑗等六人。植鄭官議林放蓬瑗外又有盧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

瑗蔡元定宜從祀。帝皆從之。詞甚編修徐階獨條不可改者五不必改者三乃御製正

孔子祀典。設宣付史館。詞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悅

功井請罷荀況公伯察等而進后蒼王通為周洪謨所抑而止至是璉議設像蓋用濂說先賢去

留略如九功言其進歐陽修則以濂議故也叔梁紇本祀殿西璉謬謂兩廡以動帝聽其建廟雖

當亦緣附會獻皇廟而行之也。綱始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禮成大赦。

綱辛卯十年春正月。祈穀於大祀殿。目禮畢。帝終以太祖太宗並配為

不然。因諭張璉嗣後大報祈穀。但奉太祖配。尋又親定祈穀儀注。改用驚

蟄節。明年啓蟄屆帝疾不能親乃令武定侯郭勛代至十年改行於大內之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為定期。

綱更定廟祀。遷德祖於祧廟。目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

三時祭於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京既建。

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九室已備。德懿熙仁四祖太祖太宗及仁宣英三宗用禮官議祧懿祖。

孝武繼祔。祧熙仁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帝欲

更定之。乃先於去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官於殿內設帷幄如九廟位。皆

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遂遷德祖主於祧廟。奉太祖主於殿正中。七宗以

祈穀於大祀殿

遷德祖於祧廟

序進遷於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

綱桂萼罷 萼初銳意功名不恤物議及再召還氣懾不敢復縱至是

以病乞歸未數月卒 萼性狠愎為知縣時悻悻使氣屢為上官所辱報復無

綱三月罷四川鎮守中官 帝既罷雲南中官至是四川繼之尋浙江

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皆罷凡內臣之為鎮守者先後徹除殆

盡云

綱夏四月禘於太廟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侍讀學士夏言

帝欲輯郊禮為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 獻禘議以為三代而下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

帝譽譜牒難考宜為虛位以祀庶曠典復行中允廖道南 字鳴哲 上言皇

姓為顓頊之裔宜禘顓頊帝命廷臣集議咸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顓

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為始祖當禘德祖帝卒從言議乃於太

廟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行禮如南郊儀定以丙辛歲

一行

綱秋七月張孚敬罷 孚敬即璉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

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與太常卿彭澤 此又一彭澤南海人以議禮進用 構陷行

罷四川鎮守中官

禘於太廟

張孚敬罷

李時入閣

夏言為禮部尚書

成喻希禮於邊衛

人司正薛侃字尚謙欲以傾言廷鞫事露帝斥其伎罔令致仕去時侃上疏請擇親藩

賢者居位師以待皇嗣之生帝怒下侃獄宛交通主使者侃先曾以疏草示澤澤與侃及言俱同年生澤素附爭敬而爭敬方憾言默計儲副事觸帝怒必與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給侃葉示爭敬之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當從中贊之爭敬乃先錄侃葉以進謂出於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及廷鞫拷掠備至侃獨自陳澤挑使引言侃曠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傳許助言何與給事中孫應奎等揖爭敬避字敬怒應奎等疏聞詔並下言等獄再鞫其得其實乃釋言等侃為民澤戍邊

綱九月以李時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張桂與費

宏楊一清相傾軋謹囂不已孚敬罷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

順無齟齬政府稍寧

綱以夏言為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

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於言閣臣李時翟鑾取

充位而已

綱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 孚敬還朝夏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

專恣如曩時矣

綱十二月成監察御史喻希禮麻城人石金於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

禮乞赦免議禮議獄得罪諸臣帝大怒曰希禮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邪

命所司參議以聞未上金復言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綱壬辰十一年夏五月以方獻夫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獻夫以吏部尚書去位既而有詔召還獻夫潛入西樵山名在廣東南海縣

南四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以故官入閣

綱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綱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

有五日乃滅

綱秋八月張孚敬罷 綱帝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給事中魏良弼字師說新

建人劾孚敬專橫竊威福秦鼈字子元崑山人復詆其妒賢病國二疏並入帝為罷

孚敬

綱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召張孚敬復入閣 綱三月釋奠於先師

綱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綱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浚

濠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噪殺瑾巡撫潘倣洛陽人奏瑾激變宜

撫帝命總制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討之師次陽和倣捕殺叛軍數人繫王保等

以獻請班師源清懲前胡瓚事不欲已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噪殺千

戶張欽出前參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於獄奉為帥與官軍迎戰源清等

亦晝夜攻圍賊潛出塞誘外寇為助寇兵與官軍殺傷相當知叛卒不足賴大詭而去源清請增兵置

彗心見東井

大同兵亂殺總兵李瑾

下張延齡於獄

帥禦寇而已得專事攻城帝不許源清仍百道攻之死者相籍帝怒奪其

職以張瓚字廷獻滄州人居京師代之瓚未至郎中詹榮字仁甫山海衛人督餉大同察馬昇楊

麟無逆志許宥其死俾自效昇等遂結心腹禽斬首惡黃鎮等以獻亂乃

定已而瓚至廢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者而還

綱下建昌侯張延齡於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目初興國太后入宮皇

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皇太后待之又倨會延齡為人

所告正德中日者曹祖告延齡謀不軌下獄鞠之祖仰藥死獄無左證遂解指揮司聰負延齡金索之急遂與天文生董景子至謀許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幽殺聰而折所負券至發

其事奏上之延齡又嘗以私憾殺婢及僧匱池又僭侈踰制及是并發 帝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窘迫無所出

欲為請帝謝不見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法司治延齡前事坐

違制殺人論死及秋盡當論孚敬又上言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

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孚敬帝曰自古疆臣令君非一

若今愛死囚令朕矣當悔不從楊廷和事敬皇帝邪 孚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

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綱甲午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妃方氏為皇后應天江寧人

綱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字舜舉人籍無錫 目時帝久不親祀事孟夏時享復

張選削籍

方獻夫罷

遣郭勛代張選諫忤旨廷杖八十死而復蘇遂削籍

綱方獻夫罷 目獻夫好飾恬退名而屢為言官所劾中惡雖執大政氣

厭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居職二載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初獻夫緣議禮進以司馬

光與王莽同論為人所痛詆及與璫孽共事持論頗平恕以此人不甚惡之家居十年卒

明鑑綱目卷九終

明鑑綱目卷之十

鹽城印鸞章校訂

●世宗皇帝

罷倉場中官

綱乙未嘉靖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以監督倉場中官為數太多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請盡去之并臨清淮徐諸倉

一切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季慎互以奸賊訐

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山東臨邑人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

內官惟肆貪饕於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先是帝既盡撤天下鎮守中官至是復罷倉場監督其後又裁革京營提

督監鎗太監於是諸閣斂跡終帝之世四十餘年不敢為惡

作九廟

綱二月作九廟 太祖廟居中左為三昭廟與文祖世

室祀太宗百世不遷而四右為三穆廟廟各有殿殿有寢以藏主皆南向世室殿寢視

昭穆廟加崇廣焉帝語閣臣曰文祖廟為世室則世廟字當避張孚敬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不可改又世室宜稱太宗廟從之

遼東軍亂

綱三月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經以苛虐失衆心為

亂軍所執抄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以牧地五十畝經至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册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趨邊當諸軍貽經乞罷經榜答訴者卒遂亂

帝聞召經回行至廣寧悍卒於蠻兒等復辱之毀府門火均徭册經別室中搜得之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

巡按御史曾銑字子重江都人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罪不

張孚敬
罷

過此遂狃為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綱夏四月。張孚敬罷。帝追念宏。遣行人即家起之。比還朝。眷遇益厚。常材以叢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為帝所薄。遂屢疏乞骸骨。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趨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綱召費宏復入閣。帝追念宏。遣行人即家起之。比還朝。眷遇益厚。常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自是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張桂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

綱秋九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京堂官例。從之。

綱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帝深嗟悼。賻賻有加。贈太保。

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中遭譏構。迄以功名終。

綱丙申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為兵部侍郎。總制三邊。先

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為渾脫。即革囊。騎以

皮渾屯。與渾脫音相近。故史傳借用。渡入山後。諳達亦自豐州入套。相率為邊患。總制唐

詔九卿
會推巡
撫官

大學士
費宏卒

劉天和
總制三
邊

龍字 縉 人 佐用總兵官王效延 綬 人梁震新 野 人數敗敵十二年冬 處 犯 鎮 遠 關 殺 者 甚 衆 明年 又

犯 黃 甫 川 在 陝 西 府 谷 縣 東 北 有 城 乾 溝 亦 曰 蘆 溝 在 甘 肅 靖 遠 縣 東 北 寧 夏 固 原 邊 接 界 處然蹂躪迄無寧歲及是天和赴鎮部 尚 書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時 兵

雙 輪 用 二 十 人 遇 險 卽 困 又 行 遲 不 適 於 用 天 和 傲 前 總 督 秦 紘 隻 輪 車 上 置 敵 槍 弩 戟 前 樹 後 兇 帥 左 右 虎 眉 連 二 車 敵 三 十 四 人 一 人 挽 之 推 且 擊 者 各 二 人 戰 則 護 騎 士 其 中 敵 遠 施 火 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 敗 則 騎 兵 追 以 練 諸 邊 將濟農以十萬衆將大舉入犯天和策寇關西有備

必東密檄延綬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黑 河 卽 古 水 在 陝

寧夏者亦爲王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

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爲禮部尙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

大加寵信封真人班二品其 孫 及 曾 孫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尙書

閏月以禮部尙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入閣李時雖

爲首輔政多自言出時亦每推讓焉

丁酉十六年春二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溫字 汝 水 人討安南

初安南

社堂燒香官陳暘安 南 前 後 有 兩 陳 暘 一 在 宣 德 時 一 卽 此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暲

而自立自 黎 利 後 九 傳 而 至 暲 多 行 不 義 遂 及 於 難明臣莫登庸初附暁後與黎氏大臣阮宏裕等

以道節 卽元節 爲禮部 尙書 閣夏言入

毛伯溫 討安南

起兵討暹兵敗走諒山立明兄子諲為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

綏以諲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酉榜登庸破綏捕殺酉榜益恃功驕恣旋

逐諲諲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慮已復殺慮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

年至是諲子寧時諲已卒於清華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等列登庸罪狀請大

振宸斷尅期徂征詔起伯溫於家伯溫先為大理丞坐李福達獄尋起用都御史以憂回籍命參軍務以都

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字玉卿言安南不足置郡縣

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江寧人亦言莫之篡黎猶

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

帝怒褫珍職奪光俸已而伯溫至京奏上方略而帝意忽中變命暫緩師

會雲南巡撫江文盛崇禎字希周人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獲登庸間

謀及所撰偽大誥登庸篡位時作大誥五十九條頒之國中上之命仍遵前詔征討明年春文盛復以登庸

貢下廷議會言不可許乃題伯溫啓行制甫下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力略上具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即日出師兵部尚書張瓌不敢決

復請廷議議上無成策帝不懌讓瓌師復止初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故命伯溫而罷者再至十八年登庸屢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再下廷臣議剿撫之宜瓌及廷臣請仍命伯

溫南征如登庸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幾行字廷藉以官人

綱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目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延齡兄

張鶴齡下獄死

詔議明堂大饗

嚴嵩

尊獻皇帝廟號睿宗

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下詔獄太后衣敝襦席藁為請不得鶴齡瘐死獄中

綱 戊戌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字平侯山人於獄

目 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字存禮之子請建明堂

尊獻皇帝廟號為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尚書嚴嵩字惟中言傳稱萬

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

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

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為過情嵩於是曲順帝旨以為嚴父

配天允合周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以嚴父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

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為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

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為民坊性狂誕照既卒家居貧乏思效揚

進擢歸家悒悒以死一人咸惡其畔父云

綱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於太廟 目 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

禮集文武大臣於東閣嚴嵩與羣臣議沮之帝大不悅著明堂或問難嵩

嵩惶恐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為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為睿宗遂奉睿宗主祔太廟復配享上帝於元極寶殿

皇天上帝

綱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大號 帝以獻皇帝既稱宗配帝乃躬詣南

郊上皇天上帝大號恭進册表禮成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

是日皇后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陪祀殿當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為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付史館

李時卒

綱十二月李時卒謚文 時在閣帝待之不如張孚敬夏言然頗少責

辱恩禮亦始終不替及是卒贈太傅

立皇太子

綱己亥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壑帝第二子為皇太子封載坫帝第三子為裕王

載坫帝第四子為景王後之藩安陸

綱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 先是鑾以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

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已及是帝將南巡欲謁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

言等因薦鑾改兵部尚書節制諸邊

張孚敬卒

夏言罷

梁材為戶部尙書

綱張孚敬卒

孚敬卒於家帝至承天始聞之傷悼不已贈太師

孚敬剛明

果敢持身特廉痛惡職吏一時苞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為蕭魁大禮大獄遺詔沒世願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蘿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謚帝取危身奉上之謚特謚曰文忠

綱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

綱翊國公郭勛

助以獻皇帝附廟進封公

得幸害言寵嚴嵩

亦心妬言遂相與搆之會帝自承天還復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

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言前賜銀章文曰學博才優得密封言事并累所降手勅言惶

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勅為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已疑言毀損令

禮部追取削言勳階言以祗薦皇天上帝册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令致仕言乃

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諭入直言疏謝帝

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勳輩也再疏謝謂

自處不敢後佗人一志孤立為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

幾以所追銀章手勅還之

綱復以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為戶部尙書

綱材初長戶部力祛宿弊以忤權

貴失帝眷及尙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廷臣亦交薦召復原官材三掌國

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嘗曰尙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

翟鑾還京復入閣

詔勳戚子弟入監肄業

殺楊最

綱庚子十九年春正月翟鑾還京復入閣。鑾之行邊也。諸邊文武大吏俱囊鞬郊迎。惟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既事竣歸裝千輛。用遺貴近。遂復以原官入閣。

綱夏五月詔勳戚子弟入監肄業。司業王同祖字崑山人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勅公侯伯子弟未仕者悉入成均。俟學有可觀。奏請敍廕。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於是少年勳戚爭以入學為榮。

綱秋八月殺太僕卿楊最。字殿之。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字伯剛。

會高金石州人王納言信陽人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

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

悅。朝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即諭

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再親政。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

下春秋方壯。乃興言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

棲。澡鍊者所為。豈有高居紫闈。袞衣玉食。而能白日獅舉者。臣雖至愚。不

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諡忠節。

劉天和敗濟農於黑水苑

綱九月劉天和敗濟農於黑水苑在甘肅固原縣西斬其子錫沙王舊作小十王今改濟

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

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饜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鬪志而諸將多

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尙文尙文優將材負氣桀驁所至與文吏競文吏又往往挫辱之以故綱不相

得巡撫賈啓劾尙文老悖革任尙文字彥章西安後衛人激令立功尙文盡銳奮擊之黑水苑斬濟農子錫

沙王寇遁去寧夏巡撫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總兵任傑等復邀擊於鐵柱泉在甘

肅武縣鹽池縣西南有泉百步明時以寇入必飲馬於此築堡守之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尙書以守禮總督軍務

尙文復都督同知

綱冬十月顧鼎臣卒諡文康鼎臣素柔媚其居政府謹事夏言不能有

為及是卒贈太保

綱辛丑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字伯珍平人於獄時帝經年不

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

太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

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臣日遠此大憂也因歷

陳諸弊其一以郭助奸蠶在用肆毒其二以工作不休腹民膏血其三以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其以崇信方術濫加保傅其五以阻抑言路忠蓋杜口詞俱切

下楊爵於獄

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撈血肉狼籍死一夕復甦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

家人不納飲食屢瀕於死處之泰然主事周天佐晉字子弼御史浦鉉字汝

登人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訊而

祭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曰吾哀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鉉方病入獄被杖百復錮以鐵柙爵迎

哭之鉉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後數日卒隆慶初天佐贈光祿銓贈光祿少卿

綱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目**毛伯溫等督師至廣西傳檄諭莫登庸

能束身歸命即待以不死登庸乃率從子文明及諸部目入鎮南關在廣西

祥縣西南左右石山高插雲表之納其圖籍權令還國聽命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

設關建城為安南入貢之道授登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為十三宣撫司各設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

陟一歲一貢以為常併令覈黎寧真偽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俾奉祀

事否則已之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

綱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字十招總理河漕 **目**時黃河南徙決野雞

岡在河南睢縣北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

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黃河遷徙不常不能借以濟運宜

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隄沛縣以南聚水如

置安南都統使司

王以旂總理河漕

郭勛以罪下獄

夏言復入閣

諳達寇山西

插河制從之

綱秋八月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冬十月言復入閣 言勛交惡

日甚會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制服言報疏有譎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

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

私第治疾俟後命時勛以言官重劾給事中戚賢等劾勛擅作威福網利虐民亦引疾在告京山侯

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妒何也元不對

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

帝頷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勛辨語諄謾先是帝給勛勅與兵部尙書王廷相等同清軍役勅

具助久不領言官劾之助疏辨有何必更勞賜勅語帝怒責勛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浙江臨安人因盡發勛

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事多取裁

決及治勛獄排根批牴悉其指授朝士方惡勛不以咎言也助下獄後帝念其曾贊大禮諡

鎮撫司勿加刑訊奏上當助罪斬帝以奏當不明令法司覆勛法司更當助不軌罪斬久之助竟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寬助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助謬為不喻指者更坐重辟久之助竟

死獄中

綱壬寅二十一年夏六月諳達寇山西 先是諳達遣使款大同詔卻

之諳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茶陵人誘

縛之詭言用計禽獲詔磔於市敵怒入掠朔州以下注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雁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舊作狼台吉今改後仿此等散處河西勢分諳達獨盛歲數擾邊

嚴嵩入閣預機務

綱秋七月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尙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再罷再相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初帝以奉道嘗御香葉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以非人臣法服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召對冠之籠以輕紗帝見益內親嵩而欲去言嵩因傾之嵩與言同鄉科第先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

之嵩俱甚嘗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啓聽言謂嵩實下已不疑也言既失帝會懼斥時嵩與謀嵩已潛遣陶仲文第謀請言代其位言知甚愠謔言宜劾嵩帝方憐之不聽也兩人遂大郡嵩因燕見頓首雨泣懇言見凌狀帝使悉落言職閒住言既去醮祀青

詞非嵩無當帝意者遂代言入閣嵩時年已六十餘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椒房未嘗一歸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

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記云

綱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字學州人於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

雷壇於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

作雷壇

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大享殿大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於廷錮之詔獄

綱癸卯二十二年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字叔明杖殺之 圖嚴

嵩與經有宿憾嵩在禮部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發之彌縫得免故恨經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

上嵩指發策語爲誹謗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尙書張璧字崇象等阿旨請

逮考試官周鑛提調布政使陳儒及經等并治嵩密言試事盡由御史帝

乃降旨斥文中語爲狂悖經杖八十爲民創重卒鑛儒等謫官由嵩報復

也嵩借事殺異已自經始先是嵩相甫踰月御史謝瑜字如卿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

誅斥帝雖譙讓瑜然未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爲擠陷故瑜得居職

如故及經杖死嵩益發舒其後劾嵩者希得免矣瑜後以大計嵩囑主者黜之遂除名於是給事中王鶴沈

良才陳璉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柏等相繼得罪皆並瑜劾嵩者也

王鶴字縉孟金壇人沈良材泰州人陳璉餘姚人喻時光山人陳紹上虞人童漢臣錢塘人何仲南海人

綱冬十月朶顏入寇 圖攻圍慕田峪在昌平縣北有關口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

祖等往援乃退

綱甲辰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黃緣舉進士遂斥為民。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助所親魚清同舉進士嵩屬給事中王交等劾其有弊。

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鑾疏辨帝益怒曰鑾被劾待勘敢先瀆擾邪。二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進勒鑾父子奇助清及分考官等皆為民。

綱九月以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時大權一歸嚴嵩讚璧不得預票擬讚常歎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

諳達入寇

綱冬十月諳達入寇。明史世宗本紀作小王子。翟鵬傳作諳達今依鵬傳。諳達自萬全右衛毀牆入

掠蔚州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命逮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巡撫

薊鎮都御史朱方下獄。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言官劾其逗遛致震畿輔遂遣官械鵬而以侍郎張漢代之方以建議

撤諸路防秋兵致敵乘間入犯亦命逮鵬坐永茂方杖死。渾源五季唐縣元改州今為縣屬雁門道張漢鎮祥人。

綱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綱乙巳二十四年夏六月重建太廟成。建殿九間仍復舊制同堂聚

享位皆南向。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靈容右四序。仁英孝武其後為祫廟以藏祧主。

綱秋九月召夏言復入閣。帝微覺嚴嵩貪橫復召用言言至復盛氣

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多斥

夏言復入閣

英耀弑
父伏誅

白草番
亂

之亦不敢救銜刺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
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行
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不悟

綱楚世子英耀弑其父顯榕伏誅 英耀性淫惡烝楚王宮人又使卒

劉金納妓別館王欲罪金金遂勸英耀謀逆會元夕後張燈置酒饗王別

宴武岡王顯槐顯榕弟於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以銅瓜擊王腦立斃顯槐

驚救被傷得免英耀徙王屍宮中以中風報王從者抉門出告變撫按官

以聞帝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崑山人尚孝宗女永福公主等往鞫得實及是詔逮入京告

太廟磔於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綱丙午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冕資縣人為通海縣元置今屬蒙自道典史

時太子生十一年尚未出閣講學冕極言豫教不可緩帝怒謫之

綱三月四川白草番前注見亂遣何卿成都人充總兵官討平之 卿初鎮

松潘十七年威望素著會以北警召卿入衛至是番人亂復命卿往討卿

至將士咸喜乃會巡撫張時徹字惟靜討擒賊渠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

毀其碉房獲馬牛器械無算久之賊盡平在明年四月於是松潘威茂間行旅

往來無剽奪患邊境安堵

綱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秋諳達以十萬

騎西入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塞門安塞縣北而遣前參將李珍陝西人

事奪官統復加錄用擣巢於馬梁山在陝西榆林縣北後敵始退

綱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 初延齡下獄後奸人劉東山發其

手書有君道賞罰不明字延齡復加訕上罪長繫如故至是竟斬西市

綱丁未二十六年夏四月諳達求貢拒之 自龍大有誘執虜使後諳

達連歲犯邊不已及是奉印信番文詣邊陳款總督侍郎翁萬達揭陽人

以聞時萬達方修築邊牆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其詞益恭似宜

允許況今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侵擾帝責其罔瀆不聽萬達在邊帝

深倚任所奏無不聽納嘗議撤山西內關雁門寧武偏頭諸關兵併力守禦大同外邊

巡撫孫繼魯南道南人力陳不可帝納萬達言遂逮繼魯下獄死繼魯先知淮

官被逮夏言救免繼魯不謝言獨議諳達貢事與帝意左再被責讓蓋是時曾銑

建言復套夏言主之故力緝貢議云銑素喜功名會寇居河套久為中國患上言賊

心竊營計之秋高馬肥弓勁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壤

曾銑總督三邊軍務

張延齡棄市

諳達求貢

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興。五語以說卒六萬。自山東槍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據五日。餉水陸並進。直搗其巢。材官驍發。敵火雷擊。如是三舉。則寇自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而萬達尤以橫挑強寇為非計。帝方嚮銑。議上。不省。

綱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目**言素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

復河套欲倚以成大功因密薦銑謂羣臣無如銑忠者銑鳩兵繕塞輒破

敵帝亦頗嚮之令言擬旨優獎者再銑喜益銳志出師條上方略廷議一

如銑言帝忽中變降旨詰責詞甚厲成曰今逐賊河套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嚴嵩

知帝意遂極言河套必不可復廷臣亦盡反前議如嵩說嵩乃力攻言謂

向擬旨褒銑臣皆不與聞言始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胡乃盡

委於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盡奪言官階令言致仕初言與嵩同直四苑帝

負氣岸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廷坐視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取具而已往往失

綱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目**兵部侍郎萬鏞濟字平甫等劾銑罔上貪功

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先是咸寧侯仇鸞銑之子鎮甘

肅以貪縱為銑所劾遂逮問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言納

銑金銑所善同邑蘇綱言鸞妻父也方銑逮復套時綱亟稱之言益信銑為法司承帝

旨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於獄銑有

殺總督侍郎曾銑

殺前大
學十夏
言

張治
並預機
務

諸達寇
宣府

長於用兵。性特廉。既沒。家無餘貲。隆慶初。贈尚書。謚襄愍。

○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

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冤。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蓋嚴嵩與

崔元輩詐為鸞疏。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

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

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猶言及前。不戴香冠事。會諸

達寇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棄言市。妻蘇氏流廣西。從

子主事克承。從孫尙寶丞朝慶。皆削籍。言豪邁有俊才。縱橫博人。莫能屈。初被特

嵩懷奸。顯賄。言獨能裁抑之。以是天下多稱言者。然自大用後。日蹙傲。寔為帝所厭。其決機務。頗專恣。物議亦不悉協。特因其為嵩誣陷以死。人方惡嵩。故於言益深惜之。隆慶初。復官。諡文愍。

○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李本餘姚人。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並預機務。○夏言得罪死。

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白南京吏部召。益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諸達寇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尙文擊敗之。○敵犯宣府滴水崖。在直隸赤

城縣東南。石崖滴水。隆冬不凍。崖之北有堡。為戍守處。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明縣。永樂中置。今省。

故城在直隸延慶縣東。尙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尙文清約愛士。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

沈東下獄

戰輒有功嚴嵩父子以宿憾向文初僉後有嵩子世蕃為府部事驕恣謀傾陷之帝

方藉以抗疆敵故讒不得入未幾卒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東字宗安

以為言嵩激帝怒錮之詔獄東繫獄十八年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妾欲歸奉舅則夫之饋粥

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

繫實惟陛下莫大之德法司亦為請帝終不許帝深嫉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

困之而日令獄卒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開一日鵠噪於東前東設語

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忽心動釋東還家其父已前死矣隆慶初起故官不赴卒於家周

尙文追贈太傅諡武襄

倭寇浙東

綱三月皇太子載曆卒

綱秋七月倭寇浙東目初倭雖通貢而瀕海州縣數被侵掠倭自永樂末

德中命琉球國王轉諭之使復至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然利中國互市每貢所攜

私物逾貢數十倍舊制於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駐寧波海舶至則平其直

制馭之權在官及帝初年廢市舶不設市舶司舊以中官主之會倭使宋素卿宗設

監賴恩納其金右之宗設怒遂相鬪殺大肆焚掠而去事聞詔逮素卿濱海奸人遂闌出中

國財物與倭交易居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屢負倭直已而嚴通番之禁使倭

互市往往留海濱不去內地諸奸多為之囊橐遂移之貴官勢家負直愈甚倭糧匱

不得返大怨恨奸民向之遂煽為亂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

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統字子純為之統至嚴為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

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為倭內主者失利而怨統又數騰疏於朝

顯言大姓通倭狀閩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人也上疏

詆統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御史陳

九德復劾統擅殺賊渠閩人黎光頭數為倭主已後引佛遣官按問罷統職統仰

藥死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時海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聞倭

綱九月朶顏三衛犯遼東

綱庚戌二十九年秋八月諳達犯京師 **目**先是夏六月諳達犯大同總

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

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薊鎮兵禦之敵陽引滿內嚮而別遣精騎自

間道潰牆入汝孝兵潰遂大掠懷柔圍順義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時巡

諸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詔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

城九門急集諸營兵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是時禁軍冊籍皆虛數又半役內外提

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久之不能軍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

關人勒常例不時發

諳達犯京師

史王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為守禦計盡撤舟楫之先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阻自河不得渡○王忬字應民太倉人

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

拜仇鸞
為大將
軍

寇飽自
颺去

守命都御史商大節字孟聖人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令便宜募

壯士時寇已自通州度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遂薄都城

會大同總兵官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字九亭人各以兵至帝拜鸞

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先後五六

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齎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

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

面白廷臣多以為言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乃許之羣臣味爽入至

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甚

急兵部尚書丁汝夔字大章人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上

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且承嵩意戒諸將勿

輕舉守謙以孤軍薄諸達營而陳無後繼亦不敢戰於是諸將皆堅壁不

發一矢輒以汝夔及守謙為辭寇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西城

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在京兆昌平縣四有城亦曰楊而去仇鸞尾之寇猝東返

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遂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

北隅內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曰將帥為文臣則故寇得至此帝怒守謙益甚

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

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棄市

帝將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於嵩嵩曰我在必

不令公死及見帝帝怒甚嵩不敢言汝夔臨死始知為嵩所賣守謙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得罪方寇薄通州時詔副都御史王儀以兵二千往守巡按王忬奏其虐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及寇退帝立命逮儀斥為民而擢忬僉都御史代之○王儀字克敬文安人

綱 謫諭德趙貞吉

字孟靜江人

為荔波典史

目 方諳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

詔百官集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

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錄周尙文功以勵邊帥出

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

帝遣中使問廷臣日中莫發一語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

疏便宜立擢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

賞嚴嵩心惡之

先是貞吉廷議罷盛氣諷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厲聲曰汝輩安知天下事嵩聞之大恨○

趙文華人 會撰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

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

為周尙文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綱 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目 吏部侍郎王邦瑞

字惟賢

攝兵部事

以營政久弛上疏論之

略曰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寢不如初然額軍常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

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謫趙貞吉

廢鄭王厚焮為庶人

削徐學詩籍

見籍至十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千比寇騎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以下諸官多世胄執務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

帝是其言於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

仇鸞統之邦瑞協理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上有

警主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益壞鸞欲節制邊將罷築薊鎮邊垣邦瑞皆以為不可鸞大憾遂肆譏搆會邦瑞陳安攘大計被旨落職

鸞死踰十年始復官

綱廢鄭王厚焮懿子為庶人 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焮獨

上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其使

者於獄已而故盟津王見葱祐叔子祐檣許厚焮謀不軌初見葱以罪革為庶人至是祐檣求復郡

庶人幽之鳳陽厚焮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宮門

外蓆藁獨處者十九年隆慶初厚焮復爵載堉始入宮

綱削刑部郎中徐學詩字虞人籍 先是諳達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

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

外患哉即疏劾嚴嵩略曰外攘之備在於內治內治之要在於端本今大學士嵩權政十載奸貪日甚內結勳貴外比羣小文武選除悉要厚賄致此輩拾克

軍民顧成患國事至此猶敢誇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謬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六

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舉朝莫不歎憤而無一人敢言之者誠以內外盤結

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章奏。必先關白。然後上聞。掩罪飾非。乘機構隙。故凡論之者。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直指之時。莫不假事因人。陰禍之於潛除。考察之際。天下痛心。視為鬼蜮。伏願陛下罷嵩。父子別簡。忠良則內治。既清。外患自寧矣。 帝覽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

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修隙耳。帝於是發怒。下學詩詔獄。削其籍。先劾諸者。葉經謝瑜。

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又部給事中厲汝進。劾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餒。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中官。以激帝怒。帝廷杖汝進。謫典史。明年嵩假考察奪其職。○厲汝進字了修。潯州人。

祧仁宗

十一月祧仁宗。祔孝烈皇后於太廟。 初睿宗入廟。帝恐後世議祧

遂欲當己世。預祧仁宗。以孝烈祔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尙書徐階抗言。

女后無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宗。升祔孝烈皇后。

綱辛亥三十年春正月。戌錦衣衛經歷沈鍊。字純甫。於邊。 初趙貞吉

請勿許。諳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者。練獨大言以為是。吏部尙書夏邦

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錦衣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

無人。致寇猖獗。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

其情歸。可大得志。帝不省。時嚴嵩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

金賄嵩。鍊時時扼腕。一日從尙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詈罵。流

涕交頤。遂疏劾嵩贖賄十罪。併及邦謨。諂狀。請均斥罷。帝怒。榜之數十。

謫佃保安。鍊既被謫。中外譁嵩威。益稱口。南京御史王宗茂拜官甫三月。即劾嵩。員國十罪。疏至。通政司趙又華。並以示嵩。留覺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為地。遂以宗茂誣。詆大。

戌沈鍊於邊

開馬市大同宣府

楊繼盛言十不可五謬

徐階入閣

臣諱平陽縣丞。○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平陽。五季吳越縣。今屬甌海道。

綱三月開馬市大同宣府。目仇鸞駭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諳達義

子托克托使貢馬互市諳達許之投書於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

嵩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涿州人領其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

繼盛容字仲城人以讐恥未雪示弱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略曰互市者和親別

寢爰劉我赤子大難也而先之和不可一。下詔北伐日夜征繕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天下不可

二堂重中國與之互市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疆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號召誰復興起不可

四。使邊鎮將帥懈弛兵革不可五。邊卒私通境外例率裁禁今乃導之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

僞國威今知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諳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

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諳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以下馬索

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為市以羈縻之

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毀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且吾因市以益吾

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焉將焉用且彼寧肯與我善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

之賞不賞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諳達和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

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仕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癰疽毒日內攻

而憚藥石可乎此蓋必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

臂言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

綱王子三十一年春三月置內府營。目置於內教場以練諸內使

綱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目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

王忬備倭

倭患日急

仇鸞戮屍

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為地者遂入閣

綱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目自朱統死浙江不設巡撫者四年

中外不敢復言海禁事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為主謀倭

悉聽其指揮遂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無

不大利由是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不可撲

滅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革以都司等官控制周密逾承平久船散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舶至輒望風逃匿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明

年春直句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

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明置今裁故城在浙江象山縣西南陷上海城元縣今屬滬海道流劫乍浦鎮名在浙

縣江平湖南金山明衛今為縣屬滬海道太倉崇明常熟注俱見前嘉定元縣今屬滬海道又明年掠蘇州

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尋陷嘉善明縣宣德中置今屬錢塘道崇明入崇德縣五季吳越置清改名石門

錢今仍舊屬錢塘道掠嘉興還屯柘林鎮名在江蘇松江縣東南有城縱橫往來忬不能禦乃移忬巡撫

大同以李天寵孟津人代之

綱八月仇鸞死詔戮其屍 目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

同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

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強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

州河決徐

罷馬市

殺馬從謙

楊繼盛劾嚴嵩

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待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為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帝少疏嵩嵩當入直不召者數矣嵩見徐階李本入西內即與俱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綱九月河決徐州 圖運道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鈞字廷賢人請濬

劉伶臺在江蘇淮安縣東北陸淮至赤宴廟在江蘇縣八十里築草灣在淮安縣西北老黃河口增

高家長隄在淮安縣西南洪澤湖東後漢陳登建明陳瑄重築繕新莊等舊牐新莊牐在淮陰縣惠濟祠東明初建後廢從之

綱罷馬市 圖諳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

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

綱冬十月築京師外城 圖以寇警故築外城一十五里閱九月訖工

綱十二月殺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字益之深陽人 圖中官杜泰提督光祿寺乾

沒內帑數萬從謙奏發其罪並及宮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綱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下詔獄 圖

帝既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為兵部員外郎時嚴嵩方

十罪五奸

用事恨鸞初凌已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

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即草疏劾嵩十大罪五

奸略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

我所親陛下有一善政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何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

歸已傳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論是縱彘子之僭竊大罪四嚴效忠嚴鷓乳臭子耳未嘗一

涉行伍皆以軍功官錦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躡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鸞下獄賄世

深入擊其情歸大機也嵩戒丁汝襲勿戰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

將弁惟賄嵩不得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競及盜陌疎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為迂滯巧彌縫

厚賄結納是備聞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問謀以通政司之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為

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敵衛之緝訪也即令子

世蕃結為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長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奏諫有所愛

憎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懼部寺之猶有一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

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景裕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愆效忠嚴鷓俱世蕃子

疏入帝已怒嵩見

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

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繼盛將杖或

卸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蚌蛇為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福安

菴盤手割脰肉肉盡筋挂膊復手截去獄卒執鏡顧欲墜盆盛意氣自若侍郎王學益

諸達大舉入寇

師尙詔作亂

人。嵩黨也。欲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郎中史朝賓。晉江人。持之嵩謫之外。

於是尙書何鰲。山陰人。竟如嵩指成獄。繼盛既得罪。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兵部郎中周冕。申論嚴效忠。冒功事。力陳其誣妄。遂下詔獄。

雲南清軍御史趙錦。以元旦日食。為權奸亂政之應。馳疏請罷嵩。以謝天變。帝手批責錦。誣天。勝君。遣官逮至京。下獄拷訊。斥為民。○趙錦字元樸。餘姚人。時有兩趙錦。一為兵部尙書。一即此。

○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敵。數誘入

寇。且教之益習攻戰事。諸達信用之。全富等先與其黨蕭芹。同入敵。芹詭言能喝城。使。欲毀邊垣。試其術。不驗。遂縛以

府。至是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插箭峪在直隸涿源縣。東南浮圖峪在涿

二十日。屠掠延慶諸城。幾徧。會久雨。乃去。未幾復寇大同。巡撫趙時春。景字

仁。平涼人。禦之。遇伏。敗績。總兵官李淩戰死。全軍皆沒。既而復犯宣大。在明春。攻

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薊遼總督楊博。字惟約。人。悉力

拒守。募死士。夜斫其營。敵驚擾。乃遁。

○九月。柘城。隋縣。今屬開封道。盜師尙詔作亂。官軍討平之。○尙詔本鹽徒。以私

販作奸。剽掠遠近。官府不能制。巡撫謝存儒。蒲州人。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

令。總諸鎮民捕盜。尙詔肆為威虐。守臣欲誅之。遂反。結劇盜數千。薄歸德。

命張經討倭寇

詔勳戚大臣入直西內

趙文華督視海防

城其黨啓門納之乃刦獄囚掠帑藏去官軍分道擊賊遇之鄢陵注見前與戰敗績已追獲於山東莘縣注亦前詔卽所在斬之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屠戮十餘萬人三省皆震

綱甲寅三十三年夏五月命張經總督軍務討倭 經爲南京兵部尙

書朝議以倭寇猖獗議設總督大臣命經不解部務督江南北浙江山東

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既而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

辦討賊時倭二萬餘據柘林林川沙窪在江蘇上海縣東南有城爲沿海巨鎮抄掠四出經至選將

練兵爲搗巢計以浙江山東兵屢敗乃大徵兩廣狼土兵協力進剿

綱秋七月詔勳戚大臣入直西內 帝崇道益篤特命駙馬都尉鄔景

和安平伯方承裕銳之子尙書李默字時寧王用賓字元寧左都督陸炳入

直西內侍郎程文德字永康人閔如霖字師程人郭樸字安陽人吳山字高安人供

撰青詞景和以不諳元理辭帝不悅罷其入直已而賚在直諸臣景和與

焉景和辭免且言臣願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尸之報帝怒其怨訕黜爲民

綱乙卯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文華諂事嚴嵩結爲

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言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

詔逮張經下獄

殺張經李天寵楊繼盛

神帝用嵩言，即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懼，公私財賂填集。江南為之困敝，又牽制兵機，顛倒功罪。雖徵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

綱夏五月，張經敗倭於王江涇。在浙江嘉興縣北一名開川宋開人氏家形今有鎮為南北要衝 詔逮經下獄。

趙文華頤指大吏，經以位在其上，獨輕之。文華不悅，與巡按御史胡宗憲字汝真比，屢趣經進兵。時諸路狼兵已集，惟永順保靖兵未至。經欲待

其至而後戰。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且慮文華輕淺，洩師期，竟不以告。文華怒，疏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而永保兵已至。經大破倭於王江涇，斬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為軍興戰功第一。文華攘之以奏，謂已與宗憲督師所致。帝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言狼兵初至，經不許戰。及文華宗憲致捷，遂冒以為功。帝深入其言，即下詔逮經。經至，疏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遂與巡撫李天寵以文華謗除名復為宗憲所劾被逮俱論死繫獄。舉朝知其冤，莫敢奏。

綱冬十月，殺張經、李天寵。遂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繼盛繫獄三載。

帝猶無意殺之。每朝審時，即者塞衛見嵩盛三本輒憤 已而有為營救於嵩者，其

黨胡植南昌人鄔懋卿豐城人誑之曰公不覩養虎者邪將自貽患嵩領之會

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

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夫死其辭曰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尙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卽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獄並

荷寬恩今忽闕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斬臣仰惟聖德具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殉宸顧下逮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救願卽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越魅必能爲殫場效死以報君父

嵩屏不奏繼盛遂與經天寵並棄西市繼盛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涕泣傳誦之

隆慶初恤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太常卿謚忠愍張經亦復官謚襄愍

綱丙辰三十五年春二月趙文華還京以胡宗憲總督軍務討倭 圖初

張經被逮易以周琬應城人未幾又以楊宜衡水人代之張經深得狼土兵心既逮皆憤恨無旣志宜節制不

行而趙文華威出宜上宜惟曲意奉之而已時倭聚柘林其黨自紹興竄轉掠杭嚴徽寧國太平直

犯南京出秣陵關在江蘇江寧縣南今有鎮劫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漕墅關名在江蘇吳縣西北吳地紀本名虎嘜

唐諱虎錢氏諱遂改名漕墅轉鬪數千里殺傷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爲應天巡撫曹邦

輔字子忠陶人所殲文華欲分其功而邦輔捷書已奏文華恨之乃大集浙直

兵與宗憲親將之搗倭於松江之陶宅在江蘇奉賢縣西北進營甄橋倭悉銳來衝大

敗文華氣奪乃定計招撫會川兵破賊周浦在奉賢縣東南總兵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

破賊海洋文華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宴請還朝許之比至言餘倭無幾

命胡宗憲討倭

盛毀楊宜而薦宗憲遂奪宜職謫戍邦輔而推宗憲為兵部侍郎督諸軍討倭

綱三月以趙文華為工部尚書

目文華歸後東南敗報踵至帝疑文華

妄數詰嚴嵩嵩曲為解帝終不釋文華稔帝好告訐會吏部尚書李默發

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宗攻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

劾其誹謗默坐死帝以是為文華忠進尚書加太子太保

綱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目倭警還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

部侍郎沈良才秦州人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帝信

之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文華再出胡宗憲欲藉以通嵩諂奉無不

至文華素不知兵亦倚宗憲兩人交甚固已而宗憲俘陳東平徐海宗憲指

揮夏正等要海降且曰陳東已有約所慮獨公耳海因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亦大驚由是有隨宗憲因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圍海而陰

泄其書於海海怒海受宗憲賂亦說海於是海復行計縛東來獻刻日請降忽率百餘人先期猝至文華懼欲弗許宗憲強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慰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

河為壑宗憲居海軍莊以四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檢若屬矣東黨懼乘夜攻海海走間道官軍圍之投水死文華以大捷聞歸功上

元帝大喜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

綱秋九月徽王載堉有罪廢為庶人自殺

目初載堉父厚燭善方士陶

復遣趙文華視師

徽王載堉自殺

仲文仲文奏其忠敬奉道帝喜封為真人予金印及載瑜嗣益以奉道媚
 帝命縮其父真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者自言能導引服食載瑜用其術和
 藥命高輔因仲文以進高輔被上寵不復親載瑜載瑜銜之已而高輔為
 帝取藥不得求載瑜舊所蓄者載瑜不與而與仲文高輔大恨乘間言載
 瑜過失載瑜環民屏作藥樹苑園庫官王章諫杖殺之晉帝疑之奪真人印仲文知
 釁已成不敢言會有民吹安告載瑜奪其女下按治有司因發其諸不法
 事詔廢為庶人錮高牆載瑜自縊死妻妾皆從之

趙文華
有罪免

綱丁巳三十六年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懌思戍邊 帝聞文華
 視師江南贖貨要功狀思逐之嚴嵩言文華因觸暑南征疾尙未愈隨令
 上章稱疾帝手批令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稱賀嵩獨不怡者累日帝以文
 華雖逐未盡其罪而言官無攻之者帝怒無所洩會其子錦衣千戶懌思
 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大怒黜文華為民戍懌思邊衛文華故病瘵及遣證臥舟

中意也他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遂死

綱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鍊既至保安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
 罪故空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

殺沈鍊

錫林阿
圍大同
右衛

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嚴嵩惡爭罵嵩以快鍊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蹕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其黨路楷汶上人巡按宣府世蕃屬與總督楊順德州人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戍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併取鍊子哀褒杖殺之

綱冬十一月諳達子錫林阿舊作辛愛今改後仿此圍大同右衛錫林阿有妾托

斯齊舊作桃松秦今改私部目罪懼來降楊順詔為奇功致之京師錫林阿來索不

得寇應朔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詭言敵欲以

叛人趙全等來易托斯齊兵部尚書許論字廷議少子以為便乃給托斯齊使

出塞西走陰告錫林阿錫林阿執而戮之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更分

兵犯宣薊西部震動嚴嵩論計欲棄右衛帝不聽詔諸臣發兵措餉而以

兵部侍郎江東山東朝成人代順時故將尚表以餽餉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

突戰獲諳達孫及壻與其部將各一人會江東及巡撫楊選字以公章邠人總兵

胡宗憲
誘誅海盜汪直

宣大總督楊順
以罪逮下獄

張承勳等各嚴兵進圍乃解

綱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目直據海島挾倭為雄朝廷懸賞購之

迄不能致既而內地有備倭亦多被剿戮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往往怨直

直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獄館之杭州資給甚

厚遣寧波諸生蔣洲齎其家書往招直直知家屬固無恙頗心動及是遂

率夷目數十人來貢市泊舟山

在浙江定海縣治東明設千戶所於此今改名定海山

之岑港

在定海縣西北舊為戍守要地

將吏以為入寇陳兵備直遣其養子王激入見宗憲曰我以好來何故陳

兵相待宗憲解諭百方直終不信要一貴官為質宗憲立遣指揮夏正往

直疑解乃來謁宗憲慰之甚至令謁巡按御史王本固

那人

於杭州本固

下直於獄以聞宗憲疏請曲貸直以繫番人心本固爭之彊遂斬直其黨

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而守已移之柯梅

嶺名在定海縣海中過此即為外洋

造新

舟以遁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而南流劫閩廣

綱戊午三十七年春三月總督宣大侍郎楊順以罪逮下獄

目方錫林

阿圍大同殺掠吏民無算順懼路楷奏之賄以七千金楷悉為掩覆及是

給事中吳時來字惟修人抗章劾順罪且發楷受金狀帝方怒順召寇立命

錫林阿
寇灤河

李遂討
平江北倭

逮順及楷下獄嚴嵩不能救乃言楷受金當勘而令其黨給事中鄭茂往茂還事事為順辨復言楷受金無左驗順楷俱薄譴於是時來即劾嵩朋奸罔上會主事張柳字子簡董傳策字原臣松江華亭人亦於是日劾嵩柳與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嵩疑階主使乃密奏三人同日搆陷必有人主之帝下三人詔獄鞫訊久之無所得三人皆譴戍然自是帝亦稍厭嵩矣

綱己未三十八年春二月錫林阿寇灤河

錫林阿與婁巴圖爾

舊作老巴

都今

諸部謀大舉入犯屯會州

注見前

聲言東下薊遼總督王忬不能察遽

引兵而東號令數易虜乘間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

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交章劾忬遂逮忬下詔獄論

死

初帝器忬才甚眷之所建請無不從及為總督邊將數以敗聞漸失寵嚴嵩推不覺忬而忬子世貞復以口語為嵩子世蕃所憾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益大恨灤河變聞遂

得行其計隆慶初世貞伏闕訟冤復忬官手卹

綱夏五月巡撫都御史李遂

倭數百艘寇海門

季五

周縣注

遂令副將劉景韶

湖廣崇陽人

遊擊邱陞扼如皋而身馳泰州當其衝賊知

如皋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皆捷先是遂語諸將曰賊

若由泰州出鳳泗則陵寢驚若由黃橋鎮名在江蘇泰興縣北逼瓜儀則運道梗若沿

海而至廟灣在江蘇淮安縣東北射陽湖會諸水由此入海有城今設同知駐此則絕地也及是賊果沿海東掠遂

喜曰賊無能為矣令景韶尾其後而致之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

入城賊尋至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在江蘇鹽城縣西北為濱海重地會通政唐順

之時奉命視師江浙副總兵劉顯南昌人來援賊大敗走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鎮名

在秦與縣東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順之顯馳救三沙注見前遂令景韶

填塹夷木壓壘而陳以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追奔至蝦子港方輿紀要

南有蛤蜊蝦子等港為賊窺伺徑道江北倭悉平帝璽書獎遂遷南京兵部侍郎以順之代為

巡撫順之尋卒順之初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尋調主事遂引疾歸讀書陽羨山中凡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旬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會趙文華視師特疏薦

順之順之裔出處於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山身非我有安得俸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

綱庚申三十九年春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莆田人

先是南京設振武營募健兒禦倭素驕悍懋官稍裁抑之舊制南軍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

減其四春秋二仲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懋官不可給餉又復逾期○馬坤字順之南通州人諸軍大

怒遂以都肆日殺懋官裸尸於市守備太監何綬等遣吏持黃紙許給賞

萬金卒輒碎之許犒十萬金乃稍定侍郎李遂託病閉閣給免死券以慰

姚家蕩之捷

南京兵亂

鄒懋卿
總理鹽政

劉漢襲
破諳達
於豐州

胡宗憲
獻白龜
芝草

安之而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聞追褫懋卿官止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綱三月以鄒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

以嚴嵩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所至市權

納賄勢燄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絲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

駭淳安知縣海瑞字汝賢供帳簡薄抗言貧邑不能用軒車慈谿知縣霍

與瑕子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已嵩敗懋卿

綱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大同人襲諳達於豐州破之 先是虜聚衆喜

峯口規犯薊鎮漢乘虛擣其帳於灰河在寧武縣西下流至馬邑縣入桑乾河至是漢復與參將

王孟夏等分道出擣豐州擒斬百五十人焚拜牲略盡時邱富已隨虜帳

佗徙趙全亦遁免邊兵積弱已久寇易之駐近塞出沒無所忌及是再為漢所挫佗鎮亦往往乘間出擣寇始懼漸移其帳

綱八月胡宗憲獻白龜芝草 自趙文華得罪宗憲失內援又見倭患

方未已思自媚於上乃於一歲中再獲白鹿以獻在三十帝喜天瑞頻降告

謝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稱賀晉宗憲秩兵部尚書兼節制巡撫及操江

都御史如三邊故事至是復獻白龜二五色芝五帝益大悅賜名龜曰玉

龜芝曰仙芝告謝如前賚宗憲加等

宗憲性喜賓客東南才學士茅坤徐渭沈明臣輩皆招致幕府由是名日起其獻白鹿也令渭

草表並作客草寄所善學士擇其尤者上之學士以渭表進帝稱善宗憲以是益重渭渭知兵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汪直皆預謀焉後宗憲敗渭伴狂自廢○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徐渭字文長

山陰人沈明臣嘉興人鄞人

明鑑綱目卷十終

明鑑綱目卷之十一

鹽城印鸞章校訂

世宗皇帝

袁煒預機務

綱辛酉嘉靖四十年冬十一月以袁煒字懋人為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

學士預機務 先是二月日食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嚴

嵩以為天眷趣禮部急上賀煒亦以為言尚書吳山仰首視天曰日方虧

將誰欺邪仍救護如常儀帝怒山引罪去遂以煒代山及七月又日食欽

天監言食止一分五秒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

事日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等臣等不勝欣忭疏入

帝大喜及是遂入閣煒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嚴訥字敏卿郭樸

並號青詞宰相煒才思敏捷每撰青詞援筆立就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畜一貓死命

故帝急柄用之恩賜稠疊官人莫敢望

綱壬戌四十一年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 帝居西苑大

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

逞志徧引私人居要地士大夫奔走輻輳皆惴惴事嵩然攬權既久帝亦

寢厭之而漸親徐階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

嚴嵩以罪免

青詞宰相

無不中世蕃頗通國典曉暢時務嘗自負為天下才蓋既嘗昏且且及嵩妻歐陽氏死

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受詔多不能答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

方縱淫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指所進青

詞又多假它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

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居玉熙宮

營建以階營請以三殿餘材營之可計月而就帝悅命由是帝益向階願問多不及

嵩即及嵩祠祀而已未幾方士藍道行假乩仙語言嵩奸罪道行以佚得

天下何以不治道行詐為乩語具道嵩父子弄帝心動欲逐嵩御史鄒應龍字雲

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帝遂罷嵩下世蕃詔獄嵩

為世蕃求釋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鵠鴻客羅龍文俱戍邊詔

從之特宥鴻為民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於獄龍文官中書與世蕃交關為奸利

先擢應龍通政司參議侍郎魏謙吉柏鄉等皆坐姦黨黜謫有差

綱土默特即韃靼小王寇遼東總兵官黑春戰死**目**土默特入撫順

城名在奉天瀋陽縣復攻鳳凰城在瀋陽東南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三日

夜死之

方士藍道行假乩語言嵩奸罪

土默特寇遼東

高耀加少保

分遣御史求方書

俞大猷破倭威繼光

綱秋八月加戶部尚書高耀清苑人太子少保 初大內災宦官有密收

龍涎香者至是帝索之急耀從禁中購得八兩用聖壽建醮日獻之大稱

旨賜銀幣尋加太子少保耀初賄嚴世蕃躡戶部尚書事在三月十九年四月以貪穢著

及世蕃敗知不為公論所容乃要結為固位計

綱冬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陶仲文死乃命

御史姜儆南昌人王大任陝西保安人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閱二年還

朝上所得祕法數千冊薦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做大任俱擢侍講學

士秩等賜第京師時嚴嵩既罷道行亦被譴宮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喜

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獲一桃是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玄告廟未幾壽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答事在四十三年

綱癸亥四十二年夏四月總兵官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等

擊倭於福建破之 自倭去柯梅注見前浙東江北漸寧而患盡移於福

建倭泊泉州之活嶼掠同安惠安攻福寧寧德進圍福州經月不解蔓延興化奔突漳州迄無寧日○活嶼即金門在福建同安縣東南海中廣袤數十里同安五季閩縣惠安宋縣今俱屬廈門道福寧元州今福建霞浦縣閩人在朝者爭劾胡宗憲嫁禍帝不問既而宗憲

以罪被逮宗憲初因趙文華結款影蓋父子文華死又因羅龍文以舊賂及諸敗言官劾其黨黨罪得旨遠問既至帝以平汪直功釋之後復坐交通龍文罪下獄庚死倭

尋陷興化府今福建莆田縣焚掠一空移據平海衛明置清裁故城在莆田縣東不去自倭躡東

南破州縣衛所以百數未有及府城者興化故名郡最繁富既陷遠近震

動詔急徵大猷充總兵官繼光為副合兵往討時劉顯自廣東赴援以兵

少壁城下不敢戰大猷至亦欲不攻俟大軍之集乃與顯別邀賊於長樂

殲之至是繼光以浙江兵來會唐縣今屬閩海道繼光先破倭於橫嶼還浙中巡撫譚綸

字子理人令繼光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

之斬級二千二百有奇還被掠者三千人倭遁去遂復興化其侵犯它州

縣者亦為諸將所破倭起二十餘載攻破城邑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

敗之東南始得安枕矣

冬十月錫林阿巴圖爾入寇京師戒嚴虜數犯遼塞總督楊選囚

繫三衛長托干令其子更迭為質托干錫林阿妻父也冀以牽制錫林阿

三衛皆怨至是錫林阿巴圖爾等潰牆子嶺關名在京兆密雲縣北入大掠順義三河

諸將趙榛孫贖戰死京師戒嚴詔諸路兵入援虜駐內地八日大同總兵

官姜應熊敗之於密雲乃退詔誅選初寇之入也帝方祠釐兵部尚書楊博不敢奏

城東火光知寇已逼大驚諭階遂寇而芳兵已先至階請亟賞之令專護京師及寇退帝恐博不早聞欲與樓選同論罪階力為解救乃誅選而不罪博○馬芳字德馨蔚州人

綱甲子四十三年春二月伊王典橫厲王孫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目典

錫林阿入寇

伊王典橫廢為

庶人

嚴世蕃
伏誅

橫在國多不法常奪民舍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宅不與使人絕大壯
飲食斃之築崇臺連城擬帝闕強取民間女子七百餘留其姝麗者餘令
以金贖巡撫張永明烏程人等上言狀詔壞所造宮室歸民間女執羣小付
有司典橫不奉詔法司言典橫無藩臣禮宜禁高牆除世封從之

綱乙丑四十四年春三月袁煒以病免 煒疾篤請假歸道卒煒貴保徐洪故出徐

階門直以氣踐階館閣士出門下者斥辱尤不堪人皆畏而惡之及卒謚文榮

綱嚴世蕃伏誅 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初嵩歸至南昌值萬壽節使道士藍田玉為帝建醮鐵柱宮田玉善

召鶴嵩取其符籙并已祈鶴文上之因乞移世蕃近地以便就養詞甚哀帝不許而世蕃還返○鐵柱宮在江西南昌城內中有鐵柱相傳許旌陽所鑄以鎮蛟鱷之害明嘉靖後改名妙濟萬壽

宮羅龍文一詣戍所即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

亭勢燄不少衰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長洲人不為起會南京御史

林潤字若雨莆田人按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盡發其罪疏曰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縱龍

文殿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陰有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帝得疏大

怒即詔潤逮捕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士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捕得於梧州既至京潤復

劾嵩世蕃罪甚具且及冤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

解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

欲死之階曰若是適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將歟段出都門矣為手削其草獨按羅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樞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

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三百餘萬兩它珍寶服玩所值又數百萬

嵩及諸孫皆為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

死

夏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並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

務袁煒去後徐階當國屢請增閣臣故有是命

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選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學士至

柄政凡六置未嘗一由廷推

冬十一月嚴訥罷

訥仍掌吏部晨理部事暮直西苑供奉青詞積

勞成疾遂罷歸

訥既歸里父母皆在長夕備物孝養人以為榮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

草亭謂徐階選耶則陸光祖也○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也

丙寅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

帝久不視朝專意

齋醮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者至是瑞獨上疏論之

略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

海瑞下獄

嚴訥罷

此人可方比干

馬芳被寇

嚴心冠履分爭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遊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玄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涉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下一振作聞而已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童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煩懣疾召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論死獄上階力救奏遂留中

綱三月以吏部尙書郭樸兼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尙書高拱字肅人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樸拱皆由徐階薦召入直廬至是同入閣

綱秋七月寇犯萬全右衛總兵官馬芳擊敗之錫阿林十萬騎入西路芳迎之馬連堡堡圯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旦芳臥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

所為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

時寇屢犯東西諸塞及冬犯固原總兵官郭江敗死又犯大同參將崔世榮禦之與其子大朝大密俱力戰死

綱冬十二月帝崩葬永陵在京兆昌平縣陽翠嶺先是帝以久病忽欲南幸興都即承天府

取藥徐階力諫乃止既而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病遂甚至是帝大漸

自西苑還大內遂崩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

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時

高拱郭樸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樸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

隙

綱裕王載壘即位是為穆宗赦以明年為隆慶元年

綱釋海瑞於獄先是瑞在獄猶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

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

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

地終夜哭不絕聲及是既釋復故官俄再遷大理丞

穆宗莊皇帝

綱丁卯隆慶元年春正月罷睿宗配享明堂禮部尚書高儀字子象

帝崩

釋海瑞於獄

隆慶元年

罷睿宗配享明堂

陳以勤入閣

夏鎮新河成

潘季馴

上言先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享今陛下踐阼睿宗已為皇祖若仍配享

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從之未幾給事中王治字本忻

州人上言獻皇帝雖為天子父實未嘗君臨天下雖為武宗叔嘗北面事武

宗今位武宗之右揆諸古典終為未協臣以為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若

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疏入報聞而已

綱追尊母杜氏為孝恪皇太后 二月立皇后陳氏通州人

綱以陳以勤字逸甫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字叔大為吏

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讀至是並

參大政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下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六卿無所廷納間出一語輒中旨人以是嚴憚之重於它相

綱夏五月夏鎮在江蘇沛縣東北新河成 初嘉靖七年河溢阻運總河都御史

盛應期請於昭陽湖有大小二湖相連北屬山東東別鑿新渠以通漕廷議從

之會應期罷役中止至四十四年河大決沛縣飛雲橋在縣南為往來津要分為十數

股潰入昭陽運道淤塞百餘里督理河漕尚書朱衡字士南循行應期舊

迹請開南陽鎮名在山東留城在沛縣東南即古留邑漢張良封此上下總河都御史潘季馴字

長不可衡言是河直秦溝在江蘇銅山縣東北有所束隘伏秋黃水盛昭陽受之不

為壑也。乃決計開濬，身自督工，重懲不用命者。至是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經穀

亭而至南陽，新河亦自留城而北，經夏鎮而至南陽，與舊河合，謂之夏鎮河。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鮎魚諸泉。在滕縣，凡

及薛河。在滕縣南，源山寶峰山，匯諸泉而為濶，西經薛山，因名薛河。沙河。有二，俱在滕縣，在縣北者曰北沙河，源出鄆縣

俱入運。注之，築馬家橋隄。在沛遏黃水入秦溝，使不東侵，運道乃大通。方

工未成，會河復決，論者紛然，謂衡故興難成之役，以倖功。及工竣，羣議乃

息。未幾，山水驟溢，新河決壞，漕艘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費，輝鄆滕諸水，以一隄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吳時來以遺詔復故官，赤山湖在

滕縣西南，與蔚山轉莊諸湖相連。

綱高拱罷。目初，徐階甚親拱，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疾亟，拱方直

西苑，遽移具出。拱無子，移家近直廬，時竊出，會世宗不豫，誤傳非常，拱遂移直廬，器用於其家。為給事中胡應嘉。沐陽人。所

劾拱，疑出階指，大憾之。及帝即位，階為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抗。郭樸復

助之，因事削應嘉籍。應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以吏部尚書楊博庇鄉里，劾之，帝貴其抵

怒勉從之。給事中歐陽一敬。彭澤人。等劾拱，以私怨逐諫臣。拱疏辯，階擬旨

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永平人。為拱劾，階坐

黜。於是論拱者無虛日，拱不自安，乞罷歸。

綱秋九月，諳達寇山西。目諳達數犯山西。時邸富已死，增全在虜，益用事，諳達為帝治宮殿，期日上棟，忽大風，棟

諳達寇山西

高拱罷

壁。多。數。人。請。江。懼。不。敢。居。全。乃。為。諸。達。至。是。復。率。眾。數。萬。分。道。入。井。坪。縣。在。山。西。平。營。南。有。城。明。

成。化。中。建。置。朔。州。偏。頭。關。老。營。堡。名。在。山。西。偏。關。縣。東。亦。成。化。中。建。諸。處。邊。將。不。能。禦。遂。長。驅。破。

石。州。今。山。西。離。石。縣。本。唐。宋。石。州。明。因。之。不。改。隆。慶。後。更。名。永。寧。殺。知。州。王。亮。采。大。掠。孝。義。後。魏。永。安。唐。改。名。今。縣。屬。冀。寧。道。介。

休。介。今。縣。屬。冀。寧。道。平。遙。今。縣。亦。屬。冀。寧。道。文。水。今。縣。屬。冀。寧。道。交。城。亦。隋。縣。今。屬。冀。寧。道。大。谷。

漢。陽。邑。隋。改。名。今。縣。屬。冀。寧。道。隰。州。前。注。見。間。男。女。死。者。數。萬。而。三。衛。句。土。默。特。前。注。見。同。時。入。

寇。薊。鎮。昌。黎。前。注。見。撫。寧。前。注。見。樂。亭。金。縣。今。屬。直。隸。津。海。道。龍。盧。皆。被。蹂。躪。遊。騎。至。灤。河。

京。師。震。動。三。日。乃。引。去。諸。將。追。之。敵。出。義。院。口。在。直。隸。撫。寧。縣。東。北。有。關。會。大。霧。迷。失。道。

墮。棒。極。崖。中。人。馬。枕。藉。死。者。甚。眾。

綱。郭。樸。罷。初。言。官。劾。高。拱。者。多。及。樸。拱。歸。樸。亦。求。去。帝。固。留。之。御。史。

龐。尙。鵬。字。可。南。南。海。人。凌。儒。秦。州。人。等。攻。不。止。遂。乞。歸。樸。家。居。二。十。年。卒。謚。文。簡。

綱。冬。十。一。月。以。王。崇。古。蒲。州。學。人。總。督。三。邊。時。濟。農。據。河。套。為。西。陲。諸。

部。長。別。部。賓。都。駐。牧。大。小。松。山。大。松。山。在。甘。肅。平。番。縣。東。北。接。皋。蘭。界。小。松。山。在。其。北。為。邊。陲。要。地。南。擾。河。湟。番。族。

環。四。鎮。延。綏。甯。夏。固。原。甘。肅。是。為。陝。西。四。鎮。皆。寇。乃。擢。崇。古。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

務。

綱。戊。辰。二。年。春。正。月。杖。給。事。中。石。星。字。東。明。拱。辰。人。於。廷。黜。為。民。星。上。疏。言。

王崇古
總督三邊

杖石星
黜為民

陛下為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廢章奏遏抑一二內
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帝大怒詔杖六十黜為民中官膝神者以遺作

奇巧得幸會監杖星大罰之祥怒予重杖星絕而復魁其妻鄭誤聞星已死速爾柱死仰者哀之
綱三月立子翌鈞三帝子為皇太子即神宗

綱夏五月以都督同知戚繼光鎮薊州 綱繼光與俞大猷均稱名將而

繼光屢摧大寇平浙閩倭又平江西賊名更出大猷上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

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平昌

保定三鎮練兵事尋以薊州既有總兵官又設總理事權不一乃召還總

兵官郭琥而以繼光為之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繼光建敵臺千二百

座臺高五丈睥睨四達虛中為三層臺宿百人鎧杖糗糧具備精堅雄壯

二千里聲勢聯接又立車營每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陳而馬步

軍處其中製拒馬器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

排列面前間以長鎗篋筩兵器名以六毛竹為之長一丈五六尺刀寇奔則

騎兵遂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為選鋒時邊卒木疆律以軍法多不堪

勇敢計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辰植立不敢動遂卒大駭自時始知軍令 八衛兵主策應本衛兵專戍守節制

建敵臺
千二百
座

戚繼光
鎮薊州

徐階罷

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冠

綱秋七月徐階罷 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禁事伸者十八九中

官多側目帝欲命申官分督團營階力陳不可而止羣小璫殿御史於午門都御史王庭將糾

上乃分別遠治有差○給事中張齊長安人前奉命犒軍宣大納鹽商金因疏請

恤邊商革餘鹽為階所格至是上疏攻階階引疾求退帝意亦漸移許之

綱冬十月遼王憲爝莊王致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憲爝在嘉靖時以

奉道被寵賜真人號至是巡按御史郜光山西長治人劾其淫虐僭擬諸罪狀遣

侍郎洪朝選字舜安等往勘得實免為庶人國除初張居正家荊州與憲

爝有隙及朝選往勘諷令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江西德化

人羅織朝選死獄中

綱十一月宣府總兵官馬芳襲寇於長水海子即白海子注見前又敗之鞍子山亦

馬鞍山在直隸獨石縣東北 先是或為錫林阿謀以五萬騎犯蔚州誘芳出而以五

萬騎襲宣府可得志芳預伐木環城寇不得上乃解去頃之芳率參將劉

潭等出獨石塞外襲其帳於長水海子還至塞追者及鞍子山芳迎戰又

大敗之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搗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畜健兒得其死力誓命三十八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寇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頓舊與和商登

遼王憲
庶人
爝廢為

長水海
子之役

高而望耀兵而還。與和帝注見前。

海瑞威
望久著

趙貞吉
入閣

海賊會
一本伏
誅

綱已巳三年夏四月以海瑞為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瑞威望久

著屬吏聞其至墨者多自免去中官監織造者為減輿從有勢家朱丹其

戶恐瑞見即黜之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

大戶兼并力摧豪彊撫窮弱下令飈發後厲所司惴惴奉行富家巨室或

竄他郡以避其見憚如此 瑞撫吳甯半歲再為言路所論遂改督南京。檄儲小民間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

綱秋八月以禮部尚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帝幸太

學會祭酒胡杰論罷貞吉以禮部侍郎攝事 貞吉在嘉靖朝由謫籍屢擢戶部侍郎罷歸帝即位復起禮部講大

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

及是遂以尚書參機務貞吉入謝奏言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

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綱廣東海賊會一本伏誅 一本初與大盜黃平聚眾數萬剽掠惠潮

間與倭相犄角已而總兵官俞大猷以次殲倭略盡平為副將湯克寬 州

所敗遠竄去一本降而復叛突犯雷州執參將繆印又犯廣州殺知縣

劉師顏尋復陷碣石衛 在廣東海豐縣東南。明洪武中置今裁。裨將周雲翔殺參將耿宗先叛附

於賊勢益熾時大猷已改鎮廣西詔止勿赴令與廣東福建總兵官李錫
人欽郭成南四川同討一本錫出海與大猷遇擊賊三戰皆捷會成亦敗賊
執周雲翔率參將王詔等以師來會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
破之燬其舟詔生擒一本及其妻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時閩廣隨
在皆盜而一本最彊既平患漸息

綱冬十二月命廠衛刺部院事 帝以災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

致令廠衛密訪以聞於是尙書毛愷字達侍郎萬士和字思等皆自

劾求去帝慰留給事中舒化字汝等上言祖宗設廠衛令捕盜詰奸非

以察百官也制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今陛下委之

廠衛廠衛必託之番校此輩貪殘恐開羅織之門不可不慎帝不從已而

事竟寢

綱召高拱復入閣兼掌吏部 拱性彊直自遂頗快恩怨及再入閣盡

反徐階所爲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且言明倫

大典頒示已久今褒顯議禮諸臣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享先帝在

天之靈何以爲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何以對越二聖帝深然之時拱專與階修隙所論

皆欲以中階重其罪。曾帝仁柔弗之覺。階子弟頗橫鄉里。都邑有司希拱指。適其子弟皆編戍。盡奪其田。所以扼階者無不至。

杖鄭履
淳下獄

綱杖尚寶司丞鄭履淳字叔初海鹽人下獄。履淳上疏極言時政。略曰

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沓臻。臣等當痛哭流涕於殿庭。陛下亦當臥薪嘗膽於宵旰。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禩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盡思。愚豫防之策乎。高亢孤睽。乾坤否隔。忠言重折。監之罰。儒臣虛納。屬之功。宮闈遠。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開寺僧為履階。善類漸以短氣。童牛羸豕。無先事之圖。社鼠城狐。有難施之計。愚豈在明。前車不遠。伏願奮英。新以決大計。勿為小故之所淆。衷潛哲以任君子。勿為嬖昵之所惑。移美色珍奇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經務之勤。以和庶政。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計。無踰此。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舒化等以為言。乃釋。

為民。履淳父曉通經術。明習國家典故。為都御史。舉倭有功。遷刑部尚書。與嚴嵩不合。罷歸。卒。諸敗履淳訟於朝。帝即位。曉贈官。賜諡。至神宗初。履淳復起。光祿少卿。尋卒。

罷京營
總督

綱庚午四年夏五月。罷京營總督。分設三大將領之。**目**趙貞吉言先朝

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論其弊。請分

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令兵部會廷臣議。尚書霍冀與

貞吉不協。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言。彊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

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為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

文臣為總理。報可。未幾復置總督協理大臣。貞吉不能爭。

綱秋七月。陳以勤罷。**目**初。以勤入閣。徐階為首輔。而高拱方嚮用。朝士

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正無所比。及拱再入。為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

罷以勤

敕備邊

中構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解引疾

乞休去以勤歸六年卒贈太保謚文端

八月宣大告警敕備邊 目時李春芳雖為首輔而政皆自高拱出邊

警猝至拱請命侍郎曹邦輔邦輔於帝即位初起王遴字繼州人督師列陳以待

以都御史栗永祿守昌平護陵寢起劉燾于天津守通州儲命總督王崇

古譚綸主進剿機宜戴才理糧餉邊境得無事拱練習政事有才略凡所建白多

輩並居言路日夜奔走其門專務搏擊尙寶劉燾廂上疏陰斥之給事中曹大埜劾拱不忠十事皆謫外○韓構蒲州人劉奮庸洛陽人曹大埜巴縣人

罷戶部尙書劉體乾字子元東安人 目時內供寢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

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屢疏爭積忤帝意遂罷先是御史詹仰庇諫市珠

家何必求之於外不報已而仰庇巡視十庫疏請嚴覈內官監出納歲數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

會疏中有再照人主語內官摘出激帝怒以笞大不敬杖之百斥為民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

至是給事中陳吾德李己復上疏言比賈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恐請內官崔敏等獻詔營私

罪不可宥乞卽斥議以清左右帝震怒杖安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為民已久之始得釋○詹仰庇

字汝欽安溪人李己字子復磁州人 九月河決邳州 目初新河既成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河勢益大

漲三年七月決沛縣漕艘不得進至是復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

在豐沛而在徐邳臣以為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

泃河有東西二泃東出山東蘭山縣西北箕山西出嶧縣東以避洪水帝命大立

躬自相度條利害以聞已而大立以讓漕制籍復以朱衡經理河道遂罷泃河講專事徐

正河安流運道復通。○事在六年正月。

綱以李成梁字汝器世襲鐵嶺衛指揮僉事為遼東總兵官 **目**錫林阿入遼東總兵王治

道戰死擢成梁署都督僉事代之時諳達諸部屢窺塞下十年間大將死

者數人成梁乃大修戎備甄拔將校收召健兒給以厚餼用為選鋒軍聲

始振

巴噶奈濟內附

綱冬十月諳達孫巴噶奈濟內附詔授指揮使尋遣歸 **目**巴噶奈濟者

諳達第三子塔木台吉之子也幼孤育於諳達妻伊克哈敦所既長娶必

三娘子

濟不相得復自聘鄂爾多斯女號三娘子即諳達外孫女也諳達見其美

奪之巴噶恚率其屬十餘人來歸大同巡撫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告總督王崇

古崇古于四年正月改督山西宣大曰機不可失也率五百騎往受之崇古上言巴噶來歸

非擁衆內附者可比宜給官爵豐館餼飾輿馬以示諳達諳達急則令縛

送拜姓諸叛人不聽即脅誅巴噶牽沮之又不然因而撫納之如漢置屬

鮑崇德
使諳達

趙貞吉
罷

國居烏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徙近塞諳達老且死羨台吉立則令巴噶還以其衆與台吉抗我按兵助之此誠安邊之良策也奏至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巴噶指揮使諳達方西掠土番聞之急引還約諸部入寇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敵不得利伊克哈敦思其孫日夜哭諳達患之使來請命逢時遣譯者鮑崇德往令縛送拜牲諸叛人以易巴噶

崇德入其營諳達盛氣待之崇德曰朝廷待而孫甚厚今稱兵是速其死也諳達疑巴噶已死聞言心動使使謂之崇古命巴噶縛袍金帶見使者諳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且至巴噶

夕歸諳達因屏人語曰我不為亂亂由全等天子若封我為王長北方諸部孰敢為患即死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忍背德乎遂遣使致書逢時而全方憊思再入諳達又惑之全嘗投書逢時

欲歸中國逢時以示諳達始有執全意錫林阿奄至大同逢時以巴噶箭示之錫林阿執箭泣曰此吾弟塔木台吉故物也我來求巴噶巴噶既受官當更計之會諳達召錫林阿還乃引去諳

達遂遣使與崇德來乞封請互市隨執趙全等九人來獻詔磔於市崇古亦以帝命遣巴噶歸

綱十一月趙貞吉罷 高拱掌吏部貞吉亦掌都察院拱以私憾考察

科道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於是斥者三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為憾喉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貞吉疏辯言臣掌風憲目睹拱壞亂選法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吏部權廣樹衆黨

殷士儋入閣

疏入帝竟允貞吉去而拱掌吏部如故貞吉好剛使氣動與物忤人多怨之歸十餘年卒贈少保諡文獻

綱以禮部尚書殷士儋字正城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目士儋本裕

邸舊僚高拱惡其不親己不為援士儋遂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

綱辛未五年春二月封皇子翊鏐帝第四子為潞王後之藩備

綱三月封諳達為順義王 目巴噶奈濟既歸諳達及其妻撫之泣遣使

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諳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

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

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詔下廷臣議議各不同會帝御經筵閣臣面

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乃封諳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塔赫老

指揮如故已而套部濟農亦如約請命詔授官如昆都塔赫巴噶諳達弟舊錫林阿等皆授都督同知等官有差封巴噶奈濟昭勇將軍

部歲來貢市自宣大至甘肅邊陲晏然不用兵革者二十餘載

綱夏五月李春芳罷 目初春芳代徐階為首輔務以安靜稱帝意同列

陳以勤故端謹張居正恃才凌物視春芳蔑如也方階罷春芳歎曰徐公

尚爾我安能久容且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

罷李春芳

封諳達為順義王

罷李春芳

高儀入閣

帝崩

神宗即位

高拱罷

乞休不允。既而趙貞吉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自飭而已。會拱逐貞吉，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常從容為階解，拱益不悅。言官希拱意，疏詆春芳，乃罷歸。後數年卒。文定。

綱冬十一月，殷士儆罷。御史趙應龍深陽人劾士儆進由內侍，不堪大

任。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儆，遂乞休去。士儆家居十餘年卒。文通久之改謚文莊。

綱壬申六年夏四月，以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初，

儀掌禮部，秉禮循法，居職甚稱。為言路所劾，遂引疾歸。已用高拱薦，以故

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及是，遂入閣。

綱五月，帝崩。葬昭陵。在京兆昌平縣大峪山。帝初有疾，將視朝，登陛忽眩，幾仆。亟召高

拱、張居正至，帝執拱手，歎語備至。居正在旁，帝弗顧也。帝令拱扶掖還宮，

尋命宿乾清門，拱與居正同止焉。未幾，帝大漸，召拱、居正及高儀同受顧

命，遂崩。

綱六月，太子翊鈞即位。是為神宗。赦。以明年為萬曆元年。

綱詔祀建文朝盡節諸臣於鄉，有苗裔者卹錄。

綱罷中極殿大學士高拱。始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

中人馮保深州人次當掌司禮監拱薦陳洪及孟沖保以是怨拱而居正與

保深相結穆宗疾再作居正處分十餘事使小吏投保拱知而跡之吏已入拱恚甚面詰居正曰密封謂何天下事不以我曹而屬之內豈何也居正面發赤乾笑而已

穆宗崩保矯遺詔與閣臣同受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御座旁不下舉朝

大駭保遂掌司禮監又督東廠總兼內外勢益張拱以主上幼沖懲中官

專政疏請誅司禮權又屬言官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使人報居

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保訴於太后謂拱擅權不可容太后領之明

日召羣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逐保也急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

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拱急僦驛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高儀

請留拱弗許請得乘傳許之拱既去居正遂為首輔

綱高儀卒端文

儀性簡靜寡嗜好入閣兩月卒貧無以斂

綱以禮部尚書呂調陽字和卿廣西臨桂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綱高儀既卒

張居正以調陽弱薦代之居正專決調陽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

綱秋七月尊皇后為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潯縣人為慈聖皇太后

舊制天子立尊皇后為皇太后若有生母稱太后者則加徽號以別之馮

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張居正以並尊居正不能違也慈聖移居乾清

高儀卒
呂調陽
入閣

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焉

神宗顯皇帝

王大 臣 伏誅

綱癸酉萬曆元年春正月男子王大臣入乾清宮尋伏誅 大臣京師

傭奴偽為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馮保欲緣此以陷高拱令家人

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拱先薦洪掌司禮故保怨之謀大逆遂發

緹騎馳械高氏奴圍拱里第張居正亦請詰主使舉朝洶洶謂且逮拱吏

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字與平人詣居正力解居正奏緩其獄博陰

屬錦衣忱大臣吐實又以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也會帝

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或國公朱能五世孫會訊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撈掠我邪

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不敢鞠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付法司

坐斬拱得白

綱三月詔舉將才 張居正進講因言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箝

制弁員不啻奴隸平日不能養其鋒銳臨敵何以責其折衝嗣後將帥忠

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故有是命

綱秋九月以方逢時總督宣大軍務 始逢時與王崇古共決貢市之

才 詔舉將

四川都掌蠻平

議及崇古入理京營張居正薦逢時代之至則申明約信邊境以安

綱四川都掌蠻前注見平。目成化初都掌蠻亂尙書程信襄城伯李瑾討

平之前注見隆慶末復亂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在四川與文縣東南上有城爲蠻巢穴

僭稱王剽遠近其山修廣而四隅峭仄方輿紀要九絲山周圍三十餘里上有九洞四水極廣可以播種下惟一徑爲道可通

東北則雞冠嶺上有都都寨地廣爲凌霄峯最高險有城鼎峙相連峻壁皆

數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城爲賊耳目威儀出入如王者巡撫曾省吾詳

人屬總兵官劉顯以軍事顯被劾當罷又起故將郭成爲之副成亦被劾督軍

往討至是諸軍集敘州宜今四川誘執阿苟拔凌霄鑿灘通餉進偪都都寨

克之斬賊黨阿墨於是顯分兵爲五哨盡壁九絲城下乘夜賊無備腰纏

而上斬關入賊驚潰郭成復破雞冠三酋阿大方三以次就擒凡克寨六十

餘獲賊魁三十六拓地四百餘里擊寨既平得銅鼓九十二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

稱王鼓山顯軍蠻畢集今已矣鍋狀如鼎大可函牛刻畫有文彩相傳諸葛亮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絕矣

綱冬十二月朵顏察克圖犯塞總兵官戚繼光擊之。目自諳達欵塞西

鄙烽火寂然獨土默特徙居察罕地今察合爾明時曰察罕在遼東口外清移其部衆於宣大近地分爲八旗設佐領等官管轄

控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泰寧朵顏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是年春朵

朵顏察克圖犯塞

召見朝
觀官於
皇極門

決囚

徒遼東
六堡

顏部長董呼哩及兄子長安入犯喜峯口。繼光擊敗之。呼哩乃歛關請貢。至是呼哩之弟察克圖復入寇。繼光擒之。於是呼哩長安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乞赦察克圖。繼光遣將受降。皆羅拜獻還所掠人。攢刀設誓。乃釋察克圖。許通貢如故。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德而之。遂故李成梁獨擅戰功。

綱甲戌二年春正月。召見朝觀廉能官於皇極門。目太祖時外官奏事。

輒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佐貳雜職有廉能愛民者。帝特遣行人齎敕獎。

賚宣順成弘朝亦間行之。張居正以考察屆期。仿舊典具儀以上。帝乃召。

見浙江布政使謝鵬舉。蒲圻人。等二十人。特加獎勵。並賜銀幣。

綱夏四月。詔內外官行久任法。目吏部尚書張瀚。字和文。仁和人。請諸司久任。

張居正善而行之。由是藩臬守令皆得自展。

綱冬十月。決囚。目嘉靖季年。崇奉玄修。又好祥瑞。遇事輒停刑。至是審。

錄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每歲。

一決囚。從之時。承平久。羣盜蠡起。至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恆諱之。居正嚴。

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賊為衰止。

綱乙亥三年春正月。徙遼東六堡。目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六堡。其。

地不毛與遼陽聲援不接李成梁請移建孤山堡於章齊喀喇甸在遼陽東南亦曰新

甸險山堡於寬甸亦在遼東南沿江新安等四堡於長甸長嶺俱在寬甸南諸處仍以

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其地並據膏腴扼要害可拓境七八百里益收耕

牧之利廷議從之

二月始命日講官記起居太祖初設起居注給事中尋罷至是

始命日講官分直記注起居纂輯章奏臨朝侍班時編修張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乃上言臣備員

纂修禮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考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偽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為他

年實錄之助張居正善其議遂有是命○張位字明臣新建人

秋八月以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張

居正當國四維歲時饋問居正不絕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遂入贊

機務

河決碭山江浙頻歲水潦為災是年五月淮揚又大水詔察二府

有司貪酷老疾者罷之至是河決碭山而北淮決高家堰注見前而東高郵

湖在江蘇高郵縣西北天長以東之水皆匯此達於運河亦決清水潭口在高郵縣北二十里淮城幾沒徐邳山陽南

北漂蕩千里河道淤淺阻漕者數年孝宗初漕臣白昂以運舟經巖社湖觸岸輒壞乃開復河于高郵隄東以避其險長四十五里名

河決碭山

始命日講官記起居

罷萬士和

曰康濟。至是湖。水決。漕臣吳桂芳。改挑康濟。越河。修復。名曰宏濟。遂為永利。○號社湖。與高郵湖相連。亦名珠湖。宋孫覺於湖上見大珠光燭天。因名。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

○九月。禮部尚書萬士和罷。○士和初官庶吉士。以忤嚴嵩。改部曹。累

任按察布政使。並著清節。及官尚書。多所條奏。時張居正欲越例贈朱希

忠王爵。馮保為方士求官。士和俱力持不可。又給事中余懋學字行之。以

言事得罪。懋學請行寬大之政。而居正方務綜覈。以為風己。遂斥為民。及居正歿。復故官。士和言直臣不當斥。由是積忤

居正。給事中朱南雍。浙江山陰人。承風劾之。遂謝病歸。後居正歿。廣召不起。卒。諡文恭。

獄劉臺下

○丙子四年春正月。下巡按遼東御史劉臺。字子畏。安福人。於獄。除名為民。○

時御史在外。每凌巡撫。張居正欲痛抑之。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飭其長

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會臺奏遼東大捷。居正以巡按不得報軍功。劾

臺違制妄奏。引故事繩督之。臺遂抗章劾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

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瀚。先是。吏部尚書楊博罷。廷推葛守禮。朱衡。及瀚。瀚資望最淺。居正惡守禮。懸厭。衡驕。乃拔

用。張四維為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傳應禎。應禎疏陳重君德。舉民困。開言路三事。居正以疏中有王安石。誤宋之語。怒其侵已。

調旨切責。下獄。杖戍。未幾召還。○應禎字公善。安福人。等罔上行私。橫黷無厭。居正怒甚。具疏辭政。入見帝

曰。言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邪。則誤國。將竭

忠以事上邪。無以逃專擅之譏。因俯伏泣不肯起。帝為下御座。以手掖居

正曰先生起吾逮臺竟其事遂下臺詔獄命廷杖百遠戍之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爲民久之復用他事成潯州蘇按遼東時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

宗載希居正意實其事以聞○張學顏字子愚肥鄉人未幾飲於戍主所歸而暴卒

後御史江東之訟張寃詔復官天啓初追諡毅思○江東之字長信歙人

綱二月開草灣河注見前督漕侍郎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奔衝緣海

汭港久湮入海止雲梯關在江蘇淮安縣東北二百里大河北岸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汎濫而

鹽城鹽城屬唐縣今屬淮揚道安東高俱前注寶屬淮揚道屢成巨浸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

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今黃河衝決駸駸欲奪安東以

入海請於草灣低窪之地挑新口以迎大溜安東衆流匯圍其勢垂陷不

如委之以拯全淮廷議安東未可棄而命開草灣閱七月工竣水患稍平

其後通塞不時至十七年大河復由此分流奪正流十分之七凡六十里至安東南赤宴廟仍合正河

綱秋七月詔戶部明年漕糧折收十之三目從張居正請也先是漕舟以

已而漕運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卽涸乃采漕巨謀督艘卒以孟冬兌運及歲初學發少楮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綱八月河決崔鎮在江蘇泗陽縣西北是年二月以後江北旱河水斷流至是徐

豐沛惟寧金鄉魚臺單曹八州縣河又大決田廬漂沒無算河流齧宿遷

開草灣河

河決崔鎮

凌雲翼
平羅旁
叛貉

城吳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明年復決而北清口淤墊全淮南徙

瀾漫山陽高寶間會河向桃源元置桃源縣今改泗陽三義鎮在縣東舊名三義鎮入老黃河

故道明史河渠志黃河自桃源三義鎮歷清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是為老黃河淮水

乘虛入清口老黃河復塞

綱丁丑五年春二月廣東羅旁叛貉今廣東羅定縣明為瀧水縣屬德慶州其南有瀧水鎮舊為羅旁地極人盤據於此平

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也江謂西江下江謂南江西江即鬱水南江即瀧水

東西兩山間東山在廣東封川縣東西山在雲浮縣西南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略西山頗安

輯惟東山貉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兩廣總督殷正茂字養實建議

大征會遷去侍郎凌雲翼字洋山人代至是雲翼乃大集兵令總兵官張元

勳字世臣浙江太平人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有

奇鄰境貉獍皆懼求撫雲翼奏改瀧水縣為羅定州又設東二縣設監司參將

積患頓平先是殷正茂令總兵官俞大猷討平廣西古田豬韋銀豹等改古田為永寧州及是雲翼既平羅旁復剿捕詭山賊之不靖者由是嶺表略定

綱夏四月兵部尚書譚綸卒謚襄綸沈毅知兵所守台州禦倭有功

累擢巡撫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寧歲先撫福建繼撫四川進撫兩廣

後督師薊遼集兵三萬更徵浙兵三千專屬戚繼光訓練相度邊隘衝緩

譚綸卒

張居正
以父喪
起復

杖編修
吳中行

道里遠近分薊鎮為十二路路置一將互為犄角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

帝即位初進兵部尚書三疏乞歸不允至是卒綸始終兵事垂三十年與戚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

綱秋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冬十月杖編修吳中行武字子道等謫戍有

差圖居正父卒帝與兩宮遣中使慰問絡繹道路然未嘗有意留之而

居正自以握權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謀已會戶部侍郎李幼孜應城人欲媚

居正首倡奪情議馮保亦不欲居正去中旨令吏部尚書張瀚諭留居正

居正乃陽上書請守制而陰以牘風瀚覆旨瀚謬為不喻謂政府奔喪宜

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說之不為動乃傳旨責瀚久不

奉詔無人臣禮勒致仕瀚先附居正得掌吏部見於世至是忤之去士論皆重瀚於是請留者相繼編修吳

中行檢討趙用賢汝人上疏爭之已而員外郎艾穆字和江人主事沈思

孝字純水人亦合疏言居正貪位忘親居正大怒謀於馮保欲廷杖之學士

王錫爵字元倉人等求解於居正不得錫爵獨造喪次切言之居正勃然下拜索侍講

于慎行字東阿人田一儁字德萬人張位趙志皋字汝谿人修撰習孔教廬陵人沈

懋學字君典人皆疏救格不入遂杖中行等四人謫戍進士鄒元標字爾瞻人

復上疏爭亦坐杖戍南京御史朱鴻模字益都人馳疏救中行等五人并斥

罷王崇古

為民於是錫爵慎行一僑懋學先後移病歸

詔遣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禮部主事唐詒

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事許之

綱兵部尚書王崇古罷

初諳達諸部嘗越甘肅境掠西番既通款其

從孫徹辰台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諳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是年諳

達請赴青海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諳達意且以迎佛為名不可沮宜飭

邊鎮嚴守備而陰洩其謀於番族以示恩給事中劉鉉郡陽人尹瑾東莞人等

交章劾崇古弛防徇敵崇古奏辯因乞休去

崇古身歷七鎮勳著邊陲封賞之初廷議紛紜有為危言以撼帝者閣臣

力持之乃得成功自願義歸歎後二十年崇乃歿謚襄毅

官考察百

綱十一月考察百官

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己思以威權劫

之時因星變

慧星從東南方起長五天

考察百官趙志皋張位習孔教相繼遷謫南京僉

都御史張岳

字汝宗姚人

請令居正奔喪坐考察自陳貶秩禮部尚書何維柏

維柏于嘉靖時以幼嚴嵩得罪隆慶初復官累遷尚書

亦以自陳免

先是奪情議起張瀚叩維柏維柏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瀚從之居正怒奪維柏俸因追論紹倫議

李資奪情斥為小豎子聞者莫不訝之

綱戊寅六年春二月以潘季馴總理河漕

先是總河傅希摯衡水人欲

塞決口吳桂芳主開老黃河故道議未決有言宜多濬海口以分水勢者

潘季馴總理河漕

會桂芳卒以季馴代之季馴引度水勢

餘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

方可注放。工力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之地。潮沙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

也。日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類年以

潰。為無隄也。惟決高家。堰黃浦口。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不替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為下策。豈通論

哉。上流既旁。潰又歧。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入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未備。而咎築隄。益分。則力益弱。安

而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涇海。讓務。必先與爭地。則導河。尤當固也。沿河隄固。而欲隄之不決。必真不

其旁。決而力衝。漕力專。高家堰。堵朱家口。塞則。滄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

道。仍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使淮黃力全。消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

去。海不滯。而闕河。不挑而深。所謂固隄。即以導河。導河。即以滄海也。又言黃水入徐。歷。邳。宿。桃。清

由。揚州。直北。廟灣。入海。未嘗。遡淮。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海。此。兩。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則

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甯。湖。而。淮。不。東。侵。又。慮。黃。河。漲。溢。則。隄。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

浦。沿。鉢。池。山。柳。蒲。灣。迤。東。而。黃。不。南。侵。其。後。隄。岸。漸。傾。水。從。高。堰。決。入。淮。郡。直。同。魚。鼈。而。富。亭。者

丈。深。僅。丈。許。較。海。口。壅。閉。宜。急。穿。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正。河。遂。致。淤。阻。夫。新。河。開。二。十。餘

也。今。新。河。復。塞。故。道。漸。已。通。流。雖。亦。深。闊。未。及。原。河。十。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

可。勿。濬。矣。故。為。今。計。惟。修。復。陳。瑄。故。蹟。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塞。黃

河。可。歸。故。道。黃。淮。既。無。旁。決。並。輻。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挑。清。淺。阻。又。不。足。言。此。以。水。治

水。之。道。也。○廟灣。注。見。前。武。家。墩。在。江。蘇。淮。安。縣。西。南。銖。池。山。在。淮。安。縣。西。北。柳。浦。灣。在。淮。安。縣

議條上六

東。因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曰築隄防以杜潰決曰復插壩以防

外河曰創滾水壩以固隄岸曰止濬海工程以省糜費曰寢開老黃河之

立皇后

馬自強
入閣

張居正
還朝

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乃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築高家堰隄六十餘

里。歸仁集在江蘇宿遷縣南。隄四十餘里。柳蒲灣隄東西七十餘里。自徐沛至淮揚

間遙隄。縷隄。滾水。減水。壩。牯。無不修築。逾年工成。自後數年。河道無大患。

綱立皇后王氏。餘姝人。先是帝大婚屆期。慈聖太后將歸慈寧宮。諭張

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師保之責。專恃先生。尋以居正充納采問名

副使。吉服從事。給事中李涑字源甫言大婚重典。而使居正變服從吉。於

觀聽不宜。乞別簡用。不聽。

綱三月。以禮部尙書馬自強字體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申時行

字汝默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張居正請增置閣臣。居正將歸葬父。恐高拱殷士儻

復出。故有是請。令居正推擇。居正以自強有人望。而時行又其所厚。遂薦用之。自

強負伉直名。素忤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既入閣。守位而已。是冬十月

綱張居正葬父歸。夏六月。還朝。帝大婚後。居正乞歸葬父。許之。賜帝

賚忠良銀章。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敕呂調陽等。有大事勿專

決。馳驛之荊州。聽居正處分。會遼東奏大捷。帝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

定爵賞。居正為條列以聞。既畢。葬且還朝。居正上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

侯秋涼就道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趣之而令中官護其母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長吏越界迎送身為前驅道經襄陽南陽襄王唐王出候設宴具賓主禮及抵京兩宮慰勞懇篤賞賚有加母至亦如之

綱秋七月呂調陽罷 圖張居正歸後閣事猶送裁決調陽內慚堅臥累疏乞休不出及居正還遂致仕

高拱卒

綱冬十二月高拱卒復其官 諡文 圖拱家居數年及是卒張居正請復

其官與祭葬如例馮保憾未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云 拱初在吏部

否倉卒舉用皆得人又以時方棘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由侍郎而總督而本兵中外迭居邊材自裕更取召邊地之人以備司如銓司分省故事皆報可及諸達封貢拱力主王崇古議遂陞遂得休息卒後久之廷議頌其功乃贈太師賜諡

封李成梁寧遠伯

綱封李成梁寧遠伯 圖土默特與從父哈斯坦 舊作黑炭 弟大小韋徵 舊作

委從弟諾木圖 舊作土恭圖 子布延台珠爾 舊作台周 從子黃台吉及泰

寧部長蘇巴爾噶 舊作速亥 把綽哈 舊作並改 等頻入犯成梁屢擊卻之論功世

廕恩賚稠疊至是蘇巴爾噶綽哈糾土默特黃台吉等以三萬餘騎壁遼

河攻東昌堡 方輿紀要堡在海州衛東南 深入耀州 遼置今義故城在海城縣西南 成梁遣諸將

張居正
上肅
殿箴
離

減均
加派
徭

分屯要害以遏之而親提銳卒出塞二百餘里斬其長九人餘首級八百

四十捷聞帝告謝郊廟封成梁寧遠伯每成梁故驍悍善戰會張居正當國

綱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國戶一千六百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

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

綱己卯七年春正月毀天下書院 國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

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

綱夏四月張居正上肅離殿箴 國帝漸備六宮多宣索太倉銀購珠寶

居正言歲入則減於舊歲出則浮於前請量入為出罷節浮費因進肅離

殿箴帝嘉納焉一日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祈上災傷疏聞因請旨復言上

節於宮中一切用度即飾賞資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

綱秋八月減均徭加派 國初役法有里甲均徭雜役三等稅以戶計曰甲

徭稅工作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履役府州縣驗册丁口多寡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自嘉靖以來行一條鞭法其法總括一州

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

折辦於官故頗稱簡便然諸役冗費名罷實存有司追徵如故百姓苦之至

是詔減銀一百三十萬有奇

張居正
請歸政

明鑑綱目

四四八

綱庚辰八年春三月張居正乞罷詔慰留之

居正扈帝謁陵歸具疏

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

帝願居正益重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或又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而居正奏謝亦儼然自負為帝者師

凡

再上帝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慈聖口諭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

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毋復與此念居正乃出

初居正子敬修嗣修

改元之二年敬修會試不第居正怒因停是科館選至五年嗣修遂以第二人及第是年復當會試懇修敬修皆中式會居正方乞休遂特擢懇修第一一人及第自居正私其子連舉上第而他輔

臣呂調陽張四維申時行之子亦皆先後成進士御史魏允貞疏陳時弊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後始許廷對帝以允貞言謂當適於外然自是輔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矣○魏允貞

字懋忠南康人

王烏塔
寇邊

綱夏四月迤東都督王烏塔寇邊李成梁擊敗之

烏塔通市寬甸怨

邊將強抑市價數遣零騎侵邊犯髮陽

堡名在奉天鳳城縣北

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

戰死遂入永甸堡

在鳳城縣東

成梁擊走之追出塞斬首八百餘級盡毀其營

壘至秋復犯寬甸副將姚大節又破之烏塔由是不振

綱秋七月後軍都督府僉事俞大猷卒

諡武

先是先是大猷以平古田獍

功進世廕已為巡按御史所劾回籍聽調久之復以都督僉事起僉書後

府事領車營訓練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

大猷少好易嘗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謂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

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為一人也初為江漳守備滋武平作證易軒與諸生為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及為大將持身廉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威名震南服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

俞大猷
卒

汰冗官

度民田

斥逐內官

國老而猶篤。譚給管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給信賞必謂公不如。威。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威。謂威。繼光。劉。謂劉顯也。其為給所推重如此。

綱冬十月汰冗官。先是詔南京職務清簡。官不必備。至是盡汰內外

冗員。並覈各省徭賦。及諸司冒濫冗費。皆從張居正請也。

綱十一月度民田。初建昌知府許孚遠。字孟清。人。始為歸戶册。以田從

人。法簡而密。後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遂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

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七百

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孝宗時贏三百萬頃。居正頗以溢額為功。有

司短縮步弓。以求田多。或培克見田。以充虛額。後遂按溢額增賦。

綱詔內官並自陳。斥逐有差。帝即位初。慈聖太后遇帝嚴。太監馮保

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已而小璫孫海客用導帝戲游。二人。壓誘帝。夜游別宮。小

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言於太后。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

保屬張居正。草帝罪己手詔。頒示閣臣。詞過抑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

然迫於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劾去。司禮巨璫孫德

秀溫泰等。而令諸內侍俱自陳。凡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帝由是漸惡保。

并亦嘽居正矣。保竊儲肆橫。問亦時引大體。內閣產白蓮。翰林院有雙白燕。居正以為瑞。進之。保使語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玩好。又頗能約束其子弟。不

敢肆惡人亦以是稱之。然保性貪其私人錦衣指揮徐爵內官張大受恃勢招權利居正使蒼頭游七與爵結為兄弟交關語言凡有所謀皆緣以達焉。

翰林官分番入直

綱辛巳九年春正月命翰林官分番入直。 **圖**以張居正請日用翰林官

四人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帝初政居正嘗冀古今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俗語解

類成書凡四十類以經筵之暇進諱帝從之。

方逢時罷

綱夏四月戎政尙書方逢時罷。 **圖**逢時才略明練處置邊事悉協機宜。

先是五年以宣大總督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疏言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者告諸達討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弄

斥日益耗費或曰與寇益狎邊憂叵測均未親事機之論也今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向時十纒二三而民間耕獲之入市價之利不與焉方隆慶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邊臣首領

不保朝廷為之肝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所不可知者諸達老且死數年之後諸部無所統一狡黠爭構或行侵擾在我亦惟罷貢市固壁壘以待仍禁邊將無輕舉使曲常在彼直常在我因

機處宜顧方略何如耳而戰守是哉。至是以老病乞休去其功名與王古崇相亞世無常形何必貢市非而戰守是哉。

稱方王

土默特犯遼陽

綱土默特犯遼陽副總兵曹簠敗績。 **圖**先是土默特以二萬餘騎入攻

錦州參將熊朝臣固守而遣部將出戰皆沒敵乃分掠小凌河。在奉天錦州東亦名錦川

松山。在錦州南杏山。在錦州西會李成梁馳援始出境已而土默特復與諸酋聚

兵塞下謀入廣寧成梁率輕騎從大寧堡。在奉天義縣東北出塞四百餘里擊之敵

大敗走至是復入遼陽簠出禦之遇伏失千總陳鵬以下三百十七人馬

京師旱

盡賣民間種馬

死者四百六十匹。土默特遂大掠人畜而去。

綱京師旱南畿饑。張居正上言：淮鳳蘇松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

皮充飢，或聚為盜。昔元末之亂，亦起於此。當破格賑之。陛下宜擢節宮中

耗費，嘉靖朝用最浩繁，內庫尚有餘積，今已增額，猶稱缺乏，有限之財安

能供無窮之用。帝嘉納之。居正以江兩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通其乃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歲乃日益充裕。

綱五月盡賣民間種馬。國初馬有官牧有民牧，官牧給邊鎮，民牧給

京軍，皆有孳生駒，給草場以資芻牧。後專牧於民，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

既曰種馬，按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輒賠補。自豪右莊田占草場，馬

戶漸多，逃竄。穆宗從太僕少卿武金議，賣種馬之半。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

馬可遂省。今備用馬既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二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強制所定，關軍

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竭乏，方分使括天下遺財。穆宗遂可金奏。下部議，請資各半從之。至是以互市饒馬盡賣之。上馬

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場地租銀，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迨帝末

年，師役繁興，往往借支太僕銀。久之，銀與馬兩竭，罔政大壞。

明鑑綱目卷十一終

明鑑綱目卷之十二

鹽城印鸞章校訂

神宗皇帝

杭州兵亂

綱壬午萬歷十年春三月杭州兵亂以兵部侍郎張佳胤字梁甫巡撫浙

江討定之 圖浙江巡撫吳善言人咸安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文英

劉廷用等構黨大噪縛毆善言朝議以佳胤才令代之佳胤初知滑縣劇盜高

署判佳胤索帑金佳胤色不變偽書券貸命悉署游微名召入立為賊由此知佳胤甫入境

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胤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胤

喜曰速驅之尙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胤從數卒伴問民所苦下

令除之衆愈張熾夜掠富室火光燭天佳胤召遊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

討亂民自贖禽百五十人斬其三之二乃伴召文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

景星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

綱蘇巴爾噶寇義州李成梁擊斬之 圖泰寧部蘇巴爾噶與弟綽哈子

布延圖入犯義州成梁設伏鎮彝堡在奉天義縣東北參將李平胡射蘇巴爾噶墜

馬斬之寇大奔綽哈等慟哭去自是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魁又

時襲擊於塞外敵少戢

蘇巴爾噶寇義州

潘晟余閣有丁入

張居正卒

皇子生

綱六月加張居正太師以前禮部尚書潘晟新昌人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

侍郎余有丁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晟尋罷 居正臥病

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為祈禱修撰王家屏戶部主事顯憲成不往憲成同官代

大同山陰人顯憲成字叔時無錫人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帝命張四維等理閣中

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徧閱然尚不令四

維等參之會遼東奏捷加居正太師先是居正以十二載蒞加太傅明世文臣無不拜三公者自居正始已而居正

病革自度不起乃薦晟有丁自代晟素貪鄙不厭清議馮保素從受書疆

居正薦之命下甫五日為言者交章劾罷

綱張居正卒諡文 帝愴悼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贈上柱

國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居正當國務尊主權課吏職信

夕奉行故神宗初政起衰振廢綱紀修明海內殷阜居正力也然威權震主好談自尊士大夫始

譽以伊周五臣擬之舜禹居正恬然不為怪晚益褻黜陟多由愛憎左右頗通賄賂議者

謂其味寵利居功之成所以身死未幾即致禍敗初帝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為背居

正遠厲聲曰當讀作勃帝悚然驚起同列皆失色由此帝益心憚居正時比之霍氏

綱秋八月皇子常洛生即光宗 恭妃王氏出妃初為慈寧宮宮人年長矣帝過

必有賞資文書房內閣即記年月及所賜以為驗時帝諱之故左右無一言者一日侍慈寧宴語

及之帝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示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

寧妃及是遂生皇長子 帝御殿受賀頒詔大赦

太監馮保安置南京

嚴清

戚繼光改鎮廣

綱冬十二月太監馮保以罪謫為奉御安置南京 初保內倚太后外

倚張居正專擅威福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然迫

於太后居正不能去也及太后歸政居正又卒保失所倚然猶肆橫如故

潘晨既罷保方病起語曰我小恙速無我邪皇長子生保欲封伯爵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廢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怨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其恚如此 東宮舊閣

張鯨素害保寵謀去之其同事張誠向為保所惡斥於外至是復入兩人

乃伺間陳保過惡並發其與張居正交結狀帝猶未發會御史江東之長字

信欽首劾保黨錦衣同知徐爵帝下爵獄論死李植字汝培人遂列保十二

大罪帝震怒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巨萬東之并糾吏部尚書梁夢

龍字乾吉賂徐爵得官工部尚書曾省吾彭澤吏部侍郎王篆夷陵人皆被

論得罪去於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綱以嚴清字公道雲南後衛人為吏部尚書 清素著清望張居正當國清任刑部

尚書不附麗居正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錄獨無清名帝深重之會梁

夢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

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得疾歸卒諡恭肅

綱改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於廣東 繼光在薊鎮十六年當國大臣徐

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推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及是居正歿甫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閣臣擬旨遽調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赴粵踰年即謝病歸居三年卒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著北則

專主守邊防修舉繼之者雖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家遵用焉萬歷末追謚武毅

○癸未十一年春三月追奪張居正官階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

追奪張居正官階

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吳中行趙用賢等遷官有差

罷張四維

○夏四月張四維罷 ○初四維曲事張居正然心不善其所為又居正

卒始當國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因上疏言事請蕩滌煩苛宏敷惠澤帝納其言朝政為之稍變四維復引居正所沈抑者稍稍登用時望頗屬至是以父喪歸先是居正餘黨欲逐四維擁申時行為首輔四維慍語時行客曰夫首相者若天行有春必有夏何相迫為時行得疾在告及起不敢謝也默而已四維乃與門生在言路者謀攻時行疏具將上會四維父計乃已四維歸後服將闕而卒贈太師謚文毅

○以許國欽字禎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四維既去

申時行為首輔國素與相善由是政府無間

○致仕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卒諡文 ○階里居後為高拱所厄及拱罷

徐階卒

始得安帝元年階年已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既而張居正將

歸葬父擬薦階自代未果居正念閣臣里居者高拱與己有深隙股士借多與援或乘

下乃至是卒贈太師階以恭勤結主知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

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由是票擬公之向列言路亦益發舒當時翕然稱階為名相

五月滿洲主努爾哈赤攻尼堪外蘭取圖倫城圖滿洲之先居長白

山在吉林南境橫互千餘里東北自俄屬東海濱省南至朝鮮奉天諸山皆發脈於此之東相傳有布庫里雍順者姓愛新

覺羅始居俄漢惠之野鄂多理城國號滿洲數傳遭內亂舉族被戕幼子

范察僅以身免父數傳至都督孟特穆後追謚景皇帝誘誅仇人盡復故地又三

傳至都督福滿後追謚興祖直皇帝生覺昌安後追謚景皇帝盡收蘇克蘇濟河西二百里內

諸部落國勢始大自都督孟特穆以下皆居赫圖阿拉距瀋陽二百七十里是名興京即明之建州右

也衛覺昌安生塔克世後追謚顯祖宣皇帝塔克世生三子長努爾哈赤號為聰睿貝勒

年二十有五思復祖父讐初蘇克蘇濟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與總兵李成梁結引兵攻古時城主泰章京阿泰妻覺昌安之女孫也覺昌

安與塔克世接古時城城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克尼堪外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其言殺阿泰以降成梁盡屠之并殺覺昌安塔克世興兵攻尼堪外蘭圍

圖倫城克之尼堪外蘭遁至嘉班又破之尼堪外蘭乃逃於鄂勒歡築城

以居事在八月尋鄂勒歡城亦破尼堪外蘭遁入邊滿洲遣齋薩率四十人

來索邊吏執以畀之自此滿洲歲輸銀幣通和好焉事在丙戌年是歲封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

綱甲申十二年春二月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圖御史屠叔明請

釋革除忠臣外親後裔詔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

之於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後光宗嗣位併奏子澄等俱放還

綱夏四月騰衝遊擊劉縉縉之子討平隴川賊 圖初緬酋莽瑞體以兵服

諸蠻嘉靖中孟養木邦酋攻殺緬酋莽紀歲分有其地紀歲子敬諱奔洵吾母家為之後尋以計侵據大古喇遂復入緬陷孟密併孟養勢益彊於是木邦蠻莫諸部皆叛附之○大古

喇地在洞吾南濱海與佛郎機鄰蠻莫孟密遣人招隴川宣撫多士寧士寧不從而

記室岳鳳方用事鳳江西人行賈隴川驍傑多智士寧妻以妹使為記室鳳媚士寧而奪之權欲降緬遂誘士寧而酖

之并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偽命代士寧為宣撫既而瑞體死子

應裏嗣鳳導之入寇窺騰越永昌諸處已陷順寧本滿蠻地元置府今雲南順寧縣等地指揮吳

繼登等戰死事聞詔以縉為騰衝遊擊鄧子龍豐城人為永昌參將提兵往

討當是時迤西諸部皆叛以兵助緬進偪姚關在順寧西勢甚盛會縉子龍

兵至諸土兵亦大集縉與子龍大破之攀枝花地在姚南乘勝追擊先後斬

首萬餘鳳大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縉責令獻金牌符印及蠻莫孟密

地而分兵趨沙木籠山注見前先據其險自領大兵馳入隴川鳳度無可脫

劉縉平隴川賊

遂詣軍門降時諸部蠻視鳳為向背緬亦倚鳳為心腹鳳既降諸部俱殺

緬使來歸縉率兵進緬直抵阿瓦城名為緬中五城之一應裏退走阿瓦酋猛勺詣縉

降猛勺應裏從父也遂班師獻俘於朝鳳伏誅未幾緬復熾進據孟養蠻莫官軍

衝列兵戍守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久之緬為暹羅所困勢頓衰然近緬語部仍服屬之終明世不能復

綱籍張居正家 御史羊可立汝陽人復追論居正構陷遼王王妃因上

疏訟冤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家帝命司禮監張誠等詣荊州籍居正家

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得

黃金可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事聞申

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復特疏言居正母

年逾八旬且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於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

而盡削居正官奪璽書詔命以罪狀示天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

修俱戍極邊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召還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驍錄銳搏擊

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執政惡之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耶高啓愚主試以

辨亦以命禹為題為居正勸進帝手疏示申時行時行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恐譏言踵至非

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因請出此呂于外植東之交章劾時行巍蔽塞言路帝為罷啓畧留

此呂于外許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

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熬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

漸不可長。意蓋指中行用賢等也。自是言皆與政府日相水火矣。
○丁此呂。字右武。新建人。高啓愚。銅梁人。楊魏。字伯謙。海豐人。

王錫爵
入閣預
機務

綱冬十二月以王錫爵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家屏為吏部侍

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目錫爵因救論奪情諸臣積忤張居正以

禮部侍郎家居五年不出至是即家起之家屏前為日講官敷奏劄摺帝

斂容受之稱為端士及是遂以吏部侍郎入閣去史官僅二年 先是李植江

行相構以錫爵負時望且素惡居正當與時行貳故力
推之比錫爵至乃與時行合弗善植等植等由是大恨。

綱詔以陳獻章胡居仁 字叔心 王守仁從祀孔廟 目申時行等言守仁

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言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

出處如獻章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 居仁聞吳與壻講學崇仁
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

以主忠信為先求放心為
要。聞修自守布衣終其身。 並宜崇祀從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

四人

綱乙酉十三年春三月李成梁襲巴圖爾綽哈大破之 目巴圖爾欲報

父蘇巴爾噶之怨偕從父綽哈姑壻呼達糾西部伊勒敦等以數萬騎掠

瀋陽既退駐牧遼河欲犯開原鐵嶺成梁與巡撫李松 大城 潛為浮橋濟

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寇已先覺整衆迎戰成梁為疊陳親督前陳

李成梁
襲破巴
圖爾綽
哈

陳獻章
等從祀
孔廟

徐貞明
督治京畿
水田

潞水客
談

擊寇而松以後陳繼之斬首八百有奇至秋諸部長復犯蒲河在奉天瀋陽縣西北明置

千戶所於此今發而西部音登亦窺遼瀋成梁命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搗

破音登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綱以尙寶少卿徐貞明字溪人領墾田使督治京畿水田貞明為

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言神京確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內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

資利今願天眞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諸河之水惟泄於貓兒灣欲其不汎濫

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

雲地皆蘆葦土質膏腴元虞集於京東濱海地築埽水以成稻田若做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

民而給其半種或在窩室而緩其科征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

東時以財匱不能舉及謫官南行御史傅應禎下獄又著潞水客談論

水利當興者十四事略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幾

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計之得哉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也中人治生必

也東南轉輸其費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餘糧積畝皆倉庾之積民力

庶幾稍甦利三也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也

與則農業者依田里而遊民有所歸利六也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也東

北徭可減。利八也。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也。天下浮戶。依富家為佃客者。何限。募之為農。而簡之為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勾攝之苦。利十一也。宗祿浩繁。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錄之田。使自食其土。為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也。修復水利。則傲古井田。而自昔養民之政。亦可

舉行。利十三也。民與地均。可做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既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張國

彥邯鄲人等方開水利於薊永間。有效。遂令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貞

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為倡。及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徧歷諸河

周覽水泉。分合將大行疏濬。而閹人勛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帝惑之。遂罷

綱丙戌十四年春二月。册鄭氏大興人為皇貴妃。三月。禁部曹言事。國妃

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

籍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應麟慈字泰符人首抗疏。請立元嗣。為東宮。貶廣

昌漢置縣。隋改飛狐。明洪武初。復曰廣。今改涞源縣。屬保定道。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時

帝以旱。彘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高陵人李懋檜字克安。涇人等顯侵貴妃時

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

甚悅之。於是言者彘起。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概置不問。門戶之禍大

起。

禁部曹言事

平松茂番

綱夏六月松茂番平

目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為吏民患

王廷瞻字維

表黃撫蜀時嘗遣將擊破丟骨人荒沒舌三砦諸酋乃降故事諸番歲有

賞賚番要素無已

其所索例有新班錢熱衣錢架梁錢斷酒錢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靖僅

六七年勢復猖獗十三年夏楊柳番入犯金瓶堡

在今四川松潘縣南殺守將巡撫雒

遵字道遣總兵官李應祥

湖廣九討定之番恃強剽如故會徐元泰宣

代遵撫蜀使使檄諭番不應是年春復攻蒲江關

今名鎮江關在松潘縣南守將出擊

賊稍解東南路始通元泰決計大征遣遊擊周于德邊之垣總兵郭成參

將朱文達等將諸路兵進討命應祥居中節制應祥於軍中樹赤白幟各

一下令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

罪番遇急不相救官軍連破河東河西諸賊巢禽賊渠三十餘人俘馘千

計之垣祖輪嘉靖初以指揮討茹兒賊被殺漆其頭為飲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葬焉至是班師明年又討破建昌注見前

諸番及邛部今四川屬夷以其地置屏山縣今屬永蜀中劇寇盡平

綱丁亥十五年春三月詔徹哩克襲封順義王初諳達死徹辰汗襲

至是徹辰汗死子徹哩克襲其妻三娘子即諳達所奪之外孫女而為婦

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為中國守邊保塞諸部畏服之帝嘉其功封忠順

忠順天人

夫人

海瑞卒

綱冬十月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證忠 初瑞自南京謝病歸高拱張

居正相繼當國俱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及居正卒吏部始擬用累

遷南京右都御史瑞力矯偷惰百司惴恐至是卒僉都御史王用汲字明

人江入視葛幃敝籬有寒士所不堪者因釀金為斂百姓罷市送者數百里

不絕。瑞生平為學以剛為主自號剛峯。入下議與不識成稱剛峯先生。

綱戊子十六年春三月起前尚書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督河道。 季

馴前為李植所劾落職為民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為運

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

會通河至於今是賴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

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其後論薦者不已遂起季馴右都御

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尋加季馴工部尚

書

綱冬十二月杖給事中李沂字景人於廷斥為民。 中官張鯨掌東廠

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

斥李沂為民

潘季馴總督河道

尚智尚智論死守有除名而鯨竟不罪任職如故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

獲免沂拜官甫一月即上疏言之略曰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驟策勵供事外議籍籍遂謂為真

既損聖德夫豈淺鮮且鯨奸謀既損聖德夫豈淺鮮且鯨奸謀帝得疏震怒謂沂欲為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

獄嚴鞫閣臣申時行等乞宥不從讞上詔廷杖六十斥為民馮保獲罪實

鯨為之故帝云然或曰張誠與鯨交惡授章言者攻之鯨迫眾論不得已

乞罷乃命私家閒住未幾復召入

綱已丑十七年夏四月召王家屏復入閣 國家屏服甫闕詔進禮部尚

書遣行人召還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為言帝遣中官諭家屏獎以

忠愛家屏疏謝請帝視朝居數日帝為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

綱庚寅十八年春正月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斥大理評事雒于仁少字

經人為民 于仁疏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帝失疏言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

遠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報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

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畫不足繼以

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啓侍門溺節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賈賄復

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賈賄復

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撈宮女明日挾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備

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能治

王家屏復入閣

斥雒于仁為民

震怒將加嚴譴。會歲暮留其疏十日。及是元旦召見申時行等。分析之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令于仁自引去。遂斥為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是日帝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閱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諸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册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瀆擾。

綱三月以宋纁字伯敬為吏部尚書。纁前為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

酌盈虛籌緩急。上下賴之。石星代為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朝廷錢穀。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亦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蔽。省檄置弗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石星于帝初元起。故官累進。

及移吏部。絕請託。獎廉抑貪。痛懲黠吏。於政府一無所關白。屢乞休不允。卒官。敬。莊。

綱夏六月。青海會浩爾齊犯邊。自諳達西掠諸番。番人不支。輸款於虜。虜騎遂數入番中。至是套部章圖哩舊作莊等據水塘青海地。布色圖浩

爾齊等。據莽拉聶恭兩川。皆洮水支流。隨地易名。浩爾齊尤黠傑。數犯甘涼岷洮西寧

間。已而進圍舊洮州。即古洮陽城。在甘肅臨潭縣西南。臨洮水。副將李聯芳洮陽人戰沒。尋復掠河州

臨洮渭源。官軍禦之。敗績。西陲大震。時徹哩克勢衰。亦為布色圖等所誘。

青海會
犯邊

宋纁

西行遠邊

初詣達建寺青海奏於朝賜名仰華至是徹哩克以赴仰華為名西至青海詣部咸挾以為軍

帝惡之詔停市賞

綱秋七月命兵部尚書鄭維

字禹安爾

秀人經略邊防

維前督宣大軍撫順

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故用之

初徹辰汗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眾遠走徹辰汗追之賈市久不至維計三娘子別屬則

徹辰汗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輟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賈市惟請徹辰汗死徹哩克當襲三娘子自以年長練兵萬人築城別居維恐賈市無主復諭徹哩克

曰夫人三世歸爾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恩也徹哩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嗣封 維以洮河之難由縱虜入青海所致

乃馳詣甘肅下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

拒之未幾布色圖欲趨青海維設伏掩擊之布色圖僅以身免章圖哩後

至聞之亦退去於是大布招番之令歸附者日衆乃進兵青海逐浩爾齊

諸部而諭徹哩克縛獻首叛踰二年徹哩克以史二中國等來獻命復其

市賞

綱辛卯十九年夏六月王錫爵罷

錫爵初還朝申時行為首輔許國

錫爵次之三人皆南畿人錫爵又與時行同郡且同舉進士相得甚然時

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年子衡字辰舉順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

伸字仰之論之時庶子黃洪憲與試時行塔李鴻亦預選桂擢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請俱覆

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試至二十九年錫爵罷官已久始舉 錫爵連章辯訐語極忿伸

桂皆得罪以是積與廷論忤十八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不報遂因旱乞罷帝不許及浩爾齊犯邊議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主款失帝意未幾又偕同列請建儲不得遂以母老乞歸

綱秋九月申時行許國罷國先是廷臣爭請建儲得旨於二十年春舉

行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祥符人預以儀注請帝怒奪有德俸時申時行方

在告許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爭首列時行名時行

聞帝怒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字公暉吉水人劾時行陽附

廷臣請立之議陰為自交宮掖之謀歛人黃正賓者以貲為中書舍人思

立奇節自附清流見大紘疏亦抗章詆時行帝怒斥大紘正賓為民時行

力求罷而國與家屏又以建儲請帝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罷國未幾

時行亦罷國美與時行無嫌然性水強遇事輒發力詆言事諸臣士論頗不附浩爾齊犯邊時

行門生給事中任讓論庸鄙而國門生萬國欽又論時行以圖報復至是國與時行並罷論者謂國之去以爭執差勝于時行之以被劾去也初張居正卒時行與張四維相繼當國時行欲以

寬大收人心召用老臣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政令務承帝指不能有所匡正又罷居正所行考成法一切務為簡易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歸後里居最久至帝四十二年始卒贈太師

諡文定國在開九年廉慎自守故累遭攻擊不能被以汗名及卒贈太保諡文穆○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

綱以趙志皋為禮部尚書張位為吏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申時行
許國罷

李成梁
罷

孟養浩
杖除名

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恐開植黨之門志皋位因疏辭帝不允

綱冬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 十七年以後土默特結西部數

入寇將弁多戰沒成梁又潛兵出塞襲虜遇伏死者千餘人仍報首功增

爵蔭敵再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而去是年閏三月成梁乘給事

中侯先春無錫人閱邊謀邀搗巢功遣副將李寧襲破拜牲還師遇敵死者

又數千為巡按御史胡克儉所劾及先春還朝尤力詆之遂罷成梁官以

寧遠伯奉朝請

綱壬辰二十年春正月杖給事中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威甯人除其名 時禮科給

事中李獻可字幾庵人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

舉行倘謂內廷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闈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

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

旨侮君貶一秩調外於是六科給事中鍾羽正字叔廉人舒弘緒通山人陳尙

象都甸人丁懋遜露化人張棟崑山人吳之佳長洲人楊其休青城人葉初春吳縣人

及御史鄒德永字汝安福人各具疏教而養浩言尤力命錦衣衛杖之百削籍

巴拜據寧夏反

為民

養浩等既送言者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陳禹謨給事中李周策復先後論諫成被誣○董嗣成烏程人賈名儒真定人陳禹謨仁和人李周策吳江人

綱三月巴拜據寧夏反 圖巴拜故韃靼種嘉靖中巴拜得罪其酋長來

降屢立戰功官都指揮帝十七年巴拜老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巴拜

雖告老而多蓄亡命承恩性狠戾十九年洮河告警巡邊御史周弘論元字

字麻城人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并巴拜義子布延等巡撫党馨益都人檄文秀

西援巴拜謁經略鄭維願與子承恩從出師馨惡其自薦抑損之巴拜以

故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

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欲按承恩冒糧罪又以承恩娶民女為妾笞之二十

會戍卒衣糧久弗給巴拜遂曠軍鋒劉東陽靖衛人許朝等作亂是年二月

殺馨及副使石繼芳逼總兵張維忠自縊死東陽自稱總兵奉巴拜為謀

主承恩朝為左右副將布延文秀為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與下驢州花馬池注

並見前及廣武漢西四十七堡皆陷惟土文秀徇平魯今平羅縣寧夏道參將蕭如薰

字季馨延安衛人堅守不下如薰妻楊氏盡出營拜勞軍士妻賊率兵渡河欲取靈州又齎

金帛誘河套卓哩克圖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甚猖獗全陝震

動

王家屏罷

綱王家屏罷。目李獻可之謫。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怒。家屏引疾乞罷。

帝貴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冀。臣所希者。陛下為堯舜之君。臣為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使臣不希名。將身處高官。家享厚祿。王愆莫正。政亂莫匡。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願。逢迎為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為矣。帝益不悅。遣內侍至其邸責之。於是求去益力。詔馳傳歸家。屏柄政止半載。以戇直去國。朝野惜焉。

潘季馴罷

綱夏四月。總督河道尚書潘季馴罷。目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十七年。

習知地形水勢。以借水衝沙。築隄束水。為河漕兼利之策。下至木石椿埽。綜理纖悉。以勞疾累疏乞休。不允。至是。泗洲大水。與撫按議濬治不合。得請歸。後三年卒。

倭陷朝鮮

綱五月。倭陷朝鮮。目倭酋平秀吉薩州人起人奴。初隨倭關白倭國官名。信長為信長畫策。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下所弑。秀吉遂統其兵。自號關

白。劫降六十餘州。窺朝鮮無備。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方與。

日本國海州部有伊岐對馬。多藝三島。為北境盡處。逼釜山鎮。在朝鮮慶尚道之東南。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

戰。其王李昖又洒洒廢弛。島夷猝至。望風皆潰。棄王城奔平壤。令次子瑋

攝國事。已復走義州。在平壤西北。濱鴨綠江。七月。倭遂入王京。劫王子陪臣。掠府庫。入

道。京畿。江原。黃海。全羅。慶尚。忠清。咸鏡。平安。凡八。幾盡沒。且暮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於道。廷議以

朝鮮爲國藩蔽在所必爭遣行人諭慰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且至而倭業抵平壤遊擊史儒等率師至戰死副總兵祖承訓援之僅以身免中朝

震動乃詔兵部右侍郎宋應昌仁字桐人經略備倭軍務以救之八月倭入豐德等郡兵部

尙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於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惟敬至平壤行長跪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火

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以倭詐難信趣應昌進兵而石星頗惑其言假惟敬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開○豐德郡在國城南屬京畿道大同江在平壤城東亦名大通江

綱秋九月寧夏賊平 圖巴拜叛總督魏學會涇字惟貫人檄副總兵李昫率

兵進剿諸堡皆次第收復惟寧夏鎮城猶爲賊據會套部卓哩克圖等控

弦三千騎至賊益掠城中子女饋之套人揚言已與布王子爲一家布延

引卓哩克圖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以誘之射布延死套

部遂遁出塞四月以蕭如薰爲總兵調麻貴大衛人爲副總兵率兵抵鎮

城帝復用石星言賜學會尙方劍督戰御史梅國楨字克生人薦李如松字

茂成忠勇可任遂令如松總寧夏兵國楨監之會寧夏巡撫朱正色南和人

甘肅巡撫葉夢熊字善兆人皆先後至軍並逼城下學會與夢熊定計決黃

河大壩水灌之城外水深八九尺賊懼陽求撫以緩我師而仍結套部爲

助七月布色圖章圖哩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在甘肅靈武縣東南別遣宰桑以萬

賊平寧夏

李如松
忠勇可
任

巴拜敗死

李如松救朝鮮

騎從花馬池西沙泃口入為巴拜聲援學會令麻貴等分擊之皆敗去八

月卓哩克圖復入李剛堡在甘肅平羅縣南如松等擊之追奔至賀蘭山賊援遂絕

會給事中許子偉山劾學會惑於招撫誤國事先是學會欲招劉東陽許朝克

往學會留固原十日以俟之得新旋被害帝責學會玩寇學會前上疏請令監軍無與學會被

逮以夢熊代之賊被圍食盡城受水浸益大圯國楨用閒給東陽朝承恩

使互相殺以降許貫其罪三人互猜疑至是東陽朝遂誘殺承恩黨土文

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陽朝殺之開門降如松率兵圍巴拜家巴

拜自縊死俘承恩等至京師磔於市學會被逮不一月而賊平敘勞復其

官致仕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予世廕武臣李如松蕭如薰等加恩有

差如薰為將持重後更歷七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款市既成邊燧少警釐下視鎮帥為外府

詩賓座常滿妻楊氏至脫簪珥供客猶不給一時風會所尚請邊物力為耗識者歎焉

綱冬十月以李如松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 圖如松弟如柏字子貞

如梅字子清並率師援剿以十二月至軍會沈惟敬自倭歸復伸封貢之請

如松叱惟敬悞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

也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於營誓師渡江明年正月次肅寧館在平壤西北行

長以為封使至遣牙將來迎進次平壤行長猶未覺竚風月樓以待如松
 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令諸軍
 圍之以倭素輕朝鮮軍令祖承訓詭為其裝伏西南令遊擊吳惟忠攻迤
 北牡丹峯而如松親提大軍攻其東南軍少卻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
 士援鉤梯直上倭方輕南面軍承訓等忽卸裝露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
 如松如柏等已分道並入如松馬斃於礮易馬躍塹而上麾兵益進遂克
 其城行長渡大同江遁已而如柏復開城京畿朝鮮道所失四道並復官軍既
 連勝有輕敵心朝鮮人有以敵已棄王京遁告者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
 蹕館在朝鮮國城猝遇倭圍之數重如松幾不免官軍喪失甚多乃退駐開城
如松令諸將分據要害聞倭積粟數十萬在龍山乃密遣死士焚之倭遂乏食然如松既敗氣
 大索應昌亦即欲休息於是沈惟敬封貢之議復行其年四月倭以糧盡棄王京如松與應昌入
 城將遣兵尾擊之而倭步步為營官軍不敢擊倭結營釜山為久留計時兵部
 尚書石星力主欺議獨留劉綎拒守如松乃班師○龍山在朝鮮國城東南

綱癸巳二十一年春正月召王錫爵復入閣 **目**錫爵至密請建儲以踐
 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皇三子常洵鄭貴妃出皇五子常浩周端妃出且並封為王錫
 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
 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

以上歷皇貴妃亦擬旨進帝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於是舉朝大譁禮部

尚書羅萬化字一甫給事中史孟麟字際明等詣錫爵力爭廷臣諫者章

日數上錫爵偕趙志皋張位請追還前詔帝不從既而諫者益衆岳元聲

字之初顧允成字季時等十餘人遮錫爵於朝面爭之錫爵請下廷議不

許請面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

行

綱秋七月吏部尚書孫鑰字文之罷孫中初張居正當國吏部權漸輕及

宋纁陸光祖相繼爲尚書稍自振飭至鑰守益堅閣臣張位等欲奪其權

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鑰爭之不能得自是吏部權

又漸散之九卿矣會大計京朝官鑰與考功郎中趙南星字夢白力杜請

謁員外郎呂允昌字餘姚鑰甥也首斥之南星亦斥其姻給事中王三餘一

時公論所不予者貶斥殆盡而大學士趙志皋弟預焉王錫爵以首輔還

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皆在黜中由是閣臣皆憾會言官論

劾員外郎虞淳熙杭州右衛人郎中楊于廷全椒人主事袁黃嘉善人鑰議留淳熙

于廷給事中劉道隆涇江人遂劾南星專權植黨貶南星三秩鑰亦奪俸遂

連疏乞休去

左御部史李世達以己同掌察上疏為南星訟不聽於是會都御史王汝訓右

皆被請○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王汝訓字古師聊城人陳泰來字伯符平湖人

顧憲成
削籍

綱甲午二十二年春二月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目先是羣臣爭建儲

惟王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為多事

並封命下憲成上疏力爭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議遂寢孫籛趙南星主

考察憲成實左右之既遷郎中所推多與政府牴牾至是王錫爵將謝政

會推閣臣憲成舉家屏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

院為宋楊時講道處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 常州知府歐陽東風無錫知縣林宰

林宰字德衡漳浦人偕同志高攀龍 無錫人錢一本 武進人薛敷教 武進人史孟麟于

孔兼 金壇人諸人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

士慕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憲成嘗言官箴殿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

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故諱習之餘必及時事後卒以此為世口實其後孫丕揚鄭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

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為東林黨議之始

綱夏五月以禮部尚書陳于陞 以字元忠子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 鄞人並

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目于陞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為史官益究

東林黨
議之始
陳于陞
沈一貫
入閣

東林書
院

王錫爵
罷

孫丕揚
清正不撓

綽哈犯
遼東

心經史學嘗請修國史詔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陞及一貫等總裁之又嘗請建東宮及時豫教皆不報一貫充講官時進講高宗諒陰曰託孤寄命必忠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總己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親聽覽之為孝也張居正以為刺己頗憾一貫及居正卒始遷官以吏部左侍郎家居及是王錫爵將謝政遂進于陞禮部尚書起一貫南京禮部尚書同入閣

綱王錫爵罷 **目**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

金力爭不宜用廷杖為世所稱特以阿並封旨被物議既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被譴責眾指錫爵為之因連章自明乞罷歸

綱秋八月以孫丕揚為吏部尚書 **目**丕揚掌吏部清正不撓百僚無敢

干以私者獨患中官請謁乃用掣籤法大選凡聽選及考定陞降者歸於雙月謂之大選急選凡改

悉聽人自掣請寄無所容銓政自是一變丕揚既變選法一時宮禁相傳以為至公

降丁憂候補歸於單月謂之急選於掩鏡索照或至作竹籤傳譏之然自其法既行卒莫能改○竹籤傳常熟顧大韶作

綱冬十月綽哈犯遼東總兵官董一元宣府前擊敗之 **目**蘇巴爾噶為

官軍所殺其弟綽哈子巴圖爾益結土默特東西相倚數侵邊一元遣部

董一元
破敵

詔宗室
得就試

青海酋
犯甘肅

西陲戰
功第一

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自將大軍匿鎮武外爲空營以待敵騎深入官車忽從中起奮擊破之逐北七十餘里巴圖爾中矢走西部亦解去一元復以歲晏敵不設備率健卒踏冰渡河疾馳四百里抵虜巢斬二百餘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巴圖爾旋死諸部悉遠遁

綱乙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詔宗室得就試 鄭世子載堦請宗室皆得

儒服就試視才器使從之許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中尉以上爵尊不

得與其後禮臣李廷機字爾張江人言封爵科目原自兩途彼既願從科目入

仕應照士子出身資格銓除何拘原爵亦從之惟不得除京朝官

綱秋九月青海酋永什卜犯甘肅參將達雲涼州人擊敗之 永什卜者

順義王諳達從子也部衆強盛先嘗授都督同知再進龍虎將軍自以貢

市在宣化守臣遇已厚不可逞乃隨諳達西迎活佛留據青海歲爲邊患

嘗誘殺副將李魁邊臣不能報遂有輕中國心至是九月九日度將士必

燕飲擁勁騎直入南川在甘肅西寧縣西南自邊外東北流入境屬番偵告雲伏兵要害令番人繞

出朶爾峽外潛扼其背而自提精卒二千夾擊大敗之斬首七百餘級其

走峽外者番人殲之爲西陲戰功第一

雲既勝度寇必復至厚集以待諭月寇果結浩爾齊諸部先圍番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

復建文
年號

遣中官
開礦

合於寇。寇遂入犯西寧。西寧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雲
乃招集番人。初與寇合者七千餘戶。皆復其業。尋進雲。繞兵官。鎮甘肅。

綱復建文年號。初司業王祖嫡。德州人。以建文不宜革除。上請禮部尙

書沈鯉。字仲德。化人。力贊之。帝不從。至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字正甫。山西人。復以為

言。始詔復建文年號。附事蹟於太祖實錄之末。未幾。南京太常卿沈子木疏言。建
文帝御字五年。願不得一孟參飯。

下同齊民。於誼未忍。請耐食於懿文太子
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沈子木。歸安人。

綱丙申二十四年秋七月。遣中官開礦。初畿輔奸民。慫恿中官多言

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

建兩宮。計臣束手。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獻礦峒者踵

至。首開畿內。命中官領之。嗣後河南山西西南直湖廣浙江陝西四川遼東

廣東廣西江西福建雲南無地不開。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併偕原奏官

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採之名。乘勢橫索民財。有司

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為下有

礦脈。卒役圍捕。辱及婦女。其橫暴如此。羣臣屢諫。帝皆不聽。其後又增設各
省稅使。如天津

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
坻魚筭。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若布。水陸行數十里。卽樹旗建廠。所至納奸民為爪牙。皇

行殺奪。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壤。米鹽雞豕。皆令輸
稅。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由是民不聊生。變亂遂起。

綱九月河決單縣。時徐泗淮揚間無歲不苦水患。總河楊一魁安邑人

議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於是役夫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

新河起黃家嘴在江蘇泗陽縣東。至安東五港灌口在江蘇連水縣東北。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

入海門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注見前。高良礮在江蘇淮安縣西南。由清河瀾沙阜橋西入於淮。沙阜橋在淮陰縣東南。

周家橋在淮安縣西南高堰上。石閘洩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於是泗陵水

患平。而淮揚得無患。然一魁專力桃清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黃堦口在今山東

南縣之決如故。後以黃堦口不塞。致衝祖陵。斥一魁為民。

綱冬十二月陳于陞卒。諡文憲。于陞在閣與趙志皋張位沈一貫皆同

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陞憂形於色。以不能補救。

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至是以兩宮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以積憂

成疾卒。贈少保。

綱丁酉二十五年春三月。以楊鎬商邱人為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

征倭軍既撤。詔以顧養謙字益卿。江南通州人為經略。養謙亦主款。奏言關白宜封為

日本王。二十二年冬。倭遣小西飛入朝。定封貢議。命都指揮楊方亨等充

封使。同沈惟敬往。養謙薦侍郎孫鑛字文融。鑛之弟。自代。乞身去。二十四年九月。

方亨等至日本關白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不肯撤兵所進表文又謾無臣

禮是年二月方亨歸倭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後手書帝怒逮星惟敬按問

下獄論死星于隆慶初建言被杖直聲震天下及起廢籍居官有重望然以尙書邢玠青州

益都人總督薊遼改麻貴為備倭大將軍而以鎬為經略時倭將行長清正

等據南原在朝鮮國城東南與全州相犄角為國城要害全州在國南犯全羅即朝鮮全羅道治全州其地南濱大海東接慶尙為朝鮮門戶慶

尙即朝鮮慶尙道治慶州在國城東偪王京會沈惟敬就逮鄉導乃絕九月鎬抵

王京倭已退屯蔚山在朝鮮蔚山郡在慶州西北十二月鎬會邢玠麻貴議進取分為三

協合攻蔚山賊出戰大敗奔據島山在蔚山郡南結三柵以自固遊擊陳寅連

破其二第三柵已垂拔而鎬素與李如梅善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如

梅上遽鳴金收軍再攻不克明年正月行長救至鎬狼狽先奔諸軍繼之

賊前擊官兵死者無算輜重多喪失是役也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

衆委棄於一旦舉朝嗟恨鎬既奔還王京與總督玠詭以捷聞贊畫主事

丁應泰武昌人聞敗詣鎬咨後計鎬揚揚自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

狀乃罷鎬令聽勘而以萬世德山西偏人代之邢玠以前役無水兵故敗乃益募江

兵麻貴為伏兵所敗中路將童一元亦潰迄無成功

綱秋七月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唐乾符間有楊端者應募定南詔

遂據播州歷宋元皆附屬稱臣洪武初楊鑑內附授宣慰使數傳至應龍

數從征伐恃功驕蹇帝十八年貴州巡撫葉夢熊巡按陳效成都人並疏

應龍凶惡諸罪四川巡按李化龍字垣田人以時方調播州兵防禦松潘請

暫免勘問由是川貴撫按議不合應龍性猜狠阻兵嗜殺所轄五司黃平草塘

二安撫司白泥餘慶重安三長官司○黃平司洪武八年置萬歷二十八年改爲州今爲縣屬鎮遠道草塘司在貴州遵義縣東洪武中置今廢餘慶司元置州洪武中分置餘慶白泥二司萬歷

二十八年改置縣今屬黔中道重安司在今黃平縣西洪武八年置萬歷二十七年廢七姓田張袁盧譚羅吳悉畔離其妻叔張時照等

上變告應龍反應龍妻小妻田雌鳳殺其妻張井其母故時照欲報之夢熊請發兵剿之蜀中士大夫悉謂蜀

伯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剿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朝議命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二十年應

龍赴重慶對簿坐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又請願將兵五千征倭報效詔

釋之會巡撫王繼光登州人至嚴提勘結應龍抗不用兵之議遂決二十

一年繼光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分兵三道進婁山關今名太平關在遵義縣北大婁山上白

石口在婁山關南反爲所敗繼光論罷二十二年以南京兵部侍郎邢玠爲總

督往勘之實罪疆臣奉札至播招應龍時七姓恐應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以匿其間又

幸應龍反因以爲利遂阻其事應龍諉罪於其黨黃元阿羔執以獻乃斬元羔於重慶市應

以黎惟
潭為安
南都統
使

土默特
犯遼東

李如松
戰死

龍請輸四萬金以贖罪。羈其次子可棟於重慶。追贖。應龍既免死。怙惡不
悛。會可棟死。益痛恨。遂糾諸苗反。焚劫草塘。餘慶二司。及興隆都勻。見注並前
諸衛進圍黃平。重安。殺官吏。大掠江津。南川。綦江。合江。澆及湖廣。勢遂大
熾。

綱冬十月。以黎惟潭為安南都統使。 圖初。莫登庸請封。制下。而登庸已

死。遂使其孫福海襲福海卒。子宏瀼嗣。宏瀼不能攝衆。為黎寧臣。鄭檢所

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漸強盛。遂舉兵攻殺宏瀼。子茂洽復據安南。款關求

貢。總督陳大科北直通人。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讐其名。正宜許其

來歸。詔以惟潭為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所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

郡。宗黨多竄據海隅。時出侵軼為邊患。

綱戊戌二十六年。夏四月。土默特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死。

圖初。如松棄倭班師。言路交章。詆其和親辱國。帝置不問。會遼東總兵董

一元罷。廷推如松代之。如松感帝知氣。益奮。綽哈糾土默特諸部。連寇遼

東。殺掠無算。如松率輕騎出塞。搗巢。遇伏。兵力戰死。詔以其弟如梅代之。

踰年。坐擁兵畏敵。劾罷。成梁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風。其次稱如梅。然躁動。非大將才。

綱六月張位罷。目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

權立威，素望漸衰。日本封事壞，位力薦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鎬遭父

喪，又請奪情視事，帝皆從之。會贊畫主事丁應泰劾鎬喪師，言位與鎬密

書往來，朋黨欺國。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辯給事中

趙完璧陝西人、徐觀瀾澤州人復交章論之位。窘亟，奏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

心無纖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

隱慝，辱國損威，猶云無愧，遂奪職閒住。後復以妖書事除名，位果于自用，任氣好

綱冬十一月，倭遁去。官軍分道追擊，敗之。朝鮮平。目初官軍分道擊倭，

不利。會平秀吉死，羣倭俱有歸志。其渠帥清正發舟先走，總兵官麻貴遂

入島山西浦，都督陳璘字源，朝爵遣副將鄧子龍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為

前鋒，邀之釜山南海戰沒。子龍素慷慨，初起廣東把總，歷麻陽、永昌參將，擢總兵官，所

無鬪意。官軍焚其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為陸兵所殲，焚溺者萬計。時總

兵劉綎方攻行長，奪曳橋砦。在朝鮮慶龍西璘以舟師夾擊，復焚其舟百餘

行長黨石蔓子引舟師來救，璘邀之半洋，擊殺之。於是諸倭揚帆盡去。自

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起，賊乘之，子龍戰死。

會副將陳璘、季金等軍至，邀擊之。倭

在立戰功。時年踰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搃壯士三百

後復以妖書事除名，位果于自用，任氣好矜故，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滴雪之者。

劉東星
總理河

李化龍
討楊應

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算至秀吉

死禍始息切萬世德代楊鎬經略朝鮮軍務長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總督邢玠奏捷督畫主事丁應泰等疏劾諸臣賂倭賣國帝以將士久勞苦仍發內金十萬兩犒

師敘東征功首陳璘次劉綎擢都督同知又次麻貴加右都督邢玠萬世德各予世蔭董一元楊鎬俱復原職

綱以劉東星沁水子明為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目初潘季馴議開黃河上

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在河南商邱縣北出徐州小浮橋今名雲集橋在江蘇銅山縣舊城東北隅即元

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不果東星即其地開濬起曲里鋪在今江蘇蕭縣西

至三仙臺山名在蕭縣北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沛至宿遷凡五閱月工竣

綱官軍襲浩爾齊于松山走之復其地 目徹哩克已東歸而套虜浩爾

齊布色圖等頻年鈔掠如故據三大巢曰河套曰海西曰松山聲息交倚

總督三邊李汶內聯四鎮外招番人襲破寇衆于松山復其地築邊垣四

百里

綱己亥二十七年春三月以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楊應龍 目

先是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率部兵三千剿應龍

應龍遣子朝棟弟兆龍等迎敵于飛練堡在今貴州鎮安縣東賊伴走天邦固在鎮安縣東

誘官軍盡殲之國柱等皆死東之罷以郭子章秦和人代而命化龍節制川

九股苗
黑脚苗

遣中官
覈天下
積儲

武昌漢
陽民變

湖貴三省軍事調東征諸將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南征六月應龍乘大

兵未集遂勒兵犯綦江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賊兵八萬奄至圍綦江城

數匝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率師巷戰俱死之應龍因刼縣令焚掠出

綦江庫犒師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水為赤尋退屯三溪唐置縣宋廢故城在

益結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為助應龍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播界

徵調各漢土兵分守南川合江等處軍聲漸振應龍偽軍師孫時泰請應龍直取重慶搗成都刼

蜀王為質而應龍遷延不進止言爭界給葬以冀曲赦化龍至成都以徵兵未至亦謬為好語糜

之○東鄉壩在四帝聞綦江破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十月化龍移駐重慶已

而應龍屯官壩在遼義縣城西北聲言窺蜀又焚東坡在貴州黃爛橋在貴州施楚黔路

梗黃平龍泉元置龍泉坪長官司明萬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明初置長官司在今

出掠興隆鎮遠化龍議置勁兵萬餘據守要害通楚黔道益調諸路兵以

俟大舉

綱閏四月遣中官覈天下積儲 圖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

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嚴覈各省積儲由是外帑日耗

綱冬十月加四川湖廣田賦 圖十一月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

奉在湖廣恣行威虐慘毒備至與國州奸人漆有光許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髮

楊氏墓得黃金巨萬奉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幸因毒

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勿掘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計奏語多不實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巡撫支可大崑山以

下惟諾惟謹獨分巡僉事馮應京字可大以法裁之至是有武昌漢陽諸

生妻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蠶涌入奉廨爭投瓦石擊奉

奉被傷諸司馳救之乃免可大遇變噤不敢發聲應京捕治奉爪牙抗疏

列其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凌敕使帝怒貶應京邊方雜職事在二十八年

既而奉又劾襄陽通判邸宅氏族志邸氏望出中山推官何棟如無錫人棗陽知縣王之

翰絳州人詔逮訊并追逮應京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往送切齒恨奉奉又

榜列應京罪狀於衢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廨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

衆乃投奉黨十六人於江以可大助虐燔其轅門事聞閣臣沈一貫等請

撤奉回不報事在二十九年會江西湖口稅使李道奏奉水阻商舟陸截販賈剝

民病國帝乃召奉還奉至湖廣二年武昌凡再變繼之漢口黃州荊州荆

門襄陽寶慶德安湘潭諸處變經十起幾成大亂而是時山東臨清民亦

謀而逐稅監馬堂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詔捕首惡株連甚衆

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曰首難者我也勿累無辜臨刑呼色不變臨清民立祠以祀奉歸時

所得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恐爲民所掠多與徒衛送之出境應京等至

投奉黨十六人於江

京繫獄久之應京及宅棟如得釋之翰竟瘦死自磧稅與中使暴橫所至陷藉有

則遼東參將梁心二十五年則山東福山知縣吳一元山東臨清守備王揚湖廣荊州府推官華鈺

七年則江西南康府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山東臨清守備王揚湖廣荊州府推官華鈺

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陝西富平知縣王正志二十九年則應京宅棟如之翰及武昌同知

卞孔時江西饒州通判陳奇可三十年則鳳陽臨淮知縣林錡三十四年則陝西咸陽知縣宋時

久者至十餘年楊應龍志學獲陽俱斃獄中其他削籍貶官甚衆至士民囚繫死亡者尤不可勝

李化龍
平播州

綱庚子二十八年夏六月李化龍帥師平播州 楊應龍勒兵數萬五

道並出攻破龍泉司時化龍徵兵大集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分八

路進兵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入總兵官馬孔英宣府塞外由南川

入總兵官吳廣廣東人由合江入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入黔師三

路總兵官童元鎮桂林右衛人由烏江在今貴州遵義縣南入參將朱鶴齡受元

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在今遵義入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入楚

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入總兵官陳良玘受璘節制由龍泉

入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

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部署既定劉綎遂從綦江進兵破其前鋒

詔以墨
綰視師

應龍闔
室自縊

下王德
完獄除
名

楊朝棟僅以身免賊皆膽落連克桑木在貴州綏陽縣東烏江河渡在烏江東三關奪

天邦諸固乘勝入婁山關屯白石應龍率諸苗決死戰挺親勒騎衝中堅

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海龍固在遵義縣城北為應龍穴壘時陳璘已破青蛇固在遵義縣

東城安疆臣亦奪落蒙關在遵義縣城西吳廣從崖門關在遵義縣西北入營水牛塘與賊

力戰三日卻之遂攻燒二關奪賊樵汲路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固死

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使焚書已而八路兵大集海龍固下遂築長

圍更番迭攻賊大困會化龍聞父喪詔以墨綰視師化龍念賊固前險不

能越令馬孔英勒兵攻其後天久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挺先士卒克土

城應龍益迫散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巡壘見四面

火光燭天大兵已登固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自縊生禽朝棟兆龍

等百餘人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化龍露布以聞詔磔應龍屍戮朝

棟兆龍等於市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綱冬十月下給事中王德完字安人於獄廷杖除名 時鄭貴妃日有

寵而王皇后多疾左右咸竊意后崩貴妃即正中宮位其子為太子中允

黃輝皇長子講官也從內侍微窺得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

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草及是上之疏入帝震怒立下
 詔獄拷訊尙書李戴字仁夫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
 有差閣臣沈一貫方在告力疾草奏為德完解帝亦不懌命杖德完百除
 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為皇長子邪為德完邪如為皇長子慎無瀆擾必
 欲為德完則再遲册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

兩畿盜起

綱兩畿盜起 頻年災旱又苦礦稅兵民多起為盜浙人趙一平以妖

術倡亂竄徐州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自稱宋後署偽官期明年二
 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鳳翔巡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甚溫問陛下愛子孫民亦甚溫問陛下愛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皆不報○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

魏允貞罷

綱辛丑二十九年夏五月罷山西巡撫魏允貞 中官張忠孫朝先後

領山西礦稅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
 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於部院將加譴責吏部尙書李戴都御史溫

純字景文力爭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並留中山西軍民數千詣闕

為允貞訟冤言官亦連章論救帝置不問允貞父年九十餘乃乞歸侍養
 廷議以稅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固留之允貞請益力始聽歸未幾卒晉

李成梁復鎮遼東

趙志皋卒

沈鯉朱廣入閣並機務

人立祠祀之

綱秋八月復以李成梁鎮遼東 國成梁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

益弛會總兵馬林獲罪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鎮遼東年

已七十六矣時土默特長安及巴圖已死寇掠漸稀而開原廣寧復設馬

木二市先是泰寧稟願扶餘諸部屢犯邊後稟願小岱青梅禍款塞請開木市於義州二十三年遼東巡撫李化龍疏言木市五利廷議從之未幾遂罷并罷馬市小岱青為寇

至是成梁力請復之後以為常諸部耽市賞利爭就款以故成梁再鎮八年遼左少事

綱九月趙志皋卒文 國志皋柔弱頗為朝士所輕日本封貢志皋與

石星相應和星敗劾星者必及志皋志皋乞休疏八十餘上俱不許在告

四年卒邸舍志皋才氣不如沈一貫張位而醇謹過之時帝益怠荒章疏沈鯉官僚曠闕志皋亦頗論諫待以石星之敗物議叢焉

綱以前禮部尚書沈鯉朱廣字少欽浙江山陰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國鯉素

鯉亮前在禮部持典禮多所建白申時行銜鯉不附己深忌之一日鯉請

告時行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帝有意大用

鯉微言沈尚書不曉人意內豎密告鯉鯉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卒引

疾歸廣充講官時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廣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

帝為悚然累遷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至是趙志皋卒沈一貫請增置閣

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遂詔鯉與賡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

立皇太子

綱冬十月立子常洛為皇太子 時太子年二十羣臣屢請册立冠婚

並行沈一貫草敕請下禮官具儀而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册立者一貫不

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為諸王也帝意亦悟命即日舉行既而

復令改期一貫封還諭旨力爭乃立常洛為皇太子 初儲位未定鄭貴妃要帝至大高元殿謁神設密誓

立其子為太子帝因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符契後廷臣爭之彌慈聖太后復堅持立長而妃又忽失懼於是皇長子遂得立為太子帝遣人取玉合封識宛然發合蟲蝕書盡矣帝悚然異之

同日封諸子常洵福王 後之藩 常浩瑞王 後之藩 常潤 與常瀛並 惠王 後

藩荆 常瀛桂王 後之藩

明鑑綱目卷十二終

明鑑綱目卷之十三

鹽城印鸞章校訂

神宗皇帝

綱壬寅萬歷三十年春二月帝不豫召大學士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翌日帝瘳寢前詔 皇太子婚禮甫畢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啓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叩頭起居畢帝命之前諭曰朕病篤矣礦稅事朕因宮殿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言已就臥一貫尋叩頭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期即奉行翌日帝疾瘳悔之遣中使二十輩至閣追取前諭一貫不能持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王義方在帝前力爭曰王言何可反汗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講者日相繼皆不聽

綱癸卯三十一年春正月詔戶兵二部覈軍實 時內府所供寢多戶

帝不豫
詔除弊
政

詔戶兵
二部覈

軍實

部困不能支九邊額軍八十六萬有奇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尅減邊兵屢譁帝急命戶兵二部鈎考軍實卒不能振刷也

綱夏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為庶人 國初楚恭王名英檢顯薨遺腹宮人胡

氏孿生子華奎華璧或曰內官郭綸取他人子養之言華奎乃恭王妃兄王如

粹奴王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帝八年華奎嗣爵

華璧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彊禦忤王及是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不

當亂宗沈一貫納華奎重賄屬通政使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華越疏

至乃上之事下禮部署尙書事郭正域楚人也頗知假王事請勘虛實以

定罪案一貫右華奎言親王不當勘但宜體訪正域以事關宗室不聽華

奎懼奉百金為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撫按

行勘皆言無左驗而華越妻乃王如言女持偽王說甚堅廷議令覆勘詔

公卿集議於西闕門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禮部

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

上一貫遂嗾御史康丕揚濟南陵縣人等劾禮部壅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亦

發一貫匿疏沮勘及華奎饋遺事中旨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何至今

黜宗人
華越為
庶人

楚宗之
獄

始發且夫計妻證不足憑據遂坐華越等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明年華奎助

工經漢陽宗人疑其輸賄遮奪之巡撫趙可懷陽有司捕治宗人方慎可懷治楚獄不平持兵突入撫署擊殺可懷於是逮捕諸宗人盜重典者六人禁錮閒住者四十五人

綱秋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正域初右華越積忤沈一貫給事中

錢夢皋人富順遂希一貫指劾正域陷害親藩楊應文人無錫又言正域父懋

嘗笞辱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言恭王卒於隆慶時臣父方以舉人任知州何由被笞留中不報

因乞休去已而華奎亦奏劾正域略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正

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謂正域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字德

人陽言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

聞皆無狀

綱冬十一月獲妖書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字叔陵人簡嘗撰閩範圖說太

監陳矩人安肅購入禁中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閩範

圖說跋名曰憂危竝議其文託朱東吉為問答東吉者東朝也其名憂危以呂坤曾有憂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譏言坤書首載漢

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為奪嫡地妃

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字章甫人尹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字以齊人並糾

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竝議復出

傲生先

王家屏卒

朱賡於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

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爲內閣者

以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勅有司大索

奸人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偪初鯉將入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欲誣鯉辭召命乃貽

皋直指爲正域鯉所造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在京兆武清縣東南捕僕隸乳媪十

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竟無

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傲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爲

妖詩傾戚里生光嘗僞作富商包攬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存鄭國秦及繼志金疑書其出手遂下獄拷訊夢皋

丕揚令引正域生光仰面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

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

官諸人聞之皆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帝必

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生光磔之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

歸正域博通載籍有經濟大略自守介然人望歸之方獄急時遷卒園鯉舍及正域舟鈴柝達且又聲言正域且遠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通市安能自尿野外歸十年卒

綱致仕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卒端文 國家屏歸後八年儲位始定遣官

開濬泇河成

齋勅存問及是卒贈少保

家屏在閣每議事秉政持法與同列不亢不隨李獻可之請家屏求去甚力或勸少需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

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庶有濟耳遂懇請得歸

綱甲辰三十一年夏四月開濬泇河成

泇有東西二河注已見前今運河上自山東濰縣下至江蘇邳縣統謂之泇河

泇河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河侍郎翁大立首議開濬

前已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勘迄無成畫其後尙書舒應

龍創鑿韓莊

在嶧縣微山湖東今有閘

以引湖水

微山湖之水

劉東星又開良城

在邳縣北漢置良成縣晉改良

城唐

侯莊

在韓莊東今為侯僊閘

以試行運

時漕舟行泇河者十之三

工皆中輟

東星卒官遂止

至是侍郎李

化龍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循東星舊跡修之由直河

在邳縣東蒙沂諸山之水所匯

入泇口

在邳縣西北

抵夏鎮凡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會化龍憂去侍郎曹時

聘

獲鹿人

終其事由是泇河遂為漕道永利

綱乙巳三十三年夏五月左都御史溫純罷

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

考察澄汰悉當妖書事起力為沈鯉郭正域辨誣又楚宗人殺撫臣純言

無反狀積忤沈一貫時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

字宜饒人

主之

一貫所欲庇者鍾兆斗

海鹽人

錢夢皋等皆在謫中一貫怒言於帝降旨切

責純察疏亦不下盡留被察科道官純力求去夢皋等遂連章訐純楚事

溫純罷

誣以納賄給事中陳嘉訓鄱陽人極論夢皋兆斗朋比為奸請聽純歸以全

大臣之體帝予純致仕夢皋兆斗亦罷歸一貫請留蔡疏主事劉元珍寵時雍御史朱吾弼等力爭之謂二百年來計典疏無

留者時南京察疏亦留中後迫衆議始下○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寵時雍汶上人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

口 濬朱旺 口 濬朱旺口在江蘇陽山縣西 口 前年河決豐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

寧間平地成湖河臣李化龍上言自泃河既成山東南直間河不能為運

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

一線隄防宜急會化龍憂去曹時聘代至是時聘大濬朱旺口凡役夫五

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隄厚河歸故道

綱十一月皇長孫由校生即熹宗 國選侍明制太子女侍有淑女選侍才人等名號王氏順天所生

綱十二月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中使仍留不撤 國自礦稅使

設廷臣諫者不下百餘悉寢不報自二十五年至是年諸璫所進礦銀幾

三百萬兩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會長至日沈一貫在

告沈鯉朱賡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監陳矩侍鯉因極陳礦稅害民狀

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恐於聖躬不利矩乃具為帝道

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為首肯

詔罷天下開礦

濬朱旺口

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踰月始下停礦之命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於內府半戶工二部然中使不撤吏民尤苦之其害遂終帝世

綱丙午三十四年春二月雲南指揮賀世勳等殺稅監楊榮

密土司有寶井正德以後多以內臣掌之及榮領稅使妄奏井多睛祿珍

瑰之屬可歲益數十萬帝特賜之專勅而榮所進不得什一會緬賊侵蠻莫其執詞以奉稅

使令殺宣擬思正以開道路正奔騰越既而榮又請麗江土知府本越析詔地木增明設土府

獻地聽開探巡按御史宋興祖中江言太祖令沐氏世守茲土限石門名

在府以絕西域守鐵橋亦在府以斷土蕃奈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

榮由是怙寵益橫夷漢居民恨入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榮猶弗悛恣行

毒虐杖斃數千人至是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

官於是世勳等率冤民萬人焚榮第殺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為

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閣臣沈鯉揭爭且密囑太監陳矩剖陳帝乃

止誅首兇世勳等時高淮徵稅遼東時山塞射獵發黃粟龍旗止朝鮮索珠貂馬數與

幾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所遣承舍吳守政自到死淮懼內奔閣臣未贊言

未踰月而遂境四亂皆淮所致饑軍合叛衆臣不知遠事之終矣不報

沈一貫
沈鯉罷

棄遼東
六堡

伊勒敦
達春犯
涼州

綱秋七月沈一貫沈鯉罷 自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字伯輔水人交章

詆一貫奸貪一貫憤求去帝為黜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一貫數與

沈鯉忤懼去後鯉為己憂因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鯉會鯉同時乞休遂並

命致仕而一貫獨得溫旨焉一貫當國枝拄清議好同惡異與前後諸臣略同而楚宗妖

贈太傅諡文恭鯉在政府秉政不阿以歷於一貫志不盡行詔相命下舉朝駭愕及抵家猶極陳憲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卒照太師諡文楨

綱冬十二月棄六堡 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

李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重慶人巡撫趙楫大興人建議棄之盡徙

居民於內地居民懸戀家室或不從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籍給事中

宋一韓陳州人力言棄地非策御史熊廷弼字飛白江夏人亦以為言帝卒用成梁

議自是遼左藩籬盡撤

綱丁未三十五年夏四月伊勒敦達春犯涼州官軍擊破之 時松山

既復寇復據賀蘭山結青海諸部寇鈔不已伊勒敦達春尤桀驁三十三

年連營犯鎮番前注見總兵官達雲與副將柴國柱西寧人擊之寇大敗去未

幾青海寇復大入將士分道遮擊生禽其長沙喇餘敗走至是伊勒敦達

春復連兵犯涼州雲與國柱及副總兵官秉忠榆林人逆戰大破之寇屢被

于慎行
李廷機
葉向高
入閣

于慎行
卒

蠻陷武
定

挫悉去

綱五月以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字進卿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預機務 國時內閣惟朱賡在帝命增置閣臣廷推慎行廷機向高三人

遂用之并召還王錫爵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

有上於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交章

論劾錫爵闔門養重竟辭不赴又三年錫爵卒於家贈太保諡文肅

綱冬十一月于慎行卒諡文肅 慎行明習典制為禮部尚書諸大禮多

所裁定以請建儲忤帝意家居十餘年召掌詹事不至入閣命下再疏辭

不允至京十有三日而卒慎行學有源委貫穿百家在詞館中以慎行及馮琦文學為一時冠馮琦字用韞臨朐人

綱十二月蠻陷武定元羅葵部後改武定路明置武定軍民府今為縣屬濱中道武定自洪武十四年以女土

官商勝首先歸附詔設土知府即以勝署府事至正德初武定阿英以賄

通劉瑾得襲知府改姓鳳氏嘉靖中以武定屢叛土舍鳳朝文與尋甸土舍安銓合兵為亂官軍討之未幾鳳

繼祖復叛繼祖本他姓子冒鳳氏宗謀嗣職遂發兵圍府劫掠州縣屢敗官軍會鎮撫官督諸道兵並進繼祖奔東川婦家賊帥者色斬之以獻尋甸元德仁府明改尋甸清為州屬曲靖府今

改縣屬濱中道東川注見前乃改設流官授鳳歷子思堯為經歷歷以思堯不得知府怨

望復謀作亂被禽誅死鳳氏土職盡絕至是鳳阿克繼祖與賊黨鄭舉等

阿克徒居金沙江有馬頭四十八人而鄭舉稱首傑悍多力富於財知府陳興收禁之陰結會

川前注見諸蠻攻陷武定大肆劫掠連破元謀元縣清屬武定州今隸滇中道羅次元州後改縣清西雲南府

今隸滇中道諸城索府印會知府攜印會城不能得乃劫推官直抵會城請冠

帶印信鎮撫以徵兵未集遣人以府印授之賊退入武定立阿克為知府

綱戊申三十六年春二月飭邊備 是時滿洲悉併蒙古喀爾喀諸部

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為備廷臣請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

省尋命守臣嚴備邊

綱夏六月李成梁罷 成梁始鎮遼東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鎮絕域

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成梁弟成材參將子如松如柏如楨如樟如梅皆總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參將僕隸

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費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

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

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為緣飾若敵入內地則以堅壁清野為辭擁

兵觀望甚或掩敗為功殺良民冒級閣部共為蒙蔽以故物議沸騰後申

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內主遂以去位其所藉健兒李平胡

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暮氣難振又轉相培克士馬為之消耗及成梁

滿洲悉併蒙古諸部

李成梁罷

武定賊平

再鎮遼。又議棄六堡。為言者論劾。帝素眷成梁。不之罪。及是罷。久之卒。年九十

綱秋九月。武定賊平。鳳阿克既自立為知府。益結賊徒。四出焚掠。所

至殘滅。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叡。俱以失事下獄。論死。時尋甸土目楊禮。亦

結火頭者。色及土婦海沖為亂。攻破嵩明。前注見吏目韋宗孝。學正龍旌。死

之。官吏多為賊殺。御史周懋相。急調霑益。前注見等處土兵擊之。屢戰皆捷。

及是。鎮撫官分五路進兵。剿鄭舉等方西。破祿豐。元縣。今屬滇中道知縣蘇夢暘。力

戰死。聞諸路兵已大集。舉與阿克遂奔東川。官軍追及之。土司祿哲。縛阿

克。鄭舉以獻。而參政楊俊臣。亦擊敗海沖。副使羅希益。復擊斬楊禮。於是

武定及元謀。羅收。嵩明。祿豐等州縣皆復。械阿克等至京師。磔於市。乃悉

置流官。

綱冬十一月。朱賡卒。諡文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嚙給

事中。姚文蔚。錢塘人以故蒙詬病。當一貫沈鯉去位時。賡年已七十有二。獨

當國政。時朝事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上。請帝更新庶政。帝雖優答

之。而終不能行。至是卒於官。贈太保。

綱十二月。朶顏寇薊州。京師戒嚴。朶顏長安之子賚雲丹。狡黠為邊

朶顏寇薊州

朱賡卒

患與其從父莽吉爾潛入薊鎮大掠河流口參將馬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過居民望見火光驚為敵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盡閉兵部尚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金補薊鎮缺餉并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限以歲月補還帝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錢十萬界之軍情稍定敵以有備引去

綱已酉三十七年春三月恭圖陷大勝堡在遼瀋道錦縣北先是朶顏結黃台

吉謀犯喜峯口總兵官杜松字來清崑山人受總督王象乾字子廉濟南新城人指潛搗黃台

吉帳以牽薊寇乃從寧遠中左所夜馳恭圖營掩殺百餘人以大捷聞兵

備副使馬拯謂彼無故被剿必復仇事且叵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

堡執守將聘尙仁支解之殺掠幾盡復深入小凌河注見前二十二里官軍

禦之大敗時杜松駐大凌河在錦縣東源山略喇沁或蘇圖山下流至鮎魚塘入海不敢救遼人多咎松

部議亦以釁由杜松令戴罪自効松志甚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

功乃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沒松益慚

盡焚鎧仗置兵事不問乃勒還籍

綱葉向高請發言官章疏不報 時言路互相詆訐帝心厭之章悉留

恭圖陷大勝堡

諸臣無
所訴曲
直

李三才
罷

顧憲成
講學東
林

中御史鄭繼芳人。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字伯舉。貪婪不法。元翰亦疏詆

繼芳。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請盡下諸疏。勅部院大臣評曲直。罪

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不報。諸臣既無所見。曲直益樹黨相攻。

繼芳劾元翰奸賊數十萬。即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元翰憤甚。乃盡出宦僕。昇置國門。從吏上簡括。動哭辭朝而去。吏部坐元翰擅離職守。謫其官。

綱辛亥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罷。三才在淮久

以凌折稅監得民心。山東稅監陳增兼領徐州。數容辱長吏。獨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

遺結納徧海內。輔臣缺。建議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衆。工

部郎中邵輔忠人。劾其貪偽險橫。御史徐兆魁人。喬應甲人。給事

中王紹徽人。等十餘人繼之。胡忻人。曹于汴人。等交章論救。朝

端聚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講學東林。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

直。三才與憲成深相結。嘗請增大僚。選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途。送永

莫大此。意為憲成發也。三才用財如流水。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御史吳亮

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引歸。帝亦不罪也。三才才大而好用機。善籠絡朝士。既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御史劉光復

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引歸。帝亦不罪也。

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引歸。帝亦不罪也。

劫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又侵奪官廠為園囿且嘗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為推舉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等亦相繼論劾三才憤甚請諸臣會勘乃詔徵儀借給事中吳亮謂往未幾光復坐事下獄三才請釋之而復力為東林辨白言東林者願憲成講學之所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一木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敏教等並東林身願名行何負國宋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罪如鄒元標榜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阻其進用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借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所關疏入眾益恨之亮嗣往勸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澤報遂落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輩皆表為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為賢○劉光復青陽人于玉立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輩皆表為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為賢○劉光復青陽人于玉立

大計京官

三月大計京官祭酒湯賓尹字嘉賓人等降黜有差 目時廷臣黨勢日

盛賓尹與諭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皆以賓尹天

竣所居縣目之也而言路又有齊楚浙三黨自帝倦勤內外章奏悉留中不發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以故壑諫之

齊則丁詩教萊蕪人周永春金鄉人韓浚淄川人張延登鄒平人為之魁而

燕人趙興邦高邑人輩附之楚則官應震黃岡人吳亮嗣田生金麻城人為之魁

而蜀人田一甲忠州人徐紹吉保寧人輩附之浙則姚宗文慈谿人劉廷元平湖

為之魁而商周祚會稽人毛一鷺遂安人過庭訓平湖等附之與賓尹天竣聲

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創大東小東之說目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一人稍異議輒擊起逐之大僚非其黨不待安於其位天

是年當大計京官惡東林者設詞以惑吏部尙書孫丕揚令發單

咨是非將陰為鉤黨計侍郎王圖字則人急言於丕揚止之羣小大恨圖

齊楚浙三黨

下號為當關虎豹

先典庚戌會試賓尹以庶子為分校官嘗越房取其私人韓敬字安人為

第一敬受業賓尹及會試敬卷為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與各房互換閣卷凡十八人疆圖錄敬為第一知貢舉侍郎吳道南字會甫崇山人

欲劾之未果至是賓尹已為祭酒而圖方掌翰林院祭酒京察例由掌院

注考賓尹恐被察屬圖鄉人王紹徽為之請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清德

居官不職慮見斥會有為浙江巡按鄭繼芳偽書抵紹徽者書有云欲去

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脈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兄弟謂圖與其兄國富平即不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為侍郎與不揚俱秦人故曰秦脈蓋小人設為挑激語以

害繼芳輩而其書乃達之不揚不揚不為意明時廉得之不明時疑書出選授御史徐縉芳晉江人等時侯命乃先

上疏力攻圖并詆縉芳因及偽書事圖與縉芳皆疏辨朝端闕然及注考

不揚與侍郎蕭雲舉廣西人副都御史許宏綱東陽人領其事考功郎王宗

賢清源人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宜字伯興人喬允升佐之兆京謂明時

倡言要挾逃察不揚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

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祇以劾圖一疏為圖報復於是主

事秦聚奎漢陽人力攻不揚等結黨欺君不揚因發聚奎前為知縣時貪虐

狀劾罷之而賓尹天峻御史劉國縉及前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餘姚人宋

一韓姚文蔚御史康不揚徐大化會稽人主事鄭振先武進人張嘉言湘潭人等

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及其同官喬應甲於外

時察疏未下。黨人咸謂不揚。果以偽書故斥紹徽。國籍且

二人嘗攻李三才。王元翰。以為修。議論。洵。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即抗章盡發。宜。崑。構。謀。狀。於是黨人姚宗文等。爭擊元。薦。為。金。明。時。訟。冤。賴。葉。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疏。乃。下。○。丁。元。薦。字。

長。稱。長。與。人。由。是。諸。失。意。者。相。繼。攻。丕。揚。及。圖。至。秋。圖。遂。引。去。明。年。二。月。丕。揚。亦。

拜疏歸

初。嘉。隆。以。前。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及。帝。之。世。開。臣。有。所。徇。庇。獨。留。一。二。以。撓。部。植。而。羣。臣。水。火。之。爭。莫。甚。於。是。年。及。丁。巳。黨。局。已。成。互。相。報。復。至。國。

亡。乃。已。○。丁。巳。京。察。事。具。後。

趙世卿上疏去位

綱秋九月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去位

世卿饒心計在戶部酌劑贏

縮軍國賴焉福王成婚及公主下嫁凡額外宣索世卿俱力爭楚王與宗

人相訐世卿嘗官楚府長史言王非偽與沈一貫合遂為廷臣所惡論劾

相繼世卿上疏乞罷出城候命踰年不報乃乘柴車去

綱壬子四十年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

字。文。光。按。人。

兼吏部尚書

時帝

怠荒益甚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曹署多空內閣止葉向高杜門已

久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

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人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

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

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十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

六卿惟趙煥一人

李廷機
罷

加淮揚
田賦

忠順夫
人卒

孫瑋罷

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與哀訴煥累

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既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

綱九月李廷機罷 廷機性廉潔然頗刻深不諳大體其在禮部楚宗人華越以奏訐楚王既擬

奪爵錮高情廷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置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幾廢主事聶雲翰論之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初入閣廷臣爭

論之廷機累疏乞休不允杜門不出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人跡都絕言

者猶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二十餘上不得命竟歸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

申時行沈一貫密相比故交章逐之輔臣以詩訛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隆四年卒贈少保諡文節

綱癸丑四十一年春三月加淮揚田賦

綱夏六月詔布色圖襲封順義王 三十五年順義王徹哩克死孫布

色圖應嗣求婚於忠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所部薩納台吉及烏嚕台吉等

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布色圖始婚於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為

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布色圖為順義王然勢益衰不復能力制諸部

矣時布色圖所制止山大二鎮外十二部其部長烏嚕台吉薩納額森台吉等兵力皆與順義埒朝廷因宣大總督涂宗濬言各與陞賞如例涂宗濬南昌人

綱秋七月兵部尚書孫瑋字純玉人罷 瑋素負時望以兵部尚書兼掌

都察院左都御史事方欲振肅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會御史

孫居相給事中孫振基字有岡。潼關衛人。再發湯賓尹科場事賓尹以考察議官。韓敬亦

鄂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生。頗有私。相并賓尹事。發之。旨卜部院議。願不及賓尹事。振基疏請。聖意未得命。吏部侍郎翁正春。湯黜學。顏之麟。亦不及賓尹等。振基謂。議言此。上疏。論

效。帝再下廷臣議。正春乃坐。致不謹。落職。於是黨人。丁詩。而南畿巡按御史荆養喬

人。與提學御史熊廷弼復以賓尹鄉人事相許賓尹家。居營謀。奪生員。施天。應妻

芮水。籍單。送告於官。為建祠。以懷賓尹。後永緒。又發諸生。梅振。詐宣。詐朋。姦事。廷弼。妻交。歎。賓尹。判。滕。云。此。陰。湯。故。習。會。有。司。報。永。緒。及。應。祥。行。劣。廷。弼。杖。之。永。緒。尋。斃。養。喬。夙。與。廷。弼。抵。牾。遂。劾

廷弼。殺。人。媚。人。疏。上。徑。自。引。歸。廷。弼。亦。上。疏。辨。瑋議養喬鑄秩廷弼解職聽勘廷弼黨官應震吳亮嗣

遂連章攻瑋而振基及諸給事御史劾應震等植黨背公南北臺諫議論

方囂各所有左右而帝竟如瑋言令廷弼解職吏部尙書趙煥丁詩教鄉

人也惟詩教言是聽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南昌人。魏雲中武鄉人。與

攻賓尹者。於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疏十餘上始予告歸

綱八月以方從哲字仲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吳道南並為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自朱賡卒李廷機罷葉向高遂獨相屢請增置閣臣章百餘上

至是始命二臣入閣時道南在籍踰年乃至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始蒞

任帝久不視朝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從哲為言帝令先蒞任道南始

視事

方從哲
入閣預
機務

熊廷弼

趙煥罷

綱九月吏部尚書趙煥罷。煥素有清望於朝臣無所左右顧雅不善

東林故諸黨人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為御史

李若星字息縣人垣給事中孫振基等所劾煥遂乞罷葉向高請諭煥起視事

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既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共捐成心愛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

而毋苦言官之摧殘天下事尚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得發舒而煥乃出既而御史湯北京以振基出外不移

咨都察院守故事力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邦華字孟開周起元字仲

先海人孫居相及郎中賀烺丹陽人復交章劾煥擅權帝為奪諸臣俸貶烺官

以慰煥煥請去益力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踰月乃許乘傳歸

綱甲寅四十二年春二月以鄭繼之字伯孝為吏部尚書繼之字伯孝年八

十餘毫而憤一聽楚黨意指文選郎王大智玉田人繼之所倚信已而復任

胡來朝贊皇人定制科道外轉必會都察院吏科協議自趙煥始及繼之皆

不令與聞都給事中李瑾襄陵人抗章力爭御史周起元等亦引故事以言

瑾爭之尤彊來朝不能難乃嗾其黨羣起攻之瑾疏三上來朝亦三疏詆

訐詞頗窮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為制乞改前令

從事帝一無所處分時給事中張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轉外來朝以

鄭繼之
年毫而
憤

皇太后崩

福王之國

其異已遂出之繼之不能禁也

綱慈聖皇太后李氏崩

定 諡 孝

太后性嚴明萬歷初政保護之力居多

姜應麟以疏請建儲被謫太后聞之弗善也一日帝入侍太后問故帝曰

彼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爾亦都人

子帝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福王之藩期屢易鄭貴妃欲遲之明年以

祝太后誕為辭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來上壽乎貴妃乃不敢留王未行而

太后崩

綱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初福王婚費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

萬十倍常制又設官店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及府第成廷臣請王之藩

者數十百奏不報四十一年春廷臣復交章力請帝以明春為期已忽傳

旨莊田非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

葉向高因言莊田四萬頃必不能足今王之國且無

有是事。疑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又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自通。今東宮輟

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會錦衣百戶王日乾。訐奏鄭貴妃無疑。惟堅守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會錦衣百戶王日乾。訐奏鄭貴妃

內侍姜嚴山與奸人孔學及妖人王三詔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

子死欲擁立福王

日乾。京師奸人與孔學趙宗舜趙聖等。相訐告。刑官譚未竟。日乾乃入皇城。放讞上疏。刑官大驚。將擬以死罪。日乾遂訐學等謀變。欲以害之。

釋楚宗
幽禁諸
人

孫慎行
罷

葉向高
罷

帝震怒。葉向高請帝以靜處之。因言曰：乾疏不宜發，宜留中，而別諭法司。

治諸奸人罪，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喙。帝納其言，尋又諭改期。

向高封還手勅，力諫，帝不得已從之。至是，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進

珍奇贏羨，悉以資之，賜莊田二萬頃。以廷臣言減去二萬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

田益之。王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鹽。

河東引遏不行，邊餉由此大絀。

綱釋楚宗幽禁諸人。 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得白。至

是禮部侍郎孫慎行字開斯力言，楚宗殺趙可懷，不得為叛，乃稱太后遺

詔釋之。

綱秋八月，禮部侍郎孫慎行罷。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

禮部，遇事皆切諫。時郊廟大享，諸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年二十三未婚，福府莊田取盈二萬，將之國，貴妃復請留王。

力言之。韓敬科場議久不定，慎行特擬黜敬。黨人袒敬者，追論湯賓尹、越房、取登

黨人益大恨，會疏上留中。於是過廷訓、七人並罪，藉以寬敬。慎行乃集廷臣議，卒坐敬罪，節而為十七人昭雪。教等相繼攻之。慎行遂連疏引歸。時敬科場事，先後與敬為難者，非出外即引去，而敬

綱葉向高罷。 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忠盡，帝心重之。而其

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向高晉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

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不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

而在廟堂之上也帝不能用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發不行臣留何益又言今中外離心蠶食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羣臣隔絕帷幄不

得闕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嘗臥疾閣中無人章奏就

其家擬旨者一月後堅臥不出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為非體及主癸丑

會試章奏皆送闈中尤為異事累疏引退輒優旨慰留至是疏四十餘上

詞極哀始允其去

綱乙卯四十三年夏五月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伏誅 圖太子居慈

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宮門擊傷守門內侍至殿前檐下被

執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案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鞠奏犯名張差薊

州人口中叟叟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癩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

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

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既以風癩奏刑部郎中胡士相平湖等復訊一

如廷元指言差收積薪草為人所燒氣憤赴朝聲冤行至東按律當斬加等立決奏

定未上會提牢主事王之寀朝字邑心散飯獄中私詰差得其詞甚悉不差初

男子持
梃入宮

不癩不狂
有膽有心

得龐保
劉成主
使狀

承已云不敢說之宋摩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

打死乃界我乘木棍等我由厚載門到宮擊之案備揭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

言差不癩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凶犯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

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武字濶遠人疏有奸戚二字帝惡之與之案疏

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剪除亦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縱

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言貴妃遣瑤建佛寺瑤誑陶直賢居民多竊薪獲利者差賣田買薪往市于瑤上忌之於其

新差訟于瑤被責差產破薪焚不勝憤故持挺欲告御狀於是原問諸臣據為口實遂以風癩二字為定案

越數日問達以員外郎陸夢龍字君啓人言令十三司會鞫衆咸囁囁夢龍

獨詳訊之具得內監龐保劉成主使狀夢龍見差長身駢脅眼視傲語絕無風癩狀因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須與圖成具供馬

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且言二人與我金銀壺各一象我已三年令我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習有小爺者內

監所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差所供馬三道等疏請法司

提龐保劉成對質保成皆貴妃內侍中外籍籍語多侵國泰國泰懼出揭

自白給事中何士晉字武興人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士晉疏言國泰若欲釋人疑惟

下吏考訊如果國泰主謀是逆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殿與國泰無干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所虞罪即坐之則臣與在廷諸臣亦

願陛下保全國泰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預發惑聖聰久稽廷訊或帝初奸人王日乾散黨與仗之遠遁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國泰罪不容誅矣疏入帝大怒初奸人王日乾

帝御慈寧宮皇太子皇孫侍座右

河套諸部犯延綏

上變言巫蠱事辭已連成至是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

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

速具獄毋株連帝乃御慈寧宮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雁行列左階下召

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及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閒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

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御史劉光復跪於班後大言曰皇上甚慈愛太子甚

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

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言我父子何等親愛而

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帝復謂諸臣曰爾等

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叩頭出遂磔差於市掠死成保禁中

馬三道等皆議流其事遂止帝不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至是特一出以

釋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於諸言者亦不遽罪也未幾

調外之宋削籍大受奪官而

夢龍獨免光復尋亦見釋

綱秋閏八月河套諸部犯延綏官軍禦之敗績 是時套虜號十萬然

其衆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不過千騎惟布色圖之子濟農士馬雄

努爾哈赤稱帝

杜文煥破套虜

諸部為套中之主。先是蒙克錫里舊作孟克今改等以挾賞不獲。數沿邊寇掠。總

兵官秉忠隨所向以勁騎遮擊。屢破之。寇遂遁去。至是濟農挾求封王。且

請市賞邊臣。不許。濟農遂合套中諸部大舉入寇。東道高家在陝西葭縣。大柏

油在陝西神木縣。中道波羅在陝西懷遠縣。西道磚井在陝西定邊縣。寧塞在陝西靖邊縣。

諸城堡盡被蹂躪。副將孫洪謨禦之大柏油。遇伏被執。士卒死傷

過半。官秉忠聞寇入。急遣遊擊張榜潛劫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帥

杜松寧夏總兵杜文煥字強武援軍至。共擊之。寇始敗退。秉忠被劾罷去。

丙辰四十四年滿洲天命元年春正月。滿洲主努爾哈赤稱帝是為太祖高皇帝。目滿

洲自攻破尼堪外蘭後。國勢日隆。時海西衛四部葉赫最強。努爾哈赤攻

破之事在辛卯年。又併哈達事在己亥年。輝發事在丁未年。輝發

燕於葉赫。努爾哈赤事在癸丑年。烏拉貝勒布占泰者。皆為滿洲所執。既而釋歸。申以姻好。

貝勒錦台什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越六年。滿洲兵圍錦台。乃製國書先以蒙古字聯綴成句。創立滿洲文。尋以十二

字頭無圈點。上下字雷同。定旗制初兼併諸國。設有國旗。旗以純色為別。曰黃。曰紅。曰藍。諸

貝勒大臣上尊號。遂稱帝以是年為天命元年。

夏六月。套虜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目延綏被寇。文煥赴救。

大破之遂代官秉忠鎮延綏屢敗寇衆浩爾齊布延泰沙津等懼相率降
 既而復與濟農合駐高家柏林要封王補賞十事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
 十浩爾齊諸部落攢刀立誓獻罰九九部落中割駝馬牛羊之數已沙津又設伏兵誘殺
 都指揮王國安糾蒙克錫里連犯雙山在陝西榆林縣東南波羅二堡文煥擊破之追
 奔二十餘里寇屢不得志沙津乃與濟農蒙克錫里浩爾齊布延泰等相
 繼納款延綏遂少事

兵部請治兵

綱秋九月兵部請治兵不報 目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三年至是兵部
 上言大禮久竣當新戎壘不省

吳道南罷

綱丁巳四十五年秋七月吳道南罷 道南遇事有操執通達政體頗
 負時望自入閣後未嘗一見帝及挺擊之變帝召見羣臣於慈寧宮道南
 始得面謝自後不再見前年典會試副都御史沈季文吳江人子同和以代
 猜獲第事覺同和遠戍同和素不能文倚同里趙鳴陽爲之同和湯賓尹以道南嘗
 欲發其科場事遂嗾其黨交章論之給事中劉文炳御史張至發淄川人相
 與攻之尤力肆口詆謔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
 閣臣之言官無詈閣臣之言官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爲謫文炳於外

滿洲兵
破撫順

言官疏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至二十七上帝猶慰

留會母喪乃歸居二年卒諡少保

綱戊午四十六年夏四月滿洲兵破撫順 初滿洲主努爾哈赤與遼

東副將訂兩國臣民各守邊境之約事在萬曆三十六年及葉赫告急遣礮兵為之守

備又駐軍開原以備不測兩國之隙以生至是努爾哈赤親率步騎兵二

萬來侵臨行書七大恨告天並告諸貝勒大臣其詞曰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

母越疆罔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備助葉赫恨二也

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搶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

寧使臣綱古哩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

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

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既授我哈達之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罵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

來侵我自報之天既授我哈達之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罵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

夫列國之用爭伐也順天下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何能使死於兵者更至得其人者更還

乎天建大國之君即為天下共主何獨構怨於我國也初呼倫諸國合兵侵我故天厭呼倫啓釁

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 圍撫順城遣人以書招遊擊李永

芳永芳降撫順東州瑪哈丹三城及臺堡悉陷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廣

寧總兵張承蔭榆林人率師往援分兵為三據險立營以待敵軍乘風奮擊

營破承蔭及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等皆死之士卒還者十無一二焉

王命印
死節

時察罕胡土克圖及西部阿延妻滿達勒皆擁衆入邊乘機邀賞羽
書日數十至中外戒嚴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矣

楊鎬經略遼東

滿洲破清河堡

加天下田賦

楊鎬帥師出塞

綱閏月起楊鎬經略遼東。目初征倭事竣，復用鎬巡撫遼東，嘗襲綽哈之衆，破之。言官劾其開釁罷去。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略。

綱秋七月，滿洲兵破清河堡。目時滿洲兵由鴉鵲關方輿紀要在清河東，南關之東有喜昌口。入

圍清河城，守將鄒儲賢張旆，以兵萬人固守，城上矢石俱下。敵兵樹雲梯以登，不避鋒刃，堡遂破。儲賢旆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甸，南距靉陽，北距瀋陽，清河既陷，全遼震動。而諸路兵尚未出關，帝賜楊鎬尙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綱九月，加天下田賦。目帝以遼左軍餉不敷，除貴州地磽，兼有苗變，不加外，餘省照萬歷六年會計錄，派定七百餘萬頃，每畝加三釐六毫，共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賦額，至八百萬。時遼餉五百餘萬，軍心賴以粗安，而天下蕭然，民生困弊矣。

綱己未四十七年春三月，楊鎬帥師出塞，敗績。目帝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與兵部尚書黃嘉善即壘人，兵科給事中趙

杜松全
軍盡覆

興邦等發紅旗日趣鎬進兵鎬乃於二月中出塞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

林蔚州人出開原攻北僉事潘宗顏字士贊保監其軍杜松出撫順攻西以

趙夢麟榆林人王宣亦榆林人為佐李如柏從鴉鵲關出趨清河攻南東南則

以劉綎出寬甸由涼馬甸在寬甸東北搗後以副使康應乾監之而令遊擊

喬一琦上海人別監朝鮮兵為助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一日會二道關在今

興京縣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即古小遼水自

京東北境西流至潘陽縣南入太子河連克三小砦遂乘勢趨薩爾滸谷口時滿洲方築界藩城

在興京西北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聞松軍至伏精騎於谷口以待

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吉林崖松引軍

圍崖別遣將營薩爾滸山松軍攻崖方戰敵益千人來救已又續遣二旗

兵趨界藩以為援而別遣六旗兵攻松別將於薩爾滸山明日滿洲六旗

兵來戰薩爾滸軍破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擊松軍二

旗軍亦直前夾擊松與夢麟宣皆死之全軍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

在今海城縣西明聞松軍敗結營自固敵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歸尋諭充為事

原潘宗顏力戰死鎬聞急檄止如柏綎兩軍如柏甫抵虎攔關滿洲哨兵

劉綎死節

姚宗文閱遼兵

熊廷弼經略遼

二十人望見之登山鳴螺作追擊狀如柏軍大驚奔走相蹴死者亦千餘人綎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與程記寬甸東北由鎮江路二百五十餘里為深河子皆小徑深林克三砦時敵兵守

棟鄂路聞綎軍至逆戰綎猶不知杜松軍覆復整衆進登阿布達哩岡遇

敵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綎西岡上軍自高馳下奮擊綎軍趨

綎西者復從旁夾擊已乃張松軍旗幟被衣甲以給綎綎營中大亂力戰

死之綎養子劉招孫突圍手格殺數人亦死綎於諸將中最驍勇大小數百戰名震海內所用鐵刀百二十斤天下

移師擊破之應乾僅以數百騎免一琦敗走朝鮮營朝鮮帥懼率衆降一

琦投崖死是役也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亡失馬駝甲仗無算

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鎬尋逮下詔獄論死

綱夏四月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兵 目初宗文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

吏部題請諸疏率數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已疏屢

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熊廷弼令其代請廷弼不從宗文怨之至是黃

緣復吏科遂命閱視遼東士馬

綱六月以熊廷弼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 目楊鎬既喪

師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邊事廷弼前按遼趙樺李成梁議棄六堡宋一博論之下廷

不下時有詔與屯廷弼言遼多曠土歲於額軍八萬中以三分屯種可得粟三十萬石帝優詔褒美命推行於諸邊邊將好輕師啓聲廷弼言功邊以守爲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在遼數

年杜魂遺核軍實按効將 命代鎬經略未出京滿洲已破開原馬林敗沒廷弼

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開原今已破則北關難保胡鮮亦不足恃遼藩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蜀糧修器械毋容臣用毋緩臣明毋中格以阻臣氣毋秀憊以掣臣肘毋

獨遣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甫出關鐵嶺復陷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

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等三人以

祭死節之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李如楨如楨成梁第三子素不知兵由父賡

柏革任遼人謂李氏世鎮遼東邊人憚服非再用李氏不可黃嘉善遂以爲請帝從之如楨抵遼楊鎬使守鐵嶺鐵嶺故李氏宗墓墳墓所在時如柏還京其族黨部曲高賞者悉隨之西城中爲

空如楨以孤城難守還屯瀋陽 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法嚴

令行數月守備大固又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饜陽清河撫順柴河堡名在奉

東河北以近 鎮江堡名在奉天鳳凰城縣 等諸要口使首尾相應帝從之廷弼初抵遼

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關鳴泰至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事者乃權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

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土馬由是人心始安○韓原善遣城人關鳴泰清苑人虎皮驛一作十里河站在奉天瀋陽縣南與遼陽縣接界奉集遼縣後廢今爲堡在瀋陽縣東南

綱秋九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奏章不報 目時邊警日至方從

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吏部尙書趙煥率廷臣詣

帝視朝

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
煥等復上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郊陛下能高枕深
宮稱疾卻之乎帝深嘆焉煥尋卒

綱庚申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 是時滿洲攻破北關降蒙古宰

桑等進攻朝鮮國王李瑋瑋之子三十上疏乞援而朝議誤聽遼鎮塘報遂

謂瑋陽衡陰順宜遣官宣諭或命將監護其說紛拏瑋疏辨言二百年忠

誠事大死生一節詞極剴摯禮兵二部請降勅慰諭以安其心帝是其議

然勅令陪臣齎往不遣官也

綱秋七月帝崩葬定陵在京兆昌平縣小峪山 先是帝寢疾不食者半月外庭憂危皇時

太子未得見給事中楊澁借諸給事御史走謁方從哲即史左光斗趨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

山問左右不敢傳澁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

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識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

當宿開中從哲曰無故事澁曰潞公不詞史志愧此何時尙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

問及帝疾亟太子尙踰躅宮門外澁與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曰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

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涉暮始還太子深納之○楊澁字文瀾應山人左光斗字道直桐城人王

川李汝華字茂州人黃嘉善張問達黃克纘字紹江人侍郎孫如游字景文等
於弘德殿勉諸臣勤職輔理嗣君越二日崩遺詔發帑金百萬充邊賞罷

神宗崩

朝鮮乞援

一切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臣

光宗皇帝

光宗卽位

綱庚申泰昌元年

是年八月以前爲神宗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光宗泰昌元年從當時廷議據實分系以存光宗之統與前例一年兩系者不同滿洲天

命五 秋八月太子常洛卽位赦

綱以史繼偕沈灌

字銘

人

並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神

宗末方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灌與從哲同里相善給事中丁詩教等緣

從哲意以灌及繼偕名上疏未發二人俱在籍至是帝召用之

灌于明年六月始至繼偕

於十月至灌官翰林時嘗授內侍書劉朝魏進忠皆其弟子既入閣密結二人奏言遼左用兵臣營募東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朝

方舉內操得灌奏大喜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王應于等遊擊以下官有善灌又奏募兵後至者復三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亦從之○魏進忠肅寧人後更名忠賢義烏漢烏傷縣唐

改名今屬金華道

光宗有疾

綱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帝嗣位猶未移懼帝

以福王事銜己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噉帝知選侍李氏

時宮中有二李選侍人稱東西李此爲西李其

東李嘗撫視信王後爲客魏所間害慎鬱而卒

最得帝寵因請立爲皇后選侍亦爲貴妃求封皇太后

帝力疾御門趣舉册封禮方從哲卽以命禮部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

得寢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羣情疑駭外

李選侍得寵

史繼偕沈灌入閣

家王郭三戚晚。帝生母王氏。皇后郭氏。遍謁朝士泣懇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固甚包

藏禍心於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昌言於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

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寧漣遂劾文昇

用藥無狀并及輔臣方從哲

綱以何宗彥字君美。州人。劉一燝字季暉。南昌人。韓爌字象蒲。州人。朱國祚字秀水。人。並為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葉尙高復入閣。日時內閣止方從哲

一人史繼偕沈淮尙未至帝遂復有宗彥等命而宗彥國祚向高亦俱在

籍惟一燝爌入直。明年六月。宗彥國祚。十月。向高至。復為首輔。

綱帝召見方從哲等於乾清宮九月朔崩。葬度陵。在京兆昌平縣黃山第二嶺。日帝疾甚召

見英國公張惟賢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尙書周嘉謨李汝華侍郎孫

如游都御史張問達并及給事中楊漣漣以小臣特預召帝數日之命封

選侍為皇貴妃選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告帝曰欲封后帝不應羣臣

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

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

諸臣退竢宮門外中使傳上體平善日哺可灼復進一丸出明日昧爽帝

何宗彥
等入閣

光宗崩

李可灼
進紅丸

崩。選侍據乾清宮，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羣臣入臨，為閹人所格。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一燬，詰皇長子所在。羣閹不應。一燬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給曰：「第出，即返。」遂抱皇長子疾趨出，及門。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一燬，與惟賢遂掖皇長子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登極。

請於即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寧，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斂未畢，冠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之得宜，即朝委喪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誤大事，唾其面。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為悚然。○徐養量，應城人。

子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登極。時衆議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

李選侍
移居噦
鸞宮

綱選侍李氏移居噦鸞宮。選侍欲專大權，必欲與皇長子同居。廷臣

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

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

不得恆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

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及今不早斷決，

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選侍

得光斗疏，大怒，將加嚴譴。數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

召不赴。若輩何為者？」選侍益怒，邀皇長子議之。皇長子深以光斗言為善。

左光斗
疏請移
宮

熹宗即位

賜魏進忠世廕

趣擇日移宮而首輔方從哲徘徊其間顧欲緩之劉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邪至登極前一日楊漣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於是一燝韓爌邀從哲請即日降旨竚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乃移曦鸞宮皇長子復還乾清

是時宮府危疑人情恟懼光斗與漣協心建議辰極復正朝野稱為楊左

皇長子由校即位是為熹宗 目時廷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

歷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為泰昌或議以明年為泰昌後年為天啓元年左

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為萬曆以後為泰昌明年為天啓從之時劉一

燝韓爌周嘉謨等念內廷惟王安足倚初光宗在東宮時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人陰撼其過安善為調護貴妃無所得及挺擊

事起安以為屬草下令旨釋羣臣疑以安貴妃神宗大悅及光宗即位擢司禮秉筆監管勸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賢 引與共事

安亦傾心向之內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搜拔賢才中外

欣然望治

綱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定與 為奉聖夫人 目進忠初為帝

母王才人典膳進忠少無賴善馬射尤好博嘗與悍少年博不勝為所苦恚而自宮遂入內廷與諸監皆益窘乏久之始資緣為才人典膳 因魏朝以

暴李選
侍非

賈繼春
上疏論
選侍

結王安朝先與客氏私即所稱為對食者及進忠入亦通焉客氏遂薄朝而愛進忠兩人深相結帝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封客氏奉聖夫人廢其子侯國興弟容光先及進忠兄釗俱錦衣千戶

綱諭內閣暴選侍李氏罪責御史賈繼春新鄉人目選侍移宮雖迫然帝

奉養甚備會宮奴劉朝田詔等盜寶選侍移宮時朝等盜內府祕藏金寶墜地帝怒下法司案治

甚急諸閣懼搆蜚語謂選侍投繯皇八妹選侍出入井熒惑朝士繼春信之

即上書內閣言新君御極之時不當導以違忤先帝偪逐庶母俾先帝玉

體未寒不能保其姬女於是左光斗首上疏述移宮事略言皇上當選乾清則選侍自當移宮其理易

明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稍小過若使宮闈不安便於國體有損帝乃宣諭內閣備述選侍凌虐聖母及要挾

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諸狀方從哲封還上諭帝不允復降諭數

選侍過惡言選侍前因殿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侍言有輒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因責繼春妄生謗議

理法安在且言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

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未幾噉鸞宮災帝諭內閣言

選侍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字思清人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

詆謀乃再揭內閣至稱選侍為未亡人繼春揭有云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維經莫訴楊漣恐

繼春說遂滋亦上疏具陳移宮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恐釀今日之疑端流為他年之實事臣安敢無言帝優詔褒漣而深惡繼春將加嚴譴劉一燝力為解乃止無何繼春黨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抗疏引歸而繼春出按江西疏自明上書

之故帝屢旨切責明年四月繼春遂削籍

綱罷熊廷弼以袁應泰字大來經略遼東 目廷弼有膽略知兵然性剛

好嫚罵物情不甚附給事中姚宗文向與廷弼同在言路意氣相得專以排東

後以廷弼不薦己已怨及出閱邊廷弼以其書生貌之遂積相失

林攻道學為事 宗文持內府體自尊廷弼心易之甫開燕幕吏傳外警廷弼介而魏命弼吏欲宗文宗文色動未幾廷弼還笑曰老掌科無恐此邊關常事耳熱罷宗文偵外實無警意廷弼戲之恨甚主事劉國

籍向亦與廷弼同官以京察被謫及是贊畫軍前以故舊 比宗文還疏陳遼土日蹙詆

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復鼓其同類攻擊必欲去之於是御史顧慥三陽人

馮三元三河人張修德太原人給事魏應嘉興化人等先後劾廷弼破壞遼疆廷

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應泰代之應泰歷官精敏疆毅用兵非所長廷

弼在邊持法嚴厲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是時蒙古諸部大

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食廩與民雜居議者

言收降過多恐反不利後應泰卒以此敗方廷弼之去遼也上疏求勘朝廷命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言今廟堂

熊廷弼
罷以袁
應泰經
略遼東

孫如遊
入閣

方從哲
罷

十罪三
可殺

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冰雪稍緩，則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愀然不敢復言。比收拾甫定，愀然者復閱然。貴戰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壅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哉。及童蒙還，備陳廷弼功狀，末言廷弼功在存遼，勞有可紀，而遲爾乞歸，負君之罪，實無所逃。時頗以其言爲富云。○朱童蒙，萊蕪人。

綱以孫如游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帝卽位，如游以帝

爲皇長孫時，未就外傅，卽請開講筵，報可。至是遂入閣。

綱十二月方從哲罷。先是光宗崩，中外皆恨李可灼，而從哲擬遺旨

賚可灼銀幣，御史王安舜廣州後首劾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其罪。

從哲因改奪可灼俸一年，已而御史鄭宗周文水復劾崔文昇罪，請下法

司從哲擬旨，令司禮察處。於是御史馬三元、焦源溥字源一，原人、郭如楚、給事

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珙益都人、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字介，新安人等

相繼言文昇可灼罪不容誅，而從哲反爲徇庇。國法安在，給事中惠世揚

清州人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罪二。挺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

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阡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權稅，蠹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哲依違兩可。

當誅者一。選侍乃鄭氏私人，從哲受其宮奴所盜美珠，欲封爲貴妃，又聽其久曠乾清，當誅者三。從

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允其致仕。當神宗之末，

成一無所匡救，又用姚宗文，閱邊，鬪經略熊廷弼去，遂陽遂失，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階之，而從哲其罪首也。

明鑑綱目卷十三終

明鑑綱目卷之十四

鹽城印鸞章校訂

熹宗哲皇帝

孫如游

綱辛酉天啓元年滿州六年春閏二月孫如游罷

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去帝輒慰留至是疏十四上乃許之後四

年卒贈少保諡恭

綱三月滿洲取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字衡水人等死之

目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滿洲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等

嬰城固守敵軍奮勇縱擊城外兵七萬人皆潰世賢戰死總兵尤世功參將夏國勳張綱知州段展

同知陳柏皆死○城遂破總兵陳策李秉誠等聞警赴援敵兵分路擊敗之策

死焉秉誠等逃歸策與總兵童仲揆赴援時次渾河聞世賢敗沒欲旋師遊擊周敦吉不可乃與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吳文傑都司袁見龍鄧青龍石砬都司秦邦

禦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敵兵掘城西開以洩濠水分兵塞城

東水口擊敗諸將總兵梁仲善陣亡侯世祿遂渡濠薄城應泰與銓等分陴固

守敵左四旗兵先登城城中拒戰達旦守城官牛維曜高出等俱縋城遁

城中大亂翌日敵右四旗兵亦登城應泰居城北鎮遠樓知事不濟太息

陷遼瀋失

滿洲取瀋陽遼陽

遼瀋失陷

袁應泰
等死節

王化貞
巡撫廣寧

魏忠賢
矯詔殺
王安

謂銓曰吾當死於此公無城守責宜急去退保河西時以遼河之東為河東遼河之西為河西圖後

舉銓不可應泰遂佩劍印自經死明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銓被執不屈縊死

副使何廷魁懷印殺率其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者六人僉事崔儒秀戎服自經於都司署

轉餉同知陳輔堯段展及都司徐國全皆自剄死○何廷魁字汝謙大同人崔儒秀字敵初陝州人遼陽既陷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東大小七十餘城皆

降滿洲時沿海居民奔竄者皆航海走山東其不能達者棲止各島間接遼都司毛文龍率師

接登州為犄角計朝議是之授文龍參將○文龍仁和人

夏五月以王化貞諸城人巡撫廣寧 王化貞前以參議分守廣寧頗得

西部心及遼瀋繼失廷議推化貞為巡撫時廣寧止孱卒千餘化貞招集

散亡復得萬人激厲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然化貞素無大志不習兵

事欲恃西部為援遂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時謂其才

可倚議悉從之

立皇后張氏祥符人

太監魏忠賢即魏忠賢賜名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 忠賢與客氏忌安持

正嗾給事中霍維華東光人劾之矯旨充南海子淨軍絕食三日不死遂撲

殺之客氏淫而很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之兩人愈

相結用司禮監王體乾州人及李永貞通州人石元雅涂文輔等為腹心凡

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鈐識款要白忠賢議可否然後行帝性機巧好觀斧鋸椎鑿髹漆之事每引經創

墨。忠賢輒奏事帝厭之諺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因得播威福。

綱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字元平為兵部尚書 目初廷弼

雖罷帝念其守遼功仍議起用及瀋陽遼陽繼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

廷弼在當不至此帝乃貶馮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召廷弼於家廷弼至

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亦曰三岔河在奉天海城縣西南遼河至此合太子河入海即古遼澤也

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

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三海關經略軍務賜尚方劍及行上宴之郊外命

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先是王化貞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守

備分守諸要害議已上廷弼謂今日但當固守廣寧不宜分兵防河兵分

則力弱倘一營不支則諸營皆潰又焉能守化貞議遂不行愠甚盡委軍

事於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和廷

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萊聲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

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以上者即置守備都司如此則一二萬勁

兵可立致帝即從之未幾滿洲鎮江前注見守將陳良策潛與毛文龍結文

龍遂引兵襲取其城王化貞遽以大捷奏舉朝皆喜亟命發天津登萊水

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寧軍四萬進據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廷

弼遺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

之算時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廷弼言多不服而化貞再疏請出師且

言勢在必克兵部尚書張鶴鳴深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請令廷弼進駐

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前注見移鎮山海化貞即渡河進師廷弼不得已出

關次右屯明置廣寧右屯衛今廢化貞無功而還化貞為人驕而愎妄意降將李永芳

十萬送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為大言以罔中朝尚書鶴鳴深

信之所請無不允而于廷弼奏輒從中阻格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略名而無其實遂左事惟

樞臣與撫臣共為之鶴鳴益戾當是時廷弼主守力言永芳必不可信四部必不可恃而化貞一

切反之絕口不言守且謂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已而廣寧人見河冰合紛傳兵至奔竄四

徒化貞乃始議守而鶴鳴請勅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鎮人心而不知

城名在北鎮縣西南金元時置縣於此明廢今為縣四亦堡名在鎮武東羅一貫甘州衛人

綱秋九月四川永寧前注見**土司奢崇明反****自永寧奢氏自洪武後世為**

宣撫司傳至奢崇周無子崇明以疏屬襲外恭內陰鷲其子寅尤驍桀好

亂時朝廷方遣官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張彤等領

再化貞
出師請

永寧土
奢崇
明反

秦良玉
大破奢
崇明

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隨州西安人議汰其老弱龍等遂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

官二十餘人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陷遵義興文故九絲蠻地萬歷中置縣事見前

知縣張振德崑山人死之崇明統所部與徼外雜蠻凡數萬播州遺孽及

諸亡命奸人蠶起附之全蜀震動乃進圍成都偽號大梁設丞相以下官

左布政使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將入覲蜀王以亂留治軍事燮元急趣近道兵

赴援偕右布政使周著南昌人按察使林宰漳浦人等分陣固守賊攻城急四

面立望樓高與城齊又潛納其黨城中為內應燮元捕獲之斬二百餘人

又命死士突出斬三賊帥焚其樓賊少懾已而援兵漸集石砭女土官秦

良玉忠州人嫁使馬千乘子乘宣撫死代領其衆先遣其弟民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自統精

兵鼓行而西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然賊亦日益增忽有賊數千自林中

舟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公中人皆

哭燮元曰此呂城車也乃川巨木為機闕轉索發敵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賊大

去相持百餘日會賊將羅乾象遣人輸款願殺賊自効燮元許之令誘崇

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乾象即於是夜縱火焚營賊兵亂崇明父子倉

皇走瀘洲乾象以衆來歸成都圍解以下事俱在明年燮元亦已授四川巡撫帥師

追崇明乘勢復州衛所十四餘惟樊龍扼重慶不下燮元督良玉等奪二

郎關在四川巴縣西北據其險佛圖關在巴縣西即李嚴欲鑿通涪汶二江處亦為總兵杜文煥所破諸將

迫重慶而軍城中乏食燮元以計擒樊龍殺之張彤亦為亂兵所戮遂復

重慶瀘州尋亦復

綱冬十二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 目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

權吏部不能舉及嘉謨為尚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惡

霍維華傾狡出之外魏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錢塘人劾嘉謨受劉一全屬

為王安報仇嘉謨遂罷歸

綱壬戌二年春正月滿洲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目先是化貞凡五出師輒引還八九十月皆一出十一月則再出李永芳不應西部亦不至廷弼乞勅化貞慎

重舉止化貞上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

頗右之廷臣惟少卿何喬遠晉江人御史江秉謙歙人周宗建吳江人

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

所欲殺之人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

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

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鬪恃有閣臣今無望矣帝令羣臣議兩人去留

罷周嘉謨

滿洲取西平堡

羅一貫
死節

王化貞
棄廣寧
西走

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大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
 用帝不從責再議議未上而滿洲兵已西渡遼河故西平堡招副將羅一
 貫降不從布梯楯進攻堡破一貫死之會化貞遣遊擊孫得功參將祖大
 壽合總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會師前進與敵兵遇乘機急
 戰敵兵飛馳突入奮射衝擊得功遽奔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敵追擊至
 平陽橋渠秉忠及副將劉徽參將黑雲龍等皆死之全軍盡沒大壽走覺
 華島得功請降得功素為化貞心腹及是欲生縛化貞以為功時敵兵頓
 沙嶺在奉天北鎮縣東未進得功揚言兵已薄城居民驚竄參政高邦佐字以道襄陽人禁
 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理軍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
 矣請公速去化貞莫知所為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二人徒步從遂棄廣寧
 跟蹌西走先是廷弼已離右屯次閭陽驛聞敗參議邢慎言益都人請馳救
 為僉事韓初命所阻遂退還及是與化貞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
 六萬眾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注見前屯及前屯明以元瑞州置廣寧前屯衛今廢故城在
 西寧南廷弼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
 盡焚積聚與副使高出萊陽人胡嘉棟西華人等先後入關獨邦佐留松山自

貴州土
目安邦
彦反

經死滿洲入廣寧凡四十餘城皆陷遂進取義州而還敗聞至京師鳴懼

罪因自請視師給事中侯震揚嘉定人少卿馮從吾長興人董應舉字崇

何喬遠請並逮廷弼化貞以仲國法獄具二人並論死鶴鳴尋亦罷歸

綱二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反國邦彦水西宣慰使安堯臣族子堯

臣死子位幼位母奢社輝攝事社輝奢崇明女弟也嘗與崇明子寅爭地

相仇而邦彦素懷異志與崇明合及崇明反或傳其已陷成都邦彦遂挾

位以叛為崇明聲援自稱羅甸大王率兵首襲畢節明備清改縣今屬貴西道陷之諸部

頭目蠶起為助乃分兵西破安順注見霑益元州清屬雲南曲靖今屬貴西道東下甕安明

偏橋明長官司清屬貴州鎮遠府今廢而邦彦自統水西軍渡陸廣河在修文縣境其上源

直趨貴陽當是時永寧未平水西復起貴陽城中藩臬守令咸

入觀巡撫李樓鄞人方受代已乞休聞變與巡按御史史永安武定提學

僉事劉錫元長洲悉力拒守學官及諸生亦督賊攻不能克則沿巖置柵斷

城中出入鎮將張永芳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注見不得進諸將馬一龍

白身強皆戰歿外援遂絕賊攻城益急城中糧盡人相食先食糠穀草木敗後

而死守不遺餘力中朝方亟遼事不能

乃食生人至親屬相瞰里居參政潘潤民一女被食知縣周思稷至自殺以變軍

王三善
擊殺安邦俊

孫承宗
入閣

劉一燝
罷

顧久之新撫王三善字彭伯始分兵三道進奪龍里城擊殺安邦俊水西別部

頭目與邦彦同反者邦彦駭走遂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

懽呼更生貴陽被圍十餘月城中戶十餘萬至是僅存二百人而孤城卒

全皆標及永安錫元功也時議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稱焉

綱以孫承宗字稚雅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目承宗以知

兵名廣寧既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

臣理兵部承宗疏言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

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

日間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沈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

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

徐為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

京東屯田數事帝嘉納焉

綱三月劉一燝罷 目先是言官交章論沈淮淮疑一燝主之與魏忠賢

比而齟一燝及周嘉謨罷一燝屢疏乞休許之葉向高言客氏既出復入

一燝顧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奧突不可知之地其漸當

防不納先是客氏已遣出宮帝思念不食遂宣諭復入給事中侯震賜上言禮有慈母猶恩以

龍而攝江京李閏之奸趙媯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禍貽宗社長可寒心帝不肯放向高以爲言一燦後坐誤用熊廷弼削奪崇禎初復官至八年卒贈少師福王時追謚文粹

舉內操 魏忠賢勸帝選武閣鍊火器又日引帝爲倡優聲伎狗馬

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秉謙等劾沈淮交通閹人弄兵大內

中旨切責侯震揚黃尊素字真長人等先後疏諫皆不聽明年內操時至萬人衷

夏四月禮部尙書孫慎行追論前輔方從哲進紅丸罪 慎行召爲

禮部尙書既至卽追劾李可灼進紅丸事斥從哲爲弒逆疏言可灼紅丸乃首

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卽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弒然則從哲宜何罪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奠以待而寇弒之次也乃悍然不

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是誠何心許世子以死愛父猶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於何處明可灼臣以爲從哲縱無弒之心卻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恐百口不能爲天下

萬世從哲久居京師近習多爲之地慎行疏上帝以舊輔素慎事係傳聞

下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

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字孔善人以九卿議久稽趣之時議者一百十有餘

人紛紛俱欲罪從哲獨刑部尙書黃克纘字紹夫江人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

人右之希內廷意也於是大學士韓爌述進藥始末尙書張問達等合奏

言慎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見乾清

方從哲請自貶

孫慎行追論紅丸案

舉內操

李可灼
遣戍

白蓮教
徐鴻儒
作亂

中興福
烈帝

宮輔臣與臣等言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
至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溫熱就寢臣等所共聞見輔
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醫知脈
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卽上昇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
焉乃從哲反賚可灼及御史王安舜有言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失之太輕
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爲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容誅
而崔文昇當皇考哀感時妄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戮以
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未幾慎行引疾去

綱五月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

圖初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

孫一營

妖狐狐尾令藏之招人入聞異香多歸附之

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

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森爲有司所攝斃於獄其子
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宏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
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
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遂陷鄆城俄復陷鄆
滕嶧三縣鄆縣五經博士孟承光承光被執不屈死滕縣知縣姬文允

趙彥練
民兵討賊

以毛文龍
為平遼總兵官

字士昌。華州人。視事甫三日。城破。登堂自經死。以印界小吏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賊掠顯照。索印。並照潛授其父。而與守務並罵賊死。

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巡撫趙彥練。民兵增諸要

地。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

統山東軍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為滋陽知縣楊炳。及都司楊國棟

所敗。已而犯夏鎮韓莊。劫掠漕艘。官軍連破之。運道始通。賊又攻曲阜。知

縣孔聞禮率民兵拒守。賊不能克。引去。時賊精銳聚鄒滕間。彥欲攻鄒縣。

副使徐從治。字仲華。海鹽人。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

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蹙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

數十戰。城未下。乃令天津僉事來斯行。國山人。及國棟乘間復滕縣。國棟又

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儒單騎走擒之。送京

師磔於市。鴻儒臨刑歎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一二百

萬事不成。天也。鴻儒舉事。凡七月而滅。方鴻儒未滅時。于宏志亦起兵武邑。應之。為諸生葉廷珍所獲。王好賢亦捕得。皆伏誅。論

平賊功。趙彥加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復以言官請。修復孟廟。恤孟氏子孫。

綱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先是文龍襲取鎮江。報巡撫王化

貞。而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副總兵。

累加左都督。至是挂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東江雖踞形勢。而文龍素無大略。惟

務廣招商買販。易禁物。無事則鬻。侵販布為業。有事亦罕得其用。

尤准罷

綱秋七月。沈淮罷。刑部尚書王紀字維城。理人。再疏劾淮。比之蔡京。淮亦

劾紀。庇熊廷弼獄。廷弼。遼陽。終下年為監軍。僉事。殺鶴鳴行邊。以下年嘗通李永芳。欲因以甚。廷弼之罪。鎮撫司獄具移刑部。紀與員外郎顧大章辨其誣。改輕比。

故淮劾之。○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詔兩解之。未幾。紀削籍去。葉向高言。紀淮交攻。俱失大臣

體。獨斥紀。如公論。何淮不自安。乃引去。自淮首進募兵之說。結交開寺。遂開內操。執議惡之。歸後逾年卒。

綱八月。以孫承宗經略薊遼。初。廣寧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為

孫承宗經略薊遼

喀爾沁諸部所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經略王在晉字明初。太倉州人。與薊遼總督

王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於八里鋪。在山海關外。設守兵四萬人。

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字元素。莞人。以為非策。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

請身往定之。乃馳詣關門。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築寧遠要害。與覺華島

相犄角。因言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帝許之。賜尚方劍。御門臨遣。以寵其

行。承宗既至。關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字蒼元。寧夏人。為總兵官。令遊擊祖

祖大壽守覺華島

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陝西人。守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

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會敵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不致

敗衄軍聲頗振

初承宗之督師也。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為贊。惠薦監軍副使閻鳴泰為遠東。可。後出關抵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崇煥善繼。請守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命大

泰快。快求去。承宗亦引疾。帝乃罷鳴泰。諭留承宗。以張鳳翼為巡撫。鳳翼怯。力主守關。議承宗不。壽興工。崇煥及滿桂守之。承宗將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帝即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即妄為矣。故用文移往復。緩之。師竟不果出。○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張鳳翼代州人。滿

桂。蒙古人。幼入中國。居宣府。

增田賦

綱九月增田賦

目時增州縣兵計畝加餉從御史馮英請也

綱封弟由檢為信王

即莊烈帝

鄒元標
馮從吾
罷

綱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目初神宗時元標從

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官都察

院乃共建首善書院於京師

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為之記。

朝暇與同志高攀龍等講

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諸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

蒙郭允厚

曹州人

郭興治慮為元標所黜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為門戶元

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政傳旨謂

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

故也葉向高亦力為解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興治復力攻比元標於山

東妖賊元標從吾遂並引歸先是書院方建御史黃尊素謂元標曰都門

顧秉謙
等入閣

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謂徐元標元標不能用及是尊素言果驗元標

參晉既歸羣小擊碎其碑暴於門外先師木主委棄路隅經史典籍盡被焚燬而宛獨存後崇禎中禮部尚書徐光啓率西洋人湯若望等借院修歷署曰歷局○徐光啓字子先上海人

綱癸亥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貴山朱延禧聊城朱國楨烏程魏廣微南樂

允貞子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國**廷推閣臣首列孫慎

行盛以宏字子寬潼關皆不用時魏忠賢用事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微率先

諂附遂援二人入閣時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秉謙廣微府劣無恥忠賢得為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牽

忠賢儼如奴役

綱紅毛夷即荷蘭明史謂之和蘭在比利時之西其人據澎湖翠島名散布於福建臺灣間 **國**神宗

末紅毛夷侵奪臺灣地在福建東南海中古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後又出據澎

湖犯漳州今改龍溪縣海澄明縣清屬漳州府今與龍溪並屬汀漳道已復入廈門島名在福建同安縣東南今思明縣地官軍

禦卻之仍築城澎湖以居已而巡撫南居益字思南人請於朝發兵出擊在

年四迄數月番人始揚帆去而渠帥高文律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

之澎湖之警始熄其據臺灣者自若也明史外國傳荷蘭本國去中華絕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敵舟長三十丈廣六

尺厚二尺餘樹五桅桅下置二丈巨鐵敵後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轍自其製也挖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百里云

綱遣中官刺邊事 **國**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

紅毛夷
據澎湖
諸島

遣中官
刺邊事

較事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賚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後至山海關頒賚將士實覘軍也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不省

朱國祚

綱夏四月朱國祚罷 國祚在閣素行清慎事持大體及是十三疏乞

休遂許之未幾史繼偕亦致仕先是刑部尙書王紀為魏忠賢所逐國祚疏救復具揭

祚長者歸後家無餘貲踰年卒贈太傅謚文恪

綱五月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在四川敘永縣東南與貴州畢節縣接界考此又一龍場

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

非王守仁所請之龍場驛也驛已注前 先是川兵既克重慶貴州兵亦復遵義已而遵義再

為賊所陷推官馮鳳雛被殺朝議加燮元兵部侍郎為四川督總討賊至

是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得志於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乃

盡撤諸軍會長寧注見前 連破賊砦與秦良玉合兵搏戰賊大敗遂入青崗

坪在敘永縣西抵城下拔之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克遵義崇明父

子逃入舊蘭州城唐置州宋廢故城在今敘永縣東 尋為參將羅乾象所攻克賊勢益蹙乃率

餘眾走水西龍場借兵安邦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永寧燮元敗走之諸

將乘勝鑿入龍場生擒崇明妻安氏及其弟崇輝斬獲萬計崇明父子竄

奢崇明敗走水西龍場

客氏魏忠賢光宗妃

趙南星為吏部尚書

深箚得免時燮元以永寧既拔蜀中已靖遂不窮追而貴州巡撫王三善

以崇明竄入水西會師六萬進討屢戰皆捷遂渡渭河在貴州黔西縣北東直

抵大方即今貴州大定縣治入居安位第位與其母社輝走火灼城名在黔西縣北安邦

彥匿織金亦城名在黔西縣西北地最深阻皆不敢出三善既連破賊有輕敵心謂賊不足平

駐大方久之會糧盡不得已退師乃焚大方廬舍而東事在明賊躡之副總

兵秦民屏參將王建中戰歿三善遂為降賊陳其愚所害其愚者賊腹心先詐降三善信之令隨行

遇賊其愚衝三善塞馬三善大呼罵賊遂遇害監軍副使岳具仰同知梁思秦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人皆死之岳具仰延安人田景猷貴州思南人於是賊勢復張

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於別宮殺之 客魏肆

惡慮妃嬪白其罪矯旨賜趙選侍自盡選侍以光宗賜物列案上西向禮佛痛哭自經幽裕妃別宮絕

其飲食天雨妃匍匐承檐溜飲之而死皇后數於帝前刺客魏過失是年

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以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

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讒失寵李成妃為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

別宮妃預儲食物檐瓦間半月不死斥為宮人

冬十月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 先是南星為左都御史與吏部尚

書張問達掌京察黜去丕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達罷南星代

東林黨勢盛

魏忠賢提督東廠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

為吏部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憚其剛嚴不敢有所干請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拒不納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三至南星門謝弗見又嘗歎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次骨與忠賢而齟南星然是時東林勢盛葉向高韓爌方輔政南星掌銓李騰芳字子實陳于廷字孟詵佐之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魏大中袁化中字民諧長科道鄭三俊字用章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輩悉居卿貳而郎官鄒維璉字德耀夏嘉遇字正甫江華人張光前字爾程國祥字仲若劉廷諫順州人等亦皆民譽眾正盈朝激揚諷議忠賢頗憚之於外事未敢大肆

綱十二月魏忠賢提督東廠 初神宗末刑罰弛縱而廠衛緝捕亦漸稀簡詔獄至生青草及是忠賢以司禮秉筆領東廠事車馬儀衛僭擬乘輿已而任用田爾耕任掌衛事許顯純定為鎮撫理刑羅織無遺鍛鍊殘酷廠衛之毒於斯而極

綱括天下庫藏輸京師 葉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今盡括之猝有亂將何以應不納

何宗彥卒

楊鍾勅
魏忠賢
二十四
大罪

綱甲子四年春正月何宗彥卒諡文 宗彥清修有執神宗未齊黨勢

盛非同類即排去之宗彥方攝禮部事獨無所附麗遂不安其位而去光

宗立以素望即家起入閣及是卒官贈太傅

綱夏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中旨切責漣 忠

賢肆惡日甚漣抗疏列其大罪二十有四略曰太監魏忠賢者本市井無賴中年淨

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今列其罪狀為陸下言之祖制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

率或徑自內批或祖宗政體大罪一劉一燦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其黨論去急于翦己之

顧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豫德係慎行那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

賢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三王紀為司寇執法如山鍾

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俱用陪排一時名賢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與大罪六

一貴人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日傳聞宮中有

罪八猶曰無名封也大罪九猶曰有娠封也中外方為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毒旨勒令自盡是陸下

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幸夫人實有謀害是陸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

年護持孤危者惟王安即陸下倉猝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一陸下用朝官規制

不但毀人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略無顧忌大罪十二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

皆乳臭諂勅家之館月不盡丁如魏夏爾魏長卿及傅應星等監製恩力持官糾正柳房之賊又與

大獄矣大罪十四真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復忠賢琅脈遂託言開礦而致之死趙高鹿可為

如草菅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錄除言官不敢司封
 殿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
 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魏大中為吏科遵旨蒞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登省交章
 又再奏王言煌煌綸綍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任事日以快私繼行傾
 陷為事投匭告密入夜未已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緝訪
 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
 知九廟生靈安插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慮忠賢與奸相沈滄創立內操鼓
 奸先安知無大盜刺客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
 呼清塵墊道人以為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儼然乘與矣大罪二
 十三夫寵極道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
 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
 兇于肘腋間乎此又寸鬣忠賢不足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
 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為之綢繆更相表裏迭為呼應
 伏望陛下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成勅刑部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
 不朽○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文震孟字
 文起吳縣人劉僑魏大中事類敘在後

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為剖析王體乾等贊之帝惜然不辨也
 遂溫諭留忠賢而於次日下午漣疏嚴旨切責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
 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為計漣愈憤擬對仗
 復劾之忠賢詢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閣數百人衷甲夾陛立
 勅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

獄拷掠死籍其家
○吳懷賢休寧人

中書舍人吳懷賢讀漣疏擊節稱歎注其旁曰宜如韓魏
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達戍其奴告之忠賢即逮懷賢下

杖殺郎
中萬燦

綱秋七月杖殺工部郎中萬燦

字闇夫
南昌人

目自楊漣上疏被責廷臣益憤

魏忠賢
借燦立
威

交章論忠賢不法

給事中則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則劉業楊玉珂帥象等京卿則太常卿胡世賞祭酒蔡毅中等勳戚則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列卿則兵部尚

書陳道亨侍郎岳元登等凡七十餘人○許譽卿松江大學士葉向高及禮部尚書翁

正春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帝不許未幾燦疏復至言忠賢盡竊大權

生殺予奪在其掌握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豈可一日尚

留左右忠賢得疏大怒當是時忠賢方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憤思借

燦立威乃矯旨廷杖一百令羣閣先至燦邸摔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

屬杖已絕而復甦羣閣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御史黃尊素上言律例非

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批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凶豎千載

而下史筆書之豈不上累聖德乞復其故官破格賜卹時禁中方失火李

應昇復言部郎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燄旋作天譴甚明伏冀矜恤俱不

報

是年檢討丁乾學與江西鄉試發策刺忠賢忠賢怒矯旨除其名已使人詐為校尉往逮

詩也邇者得之遂遠治事自矣會鐸家人夜醮都督楊體乾誣以讒詛竟斬西市他若御史夏之

令以劾毛文龍矣裕中以熊廷弼姻考功郎蘇繼歐以楊連黨後軍都督府經歷張汶以被酒詆

忠賢或下獄或被杖死皆在燦後崇禎初燦贈光祿卿官一子乾學等皆贈卹○丁乾學字天行

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劉鐸廬陵人夏之令光山人吳裕中江夏人蘇繼歐許州人張汶邯鄲人

尚書國
彥曾孫

綱葉向高罷
御史林汝翥

福清人

向高甥也方巡城有內二豎爭奪人

罷葉向高

河決徐州

趙南星
高攀龍
罷

財物鬪於塗。汝翥答之。時萬燝甫杖死。魏忠賢矯旨命杖汝翥如燝。汝翥懼。逃之城外。羣閹疑匿。向高第聚而圍之。大肆詬辱。向高上言。國家二百年來。無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旨慰留。盡收回中使。汝翥尋出。受杖。竟不死。向高以時事不可為。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行人護歸。向高為人光明忠厚。有德望。好扶植善類。自再入相。輔沖主。屬人逞熒。竄計。時事日非。向高亦稍刑方為圓。然猶數有匡救。老成持重。為清流所倚。賴惟鹿門。

生王化貞。不能決議。致壞封疆事。為時所咎焉。後三年卒。崇禎初。贈太師。諡文忠。

綱河決徐州

圖決魁山

銅山縣在江蘇

隄城中水深丈餘。遷州治於雲龍

山。在銅山縣南。山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

而治河事無言及者

綱冬十月罷吏部尙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圖御史崔呈秀

薊州人

按淮揚。賊私狼籍。比還朝。攀龍循故事考察。故事。巡按御史回道。考察。稱職。始復任。

盡發其貪穢

狀。南星議戍之。詔革職聽勘。呈秀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首涕泣。乞為義子。

且言不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為然。遂與定謀。會山西

缺。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安福人。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

九疇。歷城人。

受魏廣微旨。言應祥嘗知嘉善。魏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

於選郎夏嘉遇而用之。狗私當斥。

先是孟冬。皇廟且頌。朔廣微恨甚。故熒九疇。斥之。大中嘉

削陳于
廷楊漣
左光斗
籍

韓爌罷

逮內閣
中書汪

遇疏辨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

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

引罪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攀龍亦引去初南星里居時名日高海內仰慕與顧憲成鄒元標

並稱三君及召起為吏部嘗與忠賢並坐宏政門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為善忠賢默然怒形于色至是罷去忠賢與其黨恨不已每矯勅諭必目為元凶云

綱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籍

先是萬燝杖死黃尊素語漣曰可以去矣漣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卒不去

至是廷推吏部尚書漣注籍不預于廷等推喬允升洛字吉甫人馮從吾汪應

蛟字潛夫上之中旨責漣大不敬又以允升等為趙南星私人責于廷光

斗與漣朋比並削籍而擢徐兆魁吏部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

都御史皆素為南星所擯者也由是天下大權一歸忠賢矣

綱韓爌罷 葉向高既去爌為首輔故事閣中止首輔秉筆魏廣微欲

分爌權囑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伴食爌即抗疏乞休

中旨責爌歸非於上悻悻求去遂聽罷爌每事持正為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能

又深結忠賢偏引邪黨故卒歸而後已而忠賢黨劾爌除名又假他事坐職二千爌歸田宅貸親故以償而棲止於先墓

綱十二月逮內閣中書汪文言人下鎮撫司獄 文言言初以布衣任俠

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輸貲為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先是三黨諸魁交甚

文言習知未末多方設奇開之語人果相疑而浙黨鄰之麟以求吏部不得見惡齊黨亦交鬪其開於是齊浙之黨大離因交結東宮伴讀王安與

談當世流品安悅之光宗初立外廷倚劉一燦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

文言交關力為多及魏忠賢殺安文言亦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閒葉向

高用為內閣中書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俱與往來會給事中

阮大鍼懷寧人與光斗大中有隙大鍼與光斗同居倚為重會吏科缺都給事中大鍼

典近大鍼輕躁不可任擬用大中大鍼至光斗意中變使補工科大鍼心恨之囑其同官傅櫬臨川人劾文言與光斗大中交

通為奸利旨下文言詔獄葉向高以舉用文言引罪求去忠賢終憚向高

舊臣不深究而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禍延搢

紳僑頷之獄上止坐文言廷杖除名無株及者事在四月方忠賢得櫬疏喜

甚欲藉是羅織東林而獄遽解志不得逞乃以劉僑不任事削其籍而用

許顯純代欲再伺釁而動至是御史梁夢環廣東人知忠賢恨未已復劾

文言詔立逮之下北鎮撫司獄即命顯純鞠治而大理丞徐大化亦希忠

賢指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於是東林之禍遂作

綱朱國楨罷 國楨繼韓爌為首輔魏廣微視之蔑如給事中李蕃日照

阮大鍼與左魏有隙

朱國楨罷

復崔呈
秀官

摺紳便
覽

善類為
之一空

人。三疏劾國楨遂引疾求去。忠賢語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

善去。乃加少傅，遣行人護歸。崇禎中卒。嚴文肅。

綱乙丑五年春正月，復聽勘御史崔呈秀官。目魏忠賢既得呈秀，恨相

見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至是給事中李恆茂那為呈秀訟冤。忠賢

即以中旨復其官。時中旨頻出，朝端以為憂。給事中李魯生獨上言：執中者帝。尋督三

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至上外朝。呈秀必屏人密語，移時先是顧秉謙、魏廣

微，以己意點摺紳便覽一冊。若葉向、高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

等百餘人，目為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長垣人、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

為正人。進之忠賢，俾據是為黜陟。已而王紹徽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宋

時淮南盜宋江等諸名目，為點將錄，令忠賢按名黜汰。及是呈秀復進同

志諸錄，皆東林黨人。又進天鑒錄，皆不附東林者。由是羣小無不登用，善

類為之一空。呈秀下二歲，即晉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出入烜赫。勢傾朝野。於時忠賢門下，文

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廖，號五彪。他若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此外又有十孩

兒四十孫之號。而呈秀尤為之魁。暮夜乞憐者，莫不緣之以進。蠹集蟻附，其門如市。或不附己，及

勢位相軋者，輒令其黨排去。諸所傾陷，不可悉數。雖其黨亦深畏之。○田吉，故城人。吳淳夫，晉江人。李饒龍，福建南安人。倪文煥，江都人。孫雲鶴，霸州人。楊寰，吳縣人。崔應元，大興人。周應秋，金壇人。曹欽程，江西德化人。

滿洲建
都瀋陽

重修光
宗實錄

朱延禧
罷

逮楊漣
左光斗
等下獄
殺之

綱三月滿洲建都瀋陽。先是滿洲築城界藩營建宮室尋自界藩遷於薩爾滸遼陽既陷乃於城東五里築城備宮闕之制建為東京至是以瀋陽形勢之地復自東京遷都之是為盛京。

綱夏四月重修光宗實錄。御史楊維垣文登人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

華繼之痛詆劉一燝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光斗而

譽范濟世濟源人王志道潁浦人等請改光宗實錄中旨允之免李可灼成擢

濟世巡撫志道等京卿時魏忠賢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於三案及

京察辛亥酉封疆熊廷弼事無與也羣小欲藉忠賢力為報仇凡異己者概指

為東林黨而去之清流之禍遂不可解未幾楊左諸人皆坐封疆事被禍而御史石

生者除名死者追奪已又極論三案請以其疏付史館。○三畏交河人忠賢門下士孩兒之一也。

綱六月朱延禧罷。中旨令閣票稱魏忠賢為元臣延禧執不可御史

田景新阿忠賢意攻去之。

綱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

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詔獄尋斃之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

等籍考明史漣等逮問在三月下獄在六月今并書以省文。先是讞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李三才及

許顯純
非法拷掠

六君子

漣光斗等二十餘人許顯純坐漣等以移宮罪徐大化獻策於魏忠賢曰
 但坐移宮則無賊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更有名
 忠賢以為然乃令顯純復鞫文言五毒備至使引漣等納廷弼賄文言仰
 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手
 作文言供狀文言復張目謂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
 斃之而具獄詞以上漣光斗各坐二萬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萬大
 章四萬餘復多所牽引中旨漣光斗六人逮下詔獄南星三才等俱削籍
 下所在撫按追賊漣光斗等先後逮至顯純非法拷掠血肉狼籍賊不肯
 承光斗私計曰彼殺我有二法因我不承而酷刑以斃之一也夜半令獄
 卒潛殺之二也承則當下法司庶有見天之日諸人然其言俱自誣服忠
 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至七月漣光
 斗大中同夕為獄卒所斃漣之死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最為慘毒光斗大中亦皆體無完膚越數日始報三人屍俱已潰敗不可識又踰月化
 中朝瑞亦斃惟大章未死羣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乃移付法司定
 罪布告天下仍移鎮撫司大章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其弟大韶訣
 投縵而卒時以六人為六君子

方漣之被逮也士民數萬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還既死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

政士民德之。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倡議釀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學獄。而光斗已前斃。正即善繼父。世所稱。鹿太公者。也。光斗死。而賊未竟。撫按嚴追。光斗坐累死。母以哭子死。家族盡破。大中長子學淨。以父被逮。欲隨行。大中止之。乃微服開行。採剝起居。既抵部。遲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食以完父憾。未竟。而大中斃。學淨劾哭。幾絕。扶輿歸。晨夕號泣。水漿不入口。遂死。化中前佐高學龍。發崔呈秀贓私。呈秀恨之。又繼連疏。劾忠賢。有忠賢擬而走險。其橫逞之毒。將不在搢紳。而即在陛下等語。忠賢益大恨。因竄名獄中。朝瑞嘗請宥廷弼。載罪令守山海。徐大化與之相訐。大章在刑部時。獻弼獄。援議能。議勞例。從寬遣戍。樓維垣効其受賄。故二人並坐。而大章職尤多。崇禎初。漣贈兵部尚書。謚忠烈。光斗贈右都御史。福王時。追謚忠毅。大中贈太常卿。謚忠節。子學淨。旌孝行。化中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謚忠愍。朝瑞贈大理卿。福王時。追謚忠毅。大章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謚裕愍。

綱秋八月毀天下書院 **御史張訥** 中 **上疏力詆鄒元標孫慎行馮**

從吾余懋衡 字持國 **等請毀其講學書院於是元標慎行從吾懋衡俱削**

奪東林關中江右徽州及天下一切諸書院皆毀訥為忠賢鷹犬最効力

忠賢深德之書院既毀未幾逆祠建矣 時元標已前卒。追論。尊官。崇禎初。贈尚書。謚忠介。慎行尋復以紅丸事。遣戍。具詳後。從吾

以病。崇禎初。復官。謚恭。定。懋衡亦於崇禎初復官。

綱以周如磐 莆田人 **丁紹軾** 貴池人 **黃立極** 字中成 **人為禮部尚書馮銓** 涿州人 **為**

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輔臣缺詔推老成幹濟者禮部**

尚書周如磐以年老推用侍郎黃立極與忠賢同鄉故援之熊廷弼之獄

紹軾與銓謀居多 紹軾素憾廷弼。以御史吳裕中為廷弼姻。言於忠賢。而杖殺之。銓亦與廷弼有隙。家居時。自遺書魏良卿。勸與大獄。及侍諄筵。出市刊。遂東傳。譖於

周如磐
丁紹軾
等入閣

毀天下
書院

帝曰此與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大怒於是廷弼死遂決

銓資淺年未及四十忠賢黨李魯生上言成即為

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於國銓遂柄用如磐閱三月即罷

歸紹軾未踰年亦卒

魏廣微罷

綱魏廣微罷

目初楊左之獄廣微預謀吏部尚書崔景榮字自強垣人懼諸

人立斃亟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乃疏言漣等在今日誠為有罪之人

在前日實為卿寺之佐縱使賊私果真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無令鎮

撫嚴刑追比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忠賢怒已不

可解遂連疏乞歸景榮亦罷

殺熊廷弼

綱殺前遼東經略熊廷弼傳首九邊

目先是法司論廷弼獄與王化貞

俱論死已而楊左諸人俱坐贓斃獄忠賢黨門克新汝陽人石三畏等趣殺

廷弼及是遂棄市傳首九邊化貞竟不誅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

十七萬劉徽清苑人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罄產不足償

其子兆珪自刎死姻族家俱破武弁詩應陽為廷弼爾冤立誅死太倉人孫文多願同寅作詩誅之為避者所得二人坐誹謗俱斬連及其同

郡編修陳仁錫修撰文震孟並削籍○陳仁錫字明卿長洲人

綱冬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字登之代為經略 目初忠賢以承宗功高

孫承宗罷

高第代
孫承宗
為遼東
經略

欲親附之。會帝遣內官王應坤犒邊，賜承宗蟒玉。忠賢即令應坤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大憾。趙南星等被逐，承宗方西巡薊遼，念抗疏，帝弗省。往在講筵，每奏對，間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曰：「承宗擁重兵，清君側，公立齋粉矣。」忠賢悸甚，繞御牀哭。帝亦心動，令內閣擬旨，顧承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制。違者法不宥，夜啓禁門。」諭兵部發三道飛騎止之。又諭九門守奄孫開老入齊化門者，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還。事在四年。忠賢遣人偵之一襍，被置輿中。後軍惟鹿善繼而已。忠賢意漸解，而其黨李蕃、徐大化等，至詆為王敦、李懷光。承宗遂累疏求罷，不許。會馬世龍有柳河亦曰楊柳河，在奉天海城縣南西北流入三岔河。之敗。有降人劉伯濶自耀州來，言州城內虛，可襲。世龍信之。遣副將魯之甲等率師往，檄水軍遊擊金冠以舟濟師。冠違令不至，師次柳河，不得渡，軍陷泥淖中，敗沒。於是臺省交章劾世龍，并及承宗。承宗求去益力，遂許之。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經略。第素恇怯，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州。謂錦州，廣寧右節度使屯也。諸城守禦移關內。袁崇煥力爭，謂兵法有進無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注：俱前塔山，堡名，在錦縣西南。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粟。

榜東林
黨人姓
下名示天

作三朝
要典

袁崇煥
巡撫遼
東

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綱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目御史盧承欽餘姚人上言東林自

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

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林字繼邑人賀焯謂之

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內俾奸慝無所

容忠賢大喜悉刊黨人名示天下凡黨人已罪未罪悉編名其中

綱丙寅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目先是給事中楊所修商城人請集

擊紅丸移宮三案章疏倣明倫大典編輯為書頒示天下霍維華亦以為

言至是作三朝要典起乙卯至辛酉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總裁施鳳來平湖人

楊景辰晉江人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詆譏東林暴揚罪惡其論擬擊以王之案開毀骨肉

誣皇祖負先帝雖碎骨不足顧論紅丸以孫慎行創不營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為罔上不道論移宮以漣等內藉王安故重遷侍之罪以張漣

戴之功於是遂以之案慎行漣為三案罪首時方重修光宗實錄凡事關三案命即據要典以改及

書成忠賢令顧秉謙擬御製序文冠其首刊布中外

綱二月高第罷以王之臣衛人代為經略袁崇煥巡撫遼東 目先是滿

洲圍寧遠高第與總兵楊麒擁兵不救寧前參政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

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檄前屯及山海關。凡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敵軍戴楯穴城。城上矢石俱下。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聲振天地。土石飛揚。敵騎騰空亂墮。大敗遁歸。寧遠圍解。時督屯通判金啓傑以礮斃死。

事聞。擢崇煥僉都御史。削高第楊麒職。以之臣代第。以前屯總兵趙率教代麒鎮關門。尋命崇煥巡撫遼東。駐寧遠。

綱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字景文。蘇松巡撫周起元。

字仲先。海澄人。諭德繆昌期。字當陰。時人。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攀龍自沈於池。

順昌等俱下獄死。攀龍雖削籍。崔呈秀恨不已。亟言於魏忠賢。必欲

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出餞。致同起臥者三日。許以女聘

大中。孫旗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邪。

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旗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倪文煥即希指。劾順昌與罪人婚。削籍。昌期

前典湖廣鄉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寓規諷忠賢。嘆之。楊漣劾忠賢

二十四罪。疏或言昌期代草。而高趙諸人去國。昌期遂送之郊外。執手太

息。忠賢益大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有小恙至閣。日此人尚可留之。送客耶。遂傳旨落職。宗建首劾忠賢。目不識丁。具事

前。應昇尊素皆繼漣抗疏。力攻忠賢。應昇疏有云。忠賢之罪千真萬真。無可復辨。千罪萬罪。又不勝辨。臣為陛下計。莫若聽忠賢。亟自引

逮高攀龍等七人。下獄殺之。

魏忠賢不識丁。

退以全旦夕之命為忠賢計。又莫若早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而不可得。未又切責閣臣。謂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為劉健謝澗

者。恐井不能為李東陽。倘投筆求歡。不幾與魚芳同傳邪。時魏廣徵方深結忠賢。知應昇讓已。調旨責之。應昇復疏論曰。廣徵父允真為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應至令乞陞下。或諭廣徵。退讀父

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庶可。而尊素尤有智慮。為羣小所深忌。曹欽程希指。劾宗建見乃父地下。廣徵益切齒。

法皆會吳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蘇杭織造。李實為張永授

以祕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凡數輩。侍郎烏程沈演淮之家居。奏記

忠賢曰。事有迹矣。於是忠賢益遣使譙訶實。知實與前巡撫起元起元先乃

素有隙。起元撫吳。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實素貪橫。妄增定額。恣誅求。又惡同知楊姜。不乃

索取實空印白疏。令李永貞偽為實奏。誣劾起元為巡撫時。乾沒帑金十

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竄入順昌等名。矯旨並逮之。攀龍

聞旗尉將至。謁道南祠。山祠。楊德為文以告。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

暮。書遺表。訖具衣冠。自沈於池。表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受辱。門辱

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順昌故有德於鄉

士。民聞其被逮。憤怒號冤。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香為周吏部請

命。旗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鐺於地。聲琅

然。眾益憤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魏太監邪。遂蠶擁上。勢如山崩。旗

高攀龍
自沈於池

蘇州士
民憤怒
號冤

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立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巡撫毛一鷺不能發

一語知府寇愼吳縣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

吏是日旗尉往浙江逮尊素者泊舟胥門外市人知城中有變擊其舟而

沈之校泗水以遁失駕帖不敢往尊素聞卽囚服自投詔獄順昌既就逮一

逮也顧秉謙忽持正請付法司論罪忠賢不從已而昌期先至慷慨對簿廠刺事者言吳人謀斯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

詞氣不撓坐賊三千備受五毒不勝刑而斃四月晦日梁館中傳出片紙自此而

爲何日其殲也十指墮落擗置兩袖中善以其爲連代草故云順昌宗建應昇尊素繼至許顯純各坐賊數千宗

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時六月十七日及領埋已越三日皮肉皆腐僅有鬚髮宗建爲顯純酷訊偃臥

不能出聲顯純罵曰尙能詈魏公一丁不識否以沙囊壓之而死六月十日尊

素知獄卒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時獨應昇尙在尊素隔牆呼之

曰仲達我先行矣遂死閏六月朔日明日應昇亦死起元道遠至則順昌等已俱

斃顯純酷加撈掠竟如疏懸贓十萬罄貲不足親故多爲破家及九月亦

斃之獄中時以順昌等慘死詔獄與前楊左諸人先後略同遂與高攀龍

等先後

周順昌
等先後
被害

並稱爲後七君子以配楊左等共十有三人爲逆閹時死節之最著者云

攀龍學本濂洛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爲一代大儒既死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譎爲徒順昌就逮時諸生朱文祖聞行詣都爲納餽粥湯藥及徵贖

令急奔走稱貸諸公聞順昌歸文祖哀勸發病死其所捕頤佩章等五人比臨刑語知府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爲亂也延頸就刃而死後吳人合葬之虎邱傍題曰五人墓昌期應

昇至常州開讀之蕭寺微視元定不異昇時何圖今日親見此景眞一夕千古已而忽聞署外有

數千人聞聲皆言忠臣何故被逮嬰素有惠政得民力爲勸諭始解散而諸校方怖蘇州事有越垣而仆者適寶蔗童子遇之曰我恨極惜不能殺汝即取削蔗刀割片肉而去宗建死後所親蔣

英代爲輪職亦坐削籍尊素家尤貧坐職雖不及三元順昌之禍已伏于此及兩人死吳中士民無

不垂涕者宗禎初攀龍贈兵部尚書諡忠憲授其子世儒官順昌贈太常卿諡忠介其子茂蘭刺

血詣闕懇冤詔以所贈官准及其祖父起元贈兵部侍郎福王時追諡忠惠昌期贈魯事福王時

○周茂蘭字宗建尊素應昇俱贈太僕寺卿福王時宗建應昇皆追諡忠毅尊素追諡忠煥

綱閏六月建魏忠賢生祠 **目**浙江巡撫潘汝楨 **疏**請建忠賢生祠

於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令杭州衛百戶守祠詔賜祠額 曰普 勒石記功

德閣臣撰文書丹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薊遼總督閻鳴泰部內建祠

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卽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

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巡撫朱童蒙建祠綏延用琉璃瓦劉詔 杞縣

建祠薊州金像冕旒 其諸祠務極工作之巧像皆以沈香木爲之眼耳鼻宛轉如生人腹中藏肺俱以金玉珠寶爲之鑿空穴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

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小豎抱頭樹哭責匠人 疏辭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德至聖

九千歲

至神閣臣輒用駢語褒答督餉尙書黃運泰永城人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

稱九千歲都城內外祠宇相望有建於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美字

度餘姚人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即削其籍初汝楨

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興州人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黃州

廣濟人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字楚材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海

內望風獻媚自督撫巡按而外宗室若楚王華燧勳威若氏清侯李誠銘保定侯梁世勳等廷臣

若尙書邵輔忠詞臣若庶吉士李若琳部郎若郎中魯國楨諸司若通政司經歷孫如洌上林監

丞張永祚等亦皆建祠恐後下及武夫賈豎請無賴子莫不携臂爭先洵洵若不及後忠賢敗諸

馮銓罷

綱馮銓罷 **目**銓以媚事魏忠賢登宰輔素與崔呈秀暱呈秀欲入閣其

黨孫杰霍維華喉職方郎中吳淳夫力攻罷銓又慮王紹徽爲吏部不肯

推呈秀令御史袁鯨湖陽人攻罷紹徽而杰等慮忠賢意變復以計沮之

自是羣小攜貳

綱秋七月以施鳳來張瑞圖晉江人李國樞高陽人俱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

學士預機務 **目**鳳來素無節概及在閣惟以和柔自媚於世瑞圖於諸

事務迎合魏忠賢意忠賢建嗣碑文多出其手書詔旨褒美忠賢詞極駢

施鳳來入閣

滿洲主
努爾哈
赤廼

顧秉謙
罷

魏忠賢
進爵上
公

麗皆瑞圖筆也國槽去釋褐纔十四年忠賢以同鄉故援之

綱八月滿洲主努爾哈赤廼皇太極嗣立是為太宗文皇帝建元天聰 目努爾哈赤自

寧遠敗歸即負重傷謂諸貝勒曰予自二十五歲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

克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不憚累日遂廼第八子皇太極嗣立母葉赫國

主貝勒揚吉努之女也

綱九月顧秉謙罷 目自秉謙為首輔凡魏忠賢傾害忠良皆屬其票擬

三朝要典之作秉謙為總裁是非舛謬特甚及是羣小各有所左右同黨

中日夜交軋秉謙不自安遂乞歸崇禎初削籍尋入逆案論徙家居又為鄉黨所惡聚眾辱之屋室資財焚掠殆盡秉謙竄漁舟得免久

之寄居他縣以死

綱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卿寧國公 目太監李永貞奏魏忠

賢功吏部尚書周應秋亦奏如永貞言忠賢遂進上公加恩三等良卿前

已封肅寧伯晉侯是年春遼陽男子武長春遊妓家有妄言東廠擒之計顯純掠治故汲其辭云長春驛聞不獲且為亂類廠臣忠智立奇勳詔封良卿為肅寧伯賜

鐵券尋為侯至是復進封公已而諸邊築隘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肅奏捷法

司捕盜並言忠賢區畫方略詔書褒美閣臣皆擬九錫文半歲中廕錦衣

指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族孫希孟希孔等世襲都督同

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俱都督僉事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稱廠臣不名故事

內官為司禮乘筆非公事不得出忠賢每歲必數歷畿甸坐文軒駕四馬笙鼓繞吹之聲轟黃埃中錦衣玉帶鞞袴而握刀者夾車左右而馳自府傳優伶蹴鞠與皂隨者動以萬數皆自琉璃

河祭水還歷西山碧雲寺士大夫皆遮道拜伏凡有章奏其黨遺急足馳請然後下客氏既朝夕侍帝所而每數日必出至私第輿置乾清宮前竟不下客氏盛服倩妝儼同妃后侍衛赫奕照耀

衛路至宅則老祖太太千歲之帝噴呼震地輻資銀幣無算或數日不返忠賢促之始入凡忠賢濁亂朝政毒痛海內皆客氏為內主也

綱丁卯七年滿洲元年春正月以太監崔文昇總督漕運河道 文昇先

侍光宗藥為廷臣所論已放南京前事具魏忠賢作三朝要典遂召還至是

命兼督河漕

召王之臣還

綱二月召王之臣還 先是袁崇煥與滿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

還既而之臣奏留桂崇煥又與不協中朝慮債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

外屬崇煥畫關而守至是朝議以二人既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

令崇煥盡統關內外軍崇煥與趙率啟巡歷錦洲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乘舊土會滿洲方侵朝鮮渡鴨綠江崇煥乘間遣將繕錦州中左大

凌三城未畢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往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率教等九將將精卒偪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而朝鮮已降滿洲諸將遂引還

綱勒太康伯張國紀回籍 國紀皇后父也后性嚴明見魏忠賢及客

氏亂政數於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一日帝至后宮后方讀書帝問何書對

曰趙高傳也帝默然而出忠賢聞之益恨會有張匿名榜於厚載門者列

勒張國紀回籍

崔文昇總督漕運河道

忠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爲之邵輔忠孫杰欲因此興大

獄借國紀以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

禍不敢承順天府丞劉志選年老而嗜進無厭志選與葉向高同舉進士由主事

得起會向高再召道杭州志選與遊議縉月還朝用爲南京主事即上惑家人言謂己老

必先忠賢死也竟上之疏中極論國紀罪末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

田之種蓋忠賢嘗誣后非國紀女故云疏上事叵測帝無所問但令國紀

自新而已忠賢意大沮梁夢環偵知之復申論志選疏且故詰丹山藍田

二語忠賢將從中究其事大學士李國樞及王體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國

紀竟勒歸故郡

綱三月遣瑞王常浩及惠王常潤桂王常瀛之藩 圖三王皆帝叔父魏

忠賢潛懷逆謀不利其在內御史張訥希指即疏趣之藩於是三王以次

就國瑞王先之漢中惠王繼之衡州儀物禮數刻意貶損羣小反盛稱忠賢節費爲

國帝即下詔褒美

綱夏四月逮前刑部侍郎王之寀之寀於天啓初累遷刑部侍郎後以要典成削籍下獄死 圖劉志

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即堯舜之放四凶舉元愷何以加焉

遣瑞王常浩等就國

王之寀下獄死

且云慷慨憂時力障狂瀾於既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
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於不刊者廠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
風又言王之寀宜正典刑孫慎行宜加遣戍

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可逃其言峻直故羣小恨之次骨 忠賢矯

旨逮之寀下詔獄坐以賊八千竟瘐死慎行亦遣戍寧夏

綱五月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於國子監許之 目萬齡請以忠賢配

孔子忠賢父配啓聖公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廠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

廠臣誅東林黨人禮宜並尊持疏詣司業林鈺

挂冠櫛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爲奏請從之鈺坐削籍

綱秋七月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 目時滿洲主皇太極欲雪努爾哈

赤之恨親督兵至大凌河守城士卒皆遁遂進圍錦州大監紀用總兵趙

率教遣使請和袁崇煥令祖大壽等統精兵四千繞出敵後別遣水師東

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敵已分兵抵寧遠城下崇煥督將士登陣列營濠

內用礮拒擊而滿桂亦率尤世威以兵來援敵兵疾馳進擊滿桂以礮擊

破之敵兵死傷甚多尸填濠塹皆滿寧遠圍解敵復益兵攻錦州以溽暑

陸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

袁崇煥罷

封魏忠賢從孫
侯伯

熹宗崩

莊烈帝
即位

不能克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時稱寧錦大捷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

救錦州崇煥乞休去以王之臣代之及論功文武冒濫增秩賜蔭者數百

人崇煥止增一秩尚書霍維華嘗上仙方靈藥飲於帝帝飲而甘之已漸厭及得疾體腫思賢以皆維華懼甚虞帝不測有後患欲先自貳於忠賢會寧錦敘蔭

維華請以讓崇煥思賢覺其意降旨頗厲

綱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為安平伯加少師從子良棟東安侯加太子太保

良卿加太師 良棟鵬翼尚在襁褓鵬翼以寧錦奏捷封良棟以殿工

封從吏部尚書周應秋請也良卿至代天子享南郊祭太廟於是天下皆

知忠賢欲竊神器矣

綱八月帝崩葬德陵在京兆昌平縣雙鎖山遺詔皇五弟信王嗣位 先是帝不豫召閣

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黃立

極等對曰陛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越數日大漸遂崩遺詔以弟信

王嗣位王即夕入居宮中羣臣於比明始至方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崔

尚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祕不得聞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

以時未可止之也

綱信王由檢即位是為莊烈帝赦 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綱九月追諡母賢妃劉氏

海州人

為孝純皇后

綱立皇后周氏

蘇州人

嘉後封
垂定伯

綱追尊光宗選侍李氏

即東李

為莊妃

綱以撫育恩也

綱冬十一月放魏忠賢於鳳陽道死詔磔其屍

綱帝素稔忠賢惡深自

做備及即位其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先劾崔呈秀先以嘗帝

呈秀先丁母憂奪情視事

不用續繼及是所修請令呈秀守制維華繼攻之

呈秀罷歸於是主事陸澄源

平湖人

錢元愨

歸安人

員外

史躬盛

烏程人

遂交章並論忠賢而嘉興貢生錢嘉徵更劾忠賢十大罪

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陵民十通賜節

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震

恐喪魄急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之

斥應元安置忠賢於鳳陽榜其罪示天下尋命錦衣衛逮治忠賢行至阜

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偕縊死乃磔其屍懸首河間呈秀聞忠賢死亦自

縊明年追戮其屍

言者劾呈秀為五虎之首宜肆市朝有詔逮治籍其家呈秀聞之列姬妾雜諸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卮即擲瓊之飲已自縊詔開棺戮屍子弟

皆遣

綱罷諸邊鎮守中官

綱免天啓時逮死諸臣賊釋其家屬

綱黃立極罷

綱山陰監生胡煥猷上疏論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

罷諸邊
鎮守中
官

詔磔魏
忠賢屍

劾忠賢
十大罪

槽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閹並宜斥罷帝除煥猷名立極不自安乞休去

綱十二月以錢龍錫字雅文松江華亭人李標字汝立高邑人來宗道蕭山人楊景辰周道登江吳

劉鴻訓字默成山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以施鳳

來輩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倣古枚卜典召九卿科道入乾清

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

請益一二人復得登鴻訓並命入閣

綱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等伏誅 先是熹宗崩客氏出外宅氏于五更赴梓宮前

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袂包裹皆熹宗胎髮痘痂又累年落齒剃髮等痛哭焚化而去及是詔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良卿國興

客光先等皆棄市家屬無少長皆斬嬰孩赴市有眈睡未醒者人以為慘毒之報莫不快之方客氏之籍也於其家得

宮女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為帝大怒命悉笞殺之

客氏等伏誅

明鑑綱目卷十四終

明鑑綱目卷之十五

鹽城印鸞章校訂

莊烈帝

綱 戊辰崇禎元年滿洲二年春正月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

綱 尊熹宗皇后為懿安皇后

綱 三月贈卹冤陷諸臣 諸忤逆瑞逮死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

昌等皆贈卹有差既而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諸人亦俱贈廕

綱 施鳳來張瑞圖罷 御史羅元賓會稽人疏糾鳳來等以為綸綍之重

任總歸閹宦之權衡欲尙公則尙公欲封爵則封爵欲建祠則建祠欲誅

殺削奪則誅殺削奪情面多而擔當少爵祿重而謀國輕遂使黃扉為置

郵之所輔臣若執簿之官誤國徇私莫此為甚帝是其言鳳來瑞圖遂俱

乞罷

綱 夏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初崇煥以忤魏忠賢去忠賢既伏誅

廷臣爭請召崇煥至是進兵部尙書督師薊遼崇煥尋至都帝召見平臺

即後右門明代亦名曰平臺咨以方略對曰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

帝退少憩時廷臣咸在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煥言聖心焦勞

袁崇煥
督師薊
遼

贈卹冤
陷諸臣

制全遼
有餘調
衆口不
足

毀三朝
要典

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慙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遷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為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復請賜崇煥尙方劍，假之便宜。帝悉從之。

正著說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稽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討賊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况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臣非過慮。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帝優詔答之。

綱五月李國槽罷。國槽雖魏忠賢同鄉，然每持正論。至是乞歸，薦韓

爌孫承宗自代。旋卒於家。證文

綱毀三朝要典。魏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護持舊局。上疏力詆東

林與崔魏並指為邪黨，編修倪元璐。字玉汝再疏攻駁，柄國者兩解之。元

璐尋上言請毀三朝要典。略曰：挺擊紅丸，移宮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主從

來宗道
楊景辰
罷

鄭芝龍
降

擊者力諫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伏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
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啟者各有其是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損於

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徵此輩門戶之說與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
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比二借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

此又一局也。綱目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
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

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
紛駁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閣登之權而役史臣之筆。互占未開。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

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學
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簡。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

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况史局將開。館鈔具備。七載
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疏上帝從之。遂焚其版。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罷。宗道代李國樞爲首輔。事多詭隨。編修倪

元璐屢言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爲

清客宰相。景辰先與宗道爲要典副總裁。一徇奸黨。指及朝局已變。乃請

毀要典。言官交章劾之。遂與宗道同罷。

綱秋七月海寇鄭芝龍泉州南安人降。閩海故多盜。芝龍尤猖獗。據海島。載

中游饑求食者多。窮之勢益熾。然嘗敗官軍。不追獲將士。不殺當事者。遣使撫諭。遂降。會福

建巡撫熊文燦貴州永寧人至。善遇之。使爲己用。芝龍先後擊殺羣盜李魁奇

鍾斌等。擢授遊擊。後又平巨寇劉香。閩素。有紅夷之患。香乘之。連犯閩海。沿諸邑。

合廣東兵。擊香於遠洋。香脅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我死報國。急擊勿失。海氛漸息。芝龍

卷十五 莊烈帝 五七九

副總兵。數以海利交。通權要。浸以貴顯。

革塞外諸部歲賞

寧遠兵變

綱革廣寧及薊鎮塞外諸部歲賞。先是廣寧塞外綽哈諾木圖古雲及薊鎮喀爾沁三十六家歲授撫賞。至是盡革去之。會歲饑諸部請粟不許。因是攜貳滿洲悉收用之。

綱寧遠兵變。圖川湖兵戍寧遠者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

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於譙樓自肅上疏自劾脫走中左所自經。督師

袁崇煥聞變馳至捕斬首亂餘撫定之。請令祖大壽遼東人仍駐錦州中軍

副將何可綱遼東人隨已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於關門。遂罷寧遠及登

萊巡撫時度支大絀。錦州薊鎮兵相繼譁。戶部尙書畢自嚴淄川景曾人言一

歲之出浮於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帝命羣臣各

陳所見。自嚴擇其可者先後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增關課

皆瑣屑權宜之計。民以重困。

綱冬十月劉鴻訓免尋遣戍。先是魏忠賢雖敗其黨猶滿朝。言路新

進者羣起擊之。諸執政李國樞等故嘗事忠賢不敢有所別白。鴻訓至閣

毅然主持。次第斥楊維垣李恆茂楊所修孫之獬力之獬為侍講。聞要典將設。詣閣力爭且慟哭。天下笑之。○之獬

劉鴻訓遣戍

人。海川阮大鍼等人情大快而羣奸餘黨恨刺骨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

獨敏謂民困由吏治失請帝久任責成帝嘉納之至是惠安伯張慶臻會

孫總督京營敕內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非舊例舊例督京營者論

之命覈中書改敕之故下舍人田嘉璧獄而給事中李覺斯廣州東莞人言事由

兵部具藁送輔臣審定中書繕寫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帝心疑其事乃御

便殿問諸閣臣皆云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於是覺斯言慶臻納賄御史

吳玉壽陽人言鴻訓主使而帝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帝意謂事已

大著即令內閣擬旨閣臣合詞申辨不納遂落鴻訓職謫戍代州兵部尙

書王在晉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後鴻訓卒於戍所福王時復官

綱十一月召對廷臣於文華殿禮部侍郎錢謙益常熟人以罪削職都給

事中章允儒南昌人等降謫有差 旨詔會推閣臣廷臣列吏部侍郎成基

命字大靖及謙益等名以上非同推者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龍三省盛以左

禮部尙書溫體仁烏程人以無素望不與侍郎

周延儒宜興人方奏對稱旨先是錦州兵譁袁崇煥請給餉帝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

譁復餉之各邊效尤將安給帝曰卿謂如何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帝悅曰

召對廷臣於文華殿
華殿
削錢謙益職

非驕弁構煽以脅崇煥邪帝方疑邊將要挾亦弗及體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

益前典試浙江關節受賄不當與閣臣選謙益于天啓二年典試浙江有奸人金保

上青天旬分置七義結尾授舉子錢千秋遂中式千秋本能文本房薦擬第二主司抑置第四知

為保元時敏所賣與之鬧事傳京師為部科磨勘者所發謙益大駭即具疏劾二奸及千秋俱下

吏論戊謙益亦奪俸二奸尋斃千秋遇赦釋還事已七年帝果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

道諸臣於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已也辭頗屈而

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避

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言者臣

不忍見皇上孤立於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

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熱中

缺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益皆閒曹今者糾之正為朝

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真黨也允儒曰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天啓朝

可鑒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責謙益謙益引罪帝歎曰微禮仁朕幾誤遂

叱允儒下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

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敢言徒取禍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

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論坐贈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御史

溫體仁
面詆謙益

微體仁
朕幾誤

韓曠復入閣

流賊大起

周道登罷

房可壯

益都人

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

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綱十二月韓曠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曠及是始至會帝以

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曠復為首輔

時劉鴻訓方被重譴曠至即疏救

九華任贊化亦疏評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砥九華贊化為謙益私黨帝以為然乘

燭召曠等於內閣請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曠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無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於朝堂眈域橫分於官府非國之福也不納○毛九華掖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綱陝西饑流賊大起

流賊始此

先是閩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

延綏皆貪黷不恤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

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馬塞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

梁自稱大梁王聚眾應之三邊饑軍亦羣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氓

徐自定耳已而帝從給事中劉懋

臨道人

議裁驛站冗卒

驛糶者無所得食皆從賊

綱己巳二年春正月周道登罷

道登嘗召對帝問宰相須用讀書人

何解對曰容臣至閣中檢閱回奏帝有愠色又問章奏內多有情面二字

何也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左右皆匿笑道登前在禮部多有爭執及柄

政後排正人庇私交屢為言路所劾帝悉下其章廷議尙書王永光等言

所劾有據遂放歸

定逆案

綱三月定逆案。目詔定魏忠賢逆案。閣臣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

者少。帝不懌。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為目。因曰：忠賢一內豎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遽至此。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入爌等。以不知內侍為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於汴同審定。於是案所羅列。幾無脫遺。至是。上之。帝親以裁定。自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等六人。俱立斬。曰：交結近侍。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許顯純等十九人。俱斬。秋後處決。曰：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楊維垣等十一人。及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俱充軍。曰：陷附擁戴。太監李實等十五人。亦俱充軍。曰：交結近侍又次等。顧秉謙、馮銓、王紹徽等一百二十八人。俱坐徒三年。贖為民。曰：交結近侍減等。黃立極等四十人。俱革職閒住。又於諸人姓名下。各注所犯。刊布中外。知之。

方案初定。張翊圖來宗道。

以六等定罪

楊鶴總督
三邊軍務

改用西法
步歷

及賈樞者皆不與帝召見閣臣及尤升于汴于平登詰之閣臣等以瑞圖宗道無實狀對帝曰瑞
圖工書為忠賢所愛宗道為崔呈秀父請卹典中有在天之靈語非實狀邪又問繼春對曰繼春
雖反覆持論亦有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為真小人三人遂俱論徙

綱以楊鶴武陵人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鶴初官僉都御史忤魏忠

賢罷去帝即位復官進左副都御史上言自大兵大疫如張頰仍小民之元氣傷

此相傾逆閣乘之誅錫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脈未調風邪易入急當培養而

陸下事勵精臨軒面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立應致千聖怒數取譴

詞竊以為過矣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委任責成嚴為之程寬為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不臻太平哉關中寇熾總督缺人

乃拜鶴兵部尚書總督軍務討賊先是王大梁由略陽逼漢中餘賊犯洛

川淳化等十餘州縣固原逃兵周大旺等掠涇陽富平及鶴至商洛道參

政劉應遇已先擊斬王二於白水又追斬大梁於漢南餘衆逃入山中殲之幾盡督糧道

參議洪承疇泉州南安人亦擊破王左掛幾擒之會雷雨遁去副將賀虎臣保定人捕斬周大旺

等賊渠多就誅滅鶴不能撫綏於是繼起者益衆延安榆林閒隨處皆賊

故事總督大臣率用邊撫知兵者鶴素不習軍旅之任廟堂選用之備禦方略莫知為計後遂一意主撫卒以此敗

綱夏五月改用西洋法步歷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

時大統曆推食三分二十四秒禮部尚書徐光啓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無怪

今日之失宜及時修治參用西法

光啓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真會視會皆古所

未聞惟西法有之宜取其歷法參互考訂與大統法會同歸一

從之詔西洋人龍華民推步光啓爲監督華民卒更徵湯若望

代之西法之行自此始

西洋新法其初大約與回歷相同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一日十二時時八刻刻十五分有閏日無閏月迨入中國又

通融中法始復置閏月之類窮推測益加精密於是授時大統之說漸細

綱六月袁崇煥殺總兵官毛文龍於雙島

在今奉天金縣西南海中

崇煥素弗善文

袁崇煥
殺毛文龍
於雙島

龍大學士錢龍錫以崇煥召對時有五年復遼語因造寓詢方略崇煥曰

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比崇煥莅鎮

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益不悅遂決意誅之至是以閱兵爲

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

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

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滋不懌遂以六月五日邀文龍

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尙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

得上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拜畢登山因詰文龍違

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猶倔强崇煥數以

十二罪當斬數畢文龍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從官曰文龍罪

出劍斬文
前龍於帳

朱燮元
平水西蠻

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退之。乃頓首請旨。出尙方劍。斬文龍於帳前。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皆不敢動。分其兵為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及副將陳繼盛等領之。遂還。具狀以上帝。驟聞。意殊駭。既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優旨褒答。崇煥又上言。東江不能更置帥。即以副將繼盛攝之。於計便。又慮部下為變。請增餉銀至十八萬。帝皆報可。自文龍專閩海外。前後章奏。或多虛張失實。部下健兒勁卒。不下二萬餘。崇煥恐其跋扈難制。故必欲殺之。然東江屹然巨鎮。自文龍死。勢日衰弱。且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明年

參將劉興治殺陳繼盛等十一人以叛。

○秋八月。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朱燮元平水西蠻。先是王三善

遇害。貴州官軍屢為安邦彥所敗。廷議以川師不協助。宜令一人統之。時

一為貴州總督。但轄雲貴湖廣。而不及四川。復一管道總理。督欽。搗織。金賊。集。鑿。山。開。道。攀。藤。穿。竇。而。入。斬。首。千。餘。級。窮。搜。不。得。邦。彥。而。還。復。一。以。鄰。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為。倚。角。詔。可。之。已。而。欽。為。賊。所。乘。兵。潰。復。一。自。劾。遂。罷。去。○。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管。欽。長。清。人。乃晉燮元兵部尙書。總督五省軍駐

遵義。事在五年。明年燮元敗賊黨。殺奢寅。寅。凶。淫。日。甚。有。阿。引。者。崇。明。年。老。無。能。受。燮。元。金。乘。寅。醉。殺。之。崇明年老無能

為邦彥亦乞撫。燮元聞於朝。許之。未幾燮元以父喪去。賊復熾。帝元年起

變元故官兼撫貴州至是變元徵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

而自率大兵駐陸廣偪大方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寧復赤水明衛在貴州畢節縣西與

四川敘永縣接界以赤水河水名今廢邦彥與崇明合衆十餘萬來攻變元令成名佯退誘賊而

遣兵三路搗其巢四川總兵侯良柱字朝石永寧衛人副使劉可訓澧州人遇賊於永

寧與成名合擊大破之斬崇明邦彥俘數千人積年巨寇始盡自崇明邦彥相繼作亂雲

貴諸苗出沒為患副使朱家民與許成名等討平盤江以外諸蠻用度要害築城置戍庶井畢備道途晏然又以盤江居雲貴交兩崖壁立水深無底廣三十餘丈仍仿瀾滄橋制置鐵索鐵柱積

木為板橋建度樓築月城以護之遂為永利○朱家民字同人曲靖人盤江注見前盤江橋在貴州安南縣東亦曰鐵索橋

綱冬十一月遵化陷 國滿洲主皇太極親督師入龍井關以蒙古喀爾

沁台吉布爾噶圖曾受賞入邊用為嚮導遂攻克洪山口在直隸遵化縣北少東有關城別

將克大安口在遵化縣西北亦有關城會於遵化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教入援戰死全軍

覆沒率教馳抵三屯營兵朱國彥不令入遂戰死已城將破國彥冠帶西向稽首與妻張氏並投繯死○三屯營在遵化縣東巡撫王元雅太原人及

保定推官李獻明時獻明以察核官庫在城或曰此邑非君所轄去無罪獻明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危避難○獻明字思皇壽光人永平推

官何天球廣東人理遵化軍餉遵化知縣徐澤字兌者人前任知縣武起潛字用潛人等憑

城拒守城破皆死之教諭曲毓齡中軍彭文焉守備徐聯芳並死焉閱日燕京始得報帝召見廷臣於

平臺諮方略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備禦疏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長洲人繼

滿洲兵入關

遵化陷

成基命
等入閣

滿桂袁
崇煥先
後入援

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疆敵宵遁帝領之遂下尚書王洽

臨邑

人於獄治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帝方惡廷臣玩愒故于洽不少貸未幾竟瘐死

綱以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孫承宗復為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視師通州

基命請速召還故輔承宗任以兵事

帝然之乃即命基命入閣而立召承宗至入對具陳方略帝稱善曰卿且為朕保護京師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

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郊承宗從二十七騎疾馳抵通州

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韓城人御史方大任桐城人總兵官

楊國棟登陴固守而以間復馬蘭在遵化縣西北有城今為馬蘭鎮三屯二城

綱總兵官滿桂督師袁崇煥先後入援

時敵兵越薊州而西徇三河

敗宣大援兵遂取順義傳諭各城諭曰爾國庇葉赫而我害我大恨有七我知終不相容告天與師天直我國賜我河東地我太祖皇帝猶願和好爾國不從天又賜我西地我復累次願和而爾主頻加欺凌故今日與師而來願者撫逆者誅天運循環得天者興人豈能為非我恃強逞兵也

因進軍薄京

城營於城北土城關之東總兵官滿桂入援以五千騎先至屯德勝門外

敵軍至桂禦戰城上發大礮佐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帝遣中官勞以羊

酒令入休甕城崇煥聞警即帥祖大壽何可綱等入衛所過諸城皆留兵

詔天下
鎮巡官
勤王

袁崇煥
下獄

以守既至京師帝甚善命盡統諸道援軍與桂大壽俱召見平臺慰勞備至崇煥請入城休兵不許請屯兵外城如滿桂例亦不許

綱詔天下鎮巡官勤王 於是宣大總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東山西

各巡撫皆奏帥師入衛詔應天鳳陽陝西鄖陽浙江巡撫俱勤王已而山西援兵潰於

其鄉遠巡撫耿如杞總兵官張鴻功下獄

綱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於獄總兵官祖大壽擁衆奔出關 初崇煥

欲修理故疆嘗藉議和以緩師時滿洲方有事朝鮮亦欲假是以阻其兵

乃遣使以書相往來已而崇煥奉旨戒諭言路亦以為非計事尋止後崇煥復

以書詢錢龍錫龍錫亦沮之及敵兵深入所破隘口皆薊遼總督劉策武字範董人所轄崇煥

千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擁兵坐視朝

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召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崇

煥營沙窩門外伏兵隘口敵軍分道夾擊全軍覆沒崇煥復移營城東南

隅豎立柵木敵軍列陳偪營不戰而還時宦官二人陷敵敵設閒伴為崇

煥密附滿洲故使聞之待釋歸其人奔告於帝帝遂信之不疑召見崇煥

及大壽於平臺詰崇煥以殺毛文龍故且責其援兵逗遛縛付詔獄成基

滿洲兵 薄永定 門 滿桂孫 祖壽戰 歿

命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兵臨城下非

他時比帝不省大壽在旁股慄懼并誅出即與何可綱擁眾東走毀山海

關去遠近大震大壽先嘗坐事當死賴崇煥救免基命言於帝就獄中取

崇煥手書招之督師孫承宗亦遣馬世龍追撫世龍先以罪繫獄時密令上章

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旨答之命承宗移鎮關門大壽

斂兵待命可綱亦歸

綱滿洲軍薄永定門武經略滿桂及總兵官孫祖壽字必之俱戰歿

滿軍既薄京城兩遣使齎書議和遂自德勝門移營南苑已而分兵下固

安取良鄉知縣黨還醇字于真死之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典史復回軍至盧

溝橋副總兵申甫結車營以拒敵兵繞出其後盡破申甫軍申甫者僧也好

火器庶吉士金聲薦之帝立召見取其車入覽即擢副總兵令募新軍改聲御史監之甫倉卒召

募皆市井游手軍裝戎器又不時給及戰御車者皆惶懼不能轉戰殲甫亦陣亡○金聲字

正希休遂南薄永定門時以袁崇煥下獄特設文武兩經略以尙書梁廷棟

人及滿桂為之屯西直安定二門帝趣桂出師桂言眾寡勢殊未可輕

戰中使趣之急不得已乃督孫祖壽等移營南城外三里許列柵以待明

日味爽滿洲以精騎四面來攻桂及祖壽等戰不支遂俱歿京師大震帝時

不視朝。傳旨。辦布。糶八百。中官。戲馬。驛。又令百官。進馬。順天府。尹。劉宗周。曰。是必有以。選幸。勤上者。乃疏。言。國勢。疆弱。視人心。安危。乞。延見。百僚。諭以。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

罷錢龍錫

綱錢龍錫罷。御史高捷寧晉人。史堇清苑人。本閹黨。王永光引用之。頗為

龍錫所扼。兩人因是大恨。方袁崇煥之殺毛文龍也。報疏有輔臣龍錫為此事。低徊過臣寓語。而崇煥欲成和議。又嘗以書商於龍錫。及是崇煥已下獄。捷堇遂上言。以通款殺將。皆龍錫發縱指示。宜與崇煥並罪。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抗章申辨。捷堇再疏力攻。詞益危切。帝意頗動。龍錫再辨引疾。乃即放歸。時兵事方棘。未暇竟也。

周延儒入閣

綱以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字宏稽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延儒性機警。善伺意指。以會推不預。與溫體仁比。數為言者所劾。帝不聽。特命入閣。時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眾。助官軍。如寵力言其叵測。會帝得偵事者。報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象坤奉命守城。祁寒不懈。帝覘知之。遂並命入閣。

韓爌罷

綱庚午三年春正月。韓爌罷。中書舍人加尙寶卿原抱奇故由翰。以

爌為袁崇煥座主。遂劾爌主和誤國。宜與錢龍錫並罷。帝重去爌。貶抱奇。

劉之綸
敗歿

製獨輪
火車

秩無何庶子丁進上以遷擢愆期怨曠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甲上

人劾疏復繼上曠三疏引疾歸曠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初

曠言於帝曰廷弼之死由逆閹欲殺楊漣左光斗誣以行賄因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贓銀刑及妻孥此寃之甚者帝乃許收葬

綸兵部侍郎劉之綸字元寶人帥兵至遵化敗歿之綸以庶吉士上書

陳方略帝壯之會金聲薦其知兵帝即召見奏對稱旨超擢兵部侍郎協

理京營戎政之綸未受任時已貸數百金製木為西洋大小礮又製獨輪

火車偏廂車獸車皆輕捷利用而所請弓矢器甲主者不以時應所招死

士又不得衣裝賞犒費之綸以為言且請精兵一萬為進取計帝亦不能

盡從時滿桂方戰歿朝廷大震之綸冒風雪誓師前進越通州而東滿洲

兵已由通州東渡陷香河取永平副使鄭國昌自縊死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教諭

死而鄉官廖汝欽及武學唐之俊等死者復數十人○鄭國昌邠州人張鳳奇陽曲人援兵皆觀望獨之綸奮前約總兵官馬

世龍吳自勉趨永平牽制而親率所部直抵遵化距城八里屯娘娘廟山

世龍等違約敵軍以三萬騎迎戰兵交之綸發火礮頗有所擊傷再發則

礮炸軍亂左右請結陳徐退之綸慨然曰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軀以報戰

不捷死耳敢言退者斬乃再戰自辰至酉士殊死力鬪矢盡短兵接之綸

立皇太子

滿洲軍退歸

流賊陷府谷

知不可為大呼曰死死負天子恩解佩印付家人曰持此歸報朝廷俄身被兩矢遂死全軍盡歿世龍等在薊州竟擁兵不救

綱二月立子慈烺為皇太子三月李標罷 圖標在閣稍久頗能隨事匡

益然時方爭門戶帝亦深疑朝臣有黨遂連疏乞休去家居五年卒贈少傅謚文節

綱夏五月滿洲軍退歸 圖滿洲既據遵化永平復陷遷安灤州知州楊熾死之

皆留兵守之遂分兵向山海關守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寧昌黎當是

時京師道梗孫承宗祖大壽在東馬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

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承宗遣將戍開平營名在直隸灤縣西南與豐潤縣接界明永樂初移開平衛於

此復建昌營名今改路往遼安縣東北有城聲援方接滿洲復遺書議和遂取道冷口關名在遼安縣東北

而歸承宗始復四城先取灤州尋復遷安遂入永平復遵化

綱六月流賊陷府谷 圖先是陝西五鎮兵入援延綏兵中道逃歸甘肅

兵譁而懼誅皆合於賊巡撫張夢鯨憂憤死詔以洪承疇代之起前總兵

官杜文煥督延綏固原兵便宜討賊時王左掛等方攻宜川為官軍所蹙

文煥檄諭之左掛及其黨王子順苗美等皆請降獨王嘉允不受撫其別

賊從神木渡河入山西陷蒲縣以下前見分道東犯趙城洪洞汾西及霍西

掠石樓永和吉隰。及是嘉允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遂陷府谷。據其

城。總督楊鶴方主撫。匿不奏。遣官四出招賊。於是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

地、虎混江龍等。並就撫。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曲間。雖不焚殺。而淫掠如

故。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名本

張應金獨行狼諸賊。所在蠶起。官軍東西奔擊。旋撲旋熾。終莫能盡。而延安

賊張獻忠。膚施縣柳樹澗人。嘗從軍。隸廷綏總兵王威麾下。犯法當斬。他將陳洪範奇其狀貌。請釋之。已乃逃去。亦聚眾據十八寨。稱八

大王。已而降賊王左掛。謀以綏德叛。承疇誅之。尋又與文煥擊破獻忠於

清澗。獻忠遁去。

綱以禮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武進人。中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圖體

仁以訐錢謙益為時論所惡。多發其陰事。或言體仁嘗通賂崔星秀。杭州建逆祠。體仁作詩贈魏忠賢。又或言體仁娶娼受金。

奪人產帝愈信體仁無黨。周延儒復援之。遂與宗達並入閣。

綱秋七月。磔前督師尚書袁崇煥。逮前文淵閣大學士錢龍錫下獄。尋遣

戍。圖史堇疏言。龍錫主張崇煥。賣國欺君。秦檜莫過。其出都時。以崇煥

所畀重賄。轉寄姻家。巧為營脫。帝怒。勅刑官五日內具獄。讞上。以斬帥為

崇煥擅殺。議和則龍錫未許。帝召諭廷臣於平臺。置崇煥極刑。謂其家無餘貲。天下冤之。

殺前督師袁崇煥

溫體仁入閣

逮龍錫下獄令廷臣議罪時羣小麗名逆案者方日爲翻案計莖等以龍錫故附東林欲借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己者指崇煥爲逆首龍錫等爲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偶謀既定溫體仁王永光主之欲發自兵部尙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中允黃道周字幼平復上疏申救道周忤旨貶秩調外而帝頗感動久之帝意亦寢解乃減死戍定海衛

增田賦

綱冬十二月增田賦 兵部尙書梁廷棟以兵食不足疏言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一息卽再加派民亦懽然帝命戶部協議尙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於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愁怨明年給事中魏呈潤字志龍溪人疏言驛站所裁未足充餉十一而郵傳益困勢必再編之於民山海關中外兵舊額十八萬今只十萬八千合薊門援兵非溢原額而餉乃日增不可不稽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率索之於民不可不禁帝不能用

遣吳甡賑延綏

綱辛未四年春正月延綏饑遣御史吳甡字鹿友人賑之 秦洵饑至是大祲山西以防河閉糶斗米銀六錢米脂清潤延長綏德之民流亡從賦者十之七邑幾空帝特發帑金十萬命甡往賑且撫

楊鶴受
流賊降

曹文詔
敗賊於
河曲

因荒從賊者。牲用西安推官吏可法。字大興人。如詔書從事人便之。

綱三月賊神一魁等請降。楊鶴受之一魁尋叛。目先是神一元陷保定。

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圍慶陽。陷合水。唐縣今屬涇原道。鶴

聞移駐寧州。一魁求撫別賊金翅鵬。過天星獨頭虎上天龍等亦先後降。

鶴設御座於城樓。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或歸伍。或歸農。賊佯

許之。立赦其罪。鶴以一魁最強。致其壻帳中。與同臥起。一魁果至數以十

罪。一魁伏謝。即宣詔赦之。處其衆於寧塞。鶴以賊黨茹成名。桀驁令一魁

所善劉金誘誅之。其黨懼。復挾一魁以叛。而別賊李老柴田近菴等攻陷

中部。上天龍獨行狼等復掠鄜州。勢大熾。一魁後為張應昌部將所獲。誅死。

綱夏六月副總兵曹文詔大同人。敗賊於河曲。目自秦寇初起。延綏以北。

為逃軍。為邊盜。延綏以南。為土寇。為饑民。邊盜則王嘉允。土寇則王左掛。

為羣賊魁。已而左掛伏誅。嘉允復敗。嘉允自黃甫川勾西人入。竄而入晉。山西自

蒲津。千五百里。與秦中接壤。河身最狹。賊渡河往來。倏忽無定。久據河曲。文詔絕其餉道。困之。嘉允遁去。已復自

岳陽突犯澤潞。為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號紫金梁者為首。自用結

羣賊老獬。獬曹操八金剛掃地王射場天閣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

蝎子塊混世王等及高迎祥張獻忠皆聚山西而上天龍過天星亦來會
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米脂人李自成世居李驢遷秦幼牧羊長充驛夫善騎射
嗣後無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將置誅死
爲脫居去迎祥甥也偕兄子過往依之號闖將與獻忠等合

綱錢象坤罷 **圖**象坤溫體仁門生也體仁入遂讓而處其下然無所附

和及是御史水佳胤鄞縣人劾兵部尙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卽奏辨廷棟

故出象坤門佳胤疑象坤洩之語侵象坤周延儒惡廷棟並惡象坤象坤

遂引疾歸廷棟落職

綱秋八月滿洲圍大凌城 **圖**遼東巡撫邱禾嘉貴州衛人議築廣寧義州

右屯三城孫承宗謂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進討遂以

七月興工築甫竣敵兵已抵城下掘濠樹柵四面合圍別軍截錦州大道

城外埃臺皆破城中兵出悉敗還禾嘉聞之與總兵官吳襄遼東人宋偉

合軍赴援敗還復夜渡小凌河次長山在奉天錦縣東南峯巒錯列四名連戰大潰監軍

道張春同字秦州人及副將祖大樂等被執諸將張吉甫等戰歿總兵官祖大

壽堅守不敢出城援自此絕至冬大凌糧盡食人馬滿洲移書招大壽大

壽許諾副將何可綱不可大壽遂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降滿洲大壽

罷錢象坤

滿洲圍大凌城

何如寵

遣中官
監視諸
邊軍餉

洪承疇
總督三
邊軍務

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者遂縱歸
之弗究也。張春見執。論降不屈。久之乃死。
六壽入錦州。未得開。而禾嘉知其納款狀。具奏聞於朝。帝於大壽欲釋。

何如寵罷。如寵官禮部時貧宗婚嫁格於有司者千餘人用如寵言獲婚嫁者過千。帝欲族袁崇煥以如寵言得免。及入閣為周延儒溫體仁所扼。連疏乞罷歸久之卒。

九月復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諸邊軍餉。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

帝初盡撤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見廷臣競門戶不足倚。乃復遣王應朝

鄧希詔等監視關寧宣大山西軍馬。以彝憲有心計。令鈞校戶工二部如

涂文輔故事。文輔。魏忠賢黨。天啓中。總督大倉。節慎二庫。名其署曰。戶工總部。吏部尚書閔洪學。烏程人。孫。曾。率廷臣

力爭。帝曰。諸臣若殫心為國。朕亦何藉內臣。衆不能對。然諸監率多侵剋

軍費。臨陳先走。戎務益壞。

下楊鶴獄。遣戍。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御史謝三賓。鄞縣人。及巡

按御史吳甡劾鶴主撫誤國。逮下獄。戍袁州。以承疇代。

冬十一月孫承宗罷。長山之敗。言者論禾嘉及承宗築城起釁。承

宗遂引疾歸。禾嘉。先已調南京。太僕卿。送還京。引疾歸。

孔有德
耿仲明
等據登
萊反

綱閏月登州遊擊孔有德等反。 國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

曲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字初陽嘉定縣人官遼久孫承宗嘗崇煥俱辟為

素言遼人可用乃以有德仲明為遊擊九成亦為偏裨大凌圍急元化遣

有德等赴援抵吳橋天大雨雪衆無所得食一卒與諸生角有德答之衆

大譁九成先賫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還適至聞衆怨遂與其子應元帥

部卒劫有德有德從之還兵大掠陷陵縣臨邑商河殘齊東圍德平既而

舍去陷青城元縣今屬濟南道新城亦元縣今改彰水屬濟南道而新城受禍尤酷知縣秦三輔調導王

城邑紳王象春有莊在吳橋有德屯兵其地卒或擄雖大以食王氏子怒訴之有德山東巡

撫余大成江寧人聞變遣兵往禦連敗乃移兵追賊而元化軍亦至與大成

皆力主撫檄賊所過郡縣無邀擊於是賊佯許元化降遂抵登州元化遣

將張燾率遼兵駐城外總兵官張可大字製甫世襲南京羽林衛指揮發南兵拒賊戰方勝

燾遽退可大兵遂敗燾兵半降賊遣歸為內應士民爭請弗容入元化不

從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夕舉火導賊自東門入城遂陷事在明年正月元

化自刎不殊與同城各官俱執惟可大死之殺其妾陳氏自縊於罌有德乃推九成為

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兵餉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

延綏賊
陷宜君
鄜州

鄭以偉
徐光啓
入閣

撫大成聞於朝。為言官所劾。帝革大成元化職。候勘。元化尋為賊縱航海歸。與大成俱下獄。大成諡戾。元

化。市元化故與徐光啓善。與周延儒圖殺之。卒不得。

綱壬申五年春正月延綏賊陷宜君鄜州。先是降賊夜襲甘泉河西

道張允登。漢川人。遇害。允登與知縣郭永固嬰城拒守。城陷俱死之。及是混天猴偽為米商至宜君知

縣不知聽之入城遂陷。尋復陷鄜州。兵備僉事郭應響死之時曹文詔方

於稷山擊斬點燈子。即趙四兒名勝。往來秦晉沿河州縣進犯沁水之寶莊。莊有城。故殉難。副使張銓里居也。時銓子道濬道澤皆官京師。衆將棄去。銓妻雷氏曰。

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子躬率僮僕共守。殺賊甚衆。賊不能克而退。冀北道王肇生表曰。夫入城。點燈子尋為文詔所敗。遁去。被獲伏誅。師還

擢臨洮總兵官。乃與巡撫練國事。字。永。城。人。孫。總兵官楊嘉謨等分道擊賊。混天

猴尋為守備馬科部卒所斬。

綱夏五月以禮部尚書鄭以偉徐光啓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圖以

偉讀書過目不忘而不能票擬。章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為人名也。擬旨

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詞臣為帝所輕。遂諭館員須歷外僚。而閣臣自是

不專用翰林。光啓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入閣。年已老。周延儒溫體仁

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以偉光啓相繼卒。御史以二人蓋棺之日。誕無餘賞。請優卹。以媿食。以偉得謚。文恪。光啓得謚。文定。

綱秋七月以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曹文詔
敗賊於
平涼慶
陽

綱八月總兵官曹文詔等連敗賊於平涼慶陽。先是文詔與遊擊左

光先等分剿綏德宜君清澗米脂諸賊皆大捷掃地王授首神一魁餘黨

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等屯鎮原將犯平涼巡撫練國事檄甘肅總

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扼之賊走慶陽文詔從鄜州閒道至與嘉謨性善

合大戰西濠峽名在甘肅鎮原縣北斬千級生擒杜三楊老柴餘黨糾他賊破華亭縣

攻莊浪今屬涇前注見文詔嘉謨掩擊縱反閒給其黨殺紅軍友蹙敗之水

落城在甘肅莊浪縣東南金置縣於此元省追至靜寧州前注見賊奔據唐毛山在陝西保安縣西北與甘肅慶陽縣接界遊

擊曹變蛟從文詔先登殄其衆至是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獨行狼李都司

等連兵圍合水前注見文詔往救賊匿精銳以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大起

城上人驚疑相告曰曹將軍沒矣而文詔馳矛左右突匹馬縈萬衆中諸

軍望見夾擊賊大敗僵屍蔽野餘衆走銅川橋在慶陽縣西大敗之越日文詔

復與寧夏總兵賀虎臣固原總兵楊騏破賊於甘泉之虎兕凹會總督洪

承疇師次平涼擊斬可天飛李都司降白廣恩餘賊分竄者文詔追蹙之

耀州錐子山其黨殺獨行狼郝臨菴以降承疇戮四百人餘皆散遣關中

巨寇略盡

文詔在陝大小數十戰巡撫范復粹論奏首功第一而洪承疇抑不敘巡按御史吳桂推獎甚至復粹復爲上疏兵部抑其功卒不敘復粹登州府黃縣人

綱以朱大典字延之督軍討登萊賊。目初余大成孫元化既論罪朝廷

以徐從治為山東巡撫謝璉字君實為登萊巡撫並駐萊州詔先命璉駐萊州

調兵食從治以駐青不足鎮萊人心駐萊足係全齊命乃與璉並受事於萊時賊先已破黃縣知縣吳世揚被執陷平度

知州陳所聞拒守城破還益兵攻萊從治璉與總兵楊御蕃肇基分陴固守久

之外圍日急諸援兵俱屯昌邑不敢進從治時以閒出兵掩擊頗有斬獲

而兵部尙書熊明遇惑撫議以主事張國臣為贊畫往撫諭從治毋遽出

兵壞撫局從治力言不可三上疏於朝語極切至朝議以兩撫臣並困圍

中乃議設總督以侍郎劉宇烈綿竹任之統馬步軍二萬五千勢甚盛而

宇烈素無籌略日遣使講撫賊亦以撫愚之已而賊用元化所製西洋大

礮攻城從治中礮死萊城益危越兩月璉復為賊所誘出城被執時萊城已圍六月賊

為約降期請文武官出城開證即解圍去璉不得已與知府朱萬年同出御蕃不往賊見璉伴叩頭涕泣遂擁以去即攻城令萬年呼降萬年厲聲曰吾死矣汝等宜固守且呼御蕃急以大礮

擊賊萬年遂遇害御蕃連發礮傷賊頗多賊稍退○朱萬年黎平人於是舉朝痛憤詔逮宇烈下獄罷尙書明遇遂

絕撫議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大典督主客兵數萬及關外勁旅

四千八百餘人合剿之總兵金國奇副將靳國臣參將祖寬及前總兵吳襄子三桂皆屬焉以中官高起潛監護軍

餉抵德州副將牟文綬馳救平度殺賊魁陳有時至昌邑斬國臣祖寬為

前鋒有德逆戰於沙河有二一在黃縣一在寬殊死鬪國臣繼之賊大敗諸軍

乘勝追至城下賊夜半東遁萊州圍解守者疑賊誘以礮拒起潛遣中使

入讞闔城相慶越日國奇等進兵黃縣斬賊首萬三千俘八百有奇逃散

及墜海死者無算賊竄歸登州官軍築長圍守之

綱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先是賊將高迎祥羅汝才張獻忠

等分道四出連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諸州縣與下注全晉震動部議令

宣大總督張宗衡臨清人駐平陽巡撫許鼎臣武進人駐汾州分地守禦已而

李卑字楡林人賀人龍米脂人艾萬年米脂人將關中兵至鼎臣檄以自從宗衡

怒其不從已檄之還三將莫之適從賊乘閒入據磨盤山一名連枝山在分

其衆為三閭正虎據交城窺太原邢紅狼上天龍據吳城在山西孝義縣西

河守築此以拒秦四名窺汾州紫金梁張獻忠突沁州武鄉陷遼州

綱癸酉六年春正月命曹文詔節制山陝諸將討賊關中賊稍盡悉

走入山西御史張宸極言文詔威名夙著今秦賊滅且盡宜勅令入晉協

剿帝從之遂有是命文詔東渡河抵霍州敗賊汾河孟縣追及於壽陽巡

撫許鼎臣遣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文詔追擊之斬混世王餘黨

流賊連陷山西州縣

曹文詔節制山陝諸將討賊

為遊擊猛如虎本塞外降人。家榆林。逐走遇文詔兵於方山。在山西壽陽縣東北。壁立千仞。頂方一里。有池。周百步。復

敗五臺孟定襄壽陽賊盡平。鼎臣令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張應昌軍汾

州。備太原西。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已而文詔復破賊澤州。又鬪潤城。斬賊千五百。

有奇。紫金梁老狗。狗自榆社走武鄉。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之。賊避其鋒。多流入河北。

綱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目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在鎮名。在河

南沁陽縣東北。修武圍懷慶。官軍擊之。遁走。別賊復闌入西山。大掠順德真

定閒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字宜興。建人。斗力戰卻之。賊遂自邢臺摩天嶺。在河南武

安縣西北。與山西遼縣接界。西下。抵武安。先是副將左良玉。字臨清人。山敗賊於涉縣之西。陂

及是與賊戰武安。良玉大敗河北三府所屬縣。焚劫殆遍。潞王。名常。潞簡王翊。子。上

疏告急。詔遣總兵倪寵王樸率京營兵六千赴河南。而以中官楊進朝盧

九德等監諸將軍。命曹文詔自山西移師會討。文詔敗賊懷慶。馘其魁滾

地龍。又追破老狗。狗於濟源。而諸將李卑艾萬年湯九州。石埭人。鄧玘。四川

及良玉等會文詔兵。先後與賊戰。皆勝之。未幾帝勅諸將速平賊。限以三

月。而文詔為巡按御史。劉令譽所劾。調大同總兵。初文詔在洪洞。與里居御史劉

與見。語復相失。令譽遂據他事。劾之。部議文詔怙勢而驕。調之大同。賊所憚。惟文詔。既去。益無忌矣。

官軍復登州孔有德耿仲明走降滿洲

周延儒罷

綱官軍復登州山東平 登州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其北有水城與

大城相接開水門以通海舶賊恃此可走故不下及被圍久李九成出城

搏戰官軍馘之於陳賊渠五已殲其二五人者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毛永謀陳氣

大沮至是祖寬等奪其水門外護牆益大懼有德載子女財帛先出海仲

明以單舸繼之皆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不下遊擊劉良佐獻轟城策

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轟之城崩官軍遂入賊退保蓬萊閣在山東蓬萊縣城北

走旅順島帥黃龍遼東人邀擊擒毛承祿陳光福等斬九成子應元惟有德等

仲明逸去乃獻承祿於朝磔之有德仲明俱降滿洲

綱夏六月周延儒罷 延儒為首輔溫體仁欲奪其位務為柔佞取悅

於帝帝漸向之復曲謹以媚延儒而陰伺其隙延儒不知也體仁與王永

光欲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帝以之臣問延儒對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

秀矣帝悟而止體仁益大恨會延儒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熱其廬所

用巡撫孫元化復陷登州於是言路交章劾延儒併謂其受巨盜神一魁

賄帝意頗動體仁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延儒昵武弁李元功招搖罔利

賄帝意頗動體仁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延儒昵武弁李元功招搖罔利

滿洲陷
旅順

尙可喜
降滿洲

錢士升
入閣

徐光啓
卒

且謂延儒至謂陛下爲義皇上人語悖逆帝大怒下元功詔獄窮治延儒

覬體仁爲援體仁不應延儒大窘引疾歸體仁遂爲首輔延儒既罷廷臣惡體仁當國勸帝復召何

如龍如龍因辭給事中王紹傑言君子不並立如龍瞻顧不前體仁宜思自處帝爲譴紹傑於外如龍卒辭不入如龍操行恬雅與物無競後卒福王時追謚文端

綱秋七月滿洲陷旅順總兵官黃龍死之 目孔有德耿仲明怒龍邀擊

必欲報之會鳴綠江有警龍遣水師往援旅順空虛有德等遂導滿洲兵

襲其城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自刎死龍部將李惟鬱項祚臨樊化張大祿尙可義俱死焉廣鹿島

在奉天金縣西北海中 副將尙可喜故與龍相犄角龍既死亦走降滿洲自是島上勢益孤久之將士多

敗殘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朝廷亦不更置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而已

綱九月以錢士升字抑善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目士升

故出錢龍錫門下龍錫出獄周延儒唁之極言上怒甚挽救殊艱龍錫深

德延儒未幾溫體仁至龍錫述延儒語且謝曰非公等安得生體仁佯曰

上固不甚怒也聞者直體仁而惡延儒士升以座主故因歸心體仁體仁

亦以士升鄉人遂引與共政

綱冬十月徐光啓卒 目光啓前官禮部侍郎忤魏忠賢落職崇禎初召

還及入閣年已老值周延儒溫體仁用事不能有所建白與鄭以偉相繼

卒兩人操行清介。卒之日，囊無餘貲。

綱冬十一月，以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何吾騶廣州香山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預機務。應熊熟諳典故，而性剛狠。溫體仁力援之，遂與吾騶同

入閣。

綱賊渡河，陷漣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賊盡集河北，高迎

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等俱至。左良玉、湯九州扼其前，京營兵蹙其後。

賊連戰皆敗，欲逸阻於河，大困，乃詭辭乞降。監軍內臣楊進朝信之，為入

奏會天寒，冰合，賊從毛家寨徑渡河南，軍無扼之者，遂陷澠池、伊陽、盧氏。

巡撫元默靜海人。督軍禦之，賊竄盧氏山中，由閒道入內鄉，大掠南陽、汝寧。

直走湖廣，所在告急。賊始起陝西，高迎祥最強，李自成屬焉。及渡河，自成

始別為一軍。

綱甲戌七年春正月，以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總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討流賊。

目初，奇瑜巡撫延綏，分遣諸將擒斬諸賊渠金翅鵬、一條龍等。諸頭目，凡一百七十

人。最後又克延水關。一名永寧關，在陝西延川縣東南。賊鑽天哨開山斧。關，其扼塞，壓攻不下。奇瑜潛

其師出，賊不意，焚其巢，二賊俱滅。境內劇盜盡平，奇瑜威名大著。至是，賊躡豫楚，廷議以諸撫

王應熊
何吾騶
入閣

湖廣
流賊
犯

陳奇瑜
討流賊

夔州 流賊陷

陳奇瑜 圍賊於 車箱峽

鎮事權不一。請設大臣統之。乃進奇瑜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軍務。專辦流

賊。時又以大名道盧象昇知兵。命撫治鄖陽。

綱賊自鄖陽渡漢。遂入四川。陷夔州。目賊渡漢。薄穀城。集六路諸賊。狗

犯襄陽。分陷紫陽。明縣。正平利。俱屬漢中道。南入四川。掠歸巴彝陵

等六州縣。遂陷夔州。署府事。同知何承光。貴州鎮人。死之。時副使以下皆逃。承光

自賊起陝西。轉寇山西。河南。湖廣。四川。摧陷州縣數十。未

有破大郡者。夔州地稱天險。及是失守。遠近震動。賊既陷夔州。又犯大寧。知縣高

而焚之。訓導高錫及妻女。巡檢陳國俊及妻。皆遇害。又陷巫山。通江。巡檢郭贊化。陳受。指揮王永年。田寶。守備郭震辰。皆力戰死。惟梁山以里。居中書涂原。集鄉勇伏密箚。用竹畚囊石。乘高擊

之。傅海。奪失。血濡縷。輒斃。賊多死傷。遂退去。○高日臨。字儼若。鄱陽人。

綱夏六月。陳奇瑜圍賊於車箱峽。峽在陝西安康縣界。非華陰縣南之車箱峽也。賊偽降。奇瑜縱遣之。

賊復叛。陷所過州縣。目先是張獻忠等十三營。流突漢南。而別賊之入

四川者。亦以阻險。復還鄖陽。分其軍為三。一往河南。一趨浙川。一向商南。

奇瑜乃馳至均州。檄陝西。練國鄖陽。盧象河南。默湖廣。唐四巡撫。以兵

遏其四面。而奇瑜偕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大破

之。斬二千餘級。別將鄧玘等分道擊賊。復連勝。擒其魁十餘人。又令參將

遂許賊降

賀人龍等追至紫陽凡八晝夜賊死者萬餘賊見官軍盛大懼獻忠奔商
維高迎祥李自成等悉遁入興安州之車箱峽峽四山巉立中互四十里
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且用石塞其口路
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急用其
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賂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奇瑜意輕賊有驕色
遂遽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檄
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賊甫出峽即大譟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七
州縣略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

滿洲兵寇上方堡

綱秋七月滿洲兵寇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國滿洲主皇太極親率
兵攻察哈爾其宰桑巴圖魯噶爾瑪濟農等率衆降因遂寇邊四路並進
自宣府趨應州進略大同破靈邱保安殘城堡無數總督張宗衡總兵曹
文詔張全昌等不敢戰敵破萬全左衛而歸宗衡及全昌文詔皆坐遣戍
以巡撫吳牲言留全昌文詔為援剿總兵討流賊

逮陳奇瑜下獄

綱冬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以洪承疇代之 國給事中顧國寶御史傅
永淳交章劾奇瑜受賄縱賊詔錦衣官逮訊而以洪承疇代時賊已蔓延

流賊犯河南

不可撲滅大學士溫體仁謂山西巡撫吳甡曰流賊癘疥疾不足憂也奇瑜

罪當死有庇之者未幾謫戍邊

綱賊自陝西出犯河南 目賊聚陝西至二十餘萬高迎祥李自成蹂鞏

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數十州縣敗賀人龍張天禮軍殺固原道陸夢龍

賊陷隆德夢龍帥遊擊賀其勳都司石崇德察之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重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夢龍大呼奮擊手載數人與二將俱戰死時隆德令費彥方以城陷被執不屈

死○費彥方字爾英浙江崇德人圍隴州四十餘日洪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與人龍合擊大破

之會朝廷命豫楚晉蜀兵四道入陝迎祥自成遂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

陷靈寶汜水滎陽時左良玉扼新安澗池坐甲自保而賊傳其且至乃移

壁梅山在河南新鄭縣西北漆水注見前閒良玉實不知也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馬飽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

畏賊其玉前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協因是生心緩追發寇督撫檄調亦不時應帝因命承疇出關限六月平賊

綱乙亥八年春正月詔洪承疇出潼關討賊 目賊聞承疇出關大會於

滎陽老獬曹操革裏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

九條龍順天王及高迎祥李自成時尙與迎祥合張獻忠共十三家七十二營議敵官

軍未決李自成進曰匹夫猶奮況十萬衆乎官兵無能爲也宜分定所向

利鈍聽之天皆曰善乃議革裏眼左金王當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當陝

洪承疇出關討賊

李自成

張鶴楊
一門皆
死

賊陷鳳
陽朱國
相戰死

兵過天星扼河上綴河南兵迎祥獻忠及自成略東方老獯獯九條龍往

來策應陝兵銳益以射場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衆如自成

言始迎祥與獻忠並起比肩而自成乃迎祥支黨及是遂相頡頏與俱東

掠江北兵單弱霍邱先陷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穎州繼之知州尹夢鼈雲南太和

人通判趙士寬汝縣人皆拒賊不屈投水死夢鼈有膂力賊登城上夢鼈持大刀殺賊數十賊至益多遂投城下烏龍

潭死弟姪七人從之士寬于城陷後率家衆巷戰力竭亦致仕尙書張鶴鳴及其弟副

使鶴騰子大同一門皆死賊執鶴鳴兄弟而倒懸鶴鳴於樹皆罵賊不絕口死其他官紳士庶死難者共

一百三人衛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及中書舍人田之穎知縣劉道遠光祿寺丞李生白訓導丁嘉遇舉人白精忠郭三木諸生劉廷

傳廷石韓光祖及子定璋孫日曦皆死之有檀城中婦人殉節者二十七人烈女八

人一時忠烈稱獨盛城破後亦無一人向賊乞憐者賊怒遂屠之

綱賊陷鳳陽留守朱國相榆林人等戰死圖先是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

前注見懼賊南下請防護鳳陽陵寢不報及是賊自壽州犯鳳陽國相帥指

揮袁瑞徵呂承蔭等以兵三千迎戰頗有斬獲俄賊數萬至官軍敗國相

自刎死餘皆陳歿賊遂犯皇陵大肆焚掠知府顏容暄推官萬文英死漕運都

御史楊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帝聞變素服避殿逮一鵬下獄棄市賊合

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陵小閣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

趨歸德復謀入關獻忠獨東陷廬江里居參政盧謙命服危坐中門賊至不動屠

巢無為潛山太湖知縣金應元自經死宿松

綱夏六月賊復走陝西總兵官曹文詔戰死 目初洪承疇出關至信陽

諸將畢會賊見河南兵盛復分路奔還陝西張獻忠由英霍取道麻城入

陝會高迎祥李自成於鳳翔與官軍遇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歿文詔

聞信急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

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為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進遇

賊真寧唐縣今屬涇原道之湫頭鎮在縣東即九城志之顯聖鎮也從子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三十

里文詔率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蝟集賊不知為文詔也有小卒

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卒識之悉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急

文詔左右跳盪手擊殺數十人轉鬪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遊擊平安

以下死者二十餘人賊乘勝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承疇力遮之涇陽三原

閒賊不得過文詔忠勇冠時稱其將第一其死後賊中為相慶帝聞之深為痛悼賜祭葬世廢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

綱秋七月以文震孟張至發注見前並為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震孟在講筵每因事規諫帝數逮繫大臣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反覆陳說帝為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為引下賊焚鳳陽陵寢震孟歷陳致亂之源為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語多切中時弊至是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習世務思用他官參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票擬震孟引疾不入至發所擬獨當帝特擢至發與震孟並入閣

代自世宗朝許讚後由外僚入閣自至發始

初至發由玉田遵化縣行取授禮部主事累遷光祿卿精嚴積弊多所釐正遂受帝知旋陞刑部右侍郎明

尤世威
敗績

綱賊復東犯總兵官尤世威榆林人敗績 賊為洪承疇所遮獻忠將由

藍田走盧氏復扼於世威仍入商雒山中參將徐來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譟賊至來朝逃一軍盡歿世威軍暴露久大疫與賊戰失利敗走

賊遂出關分十三營東犯惟高迎祥李自成留陝西事聞命解世威任

大總督盧象昇言世威善撫士曉軍機徒以數千客旅久戍荒山水土失調疾疫大作遂致失利今當用兵時集之可惜乃命赴象昇軍自効

綱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討流賊 賊已

盧象昇
討賊

洪承疇破賊於渭南

蔓延半天下。洪承疇一人不能顧。乃擢象昇總理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總督山西陝西。賜尚方劍。

綱九月。洪承疇破賊於渭南。目象昇既加總督。詔令督關外。而承疇督

關中。時迎祥自成亦分兵。迎祥略武功扶風以西。自成略富平三原以東。

承疇遣將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賊將高傑米脂人通於自成。妻邢氏邢氏趨武多智。掌軍

資。每日支糧。仗傑輒過。氏營分合符驗。氏偉傑貌。與之私通。懼誅。挾之來降。承疇復身追自成。大戰渭南臨潼。

自成大敗。東走。迎祥亦屢敗。東逾華陰。南原絕嶺。與自成偕出。朱陽關。河在

南盧氏縣西。與獻忠合。

綱冬十一月。何吾騶文震孟罷。目震孟與溫體仁不合。給事中許譽卿

以鳳陽皇陵被焚。劾體仁誤國。體仁憾甚。會有劾譽卿為人營求遷擢者。

體仁擬旨斥譽卿為民。吾騶震孟力爭。帝責二人徇私撓亂。並罷之。體仁

而中阻深。所欲推薦。陰令人發端。而已承其後。欲排陷。則故為寬假。中上所忌。遂使自怒。帝往往為之移。初未嘗有迹。

綱賊陷陝州攻洛陽。目賊薄閬鄉。左良玉祖寬禦之。不克。遂陷陝州。攻

洛陽。良玉從巡撫陳必謙赴援。獻忠走嵩縣。迎祥自成走偃師鞏縣。略魯

山葉縣。陷光州。會象昇自湖廣帥師至。合寬等擊敗之於確山。

流賊陷陝州

綱丙子九年清崇德元年春正月盧象昇敗賊於滁州

是時賊勢猖獗諸

將率畏懼不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餉象昇亦水

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時師次鳳陽諸將來會象昇乃上言

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為後局兵至而後請餉兵集而後請

餉是為危形況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為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

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

屬總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

有賊警即求援求調不應則秦越也分應之何以支持又言臺諫諸臣不

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剿法

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皆切中事宜而朝廷不能盡用也會迎祥圍

廬州不能破分道陷含山和州

知州黎安業訓導唐正諫在籍御史馬如蛟進圍滁皆死之○安業順德人如蛟字騰仲和州人

州象昇聞警即率總兵祖寬遊擊羅岱軍馳抵滁城下鏖戰賊大潰追斬

無數伏屍蔽野滁水赤流數里賊乃趨鳳陽圍壽州突穎霍蕭碭靈璧虹

窺單曹總兵劉澤清曹州人拒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

永寧總兵官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賊遂走

閣林鈺入

亂寧夏兵

武舉陳啓新上書言事

登封與他賊合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合寬大樂岱兵大戰七頂山亦曰峯山在河南

方城北殲自成精騎殆盡

綱以前禮部侍郎林鈺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目初鈺以忤魏忠

賢去忠賢誅起官至禮部侍郎謝病歸至是與劉宗周同召見帝問人才

兵食及流寇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

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為本願陛下以

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矣帝迂其言命鈺以原官入閣

綱二月寧夏兵亂殺巡撫王楫秦州人 目寧夏兵苦饑楫不能措餉兵譟

而殺之副使丁啓睿永城人捕斬首惡六人乃定

綱以武舉陳啓新淮安人為給事中 目啓新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子

作文高談孝弟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

史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

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為之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承奉

不暇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賦

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擢吏科給事中朝士深惡之紛

然論劾帝皆不聽後啓新以受賊匪喪削籍下撫按追贓竟逃去

李自成復入陝

綱三月賊高迎祥李自成復入陝 目迎祥自成自敗於象昇後分部再

入陝迎祥由鄖襄趨興安漢中自成由南山穿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北境

諸將左光先曹變蛟破之自成走環縣未幾官軍敗於羅家山在興寧縣東盡

亡士馬器仗總兵俞猗霄被執自成勢復振

滿洲建國

綱夏四月滿洲建國 目皇太極平定察哈爾及薩哈勒察卦勒察瓦爾

喀呼爾哈暨蒙古各部落國勢滋隆人心嚮附乃建國號曰清改元為崇

德元年

詹爾選削籍

綱罷錢士升削御史詹爾選撫字思安人籍 目時溫體仁以刻覈導帝士升

獻四箴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帝優旨報聞而

意不悅有武生李璉者請括江南富戶令報名輸官士升擬旨下刑部提

問上疏言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資未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

保富居一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

相率而與富家為難矣帝報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前疏謂四箴也士升

引罪乞罷許之爾選謂輔臣不當以進言去因言帝行一切苟且之政帝

林鈺卒

清兵入塞

高迎祥伏誅

面加詰責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願陛下姑留臣言以為他日思帝大怒諸臣力救乃斥為民

六月林鈺卒以孔貞運池州建德人賀逢聖字克繇江夏人黃士俊廣東順德人並為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逢聖性廉靜初官翰林湖廣建魏忠

賢生祠或傳上梁文出逢聖手忠賢詣謝逢聖曰無之借銜陋習爾翌日

遂削籍帝即位召還至是與貞運士俊俱入閣三人皆不能有所匡益

綱秋七月清兵入塞清兵入喜峯口巡關御史王肇坤拒戰死由閒道至

昌平總兵官巢丕昌降督餉主事王桂超悅醫州事通判王禹佐學連陷畿內州縣順下

義知縣上官蓋自縊遊擊治國器指揮蘇時雨訓導陳所種皆死之下資坻知縣趙國鼎與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趙士秀同死下定興在魯太常少卿鹿善繼不屈死教諭熊嘉志亦死之

下安肅知縣鄧廷任與妻同殉教諭耿三麟亦死之○上官蓋字忠赤曲沃人趙國鼎山西樂平人熊嘉志平州人樊廷任臨清人耿三麟靈壽人乃詔諸鎮入援

給事中王家彥田以陵寢震驚劾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自請督師命

與中官羅惟寧宣大總督梁廷棟相掎角然皆不敢戰八月清兵始退歸

綱陝西巡撫孫傳庭字伯雅振武衛人擊高迎祥於盩厔擒之送京師伏誅

庭代洪承疇為巡撫銳意滅賊賊首整齊王據商雒傳庭檄副將羅尙文

擊斬之又督賀人龍等擒迎祥於黑水峪一名芒谷在陝西盩厔縣東南獻俘闕下磔死賊

黨乃共推李自成爲闖王

綱諭廷臣助餉 目未幾又括勦戚文武諸臣馬開銀鐵銅鉛諸鑛

諭廷臣助餉 唐王起兵勤王

綱八月唐王聿鍵世太祖孫九起兵勤王廢爲庶人錮之 目先是流賊起王

蜀金築南陽城又援潞藩例乞增兵三千人不許至是京師戒嚴王倡義

勤王詔切責之行至裕州與流賊遇亡其內豎二人事定下部議廢爲庶

人幽之鳳陽

綱九月以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目象昇奉詔入衛至已解嚴會

梁廷棟卒命代爲總督宣大素苦缺餉象昇乃大興屯利行二年積穀至

二十萬帝諭九邊奉以爲式

綱冬十月削前工部侍郎劉宗周籍 目宗周累疏陳時政語多激切爲

溫體仁所忌請告去至天津聞京師被兵留不行上疏極言體仁奸邪致

刑政乖舛及宦官不宜總軍務凡數百言帝怒斥爲民

劉宗周削籍

盧象昇總督山西軍務

明鑑綱目卷十五終

明鑑綱目卷之十六

鹽城印鸞章校訂

莊烈帝

張獻忠
犯安慶

綱丁丑崇禎十年清崇德二年春正月賊犯安慶 張獻忠糾羅汝才馬守應

劉國能即闕場天等自襄陽東下與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王合烽火達淮揚南

京兵部尙書范景文操江都御史王道直總兵楊御蕃分汛固守安池道

史可法親率兵當賊衝賊遂從閒道犯安慶連營百里詔左良玉馬爌劉

良佐合兵往援皆大破賊賊走潛山太湖山中巡撫張國維字玉簡檄良

玉搜山不應尋北去賊復出太湖敗官軍於酆家店殺參將程龍陳于王

等四十餘人遂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攻天長破盱眙良玉令河南士民

合疏留己竟不赴援已而總兵牟文綬偕良佐來赴賊始遁獻忠入湖廣

綱二月清兵克朝鮮 先是清攻朝鮮克義州渡嘉山江進薄平壤朝

鮮空城遁去國王李侗遣使請受盟清因許其通和而還既而朝鮮復屢

背約陰持兩端清主皇太極親統大軍擊之長驅直入遂克王城國王李

侗逃於南漢山城清軍圍之其妻子羣臣盡被俘獲已而漢江口濱海之

地及江華島城在朝鮮國開州東北海甲復爲清軍所取侗勢益窮蹙乃上明所給勅印

清兵克
朝鮮

楊嗣昌
為兵部
尚書

十面網

熊文燦
總理五
省軍務

奉表出降。朝鮮既降。皮島益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夾攻之。副總兵金日觀力戰死。皮島遂為清所取。

綱三月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嗣昌以父憂在籍。會尚書張鳳翼卒。

帝顧廷臣無可任者。乃以嗣昌為之。嗣昌博涉文史。多識先朝故事。有口

才。酬對敏捷。帝以為能。所奏請無不從。嗣昌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為

四。正六隅。謂之十面之網。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

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因舊額量加。畝輸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

有奇。曰溢地。土所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曰事例。富民輸贖。為監生。費曰驛遞。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

上帝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改因糧為均輸。布告天下。

尋以武臣驕惰。逮戮。失事總兵王忠。張全昌。惟左良玉以六合破賊功。戴

罪自贖。

綱夏四月。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南畿河南

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文燦官閩廣久。帝未識其為人。因遣中使

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既至。文燦甚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及中

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中

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銜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

黃得功
連破賊

溫體仁
罷

此賊吾今還。公旦夕且召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

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即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曰。諾。中使還

朝。果言之於帝。初文燦自貴州徙家蘄水。與邑人姚明恭為姻。明恭官詹

事。與楊嗣昌相善。嗣昌握兵柄。得帝眷。以帝急欲平賊。規引一人自助。明

恭因薦文燦。且曰。此有內援。可引也。嗣昌遂薦之。至是。帝以文燦總理南

畿五省軍務。文燦拜命。即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為己軍。而大募粵人及

烏蠻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護。弓刀甲冑甚整。次廬山。謂所善僧空隱。僧迎謂

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曰不能。曰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未知

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當賊上特以名使公厚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卻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

曰吾謂公必撫然流寇非海抵安慶。良玉桀驁不受節制。其下與粵軍不和。大

訴。文燦不得已。遣還南兵。然良玉軍實不為用。嗣昌言於帝。乃以邊將馮

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焉。已而京營將黃得功。字虎山。明原衛人。連破賊。兵威甚振。

當是時。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及文燦至京

軍屢捷。益懼。文燦顧決計招撫。刊檄徧懸。通都帝聞之。怒。嚴旨譙責。嗣昌

為救乃解。

綱六月溫體仁罷。體仁在閣八年。日與異己者有仇。帝以為樸忠恩

楊光先
與檄上
奏

薛國觀
陰鷲谿
刻

禮無與比。體仁自念排擠者衆，恐衆怨歸己，倡言密勿不宜宣洩。閣揭皆不發，亦不存錄。故所中傷人不能盡知，廷臣劾之者先後不可勝計。布衣

楊光先至，與檄上奏。帝益謂其孤立，罪責言者，或至杖死。至是常熟人張漢儒，許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先是庶吉士張溥知縣張采，倡爲復社，與東林

許因詣闕言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爲主盟，倡復社，亂天下。體仁下其事于提學御史倪元琪，兵備參議馮元慶，皆言復社無可罪，失體仁意，俱被降謫。於是復有張漢儒事。○張溥字天如，

張采字受先，俱太倉人。倪元琪，上虞人。馮元慶字爾登，慈谿人。體仁故儻謙益擬旨逮下詔獄嚴訊，謙益危甚，求解於司禮太監曹化淳。化淳故王安門下也，德謙益嘗爲安作碑文，頗爲營求。漢儒偵知之，與其黨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

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詔下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仁

輔政數年，念朝士多與爲怨，不敢恣肆，用廉謹自結於上。苞苴不入門，然當是時流寇踰畿，接中原邊境，雜沓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爲仇，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已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駑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願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詆其窺帝意

旨者，體仁言臣票擬多未中窻要，每經御筆批改，頃服將順不暇，詎能窺上旨，帝愈親信之，及得旨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筮，歸踰年死。

綱秋八月，以劉宇亮字綿竹人傅冠字化甫人爲禮部尙書。薛國觀韓城人爲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國觀爲人陰鷲谿，刻不學，少文，溫

李自成
犯四川

曹化淳
提督京營

張獻忠
偽降

熊文燦
受賊降

體仁因其素讎東林密薦於帝遂致柄用時體仁雖去國而國觀與張至發並效其所為蔽賢植黨國事日壞

綱冬十月李自成犯四川 自成窺蜀中空虛乘閒陷寧羌破七盤關

在四川廣元縣北七盤嶺上

分三道入蜀總兵官侯良柱禦之於緜州戰死遂連陷昭化

劍州梓潼江油黎雅青神進逼成都未幾洪承疇督曹變蛟來援自成乃

由洮州入番地官軍轉戰千里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自成引殘卒竄入

岷州及西河

宋置州明改縣今縣屬渭川道禮縣元置禮店縣明初改千戶所成山中

綱以中官曹化淳提督京營 復以李明哲提督五軍營杜勳提督神

樞營閻思印提督神機營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綱戊寅十一年夏四月張獻忠偽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當是時

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黠勅次則曹操獻忠嘗偽為官兵欲

給宛城左良玉適至獻忠倉皇走前鋒羅岱射之中額良玉馬亦及刀拂

獻忠面馬馳以免會熊文燦為總理刊檄撫賊闖塌天與獻忠有郤詣文

燦降獻忠創甚不能戰心內恐至是偵陳洪範隸總理麾下為總兵大喜

獻忠當牙洪範救之事具前

因遣閒齎重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恩得毋死公豈忘之

邪願率所部降以自效。洪範亦喜為告文燦，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廣東

海豐人分巡道王瑞柵永嘉人與良玉謀侯獻忠至而執之。文燦不可，乃止。

張至發 罷

○張至發罷。○至發嘗疏詆黃道周，頌溫體仁，屢為言者所劾。至是中

書舍人黃應恩以賕請得罪，詞連至發。至發憤甚，連疏請勘。帝優旨褒答

而下，應恩獄至發，乃乞休。自引三當去，未嘗稱疾也。忽得旨回籍調理。時

人傳笑以為遵旨患病云。至發頗清強，起外僚，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惡異己，不能收

召周廷儒賀逢聖及至發，獨至發四疏辭，十五年四月卒於家。

孔貞運 罷

○六月孔貞運罷。○貞運先與黃士俊賀逢聖同相，已而兩人相繼罷

去。士俊十年十二月罷，逢聖是年三月罷。及是貞運代張至發為首輔，會帝親自考選諸臣卷

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頗有所更，及命下，閣擬悉不從。而帝以所擇

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羣謁朝房，貞運言諸卷說多難行。新御史遂

有劾之者，貞運即引歸。國後貞運哭臨，絕不能起。未幾卒。貞運至聖六十三代孫也。

○以楊嗣昌程國祥蔡國用金谿人為禮部尚書。方逢年遂安人、范復粹黃縣人

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兼掌兵部。○初國祥掌戶

部，議借都城賃舍租一年，可得五十萬。勳戚內官多匿不奏，得僅十三萬。

楊嗣昌 程國祥 等入閣

譴黃道
周官

鄭鄲逼
父杖母

清固美
德但不
可傲物
遂非

然國祥由是得帝眷至是與嗣昌等並入閣

綱秋七月。謫少詹事黃道周官。初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其鄉人爲

訟冤楊嗣昌時巡撫永平聞于朝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逆案陳新甲長壽人爲

爲總督於是言官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嗣昌奪情一劾新甲走邪

徑一劾遼東巡撫方一藻歙縣人主和議時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會

廷推閣臣道周名在列帝不用用嗣昌等帝疑道周怨望嗣昌復撫拾道

周前辭諭德疏中有文章氣節不如鄭鄲字峯陽武進人振先子語鄲方以逼父杖母

爲時詬病鄲者故庶吉士與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溫體仁憾震孟因劾鄲假托仙嗣昌

因言鄲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鄲何用談綱常爲且其意徒欲庇

凶徒遮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及是召內閣及諸

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

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能

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

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

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

清兵分路入塞

對不稱旨。帝屢駁詰。道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昔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僞而辨行僻，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帝曰：向以爾徧，稍示裁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念列講官，姑出候旨。遂叱之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念其名高，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為道周劫持，相朋黨。貶道周六秩，為江西按察司照磨。

綱九月，清兵入塞，燕京戒嚴。目清兵分路入牆子嶺、青山口、薊遼總督

吳阿衡裕州人敗死，監視中官鄧希詔遁走，遂深入抵牛闌山。總監高起潛

兵敗，遂由盧溝橋趨良鄉，下畿輔城四十有八。前大學士高陽孫承宗一

門殉節死。子舉人鈐，尚寶丞。鑰，官生。鈞，生員。鎬，從子。鍊，及孫。之抗，之滂，之濠，之浩，之瀨，從父。孫。

誦一家從死者十三人。知縣王鑰，縣則有任邱知縣白慧元，亦一門俱死。餘如慶都知縣黃承宗、靈壽知縣馮登鼇、文安知縣王鑰、靈縣知縣王采、新河知縣崔賢、鹽山知縣陳誌、固城知縣王九鼎、青縣

知縣張文、趙興、齊知縣錢珍、度雲知縣陳緘等，教官則有鉅鹿教諭唐一中、蠡縣訓導馮大緯、吳橋訓導劉廷訓、臨城訓導張純、儒等，籍官則有霽若、李禎、李崇德、董祥、魏克家、諸生則有桑

開基等，皆以殉節死。○孫士美、青浦人、白慧元、清湖人、馮登鼇、廣施人、王鑰、武功人、王采、澤州人、崔賢、弋陽人、唐一中、全州人、馮大緯、晉鼇、從父、劉廷訓、順天、通州人、張純、儒、新安人、喬若、靈州人。

人。歷兗州知府。罷歸。李禎守任邱人。歷山西按察使。罷歸。李崇憲。又自德州渡河。取山東。

州縣十有六年。事在明。執德王由樞。莊王見濬。布政使張秉文。桐城人。等死之。

先是楊嗣昌。檄山東巡撫。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連章告急於朝。嗣昌無以應。及濟南被

圍。秉文等分門死守。晝夜不解甲。援兵竟無至者。及城潰。秉文巷戰。被箭。力不能支。死。妻方。妾陳。

俱。役大明湖死。學朱之訓。讓世熊。與濟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陳虞允。通判熊烈。獻歷城知縣。韓承

恩。臨邑知縣。宋希。博平知縣。孫化。子漢儀。皆死焉。時又有劉大年者。官兵部主事。奉使南京。還

朝。道歷城。城破。亦死之。○宋學朱。字用晦。長洲人。周之訓。黃岡人。鄧謙。孝感人。唐世熊。灌陽人。

王督兵勤

丁寧毋
輕戰

綱詔盧象昇督兵勤王。象昇遭父喪。請守制未行。詔督山西總兵楊

國柱。王樸。虎大威。諸軍入援。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與總監中官高起潛

陰主和議。象昇心非之。會召對平臺。帝慰勞之。咨以方略。對言命臣督師

臣意主戰。帝色變。良久曰。和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備禦形勢甚悉。帝壯

之。而戒象昇持重。命與嗣昌起潛等議。當是時。帝心知清兵銳甚。力不敵

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答象昇。象昇出與兩人議不合。即日陛辭。嗣昌送

之。屏左右。欲有言。久而不能出口。第丁寧毋輕戰而已。象昇念帝意頗銳

而事多為起潛撓。憤甚。疏請分兵。嗣昌定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

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越數日。嗣昌至軍。象昇責以

阻師且曰公等堅主和議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長安口舌如鋒恐
 袁崇煥之禍立見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尙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既不奔喪
 又不能戰尙方劍當先加己頸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
 象昇曰周元忠赴邊講和往來數日其事始薊鎮監督受成本兵通國共
 聞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元忠本替人嘗賣卜於邊多相識故嗣昌遣之然講和事大不得要領而止又數日會起
 潛安定門象昇大言非血戰無以盡臣職起潛曰恐野戰非我所長耳兩
 人始終各持一議

非血戰 無以盡 臣職
 洪承疇 大破李自成 於潼關

綱洪承疇大破李自成於潼關 先是自成復謀犯蜀諸將馬科賀人
 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爲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命曹變
 蛟窮追設伏於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從十八騎遁商洛時
 關中賊略盡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等十餘部往來豫楚窺陝西亦以求
 撫給熊文燦孫傳庭復引兵敗之於閩鄉靈寶賊窘甚忽得文燦止兵檄
 謂毋妒我撫功縱部下戕殺傳庭怏怏而還未幾承疇傳庭皆入衛北行
 賊遂不可制

綱冬十二月方逢年罷 時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逢年以犯賊私者人

盧象昇
兵敗鉅
鹿

死西市
何如死
疆場

亡產絕瓜蔓親戚遂輕議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尙書劉之鳳責逢年疏
忽逢年引罪卽罷歸

綱督師侍郎盧象昇敗於鉅鹿死之 圖是時清兵分三路深入一由涿

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

定令將分道出禦大戰慶都猶未敗衄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嗣昌乃

奏落象昇尙書銜以侍郎督師象昇自擢兵備與流賊角大小數十戰賊

雖強盛俱烏合之衆一敗卽散走故所向摧破及是清軍在前又爲嗣昌

所扼兵力單餉久乏將士饑甚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

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旋進至鉅鹿南賈莊中

官高起潛擁關寧兵相距五十里象昇遣贊畫主事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往乞

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疆場吾以一死報君猶爲薄耳廷麟詣起潛

起潛不應象昇卒僅五千行至嵩水橋與清兵遇總兵王樸先引兵逃去

惟虎大威楊國柱從象昇勒麾下卒居中大威帥左國柱帥右大戰移時

乃休兵夜半被圍明日清騎益大至圍三重象昇麾兵力戰礮盡矢窮大

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猶奮鬪身中四矢三刃手格殺數十人乃死一軍

盧公死
誰恤我

洪承疇
總督薊
遼軍務

劉字亮
罷

盡亡惟大威國柱得脫起潛聞敗遂倉皇星遁嗣昌既夙惡象昇而起潛懼坐罪誅諱象昇死狀嗣昌疑不死詔驗視廷麟遣將得其屍麻衣猶被體一卒遙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肅拜衆皆拜畿民皆奔走雨泣曰盧公死誰恤我者競立祠祀之順德知府于穎金壇人覈其狀以上事始白嗣昌故靳之踰兩月乃得歛

象昇嘗三賜劍未嘗戮一偏裨愛才如下如恐不及沒後羣臣多為請卹帝先中嗣昌言不納及嗣昌敗乃加贈卹福王

時追諡忠烈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尋下傳庭於獄 朝議移承疇薊遼帥秦兵東守傳庭言秦兵不歸則流賊勢張且軍士家在秦久留於邊非譁則逃無益帝不能用尋又移傳庭於保定傳庭疏請召見為楊嗣昌所阻慍甚引疾乞休嗣昌復劾之詔斥為民逮繫論死

二月劉字亮罷 初字亮自請督察軍情抵保定聞盧象昇敗懼甚急趨晉州不敢戰尾清兵而北至天津乃劾總兵劉光祚逗遛詔斬光祚軍前而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字亮復具疏乞宥帝責其前後矛盾削籍 三月清兵出青山口 帝逮治失守封疆諸臣巡撫陳祖苞總兵吳

左良玉
敗賊於
鎮平關

程國祥
罷

姚明恭
等入閣

張獻忠
叛於穀

國鎮等三十六人同日棄市

綱夏四月總兵官左良玉敗賊於鎮平關鎮在河平縣初賊渠馬士秀等

降良玉處其衆於許郊外許大州諸將寄孥處會良玉率諸將入援士秀

等假良玉軍號給入城縱火殺官吏殲良玉家至是良玉南還擊賊馬進

忠於鎮平關降之復遣降將劉國能擊降士秀等於是熊文燦上言兵威

大震賊歲月可平帝優詔報之

綱程國祥罷 初國祥之相也帝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發策親

試之時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然帝意已前定

第假是爲名居數日國祥遂與楊嗣昌等同相時先後居政府者八人劉

亮傳冠薛國觀楊嗣昌方逢甲蔡國用范復粹及國祥凡八人而嗣昌薛國觀獨用事國祥委蛇其閒有守而已

至是召對國祥無一言帝傳諭責其緘默大負委任國祥遂乞休去尋卒

未幾蔡國用亦卒

綱五月以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並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

士預機務 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薛國觀力援入閣

綱張獻忠叛於穀城 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不奉調遣且日肆劫奪

人咸知其必叛知縣阮之鈿桐字實城人甫力言於熊文燦文燦不省洪承疇等

入衛羅汝才諸賊疑見剿亦乞降文燦益自喜至是獻忠復叛殺之鈿毀

穀城進陷房縣知縣郝景春江字和都人及其子鳴鸞皆死之鳴鸞力敵萬夫擊傷

善馬又用開入賊壘陰識獻忠臥帳將襲擒之會指揮張三錫開門納賊人守備楊道選老戰死景春鳴鸞及子衡朱邦開皆被執不屈死左良玉羅岱追擊

之至羅睺山遇伏岱被執不屈死良玉軍大敗喪士卒萬人時李自成亦

出收餘衆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遁去時議者以李自成之遁車箱峽張獻忠之叛殺

綱六月加征練餉 **圖**廷臣多請練邊兵帝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

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三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三十七萬有奇又汰郡

縣佐貳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於是剿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

綱秋八月削熊文燦官命楊嗣昌督師討賊文燦尋逮下獄 **圖**帝聞穀

城之變大驚削熊文燦官以軍中不可無帥令戴罪視事及聞左良玉敗

益怒遂命嗣昌往代逮文燦下獄論死明年十月嗣昌既受代乃大誓師左

良玉陳洪範等畢會嗣昌以良玉有大將才其兵亦可用請拜良玉平賊

將軍報可良玉既佩將軍印志凌驕遣使以書謝嗣昌嗣昌不悅

綱庚辰十三年春二月官軍大敗張獻忠於太平明縣今四川萬源縣 **圖**是時賊分

加征練餉

熊文燦削官下獄

官軍大敗張獻忠

為三西則張獻忠踞楚蜀界東則革裏眼左金王等四營分擾隨應麻黃

南則曹操過天星等十營伏漳房興遠閒楊嗣昌駐襄陽而令左良玉專

剿獻忠及是良玉合諸軍至枸平關亦曰溝平關在陝西與安縣西南與四川接界與賊遇擊之獻忠

敗走良玉乃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嗣昌謀以陝西總督鄭崇儉字大章寧

人率賀人龍李國安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平別遣偏將追剿良

玉不從時獻忠營太平縣大竹河在萬源縣東北亦曰大竹渡其上流創北江下流至陝西紫陽縣入漢良玉駐漁

溪渡未幾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九滾坪與下瑪瑙山俱在萬源縣境見瑪瑙山峻險

將據之官軍始抵山下賊已踞山巔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曰

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為三已當其二秦兵當其一曰聞鼓聲而上

兩軍夾擊賊陳堅不可動鏖戰久之賊大潰墜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里

良玉兵斬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遁

入興歸山中勢大蹙

綱夏四月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國道周

貶江西按察司照磨時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

所司大學士魏照乘素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怒立削二人籍逮下

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尚書李覺斯東莞人

讞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煙瘴帝猶以為失出除覺斯名尚書劉澤深扶溝人

言二人罪至永戍至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

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

載之量也仍以原議請乃謫戍廣西

謝陞陳演入閣

綱以謝陞陳演井研人為禮部尚書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圖演庸才

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即與內侍通帝簡用閣臣每親發策觀所條對覘能

否演結中官探得帝所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稱旨遂被擢用

綱五月石柱女官秦良玉敗羅汝才於夔州 圖汝才犯夔州遇官軍屢

捷會良玉至以兵邀擊連敗之斬千餘級奪汝才大燾擒其渠六人汝才

走大寧宋縣今改巫溪縣廢東川道

綱姚明恭罷 圖明恭出趙興邦之門公論素不與柄用後鄉人詣闕訟

之明恭不自安請告歸遂罷

綱六月薛國觀以罪免尋遣使逮入都賜死 圖國觀柄政一踵溫體仁

所為而才智遠不逮操守亦弗如帝初甚信嚮之後意亦漸移帝憂國用

秦良玉敗賊於夔州

薛國觀賜死

使廠衛
得人安
敢如是

不足國觀請借助於戚畹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為言國瑞孝定太后兄孫
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
今請助國為軍資故國觀言之帝因欲盡借所言四十萬不應則勒期嚴
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衢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
奎與有連代為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會
皇子病宦官宮妾倡言孝定太后已為九蓮菩薩降神言帝薄外家諸皇
子盡當歿俄皇子卒帝大恐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為侯盡還所納金銀而
追恨國觀待隙而發初帝嘗燕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曰使廠衛得
人安敢如是時東廠太監王德化在側汗出沾背於是專察國觀陰事悉
以上聞國觀不知也及是行人吳昌時吳江人當考選恐國觀抑己因其門
人以見國觀偽許第一當得吏科選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為
賣己與所善東廠謀盡發國觀受賄不法事以達於帝帝遂借票擬發怒
時楊嗣昌有所陳
奏帝令國觀疑旨下五府九卿科道會議革國觀職放歸帝怒猶未已會國觀
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以聞而東廠所遣伺國觀邸者值中書王陞彥至
國觀向
與交關執之得其平日招搖通賄狀詞所連及甚衆尚書傅永淳侍耶
蔡弈琛等皆與焉詔下

陸彥詔獄窮治頃之給事中袁愷人聊城復上疏再劾國觀帝以陸彥行賄有據不俟獄具即命棄市而遣使往逮國觀國觀遷延不赴久之始入都

遂賜死事在明年八月

張獻忠
陷四川
諸州縣

綱秋七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陷四川諸州縣 目初賀人龍屢破賊楊

嗣昌私許人龍代左良玉而良玉適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顧人龍曰須後

命由是兩人皆不為用獻忠遣閒說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

而不攻賊得與民市鹽米芻酪收潰散西走白羊山與羅汝才合時曹操

過天星方窺大昌注見前巫山欲渡江為官兵所扼獻忠至遂與之合獻忠

雖累敗氣益甚立馬江岸有不前者輒斬之賊爭死鬪官軍退走賊畢渡

屯萬頃山歸巫大震先是嗣昌以川地阨塞合羣賊而蹙之可盡殄及是

聞羣賊已聚蜀界乃自夷陵溯舟而上而獻忠勢已張甚曹操過天星等

東西奔突官軍往來追逐不能及獻忠遂陷大昌進屯開縣宋州明為縣今屬東川道

張令永寧將戰死秦良玉亦敗賊遂北陷劍州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賀人

龍扼之平陽百丈俱闕名賊不得過乃走巴西屠綿州越成都陷瀘州復

至開縣嗣昌在重慶三檄人龍會師又九檄召良玉兵皆不至

九檄良
玉不至

李自成
入河南

綱九月李自成走鄖均遂入河南。先是楊嗣昌在彝陵檄自成出令

降自成出嫚語官軍圍之魚復城中。古魚復縣因山為城所謂赤岬山也在四川奉節縣東自成大困。時

將多出降自成欲自經以養子雙喜勸而止。有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知與步入叢祠願而歎曰人言我當為天子。盡卜之神不吉若斷我頭以降宗敏諾遂三卜三吉宗

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者矣。會巡撫邵捷春移置戍兵圍者懈自成乃盡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子願從者。

焚輜重輕騎由鄖均走河南河南大旱斛穀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遂

自南陽出攻宜陽殺知縣唐啓泰移攻永寧殺知縣武大烈。瑤潼人拒守三晝夜城陷與主

王正己百戶孫世英皆死之戕萬安王采鏗伊王支屬攻偃師一日而陷知縣徐

日泰金谿人罵賊死自成於是勢大熾。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尙書李精白子也嘗出

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憐之共出信往歸自成約為兄弟改名嚴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為主謀講金星又薦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三尺

餘上讖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自成猜忍好殺嚴因稅曰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為滅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嚴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

活我嚴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之以相煽動民方被剿餉練餉之苦從自成者日益衆矣。

綱辛巳十四年春正月官軍追張獻忠於開縣敗績獻忠遂東犯。先是

是楊嗣昌駐重慶監軍評事萬元吉字吉人知左良玉跋扈不可使又慮

賊或東突不可無備勸嗣昌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分中軍從閒道出梓

潼扼其歸路嗣昌不聽。時嗣昌下令赦羅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能斬者資萬金爵侯翊日自堂皇至庖福偏題有斬督師者資白金三錢嗣昌駭

張獻忠
東犯

徐日泰
罵賊死

楞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乃自統舟師下雲陽令諸將陸行追賊及開縣之黃

陵城在縣東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杰迎戰士杰深入所當披靡獻忠登高

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前部無鬪志乃密選壯士潛行箐谷中乘高大

呼馳下良玉兵先潰如虎突圍出土杰與遊擊郭開皆戰死嗣昌方悔不

用元吉言而獻忠已席捲出川下夔門抵興山絕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

斷

綱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 圖先是援兵過洛陽者喧言先帝困

天下以肥王今王府金錢山積乃令吾輩枵腹死賊尙書呂維祺方家居

勸王散財餉士不從及是賊大至總兵陳紹禹等入城守禦紹禹親軍從

城上呼賊相笑語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常洵縋城出匿迎

恩寺明日賊迹而執之遂遇害世子由崧裸而逃維祺被執不屈死同時

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火王宮散金以賑饑民乘勝圍開封周王恭枏

急發庫金募死士與巡按高名衡沂水人及副將陳永福等固守自

成攻七晝夜不克解去

劉士杰
郭開戰
死

李自成
殺福王
常洵

福祿酒

定王櫛
十世孫

急發庫金募死士與巡按高名衡

沂水人

及副將陳永福等固守自

官死難者待詔郭顯星推官黨克念知縣劉芳奕皆洛陽人以舉人死難者
洛陽張民表蓋縣王翼明以布衣死難者孟津孫挺生新安馬明山李登英賊既殺王勺其

同時

張獻忠
陷襄陽

襄王貴
陽王同
遇害

楊嗣昌
自殺

范復粹
罷

綱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張王瞻塔六世孫楊嗣昌以襄陽為軍府

餉金甲器各數十萬皆聚焉每門設副將防守啓閉甚嚴及是獻忠令羅

汝才綴鄖陽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嗣昌使者於道取其軍符

以二十八騎給入襄陽城時襄陽未知敗問合符信遂納之夜半火從中

起城陷賊縛翊銘屬卮酒曰吾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

王常法同遇害參議張克儉字禹留人推官鄺日廣南海人遊擊黎民安金谿人

等死之獻忠因得其所失妻妾居二日乃去陷樊城當陽復與羅汝才合入光州

及其孫覺教諭曹惟禎與史呂維顯皆不屈死邑紳士殉難者則有削籍副都御史楊所修副使
洪引徵行取知縣莊繼中候選教官段增輝舉人容善諸生盧詔德黃焯陳廷對廷璋鄭光啓劉

澤長楊士琦皆賜賊死所修黨魏忠賢應
名逆案及是死節○盛以恆潼關衛人

綱三月楊嗣昌自殺嗣昌旋師至荊州沙市鎮名注見前聞襄陽洛陽皆陷

憂懼不食死以丁啓睿代為督師啓睿本庸才憚李自成不敢討聞張獻

忠在固始稍弱請專剿獻忠從之

綱夏五月范復粹罷薛國觀罷後復粹為首輔御史魏景琦劾其與

張四知學淺才疏伴食中書貽譏海內帝以妄詆下之吏至是洛陽陷帝

召對廷臣語及福王被害泣下復粹曰此天數帝曰雖天數亦賴人事挽

洪承疇
援錦州

回復粹等慚不能對尋致仕去

綱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次松山

清兵圍錦州久

是年三月
圍錦州

環城列礮

刈附近禾稼復分兵義州屯田城中屢出兵皆敗還前後斬獲無算清主
皇太極以書招祖大壽降大壽不答洪承疇調馬科吳三桂等凡八大將
兵十三萬進次松山皇太極聞之親率大軍陳於松山杏山之閒橫截大
路承疇等懼以數千騎略陳旋敗走伺清軍還則遣兵從後追襲相距百
步皇太極復令轉戰張黃蓋率數人指揮布陳士卒望見皆披靡王樸吳
三桂等遂夜遁去清軍往來截擊承疇等軍士皆奔竄四出自杏山迤南
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勝計曹變蛟走入松山與承疇堅守帝
命順天巡撫楊繩武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往援

綱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於信陽

獻忠自商城疾趨犯信陽

知州尚李
諱訓導

逢旭陳所開邑進
士張應宿皆死之

羅山固始泌陽諸州縣羣盜附者萬計遂東肆略獻忠自

左良玉
敗張獻
忠於信
陽

瑪瑙山之敗心畏良玉及屢勝頗有驕色至是良玉追擊之信陽大破之
降賊衆數萬獻忠被重創乘夜東奔良玉急追之會大雨江溢道絕官兵
不能進獻忠走免已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又爲副將王允成所破衆散且

傅宗龍
死節

周延儒
賀逢聖
入閣

盡所從止數十騎。時羅汝才已先與自成合。獻忠遂因以投自成。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獻忠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陰與獻忠五百騎，曰：『急東走，此地非若所當留也。』因遁去，道糾土賊一斗穀、瓦罐子等，勢復盛。」

綱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字仲綸，明子軍潰於新蔡，死之。以汪喬年字歲星，遂安人為

總督。自成陷河南，勢大盛。帝以故尚書傅宗龍總督陝西，別救保定。

總督楊文岳字斗望，南苑人會師。宗龍馳入關，與巡撫汪喬年調兵。兵已發盡，乃

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兵隸麾下。急出關，次新蔡，遇伏。人龍先走，國

奇及虎大威繼之。宗龍與文岳合兵，結營保兵。宵潰走陳州。宗龍穿塹守

八日，矢石俱盡。夜半潰圍走，被執死。賊屠項城、商水、扶溝，陷葉縣，圍左良

玉於鄆城。帝乃擢喬年為總督。

綱召周延儒賀逢聖入閣。初，延儒里居，頗從東林遊。善姚希孟字孟吳，

縣人。羅喻義既陷，錢謙益遂讎東林。及主會試，所取士張溥、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

等又皆東林也。歸後失勢，心內慚，而體仁益橫。比體仁去後，張至發薛國

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媚嫉稱。一時正人若劉宗周、鄭三俊、黃道

吾當銳
意行之
以謝諸
公

李自成
殺唐王

猛如虎
死節

孫傳庭
援開封

周等皆得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然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爲謀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適敗至是因與賀逢聖復召入閣溥等因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字映碧等芳五世孫帝皆忻然從之

綱冬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鎮弟聿鏗總兵猛如虎死之

○如虎隨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來攻如虎憑城拒戰殺賊數千及

城陷猶短兵大呼衝擊血盈袍袖北面叩頭謝帝自稱力竭遂被害參政

艾毓初字孩如知縣姚運熙館陶人等死之同時死者主簿門迎恩訓導楊氣開○明年十月自成再破南陽知府邱懋業亦死

之賊連陷鄧州等十四城再攻開封高名衡及陳永福竭力拒守永福射

中自成一目自成退屯朱仙鎮

綱壬午十五年春正月起孫傳庭爲兵部侍郎督京軍援開封

○李自成圍開封益急開封故宋汴都金人重築厚數丈賊用火攻法於城壞處

實藥甕中火然藥發當輒糜碎名曰放迸城土堅火迸皆外擊賊騎多殲

汪喬年
罵賊死

洪承疇
降清

邱民仰
死節

自成駭而去南陷西華尋屠陳州副使關永傑字人孟知州侯君耀字際

鄉官崔泌之鹿邑人舉人王受爵俱罵賊死歸德睢州寧陵太康數十郡

縣悉被殘燬商邱知縣梁以梓全家殲焉已復還攻開封為持久計詔釋

傳庭於獄特召見獎勞甚至命督京軍赴援

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於襄陽死之 初秦中精銳盡沒於項

城喬年集散亡得馬步三萬使賀人龍等分將之攻賊老砦於襄陽自成

解圍圍來救人龍等不戰而走軍大潰喬年收步卒二千入城拒守賊盡

銳攻五晝夜城陷喬年被執罵賊死賊惡諸生劉漢臣等助城守劓別幾

二百人時左良玉藉口剿張獻忠不赴援帝乃命孫傳庭救開封傳庭兼

程馳赴會喬年敗沒人龍潰入關中帝即命傳庭往代且密諭誅人龍傳

庭至乃數其開城譟歸新蔡襄城連喪二督罪斬之而撫定其部曲

綱清兵陷松山洪承疇降遂取錦州 目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城

不能救吳三桂遣將卒尾清軍後復敗走會松山副將夏承德遣子為

質約日獻城清軍如期來攻城遂拔巡撫邱民仰字長白總兵官曹變蛟

等死之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寧遠關門勁卒盡喪錦州城內糧亦盡

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遂率所部以城降。杏山、塔山皆

下。以大壽卒。帝論諸逃將罪，誅王樸、鐫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厚貲，賂權

要，故樸以外皆獲宥。時敗書聞，或傳承時已死，帝驚悼甚，詔設壇都城，賜承時祭十六，民仰六尋命，建祠都城外，承時民仰並列，將親臨奠，已聞承時降，乃止。

綱三月，魏照乘罷。目照乘居位四年，御史徐殿臣劾其嚙妾棄妻，縱壻

為奸，諸醜迹，照乘猶欲辨，御史劉之勃鳳字安侯人復論之，遂引疾歸。

綱夏四月，謝陞罷。目初，清主皇太極屢遣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

國內困敝，亦請主和，以紓患密，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等持書議和。皇太極

授以書，令還報，遣人送至連山而還。其事甚密。一日，新甲私告傅宗龍，宗

龍以語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於帝前述宗龍之言。帝慙陞，進曰：倘肯議

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謁陞，言上意主和，於是言官交章劾陞。

帝怒其洩漏，削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初，帝密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置几上，其家僮誤以為塘報，付之抄傳，於是言路譁然。論劾新甲，帝怒甚，留疏不下，殿旨切責，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謂己功，遂詔下獄，尋棄市。

綱五月，以鄭三俊為吏部尚書。目周延儒言於帝，以老成名，德不可輕

棄。請召三俊復故官，會吏部尚書李日宣。吉字水伯人以會推閣臣得罪。日宣

特御中左門，召日宣及與推諸臣，責日宣徇情濫舉，命錦衣官覘冠帶，就執羣臣，皆股栗失色，遂

將德環、黃景昉等名以上。帝命再推復上房可壯等三人，大僚不獲推者，為流言入內，帝深感之。

謝陞罷

老成名
德不可
輕棄

馬士英
總督廬
鳳軍務

賀逢聖

左良玉
兵潰朱

下日宣刑部擬戍與推之臣亦有被罪者○即命三俊代之延儒又請以劉宗周長

都察院范景文長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

徐石麟字寶摩人等皆復官布滿九列中外翕然稱延儒為賢延儒嘗偕同列

道周時道周方謫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氣質少偏然學與守皆可用同列因請

移戍道周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即用之耳何必移戍帝領之即日復道周官

綱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貴陽人總督廬鳳軍務 目初汴圍急督師丁

啓睿及左良玉往援獻忠乘閒陷亳州入英霍至是復糾別賊陷舒城據

之致諒楊廷璧與在籍編修胡守恆協力戢守至三晝夜連陷廬州通判趙與基經歷程元

太和人含山巢廬江無為六安諸州縣南京大震詔逮鳳陽總督高斗光

起馬士英代之士英初巡撫宣府取公帑饋朝貴坐遣戍至是禮部侍郎

王錫袞祿豐人薦其知兵周延儒力贊之遂自戍所起用

綱六月賀逢聖張四知能以蔣德璟黃景昉吳姓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預機務 目先是李日宣雖被譴德璟景昉姓三人已先有旨入

閣德璟等以日宣故叩辭新命因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諸臣有罪臣等

豈能安及是三人召對稱旨遂並入直

綱秋七月左良玉兵潰於朱仙鎮諸鎮皆潰 目開封圍急帝命良玉赴

援楊文岳合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及良玉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一夕拔營走襄陽諸軍皆潰

開封城陷

綱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目高名衡議決朱家寨口

在河南開封縣城西北十里

東南門出奔聲如雷城中百萬戶皆蕩盡得脫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撫按以下不及二萬人賊亦漂沒萬餘乃拔營去時孫傳庭方治軍關中帝以開封急屢趣之出關傳庭言秦兵新募不堪用不聽不得已抵關而開封既陷急攻賊於南陽敗之追奔三十里至郟縣三冢頭賊棄甲仗軍資於道官軍趨利遂為所乘大潰傳庭乃走入關

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因謂之柿

圍之敗

清兵入薊州

綱冬十一月清兵入薊州連破畿南山東州縣

目時關內外並建二督

又設二督於昌平保定又有寧遠永平順天保定密雲天津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碁布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警報至急徵諸鎮入援清兵已破薊州分道南嚮河閒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連破兗州等府凡攻克八十八城魯王以派

荒王檀

自殺樂陵

陽信東原安邱等諸郡王皆死當是時畿輔山東列城官吏或望風遁走或獻金帛迎

輝守給事中周而淳同知丁師義鄉官參政李時英河開參議

知縣陳三接解職知府傅梅順德知府吉孔嘉趙州知州王端冕效諭陳廣心訓導王一統姚汝明

曹一貞鄉官中李其汎等山東則臨清總兵官劉源清權關主事陳興言同知路如濼州判徐

州魯府長史俞起蛟副使王維新知府晉藩錫副總兵丁文明鄉官給事中范淑泰登萊僉事邢

國歷茶陽鄉官宋玖沈迅臨淄知縣文昌時陽信知縣張予卿膝縣知縣吳良能豐縣知縣劉光

先等並附注於此○趙輝字黃如河津人周而淳拔縣人丁師義楚雄人趙珽慈谿人顏允紹字

廣明曲阜人姚汝明夏縣人陳三接文水人傅梅邢臺人吉孔嘉洋縣人王端冕字服先江陵人

陳廣心元城人王一統成安人唐鉉字節玉睢州人高維岱昌邑人劉源清澤弟路如瀛陵川

人徐烈芳臨川人陳龍翔蕭山人俞起蛟錢塘人鄧藩錫字晉伯金壇人

范淑泰字通源滋陽人邢國翼長葛人文昌時金州人吳良能蓋州人

綱閏月李自成陷汝寧前總督侍郎楊文岳等死之 **目**自成并合羣賊

先是馬守應勝老獨賀一龍稱革裏眼賀錦稱左金玉劉希

光稱爭世王閣養成伊亂世王號革左五營至是俱歸自成

攻汝寧總兵虎大威中礮死城遂陷文岳被執大罵賊賊縛之城南以大

礮擊殺之兵備僉事王世琮字仲發知府傅汝為字子陵通判朱國寶成都

人副將賈梯參將馮名聖汝陽知縣文師頤全州等亦俱不屈死時河南

郡邑無不殘破朝廷不復設官遺黎多結寨自保大者洛陽李際遇汝寧

沈萬登南陽劉洪起兄弟衆各數萬諸小寨附之或降賊或受朝命復互

相吞併中原禍亂於是為極逮明年帝下詔蠲租赦罪已不可為矣

李自成 陷汝寧 楊文岳 死節

綱下給事中姜採字如農行人司副熊開元字魚山於錦衣獄尋遣戍

先是造為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其言直達御前及是

帝適下詔戒諭百姓責言路尤切採疑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

獨重故責之獨嚴如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為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

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蜚語騰播清禁此必大奸巨慝

欲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將來誰復為陛下言天下事者臣區區之愚

不獨為言官職掌更為朝廷清治亂之源也是時帝方憂勞天下至默告

上帝戴罪省愆所頒戒諭詞旨痛切而採顧反覆詰難若深疑於帝者帝

遂大怒曰採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而時又有熊開元事

開元欲論周延儒屢請召對及入見延儒同在不敢言一日帝御德政殿

秉燭獨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

臣暫退延儒等引退帝不許帝疑開元意有所為詰問者久之開元但言

小臣面奏而大臣皆在左右誰敢為異同之論以速禍帝不懌命之退延

儒等請令補牘從之開元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

其補牘陰令吳昌時沮之昌時開元令吳昌時所拔士及奏上不更及延儒他事帝大怒

李自成
陷承天

僭號新
順王

命錦衣衛逮治衛帥賂養性開元鄉人也素怨延儒令盡發延儒之隱以
聞帝益怒甚令養性潛斃塚及開元於獄養性懼商之同官不敢即奉命
已而語洩有奏之帝者會帝意已漸解逮塚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移刑
部定罪已皆遣戍元採宣州開州方塚開元下獄時或謂延儒當救不從既而劉
宗周以救二人削籍徐石麟又以救宗周罷去延儒竟無一言

綱癸未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 自成初無遠圖所得城邑輒

焚燬棄去及灌開封敗秦軍羣賊咸附乃脅崇王由積簡王見澤六世孫使從軍陷

荆襄諸郡殺湘陰王儼鈺支屬王遂犯承天焚獻陵陵中有聲震山谷自成懼而止巡撫宋一

鶴宣城人總兵錢中選留守孫壽崇宣城人副使張鳳翥知府王璣扶風人鍾

祥令蕭漢南豐人等皆死之徇下旁近州縣自號順天倡義大元帥稱羅

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初自成善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

及是自成兵強士附有專制心顧獨忌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宴縛

之晨以二十騎斬汝才於帳中悉并其衆於是謀以荆襄為根本改襄陽

曰襄京修襄王宮殿居之僭號新順王又以牛金星言剏設官爵名號置

五營二十二將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有侍耶耶中從事等官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尹

州曰收縣曰令崇王由積等俱封伯官吏降者並授偽職

自成每陷城邑令軍士毋得空處寢與悉

用單布幕綿甲壁厚矢激不能入一兵伴馬三四匹冬則以襖藉其蹄割人腹為馬槽見人輒

列馬三萬名三塚牆前者逆願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伴敗誘官軍步卒長鎗三萬擊刺如飛

屍為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脫者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

夏四月周延儒自請督師許之清兵北還 時清兵自山東還至近

畿帝憂甚大學士吳甦方奉命辦流寇延儒度不得已遂自請視師帝大

喜獎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駐通州不敢

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及清兵至懷柔趙光抃字彥清人

合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戰於螺山在京兆懷柔縣北皆潰總兵張登科和應薦

敗沒延儒偵清兵已還乃言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遂歸京師

五月以魏藻德順州人為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藻德時

官修撰庚辰殿試第一長於辨說應對捷給先是都城戒嚴疏陳兵事又召對稱

旨帝意其有抱負遂擢至政府去釋褐甫四年也既入閣一無建白但倡

議令百官捐助而已

吳甦罷 初帝以襄陽荊州承天連陷召對廷臣隕涕謂甦曰卿向

周延儒
自請督師

魏藻德
長於辨說

吳甦能

歷巖疆。可往督湖廣師。牲請得精兵三萬。自金陵趨武昌。扼賊南下。帝以所需兵多。猝難得集。南京隔遠。不必退守。牲奏言。左良玉跋扈甚。前督師楊嗣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於曩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宜兼顧。非退守也。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尙書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畀牲。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撤備後始可調。帝命姑俟之。牲屢請。帝曰。徐之。撤備則兵自集。卿獨往何益。踰月。周延儒出督師。朝受命。夕啓行。蔣德璟等譏牲畏賊遲回。而兵部所撥唐通兵。陳演又以關口不可無備。請留之。牲不得已。以五月辭朝。先一日。帝猶命。中官賜銀牌結賞。越宿。忽下詔。責其逗遛。命輟行入直。牲惶恐引罪。遂許致仕。既行。陳演等復搆之。徵至議罪。遣戍金齒。

周延儒
罷

綱周延儒罷

目延儒自通州回。帝大加獎勞。居數日。掌錦衣衛事。駱養

性盡發所刺軍中事。

養性本延儒所薦。背延儒與中官並發之。帝大怒。責延儒蒙蔽推諉。

下廷臣察議。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帝猶降溫旨。許馳驛歸。

自延儒再相。帝尊禮特重。

嘗於歲首日。東向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臣。然延儒實庸。無他材略。當邊境喪師。李自成殘掠河南。張獻忠蹂躪楚蜀。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盡任其自敗而已。性故貪黷。會

張溥已卒。馬世奇以遠嫌不至。左右無正言。所信用惟吳昌時。與門下客盛順。董廷獻輩。因緣為奸利。故敗。

張獻忠
陷武昌

綱張獻忠陷武昌。沈楚王華奎於江前文淵閣。大學士賀逢聖等死之。

目獻忠方襲陷太湖。聞左良玉避自成東下。盡撤湖廣兵。自從遂趨陷黃

梅連陷廣濟。蘄州蘄水入黃州。黃民盡逃。乃驅婦女剷城。尋殺之以填塹。

又西陷漢陽武昌。及旁近屬邑。執楚王華奎。籠而沈諸江。長史徐學顏

復人。參將崔文榮衛人俱戰死。逢聖方家居。載家人至墩子湖。鑿舟沈之。

盡殺楚
宗室

以上者為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至道士洲。浮諸江。踰月。人脂累。賊乃盡殺楚宗室。錄男子二十以下。十五

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據楚王第。鑄西王之寶。偽設尙書都督。巡

撫等官。開科取士。下令發楚邸金。賑饑民。蘄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

庶死節者。通判李毓英。武昌衛經歷汪文熙。巡檢戴良瑄。及黃岡諸生馮雲路。汪廷陞。江夏諸生明容。熊雲。大冶尹如翁。嘉魚知縣王良鑑。蒲圻知縣曾斌等。又巡江都司朱士鼎者。據陷殺執。載

手罵賊。賊斫其兩手不死。賊退。令人縛筆於臂。能作楷字。招集舊卒。訓練如常。○李毓英。固安人。王良鑑。番山人。曾斌。臨川人。朱士鼎。字玉節。休寧人。

綱秋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左良玉遂復武昌。目獻忠既僭號武昌。

李自成在襄陽。聞之。忌且怒。貽書譙責。會左良玉復西上。僞官吏多被擒。

殺獻忠。乃悉眾趨湖南。於是沔陽蘄黃漢陽諸州府皆反正。良玉乃乘閒

昌克復武昌

獻忠決策入川

清主皇太極殂

李自成寇潼關

孫傳庭死節

入武昌立軍府以駐師獻忠遂陷岳州欲渡洞庭湖卜於神不吉投琰而

詢將渡風大作獻忠怒連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火光夜如晝騎而偪長

沙巡按劉熙祚字仲楫武進人奉吉王名慈達簡王見凌七世孫惠王名常潤走衡州長沙衡州繼

陷吉王惠王桂王名常瀛俱走永州獻忠乃拆桂王府殿材載至長沙造偽

殿而自追三王於永熙祚命中軍護三王入廣西身入永死守城陷見殺

獻忠又陷寶慶常德發故督師楊嗣昌祖墓斬其屍見血欲攻辰州土司

以兵塞辰龍關名在湖南沅陵縣乃移攻道州守備沈至緒戰歿其女再戰奪父屍還

城獲全遂東犯江西陷吉安袁州建昌撫州諸府及廣東南韶屬城官民

盡逃時賊有獻計取吳越者獻忠忌良玉在不聽乃決策入川中

綱清主皇太極殂福臨嗣立是為世祖章皇帝福臨方在幼冲以濟爾哈朗封親王多

爾袞封親王攝理國政

綱冬十月李自成寇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遂陷西安延安諸郡 目當

是時十三家七十二營諸大賊降死殆盡惟自成與張獻忠存而自成在

襄陽尤勁議兵所向從事顧君恩言關中山河百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

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以向京師此上策也自成從之初孫

賊一入關則全秦糜沸

傳庭之敗於柿園而歸也。力主固守潼關，控扼上游，益募壯士，繕器積粟，置火車三萬輛。俟賊閒而擊之，適關中歲饑，苦征繕，士大夫日望其出關。咸上章催戰，帝亦屢詔趣之。傳庭不得已，率師東出，拔寶豐、唐縣至郊縣，自成以萬騎迎戰，大敗，幾獲之。會天大雨，道澇，糧車不進，自成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傳庭乃分軍為三，令白廣、恩從大道，高傑親隨從閒道迎糧。陳永福守營，傳庭既行，永福兵亦爭發，不可禁，遂為賊所躡。至南陽，傳庭還戰，賊陳五重，官軍克其三，已而稍卻。火車奔騎，兵亦大奔，賊縱鐵騎踐之。傳庭大敗，自成空壁逐利。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奔河北，轉趨潼關，傑、廣、恩從之。賊遂至，傑曰：「我軍家屬悉在關中，不如徑入西安，憑堅城固守。」傳庭曰：「賊一入關，則全秦糜沸，秦人尚為我用乎？不聽。已而自成攻關，廣、恩戰敗，傳庭登陴固守。賊分兵從山後，遶出其背，關城遂陷。傳庭躍馬揮刀，大呼衝入賊陣，與監軍副使喬遷高人定襄同戰死。賊遂陷華陰、渭南。知縣楊暄死之，鄉官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三，罵賊不絕口，遂遇害。企仲族

臨潼攻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降。自成入秦，王宮執秦王存樞九世孫授子尚書居益，子主事居業，皆被執不屈，加連破華商商，道黃世清，一門遇害，其僕唐世鳳，罵賊不屈死。○黃世清，字澄海，隰縣人。

子尚書居益，子主事居業，皆被執不屈，加連破華商商，道黃世清，一門遇害，其僕唐世鳳，罵賊不屈死。○黃世清，字澄海，隰縣人。

臨潼攻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降。自成入秦，王宮執秦王存樞九世孫授

婦人孺子皆發屋瓦擊賊

偽官

劉授樞將軍妃死之

巡撫馮師孔

原字若武

以下死者十餘人

師孔及按察使黃綱俱授井死秦府長史章尙

綱自經死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亦皆赴井死鄉官都御史焦源溥賊支解死其兄都御史源清不屈死僉事王徵絕食死參政祝萬齡投縊死時傳庭妻張氏在西安率三妾二女同

赴井死○黃綱字季侯光州人章尙綱會稽人吳從義字裕強浙江山陰人布政使陸之祺

焦源溥字涵一源清字湛一皆三原人王徵字葵心涇陽人祝萬齡成寧人

平湖等皆降自成屢陷名城大吏未有降者自之祺始自成乃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賜顧君恩女

樂一部賞入關策也大發民修長安城開馳道閱兵渭橋鉦鼓震天地諸

將白廣恩陳永福等皆降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據山巔不敢下自成折箭為誓招之乃降惟高傑以竊自成妻

故走延安為李過所追折而東復渡宜川河絕蒲津以守自成兵所至屬

城風靡乃詣米脂祭奠向為官軍所發焚棄其遺骸自成乃築土封之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

保縣清澗曰天波府鳳翔不下屠之以偽檄誘降榆林亦不下自成大發

兵攻之兵備副使都任祥字宏符人督餉員外郎王家祿黃岡人里居總兵官汪

世欽尤世威世祿等集衆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

陷無一降者忠烈為天下最賊遂乘勝降寧夏屠慶陽韓王稟堦憲王孫

被執副使段復興陽字仲毅人一門死之知府董琬里居少卿麻禧皆不屈死

移攻蘭州巡撫林日瑞詔字安人等亦皆死同時死節者副將郭天吉總兵官馬嶺

俊傑趙進陷西寧甘肅於是三邊皆沒又遣別將渡河陷平陽殺宗室三百餘人帝遣副將熊通往援通至降於賊并為賊說總兵周

遇吉遇吉斬之傳首京師。○周遇吉。錦州衛人。

李建泰

綱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李建泰曲沃人副都御史方岳貢穀城人並以原官兼

東閣大學士預機務。目建泰先官祭酒頗著聲望尋佐吏部及是黃景

昉罷九月遂與岳貢俱以本官入直岳貢以督漕參議召對故事閣臣無冠都

御史者岳貢一人而已。

賜周延儒死

綱十二月周延儒以罪逮至賜死。目初延儒薦用侯恂商邱人范志完督

師皆僨事又任選郎吳昌時交通內侍把持朝局延儒既去山東僉事雷

續祚太湖人劾志完縱兵淫掠御史蔣拱辰劾昌時賊私巨萬交通中官漏

洩機密詞皆連延儒帝親鞫志完昌時於中左門折昌時脛察其事皆有

迹乃下獄論死始有意誅延儒初薛國觀賜死人皆謂昌時致之其門人

魏藻德新入閣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駱養性復騰蜚語帝

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入京師時舊輔王應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

宿留道中俟應熊先入冀為請帝知之應熊既抵京命之歸朱幾應熊請老許之延儒

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戍請同官申救皆不許及

是志完昌時棄市勒延儒自盡籍其家。

李自成
稱帝西

李建泰
督師剿
賊

綱甲申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福王由崧即位於南京以明年為弘光元年清世祖順治元年春正月朔李自

成僭號於西安 自成僭稱王改名國號順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

下加諡號以李繼遷為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為之增置六政

府尚書設弘文館以下等官復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

劉體純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草檄傳布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心征敵重軍民有借亡之痛見者扼腕是日大風霾黃霧四塞有邱從周者都司

吏也長不滿三尺素懷義憤伺自成出乘醉直至其前戟手罵曰若一貧

賤細民今妄據王府僭稱偽號逆天背理吾見汝屍之萬段也自成大怒

立斫殺之

綱李建泰自請督師剿賊許之 帝聞自成僭號大驚召廷臣集議欲

親征決戰建泰家曲沃富於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帝曰卿若行朕

當倣古推轂禮遂賜建泰敕幸正陽門樓親餞行數里建泰所乘用輿忽折衆以為不祥建泰以宰

輔督師兵食並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

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知

府何復字元度人同知邵宗元字景康人方城守建泰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

建泰以尙方劍恐之。或曰：金御史毓峒保定衛人。監軍亟推出視信，乃納之。遂

屯城中。

綱以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宜城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李自建泰既出督師，景文遂與瑜同入閣輔政。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

急而用卿，恨晚。卿尙勉之。景文請釋繫獄張國維、郭景昌等。帝立從其言。

李自成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言：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

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綱張獻忠入四川。獻忠自荊州趨蜀，陷夔州、石碛。土官秦良玉馳援。

兵寡敗歸。先是秦良玉自夔州敗歸，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人，

無救，乃分兵守四境。後賊招土司，獨肆敢至石碛者。獻忠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進陷佛圖關。

前注見時四川巡撫陳士奇漳浦人已謝事，駐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與

副使陳縑、知府王行儉宜興人、知縣王錫新建人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

遂陷。士奇等皆被執。瑞王常浩亦與焉。王避闖賊自漢中來奔。指揮顧景泣告獻忠曰：

寧殺吾，無害帝子。賊怒，遂害王，并殺景。天忽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者，獻

忠大怒曰：我殺人何與天事？乃發巨礮與天角，而盡殺士奇等。

范景文
入閣

張獻忠
入四川

李自成陷太原

綱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別遣將犯畿南陷真定 目自成渡河連破蒲州

汾州知府侯君招汾陽遂陷太原執晉王求桂恭王桐十世孫賊脅入北京後不知所終巡撫蔡懋德

崑山字公等死之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與懋德同擊賊懋德死遂與標丁王永魁等自剄首吏

宸知府孫康周同知李一清長史范志泰副將惠光詐都司張宏業及妻趙氏子毓秀指揮韓似

雅千戶王德新司鼎晉府典仗官樊子英等皆不屈死○應時盛遼東人趙建極河南水寧人毛

文炳鄭州人閻荆中陵縣人畢拱宸字星伯掖縣人孫遂連陷黎城臨晉潞安執潘世

子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力拒食盡退守寧武賊遂抵固關分兵趨真定

檄總督徐標臨清降標斬其使率眾拒守真定知府邱茂華與中軍謝加

福害之以城降賊攻彰德趙王常泐亦降

綱下詔罪己 目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

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

鎮及近畿要害

綱陳演罷 目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薊遼總督王永吉

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於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

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

辜叱之出演貲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師

下詔罪己

陳演罷

周遇吉
死節

姜瓖
勳降賊

綱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目初遇吉駐代州憑城

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即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

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

戰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遇吉妻劉氏率婦女

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闔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衆計曰此去

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

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

綱三月大同總兵官姜瓖宣府監視太監杜勳俱降於李自成。目自成

將至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城不知瓖已降賊歆血要與共守瓖布訛言

謂巡撫秦人將應賊代王果疑之不與相見及自成至瓖開門迎降自成

殺代王傳濟簡王孫宗室殆盡景瑗被執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以頭觸

階石血淋漓尋自縊死賊歎為忠臣而去分巡副使朱家仕妻妾子女入井而

聲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朱家仕。河州人。徐有聲。金壇人。李倬。陝西人。至宣府杜勳蟒玉鳴騶郊迎三十里外巡撫

朱之馮字興登城誓守將士皆散走默無應者之馮撫膺歎曰不意人

心至此俄賊入城之馮南向叩頭縊死城樓下同時死。魁者督糧通判朱敏。奏諸

生姚時中。投縊死。副將寧龍。罵賊。

將德璟
罷

死。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其他婦女死義者十餘人。

綱 蔣德璟罷。 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帝召廷臣於平臺。諭曰。國君

死社稷。朕將焉往。德璟與少詹事項煜請命太子往江南。帝不答。給事中

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有向來小人倡為練餉。致民窮禍結等

語。帝不悅。責其朋比。罷之。德璟移寓外城。無何。都城陷。得逸去。而李建泰在保定。賊亦尋至。其部下為賊內應。城遂陷。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御史

金鑄桐。及中官方正化。鄉官張羅俊等。皆不屈死。建泰竟降賊。

綱 封總兵官吳三桂。唐通。左良玉。黃得功。俱為伯。

綱 李自成犯居庸。守將唐通。太監杜之秩。以關降。 通先以兵入衛。命

與杜之秩同守居庸。已而自成至。通與之秩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焚十

二陵。總兵官李守鐔。力戰死。始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輦重貲。

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千里立馳報。及是。昌

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輒被句去。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都人猶未

知也。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頃之。賊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營。賊至

悉降。守陴者寥寥。益以內侍。內侍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丙午。十八。自

成設座彰義門外。降賊太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請入城見帝。監視太監曹

李自成
犯居庸
唐通以
關降賊

京師陷

化淳等縋之入內勳盛稱賊勢請帝自爲計帝怒叱之出手書親征詔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尙光宗女樂安公主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叩頭曰親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

綱京師陷帝崩於煤山大學士范景文等死之 目杜勳既叱出曹化淳

等復縋之下城勳顧謂曰吾輩富貴固在也及日晡化淳遂啓彰義門賊

盡入帝出宮登煤山望見烽火徹天歎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還宮命

分送太子永定二王於周奎田宏遇陝西人田貴妃父時貴妃已卒第以劍斫長平公主歎

曰汝何故生我家太子投奎家不得入匿侍奄外舍後爲奄獻於自成永定二王亦被執皆不風自成羈之宮中尋封太子爲宋王挾之而去不知所終長平公主絕

而復甦逾年病卒趣皇后自盡后卽承旨自經又斫殺妃嬪數人翌日昧爽內城亦

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爲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

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

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於山亭遂崩太監王承恩縊

於側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駿馬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尙書宋企郊

乾州人以吏部員外郎家居降賊等騎而從登皇極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

帝后崩自成命以宮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者皆掩泣尋昌

無傷百
姓一人

莊烈帝
殉國於
煤山

平州州之民率錢募夫葬之田犯墓內斬蓬覆而時羣臣殉難者文臣則大學士范封之一切簡率○田妃墓在鹿馬山妃前卒葬此

景文 景文趙至宮門過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景文曰景文曰駕出安歸赴雙塔寺旁古井死其妾聞之即自經死 尚書倪元璐

聞難北向拜父南向拜母自左都御史李邦華 邦華走文丞相祠北向再拜 協理京

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 城陷家彥向闕叩頭投城下不死 緝信國作絕命詞自經死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 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自縊門下子進士章明亦縊死 兆祥字九吉交河人

大理寺卿凌義渠 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阻我死遂仰藥而絕○邦曜字爾毅餘姚人

太常少卿吳麟徵 麟徵奉命守西直門 稽首作書辭父闔戶自縊○義渠字駿甫烏程人

右庶子周鳳翔 有傳帝南 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塞其門募死○麟徵字聖生海鹽人

左掖門出賊入朝見魏藻德陳演等擊入而自成方據御座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

馬世奇 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筋起問帝安在或言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

允劉理順 城陷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羣盜多中州人

復禮杞 **檢討汪偉** 京城陷偉語繼妻耿氏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

移其屍於堂援筆書於壁曰日講官翰林院檢討汪太僕寺丞申佳胤 佳胤出近畿聞馬

將投井從者持之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憤呼欲出之佳胤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

忠臣勿過傷也送死○ **給事中吳甘來** 甘來聞變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命詞盡取疏

綱大正衣冠北向拜投縊死。○甘來字受和江西新昌人。御史王章。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賊入城時亨要章走

章賊漢臣武進人。陳良謨。良謨父母老已未有子而妾時氏方娠乃謂之曰吾且死汝幸妊身

子良謨曰能如是乎時乃先就縊既死良謨整衣冠。陳純德。奉命督學畿輔因賊警還都及

望闕拜亦自縊。○良謨字士亮鄞人時氏京師人。趙譔。巡視中城被殺。兵部郎中成德。前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

福王時諡恭節人。○純。德。字。靜。生。零。陵。人。○。趙。譔。巡。視。中。城。被。殺。兵。部。郎。中。成。德。前。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為。動。

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因家難未嫁德願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稱善哭而視其縊櫬

室霍氏請櫬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縊死。臨門

死難。○德。字。郎。中。周。之。茂。需。次。都。下。賊。搜。得。之。不。屈。被。吏。部。員。外。郎。許。直。直。開。帝。崩。

元升。霍州人。郎中周之茂。害。○。之。茂。字。松。如。黃。麻。人。吏。部。員。外。郎。許。直。直。開。帝。崩。

客以七十老父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書寄。兵部員外郎金鉉。鉉巡視皇城。京

父。賦。絕。命。詩。六。章。闔。戶。自。經。死。○。直。字。魯。若。如。皋。人。兵。部。員。外。郎。金。鉉。鉉。巡。視。皇。城。京

奮入朝見宮人狂奔出知帝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段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員外郎甯承

烈。○。晉。太。倉。銀。庫。城。陷。自。經。於。官。中。書。宋。天。顯。被。執。自。經。○。天。光。祿。寺。署。丞。于。騰。雲。

賊至語其妻曰我為朝臣汝亦命婦不可污。兵馬司指揮姚成。城陷自經。○。成。知。州。馬

象乾。居京師賊入並率妻。凡數十人。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賊徒見者皆歎其忠。○。勳

戚則宣城伯衛時春。七人皆赴井死。○。時。春。穎。六。世。孫。十。惠。安。伯。張。慶。臻。臻。都。城。陷。慶

盡散賞財闔家自焚。新城侯王國興。城陷自焚死。○。國。興。熹。宗。新。樂。侯。劉。文。炳。文。炳

純皇太后弟。子嗣封侯。太后帝生母也。文炳素與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請明忠義賊攻西

直門勢益急。尼麓跟踰告文炳。宜自為計。時太后母瀛國太夫人尚在。文炳與其母杜氏。討夫

人篤老不可俱。燼請匿之。湛然家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與若妻妹俱死耳。外城陷。文炳馳至崇

文門。殺賊數十人。馳歸第。母妻及其妹已俱縊死。家人共焚樓。火烈不得入。至後園與叔繼祖俱

費宮人
殺賊

牛金星
撰登極
儀

投井死弟文耀守外城破奔還覓文炳死所大書版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閩門死者四十二人而湛然以匪瀛國太夫人為賊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劉文炳字淇筠宛平人申
湛然黃尼麓亦俱宛平人
駙馬都尉鞏永固都城陷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黃繩縛子

自刎闔室焚死及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城陷作絕命詞自縊死千戶高文采一家十人皆自殺

等皆同時死宮人魏氏臨御河大呼曰有志者當自為計遂投河死頃刻間從死者一二百

也軍賊不敢逼擁見自成自成命申官審視非是以賞部將羅某復給羅曰我一實天潢義難苟

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刃俛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說曰我一弱女子殺一

賊帥足矣遂自刎自成越三日己酉味爽成國公朱純臣世能大學士魏藻德陳

演等率百官入賀演首勸進自成不許大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

節度使其餘改者甚多曰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概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

不用者下吏政府餘除繫純臣藻德演及諸勳戚大臣等悉付劉宗敏營藻德遇馬

泣曰我不能為若拷掠責賂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是時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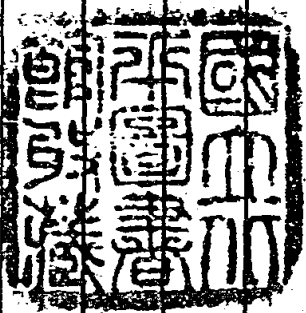
內府州縣俱降山東河南亦多附自成謂真得天命令牛金星等撰登極

儀鑄金璽及永昌錢

右明自太祖高皇帝滅元而有天下至懷宗凡十七帝共二百八十

四年

明鑑綱目卷十六終



印 鸞 章 編
清 鑑
(本字大)

本局有「大字袁王綱鑑合編」「大字明鑑」之
刊行。此書銜接以上兩書。遂成首尾一貫最完
美之中國史。實為研究國史者。不得不備之書
。本書凡十六卷。自太祖開國起。至宣統遜位
止。其間凡二百六十九年之事跡。簡其撰述。
詳其考證。使讀者對於有清一代。國家興亡。
政治得失。均能瞭如指掌。

清鑑坊間尚無刊本。本書體例悉依袁王綱鑑。
以年為經。以事為緯。讀之一目瞭然。清季外
交失敗。與各國所訂不平等條約。本書均詳為
記載。清代地名都邑。民國已多更改。本書悉
按最近劃定區域。概為注明。

精裝一厚冊 一元八角 (寄費掛號
一角六分)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總 經 銷

0.58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廿九日
該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再版

明鑑綱目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匯費運費)

修訂者 印鸞章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